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四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清儒碑傳集

楊世文 選輯

《清儒碑傳集》一百七十七卷，楊世文選輯，楊世文、郭齊校點。

清代儒學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明清之際的社會激烈動蕩，思想家經歷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滅亡，從亡國之痛中重新評價儒學和理學，提出不少新論説，學術界一時呈現諸家争鳴的活躍局面。從清初到康熙、雍正時期，平定了各地反叛武裝，爲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程朱理學再次作爲官方學術而被提倡。但清代理學家多承宋明緒餘，殊少新創。清初科舉考試，仍沿明制，以四書五經爲考試内容，以程朱等理學家之疏解爲標準。康熙帝頒布「聖諭十六條」，貫穿着理學家的社會政治觀點，明確規定「黜異端以崇正學（理學）」，并且包含着「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等倫常觀。雍正帝又據此補充發揮，號爲「聖諭廣訓」，「意取顯明，語多質樸」（雍正帝序）。全國各地鄉村，定期宣講，力求普及於「群黎百姓」，家喻户曉，以維持封建的統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婦」爲核心的倫常觀，逐漸成爲普及全民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遠。程朱理學在清代雖爲官方哲學和全社會的統治思想，但在學術研究領域，與宋學對立的漢學，却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蔚爲顯學。

清代漢學，主要是指以考訂辨釋經書本義爲指歸的古文經學。廣義的漢學，則包括了經史、音韵、文字、訓詁、金石等等領域中的考據之學。漢學注重實證，因而又被稱爲樸學。清代漢學自清初顧炎武開其端，中經閻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闡，至乾隆、嘉慶時期，惠棟、戴震、錢大昕發揚光大，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達到極盛。乾嘉漢學主要分爲吴、皖二派：吴派創自惠周惕，以惠棟爲代表；皖派創自江永，以戴震爲代表。乾嘉漢學家繼承古代經學家考據訓詁的方法，加以條理發展，治學以解經爲主，以漢儒經注爲宗，學風樸實，嚴謹，不尚空談。古音學是乾嘉漢學研究的主要對象，通過古字古音以通古訓，通古訓然後明經義，是其共同的學術主張。

清代中後期，沉寂千餘年的今文經學再次興起。今文經學在漢代曾盛極一時，魏晉以後，即已衰絶。乾隆時又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至嘉慶時竟然蔚爲新興的學派，對思想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因爲嘉慶以後，以治古文經爲特徵的漢學漸趨衰落，而議政革新之風日漸興起，今文公羊學既可以在經學領域開闢學術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爲托古改制的工具。今文經學於是又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得以復蘇。莊存與、劉逢禄、宋翔鳳等開風氣於前，中經龔自珍、魏源等人的發展，到晚清有康有爲、梁啓超諸人出，以公羊學爲變法張本。隨着變法的失敗，傳統儒學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清代儒學尤其是經學極爲繁榮，浙、吴、皖、閩、粤、湘之區，儒學之盛，比迹鄒魯。大凡讀書講學之人，皆以著述爲能，作者衆多，留傳下來的經學著作也極爲繁多。因此清代儒學人物碑傳數量龐大，收不勝收。清代碑傳，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繆荃孫所輯《續碑傳集》、閔爾昌所輯《碑傳集補編》、汪兆鏞《碑傳集三編》、錢仲聯《廣碑傳集》。此外卞孝萱編有《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也涉及到清人。收録的清代數千人碑傳，史料價值與《清史列傳》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基本史料。這些《碑傳集》多從各種文集中採録，基本上没有删改，保持了原貌。且有些碑傳還有編者的考訂、案語，對于研究傳主的生平學術有重要價值。由於清代儒學人物衆多，本次編纂《清儒碑傳集》即綜合上述各種《碑傳集》以及清人别集和其他文獻中的相關材料，側重收集名儒碑傳，凡録傳主近一千一百人，分卷一百七十有七。

清儒碑傳集目錄

清儒碑傳集卷一

錢謙益　孫奇逢

錢牧齋傳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第三、授編修。尋丁父憂。天啓元年、補原官、主浙江鄉試、遷左中允。初、謙益登第時、黨論方起、與同年生韓敬不相能、至是敬以行人考察罷家居、令人詭稱謙益門客、徧授關節於士之有文者、榜發、有錢千秋者得所授俚俗詩七字、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檢舉、法司戍千秋、謙益坐奪俸、因移病歸。四年、起爲左諭德、進少詹事。魏忠賢羅織東林諸人、謙益以黨魁削籍歸。崇禎元年、召爲詹事、轉禮部右侍郎。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罷、詔會推。時禮部尚書溫體仁以望輕不與、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謙益慮其先己也、力尼之、二人皆銜刺骨。體仁遂借浙闈舊事訐謙益不當與閣臣選。帝見會推無延儒名、已不能無疑、及體仁疏入、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入。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及廷辨、體仁氣盛厲、言如湧泉、而謙益辭頗屈。時助體仁者止一延儒、廷臣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帝怒、下允儒獄、并切責諸大臣、即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皆坐黨謙益降謫。千秋獄上、謙益坐杖論贖、竟廢不用、而延儒、體仁遂相繼入閣矣。家居九年、體仁譬之不釋。姧民張漢儒者揣知其指、遂訐謙益及瞿式耜家居不法事、體仁擬旨逮二人下刑部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於司禮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姧狀及體仁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於是漢儒及其黨陳履謙、王璠俱立枷死、體仁遂去位、謙益、式耜得放還。十七年四月、京師陷、報至、謙益赴南京與諸大臣議立君。謙益欲立潞王、議未定、而鳳督馬士英及劉澤清諸將擁福王至。福王立、士英與阮大鋮用事、謙益懼不見容、遂附二人、得爲禮部尚

書。又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鋮訟冤、修好。然二人終疑之。狂僧大悲獄起、大鋮欲假以盡誅清流、造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謙益亦列焉。士英不欲興大獄、殺大悲而止。順治二年五月、　王師定江南、謙益入朝、以禮部右侍郎管秘書院學士事、尋以老病乞歸。四年、復以江陰黄毓祺事牽連下獄、事白得釋。康熙三年、年八十三卒。謙益顛頓仕途、立朝不滿五載、當時忌者謂其標榜黨人、把持朝局。然以文章擅天下、又與楊李文黄諸正人友善、雖見廢而名不衰。惜乎縈情利禄、溺志聲色、不克保其晚節。其於書、經史百家下及稗官釋典、無所不讀、盡能驅使。詩宗少陵、出入韓、白、義山、蘇、陸、元、虞諸家。文法韓、歐、下逮金華、震川、旁及六朝、初唐、才力富健、兼綜衆長。嘗論有宋淳熙以後、以腐爛爲理學、其失也陋。有明弘正以後、以剽賊爲古學、其失也俗。於李、何、王、李之模擬、鍾、譚之詭僻、排擊不休。至李東陽之詩、歸有光之文、則力推奉焉。海内以其言爲質的。厥後攻之者雖多、然才思之雄、亦無有能及之者。家有絳雲樓、藏書甚富。晚歲里居、以明史自任、屬稾未就、一夕悉燼於火、乃歸心佛乘以自遣云。所著初學集一百卷、有學集五十卷、列朝詩集一百卷、開國羣雄事略三十卷、楞嚴金剛心經蒙鈔共十四卷、並行於世。

王鋆撰《王艮齋文集》卷三



孫徵君先生奇逢傳 魏裔介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薦、由沭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鄉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少保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歷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即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痢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饔飧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卻。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伯順公自辰講論、當中飯時、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辟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伯順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啟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伊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之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廠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歎黃鳥。昔盧次楩一葬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圍之品、固當直躡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愧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遽御牀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即馳旨止之。僉院寬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即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燕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醵數百餘金、齎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既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批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伏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偕力匯、晝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燄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饑戶遯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李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燄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恆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饒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卷。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荊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甯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儻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能有爲我用者乎。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其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功於張仲孝友、啟泰賓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伯順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過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鄉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

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即窺其圮者、公隨築隨移、時而城成。公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蔚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没、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簍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瘧、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泉之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野老、有就公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恡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至者、鄉貳章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現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矣較七十而密、九十歲矣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學實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家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遶膝、內外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奮、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胤、倡議立嗣、醵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答問於單懷、魏一鼇常大忠刻答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没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尚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載記甚詳。没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尚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淵、淦、濱、滻、浩、溥、沐、浴、溶、漢、湛、源。曾孫十三人、用柔、用霖、用恆、用楨、用梓、用樟、用模、用榦、用柱、用柟、用樻、用棟、用椎。元孫一人熠。

魏子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日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逝、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邊泣御前之暱、其勢餒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已。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高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又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

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思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肇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為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又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魏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雒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為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借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飧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糜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為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贓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為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眾。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醵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婣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為康節舊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眾、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為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毋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又孫徵君年譜序 方苞

容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為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眾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斅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

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歎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穽，迹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又孫徵君傳　方苞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年十七，舉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爲。及天啟初，逆閹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新城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樞輔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樞輔，樞輔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樞輔於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樞輔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弦歌不輟。國朝定鼎，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强起奇逢，部郎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閒，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祠，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不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耶。

以上並見《碑傳集》卷一二七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容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庚子、年十七魁鄉薦。友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兩家相去十里、風雪暑雨、過從討論濂洛、證本六經、不為詞章訓詁漸溺。居父母喪、兄弟結廬塚旁六年、巡按御史上其事、旌焉。家貧部餽。一日與忠節講學向晡、蒼頭始持豆麨作羹、泊如也。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黨禍大作、故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先後被逮。時忠節贊大學士高陽孫承宗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横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令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北地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北地、非次楩敢望。從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孫公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申救。忠賢聞、謂與晉陽之甲、懼、夜遶御牀而泣、馳詔止之。時光斗誣贓二萬、魏、周皆數千、酷追無以應。光斗故為三輔屯田使、督學畿內、有遺愛、多門下生。先生因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行義助、醵錢、三人相繼携死。當是時、京城街巷皆邏卒、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鍵户、先生殊慷慨、罔顧身家、經紀喪殯、禍亦幸弗之及。孫公高其才義、欲表除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臺諫交章推舉、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并力守禦、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秦晉已陷、李自成將逼都城、先生携家避居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峰、姻宗門士依以保者數百家。飭軍實、申期約、餘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面擾攘、獨山中弦歌俎豆恩教洋溢、盜賊莫敢犯。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順治初、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餘祐及巡按交薦、堅卧不應。樂蘇門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兼山堂、觀玩易象。子孫躬稼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其所請、傾懷提告、人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于鄉、耕夫牧人亦知崇敬、釀成花放、鄰村爭遣車騎相迎、見童歡喜曰我先生也。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士大夫弔哭屬路、耕市哀廢。督學檄府縣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子孫甥壻數十人、俱遵教誨、進止揖讓秉有成度。孫淦、壬戌進士。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先生學以慎獨為宗、于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雖騰口説、徒增藩籬、于道無補、多為世之紛呶爭朱王者下砭也。著

理學宗傳一書，表周元公以下十一子，附諸儒考，悉出獨見。海內稱孫徵君，或稱夏峯先生。

論曰：丁未，余年二十，從角聲苑解脫上人為禪坐二十二，過遠道人于石門，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後遂得讀龍谿語錄及張子韶論語須諸書。迨癸丑客嘉興，侍施約菴先生，為言河北孫徵君當代真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徵君語錄，始識儒佛之分。伏而讀之，大約言朱子之後流為支離，故陽明當藥之以虛；陽明之後流為佛老，在今日當藥之以實。損益盈虛，此理具易象中。北方學者謂其調和朱陸，頗不然之。然觀徵君之立身，始終一轍，世亂不涉，世清不激，豈依阿同俗、修託名行之士所能哉。及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蹤王氏河汾，其風流漸被遠矣。竊怪學人營論陽明，千傳合嵌，乃薄名節而非東林，謂鄒、馮兩先生詒世道禍。於乎，其自顧何如也。彭方濂修撰輯湯潛菴語類一編，其中扶擁文成不遺餘力，蓋得于徵君之漟居多云。

《思復堂文集》卷三



清儒碑傳集卷二

沈國模　華允誼　盧世淮　劉光昱　呂崇烈

沈先生國模傳 管宗聖　史孝咸　王朝式　韓孔當　邵曾可附 彭紹升

沈求如名國模，浙江餘姚諸生也。早歲棄舉業，以明道爲己任。嘗入嵊見周海門，論學有省。既與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霞標、史子虛、史子復講明良知之學。崇禎末，屏居石浪，明亡，聞劉子不食死，哭之慟，已而令門人重修書院，講學益勸。我朝順治十三年卒于石浪，年八十二。初山陰祁忠敏與求如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求如至，欣然以告。求如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忠敏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友也。霞標名宗聖，餘姚人，爲人孝友忠亮，遏氣自克，一言一動，必準于禮，鄉人多化之。少保孫鑛始與霞標爲文字交，既從霞標聞聖學，語霞標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爲我洗盡矣。祁忠敏薦于朝，詔徵不赴。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子虛名孝咸，亦餘姚人，宋太傅浩之後也。求如卒，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由是醇潔之士多歸之，然子虛之學以悟爲則。時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子虛，子虛復之曰：人生唯此一事，足下既于此地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再圖進步，否則萬絲一縷，亦能絆人也。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弟子復名孝復，志行淵密，和而有守，崇禎十七年卒。求如有弟子王金如者，名朝式，山陰人，嘗與劉子證人社，劉主誠意，而金如篤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敝。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凡從劉學者多以禪排沈、史，唯劉子亦不釋然也。嘗致書金如，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它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忖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何以道學爲。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之疑之愈益甚。今將永拒人于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溥濟一世之願，盍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闖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陶先生者，名奭齡，與劉子講學陽明祠，其學亦出入儒釋間云。崇禎十年，浙中饑，金如入嵊賑粟，所活甚眾。與同門蘇禺民、鄭奠雉並爲求如立書院，置田以來學者。見流賊方熾，將走四方求奇傑謀時難，無何疾卒，年三十八。自沈、史既沒，書院輟講者竟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孔當，亦求如弟子，爲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做此，亦自足用，何更外求爲。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愧沾汗，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疾亟，謂門人曰：吾于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簡點形迹，終無受用識之時。又有邵子唯者，名曾可，爲人孝友，登弟，少頗愛書畫，一日讀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渙然釋去。姚江書院初立，里人多以爲笑，子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同儕請業者，競相質難，子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爲學，後專提致知，嘗曰：吾乃今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貿貿矣。師事子虛，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推其篤實。順治十六年卒，年五十一。韓、邵既殁，姚江學者日衰矣。

（碑傳集）卷一二七

華先生允誼傳 顧棟高

嗚呼，吾邑東林之教，倡自端文、忠憲兩先生，以斯道爲己任，海內之士雲集響會，尋罹黨禍，而東林遂與故國相終始。沿及本朝，時移物改，而故國遺老流風餘韻，尚不絕如綫。時則有後菴華先生，以黍離之思，抱脊令之痛，深藏密處，與道爲體，隱然稱東南巨儒，年八十四乃卒。嗚呼，若先生者，其可爲碩果不食之君子矣。先生姓華氏，諱允誼，字汝正，號龍超，晚更自號後菴，裔出南齊孝子之後。曾祖舜欽公，任端川守。祖啟直，四川參政。父復旦，邑諸生，明贈吏部員外郎。生三子，長爲庚子科舉人、寶應縣教諭燕超先生允謀，季爲庚戌進士、吏部郎鳳超先生允誠，先生其仲也。先生生而岐嶷，不與凡兒伍，年十九補邑諸生，尋出食餼，六踐場屋，不利，遂不復事科舉業，慨然以明經老，學者不敢以字稱，因其號稱之，龍超先生云。先生兄弟早登忠憲之門，復從毘陵錢啟新先生受易說，忠憲教于靜坐中觀未發本體，而啟新先生之易直提人象，故先生於學專用力澄心默坐，體會人生而靜之初，

而密求之日用踐履閒，期與之擬合而無閒。歲丙辰，伯兄燕超延認菴先生講學於家。認菴者，先生族叔也。當是時，東林之學絕，出四方海內望以爲標準。先生與認菴先生翠赴東林講會，退則以所聞於忠憲者淑其鄉人子弟。先生所居鵞湖之地，翕然興起，絃歌衎衎，若鄒魯焉。當忠憲之被召北上也，鳳超先生實從行，而先生佐佑吳觀華先生主東林講會。涓黨禍起，忠憲沈淵，緹騎往來若織，先生變危惕息，若蹈虎尾。莊烈帝登極，大憝就戮，衆正獲伸，而鳳超先生上書直攻奸相，莊烈帝震怒，禍且不測，先生入奉太夫人，婉婉愉言歡笑，迨事已，然後跪謝告實。太夫人以大耋終，先生以養老疽發於貴脅閒，治喪一遵古禮，未嘗以衰病減厥戚。甲申，北都告變。乙酉，

大清兵渡江，先生兄弟正衣冠以待盡。已而各避兵，鳳超先生以不難髮被難，從孫當濂亦從死。先生痛憤不欲生，匿跡湖濱，誓不與世接，門生故人罕得見面。又十餘年而卒，實順治辛丑九月之廿有四日也。嗚呼！以用世之學，遭時不造，其始也目擊黃門北寺之慘，其繼也躬履天崩地坼之交，而先生於危難中攝心練性，無不可爲學問印證者，卽其麻衣繩履，彷徨山澤閒，無非大易所謂乾乾之惕、乾之杌，而絕非世之遺民遺老放退以爲高論者。謂啟新先生歿而東林之遺老零落盡矣。嗚呼悲夫！乾隆三年戊午，先生之曾孫某持先生門人嚴毅所撰志屬余作傳。余小子無似，夙仰先生之明德，不敢辭，因撥志中所書而敘列之如此。

論曰：余母家爲鵞湖華氏。余外王父苑遊公常從學於鳳超先生。舅氏常爲余言先生之羣從子姓，始先生遺教，終日整身端坐，肩背不傾側，不旁覗。丱角時心嚮往之。今年老，乃獲爲先生作傳，而舅氏無在者。蓋距先生之世已百年矣。先生尤工古文辭，豐約中度，鐵莊先生嘗稱之。然先生以道顯，故其文不著於世云。

《碑傳集》卷一二七

盧先生世㴶傳　田雯

盧世㴶，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稱南村病叟，涞水人。明初從德州左衛。曾祖宗哲，官翰林檢討，累遷光祿卿。祖茂，父永錫，太學生。明啟禎之際，文士侈譚子史之學，標榜聲譽，流爲鉤黨。公爲人簡易佚蕩，高自位置，恥矜懻忮以邀名。當世讀書尙志，馳騁百家，爲文章不屑雷同，筆[illegible]飛動，無餖飣僻怪之習。尋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未幾，省母歸，復强起，補禮部，改監察御史，領汎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盜賊充斥，公疏數十上，翠中滑弊，皆報可。役甫竣，竟移疾去。當是時，國事日非，東西交訌，公俛卬與懮如抱隱憂，悲天憫人，往往發之於詩，遊於酒人，日沈飮自放而已。甲申已後，每振衣循髮，欷泣無聊，掃除墓地，有沈淵荷鍤之意。

本朝拜原官，徵詣京師，以病廢辭。已，卒於家，年六十六。公貌奇古，身長七尺，鬚數莖長尺餘，土木形骸，掀髯雄辨，舌本風生，如枚生七發，閒出雅謔語，人一與公涉，鼻聞栩栩，皆以爲盧公愛己，願爲之死。屏居尊水園中，杜亭、畫扇齋、匡峰菴、渚軒，十餘閒茅屋耳，堆書數千卷，塞破戶外，几案排迮，筆研置數處，蠟淚縱橫。公脫帽[illegible]攢，立而讀之，讀竟轉立它處，再讀它書，雜誦長吟，戊夜不休。亟呼酒，二奴子取瘿瓢貯酘酒，大容十升，舁以進之。公叉手縱飮，徵醉，則假寐，鼻息雷鳴，少頃輒醒，醒復讀書如故。奴子垂頭而睡，弗問也。合祀唐之子美、宋之五耶，故以杜名亭。公自謂於子美詩四十餘讀，尔來卻掃，益有餘力，選摘五分，帙名爲胥鈔。子美別李八祕書云：「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與子美操觚，充胥史而已。校之隸人伐木，信行修水，筒張望，補稻畦，豎子摘蒼耳，宗文樹雞柵，占數鵝鴨，頗策微勳，倘藉手以見子美，想裂餅給酒，在所不靳。又云：子美詩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第人之才識有偏全，子美之詩，從奔走一世中轉寥寂耳。五耶隱居十五年，不出戶庭，桑下受風，高人冷語。公之合祀，蓋因以自喻云。飮酒不論賢愚貴賤，汎濫酬儕，老兵可呼，覆側可眠，食豕如食人，以爲輕世肆志，非也。五十後亦每病酒，大率佗傺沈塞之狀，莫自擺落，酒居十之半耳。曾句人作生志，其詞略云：「㴶生平得志於酒，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好書，般弄涉獵，聊復自娛，問以經濟恍墮雲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茫然矣。」或有舉五柳先生所稱無懷葛天民以相擬者，逡巡未敢承也。嗚呼！公之晚號南村，意可知矣。靖節作自祭文，公自作一旅古怨、古歎，留連三歎，浸假以死爲喻，以神爲馬，亦道遂長往已耳。昔揚子雲擬離騷而反之，嘗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汨羅以沒，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公之於靖節，亦猶是也。公于性過人，僨事屢中。如甲申春日，夫豈預知義旗西指，蕩滌羣兇乎。身託

熙朝，與仲長子光瘠瘂相對，以泉石病廢終，公實幸矣。公之論詩也，既得其解，復神明其意，嘗歷舉以語人曰：從唐代別起，只以詩論，不必立



樂府名色。又五柳先生云、清謠結心曲、詩之佳者可曰清謠。又王右丞自稱閒客、畫師、山中人。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絕慾養花、一味禪悅、藝苑中僅見者。又世多以韋柳配陶、夫韋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運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悟處獨闢禪理。子厚自云惜無協律者、窈渺絃吾詩、所得深矣。又論詩者長舌爲斧、斲破瑚璉、君子有憂之。又作詩與論詩、作畫與論畫、總眎其胸次何如。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又明詩當以高青邱爲大宗。又作詩唯推襟送抱、望古遙集、凡山川草木風雨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鬬、天吳紫鳳、出沒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聽琴、古月新霜、雪痕花影、以至綠鬢白足、絕塞空閨、秋墳鬼唱、可愕可娛、可憐可詫之事、悉囊於詩、而和之以天倪、夙饒勝具、青鞵布襪、與來獨往、則純於詩矣。公之論詩如此、故公之爲詩也、徜徉自適、抽繹吟情、結撰入微、迷入禪理、奇思硬語、騁出橫陳、不讀公詩、不知古今之大、天地之純。大槩公詩有句無篇、吾政恐公以篇幅見長耳。閒有摘瓻放之何相訾謷、以爲口實者、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固不傷其爲天球宏璧也。余選公詩、合諸體不踰百篇、直使天清木響、水落石出、未敢謂陶謝不枝梧、風雅共推激也。公之遺書、余僅得離騷、南華、讀本、腕跡猶新。余於齋中設位以俎豆公、投弓而泣、踞石而吟、鍾期滿志於高山、成連移情於大海、則余之願也。夫公所著有尊水園集、又杜詩胥鈔、讀杜微言、鋟版行世。卒之日、其子孝餘以公書千百本納之古朴長寬之棺中。閩人黃閒學景昉作公傳。

（《碑傳集》卷一三六）

業師劉伯陽先生墓表

於乎、先生蓋古之遺民也。為人謹康朴厚、讀書無所遇、齟齬困窮、然多藝能、取自資藉。閏章七歲從受業。先生善講解、工書法、督以孝經、小學、未嘗嫚言笑。居六歲、閏章能屬文、始自辭去。初娶王氏、繼孫氏、各生一女。年六十三、生萬曆己丑四月十八日、以順治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日卒。先生父諱尚安、字寧我、與先大父同事講學、吾父吾仲父嘗從受易、窶而篤義。鄰人告飢、減炊而餉之。生四子、其長則先生、事親孝、交友信、與兄弟族黨和以讓。其弟三人、白、旦、盼、皆有材業、或娶或未娶、皆先殀。而四人者皆無子、一時閭里親舊皆詫嘆、為出涕。天耶、人耶、以善世其家、固如是耶。初、閏章官刑部主事、將行、先生來屬曰、吾旦暮且死、未舉親之喪、子它日念我、恐不待、得一棺地瘞我父母足矣。閏章泣不能語。逾數歲、閏章在官、家叔父以先生之喪并其考妣葬湖北大家山先塋之左、歲時附祀、且勒銘示後人。先生姓劉、字伯

陽、行鼎三、其諱曰光昱。以窮老布衣，時人罕知者。閔章哀無以報先生，又系之碑陰曰：

艾以繁蘭，則燔其根。高高者天，有號不聞。生惟我祖考，歿以昆其墳。我祀則從饗，以永世世。夫烏知誰之子孫。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二三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呂公神道碑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安邑呂公既卒之三年，宣城施閏章寓書其家，求得其誌狀，則已葬事矣。閏章列在弟子，于是考德撰詞，碑其墓曰：公諱崇烈，字伯承，世居安邑之運城。遠祖有諱完者，廬墓騶狼，邑志稱孝。曾大父德、大父萬里、父國祚，皆蓄德不仕，以發于公，卒皆以公貴，累贈麗階。公在明末登癸未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會甲申國變，賊中偽太師牛金星知公名，遣人物色，不屈遁歸，及

國朝戡賊，平中原，徵用耆舊，郡縣敦促，公強起，除翰林弘文院檢討，與纂譯書史，賜白金。是時關門願俊一歲再行。順治丙戌春，分校禮闈。秋，又貳翰林弘文院檢討張公端典試江南，並以得士著。三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為史局纂修副總裁，賜綵幣，以恩加一級，贈三世如其官。辛卯，頒

詔廣東，就加禮部右侍郎，兼秘書院侍讀。既歸，

天子以為勞，賜善馬，轉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會旱求直言，公疏稱用賢可以弭災，

上特敕同內大臣賑視畿甸，得便宜言事。公所舉刺數人，皆稱其可否。

天子嘉納。而公引年乞骸骨甚力，得

優旨致仕。乘傳歸十年，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為人質古，少從曹公善繼講學，步趨守寸尺。侍御李公日宣闢弘運書院，禮致曹先生，公日從與遊。又從入都，詣首善書院，聞諸鉅公耆宿之說，輒以程朱學為己任。是時天啓間，魏閹用事，毀天下書院，公顧其齋曰慶見，講論不輟，故學者稱公為見齋先生。其官京師，救門者毋拒客，

客無少長疏戚，容接藹然。干以私，則搖手不應，其人慚汗，又好語之曰：窮達分定，即營營無銖黍益也。閏章以丙戌鄉舉受公知，暨官刑部尚書郎，數就請業，公曰：子文與道近，不患不名世。獨顧子爲顏曾耳。其期待如此。分主貢舉，必先集家人誓而後入，莫敢私纖芥。有使命，則戒毋擾驛，毋納餽。嶺南之役，歸槖中惟端硯數方而已。拯人急，即不問有無。家居坐臥一草堂。視鹺侍御史、長吏有至者，講學外無他語，咨以事利病，即侃侃言之不諱。爲文章不事浮藻，必歸于道德，指授來學，反覆勤懇。山以右縉紳後起之賢者，强半出其門。公請告出都時，諸弟子泣拜道左，謝曰：吾老矣，諸君惟努力行道，毋徒念老夫。至今思之，未嘗不流涕也。生平用靜儉爲養生。既病，卻醫藥，笑曰：吾壽近孔子矣，復何求。卒之日，爲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端拱而逝。於乎，公歷官卿侍，未老拂衣，口無華言，家無長物，束身篤謹，與物仁恕，昌其道以熏乎人，殆庶幾與河汾子比德矣。公始從曹先生學，及其歿也，哀之如父母，已又請祀于弘運書院，祭必齋戒，今宜奉公入祀其側，所謂崇往以勸來也。公始艱于嗣，晚舉一子曰坪，以廕當得官京曹。余見之都下，秀挺有父風。三女，皆嫁名族。其在運城，嘗建郭南名賢祠，廣書院田租，避鹹水，鑿泉井以甦暍者，行事多類此，不勝書。銘曰：

滔滔下土，罕道是處。猗惟喆人，蹈墨履繩。樂羣斯恕，守身斯固。沉靜寡言，峙岳涵淵。論文得士，受寵天子。洊錫累遷，公不色喜。嗟公筮仕，委曲艱難。旣顯勇退，名跡以完。鳴條之區，伊蒲之側。獨奮以興，羣歸厥德。閔予薄植，公勗孔多。道遠棄予，有淚滂沱。歿不及誄，葬不與會。銜哀勒銘，敢告來世。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八

清儒碑傳集卷三

賈開宗　吳穎　郭充　朱澤澐

賈靜子墓誌銘 徐作肅

余友靜子年六十七而卒，卒之百六十一日而葬。其未卒也，嘗欲自誌其墓而未果，疾且革，諭其子發秀曰：約我生所志者三、始富貴、中功名、終道德，而皆未有成。今不能自述，必求徐子銘之。發秀來致命。嗚呼，靜子其可哀也哉。靜子先余生二十有一年，余晚交靜子計二十年。予知取友時，靜子有聲亦且二十餘年，而顧未接靜子也。余從吳伯裔、伯胤、侯方域家兄作霖、方崇爲清真逸宕之文，而靜子尚揣摩趨稍異，卽所謂時志富貴者也。靜子年十五，誦時義千篇。已而耽李贄書，焚所誦文，不以儒自命。及出而試，以第一補諸生。孫傳庭、丘兆麟重期許之。而久困易習，予所見則固其壯之爲矣。靜子既數奇，屬天下多事，家喪破，思得一効，去依淮藩劉澤清，又往來大司馬史公可法軍，多所計畫。久之，勸清連三藩通左良玉，以圖恢復，清不聽。王師入淮，清浮海去，辭清歸，而靜子已老矣。方域之避亂歸，以順治乙酉。靜子之歸，以順治丙戌。歸之所稱伯裔諸子俱死於賊，而靜子學益醇，大肆力於紫陽、濂洛。予與二子乃議論觴詠不少閒。方域既夭，而靜子亦老死貧賤。嗚呼，我聞靜子少年負其雄才，謂公卿①不難得。不問家人生事，破產葬其妻。恥繩墨，效阮籍大醉六十日。又於上元服尨衣，倒跨蹇驢於市，不自羈束。睢有司氏張燈結彩，製銀瓢容酒數斗，約勝者取瓢去。靜子百里趨觀，登臺一舉，浮滿而持之去。一時意氣，嘗不屑有諸生餼，而卒於蹭跌。晚纔一明經，流離江左，歸始實之。方域嘗曰：大槩其學行恢奇洊瀁，以轍迹求之不可得。或者位置靜子，亦宜然耶。予綜其生平，其言論浩渺，而人則長者，卽稠人小子無不可與詼諧笑飲，而當大事則斬然。其於書無所不讀，亦終身不倦。其爲詩文初尚僻異，而終出入廬陵、眉山、北地、婁江。其於仙釋，自謂各得其旨，而究當以儒歸之。靜子姓賈氏，諱開宗，別號野鹿居士。卒於順治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葬則康熙元年四月六日也。墓在城西今古寺祖塋之次。先世太原人，明初始徙商丘。高祖以上皆不仕。曾祖鎮，贈涞水令。祖待價，戶部主事。父希生，鄭州訓導。娶周氏，早卒。繼孫氏，亦前二十年卒。靜子自爲誌。次劉氏。孫生二男子、二女子。德秀，城破亡。發秀，庠生，娶明指揮使趙復初女。女適庠生田國賓子作治，一許舉人宋名揚子瓚，俱殉難。劉生一女，適庠生張蘊珵子子雍。孫女一，許庠生宋燭子坤。凡所著書若干卷，將與同學侯方岳、徐鄰唐、宋犖、其門人吳淇、宋炘、宋炌次而存之。銘曰：

胡際之薄而蓄之厚，去來俱幻，亦何云有。嗟嗟靜子，悟孰與偶。其借於斯，以慰吾友。

〈碑傳集補〉卷四四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使生對）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巷其妻。陳學爲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飯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卻不就、日共罷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生財）銀瓠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瓠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瓠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淑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謫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訓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騖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執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磅礴、適於致用。然欲以撒迹求之、又（水領）不得也。嘗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交、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徵、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交、張翮、沈譽、釋頂日、乘潤爲方外之交。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無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頽晉跅弛、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侯方域撰《壯悔堂文集》卷五

潮州知府吴君穎墓誌銘　施閏章

故潮州知府溧陽吴君卒數年，將葬於某山之阡，使來徵銘。余嘗官比部，爲同舍郎，初見不煦煦，久而逾篤，知其君子人也。君諱穎，字見末，別號蘭雪。順治壬辰擢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歷遷郎中。會帝求直言，詔許七品以上官得無隱。君疏言刑獄至重，律無正條者，毋得刻深以意傅法。其初詞既具，毋復株引滋它蔓。帝頗采用其言，命恤刑福建。凡五月，不刑一人，曰：吾以恤來也。爰書未減者千餘人。御史李某以多失出疏論，覆視無它，得不坐。出知潮州。潮西山曰五指石者，故藪賊，置兵三千。吏戍民苦爲兵役，且奪廬舍。君請減其半，又畫策別建營房，民始有甯宇。潮屬邑皆駐兵，而兵餉輸府以給府，益利其羨也。君請令餉就縣支，不復輸府，兵皆稱便。閒以農隙修學宮及饒平壩、韓文公祠，月朔課諸生，拔其高等士，多藉成就。君秉性和平而勇於爲善，嘗視推官獄案，固爭出死罪三人。會歲凶，請免大城所屯糧宿逋數百石，持之力，失司計者懽。是年癸卯，從內大臣及督撫中丞巡視海上，中寒疾，投劾自免。適舉計吏典，遂註病歸。逾十六年，卒於康熙戊午二月六日，年七十九矣。君初爲諸生，治經藝，好奇見，黜於學使。葉氏葉閩人也，君使閩，葉氏子有懼心，顧遇之加厚。人以爲長者。少與同邑陳公名夏友善，及通籍，陳已當國，君視之如布衣時，所與論詩推高湻邢昉孟貞、江甯顧夢游與治，最舊，皆窮交。及在比部，號多詩人，君最爲老宿，當其援翰命篇，清眞澹逸，視它人所爲工者不顧也。然亦絕口譏訶。晚築西疇草堂，日有詠課，一時碑版撰記多出其手，有尊甕堂集、溧詩選等書百餘卷行世，未刻者尚十餘種。其先家吴中，由楓村徙溧陽，爲處士治之，三傳爲奉政大夫士衡，又五傳爲君考贈朝議大夫心齋君。配曰虞恭人，先七年卒。有子四人：嘉稷，邑庠生；嘉穗，恩貢生，並考職將授官；嘉稔，例監生；大臨，己酉武舉人。女二，一適史棟，次適狄翼經，並文學。孫曾男女三十餘人，可謂蕃已。銘曰：

宦亡巧，名亡競，才冠諸曹，仕終一郡，拂衣蕭然，貧矣非病，何以報之，壽考終令。其文既豐，不戚其窮，瀨水之裔，白雲溶溶，叟杖相羊，或在其中。

（《碑傳集》卷九〇）

前刑科給事中郭先生充傳　黎士宏

古人無隱爲立傳者，自陶淵明爲五柳先生傳、王無功爲東皋子傳、柳仲塗爲補亡先生傳、种明逸爲退士傳，彼數君子皆飭身厲行，高自標置，然亦自傷其名之不立，世亦無能名之，乃卒自立傳，以庶幾於不朽也。惟司馬君實爲范景仁立傳，在景仁退居京洛時，則余之傳給諫先生也，有辭。先生郭姓，世居隴西，名充，號損菴，初名九圍，以他嫌改今名。登崇禎癸酉鄉書，丁丑成進士。其舉主則海內所稱前詹事漳浦黄君道周也。初謁選人，得太原府推官。太原山右都會，推官又專爲撫按寄耳目，職七品，權與大吏等。公量情守法，度不市煦煦恩，亦不急赫赫名。凡待讞者，謂得郭使君一鞫，雖死無恨。滿考，以廉卓徵詣闕下。時秦晉楚豫盜賊充斥，思宗憂勞求治。歲壬午十一月十四日夜，特開德政殿，召對公等。宰相東首立，公匍匐階下，口奏數千言，盡當時要害。至尊翦燭停輦，親錄所語示諸宰相，即日傳旨，拜刑科給事中。公感激上知，期以一身報國。涿州舊相賂他姓賗產，爲怨家所訐，當軸以舊相故爲曲諱。公慷慨上書云：輦轂之下，豪貴敢橫行如此，小民安所託足？請論如法。汴梁流賊陷後，開封推官黄君澍得旨改御史，又將敘功。公力爭之，謂論功當必有益於土地人民。今汴梁安在？河南北士民父子兄弟夫婦殺戮漂沒者幾千萬，誠不知澍功在何等？戶部籌餉計無出，大司農倪公元璐請開例捐輸給制誥。公疏言：朝廷所以激厲臣子，惟此名器二字，人子有歷數官而不能一與者，一旦得輸金錢，走捷徑邀取，其弊乃甚於鬻爵賣官。請速罷，無貽後世譏。黄與公爲同年生，倪公位望重一時，又公宿昔所秉爲師資者，舉措失當，立行封駁，其不肯援黨類、媚交遊以傷國體者盡如此。天子知公忠，旋被專敕催督江南漕運事。及報命，論列大計凡數十疏，其閒或報或不報，而甲申三月十九日流賊遂陷都，拷索士夫貲財，血肉狼籍都市。上惟公以廉潔素貧得免，閒有說公脫難姑就僞職者，公曰：爲兩親故不克死，又敢以身爲市乎？踉蹌閒道，步走五十八日，始抵里門，幸二尊人無恙，抱頭盡哭，遂絕意人事。大清定鼎，起耆舊，巡按御史魏公琯、何公承都咸特疏以公名上，謂公先朝蹇諤臣，不宜使老林下，請以原官召。公奉徵書就道，卒以親老辭歸，節次奉兩尊人諱，今徜徉里巷幾三十年，日與一二窮交衛栝論舊，手一編課諸兒子，守遺經，完租稅，不足與人爭仕進。曲沃某君爲公理太原所爲脫之死籍者，已致大官，來鎭撫關中，思有以報公，數折柬迎公，卒不往。公起家寒生，無中人產，入仕不名一錢，理刑、言路皆熱官，側足舉手，便爲人榮辱重輕，而公終不敢任喜怒、樹黨援、毛舉細過、齮齕人，悄名高，其殆古所稱中立不倚之君子與。年七十有八，纔如四五十



歲人。余日從飲會、言論攷古今是非得失、錯錯然口畫指數。雅不喜雜學家言、平生未嘗一試其術。有子曰賡、曰應、曰序、能文節禮、世其家。余有子曰文遠、曰翰遠、從余宦西來、辱公以爲可教、亦與諸公子講弟兄交。今余以母老致政、將別公而南、特援引司馬公、范公之義爲公立傳、將持歸以示東南人士、知余八年塞上得日夕奉教、有碩德溫文如公家父子者、此行不爲虛往、豈祇爲公推重已也。康熙戊午八月初一日。

（《碑傳集》卷一二五）

朱先生澤溪行狀　王箴傳

先生諱澤澐、字湘淘、別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明有凌谿先生諱應登、射陂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老成人。既長遊鄉校、雖習舉子業、而志意高遠、脩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悅神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已。偶於書肆購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卽尋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周程張朱暨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積久成累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黃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蓋先生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嘗朱子者陸象山倡于前、王陽明幟于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戶、勢同水火、以是蓄疑于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槩規模于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倫事物之故、卽于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眞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于此、融洽于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榘槩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于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遂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貴思慮、久而益徹、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卽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沈深、造詣峻絕、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黃勉齋、蔡西山、九峰諸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訛。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眞、前明惟薛文清、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其教不大行。自王陽明惟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說、輒敢目朱子爲支離、晦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破決藩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閑邪衞道之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未精。先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採其微言、以體諸身、以存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顯於時、而闇室屋漏、篤實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

西山、九峰兩先生以及胡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一轍云。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厲、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衆、終日答問靡倦不已。嘗語學者曰、士之專務讀書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穿會通、亦祗爲釋老之清淨、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從古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說所能惑也。其論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爲義、其肅然恭敬者則爲禮、其惺然分辨者則爲智。仁義禮智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卽未發之中、中庸所謂容執敬別、溥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旣發、亦只此四者、當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內形外、肫誠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蓋所謂體用一原者、可見于此、而其喫緊著力唯在於敬之一字。靜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爲聖學存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翦伐至善根源、旣同釋氏之斷滅、逮其應事、祗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爲、內外判隔、體用乖違、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饜飫、眞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邃、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間、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闘靡之習、宜爲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爲人之基、次近思錄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次讀禮記、詩、書、易、春秋、句句字字、諦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潛得通透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于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嘗以爲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內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張宣公、黃文肅、眞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討、覺其措置有援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顧蘊蓄于中、無所施設、而條目森森、略見于友朋問答閒、眞可坐而言、起而行也。先生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所樂於畎畝中、杜門韜晦、不冀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總督直隸時、奉

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生、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先生卽日反其幣、作答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守聞先生名、知不可强致、書于邑令、令學博進見、屬轉達景慕之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禮、辭再三、至然後見之。先生平居坐臥聽事東一小室、四壁書盈架、中僅容膝、每日未明卽起、肅容端坐、辨色時展卷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故。日昃無事、閉關靜坐、旣暮、挑燈伏案、從容諷咏、率至夜分、陶然就寢、雖祁寒盛暑、未嘗一日之閒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李宜人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爲善政、署以內事委先生主之、剔弊除奸、凡幕賓臧獲莫不嚴憚。及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養、朝夕無違色。晉州公捐館時、先生五十有四、哀毀骨立、未葬前不脫衰絰、旣葬、祗奉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衰。家祠祭祀、一遵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怠。每逢先人忌辰、變服緇素、哀痛如初喪。器持躬莊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庭廣衆無所異。克己寡欲、於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居常淸苦簡默、布衣疏食、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親者、不辭瑣細、雖匆促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繟然有餘裕。待家人品節均壹、而撫恤之恩纏綿無已。守量入爲出之規、豐凶有所制。臨財愼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自處、亦不敢以處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雖一飯未嘗假借。處鄉黨姻戚、無論親疏厚薄、各稱其宜、而一歸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爲人道說。有以事來謀者、從容商榷、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傳聞歲豐人阜、不勝欣然。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變形於色。心胸恢擴、每當天高氣爽、風淸月白之候、咏吟自適、渾渾乎不知內之爲內、而外之爲外者。先生自辛亥春有脾疾、飲食減損、骨象淸癯、日未明輒起、溫習經書如初。有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怡情、無勞于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强。困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于困苦時驗之、若稍放倒、便自墮落、豈可不懼。至冬、飲食更減、瘠寐益淸、每日三鼓寢、五鼓卽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怠。壬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涼、手

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往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嚴傳日日趨侍。十三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語意懇惻，娓娓不倦。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簀，亦祗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曾子爲學進益處也。晨飡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粒食，而病革矣。十七日清晨，嚴傳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固在天地間，死亦在天地間，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脈，微有窺焉。所遺文稿，吾生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早，喬公省齋廑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營培養一心，令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己，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烈、楊忠愍在獄中受苦百倍，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不慙對古人乎。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吟詩數首，朗咏數過。門人臧友更進叠至，先生一一酬答，皆諄諄以讀書力學爲勵，語不及他。十九日質明，先生手自診脈，命家人速備喪具，強起端坐，勵其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之禮，以哀戚爲主，又必整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可用，卽鼓吹酒饌一切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絕。親朋相愛者，只自撰詩文，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嚴傳曰：吾此刻心無他念，只炯炯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曾子易簀云：空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復就枕。耳素重聽，至此忽聰。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舍，先生聞之，已不能言，猶強曰：須寧靜。適家君與家叔父抑夫公至，先生猶舉手作別。家君曰：先生全受全歸，毫無遺憾。先生領之。家君與家叔父甫出，先生恬然逝矣，距生于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城北松原莊之兆。先生配李孺人，六合少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廕七品京職諱之實女。孺人勤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統紀肅然。子一人，光進；女一人，適嚴傳。孫男允忱，女一人，俱幼。先生于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著方寸，其視天地變化、萬物發育，與自己心胷總此生理，彌塞充滿，無少間隙，存主之功，日見廣大，而自覩歉然，覺道理無窮，時時提撕，時時玩習，直至屬纊之朝，此志不懈。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先生眞無愧焉。所著有詩文、語錄、雜著若干卷。平生誦讀經書，有所得，隨筆記之，皆切于身心者，若干卷，曰學貟。朱子文集大全，潛心熟玩，攷證朱子之學，其早年、中年、晚年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進之，故先後次第，昭然可據。遂輯朱子聖學考略一編，積十年而始成，如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論治道，謂養民必在守令，養士必重儒官，而總率之則在監司。輯前代循良治蹟，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善政，曰師表集覽；輯大臣撫綏之善蹟，曰保釐集覽，皆有以見先生之志焉。先生旣逝，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景仰先生之賢。顧讀先生遺文，以想見其爲人。嚴傳侍先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教育不爲不久，知先生之言行不爲不詳。大懼闕軼放失，無以發揚其萬一，爲罪滋大。用是不揣譾陋，輒舉先生學脈淵源之自，幷生平行誼論說之大略，具條件如右，敢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賜以碑銘傳記，表章潛德，他日汗青采錄，或入于道學，或入于儒林，惟太史氏簡擇焉。

《碑傳集》卷一二九

朱澤澐傳

朱澤澐字湘淘，號止泉，揚州寶應人。生而端慤，寡不好弄。康熙初年補諸生。初從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即尋其次序，刻苦誦習，講求經世之學，凡邊防、水利、農田、社倉、學校諸法，考核精詳。學歷算於泰州陳厚耀，盡傳其法。蓋先生早年之學，專務該博，於道學源流未得要領。繼念朱子之學上紹孔孟周程，後儒或議其殉外，因專心朱子語類、文集，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及讀中和舊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敬夫諸書，始知朱子之學先從發處察識，自己丑以後，深透未發之旨，故涵養工夫日益加密，其先後次序昭然可考。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云一曰未敬存誠即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驗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夙極力用功後條為之肆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為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說若更言涵養是以見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言同後學者自為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顧明指示無以闢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纏面目為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書及答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能相[illegible]先生遂守

定斯旨，反身體驗。其論動靜也，初謂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又以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動靜之交不無起伏轉換，乃考之朱子文集，得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得九、林擇之書，旁及玉山諸義、太極圖說、西銘解、注，因悟未發之時，條理畢具，故已發之時，品節不差。舉語類所錄根源來歷，爲治朱學者之門徑，以爲一動一靜，體用雖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謂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蓋先生之學，初分動靜爲二途，繼悟動靜同出一源。嘗作書致王懋竑，謂敬貫動靜，以靜爲本。懋竑作書辨之，謂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以來，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記濂溪書堂，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爲韶州祠記，癸丑爲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靜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且既

日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先生深服其言。迨及晚年，悉以主敬標宗旨，謂敬之一字，行住坐臥不可頃刻離。因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嘗謂居敬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説，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説誣民，充塞仁義。即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是豈朱子所謂居敬窮理哉？蓋先生學深養邃，於朱陸學派之同異辨析尤精。嘗講學錫山通書關中，以闡明朱子之學，教人以誠，終日講論，亹亹不已。講學之餘，不求人知。時同里劉艾堂總督直隸，援特疏薦之，辭不就。尋卒於家，年六十有七，學者稱爲止泉先生。所著之文多發明朱子一家之學。若朱子答貢直卿書、太極圖説、仁説書後、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説、主靜説、性情説、還讀朱子文目錄序、還讀錄序、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陳安卿先生集跋、羅整菴答王陽明書後、共學山居沐義、讀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一家之學者。有文集八卷，別有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卷、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各若干卷。乾隆□年，從祀東林道南祠。高斌贊云：涵養未發，實功誠證。伊川周敬，靜合一。考亭路頸，深契洙符。讀書居濂、洛閩辟胡。子光進，負質純粹，少遵父訓，專心朱子之書，嘗訪道東林，極爲顧俟齋所器。先生既歿，光進力守家學，與同里裔蓮講論切劘，淮南學者奉爲宗盟。以喪母致毁卒，而淮南講學之風衰。

劉光漢曰：中國古昔以陰陽二字表示對待之名詞，而周子通書復言動則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極復動，一動一靜[3]，互爲其根，是爲動靜互相循環之説。然觀周易言寂然不通感而遂通，中庸言未發爲中，發皆中節，是靜爲動根，動原於靜。蓋靜以聚衆理，動以應萬事，效實原於儲能，固人心同然之理也。自周子始標主靜之説，洛學閩學皆從之，由是以靜制動，飾孟子不動心之説，以標無思無慮之宗，以靜爲本體，以動爲役物，以動心與放心並論。故陽明提倡良知，亦以捍格外物爲格物。夫所以捍格外物者，即慮外物之足動己心耳。此仍沿主靜之舊説者也。若白沙諸儒，又以勿忘勿助爲本。然東林學術，亦守陽明之説，而飾以朱子之書，厥後顧高遺胤，世傳其説，遂蔓延淮南，止泉先生殆亦治東林之學派者與？觀先生之學，首從主靜入門，繼言動靜互相循環，復舍主靜崇主敬，其學術遷變，略與紫陽相符。惟紫陽首崇問學，而先生則頗尙空言，援其派別，近陸遠朱，乃所著諸書，又深闢陸王之學。夫先生謂敬貫動靜，其説即出於陽明。陽明之言曰：敬畏之存，無間於動靜。非其證歟？故知先生之學，非盡導源於紫陽，然辨析理欲，頗多心理之精言，則又後儒所奉爲標準者也。故詮其遺事，以彰吾郡學術之盛云。

劉師培撰《左盦外集》

校記

①公鄉：當爲「公卿」之誤。

②滋它蔓：「它」字疑衍。

③不通：當爲「不動」之誤。

清儒碑傳集卷四

王猷定　高珩　張果中　陳澎　沈昀　李士璜　趙忠濟
陳其蒽　刁包　惲日初　程可順　程鵬舉

王君猷定傳　韓程愈

南昌王于一、天挺異材、家學淵源、爲文猖狂恣睢、隨筆所如、無不深合理道、性倜儻、酷嗜兩漢八家之文、有四照堂集若干卷、讀者不知其爲今人古人也。性黜帖括、惟以古人爲事、以故不得中甲乙科、而以明經老于一身。長八尺、貌魁梧、意氣豁如、胸中無城府。見同人、雖傾蓋如久要、議論風發、談天下事、如觀手中菴摩羅果、纖細畢似、不失毛髮。于一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歷任禮部侍郎。父時熙、中萬歷辛丑進士、令崑山、以清正擢侍御史、直聲滿天下。見嫉於時、外轉兵備道副使、巡海於浙、崔魏用事、削籍歸。烈皇帝御極、起太僕寺少卿、與會稽劉念臺同講學、爲莫逆交。于一爲太僕公仲子、以穎悟見鍾愛、出入必隨。太僕公與客講良知之學、于一咸侍側、則能執筆記其語。及長、一目十行下、無書不讀、視金紫如拾地芥。太僕公爲聘新建丁大參女、女文人、博通六經、大肆其力於文章、與于一幽獨倡和、風雨鏃礪、于一學成、行尊、爲時祭酒、雖曰自致、其妻豫貞實左右之也。太僕沒、豫貞亦捐閨閫于一既服闋、弗樂於家、輒從維揚居之。甲申之變、史公倡大義、表迎福藩於留都、又草檄檄四方、忠節之士、情文動一時、皆于一爲之謀也。宏光之世、文恥鄖署、武鄙參遊、袁公繼咸爲公兒女姻、於時奉命江楚、特疏薦公可大用於朝、又以書起于一、于一方堅臥、爲書累千言、復袁公、道不樂仕進意。及玄纁到門、竟不赴。今其書載集中。及兩京陷沒、人士沮喪、遂絕意人閒世、日以詩文相娛樂、又天資善書、臨池之技、可以能爲而遠近之慕于一名者、筆禿可數十甕計也。自念中年鼓盆鰥貧、不振。娶眞州倪氏女、教以伯鸞孟光之義、倪名媛、閨其指亦相與甘貧守道、焉生二子二女、皆有家法。于一有潔癖、一匙一盞、非手滌不入口、所愛博山焦尾、寤寐懷抱、中拂拭、未嘗假僕婢。客揚十餘載、所交客滿寰區、而梁公遂、史蓮菴最其所善、時或飲酒、涕泗併下、其亦所感者深也。歲辛丑、薄游武林、武林當軸莫不虛左事之。按察使東魯宋公琬尤爲知己、晨夕出入不限時刻。已而宋公以他事被逮、賓客散亡、惟于一周旋患難中。亡何、遘疾不起、遂卒於杭。友人陸麗京醵金殮之。卒之前幾日、索筆研寄余以詩、其序云、智度韓八使君逢余西湖、旬日別去、不及一共杯酒、中懷耿耿、作此寄呉山、攜手怱別、淚潸然、戎馬關河、路鄒陵兩雪天、貧甏分故友、綵筆傳神仙、可歎離君後、偏逢載酒船。書成、以付宛平丁睿子、令收遞于一。卒、睿子裱此詩於其冊中。後八年己酉、余閩行回、晤睿子呉山、出其詩、兼告以客死狀、謀余爲立傳。余哭之失聲。近聞其妻子已扶櫬歸南昌、卽葬其所、可知也。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與余交近二十年、無所不合、余不爲之傳而誰傳。

（碑傳集）卷一三六

紫霞先生高珩傳　唐夢賚

紫霞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賦性簡遠、幼不飾衣履、從先祠中得釋典殘板、卽反復究繹、得其大旨。既官于長安、不問遷除、累年不調。出典文試（儀吉案、康熙八年以侍講學士、充江南考官。）既放榜、或具黃金數笏來相餽、先生訝曰、此胡不爲者。立付友人反之、其友卽篤信反其人、不以爲怪也。入佐銓衡、貧不能完祖稅、時法逋賦者戍、先生曰、吾惟待戍耳。會是歲山左遂全蠲田租、焉已奉命祭告、窮瀟湘山水之勝、至紫霞洞而反、故自號紫霞道人云。

今上聞其才名、召詢國家大計、先生娓娓對、推獎人材甚悉。命賦詩、立就。講書陳乾卦大意、歸卽具疏謝病、與黃冠老衲遊、雖賓從雜沓、蒲團跏趺、若不聞也。然嗜讀書、凡海內名山所藏及文人所著、人間未經見者、購求務得之。居恆手不釋卷、暇卽命駕山陬水曲、步屐殆遍。周櫟園云、過濃陰茂樹、卽繫驢而臥、其實事也。躭于吟咏、意有所會、洋洋成數十首、不命題、亦不脫藁。閒命小胥抄錄、卽誤亦不訂證、曰、千秋後亦未必有知其說者。詞伯司選事者來徵詩、往往笑不應、然其所爲理學訓世之書、雖先王未之過也。嘗鬻一別業、花木池亭甚盛、既得、值戚友知其疎于財、稱貸略盡、其復某友札云、通財朋友之高義、而亦不可以過通。向者貧兒暴富、今已暴貧矣。其任眞高致如此。

（碑傳集）卷四三

張果中傳　陳僖

張果中字于度、新城之白溝河人。父早沒、事母至孝。舉茂才、識大義、受業於孝常鹿善繼心師、孝廉孫奇逢骯髒有古烈丈夫風。初受知魏大中、嗣左光斗典提學使者、拔高等、以故愈有聲。賢豪聞、方左、魏之被逮也、魏子學洢、左弟光明皆主於孝常封君鹿正家。果中左右之。左、魏既

擬賊、果中同鹿正、孫奇逢醵金納贖、備極辛苦。時正在江村、奇逢住北城、果中住白溝河。白溝爲通衢、東南入都必經之地、凡棲左魏子弟安行橐慷慨力任、所醵金必親齎焉。有逆璫親信人李朝欽者比鄰、鹿封君蜚語傳播、長安中貴指目之、并及果中、禍且不測、果中恬如也。踰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攜順昌札求援於善繼、奇逢、而果中奔走周旋、一如左、魏、不少懈。同時急三氏難、爲其子弟友人地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又有容城貧士王拱極者、典簪珥助光斗爲比期、追賊金、走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抵都。出門時客滿座、妻子不知所往。皆與果中友善云。魏璫僇、士大夫不二十年而明亡、果中亦摧挫老矣。隨孫奇逢隱蘇門、往來百泉山水間、訪邵許遺跡、所居數椽、不蔽風雨、頹然老儒而已。奇逢接濂洛之傳、稱徵君先生、果中卒無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人楊思聖訪其廬、卒年七十一。子三人。有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刁包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夏峯。

（碑傳集）卷一二七

陳浵傳　劉榛

孝廉姓陳氏、名浵、字半千、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殫其蘊、既而覺其誤、遂謝去、不復與通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引重之、一時居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蠭起、崇禎十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流入州境、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多有徑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多兗州士夫家。及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又遍收途次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者甚衆。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貧、以金餽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君寓中以去、君爲緘藏之、逾年事平、訪其人與之、取視其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舍於君、及君他出、輒私竊之而取其直、君知之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茭茭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州人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爲一言于太守、因得解、史謝去。後一日攜其女至、欲以爲君媵妾、而逡巡未敢言、微語以逆君意、君正色曰、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負深冤而力不能自達、故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之之心耶、且使心於利、則亦無恤於汝矣。因一言之德利其子女以爲報、汝其以我爲何如人、疾驅之去。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

刻苦力行。年既耋而學不倦、於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陽明傳習錄及鹿忠節公尊樂大旨等篇、則尤其所得力焉。年七十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碑傳集）卷一二七

沈先生昀墓碣銘　全祖望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提學黎元寬。時蕺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聽講、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爲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即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爲本、刻苦滴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即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饒米數斗、先生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展蕺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求爲繼粟繼肉之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歎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授弟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發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騰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禭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恆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上之某原。子二、穀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湻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據所聞於前輩者爲詮次而系之銘、曰、

三年食微、餓死不悔、胡奴之米、麾之戶外。蕺山高弟、心傳罔媿、千秋宰木、庇茲耆碩。

（碑傳集）卷一二七

李逸史士璸傳　李容

李逸史名士璸，字文伯，同州人。幼嗜學，善屬文，弱冠入庠，即知名於時。試輒居首。以積廩貢，婆娑邱園，不求仕進，博綜典籍，殫心著述，號玉山逸史。天性孝友，父疽發於背，不能臥起，逸史晝夜扶侍，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吮疽毒而愈。母疾亦然。迨父母以天年終，喪葬一遵文公家禮。敎育二弟士琦、士球，咸列籍膠庠。爲人與物無競，橫逆之來，遜避不校。庚辰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戚黨數家。前後州守聞名優禮，乘閒默施陰騭，雪冤救患，推賢揚善，初未嘗令其人知。一宦家友因兵馬紛騷，遺銀五十兩，逸史拾而訪還。見知於張太僕忠烈公暨司寇李公。張獎勵甚至，李造廬躬訪。居恆力行善事，檢身禁密，朔望焚香矢神，自記功過，凡不敢記者即不敢爲。嘗題廳聯云：戴履七旬，寒影總由天地照；省修三紀，朴心常告鬼神知。以爲道在是矣。及晤余談學，不覺爽然自失，深悟從前逐日筆記爲義襲，退而肅贄執弟子禮，問道於余。觀余所著學髓，直指本體，喜躍如狂，自謂曠若發覆。自是凝神內照，敎本澄源，杜門餙出，日閱先儒語錄，年垂九旬，手不釋卷，燈下楷書細字，錄其會心者成冊，籍以自警，神旺氣充，無異少壯。州守朱公表其閭曰關中文獻，薦公四舉鄉飲大賓。所著有文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詩餘小譜一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

土室病夫曰：余宴息一室，未嘗他往。康熙戊申，蒲城王省庵、同州白伯如、王思若、党兩一、馬立若、張敦庵、馬仲足諸翁偕逸史迎余論學，諸翁年皆倍余，逸史亦躋古稀，首先忘年折節，北面於余，長跽請敎，事余甚謹。即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逸史實余心師，而余豈足以師逸史乎。既而諸翁相繼彫謝，余撫時懷舊，每竊悼歎。幸逸史以名德享上壽，巋然如魯靈光，訂道印心，郵筒往還弗絕，顧天各一方，晤言無從，故爲傳以寄余思云。（碑傳集）卷一二七

趙先生忠濟傳　王崇炳

先生姓趙，諱忠濟，字濟卿，別號岐甯，世居邑之嵬山。先生資稟粹美，涵厚坦白，學宗姚江，以致良知爲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仁者之氣居多。事親至孝，尊人性嚴急，少不當意，對客手批其頰，先生不動神色，執事彌恪，時或予杖，而跪受之，必得其歡心乃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斁，吾與其。教弟子不爲課程約束，非唯口授，而身率之，無俟鞭策，使人鼜鼛樂從，而自不能已。讀書不屑屑於箋註，涵泳於字句之外，得古人不言之隱。作文不尚雕琢，切事中理，暢所欲言，故其文每爲人傳誦。先生不色喜。其文愈工，其遇愈窮，人皆爲之不平，而先生淡如也。計炳前後在先生之門，未嘗見先生輕議一人，輕絕一人，又不曾因人之譽而喜，因人之毀而惱，因情之厚薄、學之異同而分愛惡。諸生請益無虛日，莫不因端開響，抉其障而各如其意之所欲得，即勞苦倦極，而未嘗有厭棄之意。其於及門，情義關切，姝姝然如慈母之於愛子。故凡四方之士，見先生之文而喜，聞其名而震，既與之遊，不見可畏而樂久與之居，而終有所不能去也。先生教人，獨揭良知之旨，接引之心甚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儒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甲寅之亂，人有流離之患，猶與韓國輔先生講學不輟。其言有曰：求性命不出盡倫物，倫物懇切處，即性命透徹處；倫物恰好處，即性命精微處；倫物常盡自慊處，即性命純亦不已處。此學明，而平日浮泛之言盡滌，而反諸切實平易，當下便可著腳，從善信以及聖神，只此一條鞭做去。其理則先聖後聖所不易，其心則天地鬼神所同契，其事則愚夫愚婦所共能，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不外此。先生年少縱酒不羈，自從頻齋陳先生遊，有以窺性命之眞，遂束身規矩，以道自任。頻齋先生之學得之陳春洲先生，春洲先生得之杜見山先生，見山先生得之盧一松先生。盧一松先生親受業於陽明夫子之門人也，代主永康五峯講席。至先生而復講學於法界淇閣。先生歿而會亦廢。（碑傳集）卷一二七

陳先生其嵩傳　王崇炳

陳先生其嵩，字生南，別號頻齋。弱冠爲儒弟子，棄於飲。其族兄春洲方講良知之學，弗善也。年四十矣，一旦悔其所爲，齋戒越宿，執贄春洲之門。春洲大喜曰：吾道幸有傳人矣。從茲納身規矩，斤斤不踰尺寸。事親孝，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春洲以滅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爲曾忌祭，必練衣素食，期功之喪，必斷酒肉，卻燕食。春洲卒，喪之如己親。伯仲白首，友愛無閒。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峯，東陽則法界，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悃款詳密，至性豁露，無有知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一刻無之則暍燥焦枯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僞。子若

辨必爲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繩墨而度長短、離規矩而揣方員、窮理格物、益之障耳。

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併包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常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顧諟天之明命也。又曰致良知與惜識異、良知應物如日麗天、萬類昭彰、以惜識用、如燈光螢火所照者寡。或問志欲成天下事、而才不副、奈何、曰量才而爲、竭才而止。知人善任、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成之、如此則人之有才、皆我才也。大都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雖其行義達道、吾不及知、至於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則有可得而想見者。先生居文溪、明亡即棄舉子業、樵汲耕耘、自食其力、斂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携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鎮帥梁以剿賊駐師文溪、苦役鄉民、先生與焉、見其儀觀不凡、問其名、曰陳先生學道人也、延而賓之。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吾師趙岐甯先生忠濟、慈溪韓鼐、承康、王同雁。

《碑傳集》卷一二七

刁先生包傳　彭紹升

刁蒙吉名包、直隸祁州人。明天啟中舉鄉試、再試禮部不售、遂謝公車、鍵關讀書、一意聖賢之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常恂恂然、見義輒奮發。流賊掠畿西至祁、蒙吉散家財料眾千餘守。且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璫督兵事、有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謂其惑眾、欲斬之。蒙吉厲聲爭之曰、必欲殺彼、請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已而相語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退、流民載路、設屋數區養之、有疾傷者予之藥。山東嫠女被難者七十餘人、不能歸、蒙吉命其僕六人護而歸之。其行爲六人者、入拜、六人者皆感泣。歷六府盡歸。愍帝崩、設主服衰服、朝夕哭、已而被僞命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幾及禍。會闖敗、乃免。初聞容城孫啟泰講良知之學、心向之。既讀梁谿高子遺書、乃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遂爲之主奉之、自檢或有過差、或工夫稍懈、即詣主前長跪自訟。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居父喪、哀毀月餘、鬚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數升、遂病、不數月而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謙告辭先人及高子主、問以生產、不答。徐曰、吾胸中無一事行矣。遂逝、年六十七。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

《碑傳集》卷一二七

文孝先生小傳

先生姓刁氏、諱基命、以避宣廟諱易曰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保定府祁州人。父諱克俊、字翼庭、學者所稱貞惠先生者也。先生年二十有五舉天啟丁卯鄉試、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不事、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屨常滿戶外。甲申闖變、爲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僞命敦趣之、以死拒、幾及於難、會闖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五經、四子及宋元以來諸儒先生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四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于梁溪高忠憲公遺書尤篤好之、曰、吾尊之若天地也、親之若父母也、敬之若神明也。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某不肖、某愧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以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①、以居母憂毀悴竟卒。同

郡五公山人爲之私諡議曰：學宗程朱，屹砥狂瀾，斯文正統，星炳千古。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先生有焉。冥鴻雲漢，不字貞操，貞惠潛德，皎然有光。諡法秉德不回曰孝。先生有焉。宜諡曰文孝。初，貞惠先生明德立敎，邦人德之，爲建報德祠。至是以先生主從焉。又一年，江南學人高世泰聞先生歿，相與請於當事，以爲先生平生私淑忠憲，迎入東林道南祠，與忠憲同享。事在康熙九年春正月，常山張起鵠嘗爲之傳，甚詳備，語多不載。其贊曰：文孝以魁岸聞，古貌頎蒼，頭顱圓可竟尺，耳大髮長，兒時有相之者曰：鳳目獅鼻，山項虎背，亭亭嶽峙，非凡相也。以今言之，信矣。迹其生平，毀者什一，服者什九，以予覩之，堅心士隱，副在名山，可謂泰山巖巖氣象者也。嘗過先生墓，爲詩弔之：道學於今第一人，全于辨道見其眞。能分王陸爲旁派，應是程朱有後身。上谷名山藪琬琰，邢陽新塚卧麒麟。愧無當日延陵劍，寂寞低回感已晨。後學孫勷曰：予讀先生書，于言行之間蓋數致意焉。有味哉，其言之也。先生孫曰承祖者，予與遊保州之學舍，因得先生書讀之。承祖兄繼祖，弟顯祖，皆循循脩飭，庶幾能世其家學者。予於潛室劄記得先生爲學旨要焉，吾師乎，吾師乎，不讀此幾虛一生，先生以謂高子也，予於先生亦云。

孫勷撰 《鶴侶齋文稿》卷三

惲先生日初傳（附子格 湯傳互見逸）

先生姓惲氏，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又號黍菴，世爲武進人，邑諸生。中崇禎癸酉副榜。祖紹芳，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參議，以文學著名。子弟濡染家學，多風流儒雅，至先生進而益上。幼孤，淬厲益甚，遊庠後與蘇州楊廷樞、錢禧等共結文社，文法秦漢，制藝亦力追王唐，不逐時好。尤喜讀宋儒書，時商所學於同里張清惠公瑋。清惠係前輩，爲孫文介高弟，以畏友目先生，先生不敢以達尊自處，人兩賢之。客游京師，適清惠爲副憲，而總憲則山陰劉念臺也。清惠促其執贄，先生從之。念臺告以愼獨，由是體驗一切。先生自命有經世才，雖困頓諸生，嘗以天下爲已任。會邊事孔亟，應詔上守禦十策，不報，遂浩然而歸，以家事屬長子楨，攜書三千卷，竟出避地天台山中，桓、格二子隨侍。兩京繼陷，魯王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其忠孝夙成，尤嫻韜略，急宜破格擢用，以圖恢復。魯王遣使敎聘，固辭不出。尋避地福州，福州破，旋走廣州，廣州復破，乃遁爲僧，法名明曇，遂流寓福之建陽，聊以託足，非其初志也。旣而金壇王祁聚衆復建甯，諸義兵多嚮應，耆老數百人登門固請曰：先生不出，赤子皆魚爛矣。先生不得已出山，時長子楨適來省親，楨最勇，令其執兵，王祁咸來問計，曰：建甯乃入閩門戶，建甯守則諸郡安如磐石，否則通省皆不能保。然不得仙霞嶺，建甯終不可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衆曰善。楨遂與副將謝雲南先至浦城，師出失利，兩人皆死。同里高才生徐雲以職功授御史，連復數郡，氣甚銳。先生遣雲夜襲浦城，親督後軍從之，忽雷雨大作，人馬陷泥淖中，鞭策不進，至城下已黎明，軍饑甚。先生謂天色如此，兵家所忌，不如暫退，雲不從，全軍覆沒，先生以後勁獲免。未幾

大清總督陳錦及戴罪舊督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自仙霞嶺圍建甯，永明王遣督師兵部尚書揭重熙來援，先生上書論進取機宜，謂目前急務莫如先取浦城，浦城復則據仙霞嶺，斷其餉道，彼來爭則伏山谷中邀之，彼圍建甯自若，則俟其饑亂，犄兵進擊，諸將自內出，破之必矣。重熙不能從，建甯遂陷，殺傷甚衆，王祁力戰死，桓、格在祁所，皆被擄。先生收殘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與將軍姚志卓等合居數月，餽告乏，勢益弱，乃喟然歎曰：臣力已竭，天意難回，徒苦百姓何益，諸君宜散，予亦從此逝矣。乃作歸計。每思世受國恩，欲圖報而百無就緒，鬱鬱不樂。又思故宮禾黍，萬念盡灰，惟祖先一脈時縈心曲。楨既戰死，桓

格復被擄，無人承祧，因乘閒訪二子消息，行至杭州，忽遇格裘馬翩翩，從總督陳錦遊山，知錦已撫爲子，怦怦心動，欲脫之歸，而苦無善策。聞錦雅重靈隱寺僧巨德，因匄爲僧，後錦死，先生遂攜格還。桓與格自黄華山相失，格到處尋訪，杳無蹤跡，後竟不知所終。楨有遺腹子爆，尋卒。先生歸後杜門，著書兼以課子爲務，人有以制藝請業者，亦欣然就之，而課子獨舍是，具有深意。居久之，兵部侍郎張煌言與延平王成功率兵入江，敗走，或云其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府縣，將收捕，聞者股栗，先生嘯詠自若，恆以毒藥置牀頭，曰：吾命當死，終不出此門也。既而事解，亦不色喜。常州知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罷任復來，始與一見，叩中庸要領，大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前湖廣提學僉事高世泰，忠憲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約同志行忠憲復七規，春秋仲丁以釋菜禮祀先儒，祭畢，諷詩習禮。先生隨人啟沃，後學多心曠神怡，即老師夙儒亦無不斂衽推服也。論學重知行並進，以格物爲先，而防檢精密，大旨不離愼獨，與劉孝子汋刪定念臺諸遺書，復編粹言，曰劉子節要。時念臺弟子實繁有徒，而浚恆求深，流弊不少，惟先生踐履篤實，出處皎然，與錢塘沈蘭先、何華、西安葉靜遠、敦艮、桐鄉張考夫履祥並稱劉氏功臣云。先生及門林立，如董琪、陶自悅、楊宗發、楊昌言、龔士薦、蔣金式最知名，說者謂先生抱負不凡，及門罕能領受，而得其緒餘，亦各有所成就矣。所著有中庸問答、論語解、見則堂語錄、不遠堂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易學尤精，注七卦而病，病劇，神明不亂，卒年七十八，時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後祀道南祠。格字壽平，一字正叔，又號白雲外史、南田草衣，後以字行。初被擄下獄，甚苦，時作畫以消遣。會陳錦妻欲置首飾，令人先鬻形模，多不當意，或有言格能畫者，特釋之出，見其丰神秀朗，進退從容，喜出望外，遂畜爲子。亂定歸里，日稟庭訓，詩文楷法皆工，尤精繪事，山水花卉兼擅所長。時常熟王翬亦工山水，格見其筆墨，不欲與之爭名，遂讓其獨步，可謂虛衷善下已。與人交，外和內介，人鮮測其涯涘。盩厔李徵君容負盛名，與駱鍾麟有舊，來常講學，從者如市，而無行者，遂借以行私。容初到時，格亦隨父郊迎，後友人楊文言拉其再謁，堅持不可，移書千餘言論之，責其酬酢紛紜，獨不報謁，乃父知其道爲的然也。其嚴毅如此。事親孝，家貧，賣畫以養，先意承志，歷久不衰。後先生十二年卒，年五十八。子念祖，字岵瞻。今累代單傳，不絕如綫云。

《碑傳集》卷一二七

逐菴先生家傳 傳贊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逐菴。祖紹芳，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父應侯，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合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于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

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爲浮圖，名明曇。已復至建甯之建陽。是時大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𨮁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擁殘旅，倔強走拒，遙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甯，屬縣多響應。于是建陽士民數百人譟于先生之門，固請先生，先生不得已，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甯入閩門戶，建甯守，則諸郡安，然不得仙霞嶺，建甯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時先生長子楨自常州至，與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甚銳。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後軍繼進，會大雷雨，人馬銜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甯。永明王使兵部尚書揭重熙赴援，先生復上書重熙，請徑取浦城，斷仙霞，潰餉道。俟餘亂選精卒南下，與圍中諸將夾擊之。重熙至邵武，不能進，建甯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糧乏勢益弱，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天率土，齒腐心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迺至于此，徒壽百姓何益？遂散衆，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圍江甯，敗走，訛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熙十七年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于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時商業于同里張瑋，後會稽劉念臺先生宗周爲左都御史，瑋副之，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既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間。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次子桓，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後于建甯被略，桓不知所終，格自有

傳。

論曰、先生以高才爲世家子、宜任天下事、然前既卷懷不用矣、區區建甯、不足當天下千一、顧欲藉烏合之眾、陸梁進退、與天命爭衡、先生之知、豈出此。抑謂據阨死拒、割裂畸餘、可稍延明朔。然大圜鴻覆、欲遺一隅。何可得也。豈忠與知不並行歟、抑出處成敗、要由運算、有不自主者歟。説者斥先生既改服、復爲儒言、則一端之論也已。

《碑傳集》卷一二七

程氏兩學博傳　劉自潔

程可順　程鵬舉

程可順、字孝先、子鵬舉、字亮四、孟縣人、兩程夫子後也。始祖自嵩縣遷於孟、遂家焉。孝先先生有勇力、喜讀書、晝則會集諸友學射、挽弓三石餘、夜則焚膏繼晷、三更猶聞鉛槧聲。或謂之曰、君讀書不可及矣、古者射以觀德、乃以力勝耶。答曰、天下將亂、以爲備耳。天崇間、所在盜起、團練義勇、率眾宿濠下、手持孝經一冊、聲琅琅然、賊怪之、無敢窺者。時鄰亂多逃竄、惟其里安堵如故。以明經爲咸陽訓導、教諸弟子、不爲舉子業、惟於月吉令各述所事及所酬接、檢點其言行。常謂人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只此一句、終身受用不盡。雕蟲篆刻、雖巧奪天孫、何益乎。自牓其堂曰退思、蓋此意也。生平負義慷慨、事親以孝聞。年七十一歿。邑令旌其門。著有退思堂集三卷行世。亮四精岐伯術、病垂死者、應手而愈。常曰、使千百人委我以生活計、皆手自調治、當使時相不問牛喘。其自信如此。以明經爲夏邑訓導。康熙四十八年、歲大饑、歸德守陳堯策委以賑荒事、且命曰、疾起之、不則填溝壑矣。徐對曰、計某所履地八百餘家、緩至十日後、未爲晚也。守愕然。又對曰、剋期五日何如。守勉應曰諾、乃晝夜行泥淖中、親爲察其虛實、謂守曰、可矣。先是、守以糧若千付亮四、訝其多。至是僅計若干、守不喻也。令下、親爲持斗斛、貧者人二鬴、歡聲如雷、富戶無敢濫邀者。他邑或倍之、猶未均也。四十九年大疫、請於守、得若干緡、又自捐三百餘金、修合藥餌、親歷鄉邑、閉散給之。疫息、是歲大稔。守大奇之、曰、全活者奚止千百人耶。他邑皆患苦、是獨無恙。不問牛喘、其言信然矣。又請於守、創修東門外石路、高五尺、長二百丈。督修聖廟、捐俸栽樹百餘株。尋陞上蔡教諭、守令交薦之、以老病辭。著有萱堂集、夢餘草行世。生平篤恩義、事親孝、毋韓氏年九十九、邑人歌曰、河陽縣、河陽縣、程公孝毋幾百年、五世同居眞稀罕。年七十九、以壽終。生子四人、珺、恩垣、坦、長有父風、克述祖德。季爲伊川先生博士。邑人稱程氏者、必先學博父子、以程氏兩夫子後、亦號爲程氏兩學博云。

《碑傳集》卷一二一

校記

①六十有六：彭紹升撰《刁先生包傳》作「六十七」。

②謝南雲：湯修業撰《惲先生日初傳》作「謝雲南」。

清儒碑傳集卷五

嚴衍 李允楨 芮長恤 王掄春
梁天爵 席本久 徐致公 劉龍光

嚴先生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赫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已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枉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螟、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羣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滋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攻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死之、而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攻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沖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

少是不致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爲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改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離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二八

李工部修祚傳

李君修祚，諱允楨，字貞甫。其先自江西贛縣徙山東之德州，數傳至逢時，嘉靖中爲御史，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二子：長洪洞知縣汝材，次舉人汝棟。汝棟以哭父卒，是生煥。煥生嗣美，君之父也。君生而篤孝，祖患癉疾，輒刲臂入，左右多不稱意，得君乃安。力學工文章，中崇禎癸酉鄉試。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遺田千畝，悉推與其弟。順治元年，起家知故城，地當舟車之衝，徵輿郵傳驛騷，君一切按符以給，賓客不得苟取，有弊立禁。邑丁舊二萬餘，兵疫死徙過半，額征不減，君編審得見丁七千有奇，具牒乞除舊額。會調知豐縣，吏胥遷延爲姦，君鎖閉一室，集衆焚舊冊於廷，徹夜治文書，竟得請而後行，民去重累。豐俗喜告訐，豪民與姦吏通，鬻案有賍，毗輒控上官，使所厚吏下其事，逮繫株連，事卽白，輒破數家產。君廉得其情，再視事，有姦民通詞監司，吏持符來索人，君持不發，吏出不遜語，君怒杖之堂下，立見監司，言狀，請自今越訴者，並予縣鞫。監司素重君，立發十數事按治，具得誣罔，杖殺劉某等數人，縣中帖息。初到官，庫吏陳設有金銀物，君愕然曰：此何爲者？對曰：庫中例有羨餘。君怒曰：庫中秋毫皆官物，若奈何以此餌我？杖而斥之。終君之任，不支一錢，吏無敢乾沒者。有富民某甲挑其

僚壻某乙之妻、乙造門詈之、甲因賂盜引乙、乙不勝拷掠、自誣服。君至錄囚、見一囚瘠甚、手足俱被創、心疑之。暮微行、見獄門半開、有二人切切闇中語、君曰、此必有異。搜獄、得外人詰之、則曰某有親在獄、來餽食耳。命呼囚來、則囚所見瘠而創者、問之、曰、彼誠親也、但嘗挑吾妻、吾詈之、絕不相往來、是安肯食我。君閱成案、見他盜贓甚多、乙獨有布一疋、歎曰、知此布是誰物、而可據以殺人乎。鞫甲、具服搆盜誣引、詐斷獄吏斃乙。闇中語者、懼新令覆讞趣斃之也。因釋乙、而論甲及吏如法。有孀婦富而子幼、其夫之兄欲嫁之、而不可、乃謀於其黨、使一人踰垣入抱、獲之、言於縣、其人自承與孀姦、孀號慟言爲伯氏所枉、垣外卽伯氏家也。君縶踰垣者、遣婦與伯氏歸、邏十餘日不訊、令吏紿縶者曰、彼婦與伯氏分財相驩矣、且獨坐汝。比訊、呼伯氏至案前語、良久引去、呼其人前、叱之曰、爾罪應死、知之乎。頃某言隔垣聞孀叫呼、因捉獲、是强姦律應斬、趣下重囚獄。其人惶急曰、本無姦、渠令某晰我爲之、今乃陷我死。令逮某至、一訊而伏、三人者俱論坐。有兄弟爭田者、直在弟、而官常直其兄、弟不服、數訟不休、君判田與弟、而切責之曰、奈何訟兄。兄曰、我亦久悔、欲歸田與弟、歸訟畏曲、故不敢耳。弟曰、向因不直、故訟、今直矣、願以田與兄。相持慟哭、卽爲兄弟如初。河決徐州、縣當致柳萬束、期以五日、吏請責里甲辦輸、君曰、是必擾民、且懼後期。嘗見某所有柳林數頃、伐之可立辦也。官僦牛車送之、四日而畢事、民寂不知。碭鈌令、國子生吳某作亂、引賊破城、君攝令、勦賊出不意、夜抵擊賊走之、撫安居民、自吳某外無所問、全活若干家。數月、滿營軍至、鑿言且屠城、城中盡哭、君曰、無恤、吾當自往。卽具牛酒迎數十里外犒師、言賊逃已久、可不煩兵、卽有事、攝令者當之。兵竟不至。自碭破後、民動相告以反、君一不聽。有言某監生盛作兵弩、將以某日擧事、君馳往視其家、見積錢甚多、兵刃數事皆鈌鈍。君曰、是無反形、若輩無妄言。旣而言者不止、君召某諭之曰、汝以多藏見忌、若去將不免、可去爲兵官自全。其人竟以軍功顯。其保全善良多此類也。遷南城兵馬司指揮、擢工部營繕司主事。新作端門、君督琉璃廠造作有勞、晉一官、有文綺名馬之賜。九年、抽分淸江浦、督造船。船政百弊所叢、君銳意剔除、僥漁破冒之奸無所容、工匠衛軍咸便安之。關無無名之征、隱漏者補稅而已、不取贏錢、向之猾吏身無完衣。在官三年、凡所興革皆爲後法。著漕使五集數十卷。歲饑、出穀數千石爲

蕩賑民、民立碑頌之。既事、有羨金數千、悉裴上諸朝。歷虞衡屯田二司、以郎中遷廣西左江道僉事、分行至岳州而病、致仕家居。又五年而卒。君天姿英敏、應機立決、丰裁峻厲、人不可干以私、而用心樂易、表裏洞然、不爲崖異之行、所至有惠愛、人皆久而思之。始公之去豐、夜渡河、遇劫賊、君大聲曰、我豐縣官也。賊競言、此清官、勿犯。遂解去。江行過小孤、大風澀聯、舟如磨旋、君出立船上、祝曰、李某生平作吏無私、神其鑒之、不然者、舟速覆。祝畢、天清風順、瞬息百里。寓岳陽樓數月、忽夢中聞人言宜速去、質明而行、其夕樓燬於火、州人至今傳以爲異。君卒若干年、有司祠之學宮。子三人、長淶、丙城知縣、次藹、翰林院編修。

贊曰、余久客淮陰、往來徐沛、見榷關使者及諸守令率齷齪、鮮能以風節自樹、而後乃今知修巷君之賢。君去今僅三十年、跡其行事、已爲古人、悲夫。吏治之日下也、世言廉吏多矯飾、若君之治行、至於格凶暴、通神明、非至誠而能然哉。余於編修爲後輩、得悉君之生平、採其大者著之家傳、異日傳循吏者庶有徵焉。

潘耒撰《遂初堂文集》卷一八

芮巖尹先生傳

芮先生本名城、字巖尹。明末以諸生肄業南京國子監。明亡、棄諸生、更名長恤、字蒿子、閉戶絕交游、數十年不入城市、遂終於家。先生穎悟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稍長、於學無所不窺。是時姚江之學盛行、先生獨以朱子爲宗、篤信深造、雖不與世儒辯得失、然藩籬峻固、圭角分明、粹然一軌於正。既遯迹不出、躬耕讀書、不廢著述、然未嘗以示人。鄉人有請見者、擇而後進之。語學及農、則答語、他事皆不對。有宦而歸者、雖至戚舊友、皆拒不見。先生歿後、遺書稍稍傳鈔。余所見者、周易大象傳解、大學講義、中庸講義、綱目分注拾遺、道光中嘗刊行、遭亂板燬。匏瓜錄及文集皆未刊。又有禮記通識、論語通識、四詩正言、春秋思問、求之未見。鄉人傳先生事多異、幾類矯激好奇者之所爲。以先生書考之、知傳者失其眞、故皆不述。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行、蓋亭林、楊園之流。然二公雖持高節、猶與海內賢士大夫往來、著述傳播、至今赫然。先生銷聲匿跡、惟恐人知、其貞介殆過二公。自吾鄉人而外、鮮有能舉其名氏者。沒已二百年、鄉里老儒聞風興起、上溯洛閩、讀書砥行、足爲後進矜式者、恆不乏人、其澤亦長矣。嗚呼、使先生不遭世變、出所學以誨斯人、

其所被當何如哉。

強汝詢撰　《求益齋文集》卷七

清故文學元遴王君墓誌銘

吾邑有高才生王之垣、以文藝有聲庠序間數年前葬其本生父文學元遴、來乞余銘。余未有以應也。今年冬、王君之壻顧雲如走數千里來京師、爲之垣申前請。顧與余中表戚、之垣又素遊吾門、王君行又應銘也、其何辭。君諱掄春、字元之、改字元遴。曾祖瀛洲君一恭、自太倉州徙崑山、爲縣人。祖集虛名周緒。考仲翔名雲鸞。王氏故有東王、西王。君曾祖以上居太倉累世貴顯、蓋東王也。縣中之王、從太倉分支爲西王、科第烏繹、與太倉埒。惟君一支三世爲諸生、未有仕者。及君爲諸生、當有明末造、未久棄去。人訶之、君笑曰非公等所知也。君母弟二人、季弟振春早卒、仲弟擬春出後叔父霖環。考仲翔君歿、君悉推產與弟。弟善病、罄其產、又以所居宅讓與之。及弟卒、人莫肯爲之後者、君歎曰家貧衆所棄、吾弟其爲若敖氏鬼乎。令仲子之坦嗣之、爲之經紀其喪、作嗣議一篇、以明重宗祀不計實而存名之意。比君卒、其宗老增城君誄之曰迄于仲氏、讓生之死、方讓以產、又讓以子。嗚呼、古者立後之法、惟重爲大宗、蓋以奉宗廟之祭也、

其他旁支庶姓絕續無所繫，死則祔祭于昭穆，亦未嘗乏祀。自世以遺産爲意，幾于人人有後，至有爭立並建者。是則貧而莫肯爲後，亦君子之所憮然心傷矣。君讓產于出後之弟，又推其子以後之，敦本厚施，是不足以風世砥俗乎。增城君名瑞國，奉常麟洲之孫，仕增城令，于君爲近屬，亦所稱東王者也。配沈氏，有賢德。君生于明萬曆辛丑，殁于皇清壬子，享年七十有二。舉鄉飲大賓。沈生于萬曆戊申，殁于康熙庚戌，享年六十有三。子二，曰坒，曰之垣，廩膳生，即後挺春者也。女六，俱適士族。雲如其一也。孫男女十二人，長孫欽，學生，蓋自君高祖副使公而後，六世爲諸生矣。康熙庚申年十月，其子奉君夫婦之柩，合葬于霽區沉翔圩之新阡。後七年，邑人徐　始爲之誌，且銘。銘曰：

鐘鼓樂，騶車馬，戴鼷不如深林，以趨以棲。獨行耶，隱逸耶，百世之後，于吾文乎是稽。

徐乾學撰　《憺園文集》卷二九

明經梁君墓志銘

君諱天爵，字世臣，別號水凫，江西泰和人也。泰和之世族，梁氏最著。其家柳溪里，始自南唐徵仕郎勝用，數傳而多顯者。明洪武間，處士廷秀以博學徵，不起。子潛，洪武丙子舉人，官侍讀學士。父子並有集行世。學士子二，果，永樂丁酉舉人，桀，正統丙辰進士，淅江左布政使。果生廣昌知縣榮，榮生新寧知縣鑾，並起明經。鑾之子滂，萬歷丙子舉人，知零陵縣，是爲君祖。自學士以下五世皆祿仕。君考諱維楨，以文學終。君第四子也。九歲能屬文，補諸生，輒受廩，才峰嶽嶽，屈其筆行。而爲人孝謹，日出其文娛父，父爲喜加餐。一日父寢疾，朝夕露禱，請以身代。父聞之，呼執其手曰：兒何爲者，吾家世業自我中墜，兒努力振前緒，吾目瞑矣。君跪而泣，不能語。父喪後十餘年，追念其語，未嘗不發憤流涕。然數奇，凡九試棘闈，數中副榜，卒不得舉。吉州兵亂，君奉母逃深山。亡何，母又病卒，君一慟仆地，已遂輟舉子業，曰：吾曩者亡須

史忘此重父命為母養也。今二親不待，吾復何求。會學使者檄就嶽麓，當入貢于大廷，亦謝不往。是時君二子弓冶方受句讀，已見頭特，而吉安郡邑為前賢講學之地，餘風所被，士之賢者猶能厲廉恥，敦實學，不苟仕進。用是率二子下帷山莊，日課以小學諸書，徐及帖括，指授並有繩尺。嘗歎曰：讀書吾事也，窮達命矣。康熙己酉秋，冢君弓獲舉鄉試，君誡之曰：吾父志差小慰，孺子好自愛，毋以一科名辱我先人。君狀貌魁梧雄偉，推奬才俊，喜赴人緩急，家所藏書數千卷，信筆丹黄，間為人竊去，笑而不問。獨嗜飲，可盡一斗，客至則高歌拍浮，不知萬物之何有也。歲己未，弓成進士，選充翰林院庶吉士，君聞之喜曰：是當還我先學士公舊物。親友爭持羊酒賀，飲益豪，日強飫亡恙。九月八日，忽端坐以卒，年七十有八。始弓之將試禮部也，以君春秋既高，不忍違左右，君命酒過夜半，笑曰：若以乃翁老邪，余飲量不減疇昔，壽當未艾。明旦，遂促之就道。弓入都，猶心悼不自釋。及凶問至，弓慟曰：傷哉，吾父乃故以矍鑠示我。益哭踊，屢絕而復甦。於乎，君可謂有子矣。君生明萬歷壬寅八月八日。娶陳孺人，有淑德，生二子，弓既顯于朝，次治並勵學行。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弓始為諸生時，予分守湖西，試其文第一，目以國士。至是泣拜而請曰：先君子墓石非先生莫為銘。余不忍固辭，乃銘曰：

亶賢以孝，天嗇其遭，于後有耀，勿躍以潛，乃全其天。委形若仙，學士之系，紹維苗裔，實張厥世，龍山鬱蒼，宅此幽房，百禩斯臧。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叙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纚纚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

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徵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為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篤閱據几，手繕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為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歷以來，山中高貲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

僅纖嗇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一時名卿士大夫如華亭董尚書玄宰、陳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游，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為之追慨乎哉。公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亡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匳中金為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即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既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瘞骴、治道梁、葺學舍，眾所夸詡義舉者，在翁視為固然。雖吏僕握算，不能以

忝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璵、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舄、交錯滿前、有不能徧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艱、積善為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易微指、乾三惕若。菑之畬之、厥惟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面湖、幽堂既考。餘澤綿綿、伐石是詔。

汪琬撰《堯峰文鈔》卷一五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寧菴先生卒於江寧之寓舍。訃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為位以哭。其年九月、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寧、孤時成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其辭未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孤之罪戾於無窮乎。既又告琬曰、吾子尤以文學為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為誌、而繼之以銘。先生諱某、字致公、寧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曾祖迪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卿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先生少聰穎、參議公用御史巡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玩於庭、直可千金、召先生視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奇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尚經生業。參議

公為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即今之江寧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聞見、得諸家庭尤多。江寧宿儒前進、皆折輩行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内翰林庶吉士、授祕書院檢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為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巡按御史以私憾銜先生、遂為所中、至落職、而總河與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冤、甫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於是不復言出矣。先生在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内外參用之
旨、遂擢先生治河。是時文學侍從之臣出為外僚如先生比者、未久輒復名用、至卿貳貴顯、而先生竟不復名。是後
世祖晏駕、遂坎壈以終、此可為先生惜者也。嘗先生之治河也、河決方急、悉屏去騶從、或乘小舸、或策單騎、日夜奔走數十百里、往來護視、雖大風疾雨不少止。有勞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吾民飄流蕩析乎。為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他人上。每秋冬之間、下令開濬某所、修築某所、衆初不喻也、既而卒賴以無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公廉、不肯以一錢入私橐。先是、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間供役、率騷然煩怨。先生嚴於估計調發、一切諸宿弊悉格不行、雖豪猾吏亦相顧縮手、不敢為欺。所上奏銷冊歲不過數千金、間興大工、亦減舊費什之八九、而功力雄固、倍於往時。吏民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儒者易先生、既旁睨其所為、遂相倚如左右手、益無不歎先生之才之足恃、而知其學之通於世用也。故既中巡按御史讒、卒相與力爭而白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晚歲益務為沈深、人莫能闚其際。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寧者幾莫識先生面。素食補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寧府學

生。次時亮、時敏。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曹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劘底厲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之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為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即發明誠之一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曹先生皆大顯於

朝、左推右挽、其勳業規模當何如也。顧曹先生既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屢屢緒餘而已、如琬所敘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為

國家惜者也。琬廁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駑、既不足以盡達先生之蘊、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衰薾、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暴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宜其執筆逡巡而有愧心也夫。乃作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宜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滸、牛首之側。土厚水深、龜卜墨食。永藏於茲、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吉。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二三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兹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黃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榷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嗣子曰鋐、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謚文恭。其曰瑊者、君之曾祖也。祖曰衛。父曰廷謨、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于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谿。覺而詢之土人、蔑有知其處

者。君持零丁帖彷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粵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邃谷、潛狙虓虎所出入。末度白石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絶壑、又萬仞、得微徑、棘荆蔽之、血漬足踝、力盡乃登、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決決鳴石上。君心動、以為石淙也。叩其户、則母管孺人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亦孝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為助、村甿咸樂用力、藤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於里。監察御史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

朝。君曰、常事耳、不可乃止。君歸十年、母卒、喪葬盡禮。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術、以及風角、地辰、截壬、遁甲之說、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筮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吳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壻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予善、君之葬也、來請銘、銘曰、

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茲幽宅斯永臧。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四

清儒碑傳集卷六

陳確　胡統虞　傅山　薛鋊　劉翼明

陳先生確墓誌銘　黄宗羲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儻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肯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爲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則工夫俱無著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繼之即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于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後儒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即天理，其主於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即同門之方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甯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懋養，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鋤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曆嬪、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歿。女一人。孫二人：克豊、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稾，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鬨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餧彼鶢鶋。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體，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碑傳集）卷一二七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降補侍讀學士胡先生統虞墓誌銘　宋琬

順治壬辰冬，吾師此菴先生卒於京師，旅櫬廣陵者九載，始克歸葬武陵。又六年，是爲康熙己酉，先生之子觀徵等顧余而泣曰：先君子葬未有銘，將有待也，惟先君子能知子，非子也孰知先君子者。嗚呼！余曷敢爲先生銘。然先生之視小子琬也，既有國士之目，而先生以明善誠身教天下之學者，學者宗之，如夜行之有燭也。惜乎道高見忌，卒爲當塗所排擠以死，亦斯道之不幸也。後死者其曷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姓胡氏，其先世爲姑孰人，明初九世祖德孚公從軍於楚，遂家武陵。德孚公生輻，輻生彥晴，彥晴生文進，文進生瓚，瓚生鑾，邑庠生，鑾生宗源，宗

源生應斗、曰紹龍翁者、先生父也。先生旣貴、贈其祖考爲通奉大夫秘書院學士、母蔣氏爲太夫人。先生在娠時、外大父仰溪公夢兩神人明妝翬翟冠、帔如后妃、擁樹一嬰兒、旌幢羽葆、笳鼓前導、直達太夫人寢室。旣驚寤、而先生啼聲聞戶外。通奉公以爲神所祚允、因字之曰允。七歲從塾師受書、一寓目不忘。伯父元龍公拊之曰、孺子能誦詩乎。卽吟伊川考亭二絕句。翁大喜語塾師曰、此兒必能繼統程朱。遂名之曰統虞、字孝緒云。甫成童、下筆萬言、旁及孫吳穰苴、火攻車戰之法、洎至神仙方技、丹砂水銀之術、莫不貫穿精微、薈撮成書。年十八、通奉公卒、先生欒毁柴立、杖而後起、以形家言人人殊、取其書讀之、鉤深抉隱、至捐寢食、則又躡蹻走數千里、遇公卿貴人冢墓、攷其吉凶興廢之由、無不驗。曰、吾知所以葬吾親矣。今城北石公橋有阜巋然、佳哉氣鬱葱、郭璞書所謂金星貫珠者、先生所自卜地也。先生少從事於二氏之學、妙解禪理、釋門老宿咸愧謝焉。旣讀象山姚江兩先生書、豁然大悟、遂以斯道爲己任。癸酉鄉試出林可任先生之門。林公于理學尤邃、讀先生漏菴諸刻、爲抃手下拜、猶馬南郡之得鄭康成也。於是益自刻厲、有契於明善誠身之旨、改漏菴曰此菴、門人從學者日益進、海內稱此菴先生。癸未、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甲申、京師失守、先生徒跣走林公所、約以俱死。時都下訛傳莊烈帝以千騎出齊化門去、林公信之、曰、主上蒙塵、吾儕敢不奔問官守。遂祝髮冀從間道以出亡。何賊下令大索百官、先生被執、不少屈。因囚土神祠中、雉經者再、主僧救之復甦。賊聞大怒、以兵守之。未幾、

王師大破之於關門、賊倉皇宵遁、得無死。乃變姓名、爲醫固安市中。會有

詔以原官赴闕、邑令物色得之、弓旌到門、敦迫就道。先生以母老、固請南還。大學士范公一見異之、曰、胡君今之許衡也。烏容辭。拜國史院檢討。丙戌會試、充同考試官。八月、再科舉、充順天正主考、所得士皆一時之選。丁亥、超拜國子監祭酒。時方草昧、未遑俎豆絃誦之事。先生創立規條、百端釐舉、作明善四禁、以厲諸生。每月三講學于彝倫堂、環橋門而聽者日昃忘勌。雖八旗胄子、亦循循誘掖、片長必錄。不率教者、夏楚無少貸。由是教化大行、多士咸傾心焉。戊子、湖南平、太夫人就養京師、乃具板輿象服、郊迎百里、滿漢弟子數千百人伏謁道左、自郭外至于邸第、觀者闐咽咨嗟、咸以爲榮。是年秋、主京闈者爲先生所取士某、而先生長子覲徵當就試、入闈之前、造膝而前請曰、大兄高才、弟子敢不留意。先生正色拒之曰、吾子豈苟進者。勿多言。其人大慚而去。已而覲徵竟不第。先生之正誼明道、不欺屋漏、皆此類也。己丑、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先生爲副總裁、拜秘書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講學萬壽宮。少宰高公中孚、少司農戴公殿舉、遣其子恒懋、王綸問業、後皆進士高第。於是吳就恆自太谷至、孫光爵自餘姚至、其餘擔簦負笈、自遠而來者無虛日。然執政之側目從此始矣。先是御史張煊疏參執政陰事、坐誹謗論死、而張公與先生同巷居、或譖之曰、御史之疏、實出胡公手。於是邏者四出、先生幾不免。然自御史見法之後、搢紳至相戒勿敢過爛麪街、蓋指先生所居巷也。壬辰會試、以先生爲大主考、大名成公靑壇副之。故事、南宮典試、必用大學士。學士之主會試、自先生始。先生感激異數、自爲齋詞、以告上帝。用黃紙書同考姓名、昧爽朱衣盛服、與成公跪于前、次則編修檢討、次則諸給事中、又次則諸部尙書郎、雁鶩行跪于後、酹酒再拜而焚之。或有見其半行者、曰、今茲之役、所不獎拔單寒而務周旋要人子者、神明殛之。于是諸公悚惕、一秉至公、榜放、諸貴人子弟多下第、儀吉案、蔣萊墓表云、要人子弟十八人皆被擯落。由是怨恨刺骨、誘議橫生。以首題專主用人、不合朱注、儀吉案、首題君子有大道二句。爲首揆儀吉案、首揆洪文襄。同疏論効、且有再行會試之議。已而

勅部科磨勘、會元程可則等凡若干名俱去中式、而先生下考功議、吏部希執政旨、初擬降八級調外、疏入、止鐫三級留用、而成公僅奪一官。方事之殷也、先生嘿無一語。或曰、用人之說、載在四書大全、公何不于政事堂爭之。先生笑曰、吾明不愧

君父、幽不愧鬼神、何辨爲。故進呈試錄序中、但負慝自咎而已。朝論翕然、以爲得大臣體。四月、降補秘書院侍讀學士。先生有舊疾、五月忽復作、病稍閒、則與門人子弟講濂洛性命之旨、易簀之前一夕、猶遣子覲太夫人眠食、將殁、得遺書于枕畔、封緘宛然。覲徵等發視之、但以長辭太夫人膝下、目且不瞑爲憾、餘無私焉。訃聞、都人士巷哭、士大夫弔者莫不流涕。甲乙兩榜館閣成均以及四方從學居門下者、要經會哭服心喪者過半。卒之日、囊無一金、惟圖書數千卷。棺衾含襚、諸門人爲之經紀、乃得成喪禮焉。先生沒後六年、而丁酉科場之獄興、

世祖章皇帝赫然震怒、立寘考官舉子于重典、語廷臣曰、朕之此舉、正所以重科目也。嗚呼、義理之辨、判于敬肆之閒而已。自先生以守道不

阿得罪鈞軸，而廉恥退讓之道置不復講，于是關節賄賂習爲當然，甚且父兄以教其子弟，囂然自以爲捷徑，非
大聖人乾綱獨斷，則世道人心幾何而不澌滅無餘也。向使先生之教得行於朝廷之上，明善則知
君父之難欺，誠身則知髮膚之可愛，何至躬膺大僇，膏斧鉞而投魑魅之域哉。嗚呼，先生往矣。曩所排擠而下之石者，或盤水加劍，或竄死窮荒。（儀吉案：二語蓋指溧陽、海昌二陳公也。）而先生之人品學術，卓然在周程張朱之間。假令先生而在今日，未有不柄用者。惜乎兩楹早奠，不得一施其蘊。吾故曰斯道之不幸也。先生孝友本於天性，兄孝升公以文無害爲黔中幕僚，先生送之赴官。後已貴，事之彌恭，書至必拜而後啟，弟勷虞善病而羸，先生爲親調藥飲。
覃恩賜廕，輒先以予之，外雖狷介，而中寬坦平。弟子侍側，終日不見喜愠之色。宏獎後進，惟恐不及。有過失，必裁之使改乃已。丙戌之役，余小子受知最深，猶憶京兆唱名時，偕諸舉子謁先生于函席，先生曰：諸君且勿下拜，吾欲先見宋生。因戒閽者曰：宋生來，雖風雨必納也。顧余蹇逢多難，摧頹遲暮，弗克黽勉進修，如游蔡諸子光師門而纘墜緒，茲以諸子之請，不辭固陋而爲之銘。泰山梁木之悲，蓋不能不欷歔而三嘆也。悲夫。先生生于萬歷甲辰正月十日，卒于順治壬辰十有一月廿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元配姜氏，誥封夫人。男三人：長覲徵，拔貢監生；次泰徵，官監生；次獻徵，國子監廩生。女四人，長適文學王廷鼎，次適文學毛汝瑚，三適文學陳箕康，四適吏部文選司主事善化黃鉞。孫男四人：期義，邑庠生；期信、期謙、期誠。所著語錄若干卷、明善堂集若干卷行于世。康熙癸卯三月葬于武陵進溪村上橋之歐家冲。銘曰：誰其障之，周與程。徵言既絕吾道直，楊墨之說紛縱橫。滔滔江漢東南傾，考亭逝矣狂瀾崩，夫子將起爲干城。倉皇不死非徒榮，薪盡火滅心屏營。坐談皋比走諸生，手挽濛汜羲輪升。辟雍鐘鼓方鏗鍧，翩翩振鷺來西京。彼婦之口秉國成，以渭爲濁涇水清。斧柯相尋傷蘭衡，逍遙曳杖泣兩楹。招魂不來爲列星，峩峩衡嶽同晶熒。衣冠劍履埋幽扃，爲千百世留典型。

（碑傳集）卷四三

傅先生山傳　劉紹攽

先生姓傅氏，名山，又名眞山，字青主，又字僑山。山西陽曲人，明諸生，與孫傳庭同學。勝國末，學使者以廉直忤當事，被逮繫獄，先生詣闕訟冤。事白，義聲動天下。歸謝人事，坐一室，左右圖書，倘佯其中，終年不出，亦不事生產，家素饒，以此中落，四方賢士大夫足相錯於其門，或遺之錢，則怫然怒，必力絕之。雖疏水不繼，而嘯咏自如。康熙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詞，大臣連章薦，辭不就。當事必欲致之，檄邑長踵門促上道，不得已行，比廷試有日，稱病臥牀蓐，不與試，例不授官。然
上特重先生，命賜秩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與內閣中書以歸。自大中丞以下，咸造廬請謁，握手言歡，而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好爲詩歌，行世者特其一二，尚有數十卷藏於家。善丹青，蕭散多古意。書法宗王右軍，得其神似，趙秋谷推爲當代第一。時人寶貴，得片紙爭相購。先生亦自愛惜，不易爲人寫，不得已多爲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筆，母喪貴官致賻，作數行謝，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寶重如此。性厭紛華，交徧天下，而避居僻壤，時與村農野叟登東皋坐樹下，話桑麻。或有疾病，稍出其技，輒應手效。一婦妬疑夫外遇，忽患腹痛，展轉地上，其夫求先生，令持敝瓦缶置婦榻前，擣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湧喉閉，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診之，曰不死，令擣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言病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爲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勞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年八十餘卒，無能傳其術，至今晉人稱先生皆曰仙醫。子壽毛，亦精醫法。

九畹子曰：余嘗令晉陽，見先生碑版，好爲佛語，而故老往往述先生高風，流連不能去諸懷。後至陽曲，游南十方院，尤多遺蹟，士人云先生終歲臥此讀佛書。嗚呼，其信然耶，抑有所託而逃耶。

（碑傳集）卷一二五

又陽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强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

牲亦直袁、竟得雪、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為作傳、以為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卽疏劾首輔宜興及騶錦衣、耆性直聲大振。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我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為不如速死之為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醉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眞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游、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無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為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上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絕。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蘗禪、眉乃自稱曰小蘗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眞不讀書也。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

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卽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為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尙非其眞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為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為江南之文爾。

（碑傳集）卷一二五

薛鍇傳　陳壽祺

薛鍇、字子變、一字依南、福州福清人。明季侯官貢生。崇禎末年、流寇起、山海交訌、鍇以重名屢卻徵辟。及

大清興、抱道守節、嘗覽宋陳亮感龍伯康輩際亂無稽、欲纂建炎、紹興異聞、以補所闕。慨然有志於與善表微、嘉綜述忠孝節義舊聞。其為文清幽遒勁、善敘事、推尊道德經甚至。其辭曰、道德經、大易後一書也。陰陽變化、剛柔屈伸、其道博大難名、分取之無盡、盡取之無盡、蓋百家眾技所以為源流也。其大者修身道性、以伯以王、小者為刑名養生符呪



清談、兵家之祕計、學士之文章、分源別流、千條萬緒、莫可究極。其仰而取給也、若萬物之取於天地、而莫知所然、自百家紛出、而與儒爲難、儒乃峻離而拒之、謂彼皆源於道德之意、遂并取老氏之書而斥之。此何異跖之徒竊吾道以爲盜、而論者遂并斥先聖之道、亦可謂不知道者也。老氏之書、爲百家用者十二三耳、爲吾儒用十乃八九。其靜以待動也、虛以應物也、廉儉以持躬、寬厚以養德也、隨事從時、先期制亂、此皆儒者所必需。其謂有異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以期於無爲耳。此又不可不辨也。夫天下豈有舍仁義聖智而能無爲者哉。老氏則既言之矣、曰三寶、一曰慈者、非仁乎。曰不貴難得之貨、非義乎。曰聖人爲腹不爲目、非聖乎。曰用其光、復其明、非智乎。彼見夫小仁小義、小聖小智之足以誤天下、故究而言之、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而後可以治天下、去仁義聖智之名、而用仁義聖智之實。此所謂大仁大義、大聖大智、而歸之無名之樸者也。然儒者之書、爲中人設法、故云爲多而神化少。老氏之書、爲賢智者加鞭、故云爲少而神化多。要之修身達變、盡人合天、歸一而已矣。其大旨與明太祖論所謂老子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者相近。有南窗草存六卷、南窗草又存十卷、存存草十卷、草腴二卷、鈞陽詩集二卷、擇書十卷、禮經微解十卷、先儒語錄鈔十卷。

劉廣文翼明墓表　李澄中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己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日既爲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子之深者。藐諸孤不知狀其行事、子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摭其大節而爲之表。君姓劉氏、諱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瑯邪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酉科舉人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嗇一錢、既罷歸、栽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菜一器、日陶然竹中醉臥矣。故人子閒有餽遺、盡付酒家媪、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天下士。膠東王偶聞其賢、亟以詩來相倡和、子羽心知之、靡聞也、倜負才有氣概、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畜之、不則張目叱去。故鄉里兒恚益甚、乘亂劫殺之、倜無子、其族人無可圖報復者。子羽乃走東萊、控之臺、使者盡取其仇寘於法、東萊人士爭識之、而子羽則遯跡瑯邪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薛臣所爲

八才紀容圖、謂予貌似于鱗、因登瑯邪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念李于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歿、遺命贏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贏葬以慰厥考心。每爲予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書招之、曰慎勿學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歲、即墨知縣周斯盛中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倜詩、大嗟賞、已悉其爲倜復仇狀、謂子羽歿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後在東武席上、有傴僂翁長五尺餘、蒼髯鬅鬙、沒齒頰者、則詩人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爲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不恭者之所爲、至於事關大義、則嶒嶶雷迅寓激烈於嬉笑之中。雖利害不能奪。甲子五月、病輒死、弔者在門、乃蹶然而起。是年冬、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八十二。命三日後贏葬、子六人哀褎某某嘻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不行路視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爲、是難能也。至老親贏葬、一語從之不忍、違復不能、不得已嗛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後即於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務本爲重、後生小子往往取有行誼之人而媚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心世道之憂也。予自戊戌與子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閒尺素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宦遊十許年耳。故知之無不盡、爲舉其大者、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概焉。其所爲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剞劂、藏於家。

清儒碑傳集卷七

梁以樟 劉子壯 馮溥 吳偉業
蔡覺春 徐鄰唐 竇可權 米聰

梁鷗林先生墓表

宛平梁鷗林先生年五十有八、卒於寶應、葬北郭五里之薔薇溝。其門人王源表其墓曰、先生年五十登攝山、望拜孝陵、賦詩哭、遺命葬攝山上、先生魂魄應在彼、今葬此、非先生志也、能不悲乎。先生姓梁氏、諱以樟、字公狄、別號鷗林。其先世保定之清苑人、後徙京師、撫治鄖陽僉都御史懸黎公次子也。生於萬歷戊申六月十一日。兄仲木公以柟、弟折木公以楫、並知名、時號三梁、而先生尤頎拔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値壁裂、作裂壁歌、首句云、壁猛裂、龍飛出。懸黎公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忠毅公光斗。崇禎己卯、舉於鄉、額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當是時、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起爲盜、盜益熾。僉都御史史公可法謂先生曰、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吾子行矣。初先生爲諸生時、日討論經世略。後懸黎公以鄖撫勦王、先生兄弟以介馬從媚軍務。庚辰臚傳後、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相顧慚笑、先生獨挽弓插羽、躍馬馳、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色然駭稱異。及知太康、境內賊凡三十六窟、集紳士議勦撫、或戰或言撫、先生不應、歸與仲木公謀曰、陳奇瑜、熊文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蹈覆轍可乎。仲木公曰、不能勦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勦之便。於是練鄉勇、脩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伺賊所出入、常夜半騎風雪中、帥健兒密搗賊壘、賊驚佚、禽其渠帥、焚其巢以歸。半載境內賊悉平。嗚呼、賊初起甚微、使州縣盡能殺賊如先生、大吏一意主勦、或出奇兵決勝、或扼險制其死、撲滅之甚易、何至燎原不可救、致甲申三月之禍哉。先生威名日振、督撫上首功。壬午調商邱、是時闖賊屢犯開封、周王傾左藏、勠兵民死守、不能破、乃東攻歸德。先生莅任未百日、嬰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孺人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先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時史公總督漕運、爲之請、仲木公亦脫身賊中、會先生於淮上。癸未、讞請室、冬、陝督孫公傳庭戰歿、賊長驅入西安、全陝悉陷。甲申春、賊渡河東犯寧武、太原、京師震動。時先生已將釋出獄、聞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起勤王兵自强、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鎮遺意、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千言、執政見之、訝曰、免死足矣、又自貽感邪。尼弗使得行。後月餘、甫出獄、都城陷、天子徇社稷死、先生於是與仲木公脫身、間道南走。當是時、南都聞京師變、大臣議所立、鳳陽總督侍郎馬士英貪福王闇弱、欲立之。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執不可、而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與士英合謀迎福王、卽位於南京。先生自德州臨清南奔、時各郡邑建義、文武吏豪傑莫不與歃血盟、鼓厲忠義、人皆感憤流涕、受約待命。渡淮見史公、方以閣部督師淮上、因建議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爲之、寬其文法、使自爲戰守、而

閣部大治兵居重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爲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鋮爲兵部尚書、競立門戶、斥忠讜、君臣日夜酣樂、而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莫能制。史公太息謂先生曰、君言良是、但朝廷置彊場於度外、凡奏請不以時裁決、相齟齬、坐失事機、某唯以身徇國而已。因相向流涕。先生知事不可爲、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史公仍舉先生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史公死、南都相繼潰、先生遂與仲木公遁跡贅應之葭湖。先生風格整秀、目有芒、聲朗朗如鳴鍾、慧悟絕人。隱居益讀書、究心理學、著書多先儒所未發。而性喜酒尚義、慷慨有幽燕烈士風。酒酣、論古伯王豪傑奇謀偉績、或及中原殺賊、兩京軼事、悲歌仰天嗚咽、或月夜登高痛哭。嗚呼、先生之志可悲矣。仲木公豪邁、與先生友愛最篤、戊戌卒、無子、先生哭幾絕、期猶毀哀、後以析木公子熙爲之嗣、而勅子燮一匕箸毋得私。析木公以己丑進士知江西饒州府、庚子亦卒於官。先生故多病、連喪兄弟、過痛日劇。乙巳七月十五日卒。卒之時、端坐如平常、作論學數百言、放筆就枕而逝。所著詩、古文有練要堂文集、切否集。源兄潔與源集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爲一編、曰梁鷦林先生全書、藏於家。嗚呼、源兄弟受業先生、潔猶得先生之學萬一、源僅十餘歲、莫能窺其微。及先生歿五年己酉、乃就所聞見、而再拜流涕以書其墓之石。

王源撰　《居業堂文集》卷一八

梁知縣以樟傳　郭棻

梁以樟、字公狄、大興人。崇禎己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商邱知縣。流賊陷商邱、傳以樟死、以樟實不死、被逮下獄。京師陷、以樟走江淮閒、閣部史可法延致幕下。王師下揚州、可法死之、以樟隱寶應。當是時、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文貞父子官津要、頻致書勸駕、不應、買免避田數十畝、棲遁于蒼涼煙水之鄉、由少壯及老以死。嘗自比宋之謝皋羽、鄭所南、亦無媿也已。鄉人王世德者、舊金吾也、攜二子來就以樟隱。四方之士若閻孝廉爾梅、王處士猷定、崔處士干城、僧松隱、頻過忍冬軒、醫劉處士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寶邑則嚴事喬御史、然不得數數見、與張孝廉琪、孫茂才爾靜講習問學。晚年偕喬處士出塵、陳貢士鈺、朱上舍克生、劉司務中柱、迫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皆剔抉經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記而傳也。世德子長潔、次源、皆博學、善屬文。以樟所著詩文理學諸書、皆手鈔彙集、獲免散佚。忍冬軒者、以樟寓齋也。

《碑傳集》卷一二三

劉修撰子壯傳　金德嘉

劉修撰、稚川先生、黃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黃岡團風鎮。四世而生贈公、贈公二丈夫子、伯克章、先生其次也。贈公暨太孺人蚤卒、先生鞠於季父、髫齡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甚。弱冠、登崇禎十三年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先生下帷其中、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暨唐宋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六年成進士、廷對策萬言、其略曰、

陛下統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廠衛以蠲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亦既湛恩汪濊、寓內嚮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草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愚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爲二帝三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爲正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己成物之全。復古者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于仗下封駁、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其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裕邦本、并屯衛以杜隱占、清

釀成之源、弭禍亂之萌、以消寇盜、立滿洲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
斯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
天子覽之大悅、於是臚傳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如經筵滿洲學教習、屯
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八年、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人、皆天
下知名士。尋請告旋里、明年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侍讀
學士曹公本榮姑也。子孫茂甫二齡、先生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沒、弟姪
五六人孤弱、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常過崑山、令雅與厚
善、願以千金爲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餉先生、先
生聞而止之、吏恐解脫不力、因諭之曰、毋恐、不費爾一緡也。入白令、令
不可、則曰、第貰吏罪、即拜賜千金矣。令不得已從之、吏得脫、而女婿以
全、然終不以告人也。邑子某遭兵亂、妻被掠至京、爲貸百金贖歸、後生
數子、戶口大蕃息。南歸抵家、垂橐蕭蕭、如布衣諸生時、性端莊嚴恪、不
問米鹽凌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深經術、門人陸進士鳴時刻以行
世、至今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省身推謹、且晝所爲、夜必焚香以告、蓋
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拊孫茂成立、今安陸府學訓導。孫承錫、純錫、
且繩繩矣。
金子曰、余讀稚川先生對策、竊謂經術爛然矣、迺歷觀先生生平、抑何
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碑傳集》卷四三）

文華殿大學士馮文毅公溥事實 趙偉纂

公字孔博、別字易齋、青州益都人。順治丙戌會試中式、丁亥進士、仕至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康熙三十年卒、年八十三。父孝豐公士衛
卒時、太夫人遘重疾方愈、聞變一慟亦卒、兩喪相距祇六日。先生哭晝
夜不止、亦氣絕如屬纊然。醫者云、是哭泣傷藏耳、五氣結轄、匪藥可療。
俟其偃蹇一二日當醒也、已而果然。（毛奇齡撰年譜）
康熙丙午時、四大臣欲省差大臣二員、設立衙門于督撫之旁、以廉督
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兗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
剗隸人員、聽其招募、須與敕印等項。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
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
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
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訶
爲民害者。時太必兗蒙古人、性暴無禮、聞見先生語、則大恚、瞋目起立、
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雖肋何足安尊拳哉。夫爾我等也、既係公議、
汝必不容吾兩議何耶。且議之可否、自有
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之、堅執不可、疏遂上。
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時同官上吏部儀吉左侍郎懷公）
戊申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生首具王言不宜反汗一疏、謂當
慎重于未有
旨之先、不當更移于已奉
旨之後。以是時盛京缺工部侍郎、多規避、已會推奉
旨、不旬日而三易其人、故首及之。（同上）
時有紅本已發科、鈔輔政大臣鼇拜取回改批、溥奏言、本章既經批紅
發鈔、不便更改、鼇拜欲罪溥、
上特旨嘉獎溥所言是。
諭輔政大臣、此後當益加詳慎批發。又言、靖王將軍、督撫提鎮購買馬
匹以資戰守、事屬相同。今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續順公沈永
忠獨牒戶部、請免其所買馬匹之稅、臣思若許豁
恩免稅、似應一例遵行。若
國課所關、可喜等不應獨邀異數。且恐有匪人借買馬之名、漏稅作弊。
請照順治十六年定例、概行收稅、以昭畫一。皆下部議行。（史館）
時逃人法最嚴、先生疏根本之計、終及逃人、大略謂初年所逃、皆係八
旗戰爭所得之人、故禁之當嚴。今天下承平日久、或係投充、或係新買、
或係入官、似此人等、即在地方有司、尚難稽察、愚民無知、鮮有不爲其
所欺者、此非敢于抗
朝廷之法也。臣以爲若逃者係舊人、則當用舊法、若係新人、亦當稍示
寬典、使督捕詳議分別、以爲定例。此亦本治之一端也。又嘗因遵
諭陳言、請寬刑稅、如曰省刑者、非謂其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
拏、今一事而連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本身犯大罪也、雖事終亦
必省釋、但其候審之勞、盤費之苦、至有本犯尚未完結而牽連者先朝
露矣。且問官貪懦、不即審結、多有遲至二三年或七八年者、縱或未死、
而拋家失業、棄妻離子、可矜孰甚。乞
皇上敕部嚴禁、諸凡案件、除叛逆外、不得牽累多人、其無益證佐、槩免
提究、有寬限者、即治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則刑可省矣。且薄稅者、非
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徵收之



急也。今者正月即開徵矣，慶酬未已，追呼已至，舊逋未償，新貸又起。而有司之不肖者更設重刑以懲之。臣前有緩徵一疏，部覆未準，乞
皇上再行酌議，夏稅定于六月，秋稅定于十月，上綏國脈，下寬民命，則稅已薄矣。譜年
魏敏果公言，康熙壬子，予患怔忡之證，正謂理閒。大學士馮公溥一疏，爲薦舉賢才等事，內稱魏象樞清能矯俗，才堪任事，用之於內，必能爲
朝廷振飭紀綱，用之於外，必能爲朝廷愛養百姓等語。部議奉
旨，魏象樞著來京引見。維時同列薦章者爲兵部主事成性。性江南人也，爲余己丑分校所得房首，理學清品，孤介瀞齒。先奉
旨以科員用。師弟同膺盛典，一時傳爲美談。閏七月引見，八月補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偶於朝班見馮公曰：某與先生雖同榜成進士，然素無深交，乃何以見知于先生而辱薦章耶？先生曰：公居諫垣，赫赫有直諫聲，此人所共知也。若余之知公，則更有在。憶余爲祭酒時，每値丁祭，凡不與陪祀各官，例于前一日贈拜。公每期必至，敬愼成禮。一日大雨如注，泥深三尺，同事者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言未畢而公至，肅然贈拜而去。此外果無一人。余益起敬而深信之，知爲至誠君子。即此一節，他事可類推矣。太夫人在堂，未敢有違大孝，今服闋應
召而來，此後皆報
君之日，公其勉旃。余聞公言，感愧交集。古云觀人於其所忽，其先生之謂乎。寒松堂集
乞休臨行，陳五事，言願
皇上無黷財，無遠出，勿輕遣官，勿輕動臺灣，勿增關稅鹽課，俱報聞。潁萬集

（碑傳集）卷一二

吳先生偉業行狀　顧湄

先生諱偉業，字駿公，姓吳氏。吳爲崑山名族，五世祖禮部主事諱凱、高祖河南參政諱愈、父子皆八十，有重德，其行事載吳中先賢傳中。曾祖鴻臚序班諱南，自禮部公以下，三世皆葬於崑。祖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始遷太倉。父封嘉議大夫少詹事諱琨，以經行崇祀鄉賢祠。母朱太淑人，姙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生先生，有異質，少多病，輒廢讀，而才學輒自進，迨爲文，下筆頃刻數千言。時經生家崇尚俗學，先生獨好三史、西銘張公溥見而歎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業，相率爲通經博古之學。年二十，補諸生，未踰年，中崇禎庚午舉人，辛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西銘公鄉會皆同榜，文風爲之丕變。時有攻辛未座主宜興相者，借先生爲射的。莊烈帝御批其卷，有正大博雅，足式詭靡之語，言者乃止。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尚未授室，給假歸娶，當世榮之。乙亥入朝，充纂修官。値烏程柄國，先生與同年楊公廷麟翬挺立無所附。烏程去，武陵蘄水相繼入相，先生皆與之忤。先是，吾吳有奸民張漢儒陸文聲之事，烏程實陰主之，欲剸刃東南諸君子。先生以復社著名，爲世指目。淄川傳烏程衣鉢，先生首疏攻之，直聲動朝右。丙子，主湖廣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召對，先生進端本澄源之論，欲重其責於大臣，而廣其才於庶寮。乃昌言曰：家臣職司九品，若家臣所舉不當，何以責之臺省？輔臣任寄權衡，若輔臣所用不賢，何以責之卿寺？言極剴切，上爲之動容。已與楊公士聰謀劾史𡎺，𡎺去而陰毒遂中於先生。己卯，銜命封延津、孟津兩王於禹州。𡎺謀以成御史勇事牽連坐先生，會𡎺死，事寢。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甫三日，而漳浦黃公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先生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具橐饘。涂上書爲漳浦訟冤，干上怒，嚴旨責問主使，先生幾不免。庚辰，晉中允諭德。癸未，晉庶子。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攀髯無從，號痛欲自縊，爲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乙酉，南中召拜少詹事，加一級。越兩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爲，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一意奉父母歡。易世後，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
本朝
世祖章皇帝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抗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精銳銷耎，輒被病，弗能眂事。閒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
上親賜丸藥，撫慰甚至。先生乃再退而堅臥，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嘉議公八十而逝，有幼女，先生爲嫁，蓋先生天性孝友，初登第後，嘉議公勑理家事，歲輒計口授食，蕭然不異布衣時，俸入即上之嘉議公，未嘗有私畜也。後析產與二弟均，其豐嗇舉無閒言。先生性愛山水，游嘗經月忘反。所居乃故銓部王公士騏之賁園，先生拓而大之，壘石鑿池，灌花蒔藥，翳然有林泉之勝，與士友觴咏其間，終日無倦色。其風度沖曠簡遠，令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不事矯飾，煦如陽春。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越，每以獎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怠。

喜扶植善類，或罹无妄，識與不識，輒爲營救，士林咸樂歸之。而於遺民舊老高蹈岩壑者，尤維持贍護之，惟恐不急也。先生之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典故與夫著作原委，旁引曲證，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發。詩文炳燿鏗鍧，其詞條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而虛懷推分，不務標榜，尤人所難。□□□□□□□□□□□□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塵之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遐方絕域亦皆知所寶愛。雅善書，尺蹏便面，人爭藏弆，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先生生於明萬歷己酉五月二十日，卒於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寢門之哭，學士大夫輒失聲曰：先生亡矣，一代文章盡矣。原配郁氏，封淑人，先公十五年卒。先生初未有子，年五十後連舉三子，暻、暽、暄，尚齠齔，有成人之志。側室朱氏出也。女九人，淑人出者四，浦氏出三，朱氏出二。先生屬疾時，作令書，乃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岩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又敕三子若能效陳鄭累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嗚呼，先生之心事可悲也已。是歲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斯亦異哉。湄之先子與南郭、西銘兩張公爲同社，社中惟先生最年少。湄又從先生游者垂二十年，而受先生之教爲深。先生素羸弱善病，輒自言不久。少壯登朝，數忤權貴，獎護忠直，不惜以身殉之。既而陵谷貿遷，同事諸君子皆不免於難，以死，而先生優游晚節，乃死。人以爲幸，然非先生所死之本懷也。先生閱歷仕途，雖未嘗有差跌，而其危疑遭會，禍亂薦臻，若天廣而無以覆，地厚而無以載，居恆苦忽忽不樂，拂鬱成疾以死。是諸君子處其易而先生處其難，千載而下考先生之本末，其猶將欷歔煩酲，執筋流涕而悲，不能自已也。所謂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湄與修郡邑志，於先生例當有傳，先生之從子曉以事狀屬湄，用敢捃摭遺佚，附綴家乘之末，立言君子尚有采於此云。謹狀。

《碑傳集》卷四三

吳偉業傳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人。先世皆以科第文行著聞。母姙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額至，遂生偉業。幼有異質，篤好史漢。張溥見而奇之，遂爲弟子。崇禎四年會試第一。懷宗批其卷曰：正大博雅，足式詭靡。殿試第二，授翰林編修，給假歸娶。時有姦民首告復社事，當軸陰主之，欲盡傾東南名士。偉業疏論無少避。九年，充湖廣鄉試主考官，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會黃道周論楊嗣昌奪情，廷杖，偉業具橐饘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訟冤，旨嚴詰主使，幾不免。十三年，晉中允、諭德。八年，轉庶子。未幾，擢少詹事，甫兩月謝歸。　國初總督馬國柱疏薦，授秘書院侍講，奉　敕纂修孝經演義，陞祭酒。丁嗣母憂，聖祖親賜九藥撫慰甚至，旋以江南奏銷議處，遂初志焉。所居梅村，名曰鹿樵精舍，本王士騏賁園，花木翳然，因取以自號。居十餘年卒，年六十三。初，偉業及第，年甚少，才名爛然，海內爭慕其風采。及爲諭德，侍太子及定王讀書。甲申之變，太子爲李自成挾去，不知所終，故有詩云：我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又遺命題墓前石曰詩人吳偉業之墓。其寄托如此。長洲尤侗贈以詞云：江山如夢，眼前誰是舊京人物。又云：椽燭衣香，少年情事，頭白今成雪。偉業讀之泣下。爲文瑰偉宏富，詩尤擅勝，取明季遺事，用王楊元白體詠之，蒼涼悽麗，曲折詳盡，咸有黍離麥秀之感，稱爲絕調。晚年著春秋氏族、地理二志，支分派別，証以史記、漢書及後碑記之文，蓋不欲以詩人終也。兩書皆未刻，藏於家。子暻，康熙戊辰年進士，官至給事中，亦工詩。孫遵彥，由舉人歷任福建、四川知縣，有能吏名。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六四

蔡先生覺春徐先生鄭唐傳　劉榛

商邱塾師之以嚴名者曰邇竇徐先生、執經而侍嘗數十人、人嘗自丱齔迄於壯、追隨彌久而不肯去、不勝其繩約者、亦往往不能終歲月。子三人、最幼者鄭唐、字邇黃、晚年別號我庵、世所稱我庵先生者也。先生穎敏非兩兄比、而父教益嚴於兩兄。兩兄進而質所習、可以無譴訶退者、至先生必予之杖或跽焉。予師上虞先生嘗舉以訓子曰：以邇黃之才之美、非人不堪之勤苦、未必有今日之成就、況不邇黃若者、顧可傒游望逸獲哉。上虞先生者、姓蔡氏、諱覺春、字纘石、家故貧、生八歲即端拱矩步、來問業於徐先生。先生目之曰：童子整方如是、可進也。已而家益不給、將廢學、先生勉之卒業。十餘年不責脯脩之奉。崇禎己卯、上虞先生試鄉闈、已中式、主司曰：宿儒哉、雖然老矣、不若淬少年之鋒。別求於房、得劉汝松卷、曰：此真風流年少也。置先生於副車、僅與明經之選。是時先生年三十、而劉汝松者睢州人、乃皤然六十餘矣。我庵先生少上虞一載、同几席學、同傳尚書業、才名同噪於時、每小試同擅場、而賓興去、輒同歸不第。李自成決黃河沒汴、

興朝初開貢舉、院於蘇門、我庵先生嘗濟河無舟、夜蹲荒灘上、既渡、惡風濤之險、遂絕意應舉業、以年資貢於禮部、亦不赴、反而求所以為聖賢之道。上虞先生戲之曰：聖賢乃閉門為之哉。我將試於天下矣。順治己亥、出就上虞縣知縣、改字完沖、然人但稱其官曰上虞先生云。我庵先生曰：纘石不量時而進、必敗。未二年、上虞先生果以不能曲事上官罷。又六年、始得還里、貧益加於未官時。我庵先生亦戲之曰：天下殊誤人。自是兩先生以口語跡遂疎。我庵短於視、跬步聞聲辨人、然其老也、猶能為蠅頭書、伏几濡墨無虛日。性介特、不喜接見富貴人。即素所與遊者、有富貴人在、召之必不往。闇然修窮理治心之學。惡為詞章、上虞先生曰：自古有無文之聖賢乎？亦暢其性情之蘊耳矣。喜為詩、有以文請、輒應、漸瞖於目、久之遂盲。童蒙來求者、摸索授以書、以文藝質、則命兒執筆誦聽之、曰丹則丹、曰塗則塗、形神憊於我庵、而我庵乃先卒。年六十九、又四年、上虞先生卒。

劉榛曰：予年十八、從上虞先生學、然後知書有句讀、字有點畫、文有理脈、而進退周旋應對有儀度、如發幽室之蔀而獲覩日星之光。久之益聞聖賢大義、不徒作文字用。凡六年、而先生官上虞去、因上虞故識我庵先生也。我庵先生與予交益親、不肯當北面、時時過從、諭為學之方、非他人所與聞、戒勿以文人畢其業、而予鶩鈍、愧莫副也。其後我庵先生道益廣、睢州田蘭芳來執弟子禮事之、而上虞先生罷歸、及門士有不登堂一顧者。兩先生少為兄弟之歡、而末路分鑣、至死不能合。由今論定、人亦未嘗不兩稱之、而猶惜上虞之過也。

《碑傳集》卷一三六

又徐邇黃先生傳　蔡覺春

先生諱鄭唐、字邇黃、其初金陵人也。大父來為歸德廣文、因籍商邱。父邇竇先生、為諸生師、方嚴特立、問業者凜肅、聽受久之而彌親、不肯去。田不足百畝、有弟產且盡、輒分與之。年方健喪耦、終不復娶。先生其少子也。七歲就塾、聞說書、側聽之、輒能解。其後文藻日發、試輒冠軍、餼廩貢於禮部、不肯赴。為文奇崛駘蕩、神明於法度之中。侯子朝宗以文雄伯中州、不輕許可、人獨折節於先生、邀之與靜子、恭士、來玉、牧仲為六子社。先生博綜百氏、手未嘗釋卷、尤好繕寫經傳古文辭、針鈦細楷無一筆苟。晚年尤研心理學、於太極圖、西銘、正蒙、皇極經世及諸先儒語錄潛究奧旨、有希賢接統之志、薄掞華摛藻之技、絕手不為。有志者爭從之執經問學。太守閔公聞之、延主范文正公講院、每闡發古聖賢旨趣、詳悉廣衍、貫穿古人、而皆切中於學者身心日用、得所依據焉。自建德鄭玄嶽先生為太守、興學造士以來、人文之盛、未之有也。先生性剛正清介、不合時俗、一切干謁裹足不與、即郡邑歲時宴聚、亦不輕往、恬淡自守、蕭然寡營。治家嚴肅、有嗃嗃之風、而與一二知交盡歡浮白、又未嘗不藹易和樂也。年六十九卒。

《碑傳集》卷一三六

汾州府推官竇府君可權行狀　蕭家芝

河內東北偏古丹林之曲、保聚鼎峙、相距一牛鳴地。竇府君雲明、婁子健合暨余與家弟樹百在焉。四人者童年交好、聯翩登第、自謂一時盛事。婁子採竹得桐城令、未綰墨綬、輒厭棄人間、墓有宿草。余以西曹被譴、家弟亦自農部歸來。竇府君方授汾州司理、未幾亦投劾解組、然自顧身名皭然無憾、且朝夕過從、以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傲睨當世貴顯、謂百年已分、可長其相保。今府君復溘然長逝矣。嗟乎、人生盛衰存亡、如迴飇轉燭、詎堪追憶。徐陳應劉之痛、不自知其涕泗交流也。府君兩郎君屬余為狀、余追維交誼、惟府君知余、亦惟余知府君、其何忍以不文辭。府君之先為山西澤州實莊人、其遠祖名宗者、始遷於懷、歷十世

而生春榮、春榮生待贈公三經、府君其家子也。府君兒時遇羣兒嬉戲、輒竦肩袖手、作壁上觀。其王父器異之、曰、是兒非鄉校俚儒可教、以免圖冊者。成童後、以爵先大人使問業焉。府君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余初疑爲僞作、久之、乃知磊砢自異、蓋性生也。府君自槧鉛外、家人生產一無所治辦、又數奇、屢阨於童子試。會丁外艱、日撫幼弟、戀戀苦次、閒百務廢弛、家日益貧、欲落業而謀賈。其母夫人疑之、以問於先大人。先大人曰、賢子天下才、奈何欲效賈豎子所爲乎。趣使就試、果拔童子第一人。旋食餼、先大人乃命余兄弟與府君及婁子健合、剋日論文、名曰獄社。其意欲四子者交相劘切、今日服奇嗜古、異日服官視事、獄獄不羣、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值滄桑之變、韋鞲匝野、牧馬羣嘶、婦女竄伏林莽閒、多遭詬辱。府君呼闔族婦女羣聚一室、乃躬與族子數輩仗劍杜門、厲聲謂進卒曰、賜好頭顱、當試此利匕首。卒亦無敢犯者。闔族婦女賴以保全。府君臨決不撓、皆此類也。乙酉秋闈、余兄弟先府君皆輒、府君益自刻厲、杜門卻跡。雖余兄弟屏棄家僮、徒步造訪、未嘗不戒門以絕也。家人或相勸勞、曰、徐之、何迺自苦如是。府君笑不應、攻苦如故。丙戌、與妻子同薦於鄉、又與妻子同成己丑進士。丙申、筮仕汾州司理。汾故膏腴、府君顧獨以淡泊自矢。其監司利富翁懷璧、屬府君以事中傷之。府君力請無罪、監司初不懌、其後符牒往返十七次、棘棘不阿、監司亦爲色喜、曰、眞理官也。行部沁州、州牧佯爲視疾、褱金十鎰、祕置床褥閒。府君檢還牧、牧大慙謝、然亦不以此販鬻清操、敗人名檢。丁酉秋闈校士、府君與焉。時典試濫觴、鎖闈之後、外論譁譁、或謂某某且晚將爲新貴人、闈中不知也。適有屬員爲某居閒、密請於府君、府君厲色叱止之、事遂寢。府君所得士六人、皆單寒名宿。今學士陳公子端其一也。彼中直指使者性嚴刻、藩臬而下、動遭嫚罵、獨屏左右、與府君移時密語、歡若平生。直指事竣、寓書於余曰、實司理所謂鐵中錚錚、惜無逢世之術、恐終羅雉羅耳。已而永甯州牧陟西安太守、大吏利其美遷、欲挾其陰事、大嚼之、嗾府君爲介紹。府君曰、我豈爲人作牙儈乎。卒不應、遂以此去官。比歸、里築室於清溪綠竹之閒、一盂一盤、率諸孫舞綵於母夫人膝下、承顏無閒。先人遺業屋數閒、田數十畝、盡以畀阿弟、母夫人益歡。族人易其老、有狎侮之者、置若罔聞、及其人家難突起、府君盡力爲之祝網、卒免於難。人皆稱長者。府君過余、手翦園蔬、余過府君、樵蘇不爨、非棗栗弄孫、即劇談說鬼、囊橐蕭然、相顧而笑曰、聖賢不以是罪余、朋友不以是棄予。其於獄社之義何如哉。同郡有位九列者、其驕盈色態、稍稍侵人、即相戒僕子、永不登門投刺。故汾守郎公與府君素友善、及晉秩中州方伯、視事半載、未嘗遣一介候起居。郎公向守令數數問府君田園幾許、舉止康强何似。府君乃一班荆道故焉。府君恬靜不競、又有如此者。府君諱可權、雲明其字。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其同年友蕭子某爲紀其世次爵里生平梗概、以俟燕許手筆爲發其潛德而銘諸幽室焉。謹狀。

《碑傳集》卷九〇

又汾州府推官實公墓誌銘　陳廷敬

順治中、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翕然從欲。於是始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顧外則督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劘於其閒、貪惏之風猶未衰止也。嗚乎。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詘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泯爲以終老者、可勝道哉。況又有耆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以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爲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翦大奸、劈解重獄、侃侃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賁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廚傳蕭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實佛。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覦擬潛詣牀下。公察知、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曰、毋人知我濟也。汾淒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監司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得牒往復至十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嫚罵人、藩臬以下動遭訴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摒擋篋笥、無長物、典敝衣裘糗糧以餽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兩旁呼號之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涕云。當世、隨時主威不測、贓吏觸法、縲絏繫闕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稍知屏斂矣。壬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躓、不獲自盡其才如此。余是以覩公之軼事、流連慼歎而不能已也。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閒、飲水食蔬、率



諸子稚戲娛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人益歡。蓋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爲難者，或身爲僇人，爲世所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果孰爲得失哉。公爲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甘君某某講學論文，結嶽社丹林之曲。至是甘君已歿，兩蕭君亦宦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曰：世與我違，吾甯樂而忘憂焉。嘗居天下之中，於五嶽爲尊，士生其閒，多忠信魁奇之人，取義於嶽，殆謂是與。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時當官臨事，嶽嶽懷方，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爲沁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懷，歷十世，生春榮，春榮生三經，公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群兒戲，則竦肩袖手，危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蓋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樂道好修，務爲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尙孺人，繼賀孺人，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旭、晼、焜，女子子二人。將葬，晼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概如此。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詘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詘，或既詘復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講誦丹林嶽社閒，得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

聖主而不見用，沈於下吏，詘於上官，攬公之軼事，可爲太息矣。

（碑傳集）卷九○

書太守米公遡育賢館志後　杜宗甫

米使君遡，字三岳，順天人，原籍隸陝西之安化。順治十六年，既平滇，簡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

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爲天末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奈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治此邦，安望男耕女織，戶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爲立傳，然殘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皆歷歷可誦也。郡之育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自大梁來甯，下車卽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存者，皆茫無以應。宗甫歸而搜諸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瑕無爲館師，所爲與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卽瑕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略指陳，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爲百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爲蜀中名孝廉，官部郎。勝國末放浪遠遊，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就，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爲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卽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爰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甯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碑傳集）卷八九

清儒碑傳集卷八

楊光先

故前欽天監監正楊公光先別傳（阮文達公元擬國史儒林傳稿本）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何膺嶷裔孫，世襲新安衛中所副千戶，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都。（康熙徽州府志）山陽武舉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光先許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明史姜埰傳）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勳臣如撫甯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為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明史溫體仁傳）光先被杖，謫戍遼左。（徽州府志及王泰徵撰始信錄序）癸未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光先對，上曰：是舁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王泰徵始信錄序）入　國朝，順治十七年，抗疏斥西洋教之非，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　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等語，具呈禮部，不准。（徽州府志、阮元疇人傳及黃伯祿正教奉褒）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叩闕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湯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議。四年三月壬寅，議政王等逐款鞫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己是，曆法深微，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謊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觜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四餘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曆。夫　天祐　皇上曆祚無疆，而湯若望等止進二百年曆，俱大不合。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宏量、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得　旨，湯若望係掌印之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准行，本當依擬處死，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著免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　永陵、　福陵、　昭陵、　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湯若望等並其干連人等應得何罪，仍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覈，分明確議具奏。（東華錄）夏四月己未，議政王等遵　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潘盡孝及案內干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徒，餘俱照前議。得　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著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徒，俱著免。伊等既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宏量干連族人責打流徒，亦著俱免，餘依議。（東華錄）光先疏言，湯若望之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　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阮元疇人傳、徽州府志及黃伯祿正教奉褒）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　闕辭職，疏凡五上，不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疇人傳。又徽州府志云，凡九叩閽，十三疏辭，弗允，始就職。今據疇人傳及不得已本書。）五年二月丁巳，欽天監監

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准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采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秬黍、河內葭莩、備①從之。東華錄 七年、詔求直言、光先條陳十款、悉見 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坐之例。徽州府志 冬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元郭守敬儀器、請 旨定奪、得 旨、楊光先奏稱所用律管、葭莩、秬黍已經取到、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效驗。案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取有效驗之後、經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令訪求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行修正之人可得與否、及楊光先能修正與否、俱詳問再議具奏。東華錄 十一月丙辰、禮部遵 旨議覆候氣之事、據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雖載在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尚在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司監正、候氣之事不當推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候氣之法。從之。東華錄 十二月庚寅、治理麻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麻內、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 旨、麻法關繫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東華錄 八年春正月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南懷仁奏吳明烜推算麻日差錯之處、奉 旨差大學士圖海等同欽天監監正馬祜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應將康熙九年一應麻日交與南懷仁推算。得 旨、楊光先前告湯若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何處爲是、據議准行、湯若望何處爲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今日議復之故、不向馬祜、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乃草率議覆不合、著再行確議。東華錄 二月庚午、議政王等遵 旨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馬祜、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麻皆合天象。竊思百刻麻日、雖歷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九十六刻麻日推行。又南懷仁言羅睺、計都、月孛星係推算麻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無象、推算麻日並無用處、故不開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造入七政麻日內。又言、候氣係自古以來之例、推算麻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司監正、麻日差錯、不能修理、左袒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 旨、楊光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東華錄 三月庚戌、授西洋人南懷仁爲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官案古法推算康熙八年麻、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爲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上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懷仁之言。東華錄 八月辛未、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李光宏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鰲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爲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麻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糧、輕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烜、誣奏授官、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妻子流徙甯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國俗習、並無爲惡實蹟、湯

若望復通微教師之名，照伊原品賜衈，還給建堂基地。許纘曾等復職，伊等聚會，散給天學傳槩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栗安黨等該督撫驛送來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衈，流徙子弟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珪、潘盡孝原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得 旨：楊光先理應論死，念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栗安黨等二十五人不必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餘依議。東華錄光先遂蒙 恩免，黃伯祿譯正教奉褒放歸，卒於途。徽州府志。又嘗人傳、徽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又黃伯祿譯正教奉褒：出京回家，行至山東德州地方，病發背死。元和錢綺曰：楊公於康熙初入京，告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國，必爲大患，明見在二百年之先，實爲本朝第一有識有膽人，其書亦爲第一有關名教、有功聖教、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賢睿明白，黜湯若望諸人之官，殺監官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習天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盤踞不去，徧賄漢人之有力者，暫授楊公爲監正，必欲伺其閒隙，置之死地。楊公明燭其謀，五疏力辭，又條上六毀二盜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終不准，不得已就職。不久，即以置閏錯誤，坐論大辟。蒙 恩旨赦歸，中途爲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拔。蓋楊公死於未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謬誤，而西術不能復興，即興亦終不能固。故設此陷穽以洩其憤，而售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畏哉！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主教而盡爲無父無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不得已輯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〇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穆恭讀

世宗憲皇帝所錄 庭訓格言中，有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穆既知

聖祖仁皇帝之精算術，實由於此，因想楊公之爲人。今年夏，晤黟縣老友李君宗媚，談及楊公當日情事，因託遣人於歙縣楊氏代求楊公所著之書，旋於楊公族裔孫■孝廉家得之。穆既得所錄副本，因念楊公之墓年久不免荒蕪，復託李君他日會同孝廉商爲修理，因略敘其生平事蹟，他日表於其阡。

公姓楊氏，諱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其■世祖諱寧，字彥謐，明宣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調南京刑部尚書。嘗自敘前後戰功，乞世廕子，堣遂得新安衛副千戶，子孫遂世襲焉。傳■世至公，乃讓職與弟光弼，孑身入京師，時爲崇禎十年也。時有山陽武舉人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公宗周、詹公爾選等先後論之，公復劾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復經御史王公聚奎、倫公之楷、給事中姜公埰先後劾其溺職及請託受賕，還鄉騎橫，併不

忠不孝、大奸大詐狀、乃削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又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尤多、公復論之、至興櫬待命、帝旹不省、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而公卒以此遣戍遼左。然體仁亦旋以黨與奸狀爲帝所悟、放歸。十六年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公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先是、崇禎元二年閒、莊烈帝以欽天監推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禮部尙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厤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推算厤法、徐光啟爲監督。三年五月、又徵日耳曼人湯若望、意大理人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入 國朝順治元年夏、湯若望具疏、將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虧蝕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繕册進呈。秋七月、復將所製渾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一幅進呈、旋補授欽天監監正。自是十餘年、屢加 恩擢用。十七年、公入京抗疏、以西人耶蘇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 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禮部、不准。是年、復 召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京叅修厤法。康熙三年七月、公復叩閽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議。四年三四月、議政王等迴獻鞫問、及遵 旨再議、湯若望等奉 旨僅得罷職、旋以病死。聖祖特授公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公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 閽辭職、疏凡五上、不准。乃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七年、 詔求直言、公條陳十款、多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坐之例、實自公發之。八年春二月、爲治理厤法南懷仁所劾厤日差錯、得 旨革職、旋蒙 恩放歸、卒於途。公歿後、西人以重價購其書、悉爲焚燬、欲滅其迹。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撰池北偶談嘗記此書事實、西人復以計刪去此條、且有改爲詆毀此書者、以故公此書及生平事實、後人罕有知者。嘉慶閒、吳門黃主事丕烈嘗得此書、嘉定錢少詹事大昕、儀徵阮相國元先後評跋。阮公復見初印本池北偶談、併采公所著日食天象驗篇爲疇人傳、且推摘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錢公雖以公於步算非專家、亦深惜公無有力者助之、故終爲彼所詘。其詆耶蘇異教、禁人傳習、爲大有功名教。近吳門葉君廷琯嘗稱公少年已氣節皦皦如此、乃越三十年、時移世易、而剛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爲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益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云云。皆能知公之深。穆乃恭記 庭訓格言一則、並綜明史姜埰、溫體仁等傳及東華錄、康熙朝徽州府志、近世名人著述之可傳信者、櫽括以表公阡、俾鄉之後進者拜焉。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一

楊光先傳　孫星衍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舁櫬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邪蘇，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邪蘇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邪蘇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衆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禮部。敎下吏禮二部會鞫。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閽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謬，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觜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圜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月，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甯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餔，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謷謗之節有可取。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斂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清儒碑傳集卷九

黃宗羲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略、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略中、固嗛嗛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千人之請、据摭公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謚之曰文孝。予謂私謚非古、乃溫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殘明之官、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炎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琈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臲卼、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鳴鳴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旣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搆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行略謂以爲論二人決不待時。今據逆案。）妻子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案、六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

貞塡之、故壘在碶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郎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塡爲空本、故永貞論死、而實未減。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既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口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推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口侍郎口口、莫不傾筐倒庋而返。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眞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敎之、不數年、皆大有聲、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而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鋮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鋮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刺骨。戊

實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　大兵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八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介公、并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祁、章尚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挂於彈事、聞者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姪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與杲並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寧南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鋮以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惴惴不保、獨帖尚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浙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

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即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嶽嶽、悍帥亦憚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

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公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巽於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爲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劄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奭等爲內應、會　大兵已纂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按是役也、正中實以敗歸、公爲正中墓表、不無溢美、予攷正之、不敢失其實也。公遂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爇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於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以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蕩湖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　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公既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有寧居。而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卽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而馮侍郎京第等結寨杜嶴、卽公舊部、風波震撼、齮齕日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又有上變於大帥者、以公爲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以南援。時方搜勦沿海諸寨之竄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執、刑

有日矣公潛至鄞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于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懾也熊公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漸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于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蕺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寄公從臾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葉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脩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爲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抄公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脩皆公門人也公以書荅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

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寧、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尚葳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能來、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盡顛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公雖年逾八十、著書不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殁。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閣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部尚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昏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女三、長適朱朴、次適劉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訂爲姻者也。次適朱沅。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衞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脩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諸書、其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語、其實非公所作。）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

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遡山陽舊侶、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參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爲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誌、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埽盡近人規橅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皐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

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鄤杖母之非眞、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揚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强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略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祗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

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其中、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聖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賓、可哉。卒辭之。公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誦者、則曰、諸公愛民爲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今大理寺卿休寧汪公漋、鄭高州門生也、嘗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姓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於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既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予已無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會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長埼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乜昱緣於東京。予既惡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返旆而西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行、而後諱之、顧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之。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卷一一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並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交稱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蕺山劉子誠意慎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為劉門董常、黃幹。少補仁和學諸生。而忠端公以劾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椎草疏入京頌冤、得賜塋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而為大理考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賢謀反、引高煦宸濠親王戮社例、以椎椎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錐訴顯子牢顏咨、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填寫、故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賴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眦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弘光朝、阮大鋮起用、欲盡殺天下清流、先生幾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敗、遺民亡命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太夫人姚避居山中、大發蕺山書、深研默究。以為世知蕺山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木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令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為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為偽。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一曰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為心所發、孰為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為體。意無體、以知為體。知無體、以物為體。物無用、以知為用。知無用、以意為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却意根、更無格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本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為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

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太極為萬物之總名。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即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為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意非念也。氣即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武進惲日初仲升氏編劉子節要、握先生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惟吾與子。叢諭不可以不一、似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答。其為學不名一家、苦身焦思、自謂以資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家仇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鳴、暑則穴帳燈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贄蕺山、然竟崇禎世一十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蕺山夢奠、攜孥避兆、匿影吳越、海濱山陬、饑寒顛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曆、句股壬遁凡所精熟、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祝嘏諛柩之文、人亦莫敢強。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梨比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浩深、士以甬上為最。雖時文淺說、亦知崇本、蕺山先生偶明之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特舉遺獻為、固辭老病、有司承詔取所論著資裨明史者繕寫、宣付史館。是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戊辰、自為生壙于先公墓畔、諭以死後次日舁致石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七七、諸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幡縣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不能行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槨周于棺古今通義也。今于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為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葬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置屍于中、人入視其顱骨重于常人、尚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為其子者從之與。曰、奚為其不從也。孝子者于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為豎瓦畔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為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為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為孝、則古今無諫子矣。曰、聖人之為棺槨、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槩者、自創

為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槨為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使為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求格來享。欺偽雜于其間，精氣隔絶，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為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理，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尚不敢欺父也，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槨同于敝屣，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塟化安山，用鄭寒邨先生文立石，俸土塞壙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説、明儒學案、明文案、事案、明文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曆、待訪録、宋史補遺、冬青引、西臺慟哭記注、行朝録、海外慟哭記、汰存録、思舊録、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遊、匡廬行脚録、姚江文畧、姚江逸詩、姚江瑣事、黄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假如、回回曆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吕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納置壙中石几上。門人流傳鈔録，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家難，封太僕卿鯤溟公在室，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數匠事，冒暑重趼，道諸暨嵊業，積歸，直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育教，迄于成立。崇禎庚辰，充解南糧，遭歲奇祲，家人環向而泣，走黄巖告糴，值遏糶嚴，謀于王義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庚寅，晦木以連染被執，將罹大辟，先生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墓祭戴家山，闔門為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放歸。凡所遭逆，皆人所不能堪者。叔係素子木正亦敦志節，潜居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群從能行古人之道，浙東黄氏，他姓罕比焉。

論曰：余同里親炙黄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夫意思泉涌，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絶。着述文章，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乾坤鑿度、象數等書，深而不敢即，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黄漳浦，而理學宗蕺山，以故雜而不越。其為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劒客，遲遲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典墳。洎乎耄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累際辟徵，迄不為名所累，屹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歟。至全歸，不用棺槨，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謂其殺瑊衰紀，過矣。故具載其或問一篇，附傷王孫書之後焉。

《思復堂文集》卷三

黃宗羲傳　錢寶甫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浙江通志）父尊素，明御史。尊素與楊漣、左光斗昕夕過從，宗羲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年十四補諸生。尊素死於獄，宗羲養其祖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明莊烈帝即位，宗羲年十九，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誅，與奄黨曹欽程等對簿，袖鐵椎椎許顯純流血。復偕同難子弟哭祭於詔獄中門，拔崔應元之鬚歸祭其父。戊寅，宜興陳貞慧等作南都防亂揭，天啟被難諸家子弟推宗羲為首。甲申，江南奄黨糾劉宗周并及宗羲。

大清兵至，得免。宗周死節，宗羲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於江上，授職方，尋以薦改監察御史。江上潰，入四明山，復入剡中。己丑，赴海上，明魯王以為左僉都御史。從亡有年，及海氛澌滅，乃奉母返里門，畢力於著述。（鮚埼亭集）縕被土鑪，帷鐙丙夜。（今世說）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宗羲，宗羲辭。庚申，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復以母老已病辭。乃

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宜付史館。（通志、鮚埼亭集、□□□聞見錄）宗羲雖病，史局大案必咨之。庚午，

上訪及遺獻，刑部尚書徐乾學復舉宗羲，

上曰：可召之來，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乾學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通志、鮚埼亭集）紹興府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鮚埼亭集）宗羲遺書曰：宗羲蒙

聖天子特旨，詔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宗羲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

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為賓則貪養而飲食衎衎，是為不忠。卒辭之。（南雷文定）宗羲之學出於蕺山，（鮚埼亭集）聞誠意慎獨之說，（通志）縝密平實。（湯斌文集）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鮚埼亭集）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通志）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宗羲謂聖人以象數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為偽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四庫提要）授書隨筆一卷，因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法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品新義二卷，嘗取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為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自廣其說者也。孟子師說二卷，以其師劉宗周於論語、大學、中庸皆有成書，獨闕孟子，乃述其所聞，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為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為南雷文定，晚年為文約。（鮚埼亭集）今其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千餘家，典章人物，一代淵藪。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四庫提要）史學則欲輯宋史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鮚埼亭集）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稿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宗羲也。（詩宗彥說見藝經籍志）又有宏光紀年、紹武事紀、四明山寨記、海外慟哭記、日本乞師記、舟山興廢記、定州紀亂、賜姓本末、汰存錄各一卷。（鮚埼亭集）又明夷待訪錄一卷，皆經世大政，顧炎武序行之。（今本刊）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通志）其後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為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羲實開之。晚年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宗羲受業蕺山時，頗為氣節一流人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胷中窒礙為之盡釋，而追恨為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云。乙亥年八十六卒，遺命不為棺槨。（鮚埼亭集）

清儒碑傳集卷十

潘惟相　潘林　潘醇德　潘中吉　汪瑾　黃瀓之
顧培　高愈　金采　朱朝瑛　張璀　周亮工

潘氏四學博合傳　潘挹奎

潘惟相

潘氏先世爲齊人，前明遷河西。諱惟誠者，官鎮番游擊，死土寇之難。執干戈衛社稷，邑人哀之，立祠祀焉。後裔卜居武威，遂爲武威人。弟惟相，入國朝由貢生官直隸廣平知縣，是爲廣平公。公初司鐸郃陽，課士有方，擢宰廣平，以德化民，民愛之。時直隸各郡縣數被流寇蹂躪，丁戶逃亡，田之沃者輒爲豪猾所占，而賦役則里甲包賠。公廉其實，乃與民約，出田契驗所有，履畝量之，遂收前明契，給新契。契外不得侵尺寸田，田或無主，則仿古計口授田之法。民已逃散而歸，酌其食指授之田，而又浮授田若干畝，聽民出售易牛種。不期年，民皆復業。鄭先生長年謂挹奎曰：廣平民至今猶稱其田爲潘公田云。長年，武威人，嘉慶間官廣平縣知縣。

潘林

廣平公於挹奎爲遠族，今明經潤苞其裔也。吾之族與吾高祖齒而官學博者，則秦州公。公諱林，字蔚之，乾隆初貢生，仕秦州爲訓迪，易直子諒，官秦州凡二十年，歷攝秦安、清水、禮、徽各縣儒學篆，士愛之如父兄，而公亦諄諄教不倦也。始公從張觀察玿美學，張既仕於粵東，寄書有云：學問無自滿而可以加進者，若參之以浮躁之氣，加之以懈怠之志，斯猶決流者愈趨愈下，無足重矣。又書云：吾儒須敦尚實學，勿事虛名，更要於六經諸史沃其根柢，淹貫通曉，與夫唐宋大家文講明而切究之，下筆方有實據。又書云：詩言冬之夜、夏之日，蓋就其長至者言之也。然孰有長於吾黨之交情者乎？數年來海濱索處，簿書之暇，亦嘗較士，而有成極少。以名讀書，不如從實讀書；以口耳讀書，不如從心地讀書。此種工夫全在靜中理會，不可以人事參也。公佩是言，終其身，故於學粹然有所得。挹奎敬述之，以見先正師友以學問相切劘如此。

潘醇德

秦州公先由鎮番遷武威，爲武威人。而吾自九代祖諱一鳳以降，凡七傳皆籍鎮番，爲文學。六代祖贈教諭公諱巽起，因諸父諱治世者擢涼州總兵，家偕至武威，家焉。然已爲武威人，而應試仍籍鎮番。其在武威應試，蓋自吾父始也。以故吾叔曾祖甯夏公爲鎮番貢生，吾伯祖卽墨公爲鎮番舉人。甯夏公諱醇德，字燃修，官甯夏縣教諭，毅然以師道自任，不妄有所取於生徒，尤不能迎合上意，以勢見詘。本郡經歷某因監修渠工，課扑諸生，諸生大譁。公以士不可辱，爭，爭且不已，同城自觀察以下爲之緩頰。經歷某詣明倫堂謝過，且爲諸生謝，爭乃息，而其人士以公干城學校，伐石紀其事。及公歿，生徒相向而哭，若喪所親。公爲人方嚴，文章行法，則不苟作。既不利制科，搆精舍於宅之南偏，左右圖史，朝夕諷詠。尤慎擇交，生平稱莫逆者，惟詩人秦安胡鉞、同里劉統。

潘中吉

卽墨公諱中吉，字藹如，號戊齋，乾隆甲子舉人。年甫三十，除河縣教諭，遷慶陽教授。舉先曾祖司馬公諱去官，服闋，選鞏昌教授。公爲學博，歷郡邑凡三，士論翕然稱賢，而於河縣課訓尤勤，河人至今德之。官鞏昌時，由舉人行取知縣，籤掣卽墨知縣。時天下久治，山東尤稱殷富，民或習於逸豫，朝夕朋飲，甚至聚賭以相歡樂。公既蒞任，謂民習不可不變，且酗酒、賭博，訟爭之端，而命盜案之藪也。爲銅牌二，鐫文其上曰：酗酒者擊獲，酗酒者釋放；賭博者擊獲，賭博者釋放。民如有犯，則懸銅牌胸前，飭其訪有再犯者，則更替之。以此互相創懲，積習爲之頓改。乾隆庚子春，

高宗南巡，蹕經山東，公承辦鄭子花園行宮，於常所供張外，未嘗增華以耗民財。上官復派協濟衆興集驛馬半棚，公謂是將重勞吾民也，捐俸供之。無何，而縣有冤獄，已解勘，咨刑部矣，公訪之得實，將平反，或以被吏議沮公。公曰：惜一七品官與殺一無辜，孰重？卒請更正。公爲人棄爽，詩、古文兼習之，其於四書制義，思論英偉，在黃蘊生、陳臥子之間。牛木齋先生運震激賞焉。終身以不成進士爲慽，著有堅屋巢，歿後散軼。今所存者，棧道雜詩一卷、戊齋制義一卷，藏於家。始公需次都門，滿洲瑛寶見公，奇之，以爲貌似韓子。瑛寶嗜古，精鑒賞，嘗見昌黎畫像，故云。宰卽墨時，邑人郭尚書琇之孫名哭者，守甘肅西甯，坐屬官冒販，將籍其家。公以尚書居官廉明，後人不宜罹慘禍，多方調護之，其家賴以不毀。後郭哭降知縣，宰張掖。公之喪歸自卽墨，哭來會葬，涕出不已。哭蓋感公之德，而人亦以是稱公長者。公歿於乾隆壬寅，越三十九年，吾父官城固教諭，於是吾家由廣平公至吾父，凡官學博者五代。

前文學汪先生璲傳（互見理學）

文學汪先生諱璲，字文儀，別號默庵，新安之金城人。其先世出唐開國公鐵佛，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生而穎悟，十齡通五經諸史，而文章宗仰昌黎。然不屑事俗儒章句，于韓文尤惓惓於原道。年十六，卽潛心性理諸書，從所好也。性孝友，事其尊人惟晦公，色養備至。守身寡過，貽親令名。賓筵之御，榮于誥贈。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仲弟夭憂勞成咯血證。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歿，兩發舊疾。人歎以爲眞中更喪亂，兼治生以贍俯仰，而絃誦弗衰。游楚，僦居漢陰，因入籍楚庠。雖文名日噪，淡如也。惟力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平生不妄交游，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及紫陽吳徵仲、鴻川汪惕若、吳趨徐俟齋數君子而已。故高寄詩有云：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所著有讀易質疑二十卷，凡八易稿，而研究愈精。瀔川熊敬修先生稱之曰：足下辨志旣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于四聖矣。其見嘉許如此。又有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集、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如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輩著作甚夥，或梓或未，皆可以傳世不朽者。年七十四而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先生論格物致知之義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曰鈞，食餼於庠，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鄉石同庠，得拜先生於漢上，儀範肅然，望如山嶽。及聆其謦欬談論，則累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與予反覆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作令信安，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可謂勤懇矣。今先生旣歿，其言立，凡所論著，皆大有補于先儒，嘉惠來學，蒸彬彬質有其文，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碑傳集》卷一三八

黃先生徵之傳　陳庚煥

黃徵之，建陽人。初名師先，字帥先，晚易今名，改字波民。徵之初以布衣爲史可法幕府上客。可法以大學士督師維揚，奏授以官。可法殉國，遂行遯以老。時之稱徵之者，謂其才略王景略，節義謝皋羽，而詩筆妍麗不類其爲人。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新城王貽上嘗傳其小桃源山居一詩。小桃源爲武夷最勝處，詳其詩語，徵之蓋嘗以黃冠歸故鄉，其後出遊大江南北。康熙丁未，郡人葉矯然遇之京口僧寮，三伏中，爲矯然揮汗賦五律於便面，意氣不少衰。後二十年，矯然至延令放生菴，見其壁上詩，詢主僧，云化去五年，窮老無子，歿於維揚，同人醵金以殯。矯然求其全稿未得，錄所見詩以歸。其詩妍麗中正，復沖遠，有王孟風致，無窮愁拂鬱之音，足以見所養矣。遺民詩感舊集皆以徵之爲福州人，豈其先本由三山徙建耶。至矯然詩話，謂其工文與畫，而尤長於詩，方之陳白雲，則非足以盡先生者。

論曰：世傳史督師報我攝政睿忠親王書，爲閩士所屬筆，波民先生豈卽其人歟。先生節義誠足頡頏皋羽，而其才略舒卷以時，胥之神龍見首不見尾，則有非景略所敢望者。獨惜其爵里行業之概，莫能詳也。維揚人能殯先生，而吾鄉無能表章先生者，亦鄉部之恥也。有心者旁求之維揚，其軼事遺文，尚或有可得者歟。先生小桃源詩，足以想見其爲人。別綴於後。武陵之別調，固晞髮之遺音矣。其詩曰：柄鑿方知入世非，幽尋勝踐豈全違。琴清夜月留僧宿，酒熟春山待客歸。自製竹皮籠短髮，新裁荷葉理初衣。平生羞乞陶奴米，橡實寒泉可療饑。

《碑傳集》卷一三七

顧先生培傳　彭紹升

顧昀滋，名培，江南無錫人。少善病，母憂其不壽，命棄舉子業，習長生家言，專導引，頗得其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悔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乃吾向者之自私也甚哉。之錡歿，有弟子曰金敞，昀滋築其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習。遵高子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動靜語默，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日衆，春秋大會山居，行復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日期畢，釋奠于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昀滋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辯，清恪不能難也。年七十九卒。

《碑傳集》卷一二九

高先生愈傳　彭紹升

高紫超，名愈，江南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有向學之志。旣壯，補諸生。平居不事帖括，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之辨。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童往候，而己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趨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父母喪，不飮酒食肉，不內寢。有兩兄，皆前歿，撫其



孤男女爲之昏嫁。初有田數十畝，所入錢輒隨手盡，晚年遂大困。嘗餓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上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清恪爲巡撫，檄有司延紫超主東林講會，紫超以瘍疾不行，有司饋之人蔘，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譙，終日凝坐，不欠伸，當盛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盋下箸，有忿爭者至紫超前，輒愧悔。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于紫超僉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八卒。嘗注周禮及朱子小學，乾隆中督學尹公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

《碑傳集》卷一二九

又紫超高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先生讀書之聲，即搴衣入塾，授書成誦。十歲讀忠憲公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輒歷其曹，而先生居恆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闇然以明經老里中，士大夫至不敢以二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心定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小豎莫不自謂先生親己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於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己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擕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宕而遨遠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兒子單衣傈甚，出衣履服之，載以歸，方謀爲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爲之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饘鬻不踰數十畝，藉脯脩以養，恆闕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己未旱，庚申大水，水流室中數尺餘。先生姊妹攜男女來食，先生度版爲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爲飯，共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爲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慚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惟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坐講經義，娓娓不倦，至食時則爲置食，閒雜以酒殽，雖盡歡，未嘗有譁笑聲。終日不欠伸跛倚，即當空乏時，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不問家有無，所得輒手盡，晚年困益甚，嘗茹粥七日，先生方挈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過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蔘餌，謝不受。先生爲學不尚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爲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學道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享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命，信道甚篤，家不用祈禳，治喪不作浮屠佛事。子痘瀕於危，家人咸請禳於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跣足，與人食不越盋下箸。終日宴然坐一室，於經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於家。雍正癸丑四月下浣受業門生顧棟高百拜謹撰。

《碑傳集》卷一二九

金聖歎先生傳　廖燕

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輒起而排之。于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祕不示人。每陞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蠻之所紀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眾、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子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留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萬餘言。其餘評論尚多、若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斫頭最是快事、不意于無意中得之。先生歿、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碑傳集補》卷四四

朱先生朝瑛墓誌銘　黃宗羲

漳浦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交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于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徵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浦。漳浦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懿、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羲文閫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讓人之至乎。自漳浦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海甯之圍花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皋、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甚簡、相



素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査蕙、沈研、周燁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靈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元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弔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潭渠、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罍菴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潭渠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碑傳集》卷一三〇

張瑮傳 朱四輔 朱宣 梁以樟等 湯廷頌等附

劉寶楠

張瑮字韞仲、[illegible] 永明知縣曉孫也。崇禎十六年舉人、十七年下第、後不復赴公車、幅巾野服。[illegible] 慕管幼安、陶元亮之爲人。[illegible] 最後有仇瑮者攻瑮、瑮不得已、會試至京師、同試者以爲疑、問曰：先生出處何如？瑮出憶梅詩相示、有十年留得冰心在、一任寒風徹夜吹之句、果以墨塗卷而歸、終身不仕。是時邑之號逸民者、諸生中四人、王巖、劉心學、喬邁、朱四輔、未爲諸生一人、朱宣、流寓則淸苑梁以樟、宛平王世德。[illegible] 儀眞王錫命、[illegible] 高懋賢、[illegible] 而湯廷頌、鄭在湄、施光祖、梁如璸、[illegible] 孫世勳、璧 [illegible] 亦邑中高士。瑮友以樟、以節義相切劘、[illegible] 講求躬行之學。[illegible] 瑮貽書以樟自訟、以樟答書曰：讀手教自訟、知靜中澄鍊、反觀得力、深服省克之嚴、入道之勇。足下天姿性力、精神氣量、是我以上人、且能忍辱負重、喫虧耐煩、拖泥帶水、爲人救濟。僕慕而不能及、然受虧正在此。性命根柢、未嘗鍛鍊、源頭不淸、沙土攙和、粘帶包裹、廻伏播弄、縱弛之習、天性之良、夾雜而出、未易淨盡、即或參求理道、研澄學問、祇供客子之用、爲支排搪抵之具、自己不得眞實受用、久久走透滲漏、日浸月淫、漸至身心剝蝕、性命潰決、不可收拾。非獨爲足下言、僕自四十以後、時時內省、搜剔病根、覺有生以來、氣質偏重、結成積習、每讀聖賢書、見其刺著己病、輒面赭

惶汗、清夜淚流。十餘年來、日夕皇皇、如救火追捕、自忙自緊、誠非得已。今何忍於同條性命之人、相爲隱忍。足下當以石蓮先生收斂枯槁爲對症藥。吾人平日世緣深重、精神意氣、都向外浮、如黃河濁流、瀾翻浪湧、未得暫時寧止。澄渟自炤、必至收斂枯槁、而後徹底澄清、天根乃見、方可以言不遠之復。念菴先生廷謫歸田、袖米蕭寺石蓮洞中、收攝保聚、澄鍊陶汰二十年、心融理徹、洞見太虛、此收斂枯槁四字、即孔之默識、顏之如愚、不止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也。今於日用酬應中、濃釅處實能淡、忙熱處實能冷、便安處實能堅苦、刳心屏息、剗爲芟蕪、件件刋除、而時時剝落、銷歸淨盡、便是千聖覿面時也。琠答書曰、僕二十年結習沈痾、賴明眼洞入骨髓、苦心憐憫、對症立方、刺穴劃根、全力捄正、足下於僕厚矣至矣。執書反復、憤發悚懼、半生擾擾、在人情世故中、譬如力作人、終日爲人搬柴運水、全不關自己受用、而勞筋苦骨、剩下一身病痛、賚與俱歿、言至此、欲不痛悔切責、心膽墮地、胡可得也。僕不敢作瞞昧漢、每自簡默、所云夾雜包裹、猶是寬假愛護、只當看欲客氣、褊心俗腸、消煞不得、明明自知、而降心伏意、平日所聞義理、作主不來、然則今日之學、斷以樸實收斂、鍛鍊洗剔、倒身力踐、忍痛著力、爲出死入生一路、若復搪抵支排、當病說痊、在夢說覺、實是世閒絕滅廉恥人。([illegible]) 其剗厲如此。琠既卒、國朝刑部主事汪懋麟爲七哀詩弔之、其辭曰、青松垂巖阿、白石藏澗底、松枯石亦爛、傷哉哲人死、哲人良爲誰、白田張仲子、豐頤挾廣顙、雙瞳炯炯視、如何奇偉人、物化隨逝水、緬昔遭轗軻、埋照讀經史、冰霜二十載、窈然陶栗里、名教久淪喪、大道逢數否、賴爾陽明徒、獨暢性命旨。著書惜未成、宗傳竟已矣。盜跖常壽考、短命悲顏氏。問天天不言、淚落悲風起。([illegible]) 著嘉庵集。嚴別有傳。心學邁見前、四輔字盬師、少負異才、涉獵羣書、諳經濟之學、有用世志。至是棄諸生、交海內悲歌慷慨之士。平南王尚可喜聞其名、延致幕下。久之、知尚之信必叛、辭歸。人服其智。宣字元膺、原名克宣、以從兄克簡貴、易今名。父迫之就試、碎硯遯去。宣孤僻嫉俗、罕與人交、惟傾心琠、以詩文相質證、琠亦深推許之。酒酣則仰天長號。以樟曰、甚愧此一小書生。著運甓集。以樟字公狄、崇禎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illegible]) 授太康知縣。(王猷定集烈婦傳) 境內賊三十六窟、以樟撫練士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擊、大小百十餘戰、殲除殆盡。([illegible]) 明年調商邱。([illegible]) 二月、李自成犯歸德、以樟與推官王世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教諭夏世英、里居周士樸等、誓衆堅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邱、其子方夏率家衆斬關出、傳守者、衆遂亂、賊乘之入。([illegible]) 以樟妻張氏、積薪樓下、集婦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媼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illegible]) 以樟中賊刃、久而復甦、竟獲免。([illegible]) 被逮下獄。([illegible]) 上書請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砦自固之兵、重督撫之權、倣方鎮遺意。執政尼不行。([illegible]) 京師陷、以樟走江淮、閣部史可法延致幕下。([illegible]) 南都諸臣棄中原於草莽、以樟議曰、若無河北山東、是無江北、無江北、區區江南、豈足自保、今當於山東設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間天津等、於

河南設大鎭、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材者爲之、而武臣爲總鎭、一切便宜行事。於江南漕糧中爲各鎭厚集兵餉、以蘇息北方殘黎。於濟寧、歸德爲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不忘中原。議上、可法不報。(王猷定附序) 王師下揚州、可法死之、以樟隱寶應。是時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幾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鎔父子官津要、頻致書勸駕、不應、買田兎避數十畝、棲遁烟水之鄉、由壯及老、以死。嘗自比謝皐羽、鄭所南、洵無愧也。以樟與斑及孫爾靜講習問學、四方之士若沛閻爾梅、南昌王猷定、　崔千城、僧松隱頻過、以樟及劉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晚年偕喬出塵、陳鈺、朱克生、劉中柱追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皆扶剔經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記而傳也。著詩文理學諸書。(康熙寶應志) 以樟兄以柟、字仲木、亦終於寶應。(見王猷定祭熊仲木文) 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世德曰、今天下大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相傾軋、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持將帥短長、弊三。嘗官軍詭計靡餉者十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李自成陷京師、妻魏氏率諸婦女赴井死。世德閒道奔淮南、僑居寶應、與以樟卜鄰、偕隱。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畧曰、先帝仁儉英敏、每召對大臣、諮詢天下大計、非惝汗不能對、卽老生常談。間有忠鯁、又迂疎不識時務。先帝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暇、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身殉社稷、而失身不肖之徒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畢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用是切齒腐心、懼實錄無存、錄所見聞、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衊。國朝修明史、有司錄其副上史館。(王士正撰墓志) 錫命字蒼牧、貢生、遭亂、隱居寶應之鹵村、刻厲堅苦、督子力耕、與大興劉文炤、長水吳鉏及千城、以樟等相友善。(乾隆江南志) 或放舟湖中、相持慟哭、見者駭愕、不知所謂。親戚羅難無歸者、分宅授餐、數十年如一日。卒後返葬於儀眞。(康熙儀眞志。□先樸有盧村書、附王爲□詩爲□亦錄會字) 懋賢字聖期、隱居鹵村、以水患復歸、老益貧、常三旬九食、忍飢講易、無憂悴之色。生平不趨榮利、不妄交遊、惟與弟懋功閉門著書、年九十一卒。有椒響草堂學易小刻、並易經纂注若干卷。(嘉慶揚州志) 爾靜、邑諸生。鈺、國朝貢生。克生、國子監生。(康熙寶應志) 中柱、眞定府知府。(雍正揚州志) 出處見後陶徵傳。廷頌字欽哉、縣學生、未老棄去、放浪泉石間、翛然自遠。慕林和靖爲人、自號梅逋、藝梅數十本、雜以桐桂松杉、畜一鶴馴甚、讀書飲酒、對賓客、入市井、皆與鶴俱。從以樟遊、相倡和、盈百餘篇。在湄字九起、工詩畫、爲人澹蕩、閉影蒹葭蒼茫中、以葭名其園。以樟賦詩褒美、比於古不臣不友之士。光祖字昌之、如登字叔鸞、兩人者、孤澹自喜、栖短垣敗屋、草樹茂密、布袍禿袖過市上、顚髮半覆、行歌嗚嗚。(康熙寶應志) 世勳字東山、亦食貧有高致。(寶應詩錄) 以樟贈光祖詩曰、海風吹南雲、日夕逕西樹。此懷無時移、託根亦有素。江邊桑葉落、孤雲自來去。柴門閉逕流、歲月不得渡。城府異喧寂、心境契幽懷。老屋壓短垣、蒺藜塞行處。秋蘭閒蘼蕪、流水周堂步。採稆足朝食、灌蔬供野釀。君平下肆簾、一日

百錢足。開門數凫雁、舂碟理蒔藝。墻東杞菊籬、環堵風雨注。長歌出林樾、屢空不我顧。蒼然老布衲、瀟灑遣百慮。六十仍黑頭、遯肥氣轉裕。揮斥八極外、乾坤莽回互。又贈如聱詩曰：棕櫚覆荒廬、浮流無冬春。孤雲宿簷杪、遙風落山榛。城隅古路壞、流水漸拯尊。負薪行歌歸、挈瓶汲水濱。呼兒具黎粟、稍婦偕辟紉。洋洋涇流水、聊以樂飢貧。牀頭老素書、猶記羲軒民。窮年閉戶臞、誰復測昏晨。大道在胸臆、噓噏潛彌綸。[illegible] 琅聛世勛詩曰：陶唐戴黃屋、蕭蕭懷穎濱。鯤鯢段干木、立市而驕人。齊物有至道、嗷傲喪天真。蚩望東山巔、闊步企後塵。恥被狂生舉、奇節常閒閒。俯仰肆論列、問學準周秦。歌聲出金石、陋巷迴朱輪。迹棄心自閑、逍遙頭上巾。意氣不可合、况能知其貧。長松昂絕峨、芳蘭雜蓁茵。扶持豈地力、賴以全其身。俗情見紛錯、所貴與道親。平生幸努力、何復生歎嗔。（蓼庵集）

名宦戶部右侍郎周公亮工傳　林佶

康熙三十有五年夏四月、閩八郡士大夫詣當事諸有司、請崇祀故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於郡學宮之名宦祠。僉報可、以七月二十五日奉主行事。蓋距公涖閩時已四十有九年、距公歿亦二十五年矣。適公子在浚遊閩、謂茲舉於國典家乘均有光、宜大書以傳於後、且屬佶文之。佶生晚、不及見公、又愧學淺名微、何足以傳公於不朽、固辭不獲、乃以嚮所聞諸父老者、撮拾公全閩之大畧、務覈核、俾傳名宦者采焉。公諱亮工、字元亮、先世有仕江西者、因家金谿、後遷江甯。其自江甯再遷河南、則自公大父始也。故公遂爲祥符人、以先世之常居櫟下也、自號爲櫟園。公爲人警敏、負奇氣、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遠近知名之士無不交、自爲諸生、聲譽已著。及舉崇禎庚辰進士、授濰縣令、堅城守、殺賊、才望益大重、擢監察御史。方入都、而逆闖陷京師、明亡、公遂歸江甯養親、不復有宦情矣。順治二年、王師南下、特徵君以原官招撫兩淮、尋授兩淮鹽運使、改鹽法道。三年、擢布政司參政淮揚海防兵備道、政績皆可書。四年、陞福建按察使。六年、以按察使署理兵備海防、督學三道事。冬、入覲、轉福建右布政使。七年、還閩、以右布政使署建南道事。八年、署左布政使事。九年、署漳南道。十年、署興南道、陞左布政使。公前後在閩凡八年、所歷監司任殆徧、皆從草昧荊棘中、以扶士氣、拯民瘼爲己任、故功德之在人者深。其初涖按察也、未入境而民亂、公從杉關入、據光澤城守、破土寇李鳳毛、念邵郡去會城數百里、又東與建甯鄰、倘閩上游不靖、則頑民叛將勢相連合、將與江右南昌應、患大未可圖也、乃即邵郡治涖事、率家人戍兵百餘、備戰守、以計誅叛將熊再法、綦登虎等三千人。凡在郡經理七閱月、閩西境以安。而福州自戊子兵荒、流孶載道、羣盜滿山、公爬梳噢咻、逐假令、鉏豪強、撫逃亡、閩民始依公爲命、大寮位公上者、亦不得不倚公如左右手。故委公署道員者七、公靖大亂者六、如永安之招會省也、建甯之誠陳和尙也、延平之勦吳賓娘、邵武之縛耿虎也、而守清漳、保泉州、活十四寨、功最鉅。公功益顯、忌公者亦益多。十年、上擢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即疏言閩事、首論除降寇鄭芝龍、又陳用兵機宜六事。世祖皇帝深嘉納、而公禍基此矣。尋陞戶部總督錢法右侍郎。先是、芝



龍既降、其子成功猶據廈門、居漳州、刺殺總督、日以降愚我、冀緩援兵。朝廷亦羈縻之、辭以南安伯奉朝請。公之以中丞入也、極陳其逆狀。世祖密下公疏於部、遂執芝龍下獄。芝龍知公發其事、乃大恨、揮金謀報。公適督閩者方修怨撼公、一二巨帥向與公齮齕者爭相媒孽、飛章上告、公遂聽勘、再入閩。當是時、爲公訟冤者衆、人情洶洶、適成功以舟師數萬突至、逕趨福州、倉卒城守無備、勢在呼吸。巡撫宜公永貴知公爲人心所屬、又長於殺賊、乃便宜出公、藉公率士民分守。時賊焚掠四郊、火光照耀城中、且數日屢攻城不克、乃剋期囂至、急攻西南隅、鉦鼓聲殷地。公生射鳥樓、盡以平日所善諸文士爲部曲、指揮守禦、復親發大砲擊賊、殲其渠帥。是日微公、城幾陷。賊更大治攻具、乘雨夜潛師內薄登。公百方禦之、士民皆踴躍殺賊無算。賊知爲公也、氣奪遁去。巡撫乃疏公全城功、舉朝爲動色。然向獄終未解也。及按察程公之璿至、乃亟別公冤狀上請。有旨并逮訊所牽引及千人。閩民罷市號冤、不可得、焚香祝送出關千里不絕。久之廷議事漸白、會世祖賓天、今上即位、推原先帝意、出公而芝龍遂論決矣。已錄守閩功、補公僉事青州海防道、再遷江南江安督糧道、未幾投劾歸、遂歿。公好讀書、善爲文章、雖干陬固圉、未嘗一日廢吟詠。其獎引後進如不及、博物好古、其天性也。惜乎已試輒蹶於平日抱負十未能展二三。然其治閩之久、功德昭然、人知其功在於守城殺賊、而不知其中朝殺賊之功爲尤大、此眞無愧於開國之名臣、宜乎閩民愈久而思不忘也。公所著書百餘卷、晚年盡焚之、其前行世者不可得而掩也。

又周櫟園先生傳　嚳曾煜

周亮工字元亮、籍江寧、遷汴、爲祥符人。以先世居櫟下、又號櫟園。海內稱爲櫟園先生。亮工行甚敕、備善讀書、奧篇隱帙、無不津逮。崇禎庚辰進士、守土有能聲、而以福建全城功爲大。時國朝閩嶠甫定、山海奧壤、酒多伏戎。大帥慮泉州十四寨居民從逆、將帥師夷其地。亮工時官布政、爭之力、且以其家百口保無他、帥感其言直從之。閩人爲建報恩祠、刻石射鳥、詩話二樓、以紀活命事。亮工工古文詞、根抵槃深、一禀秦漢風骨、而獨闢性靈、未嘗章撫字範、索之象貌也。性嗜士類、尤篤親念故。當明季汴城遭寇、亮工官山東、奮鄉遺黎渡河而北。亮工遷弟亮節收錄存鄖、振以櫟構屏履所活又衆。仕至工部侍郎。所著有賴古堂集并雜著數十種、行於世。子在浚、在延、尤有學。

嚳曾煜曰、世之學者誦先生文、悅之、尠知兩活命事、余特揚之。其他不具述。聞先生死之日、或夢金甲神、鼓吹翟葆、曲旃珮輿迎之去。汴進士劉愼云。

又賴古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數傳復徙大梁。考其世、唯櫟下居最久、取以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籍甚。崇禎庚辰成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間道歸里門。明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至、創以雕勦、收餘燼而喣噓之、使反側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清漳之圍、見者胥驚爲神施鬼設、不知皆從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化出之者也。既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輒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駭擢少司農、而閩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時有司已鍛鍊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冤者以千百計。按察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與平反、撫軍不敢任、請廷質。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詔朝審、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大行遺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爲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生平奮爲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爲公家言、劇銖澌濯而歸之大雅、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呼謈聲如沸、手孝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所親曰、今日嘗得旨、東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倘不得旨、又活一日。屬友人爲作又活一日印章、卽此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邊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入都也、百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中。其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榜掠、瘐死無算、猶數百人從公、對簿與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

無一言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銘公辱公文章道義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閭里傳爲佳話。繙公遺集，益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碑傳集）卷一〇

又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姜宸英

公諱亮工，字元亮，別號櫟園，祥符人。先世有諱臣者，仕宋知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庭槐，游大梁而樂之，復占籍開封。鴻臚生子文煒，即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暨簿。公中明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濰令。是時濰被敵圍久，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鏃其身，城以不陷。事聞，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順治二年，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布政司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開門轉戰谿谷間，多所擒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詠，衛士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召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境內益安。爲右藩時，屢奉檄歷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地，人所顧却不敢就，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畧，所至輒見紀。故自

內召出境，及被劾逮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號哭聲竟數百里。閩詩人高兆作四泣詩紀其事。初，公以左副都御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驟擢戶部右侍郎，而閩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幾督臣果飛章劾奏，

詔赴閩勘。比到，前督臣已罷去，按察使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列狀上中丞。時久旱，牘具，雨大澍，民爲作歌曰：東卷雨云。復逮下刑部，訊秋

朝審可疑。故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即釋，而是時適傳

恩赦，凡已論囚繫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礱從塞外，待春發遣。

大行遺詔免，尋以僉事出任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爲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陳對敵，呼吸生死，居閒召客讌飲，詠唱吹彈，六博揄袂歡笑，無不以詩爲遊戲。心營口授，史不給書，而頌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鋃鐺纍纍，呼謷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其爲北雪詩序畧曰：記初冬，余與生夜坐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卧薄板上，忽聯句，或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筆，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逾年，遷參議江南督糧道，復遭劾解職，聽勘，事解，尋卒。公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握齪拘文吏，當大疑難，剖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即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爲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貳，然時時與世牴牾。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彷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著述百餘卷，曰：使吾終身顛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遇公西陵佛寺，留飲，拊几太息，謂余曰：吾與子相見，知無幾。今我年六十，子歸，爲我作恕老堂，酌酒歌而已。恕老堂者，公所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轗坷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覘其中默默如不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考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俛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大世之辭富貴而就貧賤，甯獨善其身，以置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獎與後進，嘗貫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嘗經過，雖深山穴處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士，觭辭隻韻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其爲文及詩，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刱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劇鉥湔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人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元配馮淑人，生子五：在浚，國學生，考充官學教習；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靑，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卒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謂莫知耶，爲大司農，謂達其時，胡蹶而終？詭譎偭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爲，奚辭固窮？烏石巍巍，滔滔大江，文燕武施，惟公之功。公之德威，汔於數邦，肆我文辭，砭鍼瞀聾，萬派千支，於海朝宗，如寶待追，如懸待撞，曉歷嶔崎，益放而洪，誰其司之，命彼祝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崕，嗟櫟園公。

（碑傳集）卷一〇

又贈周櫟園先生序　陳維崧

櫟園先生頌繫之五年，

天子憐其冤，事大白，於是先生既脫獄，南還，至揚州，揚人士識與不識，



閩先生至、無不大喜、爭持牛酒賀。陳生維崧適遊揚、亦欲一見先生、私輒自計曰、維崧江表鄙人耳、家貧、詘於衣食、奔走江淮間、未獲以文章末技奏於先生。今來廣陵、又多與博徒賣漿者游、雖欲見先生、恐未有路也。獨居深念、不能自決者累日。如臯冒君辟疆、余父執也。一日自外至、語維崧曰、櫟園先生知陳生、亟欲一相見、子無悞。陳生聞是言、竊自喜、旦夕謁先生、則先生已枉車騎、跡陳生於市中、以故左。日已晡、復上謁先生、則揖陳生入、置酒食陳生。陳生攝衣就坐、醉則歌先生所爲詩、先生擊唾壺和之、一座盡驚。先生起謂維崧曰、老臣獲戾、六年於茲矣。六年以來、關木索嬰金鐵、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卒隸則涕怖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宵知復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國家大恩、卒賜湔灑。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人、爲老臣拷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爲老臣斃三木下者十餘人矣。有司自臣冤道死者一人、瘐死二人、餘皆瀕死數矣。卒無有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爲纍臣槖饘計、又不知幾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結髮爲吏、實未嘗有所恨、以至斯也。一客起曰、誠如公言。益公所至多善政、吏民戴之、閩人士至作四泣圖、此皆地遠不逮論。論吾所及見者、公備兵揚州、江南甫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者有急裝自北來、以馬箠叩營門、叩已、據地坐、諸將惵。倉卒不知所出。公直前上謁、急裝者熟視久、徐曰、彼銖給而白晳、何爲者。公嚄唶曰、君貴人、吾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探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泰州桀黠奴蓋官室者反詞也。公厲聲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擠姑詗之、第君馬勞、不宜復有所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廄馬以去。急裝者喜。越日偵騎至、桀黠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好全活人類如此。又一客曰、當公治兵時、而江南撫軍某者性險鷙、尤嗜殺人。一日漏下二鼓、公寢門闔矣、諸將譁云撫軍趣議事、且言速駕車以來。不及、則單騎來。又不及、步來。人聲鼎沸、一市人盡驚、往來轂門間。公佯卧不起、敕諸騎士前後植槊戟、笳鼓大作、列炬如白晝、然後起。起又徐徐行。撫軍催騎道相望、至則諸將士悉堅銳彀弩相向、白刃夾道、立堂下。撫軍坐堂上、公至、撫軍恚良久、語曰、吏報城外某處有賊巢、吾待公至、將盡撲殺之。公奈何來姍姍者。公曰、以吾料之、必無是。撫軍怫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公應曰諾。撫軍沮、則令諸持長鈹者退。公曰、適倉卒、未尊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徐徐出、呼騎士轂門外、譙讓之曰、夥頤、撫軍趣吾會食、向者鶩呼奚爲、捽其髮徧笞之。一市人始知嚮所傳聞實謬、悉散去、城外亦卒無有所謂賊。是日也、微公、事幾殆。客言未竟、更雜述先生數十事、皆倉卒間戡定大難、恩澤及人者。階下人聞之、躡足語、至有泣者。最後一客年七十餘、狀微傴、齒缺落、且盡述公解任維揚日、揚城十萬戶砌城留遮道泣、聯袂成帷、天日爲之霾。既已就道、哭聲撼天地、城闉崩摧、語絮絮不可竟。陳生離席、伏奉卮酒先生前曰、吾向在如臯、冒君辟疆受先生知最深、談先生事最悉。今又聽客所言、昔李廣爲將、殺降卒、乃自剄。于公治獄平恕、後乃克昌。今先生陰德、奚啻于公。疇昔之事、吾固知其往而必返也。豈惟復返、自此以後、無疆之慶、即以此卜之矣。座客孝威鄧氏、曇倩程氏、曰、今年先生正五十、揚人士思有以觴之、即以子言爲先生壽、可乎。先生大笑、爲陳生盡一觴。

清儒碑傳集卷十一

姜晋珪　沈進　蔣薰　洪德常　陳應鳳
徐柏齡　徐石麒　李明性　錢澄之

孝潔姜先生墓誌銘

慈谿姜君宸英詩文傾折海内士、天子知其姓字、然屢赴鄉試、不見録也。既而用薦入史館、支正七品俸、纂修明史、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會覃恩、敕授文林郎、贈考妣如其階。歲在己巳冬、刑部尚書總裁官崑山徐公乾學告歸、詔許以書局自隨。公上言引君自助、於是君將還葬其考孝潔先生于夏家㠗華盆山之陽、妣孫孺人祔焉、持狀請彝尊誌其墓誌。曰、先生諱晋珪、字桐侯、别字卓菴。先世自蜀遷于越、居嵊縣、再徙餘姚、復徙慈谿。曾祖國華、丁士美榜進士、累官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階朝列大夫、贈太僕寺少卿。祖應麟、中先文恪公榜進士、以戶科給事中抗疏爭鄭貴妃冊封、謫典史、後歷太僕寺少卿、階中憲大夫、贈太常寺卿。父司簡、官戶部司務。母向孺人、妻孫孺人。先生少補儒學生員、貢於鄉、年三十七不復應舉、研精理學、工詩、兼通六書、辨其源流、又嫺經世之略。性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愷易、然取與必以義、雖勢力不能奪也。太常公以廉節自勵、遺產僅百畝、司務君昆弟分受之、先生昆弟又三分之、力不能給饘粥、兵後家計益窘、無以為親養、乃游學、北至燕趙、東浮洛、西游秦蜀、束修所入、歸以養父母。孫孺人曲成其孝、一味不以自甘、必先進舅姑、曉問寢安否、庭闈燕衎靡以異先生在家也。先生既遠親舍、歲時恒望鄉遙拜、發為歌詩、多幽憂悱惻之言、音甚酸楚、今所傳泛鳧吟槀是已。迨向孺人歿、先生適在旅次、訃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除、將之瑞州、道出常山、疾發、卒於草坪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年六十三。宸英扶其柩歸、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等交泣下、僉曰、君之事親可謂

孝矣、君之高蹈可謂潔矣、遂謚曰孝潔先生。先生歿後七年、孺人亦卒。孺人國子監生之蒞之女、朝列大夫知德州事森之孫、贈朝列大夫其之曾孫。子男二人、宸英、宸芝。女一人、嫁儒學生員凌珞。孫男三人、女六人。嗚呼、自先王制產之法廢、士之貧者無以養其親、於是陟岵、鴇羽、北山、蓼莪、四月之詩作焉、雖不能養與祭、君子必以孝子目之、蓋惜其遇而憫其志之不得已也。先生之孝、終食不遺其親、顧以貧故適四方、資僚友縞紵之貽、以供菽水、是亦潔白之養矣。子職未盡者、孫孺人以婦道成之、宸英又克繼其志、然則先生可無憾於泉下、而因行受名、庶幾克副其實者乎。於其葬也宜銘。銘曰：

學焉而弗措也、才焉而不遇也。勞人之賦也、孺子之慕也。有賢妻為之助也、有令子為之嗣（存故反）也。子未服官而贈及其親、遭遇之異數也。考卜于原、有兔者檀、有莞者枌、葬先生於是墳也。祔此幽宅、既安斯蕃、衍而孫子。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文學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焉。先世有仕元官提舉諱福一者、自湖州徙嘉興、居城南放鶴湖。其子晶一避楊完者兵、始遷梅會里。曾祖考朮、祖考文輝、考福基、世有隱德。君年十七、工時文、要非所好。既交予、日以詩篇酬和、鄉人目曰朱沈。錢塘陸圻過予書屋、遇君、將揖問何人、予稱字以對、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乎。曰：是也。遂留飲盡歡而散。未幾、予南度庾嶺、君乃結同里周篔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篔好周人急、獨君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然坐有惡客、聞惡言、憤不能平、張目變色、使酒面詆諆勿顧也。平居不憂貧、見篔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于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或曰、君蓋有感于中言之。君為文、先民是則、故每試不利。同學故人有以舉子業致位通顯者、雖遺君書、置勿報。一旦

訪予京師、數過予旅話、餓而騎驢一頭、蹩躠返歸、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毀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巢居。教子翼讀書、手自抄録、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録、東園詩、藍村稾、半巢居稾、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詞、袁溪文稾共三十餘卷。君晩適館于桐鄉汪氏、並坐飲、當杯入手、無疾一笑而逝、年六十有四。先娶朱氏、再娶章氏、繼又娶鄭氏、海鹽人、有儉德、事必先為之備。君沒後、持門戶一十五年、畢君未竟之志、葬其舅姑、課子娶婦、嫁女皆以禮。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一人、翼也、居喪盡哀、甘露降于塋廬藤蔓者三、人稱其孝。女四人、一嫁陳丹履、一嫁李某、一嫁繆啓武、一嫁朱丕戭、予從孫也。孫男三人、女一人。年月日、翼奉二人匶葬生字圩之盛家橋、銘曰、

魯經取人、必也狂狷。有所不為、斯擇之善。思我故人、庶幾可入作者之林、獨行之傳者乎。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寧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黄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桕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為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暘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逾年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

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為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鑒躬、王公庭言遠、而鄞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徐之瑞蘭生、禾有巢鳴盛端明。君既退歸、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騖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于時、第取自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婿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其縣其原。銘曰、

學焉而為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五

誥贈朝議大夫禮部郎中加一級崇祀鄉賢洪公傳

贈公先生諱德常、字常伯、徽之歙縣人、唐宣歙觀察黜陟使經綸公之後也。自宋而明、世有顯人。曾祖金竺、舉孝子、祀於鄉。父武卿、贈承德郎。先生少補博士弟子、才冠其同學。是時當明末、天下士大夫窟穴八股、摘經擬題、為富貴捷徑、有目涉經史古文者、相戒為不急務、讀不終帙、輒棄去、而實學益衰。先生喟曰、此碌碌者足為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倣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史記、漢書、畫以歲月、務強記之、久之胸中汩汩然不可禦矣。嘗遊西湖、刻其制舉業行世、一時名人鄒屺瞻、黄貞父、韓求仲諸公皆亟推之。先生自負益奇、務古學益力。嘗病汎覽寡要、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為古文所自出。年既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清、馮恭定諸書、旁攷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

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月巘諸耆儒數會于紫陽，一遵白鹿洞規，而要歸於存誠寡過。其言曰：孔顏克己復禮為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益篤。書四勿箴於座右，且輯有周程張朱五先生學約、知行合一録、養正格言、變化氣質論。益歎夫末學之無成，一惑于師心冥悟，而或致越閑；一牽于講習訓詁，而無所渙然自得。其弊始於蒙養不正，而浸淫決裂以遠也。先生之論學如此。方七八歲喪母，哀慟如成人。長奉父承德公命，就試揚州，聞父病，冒風浪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墓骨立。謹事繼母，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掌中，說者以為和氣所致云。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或止之，嘆曰：一息尚存，吾寧已諸。既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進，少瘳。又二年，遂不起，卒年三十有九。平生著述多賸稿殘編，零落笥篋，知者惜之。其為人樂易，能循謹，鄉之父老子弟莫不斂手嘉服，以為仁人君子也。子琮，順治壬辰進士，累官禮部郎中，贈先生如其官。琮督學陝西，刻先生左策史漢約選，頒示諸士。秦中人皆知洪氏家學。仲子珣，以明經司訓武進縣學。餘子諸孫皆克世其業。康熙丙辰，以公名德夙著，推祀鄉賢，事見侍讀學士沈公行狀，戶部尚書梁公誌其墓，而余次為傳，以附梁、沈二公之後。論曰：歙洪氏蓋世有令德云。余數至郡，其父老語及贈公，皆亟推曰長者，而撰次其行事，則所輯諸書多歸本於道德。惜其早逝不仕，其書不大行於世也。不有令子，孰揭而張之？嗟乎，世之家修躬行，而名湮沒不傳者豈少哉。吾聞歙為程朱三夫子系所自出，謂之東南鄒魯。數年前，余猶及與紫陽之會，一聞緒論。蓋紫陽氏之風澤遠矣，後之君子其相承不絕，有以夫。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七

陳季子墓志銘

君諱應鳳，字季子，明禮部尚書靖獻公廸八世孫，監察御史公希美第四子也。尚書公抗節殉建文難，族殲殆

盡餘一人謫戍登州、其他或易姓竄亡。洪熙中禁網解、始有還宣城者。七傳至御史公彈擊有聲、陳氏再顯。君早孤、嗜學、六經子史諸書手自纂錄、年十九、補邑博士弟子員。時郡司理黄公尊素風矩甚峻、不妄許可、君謁以文、甚見器。一時州縣良有司多禮重之、而絕無干請。監察御史進公按部至、君獨請修靖獻公祠、詞氣激昂、引大義相震動、當事為之改容。蓋其與人多和易、而遇事敢言、雖王公大人不為挫、于利所應有、畧不為校、人告之以急、未嘗不應、以是見稱於人。年四十五卒。君之配為布政使豁陽蔡公女、生子四、曰鈺、曰鉉、曰正自、曰錦鈺。才而未達、自傷無以顯親、來乞銘。其詞曰、

大忠之裔、厥緒不墜、其昌爾世世。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黄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勗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溪劉振之而强、錢塘姚奇胤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義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間。黄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黄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鋮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黄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間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關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黄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

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修職郎恭城丞霑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者、考也。曰處士弘澤者、本身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三。子三人、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歷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為難。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守硜硜之義、流離困阨、其官閥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為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為遺民録、猶憾其湮没不傳者多也。黄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録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廨。守師傳、遯靡悔。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四

徐石麒傳

徐石麒字又陵、自號坦庵。其先世爲浙鄞人、明初遷揚州。父心釋、傳王心齋之學、以不怠不欺爲旨。石麒生當明季、幼承父學。及明亡、身隱北湖、精研名理、鰲居不應試、以著述自娛。嘗著枕函待問編五卷、論治論學、崇尚心得、不事勦襲。嘗謂告子以食色論性、食色之性、人與禽獸同、惟仁義之性人所獨具。然食色不待教而知、故謂之性、仁義必教而後知、故不可謂之性。（此理室論性之說多出于此。）又如父子之間、惟慈與孝。慈實天生之、而孝則待聖人之教。夫婦之間、惟情與義。情實天生之、而義則賴聖人之教。又謂聖人不能使人心無欲、惟須安排得法、不使害理。如食色人所同欲、同而不爲之別、則貪者日相奪、淫者日相侵、將不得各遂其欲。故聖人之禮法、所以因性而遂生別、因論性之說、推及修身應世之方、謂人未服中和之教、鮮不以氣爲志。今之所謂狂者、妄也、所謂狷者、戾也、所謂中行者、猾也。聖人以力謀食、凡耕漁屠牧無不可託以養身。然自食其力、無事苟求。今人以耕漁屠牧爲恥、而衣食之計、以心謀不以力謀、不肯自養其力、或反出于苟求。其以隱士名者、於世治無所設施、于世亂無所補救、惟耽泉石之樂、以傲王侯、是爲天下之惰夫、雖廉靜自好、猶恐不爲聖賢所許、若論縉紳以盜虛聲、則名教之罪人也。其辨論學術與論性之旨相表裏、皆叙論九流得失、以爲莊周之說有性而無教、荀卿之說有教而無性。又謂立言當因其時以察其事與情。更因論學推及于論政、謂開創之君、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奔走天下豪傑。亡國之君、亦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塞抑天下之豪傑。人臣事君、當安社稷、利生民、使僅知恭慎、無益于社稷生民、乃古人之謂佞、且能廉、僅完己身之名、能死、僅虀己身之節、能去者、僅一遁世之人。

若包容荒穢、則又陷于楔棱。是均不得謂之忠。江都焦循得其書、稱其語多精實。又作客齋餘話五卷、推言象數名物之理、以抉隱辨惑。謂物之有者均有耑、無則無耑。地耑之處爲天、天周地外、地轉天中、無所偏倚、是猶以杯積水、以繩轉杯、椀潑而水不遺也。故虛能藏實、地之四面皆天、四面均人、是猶蟲懸危枝、蟻行潑宇也。又謂雷電一物、電乃雷光、雷乃電聲、猶之引火發炮、見光而後聞聲。虹由日映雨氣而成、其半濁亙天者、則以日射地球四面、其形當圓、人在地中、止見其半。人於烈日中噴水、水氣必成五采、故虹亦成彩色焉。又謂釋氏所謂四大指地、水、火、風言、即易之天、地、水、火、亦即乾、坤、離、坎。復深闢堪輿、星卜之說、以事神祈福爲謬、謂自然爲理、當然爲道。舍自然而論理、舍當然而論道、均妄人也。蓋當此之時、石麟里人孫蘭從泰西人士游、傳其格物致知之學。石麟此書曾屬孫蘭訂正、故所言均前人所未發。別著轉注辨二卷、以轉注爲互釋、已啟戴段之先。在茲錄四十卷、實倦小言六卷、均語錄之流。趨庭訓述六卷、則述其父心釋之言、咸足俾訓世儆俗之用。又撰蟜亭雜訂一卷、爲考訂之書。壺天暇筆十卷、壺天續筆二十卷、壺天肆筆八卷、皆摘錄子史粹語而辨其名實之同異。坦菴瑣錄四卷、雜錄箴銘語錄之類。古今靑白眼三卷、刺撥諸史及說部各書於評騭人物之稱、彙列成編、其例亦古人所未有。花傭月令一卷、記培花種樹之法、則爲農家之書。復有談騷寤語四卷、爲論騷之書。叙書說三卷、爲論書法之書。詞附集統四十卷、詩餘定譜八卷、咸爲論詞之書。尤精詞律、嘗撰訂正詞韵四卷、謂平聲可通者上去入皆可通、惟入聲通法人多不知。蓋平聲三十韵、入聲止十七韵、每不知所從、故錯亂耳。乃支、微、魚、虞、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二韵、原無入聲字、蒸韵無上聲字、故上聲止二十九、蒸亦無去聲。去聲三十者、泰卦分也。十三元韵、歷考宋人皆以前半原元等字入先韵、似有確見。庚靑眞文自是兩韵、中州、中原皆不通押。侵覃鹽咸閉口音、不得與眞寒先通。梅回杯醅等字不與齊微同用、人知之。悔每對退亦不可與尾味通用、人輒不察。由作詩者皆用平韵、上去不常用、不免以土音混入耳。其所作詩文有松芝集十卷、倦飛集四卷、三憶艸一卷、白石篇一卷。所著之詞有麗吟四卷、瓠聲四卷、貝謠一卷。兼工度曲、入白石甫、闢漢卿之室。郭士璟謂其感憤之懷、寄之詩賦、滑稽之致、寄之南北劇。後徽人凌廷堪于詞曲之學造其微、最稱石麟、謂其合于元人本色。其散曲有忝香集三卷、雜劇有大轉輪、拈花笑、買花錢、九奇逢、珊瑚鞭、辟寒釵、胭脂虎、范蠡浮西施諸種。又有彩鸞集、設爲男女贈答、而絡以詩餘、爲傳奇之變格。以上各書、江都焦循均見之。尚有談經箚八卷、（蓋說經之書。）禽愧錄五卷、天籟譜二卷、（並論音韻之書。）通音一卷、（亦語餘之流、閒引於枕函待問編之中。）如鑑三卷、吉凶影響錄五卷、（並皆格言。）文字戲十卷、宮閨粧飾五卷、指水遺編六卷、唾餘辯佳二集各一卷、（此二卷均詞。）均湮佚失傳。蓋明淸之交、吾鄉著述之富、未有過石麟者。然石麟窮窮不自足、沈謐寡言、門無雜賓、不與市人相見。築予書堂于湖濱、極園亭之勝、四壁圖書、終日靜坐、作湖居好十詞以見致。所作賀新涼一詞、寄意尤深。（其詞曰、恐是恐未路、借鐵、山、白鶴一埃、補聯秋樹、六折山、擁三面水、道鄉桃花僕步。蓬蓑得閒鷗無數。烟火不留林外黑、但蒼蘚白。石那堪蒼。歸去也、登無故。門前只有浮槎渡、問年年、山中甲子、末曾置散。草馬欲通芳艸倡、個訪終南捷主。收正敕、出叢鋤樸。不著、胡麻流、水遣更一竿、垂向無名、叢渾似道、有人住。高官良深。）其風概略可想見。時王玉藻以故同隱湖中、湖民罕知其賢、而石麟獨與交。高暐、陳卓均以世家子出仕、而石麟獨退隱。及王貽上司理揚州、招致境中名士高人、吳嘉紀、雷士俊、邵潛均詣其門、而石麟獨不往。時兄子元美、女元瑞皆工詩詞、石麟間與倡和、以供笑樂。始與維然倩、

劉子祉、陳聖茹、吳蘭次、宗鶴問交。劉、陳兵死、輿然倩把酒話舊、淒然淚生、歌唐多令以寄慨。後蘭次仕至湖州守、以書招石麒、石麒作浣溪沙答之、有杖履逍遙懶出山句。竟以康熙十口年口月卒于家、年口十有口。里人范荃敍其文、江都焦循曰、石麒蓋隱于詞曲者。其推論經史、探論道德、豈屯田、夢窗之流。論者以爲知言。子三、元聲、元佑、元吉、均知名、而女元瑞才尤高、能傳石麒詞律之學。

劉光漢曰、石麒力斥隱士、目爲天下之惰夫、而其身亦以隱佚終、且避世若惟恐不深、得毋行與言違乎。不知石麒所斥之隱、乃隱而盜虛聲者也、不必隱而隱、故爲惰夫。若石麒之隱、乃不得已而隱、隱而猶有餘痛者也。以石麒殫精物理、使出其學以媚時、亦足與李光地諸人相勒、乃竟棄利若浼、遁世無悶、不欲以所學媚異姓、即不屑以所處盜虛聲。此則古之所謂義人也。且石麒學窮天人、不以所學自矜、於家國之誼尤篤、則大學推論齊家治國、必探本于格物致知者、非無故矣。使遺著未湮、雖擬以蕺齋、不是過也。

劉師培撰　《左盦外集》

李孝慤先生傳

孝慤先生者、姓李氏、名明性、字洞初、別號晦夫、蠡之西曹家疃村人也。隱居儒行、純篤潛學、沈毅、與容城孫徵君奇逢同隱。徵君講學河北、四方士歸者數千人、先生閉戶謝交游、不求聞達、人無知者。事親孝、每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廁牏、夜不寐、聞輾轉或寤噫欬、則問疑苦若何、何思食飲矣。雖百數十無不應。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愕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先生方面、髯際鬒端朴、氣靜謐不嬉、祭必齊必虔、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朱陸爲門戶。負經世志、嘗謂子塨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詡勤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蕭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著蕭然、高歌虞夏、噫、此吾志也、今已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隱足迹不履市闠、被紫棉布袍、裹巾夏葛、冠六合（俗名瓦楞帽）。方領博袤、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教人先行後文藝、闢佛教曰、弗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佞之、何也。僧尼往往望而卻辟。凡除髮、翦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然御物無忤、雜庸衆不驚。生平無疾容暴語、王養粹者、與先生同學、嘗患瘵、先生規之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此疾胡爲致哉。其德性純粹如此。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目光熒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酹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

文乎。聞宇內當昇平、則歡動須臾。年六十九而卒。孫徵君門人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餘佑與博野顏元俱篤學高慤、乃議曰、諡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慤、先生有焉。於是共私諡曰孝慤先生。子堪、字剛主、世其學、復受業顏先生之門。其學以實脩用世爲務、燕趙士多宗之、與世之滕口說者異云。

王源曰、北方學者多闇晦寡交游、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徵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關中李中孚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而讀剛主所爲孝慤先生狀、其貞脩篤行、更爲諸君子所推服。然則燕趙之士之持高節、抱經世大略、負絶學、不愧通儒、而名不出鄉里者、固多也。豈遂湮沒而無傳乎。予見聞寡陋、不能博訪而悉傳之、惜哉。

賓太史克勤亦爲孝慈先生立傳、中一段云、先生念聖學以敎爲振、顏其齋曰主一。謹獨、過欲之功甚密、不類世之表暴於外者、人固不得而議之也。晚年有五子、皆訓以正學。又云、家素饒、滄桑變後貧、食指且蕃、絀於用、至難堪、乃對人未嘗道貧字、持節益嚴、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又云、疾革時曰、吾心湛然、一無動也。屏歸女勿近、顧謂子塚行屬纊體。其一息尚存、不肯少懈者歟。與豈稱作皆實筆也。同里晚學閻中寬謹識。

王源撰《居業堂文集》卷四

田間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眾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間、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間詩學、田間易學、莊屈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

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即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勖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兄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乃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杜先生蒼略每言，自投左羅讞，范陽三烈士聲震海內，一時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義先生爲衆所推挽，迻按其終事也。余以迻挽終不作，壽爲疑，杜先生亦未知其詳。闇卿之白麓先生云，御史稱文洛苹，督學難之日，必從甘心焉，則入告其所以，乃止。因數諸生無爲而返按不敢，自治督學畏清議，以件同官，一代風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子產以爲師。曾仲立嘗謂室之議，則其氣象不可復見矣。白麓諱之之子也，諱中發，於余爲諸父之無服者，稱塗山，以詩名吾鄉，孝謹寬厚，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清儒碑傳集卷十二

陸世儀　張履祥　張嘉玲　姚夏　張爾岐

陸先生世儀傳　全祖望

理學、心學之分爲二也，其諸鄧潛谷之不根乎。夫理與心豈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妄如之。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弓冶相傳，各守其說，而門戶不甚張也。敬軒出而有薛學，康齋出傳之敬齋，而有胡學，是許平仲以後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陳學，陽明出而有王學，是陳靜明、趙寶峰以後之一盛也。未幾王學不脛而走，不特薛、胡二家爲其所折，而陳學亦被掩。波靡至於海門，王學之靡已甚。敬菴出於甘泉之後，從而非之，而陳學始爲薛、胡二家聲援。東林顧、高二公出，復理格物之緒言，以救王學之偏，則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蕺山出於敬菴之後，力主慎獨以救王學之偏，則陳氏之又一盛也。是時晉楚之從，幾交相見。要之溯其淵源而折衷之，則白沙未始不出於康齋，而陽明亦未嘗竟見斥於涇陽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長之旨也。耳食之徒，動詆陳、王爲異學，若與疇昔之詆薛、胡爲俗學者相報復，亦不知諸儒之醇駁何在，故言之皆無分寸。桴亭陸先生不喜陳、王之學者也，顧能洞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先生之論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於灑脫曠閑，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詩寫字，以自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答之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覩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針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義，所謂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爲要，失卻最上一層矣。然白沙本與敬齋俱學於吳氏，皆以居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后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篦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實嘗從事於禪宗，而正學工夫尙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遂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鞅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熟處難忘，亦不免逗漏出來，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根也。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菴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菴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菴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菴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菴將以晉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菴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深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菴十分之五，整菴才氣不及陽明十分之五，於整菴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白沙弟子曰：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即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爲求之於外，此是陽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戶之盛，則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實過於文，行過於言，其氣像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虛齋、涇野、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繼統，欲救其弊，而終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買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方山之不肯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日下矣。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今師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泉之會壓於龍溪，然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溪也。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

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歷、下而禮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證剖晰、蓋數百萬言、無不粹且醇、予不能盡舉也。其最足以分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顧明史儒林傳中未嘗採也。予故撮其大略於此篇。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登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秘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為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吾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閒、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即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為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為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人軍事、既解、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東林、已而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真知即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浙之西安葉靜遠、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州、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邃也、乃仿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為傳一篇、以為他日國史底本。

又陸桴亭先生小傳　湯脩業

先生名世儀、字道威、太倉諸生。才名早著、復社鼎革後、高尚其志、與同里陳言夏瑚、王石隱育輩講求實學。有司聞其名、爭式廬焉。會先曾伯祖紫庭公館太倉州學、持刺往訪、相得甚歡、歸告諸同志、罔不景仰。而紫庭公之師馬一菴負圖求道多年、狂喜益至、遂介紫庭公過婁江問學、語多契合、窮論三晝夜不倦、彼此俱恨相見之晚。越十年、一菴復偕惲遜菴日初、蔡仲全所性等延請來常、盤桓幾及二載、此康熙乙巳、丙午閒事也。時去勝國未遠、諸遺民私淑涇陽、景逸、猶有先哲餘風、而後進亦多英俊、聞先生來、踴躍興起、進請無虛日、先生隨人指點、多所啟發。江西提學楊兆魯罷任里居、其子世求富而好禮、頗窮象緯、亦喜從先生游。先生將歸、延之家、下榻萬卷樓、晨夕晤對、時有質正、信稱翩翩佳公子。越五年辛亥、先生卒於家、年六十一。所著有思辨錄、宗祭禮、性善圖說、理氣發明、天文雜著、三吳水利志、桴亭詩文集及編輯歷代詩鑑等書、不可勝紀、為世求開雕者十之二三。後萬卷樓火、板盡燬、今所行者惟儀封張清恪重刻思辨錄輯要而已。先生天挺人豪、才大心細、十五學擊劍、二十參性命、三十道術大成、其學無所不窺、歸於經世、雖伏處草茅、而情殷匡濟、斟酌古今、鑿然可見諸行事。馬一菴序其書、稱為命世通儒、信篤論也。

湯脩業曰、予成童時閱族譜、見名人贈答詩文、始知先生姓氏。後讀思辨錄、歎其廣大精微、無美不備、國朝諸儒似未有過之者、而議兩廡俎豆者獨不及、豈尚有待耶。閱馬一菴家傳及紫庭公遺集、知其曾來常講學、于吾鄉卓有關繫、姑摭所聞、僭為小傳如此。惜乎文獻彫殘、無從索其行狀而詳考、尚不足以盡先生也。

張楊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生明萬歷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顧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雖排王氏、實出入於艮知之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餘年。既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備忘、初學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齗齗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匿如此。

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攢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妾生二子、迨歿後相繼以夭、而訖無主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以來、率以近代儒者祔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

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撰。

邵懿辰撰《半巖廬遺集》

張先生履祥傳　雷鋐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故學者稱楊園先生。以萬歷三十九年生，天啟五年入邑庠，崇禎甲申春至蕺山師事念臺劉公，夏聞京師三月十七日之變，縞素不食，擲書廢步歸。楊園時先生年三十有四矣。九歲喪父，擗踊祖括如成人。十八歲喪王父，二十一歲喪母，治喪一遵文公家禮。家故貧，以授徒爲業，躬自力農桑，與其兄同居至老無閒言。自少用心于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往見念臺，自謂有所得。念臺大節彪炳，其學於程朱有出入，先生初宗之，既而恪守程朱，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纂輯先人遺書，亦多折衷于先生。時黃太沖方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先生隱約閭修，不標門戶。嗚呼，其所見者遠矣。先生同志友始則顏士鳳，繼則凌渝安、何商隱，晚則張佩蔥。佩蔥執弟子禮，先生曰：某自授徒外，未嘗敢以講學爲人師也。年六十有四卒，是爲康熙十三年。晚得子，先生卒後亦亡。

論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也。然陸公未獲與先生相往復，先生歿，乃見其所著備忘錄等編，而心折焉。先生之書未嘗流布，厥後海昌蜀山草堂已刊板，旋燬于火。嗚呼，是後起者之責也夫。

《碑傳集》卷一二七

書張先生嘉玲事　張士元

余所居西南數里，明末有張佩璁先生，名嘉玲，師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居家造次不違禮。一日赴鄉試，見士入闈者必先露索，二人夾持之，驚曰：國家取士，上爲公輔，下爲百司，不加徵聘而自往就試，已卑矣，乃防其懷挾書策，如防盜賊耶？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終身不應試。夫三代選士造士之法，沿及漢時，猶有鄉里推舉者，已乃加之考試，亦至公之道、不可易之制也。從而搜索之，則爲法始密，其令蓋自唐已行之。時禮部侍郎李揆以主司索書隄防太峻，因謂彝不至者，雖居文史之囿，亦不能工爲辭，乃於試日陳五經諸史於牀，聽貢士尋檢，此矯枉過正者也。然搜索雖密，而懷挾之弊仍不能絕，則惟有敎之以自重而已。觀佩璁之事，有可風者，故書之。

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丁子復

姚夏　陳梓　蔣元　錢馥（下互觀）　李汝龍　陳璋　徐根

姚夏，字大也，石門人。幼受業楊園先生，後客驅四方，所著年譜皆追憶而得，故紀年多舛，然得據以考證者賴有此。其他行誼著述，采錄未獲。

陳梓，字俯恭，又字古銘，一作古民，號一齋。先世餘姚人，僑寓秀水濮院鎮，再世矣。弱冠偕兄樂謁姚鼇庵先生。鼇庵名瑚，楊園先生高弟，敎以正學，歸讀孟子陳代章，遂絕意進取，以閑邪崇正爲己任。舉博學鴻詞、孝廉方正，不就。清苦嚴毅，篤學不倦，著四書質疑、志仁、困知記疑、重輯楊園年譜、詩文集。後歸老故鄉，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餘姚之鸐谷，年七十有七。

蔣元，字大始，平湖乍浦人，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先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于朱子。篤信楊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夏知，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清獻繼之顯于世。吾黨私淑，舍楊園其誰與歸。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救荒書、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糾繆、叢桂堂雜說、詩文集。晚困甚，所居僅蔽風雨，嘯歌自適，無戚戚容，非中有所得，豈能然哉。卒年六十餘。

錢馥，字廣伯，號綠窗，海甯盧仲里人。幼不喜舉子業，致藏書，得楊園集讀之，遂服膺焉。性通敏，凡傳注譌文疑義，一經尋索，必得其解。爲周松靄、盧抱經、錢竹汀諸公所推許。楊園墓荒蕪已久，扁舟往拜，芟除荊莽，就墓傍居人屬爲防護，欷歔而去。姚、陳兩家所著年譜辨證爲多，惜年未四十而卒。有雜著數種、詩文集若干卷。

李汝龍，字海門，嘉興梅會里人，諸生。幼篤內行，能爲古文辭，經史瀏覽，即得大意。專心濂洛之學，日有課程，嚴自刻厲。子復與同硯席者三年，以兄事之。時年少氣盛，謂前修階級可層累而進，後子復爲饑所驅，兄亦爲二豎所苦，纏緜藥裹，年未四十而卒。墓有宿草，悲思何極。著有楊園年譜發明、寸碧山堂詩文集。

陳璋，字奉峩，號半圭，海昌人，諸生。幼孤，奉母孝。讀書必手自鈔錄，盛暑祁寒不離硯席。明季諸老述作編纂幾數十百卷，與錢廣伯訪求楊園先生遺文佚事，參互考訂，不遺餘力。所訂年譜及楊園未刻稿十二卷，以副本見貽，未幾寓館火，其手錄本皆爲祝融收去，兩書幸存，當次第以付剞劂。著述甚富，未及編定而卒。嗟乎！自半圭沒，而能道楊園先生者益寥寥矣。聞其孤能讀父書，力學有後，我爲半圭幸矣。

徐根字虞風，海鹽花潰里人，諸生。與陳一齋遊，得聞楊園先生之風，志行修飭，動必以禮。一齋沒，無後，遺文散落，手爲纂輯成編。他若凌渝安、沈誠菴、王曉菴諸先生遺集，皆有手錄本子，皆諸生確守遺訓、不替舊德。所著有四書集說、楊園先生年譜附錄諸書。

子復弱冠之年，與蔣、錢、李、陳四君及海鹽吳榕園應和交，頗聞先儒之學。後讀楊園先生集，益嚮往之，顧詞章汨于中，饑驅迫于外，人各一方，無幾相見，志不堅確，挾持又少，忽忽與初心相違者，可勝言哉。蔣丈年最尊，餘俱相若，自三十年來，相繼殂謝，今存者榕園與子復二人而已。回憶切劘砥厲，時覺心形交失，未嘗不顙有泚而汗浹背也。今檢行篋，得蔣丈所著楊園先生年譜，校定廣伯、半圭所著補訂，并取姚氏原本、陳氏重輯本，參考得失，刪冗補漏，爲楊園先生年譜合訂，質諸榕園，以定去取，用付剞劂，使人知先生一言一動，舉足爲法，由此而求全集讀之，絕學庶不終泯，且大始三君精心搜討，亦不至爲蠹魚吹盡，而姚、陳兩先生一親炙、一私淑，其淵源皆可得而考，并各略述行誼，以附于後。徐、李兩君于年譜皆有著錄，因亦著其梗槩。諸君苟得及先生之門，其造就當不止此，乃保殘守闕于正學荒蕪而後，用心亦綦苦哉。

以上二文並見（碑傳集）卷一二七

張處士爾岐墓表　錢載

聖朝天地之德之大，物物涵煦，以生長成遂，其閒之以處士自見者，類如江南之顧絳、山西之傅山，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薦，而一辭一不至，臃腫拳曲之木，實藉雨露以遂其山澤之生。山東濟陽張爾岐，蓋其閒然者矣。爾岐諱，字稷若，號蒿菴，以明諸生入本朝。順治庚寅，當貢太學，以病不行。其病既困，乃口授墓誌，生於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歿於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其所著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顧氏謂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至今江浙閒爲儀禮之學者，稱蒿菴張先生。先生之學，深於漢儒之經而不沿訓詁，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其答論學書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不必多所著述，當以篤志力行爲先。蓋闇然君子之自得者也。惜其學辨五篇，僅存辨志一篇，然已足以見其學之正。其所爲文，處士前川府君墓表、將仕佐郎龍溪府君墓表、亡室朱氏權厝志，隻字必謹，而皆得於經之意。夫南豐之作，開朱子先，其亦何必不近之矣。前川府君其祖也，諱蘭，龍溪府君考也，諱行素，爲石首驛丞。曾祖諱信，其遠祖諱大倫，明初徙自棗强。其子孝寬，諸生。孫瑞源，曾孫昭、木、元，孫本碩，來孫克敬、克明，克敬今轉徙山海關外，以備耕，克明爲農於濟陽，年過三十而未娶。嗚呼，崇正己卯，以石首之罹兵難也，欲蹈水死，欲著道士服入山，以有母之侍養也，自抑自制而不敢遂。蒿菴者，自題其居者也。養其母三十四年，龍溪墓表云，康熙壬子，郭孺人以正月十三日歿，及門艾尚書諷之仕，卒以病自廢，教授其鄉里，守其道，立其言，蓋後其母六年以歿。嗚呼，是則可謂處士也已。其他所著易經說略八卷、詩經說略五卷、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註訂誤一卷、春秋傳義未成。山東按察使陸燿既立蒿菴書院於濟南，而復屬載文以表諸墓。嗚呼，濟陽人士，縣城南二十里荒草寒流杈枒古樹者，

大淸處士張蒿菴之墓。

又張蒿菴處士傳　李煥章

蒿菴處士姓張氏，爾岐名，字稷若，濟南濟陽人。考行素，官石首驛丞，調選時有勸之過權門者，謝弗應。時人高之。處士性至孝，志節烈，好讀書，日與諸弟講究十三經蘊奥，閒有進以究心時藝，便可捷徑終南者，處士終不肯少易。會石首公罹兵難，處士慟憤，欲投水死，弗得，又欲棄家入山，以母郭孺人在，不果。值當貢太學，堅以病辭，神形勿勿，日淹蹇於蓬蒿敗屋之中，無人聞意。處士身愈困，學愈篤，凡天人性命之學，無不畢究。時邑有先生著論論天，頗有怨尤，句因著天道論上下篇以發其義。又痛世俗喪葬以浮靡故，多不合禮，著後篤終論二篇。十三經惟儀禮聱牙，誠有如昌黎所謂苦其難讀者，處士以周孔手澤不可失墜，取鄭註而句讀之，共十七卷。所著有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志九卷、易經說略八卷、詩經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藏家塾。處士爲人外和內剛，非義不能奪，篤守紫陽家法，及病，猶著春秋傳議不輟，將易簀，遂口授墓誌而逝。處士慟石首公終身不服綵，啖肥，娛音樂。有子孝寬，諸生，能文藝，湝謹克其家。

李煥章曰：申徒負石投河，志激而傷，不計夫啟手啟足之意也。處士欲自死，欲黃冠，蓋孝而殉其親者也。以其母故不果，著述自適，亦聊以云託耳。其所寢處，血漬班班，無日不屬石首也。誰謂處士死三十年後哉。

又張爾岐傳　羅有高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者之

誦說聖言紛單辭觿稟先民故訓而師詄眞儒之效不著晦士狂生憒娭鄙薄決去為異耑遂此即不反聖緒日微民受荼苦且日甚末知厥底于是作學辨五篇曰辨志曰辨術曰辨業曰辨成曰辨徵其辨志篇大略以為學不正志而雜學醜博侈聞見雕琢綺語自衒賈鉤釣章服其取于古皆其黷貨罔利資挾其資乘貴勢制割政理黔首其不堪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有袁氏者采掇釋家道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立命說唱導後進後進靡然風從爾岐以為離畔經法大惡之徧告其儕曰是異端曲學毋習也夫飯一人藥一人周一人泉帛偶然齒牙便利人放從魚鰕禽鳥蟲蝗則自籍之曰吾為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福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不知本陷于私且偽者也私偽之心積以希報故飾為善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怠報至將驕至怠動為誕耳何命之立也作立命說辨爾岐早歲工科舉之文好孳幽賾鉤沈引心孤冥極題事奧際自謂至樂亦以謂贄獻羔鴈之續盡信竭誠無苟然而已久之其父石首驛丞行素罹兵難爾岐創怛甚欲身殉又欲棄家為道士顧母老而止然遂焚燬諸生業別字曰蒿菴鬱伊屏處不通人事而大覃思儀禮周官曲臺記易詩春秋作通鑑綱目後語以見志志操堅定履苦節而甘憯怕平中宿光不耀詣益精游泳六蓺得其會通怪慟世俗喪葬聽巫覡創意崇奢傷教化作後竺終論二篇謹俗論一篇文多不載又深悼學者樂以詭辭談中庸傀瑣亂經非法蠹蝕人心不可以默作中庸論其略曰中庸之尊于天下久矣而不幸小人之竊竊其說以便利其私蹠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的故人各得就其所便以為說愚益嘗讀中庸之書而反覆之矣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其禮之統論約說與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于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為道裂指禮之術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于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涂也是故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勇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攷名教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以為外也由是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一至美之偁任事實之外聽人之儗豈聖賢立言明善止邪之本意乎雖者曰禮者道之文也予舉中庸蔽之

禮則聖人之道無以加于禮乎曰禮者道之所得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單聖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仁不得禮無以為行並無以為存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為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為禮而非乜也漢儒取以記禮得之矣爾岐同縣邪生者居窮約熱中忿激作天道難知論以自悲爾岐傷其意紬其說以為天道難知知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為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辠銖銖而權之寸寸而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作天道論上下篇其上篇曰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播其氣殽以降命而人物滋濁駁之摶謂之物清醕之摶謂之人摶之而形謂之質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勢成則人于是得以專天之氣用物之精相感相取相熨相攻相薄相摩相歕相歙相盪相轉日新其變以究其勢而不自知其至也聖人疏觀其勢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之數百年之後若刻符券人以為聖人之于天道如是其曉白也而攷其立言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其曲折參差或亭或回或遠之勢不能為人析言也而世之人不能通知聖人不能析言之微冒執成訓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憤而辟之遂以為無天道亦固矣且古今偁善不善之較最著者無如周秦以周歷八百秦亡二世為天道又即以周八百而滅于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為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聖聖繼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善氣盡勢殺善氣盡勢殺則亡焉豈不宜也秦之滅周也秦縱其滔天之惡以乘殺勢周之殺勢逢滔天之惡其能固與二世而惡之氣究惡之勢至于不可益惡之勢至于不可益則人之怨怒之勢乘之而全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已爾勢之所必至而卒至氣之所必至而卒至安得不曰天道也難者曰國之興替是則然若夫年命之永促子孫之蕃子盛衰无妄之禍无妄之福或類至或至不以類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人猶父毋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人之得是氣而凝之則曰命其得之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永促定矣有生之初逮期而盡天之不可如何也

至其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得蕃焉、適其清、得賢焉、且得福貴焉、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爲善爲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見之矣。孰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蓋希矣、是非天之抑制之以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贊者實甚、將其身之不康、子孫逢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之際、則反天之氣倍且而鄉、莫若葦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人道不立、又日以其昏戾婬僻之氣、擾汨殽譎之結、爲客氣、爲彗孛飛流、爲寖爲霾、爲水旱、爲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之性、鬱而不通、惡者騰各氣而游、相輔而恣。其時所爲禁奸防民之具、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比集、求自善潔身而止、無由張布聖人經法、破決陰邪、則富厚榮利、殖子孫博碩滋衍、不惡者之歸孰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益、則天之常然之性于是復伸、善與惡受消息焉。氣之所至、曲折之勢如斯也、是亦從乎國之興替、爲興替者也、無可疑也。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矣。曰、否。善惡之事、不一身止也、是且破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破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人情乎勢也。者、積已之善惡而成之者也、積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以它事應、不以此時應、以它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受制于惡、惡之勢成、終制于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說也。奈之何可不一于善也。是故古之善人、嚴思慮、推嗜欲、以杜賛攻、得矢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人者如是也、不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是也。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是朝播種而夕詣稷、際隕霜之時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勤天地。論語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之。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至切之說與。曰、非其褒也。人之不可絕于天也、猶草木不可絕于地也。根荄不闢、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振其末、卽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又曰、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決也。其卒歸于居易俟命、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交以自威、而以日用飲食爲奉天達天之實。其言穿洞理要、切深解人心邀幸迷繆虛妄之結、使循于正、反求諸身、復人道之常、其于天人之際、可謂精白矣。其居敗屋不修治、藜莠塞逕、蔬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聲華不出州里、而戶外錯長者履跡。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厓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爲大幸。游濟南、偶于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纚纚數千言、條理純貫、井辨不鬪、不慮衡門卷肊、而辭罔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既別去、相存問甚殷。炎武以爾岐師法程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竺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諭者、吾達夫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于天、善惡之被于人者、吾與人相連而達夫天之實也。至于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悟、有人之所以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于餓、比干之仁、仁于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者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何爲惜之矣。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于惡也。其下綺大略以爲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彼其初固未始不妄意其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應、以爲不可知而罔之。責慈于父、必無孝子、責禮于君、必無忠臣、責福應于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竺者、責已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鹽人之得之、曰、彼何長于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于人之失之、曰、是于法宜失身、履憂危焉、則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不能自決也。志行已有恥二大耑而已、心性天命、于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爲憲甚大。所論博學、行已二事、毓學

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底厲其恥、以終餘年耳。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嘗言、然與門弟子敎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微著者與。誠於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騰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勞探力索于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寤。如謂于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其生平論學大恉如此。爾岐幼壯飭廉隅、畫然、行素難其偶、曰是非庸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聞朱氏子賢、委禽焉。行素死、家中落、朱氏婉娩從姑、執婦道、周謹勤操作以左衣食。雞初鳴則燒鐙淪湯、撼爾岐起、曰忘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爲之蹶立謝曰不敢。

聖淸之設科也、有司以爾岐名宿、竄爾岐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語朱氏曰、予食貧、苦卿久矣、秋試且有以報卿。朱氏曰、噫、君忘先大人堂上老姑乎。妾何故乃苦貧、其君實苦貧、辭甚厲、色甚悲。爾岐謝曰、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之許也、用娛卿之志。卿能爾、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是益自閟、一意治古文、造儀禮鄭註句讀十卷、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蒿菴文集二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晚歲好春秋、造春秋傳義、未成而卒。

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曉天文推步、能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蒿菴文集、攷其行事、規規矩矩、有道醕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于篇。

又蒿菴遺事　盛百二

蒿菴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其遭父石首公之難在崇禎己卯、卽欲入山、以母老不果。癸未食餼於庠。入

國朝順治庚寅、當貢入太學、以母老不行。及門艾尙書諷之仕、不出。題其室曰蒿菴、義取蓼莪之詩。又自號汗漫、亦可以想見其志矣。與兩弟析產、自擇其最下者。以仲弟殘疾、代爲任賦役終身。季爾崇亦通經史、有二難之目。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聞先生傍通王遁之法、布碍於庭之四隅、夜有偸兒入、盤旋不能去、旦而釋之。又善風角、然平居與人言、絕口不言術數。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先生之學、由禮而入、觀其中庸論、蓺也、而通乎命矣。自陽明之學行、其流弊未免蹈於空虛、而矯之者又或過乎正。觀與亭林論學書、益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且出處之際、中正和平、卓然大儒也。蒿菴集附李纖菴所爲傳、而意猶未盡、故摭其遺事以補之、使後人有所攷焉。

（碑傳集）卷一三〇



清儒碑傳集卷十三

顧炎武 黃宗炎 俞汝言 邱維屏 陳瑚

顧先生炎武神道表 全祖望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甯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致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若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卽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曰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帬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眾者行僞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卽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者、□□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鴈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

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為告急於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問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為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為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為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為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飢、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為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為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轍、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為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少、且有不知而妄為立傳者、以先生為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家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

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淵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怍。

又顧甯人小傳　李光地

顧炎武、字甯人、吳之長洲人、自幼博涉強識、好為窮討辨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考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舊址、有古碑版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獨得。余始官庶吉士、曾相遇、為半日語、時余於音學無曉也、甯人舉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譌、反謂古書為叶、皆非也。唐韻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閒、紛不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為正、質驗字旁、分者并之、合者離之、使古書無二音、然後得復其舊。予聞言、猶未省了。家居數載、追尋言緒、未達者自以意為之說。又七年、復來京師、則甯人歿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所意者幸不謬、然甯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蓋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如人經荒涼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別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尚有日知錄數十卷、識大小、覆同異、辨是非、亦有補於學者。其徒潘耒刻自閩中。衡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以上二文並見《碑傳集》卷一三〇

顧亭林傳

顧炎武字寧人、初名絳、崑山人、贊善紹芳孫、諸生同應仲子、出後從叔同吉。生稟異質、自幼篤志古學、九經諸史皆能背誦。年十四、爲諸生、入復社、有名明季。屢試不遇、見時多故、遂棄去舉業、屏居山中、講求經世之學、取家藏經史、累朝實錄、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奏疏、文集徧閱之、有得即錄、積四十餘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後以貢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主事、皆不就。明亡後、絕意仕進、北游齊魯燕趙、西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閱見益廣、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核、卓然成一家言、當代咸推爲通儒。性耿介絕俗、少與同邑歸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嗣母王未嫁守節、及聞國變、不食而卒、臨終誡炎武以世食明祿、毋仕二姓。炎武奉母教、厲節終身。每念故國舊君、發爲詩歌、悲壯激烈、展謁諸陵、至於再三。晚寓關中。庚申元日、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其老而彌篤如此。卒年七十。無子、學者稱亭林先生。所著書共數十種。日知錄三十二卷、積三十餘年而成、於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誤謬、最有補於學術世道者。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撰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書。大學士李光地以爲自漢晉以來所未有。二書皆久行於世。又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并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吳才老韻補正、昌平山水記等諸雜著、皆門人潘耒梓行。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肇域記一百卷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記等書又百餘卷、並藏其甥徐乾學家、今多散佚。

王峻撰 《王艮齋文集》卷三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黄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蕺山劉忠正公之門者三、伯子即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下以三黄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略與伯子等、而奡岸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殳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伯子西下海昌、先生留餘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寨間。庚寅、侍郎軍破、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鄴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高旦中等爲之資、而方僧木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既至法場、忽滅火、昏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宵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即戶部子斯程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歸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其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而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賈値皆有定、世所傳寶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即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

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塡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强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變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曆法而設、曆法亦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閱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閱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閱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閱大有卽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預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屬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

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盡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敌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性情形體艸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即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即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即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塡離即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即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即言之嗛嗛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於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獨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冥扼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繙澹歸遍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宛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頽唐大似誠齋性極傲號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先生雖好奇字然其論小學謂楊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生於萬歷四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葬於

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予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爲能盡其平生之志，請更表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既不可見，而耆老凋喪，亦更無人能言其奇節，乃畧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李而未泯者，以付千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令千人禱於先生之靈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予耶。其銘曰：

逃劒銑以亡命兮，保黃箭之餘生。吹野葛幾一尺兮，猶能據鼻比以鏗鏗。我過剡上兮，如聞黃王笛之哀鳴。墜石函其竟安往兮，徒使人惆悵而屏營。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卷一三

處士俞君汝言墓表　魏禧

歲己未之七月，嘉興俞君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奉君葬於慶豐橋之左。明年，予客吳門，炳以通家子奉狀來乞表君墓門。往予客嘉興曹侍郎所，君日日過從，相與博論古今治亂人物甚合。予嘗訪友數十里、百里，君未嘗不偕。時君方授徒朱氏，蓋輟講誦而從予者旬有餘日。君性剛，臧否人一出于直道，不避嫌怨。予嘗謂君子脫遭時遇主，冠柱後惠文不足道也。別十年，而君死矣，知已之感、人才衰謝之愍，愍焉有傷于予心。今其子請表君墓，何辭。君諱汝言，俞氏，先世失其譜。九世祖諱安，曾祖諱誠，祖諱楨，父諱瑞徵，生君于海鹽之于城。二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從嘉興府，孤苦力學。年十九，補秀水諸生，試輒冠一軍。餼，君雖制舉業，而好古學，毓毓以古人自期。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事有疑難不能決者，人恆取決于君。他日利害畢如君指。人故服君經世才，不獨以文學也。君家貧，嘗無隔宿舂，而浩然自得。有族父富無子，序當立君，族人冀其產者欲爭立君，即謝去。知舊仕宦者，君不通干謁，或禮請賓之閒一造。君乃賚以游燕、趙、韓、魏、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鴈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讀所不見書，歸而閉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漢宮差次考、宋元舉要歷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寇變略、弇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志、謚法考、補雙湖雜錄本草摘要，晚又以春秋四傳互有異同，皆各據所見，非聖人本旨，乃廣搜百家書，晝夜討論，擇其確當者以釋經義，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君坐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篤以至死。嗚呼惜哉。君貌肥短，簡率，不修威儀。予嘗與君論文，言文之傳後世者，中必有物結聚沈錮而不可解，如牛之有黃。凡大言小言，觸處並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君頷之曰：然。然他日偶閱一名士文以示君，曰何如。君覽未竟，鼓掌大笑，而旋曰：此文無黃。予亦相與笑而罷。其天眞爛漫如此。君娶范氏，生子一，炳，女一。繼室顧氏、范氏。孫男四人。

邱維屏傳　魏禧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婿也。祖一鵬、萬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子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啜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辨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瞯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諭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氣涌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簪。嘗與予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冠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衰。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刪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去、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甲申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一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萠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萠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碑傳集）卷一三六

陳先生瑚傳　王塗

先生名瑚、字言夏、號確庵、太倉人。本姓張、先世爲陳後、遂姓陳。父朝典、邃於經學、教家有法。先生九歲通四書五經、爲制義、邑人江用世奇之、聘與子弟同學。年十二、母喪、哀毀。十五與同志陸桴亭世儀、盛寒溪敬、江藥園士韶結文會。十六受學於趙尊鞄先生。二十一、補府學生、館桴亭家、兩人憂天下多故、乃講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旁及奇門六壬之術、時復彎弓橫槊、弄刀舞劍、將以爲用世具也。崇禎丁丑、年二十五、始與桴亭、寒溪、藥園約爲聖賢之學、讀書有得、即爲日記。戊寅成講學全規、規分入則、曰考德、曰課業、曰講論、曰記誦、曰經義、曰治事、曰問答、曰游咏。會分四事、曰旬會、曰季會、曰時會、曰歲會。丁卯、講學於淮雲寺、又得錢蕃侯、夏玉汝、江升士、王長源、曹尊素諸人、踰年成淮雲問答兩編。辛巳以條議上當事、議倉者五、議兵者八、議信者六。又上救荒定議、大率本社倉常平法而變通之、謂社倉之弊在出易入難、常平之弊在糶多米少、乃議發錢於民、發粟於鋪、更立法以防其濫與漏、議甚切實而不果行。壬午、舉鄉薦。癸未會試策中規切時政、遇黃陶庵、京邸感憤時事不可爲、撫膺長號、陶庵曰、試若不售、受國恩淺、猶是草野一介耳、則竄伏于荒江寂寞之濱、著書傳道、以畢餘生、亦中道也。既而陶庵捷、先生下第。甲申、草逐僧徒檄、極言佛之害、僧首見之、歎服、撤壇去。時吳地三江湮塞、著開江書三篇上之巡撫、不能用。聞京師陷、痛哭焚衣冠。南都監國、作條議十、一定大勢、謂封鎮將以期恢復。二擇督撫、謂去牽制以馭內外。三重守令、謂重事權以收效用。四慎詔令、謂陳仁義以鼓士心。五清賦役、謂去積弊以舒民力。六安漕卒、謂散糧艘以弭亂源。七輯禁旅、謂選精壯以分營陣。八厚官俸、謂損無益之費以增有名之祿。九恤邊帥、謂褒將之忠義以防賊之鉤引。十復喪禮、謂倣春秋之義賊不討則服不除、上下壘經從戎也。又著續條議五、一建都於鳳泗承天以備巡幸。二誅諸將不順者以除內憂。三劉河福山設重鎭以防後戶。四誅逃歸從逆諸臣以正國法。五急討李賊以伸大義。議成、不果上。丁繼母憂。南都諸臣有聘先生者、御之。順治乙酉六月、大兵渡江、奉父



遷徙無常。丙戌、移居任陽，秋遷蔚村、在崑城東北三十里、水道紆折、有潭七十二、陳頑潭其宅址也。有田數畝、躬自荷鍤、父亦安之。丁亥、復與諸子講學、倣呂氏鄉約、朱子白鹿洞規、溫公眞率會遺意、著蓮社約法。教以人倫相戒、以不妄言、不詐私、不謀利、不作無益。會人則同屬同志、會舉則論道景物、燕亭過從。會品則有便設、特設、非常設。又以端心術、廣氣類、崇儉素、均勞逸、爲蔚村講規、以孝弟力田行善爲蔚村三約。又有五柳堂學規、曰德行、曰經學、曰治事、曰文藝。其小學之規曰習禮、曰受書、曰作課、曰講書、曰歌詩。蓋先生知道不行、而隨處爲世道人心之計、故立教周詳如此。又以朝廷文勝斯弊、故斟酌周禮及明會典、損文就質、成典禮會通十卷。又爲治綱二卷、倣周禮文體、而自爲疏義于其下、起於建都邑、封諸侯、設郡縣、極于限田制祿、巡狩祭祀學校兵刑。觀天下之全局而爲此書、駸駸乎有三代遺意焉。己丑、饑、創周急法、錄同人之作成頑潭詩話。虞山毛子晉聘爲子弟師、先生恐缺侍養、乃奉父移居隱湖館毛氏者六年。庚寅、自隱湖歸築村堤、有築堤書一卷。冬、以漕兌弊十二條上督兌吳公。壬辰、成聖學入門書、曰大學日程、以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爲六大目。曰小學日程、以入孝、出弟、謹行、信言、親愛、學文爲六大目。每日紀敬怠分數、善過細目於其下、而附以內訓日程、德言容功爲四大目。癸巳、成小學三字經、養蒙故事。乙未、詔徵隱逸、州守白公林九以先生名上、檄下、辭以疾、致書于白公、略曰、家君將及八旬、經年高枕、朝夕侍側、即已仕者猶當陳情乞養、豈有違親遠遊之義。如不念垂白、強顏應命、何以爲人。執事若不收回成命、某即當削髮入山矣。況所欲有甚於生、萬一急不擇音、得毋爲執事仁政累乎。白公乃寢。戊戌、州守李公錦雯來訪、不答、寄詩六章爲謝、大率以恤下省刑、知人稱職諷之。鼎革後、諸賢不遇者皆紀以傳、係以詩、名離憂集。己亥、築墓蟻橋涇、輯門人小傳、詩歌爲從遊集。庚子、訪徐昭法于鄧尉、弔顧荀州于五雲洞、弔楊維斗于珍珠隖、入維揚、弔史忠靖公。哭鄭天玉。至昭陽訪李映碧及高士陸元圃、宗子發、李謙吉。夏過如皋、訪冒辟疆、吳白耳諸人。冬、至楚中、學使王長源幕。長源爲刊行大小學日程、社學條規及儒門五戒、五戒者、遊、淫、貪、僞、薄也。明年、歸。康熙壬寅秋、父卒。冬、葬父。後雖遷徙、客遊、而歲時常廬于墓。丁未、徙居婁之西郊。戊申、成周易傳義合闡。辛亥、移家海濱朱氏。壬子、哭桴亭于其家。乙卯十月二十日卒於蔚村、距生萬歷癸丑十一月朔、年六十三。門人私謚安道先生。丙辰、葬於太倉雙鳳鄉。康熙十六年、崇祀鄉賢。娶孫氏。子五、遜、遯、隆、興、邁、以避亂寄隆吳氏、寄興陸氏。所著又有西湖約言、菊窗隨筆、九諦訓解、天文書辨疑俱亡。其日記有經義錄、治事錄、求道錄。其詩有十一集、及古文稾、時文稾、亦多散佚。所傳講義六篇、感人尤痛切云。

王瑬曰、講學之徒、不務躬行、徒侈口耳之傳、陋矣。或有謹身寡過、斤斤自守、篤時拘隘、天下亦奚賴焉。今觀先生條議及治綱諸作、其於經世何如也。假使見用於時、其建立必有大過人者。乃流離遷徙、不應徵辟、以逸民終、其風節又何如也。然草野之中、讀書談道、本其所心得、身體力行、而發之爲著述、化及當時、興起後世、其爲功于名教大矣。故理學、經濟、氣節、文章、先生可謂兼之。然考其得力、尤在大學日程、學先生者其必自此書始哉。

《碑傳集》卷一二七

清儒碑傳集卷十四

魏象樞

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事狀

公諱象樞、字環極。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行、以武功甄授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家焉。其子孫遷于蔚州、數傳至公。曾祖諱官、祖諱九經、考諱卿、官新城主簿、兩世並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妣李太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崇禎十五年、膺鄉薦、明年入京會試、聞大父有疾、不及試而歸。流賊陷山西、鄉①士大夫多汙僞命、公奉母匿山洞中以免。我
朝順治三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于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故其所陳說本末瞭然、是是而非非、必罄意乃止。在刑科時、上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宜加裁汰。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劾安徽巡撫王懩徇庇受賄事、
詔降懩三級用。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
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聽明日進、啟沃之責、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間有臨幸、輔臣宜隨侍法從、因事內規、以盡保傅之責。更請妙選儒臣、置諸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言、語侵用事大臣益切、下部院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大臣抗辯是非、無少詘、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有搆公者、輒于眾中剖析之、卒得白。自文肅去位、而公亦不能安其職矣。時有司有以私徵坐辠者、公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眼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鑰徵實數、呈大吏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諸司會計之法、立內外官治事之限、皆報可。九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上疏言言官糾拾之例宜復、雖失實、不當反坐。下部議、著為令。時言官吳拜、吳達以言事得辠、公疏言
皇上以開言路為心、向來言有可行者、未嘗不采其言。言有不可行者、亦未嘗輕棄其人、所以滿漢諸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乃有一言不當、問擬大辟者、誠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辠、不言者無辠、以惴惴畏辠之心、結成鬱鬱緘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慮也。夫人臣之辠、莫大于懷偏私、內賄賂。若一言不當、遽擬重辟、何以處貪贓壞法、挾怨報仇者。臣謂失言之辠、莫過溺職、宜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貪贓壞法、挾怨報仇、是為不法、乃下刑部以司寇之法辠之。如是、則法紀當、職業明矣。
詔下部知之。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譴吏科給事中劉楗冤、得
旨復職。是年、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辠、大學

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爲一議。章下所司科臣坐徇
黨擬流宥、
旨但予降罰、留原任、公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甯完我疏列
陳名夏辠狀辭逮公。初、公議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部議
降級、名夏罪改罰俸、至是謂公與名夏子婦家牛射斗爲姻
親、名夏用是黨護、及逮問公、實不識射斗、遂免議。旋有
旨、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奏發、六科之長皆鐫秩一
級、降公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歸。康
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文毅薦、授貴州道監察御
史。滿歲晉四品京秩、仍掌御史、屢有陳奏、請申督撫互糾之
令、以懲貪、旌廉吏以普治、停正月開征以蘇民困、修禮書以
一風俗、加奉祿以厚廉恥。下部議、頗見施行。尋遷左僉都御
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
侍郎。十二月、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一確審買
直以清浮冒、一嚴覈關稅以防侵漁、一慎用藩司以清錢糧。
聖祖然其言。十七年、授左都御史、上疏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
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公自初爲言官、即以進賢退不肖自任。
及後再起、益蘄用、自任亦益力。順治中、御史郝浴巡按四川、

疏劾吳三桂驕橫狀、三桂奏辯、浴坐辠流盛京。及三桂反、公
三疏白其冤、牽以原官召。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第一、以盜
案詿誤、公復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
詔舉博學鴻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應、先後所薦王天
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沐、于成龍等、並有名蹟、海
內推爲知人。其掌都察時、劾鎮江知府劉鼎、絳州知州曹廷
俞貪酷辠、奏學道賢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
詔用其言、或遷或斥、大小之吏、肅然驚動矣。會磨勘順天鄉
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關防。又陳學政
六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下廷議、並著爲令。明年春二月、
內殿奏對畢、
聖祖賜御書、又特書清慎勤三字以賜、
諭曰、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以賜爾。頃之、遷刑部尚書。公
言、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辭
新命、仍見所領職、冀得拾遺補闕。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其
年七月、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廷
臣莫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憲綱、咎
實在臣、願賜罷斥。
聖祖立召見、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闕失、乃索額圖明珠挾私
市權所致、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
聖祖爲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省改、二人皆惕息。十九年、仍
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言刑所以遏惡也、惡者衰、

善者遂矣。就法以縱姦、善者奚勸焉。書曰、茲用不犯于有司、侍吾有不可犯之法耳。尋

命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還報稱

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命三入朝、賜

御書寒松堂額及古北口詩一卷、寵其歸。二十五年、卒於家、年七十一。自公密奏索明二人舉、明年秋索額圖致政、二十七年春、明珠爲僉都御史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

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人之卒見屏者、公最先有以發之也。公平生好讀先儒書、其于義理之學、鑽研不倦。與蘇門孫鍾元、二曲李中孚及湯、睢諸公俱通書論學。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卷。居官廉、饋遺無敢及門。其以薦起也、度在外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其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一金足矣。恆岳曰、然則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于世、吾何愛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比歸老、門庭蕭然、獨增書數百卷而已。公之卒也、

賜祭葬如禮、謚敏果。雍正八年、入賢良祠。

聖祖敕諭、寒松堂集、作亭文編、懋國集、陸清獻年譜、學鄭求刻稾。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二

刑部尚書敏果魏公象樞墓誌銘　陳廷敬

國朝以理學名儒爲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閻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爲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朝廷、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

先朝、爲名諫議。其始選擢封疆大吏、中外悚之。由刑科給事中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爲公危。

上曰、給事中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爲人事所致、語多忤權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衆皆側目矣。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吏、絕賄賂。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與麗八法同科、編之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孽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以傾公。

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鐫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爲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喪葬悉準古禮。當是時、

今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

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

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而喜曰、

聖主在上、以宏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近利姑且補苴

之論非所以告君也。乃言教化爲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上多褒納。比一年，歷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削其稾。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措兵食，察帑藏，公經營籌畫爲多。蓋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恆易有所豎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爲賢而已，其可傳于世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公在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缺，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爲一己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爲國家培元氣，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俞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陸龍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旣又舉督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時爲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爲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辭新命而就見所領職。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近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祕不傳。公旣於言無所不盡，尤留意人才，所爲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骫法。至遇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病乞歸。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其身，施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君臣遭遇之隆，以見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爲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覃思品騭。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輔，則特簡命公，與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訪，誅鋤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賜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朝衣，於公則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臥疾數日，朝，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葠膏一器、人葠二斤。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此。則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賜茶。三入，則賜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士大夫祖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爲

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張額于堂、藏書于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贈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

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蓋此皆公事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公諱象樞、字環溪、號庸齋、以賜額故、晚而稱寒松老人、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中從軍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有德行、隱居不仕。王父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國、為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于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矣、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浼人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纍公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歷今官。公娶李氏、太學生名經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內閣試辦事中書舍人；學讓、學謐、俱庠生、幼。某嗣公兄某為後。女三人、一適天城參將劉君三汲子鄒平縣丞天賜、一適大同府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恆姚、一適陝西平涼府通判姚君永康子之稷。孫一人、吉祥。公將葬、學誠以狀來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余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于理學者為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昔孔子沒、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于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公真予而後、斯道將猶未絕也、子得無意于斯乎。余愧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既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

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爛其書。于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桑梓、惠我顓蒙。闢來繼往、為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家。千祿則已、吐棄如遐。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璞、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說。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有令聞、流于海邦。公有偉行、勒之鐘鏞。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　徐乾學

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之葬在某原、有司以

天子命襄其事、於是

論祭有碑、而太宰澤州陳公為之誌銘。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徐乾學復刻其墓碑曰：蔚州魏氏、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有功、以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世襲大同衛指揮使、其後支子遷蔚州、累代隱居行義。有諱宦者、為儒官、尤為鄉里所推。公之祖考諱九經、考諱卿、為新城主簿、皆贈如公官。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公李出也。公諱象樞、字環溪、又號庸齋。少讀書、日誦數千言、嚴重無子弟之過。壬午、舉於鄉、偕計吏入都、既至、聞新城病、奔歸、遂遭大故。時寇氛方熾、士大夫為所得輒被汙。公艱難喪紀、奉母竄山谷得免。

世祖皇帝龍興、遼水入關定鼎。丙戌開科、公中進士、選庶吉士。館試賦詩有云：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澤。慷慨天人期、區區非所識。館師重之。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祖皇帝初親政、公所條奏彈劾凡二十餘上、最後請

聖躬慎起居一疏、詞過悱臣。大略言

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盡啟沃之忠、儻遠有所幸、亦宜諫止

鑾輿、以副保傅之責。人謂公獲罪且不測、卒奉

俞旨。又因災變陳言、則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語侵權貴、尤亟。

下部院科道議之。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臣抗爭是非、在廷為之側目、卒無以折公也。己丑、分校禮闈、陞吏科都給事中。會大計、鎖廳閱冊、令兵馬司晝夜巡徼、一時凜凜。復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以為糾拾之舊制當復、而言官不宜反坐。疏下所司確議、遂著為令。又言言官進言不寔、第宜以考功法處分、不可加以罪譴、閼敢言之氣。

督撫會推、宜核事寔、勿徇虛名。又陳四款以佐

聖主勤民大政、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之大端、皆

報可。會溧陽得罪、坐言官不先事發、六科之長皆斥、公隨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陞光祿寺丞。己亥、得請終養、家居講求理學、以躬行寔踐、深造自得為宗。丁李夫人憂、喪葬悉準古禮。壬子服除、益都馮公方入閣、

特疏薦公清能矯俗、才堪辦事。
上卽召公、公以疾辭。再
召、乃趨朝。有
旨以御史用。八月、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內陞京卿、仍管御史事。公
方嚴爲中外所憚、四方餽遺無至門者。公自
先朝告歸十餘年、起自田間入見
今上、出謂所知曰、堯舜繼世、臣敢不盡其愚忠。其所言大要以爲方今
俗尚奢靡、人鮮廉讓、寔政治之所宜先。要以制度數核名寔杜欺罔、定
民志、盡臣職。
上皆以公言爲是。是歲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拜
順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侍郎。
一歲五遷。在戶部、方西南用兵、有籌餉三疏、其略以爲杜浮冒、防侵漁、
清賦稅、生財足食之正經也。
上因命公同侍郎班公迪清查部庫。八閱月而事竣、
上嘉悅之。戊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曰、憲府任重、非僅言責、勉爲
皇上風厲百司、使大法小廉、足我願矣。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
特旨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隴其、復其官。劾貪酷知州
曹廷俞、置諸法。中外肅然。九月、與侍郎孫公光祀、學士陳公廷敬、磨勘
順天試卷。因條陳科場八弊、嚴立關防之法。復條學政十弊。舉學臣賢
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士論快之。己未春二月、內殿奏
對畢、
上命翰林張英、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清愼勤格物大字各一幅、賜公曰、
上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奏事剴切詳明、不負職掌、故有此賜。他日、
賜紫貂披領。
上諭公、今年齒耆、明年別製爲卿換之。公掌憲未滿歲、有刑部尚書之
命。上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
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臣職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漢臣汲黯自請
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亦請辭司寇、留御史臺。
上可其奏、遂加刑部尚書、留任總憲。於是方上疏糾參司官劉源溺職、
撫臣某、卽日京師地大震。公與副都御史施公維翰入奏曰、地道臣也、
臣失其職、地爲之不寗。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卽召公入內殿。公伏地涕泣、請屛左右語。移時、是時用事大臣爲之
股栗。然公之語、近侍皆莫得聞。施公迎于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
是日、公與施宿署中、語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極、而大臣之家日益富饒。
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司、朘削百姓、督撫司道轉餽送在京大臣。以天地
有限物力、民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橐。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
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涸之異。又會推選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
無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寔惠。刑官鬻獄、豪右罔利、等威蕩然、貴賤
倒置。皆爲可憂。施公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燭照、何待吾言。吾儕負
國、萬死不足塞辜。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或謂出於公造膝所請。
公之密友與子弟究不知公所陳何語也。公常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
君。郝中丞浴起於徙所、公所舉也。其遵
諭舉廉一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
上次第皆用之。庚申、復補刑部尚書。公持論、以爲司寇執法之官。書言
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又言茲用不犯於有司。犯者固不可以宥、而法固
不可以骫也。論者乃惟以縱姦爲寬大、非所敢知。若乃法外之矜全、乃
主上如天之德、亦非臣下之所可市恩也。公立心仁恕、獨當官而行、其
言之嚴正如此。辛酉、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絕。賦詩志哀。明年、奉
命同少宰科公爾坤巡察畿輔。公以
特典、祇畏夙夜、單騎案行。墨吏豪家聞風斂戢。爲除蠹甚者若而人、還
報甚當
上意。公老年馳驅、登頓所至、案牘填委、積勞成疾。一日、
上見其羸瘦、垂問、
賜以蔘膏一器、人蔘二斤。公逾感激、疾甚、欲引去而口不忍言也。甲子
春、奏事

乾清門、暈踣於地。扶歸、即日疏乞骸骨。
上慰留、乃復力疾視事。子弟勸邸舍少休、公曰、吾耽逸一日、罪人待讞
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具疏再請、
上惜其去、以詞甚迫、許之、令馳驛還里、
諭以三覲乃行。始入、
賜以御廚珍饌、令內臣視公食多少。再入、
賜茶。再入、
賜御筆寒松堂匾額、古北口詩。公歸、因自號寒松老人云。去國之日、公
卿祖餞、相與感歎、以爲公清勁之節、始終不撓、固不愧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亦可謂至矣。公官至尚書、門庭蕭寂、庋閣有書數百卷、無
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歸後四年、乃卒於家、丁卯七月晦日也、壽
七十有一。
天子覽遺疏、爲之震悼、典禮有加、
親定謚曰敏果。生平所著書甚多、晚皆刪去、存十之三、合以奏議若干
卷、名曰寒松堂全集。元配李氏、封夫人。側室劉氏、樊氏。子四人、學誠、康
熙二十一年進士、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諡、邑諸生。學訥、尚幼。女
三人。銘曰、
嗚呼魏公、躬行君子。
本朝以來、諤諤一士。彼其囁嚅、所謂一死。公之盡言、亦少慭矣。寔惟中
孚、非以掠美。公忤於人、人諒公只。寒松晚節、徜徉田里。秀才家風、尚書
門第。非余頌公、公自云爾。

《碑傳集》卷八

校記

①卿：疑作「鄉」。

清儒碑傳集卷十五

魏裔介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魏公裔介墓誌銘 徐乾學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公薨於里第、其孤以宅幽之銘屬其門下士崑山徐乾學、且謂先公生平有成命、遂弗獲辭。公姓魏氏、魏萬之後、分有晉國、子孫以國爲氏、世有顯人。其先著者、漢高平憲侯相、唐鄭文貞公徵。譜牒失傳、莫能詳其世次。元季有寒臘者居鄗南之聖德邨、是爲柏鄉始遷之祖。數傳至孝廉壽。壽之後、世次乃可得而詳焉。壽生嚴、嚴生衡山知縣謙光、是爲公之高祖考。謙光生大成、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公曾祖考也。祖考純粹、萬厤甲辰進士、山西道監察御史。考柏祥、天啟辛酉考授知縣、未仕。妣某氏。自高祖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妣皆贈夫人。公諱裔介、字石生、別號貞菴、又號崑林。自少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嘗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習經術世務、或終日端坐、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會邑城兵亂、父子走避西山、遊騎邀劫之、力鬬得免。亂兵縱火焚邑屋盡空、歲又大祲、人相食。因赴郡至欒城、題詩壁間、投筆歎曰、今寇盜縱橫、生民塗炭、將何日而蘇乎。蓋天下已任之意隱然見於此矣。壬午、舉於順天。

大清定鼎中、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工科給事中。丁艱。九年、補故官。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又明年、升兵科都給事中。十二年、內升太常少卿、提督四驛館。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

恩詔加一級。坐事當落職、仍視事。明年、復遇

恩詔還職。已而以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十六年口月、

世祖章皇帝下罪己之詔、令羣臣亦各自陳。公疏上、削去宮保及所增秩、官如故。其後上疏請清政本、以公糾參不早、並下吏議。旋以指陳有據、當還故官、而

世祖升遐。蓋終

世祖之世、十三四年間、公歷官諫垣、御史臺。今

上御極之初、復居御史臺。踰年、改元考績、復宮保、晉吏部尚書。康熙三年、入贊機政、嘗請告遷葬。事竣、趨還朝。十年、以疾乞歸。

優詔許之。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眾議、後卒以公言爲然、或

天子排眾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其書具在、可得而考也。在工垣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既盛、嗜欲日開、宜及時講學、舉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褒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書、蠲賦獨於畿輔未沾實惠、宜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其應

詔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生、山左萑苻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遊魂遺孽所以屢

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是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鬬、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欲改弦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非精心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宜召對羣臣、虛心諮訪、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

制下、立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廷臣入對陳言、特寬其禁、中外大悅。公在吏垣、

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遴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隱匿逃人法大嚴、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今日久視爲文具、宜嚴飭有司緝逃及格者紀錄、失察奪俸、多則降秩。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赤子無知、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之心、而紛紛鳥獸竄、胡爲也。時朝儀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稽之故實、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勸報移覆、尚需時日、議蠲議賑、稍緩須臾、無救死徒。言最悚切。會有

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略言運際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厲心、故刎頸血裾、焚身湛族、慷慨

從容、不必一致。要皆乾坤之正氣、與日月爭光。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
於是諸臣先後得旌錄於祭謚。
世祖敬天恤民、每遇水旱饑饉、
諭羣臣條奏興革事宜、直言無隱。公時復在工垣、言天下大利害咸中
窾要。會歲荒、流民載道、出帑金二十四萬兩、分命大臣十六員賑濟、畿
輔全活數十萬人、皆自公發之。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爲大將。
奉
詔令內外大小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
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于貴竹、李定國伺隙于西粵、張名振
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尚逋天誅。爲目前進取之計、蜀爲滇黔之門戶、
蜀既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
昨歲桂林之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鎭更
番迭出、相機戰守、擾其畊牧、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
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嚴設斥堠、絕其覬
覦、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勦、勿使事久變生。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公言。
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
入盈縮、進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蠹耗之事、請
立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甯古塔冰雪昏霧之地、請遣大臣督視河
工。言皆剴至。公爲副憲、方議吏員納銀事例、公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也。
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爲令甲、以資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其
領御史臺也、凡以舉舊典、通壅滯、核姦弊、勵臣節、善風俗、清學校、與夫
田賦財用、兵制屯政、關國計民生之大者、無不條分縷析、指次如掌。遇
日食、陳言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遂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者日
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
而卽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月食至旣、亦屬災
變。此在漢唐令主、尚能恐懼修省。況敬天勤民、愼德緩刑如我
皇上、修救之實、可弗講乎。歷舉兩漢日食詔書及光武時大中大夫鄭
興所云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願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參罰、釋解冤滯、矜
恤鰥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并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
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眷月侍經筵、聽
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公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卽日以聞。雲南平、請捐無
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
膚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京師人生
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
世祖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前朝嘉蔬
圃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于上、立以予民。公
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
黎。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碎之計。
有
旨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公稽首謝曰、敢不
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
賜宴、行宮應制賦詩。
天顏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
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是時
恩賚豐貂名馬金幣之屬甚多。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尙書劉大夏都御
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珊。明日、宣眞定尙書梁公與
公詣
行幄備顧問。其蒙
恩眷如此。今
天子沖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中
旨停罷。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亟防荊襄要害、以
杜亂萌。後滇南變亂、人謂公爲先見。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同、密
勿從容、協和寮宷、單辭片語、解紛抉策。彗星見、尙書龔公請敕輔臣曰、
古有之乎。公條舉故事以對、且曰、
世祖皇帝亦行之。輔臣歎服。
皇上親政、深感
兩朝恩遇、夙夜匪懈、終以直道忌者衆、亟請回籍養痾。
上以其懇切、不强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攜一卷。及奉身而退、
優游林泉、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義、有所深省

獨得而不以告人其見於所著書及語錄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晚歲又著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其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七十二卷生平賦詩數千首有嶼舫詩集嶼舫近艸爲文六千餘首有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其他著述尚夥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詩以陶韋爲宗文出入於昌黎廬陵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先正大家而尤惡近日之雷同勦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之試公爲主司文體爲之一變云公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獎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之急不嗇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循行阡陌混迹於田夫野老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作贊生平嚮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公生於萬厤之丙辰卒於康熙之丙寅享年七十有一元配內邱韓氏繼室高邑袁氏俱贈一品夫人續靈壽傅氏子三人勷公弟裔懋之子也始生之日公以父命命側室蔡子之以廕仕至建昌府知府嘉孚候補國子監典簿荔形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人皆適名族孫男二人世晉世貢孫女六人勷等以己巳年四月葬公於某燮之某原以某夫人祔銘曰

從盈必大始封天啟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乎鄭國頻復其始歸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用儒起道宏言傳匡輔鄉理移病致位弗俟年齒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著厥統系壽考彌性隤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藏奚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殺福百祀

儀吉案歸愚文鈔有魏母王太夫人墓誌云雍正三年太傅公繼配　誥封一品夫人王太夫人卒距太傅公薨三十有九年又云歸太傅公爲繼室時太傅公任給諫時也又云方太夫人之來歸也原配袁太夫人既卒遺子若女云云與此誌不同蓋後人誤述也沈誌又云太傅公爲諫副時以相臣劉正宗不忠具疏論幾瀕于危賴天子諒公之忠卒直公而斥正宗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

公姓魏氏名裔介字石生柏鄉人性沈默寡言笑順治三年成進士由庶常改給諫歷工科吏科居憂起補兵科當是時天下初定公忼慨敢言事首請舉　經筵以隆治本又應　詔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請召對羣臣虛心咨訪仍令史官記注十年正月
世祖臨朝定一月三朝之制又言逃人宜寬獨賦宜信會議畿輔水陳狀
世祖爲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又言用兵當先蜀次粵西則滇黔自然瓦解其後三路進兵如公策
世祖知公可大用擢太常少卿遷左副都御史　召至中和殿面諭曰朕知卿用卿非由薦舉時順治十二年也公感激益發抒所欲言十四年進左都御史因日食陳六事一湔洗敢言之臣二罷土木之工三寬催科以優循吏四督撫奉行恩詔不可稽遲五酌增五品以下官俸六減南方戍兵歲省供億百萬乃可俟時大舉皆得　旨允行俄以公罪革官仍視事如故明年春侍　講筵請法天以行仁政恤煢獨掩骴骼課農桑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也明年
　恩詔還職以建言多裨國是特加太子太保先是公策海寇情勢籌控禦方畧至是鄭孽突犯鎮江遂請設水師鎮京口至今爲定制又明年
世祖下詔罪已幷令羣臣自陳公慨然痛自陳劾落太保直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又以公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大

旱出之日甘霖沛焉。十八年、
聖祖即位、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得免。康熙
元年言雲南戍兵宜撤、獨荆襄控制滇黔川粤、宜選大將
宿重兵以杜亂萌。及吳逆作亂、人服其先見。自入諫垣至
是先後二百餘疏、内贊政典、外籌軍務、皆中機要。
兩聖人或行或不即行、要未嘗有知而不言者、號稱敢言
第一。二年、攷績、復加太子太保、晉吏部尚書、補内秘書院
大學士、贊機政。九年、典會試、得人最盛。十年、以疾告。
優詔許之。明年、
世祖實録成、加太子太傅。公既歸、益務讀書、所著集百餘
卷。益閉居十六年乃卒、壽七十有一。

任啓運撰　《清芬樓遺稿》卷四

清儒碑傳集卷十六

于成龍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 熊賜履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爇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於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䘏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甯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嚬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嬰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常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趨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一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狼晀嗥而已。公坐臥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帝、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鞵出郭、省農事、衝烟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獷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
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可問哉。於是躬擐甲冑、率義勇直擣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破火炮、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餉、仍爬梳鱗比、鉤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抑墊諸弊、盈斤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櫓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好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厥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閒、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甯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予便蕃、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六代之餘習、尙浮靡、奸弊牢不可破。
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闃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閒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閒、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搆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啾啾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襆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睹記者數事述之。賈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常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進臥廟門內。已語盜渠魁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楊二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廟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間役曰、拏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詞。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弟不忍見汝曹之羣卽於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舁棺若干具至、竝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顓行僅襆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甯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其乘之、吝袖一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構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茹、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作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箑。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閒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囈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茱爇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韡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求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揉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眞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卽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僕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與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於清涼精舍、相對欷歔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然公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甯郡丞朱君某亦云。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清忠獲

上而猶邅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素而

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閱之也。嗚乎、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

公生於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勸、廷元、竝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淸端、於法皆宜銘。銘曰、

嗚呼噫嘻、爲施中之芝、爲鷄中之騏。蹂之益蘂、繼之益馳。物理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又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淸端于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鄙、里中築堡于公先塋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中崇正己卯副榜。人

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猺獞頑黠不可治、仕或自能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中、拔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嘯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卽庭中累土爲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盂、炊烟併日。召



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鳥言吚嚶、與之語、心耳遼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民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搛案讀書、以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猺獞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爲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猺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猺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勸鄉勇、將進搗其巢、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猺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稼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慝。公曰、此曹向皆倚恃猺獞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子公廳、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既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纚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于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敕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聞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快快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僕從姣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揶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以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即力役、而墾田既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閒、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汊湖幽邃、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吾法。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鋃鐺、斬首繫七賊、即諸父老前爲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芒屩、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僞。貰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中、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諜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

岳州長沙我師進剿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驚潰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

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黄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闘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剿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衆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黄金龍詭言得天書寳劍來往與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黄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鎭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逆偽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衆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黄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黄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衆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即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鬬志欲即降恐見誅惟擁衆自固公度君孚倉卒反其衆未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烏銃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騾即廳中坐衆賊環列其黠者率衆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曬之衆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民何作賊取屬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無苦乎衆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韈取水飲或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衆數千人黄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稽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烟民以愨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蹤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赦脅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西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穫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黄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巇閒君申金龍果糧絶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紲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賓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揎袖酡顏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黄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啟業反石䃭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畈各擁衆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七月上旬取黄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鎭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黄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闕析議者欲弃黄州退保麻城公曰黄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與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衆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黄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諜報士榮已據黄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尚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尚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尚聖營衆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



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衆感泣、氣益增。下吞鄉勇大集、有衆五千人、屯陷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鬭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衆、少卻。而循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讙譟、袖出小紅旗相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搴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塡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既禽、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方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卽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卽良民亦誅死。於是衆賊聞士榮禽、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畈、鐵爪、世庸等尙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子。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勸石黃市旗亭開、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米、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開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飛、芻千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餽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糴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觴咏飲射其閒。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禽諸奸細、撫定兇黨、流斁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央、南連大冶與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僞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權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惻然、謂民命所關、甯以獄既成而可不愼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閩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偘偘面折、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攖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入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略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弃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爲笑樂。初、占匿者猶衆、至是皆顧化、多自遣還者矣。爲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莝夫月計數萬。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芻忍橫派悉索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莝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供外、不持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由房問閣、無不歷覽。几案閒蛛絲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淸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船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樸香一觔、卽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曰、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淸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

祿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
求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
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强、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
上夕
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山陵、過闕請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勤勞、而魏公象樞又嘗侍薦公、眷倚特甚。至是聞
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賜茶、問勦撫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
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
即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
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膽落、謂
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
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爭衣
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即于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
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
歸於廉愼。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酧、嘗
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餽遺都絕、端
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
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酧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
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
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

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
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
鞾帶二事、堂後瓦瓮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
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
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鞫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家。至是皆奉以
來。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
吏民之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于清涼山、如黃
州之赤壁云。訃聞于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
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
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
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
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傚公、
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彊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
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幷、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
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而實患
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衆皆不平、謂君孚匿金
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
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
而公又因以縱閒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
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
我盡心爲盜、吾貰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
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橐
中籍、歷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睹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
益歡洽、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
視否。匿不肯出。撿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
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懼言死自其分、
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
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
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



犨郵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題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捕一盜盜觳觫甚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稱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贓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秘其事不發越二日引衆囚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眞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眞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衆盜數日可盡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贓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閱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衆囚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畜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閒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劇盜偷兒蹤跡畢具探袋中名句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神相之者公既苦節好施與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橐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予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饑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饑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强食之有膏粱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饑矣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署中惟一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曰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盞酒價何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盞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鬚髯精神炯炯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蹙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輓習俗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荊雩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狑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鬭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伉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文劵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獞而發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陞行至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痾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犖連界行至沙犖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即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如營壘陣塲瘴雲慘淡苦霧悽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關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廨支茆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

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硯累及僕從黄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弃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八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唯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寢無一物猶獞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强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眞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謐而上官採訪眞確於是有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捕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誓不顧身爲民而死勝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盖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鄉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絶悲痛如切已屬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盖人旣和諧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戰五年一大戰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餚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寮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已萬里一嘅余皆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盖其淡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已之言盖康熙二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傳略及軼事雜文學掇而爲此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聞嘗謂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餘年矣而嫗能稱說之盖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衞文清公周旋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間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楊公者可無以余文爲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旣多賢人之迭出于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蹟咎莫重焉故次敘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爲取斯也

（碑傳集）卷六五

又于清端傳　戴震

于成龍字北溟永甯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震案公以順治十八年到羅城見公與其友書中此十三年誤）縣數遭兵燹後撫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前時鄰猺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勸鄉勇將擣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猺獞盜賊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旣熟土著輒爭之故旣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閒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壑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爲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卽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阬之盜自是屏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之成龍諜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爲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長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迹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甯府朝



珍奏改武昌營造軍所渡橋于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圮，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竝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雠家，事泄，君孚恐，遂於五月反于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衆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即降，恐見誅。成龍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紿，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衆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鄧君申，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棋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鞏山險隘。閻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白水阪周鐵爪、鮑世庸各擁衆數千爲亂，遍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衆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衆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尚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尚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鬭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擄牽草檄馳諭，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爪、世庸等欲保什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衆平石陂賊，自進剿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謠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寮飲射歌詠其間，而密得暗奸流竄，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清端。蔭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衆，獄已具，成龍力言通海數宗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鞾帶二事，堂後米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于清涼山。

（碑傳集）卷六五

又附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鄗鼎

呈爲

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俯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年事例，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肇自故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人，人各有傳，名實相副，朝埜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竄入名宦二人，鄉賢七人。康熙二十一年，督學道劉訓夫公祖咸物議之滋騰，稽增續之失實，止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共補四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幸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名宦若桂，鄉賢若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敢置喙。茲因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諡清端者，原係崇禎己卯科榜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仕，其孝旣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闋，乃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旣加人一等。選得廣西羅城縣令。羅城猺獞雜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初，城內居民六家，廨宇大堂編棘爲門。公夜宿關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一口，隱几而臥。晝則誘兩猺昇一竹兜，巡行田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見，力行保甲，猺僮斂跡，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姓爵列侯伯，向多

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僮，經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既成，城陞云理，學宮漸修。本省鄉試，聘入外簾，公獨衣被藍縷，隻身徒行。撫軍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仍令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略有如此者。去羅之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窮公清風兩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令一眇者素善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合則一州三縣，入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亡，不旬月得七百戶，設法安插。會

詔採楠木，撫軍張公委公稽覈。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以羅城卓異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略無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在郡極西，地逼湖邊，積盜出沒。公得渠魁湯卷九人，術取恩結，給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屏息。其詰奸宄大略有如此者。既而攝武昌，補武昌。蒯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以身殉，沉水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仍援公往禦，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而數千大憝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如此者。撫軍嘉乃績，上其事于朝，還公武昌太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夥沓勦撫者撫。十一月初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眾，其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為之禁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送，招致文學之士，敦詩說禮。明年饑，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糶粥，高人魯殷聞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李夫人卒，制府蔡公等公疏奪情，頃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脅從多有，公開釋無辜，俾宅爾宅，老老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中，計滿一舟，授之乾餱，復其原籍。其老老幼幼之大略有如此者。爰陞藩司，會禁旅未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收稅兌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羶途，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大略有如此者。在外則親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在內則大司寇魏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飭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保甲，不拾前人唾餘，心裁十二款，續增五款。滿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利弊疏數十上，朝入而夕報可。陛見，

賜坐，賜茶，賜銀千兩、馬兩疋，賜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

駕幸雄縣，賜魚，賜兔，賜鹿，賜上親服銀鼠掛。其明晨喜起之遇大略有如此者。忠藎之餘，復我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兩江總督之

命。聞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輒為微行以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佳節，並無敢瓜粽相過存者。特薦江防道孔公、通州守于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薦則真廉，劾則真貪，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之敝，製節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橫，製忍字歌一百六十句；惡私派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坊刻肆傳，家絃戶誦，其移風易俗之大略有如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面如生。同城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敝笥，綈袍一襲，鞾帶二具，瓮內米數斗，鹽二器，四壁蕭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不變之大略有如此者。

今上聞訃，惻念殊深，賜謚，賜葬，賜祭，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

御製碑文，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一十四郡邑之紳衿請祀名宦也，永甯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于公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晉人、晉文、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託之空言。幸遇老父母獎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輿論而察行實，依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

清端公事狀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先世有諱坦者、明宏治中官至都御史。父諱時煌、鴻臚寺序班。里中稱長者。公生而莊毅、不苟嚬笑。及壯、鬚髯若神、忼慨喜立事。能辛苦、才智絕人。好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何用呻唫佔畢爲。崇禎末、舉副貢生、以父老不仕。

國朝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始謁選吏部、得廣西羅城知縣。臨行、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處瘴癘、猺獞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版籍、官舍止茅屋數閒、蒿莽蔚然、吏民烏言吚嚘、公與居日狎、指事設辭、漸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劍、盜殺人被獲者立斬以徇。先是、鄰猺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聯部伍、開道將進攻。鄰猺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衆以靖。勸民力作、方春、命兩猺分行田閒、憩樹下、父老環集、初勞苦如家人、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覃詈之。暇輒增陴浚隍、招集流散、定昏喪之制、修學宮、敎之讀書。三年、恩信大行、民恥犯法。上官廉其狀、飭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上書請寬徭賦、疏鹽引、竝論合省諸利獘宜因革者。巡撫金公光祖條列以

聞、且以卓異薦。康熙六年、以遷秩推升四川合州。州領三縣、居民僅百餘、徭役繇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領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而劇論民閒困苦狀。知府慚、爲裁革十餘事。招民墾荒、除其力役、數月閒、流人歸附者千戶。以卓薦遷黃州同知、分鎭岐亭。岐亭故多盜、公降其渠彭百齡等置左右、每盜發、遣捕輒得、盜皆遠竄。歲饑、竭槖中金以施、不足、賣所乘騾、得金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乃集岐亭富人勸之輸、爭出粟以濟、民賴以活。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絕火耗、嚴保甲、所至有聲。巡撫張公朝珍以卓異薦。會吳三桂反雲南、進陷湖南諸州縣。十三年春、檄公攝武昌。張公問禦寇之策、公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疏欲上、得公言、益自喜、凡兵事皆倚以辦。或諜武昌大姓與賊通、私藏兵器、且謀反、張公欲發兵捕之。公言諸大姓皆良愿、決無反謀、藏兵以備盜耳。迹之果然。遷知建寧、張公奏改武昌。時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道蒲圻、公所督造橋被水沒去、免官。而黃州妖人黃金龍作亂、麻城人劉君孚結黨應之。五月、反于曹家河、擁衆數千、敗黃州官兵。張公度非公莫能辦賊、欲以委之、公曰、黃州賊負險善鬭、難猝勝。公誠欲見委者、須以便宜行事、方敢受命。張公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能任事、吾何憂、勅撫一聽君。問需兵幾何、公言兵不足用、得所習數人足矣。遂行。劉君孚者、故衙胥、桀黠能捕盜。公前在岐亭、嘗撫而用之、至是偵君孚雖反、衆未合、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寨十里止宿、榜示士民脅從者許自首、過三日不出、以從賊論。于是投誠者千計。賊素憚公、及是勢益孤、保衆莫敢出。公命白杲鄉約持一

諭帖，先自跨驢，二人從，執蠡鳴金，趨賊寨。君孚蒼黃走匿。賊轂弩然火鎗夾道，公直前抵賊舍，升堂坐。賊衆愕，羅拜。公謂曰：「若良民，何作賊自取族滅乎？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耶？」衆色動。乃令賊脫械，取水飲，酣臥，鼾聲若雷。有頃寤，漫曰：「君孚老奴何不出？敢慢客邪？」君孚初度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是瞯公推誠無它意，遂趨出，叩頭自訴。公爲陳說利害，令就撫，約日而還。及期，悉降其衆數千。張公聞于

朝，還公職，復知武昌，仍兩麻城，以安衆。公親歷邨堡，度形勢，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畱煙民籍，其有勇力畜兵械者，區長統之，有急則集以聽命。于是往時賊黨皆充煙民，爲官用。君孚既降，金龍走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集煙民二千，以門下諸生統之，進駐望華山。度賊糧少，分兵屯守要害，爲久困計，而伏兵馬鞍山。賊果以糧盡夜走馬鞍山，伏發，盡擒之。公坐山上受俘。金龍耕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遂斬以徇。遷知黃州。其年冬，江西賊犯湖口，略興寧，蘄州戒嚴。東山賊何士榮受吳三桂僞劄，合衆數萬，將取黃州。州吏民才數百人，衆議退保麻城。公曰：「黃爲湖北七府門戶，我師屯荊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于此。去此不守，則荊岳絕援，七府瓦解。吾當以死守之。雖然，不戰不可守也。」于是集諸區煙民，檄召所屬文武，各以其衆會，得衆五千，營陷金寨下，衝賊壘。明日，賊衆數萬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公見東路賊少，命把總羅登雲率千人禦之，而自當其西，分其軍爲三：武舉人張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己攻其中。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衆少卻，礮火如雨至。或勸公少避，公曰：「吾今日死此矣，敢言退者斬。」策馬直前，顧千總李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從之，發一矢殪賊大旗，我軍少進。茂昇戰益力，斃數人，而尚聖兵自右山繞出賊後，賊驚亂，我軍急乘之，賊大潰。士榮斷一臂，陷淖中，遂擒之。而登雲東路兵亦追賊數十里，乘勝逐北，東山遂平。十四年秋，大饑，發倉賑。明年，丁繼母憂，士民乞留公者數萬人，大吏疏請奪情，報可。十六年，督撫以蘄州湖北要害，奏復防江道以授公。明年，遷福建按察司使。十八年春，抵福州。時寇亂初定，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獄成當重辟。公白康親王言：「諸案所逮引半平民，當省釋覆錄。」時諸大吏或齟齬，公指庭前婦稚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邪？」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凡有疑獄，輒委公專決，全活甚衆。諸所省釋貧不能歸者，悉資遣之。當耿精忠反時，多掠浙東、江西子女，及是盡沒官爲奴婢，公醵金贖之，令歸鄉里；其小弱者養之衙內，度滿一舟，則給口食，訪其父母還之。遷布政司使。時大軍久駐，日用縴夫數萬，民苦之。公請于康親王，一日盡罷去。在官薪米常不給，客至入臥內，惟一竹笥貯朝服、文書數十束而已。將軍、督撫交章論薦。十九年春，奉

命巡撫直隸。既至，立保甲，䘏驛遞，抑豪強，除劇盜，禁屬官餽

欽及私加火耗。
聖祖知公久嘗試詞臣理學眞僞論
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眞理學矣。至是公所奏請輒見施行。十月奏宣府所屬東西二城與懷安蔚州二衞有水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請豁除賦額下部議如所請。是歲宣府饑東西二城人有餓死者公因立發倉米察貧民人給二斗。疏聞有
旨加賑。二十年春公以
孝昭皇后喪詣山陵過
闕請見
聖祖命侍衞布集午門外
命少坐旣見
問撫勦東山事慰勞有加
賜食
賜金千兩
賜御用鞍馬
賜詩會宣府洊饑
詔免新舊租稅
命員外郎葉倫偕公往發帑以賑勸輸二萬餘石活饑民十餘萬戶又以眞定屬獲鹿井陘諸縣被旱災請緩征房稅霸州被水有
旨酌捐正賦公請全捐本年錢糧俱

報可。其年冬請歸葬母
詔假三月。明年春瀕行特疏薦知州于成龍州判衞旣齊知縣邵嗣堯孫宏業並下部注冊旋擢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未幾江寧知府缺
命郎以成龍補之。江寧人聞公將至一日盡易布衣士大夫減騶從昏嫁無敢用音樂民間大猾多挈妻子竄。旣至飭屬吏痛革故習各條便宜以上爲罷行之。公自爲州縣數微行遇有疑獄及諸盜案輒蹤迹得之。至是吏民日驚見頎而白髯者輒心戰數月間道不拾遺外戶不閉。年饑公屑糠雜米爲粥與童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也。公與人無城府然持是非甚力雖親故莫敢干以私。每儆曰上帝臨汝又曰天監在茲。當大利害未嘗少挫與屬吏言委曲盡事理批勘文書率嘗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誠之盡吾誠焉冀有所勸也。二十二年冬副都御史馬世濟督造江南漕船還奏公年衰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請察治。疏下公回奏公引咎乞加處分
詔降五級留任譴萬侯官。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攝安徽江蘇兩巡撫事。四月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屬吏與訣端坐而逝至夜猶儼坐不欹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歷官未嘗以家口自隨至是江寧知府于成龍經紀其喪民罷市會哭者日數萬人及喪歸送者追至二十里皆伏地哭失聲有

旨復所降級，予祭葬，謚曰清端。已而
南巡，復下
詔褒公生平，稱爲廉吏第一，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
雍正十年，入賢良祠。公薨後二十餘年，吴人蔡方炳輯公文
告爲政書，附録諸前輩所紀述，淑公治行甚具，於公之治盜
也尤詳。予謂公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獨，不
言而人自化，用能保
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
發姦禁暴，豈足以見公之盛哉。于是比公行事，標其節目，
著于篇，俾後之爲公者知所則效焉。（于清端公政書、午亭文編、南畇文稾。）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四

光禄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兼理糧餉操
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謚清端于公祠堂碑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襟帶東
南，賦煩積重，又間苦兵革，休息長養，董統齊壹，以紓
顧憂，恒難慎其人。康熙二十年，我永寧于公以幾内巡①
撫
特簡來節制其地。公素以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
厲，襆被单車，布衣蔬食，吏懾望風，民悦載路。視事二年，
條教大行，絶苞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除稂莠，安愿
良，有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以暇興庠序，習禮讓，
數闢書院，講學其間，俗方彬彬焉。天不慭遺，奪我壽耇
在厥服。　天子敉功閔勞，葬贈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
其家。維時兩江數千里百萬生齒，保抱攜持，燒香望哭，
哀音相屬不絶。而我蘇之民，彫瘁之餘，視他郡爲劇，幸
衽席于公，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攀號頂慕，久益不忘，
則相率爲祠以祀公。子來丕作，地翦其隙，材庀其度，工
一其力，勞歌不輿歡成，若靈，旗纛麾幢，飛揚肸蠁，父老
子弟，雜肴進蔬，惟序維時。而屬其鄉人韓菼文其麗牲
之石。菼旅進拜謁而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之福于
民甚溥。嘗試言其大者。從兩蒼頭招孑遺之民，俾有政
有居，公之爲政于羅城也。民罹賊憸，脱之水火，大工大
役，身服其勞而民不擾，公之爲政于合州也。削平巨盜，

以固嚴疆、公之爲政于黃也。會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不名一錢、公之爲政于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鋤彊禦以甦民困。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公、府尹衛公兩公起、而活民又無算。公之爲政於畿輔八州也。繼自今孰不俎豆公、我邦之民、即時思召伯之棠、嘗廬峴山之淚、顧安得而私公焉。雖然、方公在時、中外罔有大小遠邇、屋漏衾影、莫不有公、或相恐曰、得毋公來乎。或又曰、將毋不來。所不到之地、猶若或臨之也、況其在宇下者、匹夫匹婦又公平日之所惻然。今者黃童白叟、雜然而祈賽於一堂、固公之家人父子爾、庶或享之、亦神之志也夫。菼既退而書之石、復詩以繫之、以當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不渝、孰磷與緇。　王言如綍、表以素絲。滔滔江流、曷云其逝。蕭蕭柳荒、參差哀咽。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玦、或遺我袂。吳儂望思、廟河之滸。弗敢弘殺、取庇風雨。匪緞匪堅、栽去鳥鼠。妥公平生、蕭然環堵。嘉薦普淖、粢醍在堂。胼胝我餘、不遐降嘗。有苦有薇、以芼以湘。侑公平生、唐園滿腸。我社于斯、我臘于斯。　天子有命、公實來尸。曷間存歿、神無不之。千秋玆土、食無我違。

韓菼撰　《有懷堂文稿》卷一四

江寧初建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于清端公祠碑

古者祀典之設、所以崇德報恩、故屬在群神、凡爲民人之所佑庇、邦土之所憑依、高閎大庭、焄蒿肸蠁、所在多有、而循吏之德澤翔洽、風節著明者、往往歿後之事儼若與明神等。亦曰聖賢豪傑生也不偶、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爲人而幽爲神、固理之必然者也。維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稟聰明正直之資、行潔已惠民之政、因爲　聖天子所倚畀。而秉節於金陵也、時則湖湘未靖、師旅驛騷、生民顚頓極矣。爲大吏者猶以朘削爲能、要結爲固、激揚倒置、綱紀凌遲。公出而清苦刻厲、躬行至誠以動人、遂使貪墨餘風、翕然丕變。其清宵白晝、鑒之以天日、質之以衾影、燭奸於微、恤苦於隱者、莫不目懾而心服、氣悚而情移也。及夫盡瘁告薨、諸司臨哭、見其空齋敝帳、篋無十金、金陵之民、呼號哀慟、塡闉塞路。此時旣悲公之不能復生、而猶冀公之神不遠舍我民、而祈其休庇也。於是謀所以祀公者、謂公生前曾夢入天妃宮而瞻謁焉、庶其神之陟降尚非惝怳而難憑、遼遠而莫測乎。因即宮之中而爲之祠、信乎民之事公如神、有不敢躋諸尋常俎豆之列者矣。夫水府之神、功德參乎天地、天妃之號、精爽翕霍、狀象彷彿、崇奉而嚴事之者、森然布列於寰區。若公持身之廉則如水德之清、惠民之溥則如水功之潤、當其感於夢也、一若宣聖有奠楹之徵、傅相有騎箕之驗、機之先見、昭昭在人耳目間也。緊此江淮河海巨浸滎洄之墟、明昭上帝、將藉公之浩氣充塞、於以默相而奠定之、則鯨鯢之浪可平、蛟螭之

寖可靜也、澤國之安瀾漸奏、畇田之膏澤長流也。從此永賴公之賜、而慰斯民之謳歌思慕於無窮、可以知陰陽之逆、可以通幽明之故、豈曰禮疑於黷也哉。昔公在位時、定求方繫官於　朝、未及一見公。而聞風仰止、什伯恒情。既與公之冢孫今中丞君遇於成均、心喜世澤之未有艾焉。中丞君來撫我吳、方欲紹述公之廉聲仁問、以茲祠建立既久、維麗牲之碑尚闕、乃屬為之詞。竊媿文之弗稱、而獲附名於頌揚前賢之列、實所深願、謹為敘其大略、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用助士民將享之忱、而望公之昭格於上下云。其辭曰、

江淼淼兮天濛濛、樹棖桷兮環瑤宮。民所思兮清端公、靈之棲兮萃渙於其中。載雲旗兮乘回風、馮夷擊鼓兮來相從。粢盛兮潔豐、笙管兮和雍。願公如生兮呼吸與通、奠民居兮軫民窮。相陰騭兮以仰酬夫昊穹、瞻望旁皇兮神聽維聰。

彭定求撰《南畇文稿》卷五

蘇州府學于清端公祠碑

康熙四十有五年、吳中士民合詞請於蘇州府、申藩臬二司以達督撫學三院曰、維前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秉憲也、以廉為我　朝督撫大臣之冠、勵一介不取之節、守四知自省之義、飭吏治、恤民情、苞苴既除、疾苦畢達、軍戰於伍、士養於庠、農恬於野、一時遐邇嚮風、頌聲大作、咸曰包孝肅、趙清獻再出也。我蘇雖去金陵較遠、而翹首跂足、如日在森然轅戟之下。嘗遇公巡歷海疆、樸被輕攜、蓬舟徑渡、郵傳間絕不覺。有按部之役、士民伏謁道旁、條列地方事宜、輒為溫顏采訪、得其實者即與施行。公謂吳俗饒而鮮樸、親製忍字歌須行勸諭、大旨以息爭止訟為全生保家之道、言言剴摯而周詳、可以家諭戶曉、不啻若遒鐸之徇於路焉。故公薨之後、民間悲慕謳吟、境內相望。吾蘇既立祠於城中通闤坊久矣、第以逼近梵宇、規模狹隘、其於報德告虔之制弗稱、應易地而更新之。謹按前巡撫睢州湯公得民心為最甚、而祠在蘇州府學、春秋侑享、典禮棻隆。若公之清德、實先湯公而著聞於時、莫若兩祠並建、則儀刑昭揭、相得益彰、益可以範世濯俗、俾吾民受其休庇者實深且遠。牒既上、三院下其議於所司、得允士民之請、衆遂踴躍趨事、度地於湯公祠之右、棟梁甎甓貲助駢集。前後堂廡凡若干楹、周以繚垣、兩祠合為一門以入、高明爽塏、儼乎神明所棲。越十二月既望、厥工告成、涓吉升主、以祭士民胥大和會、笙歌奏、牲醴陳、咸曰是舉也、以崇邦憲、至順也、以樹官箴、至明也、以愜民望、至公也。乃屬定求敘建祠之始末、而為文以識。定求曾紀公祠之在金陵者有二、若吾郡尸祝之忱如是、何能不又為之述。乃對衆而申質之曰、學宮從祀之典、由來重矣、凡吏有賢績於地方、則稱名宦、而合為之祠、其尤粹者、間有專祠、以別於龐雜他附之所。郡學中惟唐之韋刺史、宋之范文正、胡安定三祠鼎峙、已爾歷數百年、始得一湯公為之繼、茲復媲之以公、而衆議無不翕從者、蓋深信公之廉出之以至誠、而不等於立名之矯、行之以至正、而不流於制行之偏。自其起家儒素、歷民社、綰封疆、從未嘗一日攜家入署。公爾忘私、皎然獨拔於流俗、令行於光天化日之中、而恩及於窮簷蔀屋之際、節著於茹檗飲冰之素、而愛篤於綏春弛瑟之餘、非夫謹身慎獨、存理遏欲

者，孰能與於此。古之大臣必有千駟弗受、萬鍾不易之操，而後能以匹夫匹婦莫不得所爲己任。此聖門之學，所以莫先於義利之辨也。伏覩今 上獎廉異數，至於公而褒揚軫恤，宸章光耀，蔑以加矣。曩者 御試詞臣於西苑之豐澤園，作理學眞僞論，諸臣呈卷後 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某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眞者也。煌煌 聖訓，聞者莫不動容悚息。則今日祀公於學宫，正所以對揚天子之明命，而匡維世道於不墜，固非泛泛紀循良、託遺愛者所可援此以論也。惟湯公以理學而顯於廉，惟公以廉而合於理學，名實同揆，幽明允協，可與先聖先賢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有弗信矣乎。衆於是謂是言也，可以俟後人知所考焉。因勒諸石，而凡士民之捐助者，皆以姓名列於碑陰云。

彭定求撰《南畇文稿》卷五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薨於位也，一時金陵士民悲哀思慕，若失怙恃，旣建公祠於天妃宫內，用協公之夢兆，歲時佑享，罔有不虔。越十年，所後總制傅公亦薨於位，時有爲之立祠者，因追思清端公之舊澤也尤深，相率言曰：向者祀公於天妃宫內，地猶弗專，未足以伸昭報之誠，維聚寶門外長干里之雨花臺，枕崇岡，臨廣陌，拱列峰之明秀，帶巨瀆之澄泓，古名臣廟宇聳立於茲者甚著。今爲公建專祠，莫如斯土爲宜。於是士民踴躍趨事，不移時而潰於成，軒楹之麗壯，儀像之輝煌，堂哉皇哉。此以見公感人之誠、及人之久，有出於自然而不可强致者矣。今夫崇坊輿室，土木繁興，率皆上爲干譽，下爲貢諛之所爲，適足以供指斥者之口，生而僇然，歿而寂然，且欲其速毀爲快也，安望其成之一而再耶，又安望其年往風微而思益未艾耶。若公之獨得民心也，蓋自我 朝之督撫大臣，其廉節表著，固莫有先焉者也。廉者，臣道之根柢也。周官六計，弊郡吏，統善能敬正法辨，而皆冠之以廉，非廉則六者無從出焉。而大臣能廉，其功自百倍於小臣之廉，以其風厲者多，感孚者速，故能統馭封疆，而致頌德懷恩之盛。視夫置冢配社，樹碑立廟於一鄉一邑之間者，其規模之廣狹，制度之詳簡，有不可等量而齊觀者矣。恭惟 皇上巡幸金陵，臨軒清問，覯見民間頌公廉節，家尸户祝，迩今罕有，於是 錫寵綸，昇上謚，晉以孤卿之爵，延以冑子之官，炳炳麟麟，遐邇中外，喁喁悅服，曰：聖天子旌廉令典，度越前代萬萬也，宜乎是祠復興，日新月盛，而致四方和會之衆也。古大臣之歿而見思，風流最深且長者，莫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所在各求立廟；羊太傅之於襄陽，人見峴山之碑而爲之墮淚。今公較之，曾無少異，雖百世以下，猶將過其地，述其遺事而感動興起，於不能自已，官常於是乎則傚，邦本於是乎維持，豈淺眇哉。公之家孫今中丞君時方任監司於省城，適覩是祠之成，會即遷擢去，未及徵文以勒諸石，茲乃弁屬定求識之，用以昭示來者，永永無極，義故不得復辭。銘曰：

於鑠我 皇，眷顧南疆。藎臣應運，挈領維綱。滔滔狂瀾，樹諸隄防。清以表德，端以型方。公儀是絜，叔敖是埒。靡室靡家，民乃胥悅。挽澆維淳，救文維質。躋世唐虞，風軌可閱。誰嗣聞歌，傷如之何。罷春輟耒，盈江之沱。青丘鬱鬱，丹極峩峩。弘模再

立、礪山帶河。綿綿奕世、禋祀匪懈。非私於公、樂只是戴。來瞻來依、神其如在。凡厥有官、視斯遺愛。

彭定求撰《南畇文稿》卷五

校記

①幾：當作「畿」。

清儒碑傳集卷十七

陸求可　嚴繩孫　曹爾堪　劉士壯　趙瑗
王大經　楊无咎　胡禹冀　費密　徐枋
鄭元慶　任玥　王崇簡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咸一，別字密菴，又字月湄。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為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三，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某官某子，某官某孫，某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愛敬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交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貴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繒薄則裂，器薄則毀，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為事之本，事為理之用，臨事不為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為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為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録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縣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在兼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汚萊，清冤獄，正文體，絶請託，端士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稾一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録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黙，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

謹請于曩尊，遂為文誌公墓，鏡之丙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恒斯善，惟聖是睎。苟或舍旃，取徑則岐。平旦之氣，反覆梏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然，若泉始霈。由兹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瘁。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伸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窟，六經是宗。濬源濂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話一言，振聵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簡彼征徭，追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洎乎歸田，著録彌夥。既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虚。有子有孫，克守其初。井此吉壤，樹以枌榆。既安既固，慶則有餘。我銘公藏，勿罔勿諛。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五

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法古制科取士，詔在廷諸臣暨外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毋論已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禄米。明年三月朔，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紙光禄布席，賜讌體仁閣下。於是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賦序置不作也。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詔下，五十人齊入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吳江潘君耒，其二子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為

天子所簡、尤異數云。未幾李君疏請歸田養母、得
旨去。三布衣者騎驢入史局、卯入申出、監修總裁交引
相助。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八員、則三布衣悉與焉。是
秋予奉
命典江南鄉試、君亦主考山西。比還、歲更始、正月幾望、
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
乾清宮、飲讌近臣、
賜坐殿上。樂作、羣臣以次奉觴上壽、依漢元封栢梁臺
故事、
上親賦昇平嘉讌詩、首倡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君與
潘君同九十人繼和、
御製序文勒諸石。二月、潘君分校禮闈卷、三布衣先後
均有得士之目、而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恒屬
三布衣起草。未幾予與潘君俱罷歸、而君尋遷右春坊
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教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武闈鄉
試事竣、君乃請假、
天子許焉。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丘壑竹樹之勝、思買
墓田丙舍終老。溪有橋曰蕩蕩、因自號蕩蕩漁人。時山
陰吳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
名不果。既出都、遂浮舟度嶺、訪吳公於肇慶、采硯而還。
自是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
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為常。君為文無定格、不屑蹈襲
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慢詞
小令、雅而不艷。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
嘗屬予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
人物、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
目、觀者歎息、以為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敘族
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槩不應、暇輒掃地焚香而已。君
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卒、享年八
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嚴埭。曾祖朔、贈通議大夫、南

京通政司通政。祖考一鵬、萬歷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蓀友。娶王氏、中憲大夫知福州府事闕之女、封安人。子三、沆曾、瑒。泓曾、溶曾。孫六人、曾孫五人。其卜兆也、在縣西蕭家灣。銘曰、

君之通籍也、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敕録所撰詞以進。益受主知者深矣。瀟蕩之橋、洋溪之潯、秋水時至、比於君心、陸羽、王紱、庶嗣其音。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六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公顧菴墓誌銘

曹氏自華亭徙嘉善、世顯儒術。六傳至豹、明知某縣。八傳銑、兵部郎中。並起家明進士、有聲弘治、隆慶間。至君考諱勳、崇禎戊辰舉會試第一、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所謂峨雪先生者也。有子五人、君為長、復官本朝翰林院侍講學士、父子以文名天下、士論榮之。君諱爾堪、字子顧、別號顧菴、十歲能屬文、十二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順治丙戌、舉浙江鄉試。壬辰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為文敏給博麗、兼長衆體、閣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乙未春、分校禮闈、得士二十二人、如陳尚書敳永、胡學士簡敬、皆有聞當世。是時世祖章皇帝力崇文治、數召試諸詞臣、品目甲乙。君扈從瀛臺南苑、上霽顏顧問。嘗受詔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時被褒嘉、中外驚傳其語。無何、以侍郎公憂歸。服

除、補儲秩、俄遷、侍讀、陞侍講學士。故事、翰林官皆積歲待遷。君半歲遷至再、殆殊遇也。

章皇帝升遐、

今上登極、遇

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逋賦、累奪級。南歸。適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愬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先是、君不交公府、當事吏多不悅。又自恃無罪、不詣吏求解、故卒坐法、實非其罪也。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自是韈冠芒屨、北抵秦晉、南涉荆楚、中歷嵩洛、海岱之間、銘記詞賦、動盈卷帙。辛亥春、嘗一過京師、諸公卿欲為白復其官、齟齬不果行、君亦掉頭興盡曰、六十老人、豈復夢金馬門哉。然酒酣雄辯、四座盡傾、縱筆為詩歌、益復顛倒、嘯呼累日夜不倦。君淹博多識、掌故、又强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具能識其姓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之稱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亡以過之。今國家方開史局、使出其記問、資纂修、豈不一代盛事、而惜乎其不獲遇也。生右文之代、膺

天子特達之知、而細故蹉跌、卒弃置以死、豈非命哉。君居親喪瘠毀、推所有讓諸弟、所留儲物惟一几一榻。仲氏爾坊賢而早世、手鞠其數歲孤鑑倫成進士、今官庶常、父事之惟謹。訃至、余往弔其邸、相抱而哭。蓋余亦少孤、倚先叔父成立、故相視尤哀。逾年得葬日、二子鑑平、鑑章書來屬庶常君請銘、且謂先學士數稱公文章、意益有屬。於乎、余何足以當君萬一哉。初君客都下、余以事適至、與沈宋王陳諸公為文字交甚懽。君會必有詩、詩必數首。新城王侍讀士禎于時裒最為八家詩刻之吳中。他所著有南溪文畧二十卷、詞畧二卷行世。其編輯未竟者、尚數十卷、藏於家。君生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七月二日。元配恭人吳、惠而孝、儉而知禮、族黨稱為女宗、先十年卒。君義不更娶、今合葬於某山之原。長子

鑑平、康熙壬子順天鄉試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鑑章、杭州府學生、入國子監、今改知縣候選。女四人、一適己丑進士河南汝南道副使孫君潔初子候選知縣復焯、一適前丁丑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錢君仲殷子文學煜、一適己丑進士通政司左參議柯君岸初子候補中書舍人崇稷、一許字太學生錢君德輿子焯。孫男五人、孫女十一人、嫁娶不勝書。君享年六十三、以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銘曰、

爛朝霞其東出兮、驅使文字、肆陽春之惠風兮、鼓吹氣類。既乘雲而上征兮、曰掌帝制、羌頓轡于林臯兮、雖躑躅兮不憔悴。賦遠遊于九州兮、曾不可乎一世。拾騷歌以為銘兮、益悲其中路而失志。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劉太翁墓誌銘

太翁姓劉氏、士壯名也、稱公字也、石菴其別號也。先世豢龍氏之裔、徙著實應、自宋南渡後始也。縣學生諱承宗者、考也、廩例太學生諱廷祚者、王考也。縣學生諱本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翁所候選者也。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以子貴所貤封者也。壽六十有一。前明崇禎改元四月三日、今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廿有三日、翁生卒之年月若日也。太孺人喬氏、其室也、曰國翼、曰壬戌科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國瓛、曰丁卯科鄉進士國宬、曰諸生國藻、為世父後者、翁之三男子也。曰諸生張麗徵、張易抒、喬崇醇者、翁之三女子之夫也。翁自幼穎敏、閱書一過即成誦。嘗治春秋、研深索隱、所撰錄盈尺、同學者莫能與抗、雖老師宿儒亦皆驚歎、以為國器也。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典麗、學術醇深、議論典博、銳欲以功名自奮、輒為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於場屋。晚而以歲貢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

負至性，室無一金之儲，而奉養母夫人備極豐腆。有三兄一弟俱早世，仲兄之子亦如之。於是廣陵大水，邑中士庶瀕於饑寒，俱不能自存，而翁顧獨力送往事居，支撐門戶，撫育孤嫠，絕未嘗告倦也。為人恬靜寡欲，凡榮名寵利，世所羣趨爭騖者，悉無求其間。尤喜周人之急，嘗捐高燥地一區為義冢，又嘗慮鄰田之水為廢腴產，濬渠以利之，畧無纖毫顧惜，故閭郡滋呼翁長者也。晚既受貤封之
命，然平居不衣章服，不乘軒，不張蓋，老屋數椽，衣敝飯麤如故。閒屣步馮一童子出游，初不以貴人自命，邑中不相識者亦不知其為貴人也。為人謙謹樂易，見傔從衣好衣者，怒曰：汝衣若此，勢且忤我宗黨鄰里，必累老夫詬門謝過矣。急命褫之，亦不譴責也。最後叔子舉於鄉，賀者填里閈，翁獨瞿然曰：吾寒門得此過望，非力為善事，將何以堪。爾曹其勉之。翁之家訓類如此。故給事君號名諫官，自叔子以下亦蔚有聲譽，推為邑中巨室，衆皆曰：此太翁種德績學之報也。先是，邑中有御史喬先生聖任，素稱東林巨儒，擅知人之鑒，方為愛女擇對，翁尚童丱，喬先生見而異之，許適以女。翁之考遜謝，謂吾窶人兒，不敢與女公子為偶。喬先生不之聽，所許即太孺人是也。久而翁坎坷不偶，先生又慨然語其子侍讀公曰：劉氏名長者，累世矣，稱公且好學能文，顧終不得一第，諸昆季又不祿，困極而亨，將在其子，吾欲以女孫許國獻為重姻。故給事君復娶於喬，不數年而喬先生言果驗。當翁晚節，給事君既大亢其宗，子姓滿前，又率斌斌文雅，謹守翁家法，劉氏之興，信乎其未艾也。二十八年春，翁葬有日矣，給事君郵所撰事畧，介其外舅侍讀君以書請銘。予聞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今核給事君所撰，類皆質而不誣，可謂善稱太翁之美者也。乃作銘曰：

維卯金刀，盛於豐沛。其別綿延，爰及千祀。翁之鼻祖，南徙射陵，奕世載德，猶不能興。翁也繼之，文行尤偉，儒素

之稱、謚於井里。食報其子、顯名
王廷。
天子汝嘉、教子有成。乃下
綸音、賜之章服。翁受是賜、老益自勗。生榮歿哀、餘慶繩
繩。爾熾爾昌、後人其承之。

汪琬撰　《堯峰文鈔》卷一七

趙處士墓表

處士姓趙氏、諱瑗、字臨若。其先江南山陽人也。明洪武時以軍功顯。高祖清、始遷浙江之瀝海所、地介會稽、上虞二縣、家世儒書。處士生萬歷末年、弱冠騰文譽。崇禎之季、山賊海寇疊起、田宅蕩然。鼎革後、聚教蒙童於墟里間。及老、獨身行遊、有子廢學、以醫方流寓泰安州、處士倦游、乃就養焉。學佛者古翁、淮安通州人也、開圃泰山之麓、名曰石堂、與其儕二人及州之老生四人遊、聞處士至、願相與爲友、暇則聚石堂、課灌溉、蒔瓜蔬、終日危坐、講誦經史、野人樵牧過者望見、皆肅恭。四方耆舊多傾嚮焉。而處士居常忽忽念墳墓、懼松楸毁傷。其子方促促治饔飧、終不得返先人居。年七十有八、竟死岱下、葬州西南二十里天平山。妻徐氏、久祔祖塋、不敢遷葬、禮也。處士學識過人、能辨賢姦、知事勢數變以後之利害、久皆徵驗、而未嘗爲書。先卒之二年、疾篤、作遺訓以示子孫、皆家人語也。間爲詩歌、不以示人、惟手錄春秋内外傳、史記、漢書及唐宋八家文各數百篇、授其孫國麟、曰、北方艱購書、守此文義可粗明、慎行其身、毋忘

瀝海而已。其後國麟舉於鄉、及將仕、再歸瀝海展墓、以告其祖妣。雍正六年、擢福建布政使、至京師、與余造次相遇於鄭御史宅、述祖德、請撰外碑。國麟與余會試同榜、至是始覿面、而其學行治法在聞見中爲可計數人、遂不辭而爲之表、且系以辭曰、

國麟與余相見年近五十矣、起縣令至監司、而言語氣象尙似講學於深山野外者。叩其師友淵源所漸、泫然曰、吾祖至岱之歲、麟始生、家窘空、保抱攜持數歲、即隨臥起、授章句、未嘗有師也。苞少從先君子後、見三楚、吳越耆儒多抱獨以銷其聲、又其次乃好議論、著氣節、爲文章、尙矣哉其風教之所積乎。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王先生大經傳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南東臺人。幼育於楊、冒其姓、長而歸宗。明季嘗應童子試、其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間、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之朝、辭不起。會詔舉博學宏詞科、太僕卿郝浴將薦先生、先生力辭、乃已。嘗爲許由巢父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圮族、剁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于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饑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鶩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竝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

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絶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斵。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沕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遘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眞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眞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眞名節、則皆巢許之辠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年七十二卒。

錢儀吉撰　《衎石齋記事稿》卷六

楊易亭傳

楊旡咎、字震百、一字易亭。父廷樞、死國難、時旡咎年甫十二、痛未從死、杜門隱居、歷八十年如一日。與澗上徐枋、崑山朱用純稱吴中三高士。三人皆以先人死忠、以名節相砥礪者也。先是、旡咎嗣叔父廷楨後、及執廷樞喪、泣血三年、或疑非降服之禮。旡咎曰、先人大故、非尋常人之喪其親者比。禮以義起、予天下之鮮民、雖終身喪可也。當廷樞被難日、賴門人吴江迮紱原力得收殮、後歲時家祀、必以紱原配享。徐枋臨歿、以孤孫相託、旡咎不避嫌怨、卒保其孤。家貧、藜藿不充、廷樞門生故舊遍海内、或登華要、旡咎義不往、間有以書幣招者、亦謝不應也。所著談經錄、辨析經傳譌謬、多前人所未發。其補正三易卦位圖說、獨探千古不傳之秘。詩文稿有楊仲子三百篇及小宛集。年八十九卒。學者私謚正孝先生。

王峻撰　《王艮齋文集》卷三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巽、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儕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憩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於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會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兄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奧賾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辨之。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黽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啟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於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萬物者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謂俗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躅、於君猶徵。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費舍人別傳

費密字此度、新繁人。其先出自漢諫議大夫詩後、自犍爲來徙新繁。曾祖彥明、萬曆中年九十餘、爲壽官。祖嘉詁、大竹縣訓導。父經虞、雲南昆明縣知縣。密年九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年十四、父病、醫言嘗糞甘苦可知生死、密嘗而苦、父病果起。未幾、遭國變、流賊張獻忠犯蜀、密上書巡按御史劉之勃、陳戰守之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展轉窮山中、避寇數年。會有人傳其父滇中消息、聞之痛哭、遂去家入滇、經歷蠻峒中、奉父自滇歸蜀、途建昌衛、爲凹者蠻所得、爲其力作月餘。父市牛釜布田器賂蠻人、始脫歸。時永歷二年戊子歲也、爲 國朝順治五年、西南尙奉明朔。廣元伯楊展聞密名、遣使致聘。密乃說展曰、賊亂數年、民無食、今非屯田無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納其言、命子總兵官璟偕密始屯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以次舉其法行諸州縣。呂大器督師叙州、署密中書舍人。其明年、展爲降將武大定、袁韜所殺、密與璟整師爲復仇計、嘗與賊戰、躬自擐甲、左手爲刃所傷。時璟營於峨眉、裨將有與花溪民鬬爭者、稱言花溪居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怒璟。璟欲引兵誅之、密力爭曰、花溪吾民也、方與賊戰而殺吾民、彼變從賊、是益賊也。璟乃止、全活者數百家。後密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爲武大定兵所掠、知密嘗參展軍事、欲殺之、以計得免。密嘆曰、既不能報國、又不能庇親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由成都北行入秦中、居於沔縣。有總兵官聞其賢、以千金聘密、卻不受、遂攜家東下、出沔漢、至維揚、定居焉。時密年三十四矣。初、密父邃於經學、嘗著毛詩廣義

雅倫諸書、以淡儒注說爲宗。密繇傳父業、又博證諸學士大夫、與王復禮、毛甡、閻若璩交好。北游往衛輝謁孫奇逢於蘇門山、高其行、自稱弟子。至保定見顏元、李塨、大說之、歸而杜門鄉居三十年、著書甚多。密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乃上稽古經、正史、旁及羣書、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原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自子夏始。又作宏道書十卷、曰統典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干之也。曰道傳述、明七十子及漢唐諸儒功不可沒也。曰古經旨論、曰原教、明聖道具於經、無所謂不傳之祕也。曰聖門育材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明漢唐以來學制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而宋儒過厚也。曰聖門言道述、曰先儒言道述、明聖人授受有彜章、不可離、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同於二氏也。是謂宏道書。又有古今篤論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四卷、中旨辯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皆申明宏道書之旨。又有尙書說一卷、周官注論一卷、二南偶說一卷、中庸大學駁議一卷、四禮補篇十卷、史記箋十卷、古史正十卷、歷代貢舉合議二卷、胥亂紀略一卷、蠶此遺錄二卷、荒書四卷、二氏論一卷、費氏家訓四卷、長沙發揮二卷、王氏疹論一卷、金匱本草六卷、集四十卷。密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門人私謚曰中文先生。弟子休寧蔡治田金皆知名。子錫琮、錫璜。孫冤、盃、軒、藻四人、皆世其學。

戴望撰　《謫麐堂遺集》文卷一

徐俟齋傳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長洲人。少詹事汧長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舉崇禎壬午鄉試。南都失守、汧將殉國、枋日夜號泣、欲從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乃奉父命、拮据營葬、遁跡不出。初居鄧尉山中、後隱靈巖之上、沙土舍數椽、讀書其中、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家貧、常賣畫自給、雖藜藿不繼、而莫能強以一錢之餽。平日往來同志數人外、雖至戚罕得見面。時以枋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總督蔡毓榮慕其名、具書致名藥厚幣、託幕下友馮羽道意、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僕年二十四守先人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卿相通交際邪。且當世之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悴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睢陽湯斌撫吳、尤欽其節、嘗屏騶從、兩詣山中訪之、卒不得見、歎息而去。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大抵主於

扶世教、植綱常，無一諛墓應酬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同文録、管見等書。山水宗董巨、間法兒黄，當其得意，自謂前無古人。書善行草，俱爲世所重。康熙甲戌，年七十三卒。

王峻撰　《王艮齋文集》卷三

補録鄭芷畦塋石志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孝廉丁君小疋手一紙語方綱曰：吾鄉芷畦鄭先輩殁，無知之者。今於敗麓中得鄞全謝山所爲芷畦塋石志，蠹蝕十三四矣。謝山集又無刻本。吾子倘哀其無傳，爲録此殘作而補綴其事乎。方綱按其志曰：予少得見芷畦於萬編修九沙坐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集，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爲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遊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能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又曰：從其族孫振銓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其禮記集注，蓋以續衞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纂楊信齋之緒者也。湖録、則苕中文獻之職志也。又曰：中州張清恪雅重芷畦，欲薦之而未得。又曰：芷畦著行水金鑑，爲河道傳君開雕，顧罕知其出芷畦也。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蓋殘藁之可讀者止此。於是丁君涕涔涔下曰：嗟乎，士之顯晦命也。吾芷畦之書既不具見矣，而其事又不詳，是惡足以傳之。明日丁君復聚其所録湖州府志諸條來示曰：鄭元慶字子餘，府學生。就典籍，早歲刻廿一史約編，既以體例未善悔之，乃

遊四方、以擴其聞見。歸益肆力著述。會郡守候官陳君屬其修府志、乃紬舊聞、博稽掌故、箋釋顏魯公石柱記刻之。又挾鉛槧、遍涉七州縣、訪其故家文獻、駁難辨正、無寒暑間。志稾出、毛西河、朱竹垞、潘稼堂諸先生皆稱之。會陳守罷去、後數守欲付梓、皆未果。芷畦歎曰、數十年心力、稾凡七易、經數賢守、垂刻而不就、豈湖郡文獻終湮沒耶。於是改稱湖錄、不名志、櫝其稾而藏之。晚年託迹幕府、研窮經學、於易禮尤邃、所著有周易集說、詩序傳異同、禮記集說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家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考、春王正月考、海運議、湖錄、石柱記箋釋、小谷口薈蕞。小谷口、其自號也。其著書處名魚計亭云。方綱因與丁君共檢諸先生集、若毛西河釋二辨文、援芷畦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一條、又若胡東樵禹貢錐指、震澤底定句下、援芷畦辨湖瀆南潯等二條。西河有湖志序、竹垞有贈鄭秀才詩、芷畦亦可以不朽矣。丁君猶以爲未足、又考得其年譜大略曰、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芷畦秋試後出遊四方。三十一年壬申、歸自燕、扃戶讀書者二年。三十三年甲戌、館湖濱徐氏、撰廿一史約編。其明年乙亥、始從事於府志。四十年辛巳秋、石柱記箋釋成。冬、遊孟城。明年春遊淮安。四十三年甲申、府志初稾成。至其生卒歲月、亦未能詳也。石柱記五卷、今已行世。又所著今水學、兩河蔚鏡、七省漕程諸書、見行水金鑑中。其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湖錄一百二十卷、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而他書卷數亦未詳也。方綱按西河客杭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竹垞贈詩在四十六年丁亥、其曰近得苕溪集、期君讀草堂、謂南宋劉一止集也。蓋芷畦考求鄉前哲之著述、與一時名輩上下其議論、歷年久而用力勤、此皆於他集互見中可推證、而況其書有補於經學者乎。方綱重感丁君之意、爲補書於空之志、以俟他日訪其書而讀之。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玥、字少玉、別字希菴。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沒、治喪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賈人多以私錢年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挑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邱家諸湖舊以瀦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為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論者皆服君之遠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仿晉唐人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得失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生、塤、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壻某某某。君之歸喪也、伻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為銘曰、

生乎齊而視鹺乎齊、鄉黨以為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五

王文貞公傳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丘、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鏜、父爰、本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欲進斯世于三代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卽周之春正月、卽周之正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闖寇陷京師、遂盡室南奔。皇清定鼎、始間道歸里。會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薦公可大用者、特旨起補原官。尋陟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弘文院學士、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侍郎、不數月、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復以考績加禮部尚書。公顧以盛滿爲憂、因夙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世祖升遐、公日夕治大行喪。及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殫心職掌、所言皆洞中窾要。其在翰林日、有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褒揚以作忠義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奉詔議祫祭禮、言人人殊。公言肇、興、景、顯及太祖宜南向、太宗宜東向、出入証據、多宋儒司馬光諸人所未發。又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北岳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眞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理志、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精核今之曲陽距恒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商中宗、高宗、

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 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崩樂壞、而當時嫻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草創、不足爲萬世法。仰惟我 世祖膺烈弘謨、混一區宇、卽超然遠覽前世興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軼往古、固由 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帷幄、以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今上纘承大業、 特簡令子以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淸晏、 聖德日新、相與黼黻 皇途、益恢庭訓而光大之、後先濟美、宣力 兩朝、攷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躋耄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以理爲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歿、 朝廷遣使咭尚、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 制曰可。及入祀鄉賢、 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酹酒以奠澤宮之旁、冠蓋櫛比、父老聚觀、嘆息以爲希覯。六子、長卽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櫆、桃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

毛際可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生。先生文貞公猶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調爕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而已不與聞。語曰、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

毛際可撰《安序堂文鈔》卷一二

清儒碑傳集卷十八

蔡啓傳　姚士升　侯方域　袁賦誠　彭瓏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蔡公啟傳墓誌銘　韓菼

德清昆暘蔡先生以講官受知
今上、學醇行端、天下皆謂于其職宜。顧恬進勇退、引疾乙歸、歸七年而歿。中朝士大夫咸惜其未訖于用、執經受業於門者悼喪其碩師、無所歸。以貧故葬緩、又五年、孤芳醇等相地、上食、來告葬、問銘於門人韓菼。菼辱先生知深、又同爲講官、朝夕奉教、知先生行誼爲審、哭而受命、不敢辭。先生諱啟傳、字石公、號昆暘、世居洛陽、有仕宋爲秘書郎者諱某、從駕南渡、始家德清、十餘傳爲玉泉公諱某、明宏治丙辰進士、官御史、歷任大理寺丞。高祖諱某、鴻臚寺丞。曾祖諱某、贈將樂知縣。祖諱某、萬歷丁酉舉人、官至武庫司郎中。父諱奕琛、萬歷丙辰進士、以水部曹歷陞吏部侍郎。子五人、先生長也。當侍郎貴盛時、先生爲諸生、卑躬守約、飯無鑿、御衣無紈綺、惟攻苦讀書、明理道爲事、如單寒士。會侍郎中蜚語、幾不測、先生亟走京師、願上章請代。尋侍郎得薄譴、乃已。順治甲午當鄉試、侍郎有疾、先生願毋行、強而後行。卽聞疾少加、飆馳還、如是者再。是年舉於鄉。尋居侍郎喪、極哀盡禮、一於誠敬。後五上春官不第、家益落。然母胡太安人在堂、奉養極歡、太安人亦忘其貧也。庚戌舉進士、廷對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
召對弘德殿、賦詩稱
旨、未幾爲日講官、會設起居注、卽兼其職。先是、一甲授職在館、預教習、無卽授講官者、蓋異數也。壬子、主考順天、與今刑部尚書徐公同莅事、竭誠跿慎、無毫髮私、念多士靁同、勦說文體日腐壞、務得魁壘奇拔之士、以風海內、復古學。故榜發、得人甚盛、數科後、以科名著者不絕相望。然猶罹吏議、先生則引咎去、曰、養親吾志也。歸亡何而太安人以疾不起、銜哀愼終、一如侍郎喪時。丙辰服闋、復官赴京、尚未補也。掌院學士引見、適講官缺員、卽
命以原官充、亦特恩、無故事也。丁巳、陞右春坊贊善、會有足疾、曰、臣當陳力、力之不勝、職其可居、且講幄何地、可一日曠負、則堅辭以去。先生兩爲講官、當
聖天子好學、日新又新、嚮用儒臣之時、先生感奮、竭其素所蓄積、撰進講章、皆精深。當
上意。今所頒行四書解義、出其手者、發明爲多。嘗爲
上講洪範五行傳、於天人和同之際、開陳往復、以感切
聖聽。其在位未久、然其有儒者氣象已若此。若使須之以歲月、而益出其危言讜論、則伊川、龜山、考亭侍讀說書之流風餘韻、猶可以復尋、而爲後生末學之所觀法、亦政無已也。先生既不出、藥爐茶竈、以圖書自娛。間葺先世圃亭、疊石蒔花、習靜其中。四壁蕭然、諸子至不能析產、然一無求謁於人。友愛諸弟、晚而益篤、戚黨之貧者周之、如不有其己也。其子弟之可造者、必誘掖之、如出諸己也。交友以敬、待下以寬、跡不到公府、而有公事、必直言其便否、以利其鄉人。太安人之將葬也、啟侍郎之封而合之、得水、乃謀遷焉、與葬師登陟視地、可否筮龜未協、憂悲成疾、遂至大故、康熙癸亥四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陳氏、敕封安人。父前常州知府諱琯。子四人、芳醇、邑增廣生、丙吉、華、太學生、會辰、邑庠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張獻宋。芳醇等居憂、既舉祖父母之喪而合窆焉、用成先志、已乃於今年戊辰九月日葬先生武康縣鳳凰山之原。銘曰、

維皇建事、遜志多聞。先生應期、山川出雲。臣學何學、抱其遺文。朝夕承辟、仁義是陳。
帝曰汝嘉、領左右史。千秋玉字、其直如矢。俾贊承華、元良毘倚。何介如石、弗壯于趾。以愧人臣、弗職其思。量力而退、乃分之宜。書策琴瑟、在湖之湄。中外傾屬、曷不慭遺。人之云亡、於德則壽。以全其歸、以穀其後。若鬣者封、有嗄者阜。曰千萬年、茲惟其守。

《碑傳集》卷四四

又蔡昆暘先生傳　徐倬

蔡昆暘先生諱啟傳、字石公、浙江德清人也。宋靖康間有秘書郎源者從洛陽南遷、始家於德清、累世以仕宦顯。至先生之父諱奕琛者、萬歷丙辰進士、以水部曹荐至吏部侍郎。
本朝定鼎、仍以侍郎致仕。先生生爲華胄、顧性喜淡泊、有大志、屏去一切服玩。方啟禎時、吳興鼎族皆居鈞軸樞要間、諸公子翩翩、衣飾園榭舟車、歌舞文酒、有烏衣裙屐、五陵裘馬之風、往來過從、照耀耳目。先生獨被服如布素、而又豐頤廣額、丰姿玉立、在羣公子中、獨有鸞停鵠立之槩。當時人卽以公輔期之、不謂先生之晚而始遇也。幼隨侍郎任、在



都門受業，手不離簡編，口不絕吟哦，其攻苦異常兒。年十六，侍郎爲順天大京兆，典司諸進士宴，先生在後堂，窺見旌幢鼓樂導從，劉公理順自中堦入居正席坐，心艷之，以爲士當如是矣。後返里，侍郎爲蜚語所中，先生挈一蒼頭走冰雪中，驚沙撲面，狀無人色，侍郎幾不復識，驚問曰：兒胡爲至？先生曰：將上書闕下，請以身代。已而事解，侍郎解組里居，築園於居第之前，種花疊石，以娛晚節。先生晝則婉容愉色，視膳勉食，夜則篝燈揣摩，常至丙夜。甲午秋七月，將入省就試，適侍郎有疾，先生戀戀子舍，不欲一踏省門，侍郎勉之，乃治裝，然試前猶時時往返視侍郎疾。及登賢書，旋丁侍郎艱，哀毀骨立，人稱至孝。是時家已中落，母胡太夫人在堂，先生不欲以貧傷親志，同配陳安人奉事之彌豐且敬，至中帬、廁牏之類，手自澣濯，戒侍者弗令太安人知之。上春官凡五舉皆不得意，家益貧。至己酉公車，橐中金止數鍰，抵維揚不成行，賴同年生強之而行。庚戌捷南宮，大廷對策，振筆萬言，日中而就。

天子親擢爲第一。於是旌幢鼓樂導從至京兆府，一如劉公時。先生語人曰：我豈以科名爲重哉，心念劉公，當高山仰止之耳。蓋其立志之卓越已如此。是年江淛大水，方在館職，擬拜疏爲民請命，以例阻，乃上書

大司農，得以改折。

召對弘德殿，賦詩稱

旨，遂爲講官，職兼起居注。故事，凡一甲在館教習，無即授講官者，此出異數，蓋自先生始也。壬子主順天鄉試，與崑山徐健菴先生同事，力以復古學挽時趨爲事，得人最盛，所收皆振奇卓異之士，爲時名臣者肩背相望。然以小過掛吏議歸里，朝夕奉養太夫人，輕軒版輿，時時遊於侍郎所築園，蓋世之養志者莫先生若也。亡何，太夫人以疾終，哀毀盡禮，一如居侍郎喪時。丙辰服闋，赴京方引見，適講員有缺，

上即命以原官充之，蓋未及補官，亦異數也，則

上之知先生者深矣。丁巳陟右春坊右贊善，甘盤舊學，方擬爰立，而竟以病歸。時倬亦奉母家居，每從先生遊，即語倬曰：吾淡泊之志始終不渝。又性樂山水，賦詩博弈，清簟疎簾，竟日忘疲，至於長安之車塵馬跡，人世之連雲甲第，炫服姬姜，漿酒藿肉，雅非吾好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泰階平而玉燭和，有諸公之黼黻足以稱盛，正不妨留吾一二人於水邊林下，爲盛世點綴逸事，不亦可乎。癸亥將合葬太夫人於侍郎，啟所封壽穴視之，得水，憂悲勞瘁，遂得末疾以終，蓋年六十有五也。

朝廷方待先生將大用，而先生竟稱完人，謝世去矣。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於天人理數之間，嘗著洪範五行傳，爲講官時陳之。工書法，得顏魯公遺意。凡所讀書，俱以小楷抄錄。爲詩書王孟二家，不事駢麗，間亦喜爲小詞。所著有游燕草、存園集。兄弟五人，皆極友愛，戚黨之貧者時周之，子弟之佳者必誘掖之。居恒絕竿牘，然事關地方利弊者，必造公庭力言之。訓子嚴，子四人：芳醇、丙吉、華會、辰口，增一人張巘宋，俱能文章，克承家學。倬既出先生之門，又同里居，故知之眞且悉，不敢爲諛辭，謹記其大槩，以俟異日琬琰之錄云。

（《碑傳集》卷四四）

姚先生士升行狀　儲方慶

先生諱士升，字子上，一字繸園，湖廣江陵人。父五徵公，績學不仕。先生生而穎異，于書無所不讀，少時即以忠孝自許，鄉里號神童。年十二，補博士弟子，由郡縣至學使者三試皆冠軍。年十三舉于鄉，以文過奇，置乙榜。壬午中鄉試第八。會闖賊倡亂，荆襄之民靡然從之，先生以道梗不得赴公車，退而隱居于海子莊。是時闖賊已蟠據秦隴，跨有洛陽，北窺井陘，南吞江漢矣，所至輒搜羅人望，以資其羽翼，而士之頑鈍無恥、銳意功名者，亦往往樂爲之用。先生慮不獲免，厚自晦匿，而賊臣張某強迫致之。先生延頸就戮，義不少屈。賊固欲以威脅先生，冀一旦改節，乃不即害而羈縻之，而先生得以乘間竊出，避地于沔陽。蓋其出入白刃中，流離道路，無時不左右五徵公，以卒免于大難也。

本朝定鼎，井里粗安，先生色養怡怡，有若將終焉之志。甲午，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服闋，有司敦迫無已，勉赴公車。戊戌試春官，以周易魁進士，殿試第二甲，于例應得部曹，會科臣有外補之請，竟得俞旨，改授廣東瓊州府推官。甫涖任，適遇瓊郡大饑，刺史以憂去，無主之者，瓊民皇皇，其勢不可以終日。先生曰：是獨非吾職也夫。凡署中雜器物，悉鬻米以賑饑民，又詳請上官，鐲俸資供饘粥，賚壯羸婦稚，皆有辨別，俾無擾亂顛仆之苦。凡三閱月，而瓊民始得就麥，蓋全活者以數萬計。其後瓊兵缺餉，不逞之徒乘之作亂，糾合所屬三州之兵同日皆叛。先生密計擒獲叛首張騰鳳等數十人，悉斬之，諭令各兵歸伍，瓊賴以復定。先生以文臣立軍功，當受上賞，而一人之功不能掩眾罪，終格于

上問。會科臣王公命岳齋詔在廣、復命日、抗疏言之。世祖皇帝大悅、將以不次擢用、且命按覆實蹟。事未竟而行取之例適停、不獲內召。特加一級。癸卯五月、瓊山土寇聚衆數千、四出剽掠、勢張甚。先生挺身招諭、深入賊巢。賊人素服先生剛正名節、相率聽命、旬日皆解散。上官嘉先生屢建奇功、考滿一等、未及咨部、已挨俸例陞江南江甯府管糧同知。丙午秋涖任、會南省賓興、先生分校毛詩、得人爲最。江甯地處衝煩、一切詔使往來、大兵大役、苟有差遣、惟管糧是問、且尤無所解諉。先生不避勞劇、戴星出入、公事畢辦、上官交口稱之。丁未夏、推官奉裁、漕糧歸管糧、而管糧始有職掌。臬司承審欽部案、散寄各廳、而管糧始有案牘。先生既任事、督運最勤、軍民之閒、調劑各當。至于獄訟、惟以絕私謁、得人情爲務。江甯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惟願一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自丁未至戊申、期年閒、不獨江甯也、舉江南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亦願一見江甯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嗚呼。詎知尸而祝之者、竟不保其生耶。戊申秋、微患腹疾、會淮揚賑濟、撫軍檄取効用、先生力疾而往、撫軍諭之歸。至季冬、各屬漕事急緩、又力疾而起、將以次按行屬邑、而力不逮、遂至于大故。嗚呼、先生力持風節、居官廉介、不以家累自隨、屬纊之夕、二子皆不在側。胠其橐不滿十金、署舍蕭然、見者皆爲流涕。至其經濟大略、具有文武才、行于廣南者略見一二。及在江甯、聲望益起、旦夕任天下事。而天不假以年、未究厥用。悲夫。先生生于明萬歷戊午年四月十九日、卒于

皇清己酉年正月初五日、享年五十有二。配曹宜人、明都憲公忭孫女。子二人、江、松滋縣學生。漢、江陵縣學生。女一人、字丁亥進士吏部文選郎中宋公學洙姪天寵。孫一人、賜。廣方慶、先生門下士也、自丙午受知、距今財閱二載、生平懿行未能縷悉、而忠孝大節昭揭耳目者、敢撰次梗概、以俟史氏之採擇焉。謹狀。

《碑傳集》卷八九

侯方域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閒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嘗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易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嘗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離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嗛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繫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詆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棄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稾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碑傳集》卷一三六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賦誠墓誌銘　田蘭芳（節錄）

公姓袁氏、諱賦誠、字與參、世睢陽衛百戶。祖可立、前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父樞、以戶部正郎權滸關、僉謂才可禦亂、特授本省布政司參政、分守大梁道。母任淑人。公生有異徵、十三、烏程潘昭度校士歸德、愛公文、拔置膠庠。十四、賓興于鄉。十八、餽于三十人。壬午、州陷于寇、時公年二十六、隨父于蘇。踰明年、爲甲申、貢于廷。乙酉、考授融縣知縣、未任、豫王下金陵、改任吳縣教諭。丁外艱、扶櫬還里。戊子服闋、己丑補確山教諭。亂後邑無絃誦聲、公至、出己貲葺學舍、日夕與諸生講貫其中、文學由是興起。甲午、升山西沁源縣知縣。縣在萬山中、田瘠不可耕、濱于沁者尤善潰、戶多流亡、於是積逋莫辦。公爲招輯流移、使復其所。



更請丈踏久荒田地，除其虛額，歲減無慮二千金，窮民爲之少蘇。縣境北際界平、兩山對峙，疊嶂複崖，莽爲盜藪。土人李虎等潛踞其中，時出侵掠。公密請巡撫奏發太原滿兵，公爲之導，入東山鵰窩溝，追剿四十餘日。數十年地方隱憂，一朝蕩定，公之力也。己亥，奉命變賣王產。初，兩山流移與土著爭田不勝，遂獻之晉王，而歲輸其租，名雖王產，實與各藩自置有殊。公歷陳開荒投獻之由，且言兩山用兵之後，村落成墟，雖西山有數家存，皆朝不保夕，無力承買，急之恐生他變，屢請必報罷而後已。沁民尤以爲德。公在沁七年，一切服食器用，供應大兵，代完逋賦，皆取給於家，先業幾爲之盡。庚子，陞廣西新甯州知州。當孫李焚掠之餘，城中止存衙舍，終日行不見一人，虎豹蟲蛇雜居之。公嘗有詩曰：「牆頭虎過風腥入，屋裏蛇行穴亂穿。」蓋可想其荒寂之槩矣。未幾，以給由單過限，降一級去。辛亥，補雲南楚雄府通判。雲南距家萬里，然郡土平曠，士人多知讀書，公顧而樂之。久之，署定邊事。縣賦不滿千，訟者稀少，猓猓則冬夏披羊皮耕田，語言雖不相通，而畏官懼刑，有太古風，公尤謂與己相宜。甫代還，承檄入覲，至都而吳逆之變作。吏部請雲貴覲員改補。奉

旨在京支俸，俟蕩平復任。四月，雲貴總督請滇黔朝覲官俱赴荊州軍前所開地方，擇便隨宜委用。乙卯，赴荊。是歲，以隨荊員多，題請別補。于是又自荊赴部，投牒歸而待次于家。久之，卒。康熙庚申六月十九日戌時也。初娶李氏，貴州都勻府知府夢星公女；次安；次劉，側室康，與盧、劉出。子二，女三。康氏、盧氏子各一：罷山、遠定。女長適州庠生楊端；次適太學生袁賢；三適壬戌進士兵科掌印給事王紳，皆先公卒。公卒時，止一孫，未久亦殤。今乃以其弟賦謀孫巽朱爲山後。嗚呼，亦可悲也。公早失恃，事繼母劉淑人如己母。家居之日，每晨盥漱畢，必登堂揖問夜安否，立而待命。命之坐則坐，與之言愉色承之。語竟揖而退，夕亦如之，終身如一日。視其弟尤友愛。公善弈，未嘗一當弟。或問之，曰：「弈有爭道焉。」性惡淩雜，晚年多病，出入愈簡，數月座無一客。以己巳十一月葬祖塋右方。其弟賦謀來請銘，故敘而銘之。銘曰：

腴于家，瘠于官。人以爲難，公則安。篤于親，閑于禮。公視若常，人則傀。有善宜樂，無兒何悲。人亦有後，家聲用隳。疇昔公降，夢來告淑。僭耳海康，坡遊未足。

《碑傳集》卷九〇

彭瓏記 江藩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穎實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甯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廨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蘗，偕百姓以長甯。」乃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朴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二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甯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何何敢曠逸之，既馳騖之役乎？」于是恐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

聖祖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有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碑傳集》卷九〇

清儒碑傳集卷十九

申涵光　劉原淥　應撝謙　王夫之
沈逵　毛騤　魏祥　魏世傑

處士鳧盟申君墓誌銘　魏象樞

嗚呼、是爲贋平處士鳧盟申君之墓。君端愍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勵天下、詔諸司體訪故明死節諸臣、將特舉表忠封墓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顧流傳錯互、聞見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譌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千里赴京師、麻衣絰帶、痛哭於都市、具述其先人王恭廠投井自盡狀。栢鄉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既核實、遂蒙　特恩諭祭賜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輦下士大夫高君孝行、爭折節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既歸、杜門奉母、手父遺書、且讀且泣。覩仲隨叔兩弟少、皆師事君、君亦以師道勗之、朝夕砥礪、期玉於成。所與游者、同里張命士雞澤殷伯巖仲泓兄弟。伯巖仕爲令、君遺詩以耦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還。君自髫齔即嗜爲詩、吐納百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沉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其所以師少陵者悲愉咷嘯、無一不曲肖、而非世俗擬於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丙申後、持襆被爲山水之遊、余寓書於君曰、蘇門孫徵君、今之程伯子也、君壤地相接、盍一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獲聞天人性命之旨、遂不復爲詩。比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屢驟日上。嘗語人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由大路遲而穩、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晚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如水之有坊、如帛之有幅。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服。君好謀能斷、戚交有疑難事、咸與剖决、卒得當。遇有急難、挺

身救之、不避利害。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晨與
閱姚江集、復詣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會閽客
至遊歸、忽一什而逝。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距生
故明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九。嗚
呼、蘇門既沒、續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
矣。余初聞君訃、即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既沒、吾道未
與爲憾。閱兩月、而君弟孝廉觀仲太史隨叔以君行
畧乞銘於余。余與君道誼關切、何忍不銘。按狀、君先
世爲晉之絳人、明初掖縣令庸始遷廣平。八傳而至
贈考功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
故明辛未進士、歷仕至太僕寺寺丞。娶靳、封安人。君
諱涵光、字孚孟、一字和孟、鳧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
異、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剔歷中外、君侍
養時爲獨多。既奉端愍諱、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沉
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
朝廷詔舉孝行、有司欲以君應、君固辭、有司不能奪。
辛丑、貢入成均。君投牒儀部、謝病歸。戊申、 詔旨訪
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魏公深

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卷、聰山
詩八卷、說杜、性習圖、義利說行於世。荊園小語、其授
兩弟家訓云。嗚呼、方端愍公之殉國也、太夫人[illegible][illegible]
白在堂、仲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蹈義、一語不及
於私。良以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喪葬
盡禮、勗兩弟讀書、取科第、知名於時、而自以其潔修
粹行、見端愍公於九原之下。是父是子、天實陰相之、
以視彼仳仳蔌蔌、倖生苟祿之徒、不一傳而聲華消
歇者、豈直相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啓甲子舉人愜
胤女。子二、頎、顥、皆君五十後所生。頎聘侍御甯公爾
講女。女二、一適貢監生李奇瑗、一字劉徵陽。以康熙
十七年卄月廿六日葬於西山之原。銘曰、溯源自姜
別爲申、繇晉宅洛、鍾喆人。嶽嶽端愍、國藎臣、成仁取
義、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嘯歌白首堅松筠。晚節
益涉濂洛津、鑣顏者誰爲蘇門。大節凜凜小物勤、道
不絕物羞同塵。銘君墓石質無文、千載不滅眞氣存。

《聰山集》附錄

申涵光傳　魏裔介

申涵光字孚孟，號凫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僮僕，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覲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因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絶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凫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衛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凫盟既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其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凫盟乃跰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凫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凫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凫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遁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凫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疾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烒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凫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凫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凫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蔑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掫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周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成邊，赴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閒，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遂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逐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矣。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illegible]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絶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黄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凫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凫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不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碑傳集》卷一三六）

劉先生原淥傳　彭紹升

劉崑石名原淥，山東安邱人也。崇禎末，盜賊蠭起，崑石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鬭益力，崑石從之，發



數十矢、矢盡、仲兄廱之去、崑石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膄與仲兄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贍其亡姊家。閉關讀書、閱養生家言、喜之、從道士求其術、寢食俱廢、至得咯血疾。既而讀朱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爲木主祀朱子于家、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自敘以爲始去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又言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率常至夜分、月爲講會、與起者甚衆。後請于有司建朱子祠于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斟酌古今、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涖事必虔。仲兄有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七日中止三食。久之、一邑皆化于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飢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疾、當祭朱子、彊起拜于庭、悶絕良久甦、康熙三十九年卒。

《碑傳集》卷一二八

又劉直齋先生傳　蔡自務

直齋先生姓劉氏、諱源淥、字崑石、安邱人。生而卓犖、五歲詢父、我身從何來。初悅參同悟眞術、已覺其妄、購朱子書廿五種、窮日夜披覽、有所得、遂手劄記積記疑、冷語如干卷、大要克己去私、敬義夾持、究形神理氣之聯屬、剖釋老陸王之差別、洞筋擢髓、發人未發。嘗自序其學、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年登大耋、五鼓起、謁先祠畢、危坐讀書、丙夜乃息。月爲講會、率門人數十、敷陳經義、吻燥舌澀弗能已。每歲九月十五日祭朱子於家、祭必嚴齋戒之期、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也。丁明末造、與仲兄遇賊、兄被九創、先生矢盡空弓、後兄止之、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晚事兄益謹、兄病、爲文禱於神、求以身代、洎歿、七日三食、幾不起。推膄田宅諸猶子、利物濟人、隨地涌出。嘗言財屬人、人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至既歿、刻讀書日記八卷行於世、歸安陸師氏台記疑冷語而訂之者也。未刻者近思續錄、四書補註、小學補註、或問補註、周易解評、儀禮經傳通解藏於家。

《碑傳集》卷一二八

應先生撝謙神道碑　全祖望

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爲請、曰、徵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盍敢辭。應先生諱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尙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借其同志之士曰虞畯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剿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斸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益甚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甯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令默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怱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稽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覲旋歸於故舊、皆有饋、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途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跖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尙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

道上、洞洞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若干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黃丈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大過耳、其足師表末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誚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或誚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誚魯齋爲學究、是皆過情之訾。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論學者、尤嘗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洪任敬恆有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抔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遯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鵜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芚。

（《碑傳集》卷一二八）

應處士傳

應處士名撝謙、字嗣寅、號潛齋、杭之仁和人也。明萬歷乙卯十月初四日生。生而有文在掌曰八卦、左耳重耳、右目重瞳。處士天性孝友、生養死葬盡禮、與弟同居、白首無閒言。內剛而外和、難惑以非。好學樂道、終其身。弱冠時、同學生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處士而歸之、處士洛誦達旦、卒不染於邪。其早歲操行已如此。崇禎甲申、處士誦黍離之詩、繫欷泣下、棄諸生、遂不出。乙酉避兵北鄉、居亾何、晝有白虵墮自梁、處士見而驚曰、兵象也。即奉母移獨山之東、越日、果有游騎至、破碎數十家、掠人畜而去。處士授徒、負笈者遠至、成就人材甚多。舉止雅飭、見者不問而知應先生弟子也。直指王元曦舉鄉飲、辭不赴。處士居咸乙巷、隘屋短垣、屢敝風雨、家無僮、自啓閉。太守淮陰嵇宗孟數式閭、不堪其貧、欲有贈、囁嚅未出。及讀處士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戊午、

詔徵天下博學鴻儒詣闕、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處士、下

詔徵處士、辭篤癃不起。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邪。僉曰是。即不許辭。巡撫陳爲言實老病、乃免徵。處士所著有孝經、語孟集注拾遺、周易春秋集解、晉傳拾遺、詩傳翼、三禮彙編、古樂書、性理大中、敎養全書、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士尤精易、晚年遇元旦必卜。至癸亥、處士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趣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於庠。

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卻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肎、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慙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寶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

馮景撰　《解舂集文鈔》卷一二

王先生夫之傳　余廷燦

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先世本揚州高郵人、明永樂初、有官衡州衛者、遂爲衡州衡陽人、家世以軍功顯。父字武夷、始以文學知名、中天啓辛酉副榜。先生即其季子也。明既亡、隱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先生少負儁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其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降士紳、其不屈者縛而投諸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峰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引刀自刺其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徧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懷宗徇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乙酉、我師下金陵、當是時、我

朝既得兩京、天下雲集響應、而明之藩封庶孽奔竄於湖湘滇黔粵閩間者、往往始稱監國、繼假位號、以恢復爲名。先生少遭喪亂、未見柄用、及是顧念累朝養士深恩、痛惻宗社顛覆、誠知時勢萬不可爲、猶且奮不顧身、慨然一出而圖之。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錫屯湖北、兩湖兵燹塞野、又歲大旱。時李自成死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爲忠貞營、尚復蹂躪潛漢間、洶洶有反側之勢。堵何兩人本措置無術、又相持不相能。先生憂其必敗也、亟上書於司馬章曠、請調和南北兩軍、以防潰變。司馬不聽。先生默而退、卒之賊黨猖獗、司馬以憂憤死、堵何二人遭閔凶、而勢不可支矣。丁亥、我師下湖南、先生南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用疏特薦先生、以丁父憂請終制。既服闋、即就起行人司行人。是時桂藩駐肇慶、國命所系、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恆、然紀綱已大壞、獨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豎夏國祥等爲姦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爲宮庭五虎、逮繫獄中、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走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壹意從王於刀劍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國、誰與共亡者。起恆感其言、力請於廷、化澄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間道歸衡、至則母已歿。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恆受害於南甯、先生知勢愈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矣。壬寅、聞緬甸亦覆沒、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至是殄盡。先生遂浪遊於浯溪、郴州、耒陽、晉甯、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者輒益衆。先生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

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蕭然自得。乃著四書讀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並諸經稗疏各若干卷。作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搔首問、俟解、噩夢各種。又注釋老子、呂覽、淮南、評選古今詩各若干卷。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博無涯涘、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蒙一書、於清虛一大之旨、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靡不有以顯微抉幽、晰其奧窔。其自序曰、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滅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岐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檃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沉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觀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繇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為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為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戊午春、吳逆僭號於衡、偽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未幾、卒於石船山。



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衷，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因銜恤以永世。子二人：攽、敔。敔字虎止，能紹其家學者。先生家故貧，著書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家，書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於家者蓋無幾焉。

贊曰：先生可謂篤信好學，蒙難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爲，然且窮老盡氣，奔竄於荒嚴絶徼，閉發議論，攻儉邪，終擯不用，而始隱伏著書，其志可哀也矣。若橫渠以禮爲堂，以易爲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原，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其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於天人之故，通乎晝夜幽明之原，即是書暢演精繹，與自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序中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遯跡知稀，從遊蓋寡，而視眞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雒閩之糟粕，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學使宜興潘太史宗洛稱先生爲前明之遺臣，我朝之貞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極，闡微言絶學之傳，則又有待於後之推闡先生者矣。

《碑傳集》卷一三〇

廣東惠州府推官沈公遠墓誌銘　崔正揆

沈氏爲吾濮巨室，自少宰炎洲先生以忠直顯，海內君子咸宗爲人望，若星之有斗也。又有屺庵者，成名進士，卓然自立，品著於鄉，兩任司李，多善蹟，大吏俱以廉能列薦。剡，入方稱爲祥麟威鳳，而遽爾蘭摧玉折，也惜哉！長子岐山爲予妹婿，屬予誌之。公諱遠，字漸于，因早失母，號屺庵。父文波先生，孝友聞於族里，篤學好修，家教最嚴，公亦勵志舞象時，即見賞督學王公，已具大器，故戊子、乙未兩魏科如拾芥也。初理温州時，以瀕海戒嚴，援師雲集，百姓供億繁苦，死亡相繼，如修造戰艦，或數十百工，師胥吏織于道，採取移運之令若牛毛，皆公經營。任事兩月，告竣。及水師進剿，檄取縴夫盈千萬，時當盛暑，饑渴成疫，斃者相枕，而一息奄奄者咸稽首伏地，哭泣相呼曰：沈公生我，不敢負也。蓋公之撫勞所致云。署事永嘉，政益善，民既樂利，又每進諸弟子員講學修德，士風煥然，甌之人至今歌之。旋以丁艱服闋，補惠州司理，下車御餽遺，革陋規，杜奸弊，饗冰茹蘗，持公秉廉，聲達四境。諸上臺皆卓異之。凡興革利害，言惟公是聽。故條陳詳請，切中時宜，事不勝書。其最大者，豫謀桑土，賊不敢窺境一步，安輯流移，遷海居民如歸樂土，灘派潮米，無輕重多寡之累，清查營弊，無侵漁破冒之奸，良法永利，皆公成之。獨惜甲辰考滿，總督盧公、巡撫王公考公居上等，以例止，未達于部，丁未復舉大計，已定卓異，旋奉裁議，是以先後歷俸八年，覃恩甫下，而申請失時，爲公缺事爾。嗚呼！以公之年正艾也，負才卓越，兩佐郡，爲名司理，方擬爲司馬、歐陽一流人，乃遽以微疾告逝，夫天畀公之才，而不竟才之用，何也？豈生才止此數與？抑世不需才與？銘曰：

濮山蒼蒼，濮水洋洋，陽昌陰藏，虎伏龍驤，吉人天宅，百世永藏。

《碑傳集》卷八九

毛君騤墓誌銘　毛奇齡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秉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黃爲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甯、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甯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尚爲人稱道如是，暨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

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板。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請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款景㮄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蕺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秉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帽。其于從父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價貳、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句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皋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慎如此。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有根荄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當在乎是。每自頌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蕺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考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鈔。蓋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歎伏。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巢書、螺峰說鈔、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眞詮、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蘂雲集、晚唱詩、辨坻韻白、鶯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板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少無宦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匏、首戴幘數重、疊辟三十層于牀上、干覆斗而偃其中、聲息嘶嘶。每呼人、則以手擊揓、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既而名駿、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鄴、郎世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郝、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暝。生不滿百、三二而鹿。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顧爲銘者、三人中人。

《碑傳集》卷一三八

先伯兄魏祥墓誌銘　魏禧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震之義、因號曰東房。先徵君生子五、二殤。東房爲長、次禧、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萬歷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伯幼能屬對、長而强記、於聲音字學不假師授。輒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詩辭古文已三尺許。十七補弟子員、爲郡守所厄、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峒曾愛其文、拔置一等餼。又合贛州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厭時文、不肯學、私謂禧曰：汝自取功名、酬二親、我爲閒人可也。甲申國變、丙丁間、禧、禮並謝諸生、兄躊躇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將誰責乎。乃慨然貶服以出。甯都亂民横據城市、稱義兵、禧等奉父母居翠微山。庚寅春、贛撒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者以科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任其事、屢瀕於危、翠微峯得全。而伯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暨族戚倚伯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藩王遣使來聘、强之行、禮以土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蒲洲邏者所得、上于攝印官。官曰：汝與甯都三魏親屬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與讞書遞至贛。贛大帥見伯名、大喜、躍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爲客。時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竄甯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遝至。蹂躪其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己、辭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



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爲冀官賞，或以爲欲立功名，哀哉！時禧方客維揚，禮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體歸殯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瘢跡，皆是。世傑乃大踊，拔小刀自刎，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搥胸腹，死血下，痛偃僂二十日而死。伯娶邱氏，生子女十許人，子存者爲世傑，縣諸生。女二，一適孝廉曾君益其之季子宗牧，一適易堂名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孫男三，家桂、家駒、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殤。伯爲人伉爽強急，愛人而嚴於疾惡，人觸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好誹諧，嘗與兒子行戲謔，時或迂謹如先輩。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騰蛟、邱子維屏、南昌彭子士望、林子時益八九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吐于口，閒以語得罪先妣，妣前批其頰，伯側面就承之，然終不能不言也。篤愛二弟，晚尤爲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分二弟，濟其困。性嗇於財，凡當與者，亦不吝也。不肯以一毫干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祿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慚而怒乎？吾但于人情爛熟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既三年，去，而公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吾未貫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蠲荒賑飢諸大事，所全活數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暱就，伯名動長安。中閒以事出關，抵永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矣。伯趨客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冠網巾幞頭，縫掖束帶，如故官，忽下馬，于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閒人，殆中國奇士。」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敝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洒淚而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蓋爲中外所推重如此。所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予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潮浙有大陰德，然負才不試，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吾伯父子之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予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尤有餘痛。禧禮既擇日卜地而葬，予將銘墓石，執筆賀亂不能文，凡三穀稿，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黃觀山，別有誌，不吉，更附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禮叩首叩首，抆淚而爲銘曰：

嗚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天不汝佑，人不汝知，惟地厚德，尚其永載之，俾汝孫子萬年。

《碑傳集》卷一三七

又附兄子世傑墓誌銘　前人

世傑字興士，父諱祥，母邱氏，大父徵君諱兆鳳，大母曾氏，曾大父諱嘉謨，妣劉氏，庶妣黃氏，徵君黃出也。兄嫂生子凡七八人，惟世傑成人。年二十八補邑弟子員，性亦不好時文，而嘗從予學古文辭，頗能得古人門戶。所著有《梓室文稿》數十篇、詩百餘首，已版行。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既爲韓大任所害，時予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殯於翠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于是長號踊而呼曰：「天乎天乎！」拔佩刀自刭，人強持之者再，遂握拳擣其胸，死血入小腹，腹痛僂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虞，世傑直坐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又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世傑又慧，五六歲應對進退如成人，負志氣，好大言，祖父每每戒抑之。嘗隨予臥起，登牀必自摺疊所著衣，天明自著之，襟帶楚楚不亂，家人皆歎羨。長有才具，能四應，予每謂勺庭之門他日可獨任事者，傑其選也。傑娶盧氏，文學君士暹之長女，太常公逵之曾孫也。生女一，許字李君竹孫之子某。子三，家桂、家駒、家棟。予得訃奔還，慟幾絕，念諸孫無師，身自教之，爲句讀訓詁。明年，更就外傅。家駒年八歲，醇飭有成人度，予甚愛之，七月病殤。予視殮山下，夜深不得坎土而埋。時吾兄父子皆停棺山麓，爲斜屋覆之，是夜舉櫬入屋中，祖孫三世橫棺交錯，一慟，腸爲之斷。傑生乙酉，當崇禎甲申後，世大亂，襁褓以走山谷者數年，及其歿，又當東南之變，奔走險阻無甯處，蓋其生與世亂爲終始云。今舉喪附葬吾兄之側，因次其生平而爲之銘曰：

汝以孝成名，其不爽矣；汝德業未成而死，則罔矣；汝魄依父母，以愉悅矣；汝與父罹其凶，先世之德，汝後嗣其饗矣。言信而有徵，石視諸掌矣。

《碑傳集》卷一三七

校記

①羅履：疑當作「躡履」，蓋形近而誤。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

尤侗 張湝 周篔

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又曰艮齋、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袤以政事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子孫世登膴仕、載萬柳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考淪、國子監生、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人鄭。先生少日博聞强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于鄉不利、貢于
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强禦、以事降調。康熙十七年春、
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于
朝、名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
覃恩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琬居堯峰、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恒面斥之、以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歲己卯、
天子南巡、先生入見、
御書鶴栖堂扁額以
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彊善飯、暇相地於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誌、結丙舍曰草草山房、俾予分書。予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并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窘于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
天子復南巡、進先生官侍講。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

明萬曆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焞、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事、候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世求、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録者多、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

禁籞。

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

殊渥。今年春、彝尊詣杭州、偕前輩德清徐公倬謁見

皇太子于行殿、

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兹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俎、觀者胥悦、奉爲兔園冊。晚輯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栖堂稾十卷、俱鏤板行於世。銘曰、

士也懷才或不售、遭逢

聖世終旁求。圭璋特達自有期、鶴書名君六十餘。俾入史局掌詞曹、君之才大筆不休。有若札札機絲抽、趨庭有子登亨衢。遺榮辭老返衡茅、難進易退世所高。君于故里恣逍遥、水哉之軒蘭葉舟。琴瑟几杖官山幽、達天知命故不憂。鶴栖堂深

御墨留、人生百歲語本虛。八十有七齒已優、著史況足名千秋。君今含笑歸山丘、吾銘維實信不浮。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尤侍講艮齋傳

先生姓尤氏，名侗，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菴，晚號艮齋，宋相文簡公袤之後。自無錫遷長洲，世有潛德。先生生而穎異，童年補諸子史騷選，弱冠補諸生，才名籍甚。吳越間修文社，俊髦集者常數百人，咸心折先生，謂必速化。顧久困場屋，乃益肆力於詩詞古文，才既富贍，復多新警之思，體物言情，精切流麗，讀之使人心開目明。每一篇出，傳誦徧人口，賈人輒梓行之，勿能止也。以鄉貢謁選，除永平推官。人謂文士未必諳簿書，而先生吏治精敏，猾胥蒙民斂手帖息，怙勢梗法者逮治無所縱，坐撻旗丁鐫級歸。廷臣多欲薦起之，輒謝勿應。而其文流傳禁中，

章皇帝覽而稱善，數為貴近臣稱賞之。徐公立齋初及第，

上知為先生門人，一日從幸南海子，

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三。復語木陳禪師，士子多有才高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之師尤侗，最工為文，僅以鄉貢入仕，旋復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相能造命。

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無何，

世祖賓天，先生自傷數奇命蹇，分老田間。康熙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公卿交章推薦，名試保和殿前，擢置高等，授翰林檢討，纂修明史。先生感不世知遇，思以文章

上報

國恩，屏絕應酬，單心史事，分撰列傳三百餘篇、藝文志五卷，別採明代故實，倣李西涯體，作樂府數十篇，又作外國竹枝詞百餘首，其他論撰尤多。居三年，長子珍成進士，選為庶常。先生慨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踰六十，子幸成名，可以休矣。遂決意告歸。歸而鍵戶著書，學益淳深，文益雅健，人之踵門求文者無虛日，先生亦應之不窮。所著西堂雜俎、艮齋雜記及文集、餘集共百餘卷，盛行於世。常自嫌過多，欲刪定為一編，未暇也。性度寬和，與物無忤，喜汲引後進，一才一藝，獎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愛無間，白首如垂髫。配曹夫人，賢明淑慎，鄉黨稱為禮宗。先生宦遊四方，夫人綜理家政，教其子甚嚴，卒能成名。夫人沒，先生悲甚，作悼亡數十篇，名哀絃集。子珍既入詞林，累遷宮贊，年壯學富，方當獨用，時念親老單居，請告歸養，遂不復赴補，清修恬澹，父子同風，天下高之。己卯春，

大駕南巡至吳郡，先生獻平朔頌、萬壽詩，

天子嘉焉，書鶴棲堂三大字以賜。癸未春

駕復幸吳，賜先生
御書一幅，卽家拜侍講，賞畀數也。先生少攻文辭，中年
學道，晚而翛然，頗有得者。常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
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異於世人也。築生壙於
官山，自爲之誌，搆丙舍其旁，幅巾鶴氅，逍遥林墅，如世
外人。年八十七而終。耒自童丱時，卽聞先生盛名，年强
懸絶，辱與同爲同官，同局修纂，忝爲末契，又謬許余能
古文詞，故從其伯子之請，爲作傳。
贊曰：漢武帝讀司馬相如辭賦，恨不與同時。唐德宗手
書韓翃詩，除知制誥，世稱奇遇。艮齋始蒙
章皇帝歎賞，繼被
今上褒擢，受知
兩朝，恩禮終始，豈不尤榮。古來文人類多浮薄，或貪榮
躁進，或揚己傲物，先生獨篤厚謙冲，恬於榮進，有古君
子長者風。王元美傷才士多貧窮早賤，甚至夭年無子，
故有文章九命之説，先生一一與之相反，以是知文人
多窮，容有自致之道，非盡天之阨之，如先生天未始不
厚之也。

潘耒撰　《遂初堂文集》卷一八

尤侍講侗小傳　鄭方坤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
博聞强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
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人者
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
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居
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
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衆。
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籞，如臨去秋波
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
南巡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
也已。所撰西堂雜組，學者爭悅奉爲兎園冊，作詩甚富，上焉者爲白傳
之諷諭、閒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稱其
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説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呵曰：汝言不用，
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今之不事稗販者見亦罕矣，妙取筌蹄棄高
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張公暨配孺人劉氏墓表　耿介

憶順治壬辰，余與年友尚若張公同選庶常，入翰苑，讀中秘書，晨夕把
晤者二年，日以聖賢道德相砥礪，誼切手足，情逾骨肉。已而公以雙親
在堂，孝思縈結，請終養去。余外轉福建巡海道，亦去，東西南北，宦海浮
沈，自甲午至戊午，別二十有六年。迨余返初服，而公逝矣。生死存亡之
感，未嘗一日去懷。越十年，余以應
召入都，得晤其冢君太史子文年世兄，其德度溫藹謙抑，而誼意懇款
篤摯，竊以四十年來思公而不得見者，見太史如見公焉。又二年庚午，
太史以書來，求爲公表其墓，遂弗敢以不文辭。按公諱潛，字尚若，其先
世山右襄垣人，自襄垣公諱奉禮始遷磁州，六世樂至令洪川公諱仁
釁，以子貴封通議大夫，是爲公之大父，配許太淑人。洪川長子湛虛公
諱鏡心，明壬戌進士，官至總督、兵部尚書，是爲公之父，初配秦淑人，繼



李淑人。生子十人。公行大五。李太夫人出也。公生而穎異。八歲卽通經史大義。下筆千言立就。十二。補博士弟子員。見者皆欣慕之。以爲此大器也。性至孝。當甲申。寇躪河朔。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行。遁巖谷間。百苦備嘗。幸脫于難。歷險追尋。走二千里。會其父大司馬公于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眞樂。有出于常情之外者。

清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癸巳。聞太夫人抱痾。遂力請歸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良已。甲午。病復作。公躬視湯藥。默禱祈以身代。旋封股以進。又漸瘥。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復丁父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大司馬公之方易簀也。以手招公。而目不瞑。公喻其意。曰。得非先大父鄉賢事乎。是在兒矣。言訖。目遂瞑。襄事畢。卽奉樂至公入鄉賢承先志也。公兄弟先歿者四人。其六析著已久。大司馬公臨終。復析所有公悉推讓不取。强之。乃推腴居瘠。至喪葬大事。皆身任之。不以分卸。有侄襁褓失怙恃。公撫敎兼至。不異己出。其友愛如此。其敎子也。先之以行誼。重之以文學。太史登第後。猶手書嚴訓。會萃古人格言爲箴儆。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于世。康熙戊午七月初七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元配劉孺人。大司空簡齋公次女。生而端莊靜正。自幼授以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輒成誦。曉大義。既于歸。孝事舅姑。凡雞鳴盥漱之勤。衣服飲食之節。必誠必敬。當其同公奉姑太夫人避亂山中。冒觸嚴寒。手足爲之龜拆。未嘗幾微見顏色。及兵革稍定。公銳志進修。不問家人產。一切庶務。皆孺人綜理。迨公成進士。官翰林。請告歸養。值姑太夫人病。遂同公封股以延姑壽。平日課子。愛勞兼至。養成令器。孺人先公十五年卒。享年四十有六。具載有誌銘。行述。公孝友著于家庭。仁風被于閭里。親友有急難。則陰庇之。貧窶不能自存者。周恤之。婚娶無力者。資助之。有孝子節婦。則表揚之。其業師在數千里之外。時問遺之。歿則服心喪。酬報之。生平廉隅自持。非公不入。一遇地方利害所關。則侃侃言之。當事興除之。尤愛扶植後進。獎拔孤寒。嘗曰。我讀書得力在毋自欺三字。其勖勉太史。大要以盡職業。敦忠信。守節儉。崇謙抑。時容城孫徵君先生講學蘇門。公與往復論辯。於聖賢旨要。多所闡發。直窺理學淵源。固宜其渾出處行藏。爲一致也。爰爲之銘曰。

夫子有言。孝爲天經。公之至性。仁愛溫恭。夙昔所矢。顯親揚名。文章華國。少壯登瀛。驚聞母病。辭榮闕廷。祈以身代。封股進藥。眞誠悱惻。通于神明。允惟內助。靜正肅雍。奉事舅姑。聽于無聲。克炅有子。出入承明。似續綿延。振振繩繩。奕葉千秋。尙視此銘。

又張尙若傳 同上

張溍。字尙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大義。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當甲申寇躪河朔。其父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行。遁巖壑間。艱苦備嘗。幸脫於難。經歷險阻。行二千里。追尋其父大司馬公。父子相聚於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眞樂。有出於常情之外者。

清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在館中。與湯潛庵先生切琢爲聖賢之學。癸巳。聞太夫人抱痾。遂力請終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遂瘥。甲午。病復作。公躬親湯藥。默禱祈以身代。病復瘥。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丁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公怡然歸。鍵戶讀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懿行。訓誨子弟。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於世。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夏峯先生聲應氣求。筆札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眞學問在行。說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是可以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集十卷。

《碑傳集》卷四三

布衣周君篔墓表 王翃 朱彝尊 范路 諸標 朱一是 周篔附 王汸 朱彝尊 沈進 李麟友

君諱篔。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篔谷。先世居殳山之麓。于金圩。從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運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其爲古今詩。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質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甯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飮。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傔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壻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肆。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

其子至傾筒還之。歲濟，卒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恒儽募不羈。嘗歲除，忽挐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畋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後，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途，君循澀路前，畋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涙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昭君圍爐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爲帆，君問爲往，船人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瞑，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覩壁間所鋟詩，朧有己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褦襶，眾賓皆愕眙，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飲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碑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作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書題名於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率在予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貧，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貧賤家子也，族不及二十八，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貧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卻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類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畋。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畋，國子監生；次某；次某；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畋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翃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還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

王沄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往還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沄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解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夬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揣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緝八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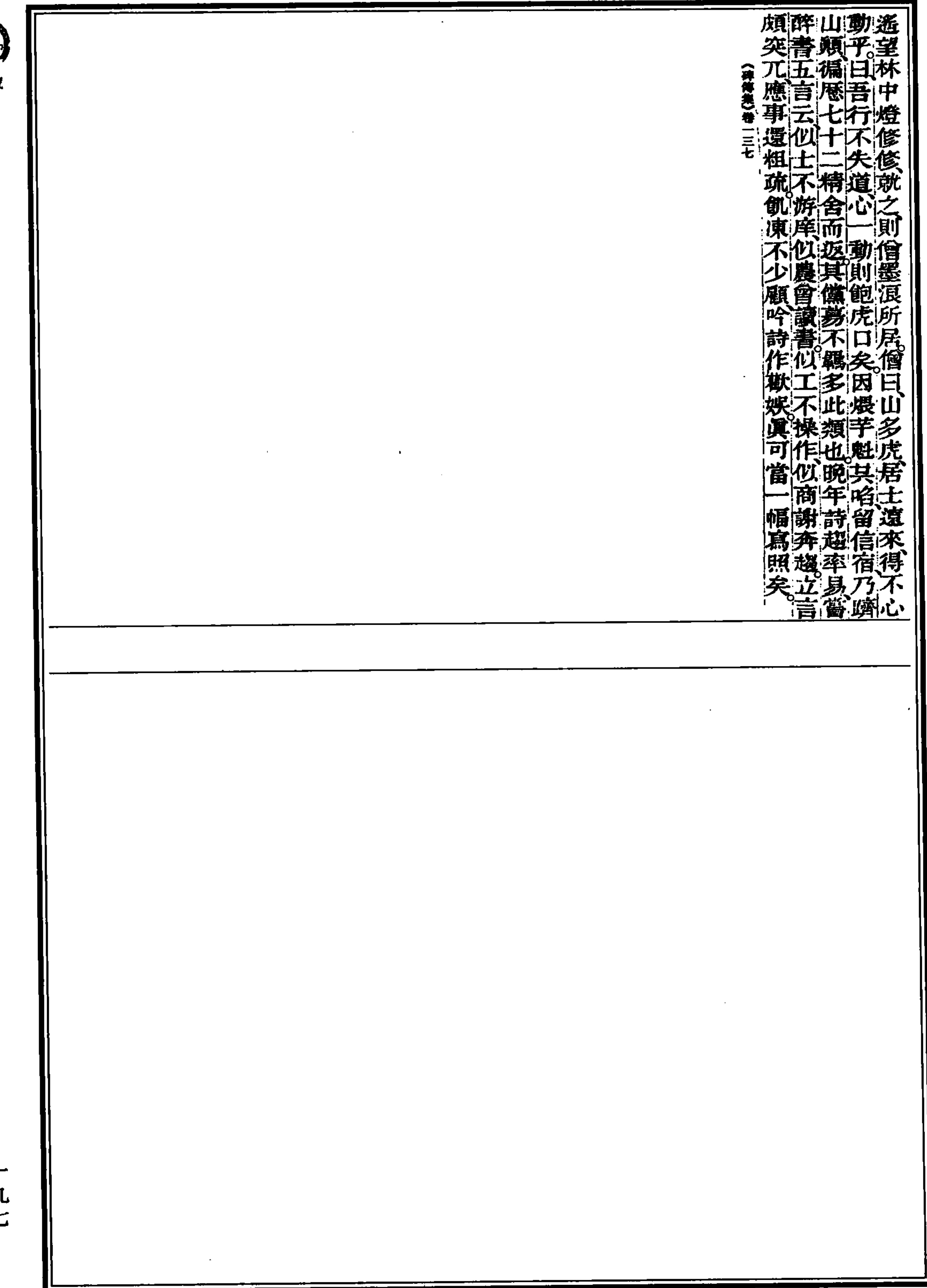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碑傳集》卷一三七

又采山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周篔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篔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舉子業不治，受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貨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秕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紏史讐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筒，未嘗少暇息。其爲古今詩句敦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彝尊、梅甯、朱一是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醵金會飧，泊舟于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濟，出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畋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巳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途，循澀路前進，畋哭於後，不少顧。



遥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躋山顛、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蕩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超率易、嘗醉書五言云、似士不游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粗疏。飢凍不少顧、吟詩作歎娛。眞可當一幅寫照矣。

（碑傳集）卷一三七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一

陸世楷　焦賁亨　任源祥　吳愼　馬驌　封濬
曹本榮　李文允　李因篤　彭士望　臺瞻斗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　朱彝尊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邱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歷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鏻國子監生以孫棻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宏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學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蠭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掠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踔不休晨徧呼死者戚黨嫠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羅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里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箠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人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傖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圍而淫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詗知之傖故拳勇手一梏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掁閩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傖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傖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傖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爲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繆王澐等講學買田以饍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其莅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縣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衞後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覈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爲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爲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爲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爲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銘曰

鳴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於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爐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廛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丸罔有後艱

（碑傳集）卷九〇

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賁亨墓誌銘　耿介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焦公邱園先生寢疾召余至榻前從容詢及嵩陽書院因贈書二種命置之藏書樓爲諸生誦習目視余若有欲言者而未言余拜受歸而公逝矣余哭之慟視其室圖書簡編杖履簞瓢而已歎息者久之越明年月日嗣子欽嘉等狀其行授介使爲銘以表於墓道余雖生也晚然與公始則同流離瑣尾於河陽既而同爲攻苦舉子業同仕閩海江右終則同返初服切琢爲聖賢之學知公最深公彌留之際目視余而不言者意或在斯乎其何忍辭謹按狀公始祖全明永樂閒居登封二世祖毅爲邑諸生六傳而至王父諱子春登嘉靖乙丑進士歷官甯夏兵糧道行太僕寺少卿中年挂冠里居三十年德惠及於鄉人父老特建祠以祀考諱一霑補博士弟子員早卒誥贈文林郎元配周氏贈太孺人以貞慈聞於朝

特旨旌表其閭生四子公居三公生而岐嶷未弱冠遊黌序遭時喪亂事太孺人備極色養及丁艱戎馬倥傯時祭葬皆盡禮辛巳寇陷登城遂渡河抵河陽得館迎兩兄以居脩脯所入悉以供兩兄饔飧資已而



館於西濟、教經問業者履滿戶外。嘗與友人朱某避賊白潤砦、賊縛其友人父、索贖、友人展轉措金不足。公有館穀十金、傾囊予之、而友人父子得全。蓋平生慷慨好義類如此。乙酉、科試優等食餼。

皇清定鼎、以戊子舉於鄉、己丑、壬辰連上春官、不第。乙未、闈中義已爲本房首薦、主司竟以數字黜落。是年揀選、丁酉除福建興化府推官。閩故邊海多事之區、又歲輪直入省會、案牘填委。公性明敏、豈弟不喜深刻、每值讞決、或獄有毫髮疑、燒燭午夜、咨嗟太息、必求其生乃已。用是先後多所平反。攝泉州司李七閱月、縮莆田、仙遊兩縣篆各月餘。漳郡驛丞崔某遭搆陷、至鬻子女不能償。公廉得其情、爲雪之。福清令梅某受羅織、案驗數年、公力白其冤、得釋。泉州都司顧某以誅累羈留、公爲請覔宥、并贈路費、使歸。大兵在興養馬、派取米草、輒億萬、小民破產離供。公力請當事、得減派。奉委督造戰艦、集八郡水手於漳郡、飢困載道。公請令按籍給米、人得沾惠、死亡者更助其掩瘞。時瀕海三十里皆令內徙、老幼顛踣載道。公奉委查海、官寬其期會、從容安輯、使得所。由是古田、將樂四縣之民歡聲雷動、曰、焦公生我也。仙邑去郡百餘里、往時解米悉派夫役至郡、吏胥需索。公攝篆、改令舟運、歲省夫役千餘、因定爲例。其他善政、固吏僕不能數。暇則獎借文士、四庠以文藝就質者數十人。公皆折節下之、貧者更待以舉火。庚子、公校閩墨、得士唐譽等五人。冬、復校武闈、得林邦憲等十人。壬寅、擢江西瑞州司馬、去、百姓兩爲刻石紀其德、士大夫刊布歌詩誦之。門下士父老追送數百里、至南臺。人進一觴、涕泣攀臥、不忍去。既抵瑞州、明年計典、以前任贖鍰未清、註誤、雖部議赦前獲免、而公拂衣之志堅、已飄然去矣。甲辰歸里、於祖塋旁闢五一園、建乃止軒、日遊息其間、與邑令葉井叔商搉成嵩山志、參之山海經、水經注、於諸形勝皆作一小引、位置聯絡、爽然快目、可謂有功山川矣。余修復嵩陽書院、遠近來學者日眾、推公主壇坫、公引繩持衡、文風不變。公體貌修偉、氣度沖和、雖獨居危坐、終日無惰慢之容。與人交、洞達坦白、終始如一。雅好讀書、寢食未嘗去手。學深博無涯涘、而涵泳義理、言行悉準諸道。仕宦七年、家無長物、惟守太僕公破屋數椽、僅蔽風雨、布衣疏食、恬淡自如。一切世味紛華、不以嬰懷、曰、吾庶幾不愧先人清白家聲也。足跡不出里門幾二十年。於後進有才氣者、汲汲推挽成就之。晚與余爲性命之學、先儒語錄格言、手抄成帙、日用省覽。詩古文詞皆卓爾不羣。所著嵩山志外、有詩文二卷藏於家。

（《碑傳集》卷九〇）

任王谷先生傳　聶源洙

王谷先生世居宜邑之徐里。初名元祥、後更源祥、王谷其字也、又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少即工文章、下筆數千言立就。年十七、應童子試、日將午、成五經七藝、學使者歎其神速、曰、此奇才也。遂補博士弟子員。既而以詩古文知名、與四方賢人君子交游、而同里陳定生尤相友善。定生與貴池吳次尾、梁溪顧子方、共倡留都防亂揭以攻阮大鋮者也。乙酉、留都潰、次尾、子方皆握節死、定生伏處村舍、先生亦棄諸生服、以詩文自娛。而定生子其年、子方姪梁汾及同郡能文士共邀先生爲國儀之社、詩酒往還、舟車絡繹、而中州侯朝宗至客吾宜、與先生論文、窮數十晝夜不休。朝宗曰、陳氏有世德、篤生其年、非關陽羨山水、銅官兩湖之雄秀、王谷當之矣。於是郵書千里、互相切劘。不數年、朝宗卒、先生赴弔、哭之甚哀。而中州名彥若梁園賈靜子、宋漫堂及黍邱陳簡菴、彭容園等莫不望塵執御、以得交爲幸。未幾、定生亦卒、先生爲詩文哭之、而蔣贍武、吳又鄴、許埧友皆社中翹楚、咸相繼卒。先生作三哀詩、且曰、朝宗、定生卒、失吾師、蔣、吳、許三人卒、又失吾友。遂益落魄不得志。而寧都魏冰叔客游吳中、先生與遇於毘陵。先生貌朴魯、對人訥訥、冰叔意輕之、以爲鄉三老挾兎園冊來者。既知其姓名、又出其橐中文盡觀之、冰叔乃大驚、語人曰、貌固不可相士、彼神明內蘊、致工也。深宜雪苑侯先生高氣雄辨、淩厲一世、而獨與王谷相引重也。予則瞠乎其後矣。遂與之定交。一日、會飲於陳椒峰之響齋、椒峰請記於在座諸君、先生文先成、諸君傳觀擊節、冰叔亦爲之閣筆焉。然先生雖與文人交、實懷經濟才、嘗作錢漕、鹽馬、兵屯諸議、上下古今、炯若觀火。彭容園爲嘉禾司李、先生客其幕、治

清理獄政，聲特起，先生有力焉。其甥史紀夏以進士授安仁令，先生泣其署，輔之，亦以廉能稱。先生論明人詩推何、李，文推陽明，又嘗與默齋、湯先生共講陽明之學。默齋爲吳朗涵之甥，朗涵與先生爲中表昆弟，默齋以舅氏稱先生，而先生以弟子禮事默齋。故於其學深有所悟，以爲顏之卓爾，孟之躍如，周子之無極，程子之天理，王子之良知，其歸一也。性孝友，伯兄早卒，弟源遂死於丙戌之難，每逢生忌日，必爲位以哭，哀感路人。吳又鄴，其姊壻也，既卒，姊寡居家貧，子幼，先生迎養於家，撫甥如子，既成立，以女妻之，始返其舊居。與其族兄夔州太守猗瞻建大宗祠，夔州公以鼎革不仕，高風可挹，而推尊先生，令作祠規數十條。又乞記於梅村吳公，至今任氏遵行之。晚年與吳存齋修縣志，稿垂成而卒，稿今散軼不全。所著鳴鶴堂詩集十一卷、文集十卷行世。

贊曰：國初江左諸公承雲間餘習，以辭章相尚，若唐初之王、駱，宋初之楊、劉，比肩而立。故吾邑清才若吳又鄴、許埧友輩，皆以哀豔之詞馳聲郡邑。陳迦陵尤工其體，儷花鬭葉，騁濤湧雲，兩兼其勝。獨王谷先生率爾下筆，似不求工者，而淡簡高古，直入韓、歐門戶，故能與雪苑侯氏、金精魏氏抗行。此其卓然自立，不隨俗尙爲推移，所謂豪傑之士與？昔漫堂宋公巡撫江南，覓其文捐剞劂之費，未幾内擢，坊肆沒其貲，并溺其原稿，故先生文多散軼，今僅得文若干，離爲十卷而已。然先生嘗言，徐迪功外集出而才名頓減，事固有多不如少者。況先生潛修抱道，不減黃憲、徐孺子，寧藉文章乎。

任息齋先生傳　任啟運

息齋諱元祥，字王谷，別號耆權子，運族祖也。吾族文獻，始稼軒（諱元亮），次仰山（諱[illegible] 字[illegible]），次畏十（諱[illegible]），至息齋略備矣。息齋學本陽明，而不失程朱家法，嚴肅整齊，以根搜實踐爲務。時湯士錡（字調世）宗高碩復七法，倡諸學者，告息齋以未達無欲之原，恐昏散即附于根搜走作，即乘于嚴肅。息齋惝然受之，復以高子主平常字極親切，確見道之不可離，則發憤忘食，是平常精進戒慎恐懼，是平常涵養，嗣後學益邃。湯氏亟稱之。爲文初學六朝，一變入韓、歐，再變浸淫漢氏，而縝密尤類孟堅。與董以寧書曰：文以明道，文而無當於道，雖才華淹博，不過如優俳傀儡，識者鄙之。而是時論詩，梁苑尊杜，雲閒紬杜，故與侯方域書言：漢魏曹王，風流蘊藉，去三百篇不遠。六朝左鮑、陶謝，神雋不失風雅。杜甫槎枒，少風流，李白頗風流，終少蘊藉，故止爲唐音。與陳維崧書言：人患才少，子患才多。一誤於長吉，再誤於豔體，今婉轉流麗，純乎初唐，然非得力杜甫不可。杜甫厚重沈雄，詩中之黃鐘也。音非黃鐘不君。與蔣釜山書言：李本國風，杜兼二雅，子尊李紬杜，是以風紬雅也。又以王維壓杜，杜自大，王自精，然譬之樹磁斗拳曲，貴乎山嶽參天者貴乎。其持論不詭隨如此。宋漫堂撫吳日，語人曰：王谷詩綜百家，文追兩漢，來游吾梁，爲壇坫長。旋棹之日，祖帳夾岸五十里不絕，舟送者蔽河，商賈皆停檝避港，一時風采，可不謂盛哉。息齋有志經世，謂三代之制屢變而澌滅殆盡，始不過苟簡趨一時利，而遂以壞萬世之經。今雖聖人復生，亦不能驟復，要在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之意。其論賦役，謂賦取諸地，役取諸丁。明初天下無匿丁，特其法以

田爲經、以戶爲緯。其後積重在田、置民數於不問、大失民爲邦本之意。欲救其弊、莫若以戶爲經、以田爲緯。戶有田者使自輸、佃者使卽田輸賦、而計所贏歸田主、則變浮客爲編氓、游民無所容、佃無役屬之憂、主無荒賠之累、不用均田限田之擾、而民數悉登。以田定賦、以口均庸、著令增丁不增庸、則丁益多、役益輕、賦益辦。由是以保甲聯其形、鄉約合之教、行之久、而統攝聯絡、上下維固、卽古之寓兵于農、不難致也。其論取士、謂唐虞九德、周三物、乃保舉之目。書敷納以言、王制論秀辨才、乃考試之法。保舉而不考試、以待大賢、若四岳之薦是也。保舉而必考試、以收中才。保舉考試、必自學校始。蓋人才不出於學則才不端、不試之吏事則才不鍊。教官者儲才之本、必精教官之選、優其秩而重其責成、略仿胡瑗經義治事齋法、更得如瑗者爲國學祭酒、以澄人才之源、然後定辟署以練其用、嚴保任以杜其奸。郡邑保任、先責成教官、外吏皆取諸學校教官特舉、升諸祭酒、祭酒試而升諸朝。國學保任、責成祭酒、內部寺吏缺取諸國學。或外吏之升者、各官皆聽辟署。既試其能、又試其守。本官特舉、升諸吏部、試而升諸朝。若保其德行、而德行有虧、或才能、或文學不符其所保、舉主連坐。特舉全科、餘以次降。學校之保舉、以肄業試之、印官保舉、以辟署試之、則保舉考試合、而眞士出矣。其論漕運、謂宜不用黃河、皆推古法以合時宜、實可見之施行。國初史紀夏令安仁、紀夏息齋甥、其條議政績、爲一時冠、皆息齋所講畫也。常語崔正誼曰、切切之懷、不能無心世道、偶有所見發而爲言、上之不欲如賈誼、晁錯獻之朝廷、次之不必如韓愈、蘇洵投之宰執。不知者謂之策料、知者謂之罪言而已。息齋既無所用于世、乃退施之家。吾族自宋南遷、歷世二十、始祖不祀、宗法未立、倡議與夔州公允淳四人聚米百石爲權輿、又三年勸捐、又四年祠成。中曰一本、祀共祖及始分祖、以有列于朝、有功于族者配。左曰崇文、祀文學諸生。右曰敦行、祀忠孝節義及長厚之一行者。題其楹曰、德厚乾坤。惟一本禮成、萃渙可分。堂前廳爲平家政講學之所、書其楹曰、尊祖敬宗。人心卽是天理、同風善俗、家法本乎王章。前有門、旁有倉、有庫、有廚、有塾。定宗職、有宗子司灌獻、宗長統卑幼、宗正總大綱、宗相贊家政、宗史掌簿版典禮儀、宗課司出納、宗直糾舉不正、宗幹奔走庶務。詳大宗祠記。其處族政、必斷之以禮義、而行之以和平、雖貴不撓、雖親不庇、立法作則、皆可傳後世。平生篤于友誼、生死不渝。明末阮大鋮以魏黨覬復起、顧杲、吳應箕、陳定生留都防亂一揭、幾陷大辟、息齋皆左右之。嚴覽民等被難、力拯救之。寧都魏禧、魏際瑞、商邱侯方域、徐作霖、賈開宗、宋犖、毘陵董以寧、吳門錢禧、吳應箕、同邑陳維崧、蔣胤睿、許羣、龎吳湛、皆先後定交、以道義相摩切。蔣、吳三人死、爲作三哀詩。運母、許公女也。言童時見息齋懷葠往省疾、至門聞許公已歿、匍匐入、捧尸哭之慟、是日旁人無不易容隕涕者。邑令聘修邑志、持議不當立勳德一目、周孝侯、陳慶之、徐文靖、盧忠烈宜特傳、餘從類傳、褒貶予奪、具有史法。卻某某家幣、但附之文苑末數、其恩遇至極云。所著有鳴鶴堂詩集、文集。

敢運曰、士處家國事、皆視其學、氣勝無爲也。是時顧、魏、侯、陳諸子多氣矜、公處其閒恂恂、爲碩果之不食。運入祠讀書楹語、令人心廣氣厚、想見其氣象。又見其日記中有學易語、類堅確治

教或不行，輒自訟。卽行，亦自誌過當處，殆眞能克己者。湯氏寓書易以心無一事之謂敬，嗟乎，無事豈易言哉，學未臻此而易言之，運惟懼焉，恐不若整齊嚴肅之猶可寡過也。

《碑傳集》卷四四

吳先生愼傳 汪縉 升 施璜 張夏附

吳徵仲名愼，江南歙縣諸生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于孔、曾、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故號曰敬菴。初游梁谿，于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先生彙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徵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衆，老于家。文儀名璲，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卽手錄先儒書，朝夕觀省。既長，篤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雒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于時。卒年七十四。虹玉名璜，休甯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于躬行。已，兩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于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率其子儕襄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于世。秋紹名夏，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于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强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既歿，並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韙之，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又攷先儒遺書，著雒閩原流錄。卒年八十餘。

《碑傳集》卷一二八

靈璧縣知縣馬公驌墓誌銘 施閏章

濟南之鄒平有以好古力學聞者，曰馬君宛斯，諱驌，宛斯其字，一字驄御。舉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居京邸，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推官淮安，尋奉裁，改知靈璧縣，四年卒官。靈士民皆哭，且號于上，曰：願世世奉祀。于是得部檄祠名宦，將葬于某所，其弟諸生驎抱兄所著之書，造門請曰：公昔視二東學，先伯氏嘗從交于夫子，既習其學行，其不可無以顯諸幽。君少孤，穎敏强記，涉目經史，輒仿古爲圖畫考制度，殫精研，攡上下羣籍，于左氏春秋爲尤癖，爰以敍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已，又取太古以來下及亡秦，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繹史，凡數十萬言，爲



書百六十卷。需次家居、又集十三代璋書、篇帙倍富。今繹史、刻行于世。前給事興化李公清為之敘、稱其邈思閎覽、萬舉眾家、使秦火焚闕之餘、茫茫墜緒、燦然復著、與未焚無異。繹史一編、當與七略四部、杜典鄭志、諸書爭勝、而有加殆前此所未有也。君既以此自娛、不問家業、出而為吏、所至號廉能。治淮甫三月、數有平反。為靈璧、蠲荒災、除陋弊、刻石縣門、歲省民力亡算。流亡復業者數千家、故靈人至今痛之。君生明天啟辛酉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卒于今康熙癸丑七月辛未。疾將革、惟語子弟以事繹璋書二編未鐫版為遺憾、言訖而逝。其先世自棗強徙鄒平、父獻明公纘學、補諸生、早世。大父肖南公推財讓善、里中稱德門焉。初娶成孺人、儉勤恪順、婦職具宜、先廿五年卒。君榫之曰、是于我有助。它日必無異穴。今以之祔葬。繼室翟孺人。其副李氏。成生子二、璵、邑廩生、次璲。女子一人、適長山進士李予之。李生子三、瓚、邑庠生、次瑜、玥。孫男廷鏞、廷鐸、廷鉽、廷鑑、凡四人。君始終嗜書、遠近赴弔、皆謂先生勤學好問、著書滿家、再仕五年、乾無長物。援古人私謚之例、以謚之曰文介先生。銘曰、

有茶弗吐、君所自處。岷集于枯、煦以甘雨。仕矣彌學、手亡廢書。三皇百氏、以佃以漁。於乎、其所志者永存、而所啬者萬古之須臾。

（《碑傳集》卷九一）

封先生濬墓誌銘　梁份

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穉、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鞏、李寅清、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養晦、毅然為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有之。先生之心、斷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已者、知之或未必深也。

先生為環溪公季子、其事親敬兄也、得之天性。敬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撫兄女如女。人以是賢先生、先生職分所優為也。先生湛深於學、蔚為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生為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據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經指授、輒中程度。餼於庠、明經登賢書、濟濟出門下。別業在茗柯山房者、辟旁舍不能容、至插籬中分其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慭其父兄。歲脡脯豐厚、最吾邑、用以救給黨親宴人子。而子若孫被服濡泊、食租稅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清爽、性和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尪羸、面黃輾轉床第、開問友人過則若負重疚、立力疾往諫、勤勤懇懇、必改悔而後即於安。親串族家子乞平事、即損耗已財、未常以貧病解。姻黨鄉鄰踰閑檢、立反復開導、必匡救乃已。常曰、為所當為、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庇者無慮千百人、遇其人未嘗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十二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下士若而人。一旦執贄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顛首稱弟子、與甘健齋、京、黃維緝熙、曾美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以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錄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獎掖不少倦。居九年、會丈量令下、邑搢紳例句會隱、校先生列諸紳重違羣議、乃以孱脆身獨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無虛稅、人大以是尸祝謗者縮恧。余師躬庵彭夫子規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此也。又三年、西南變起、邑與閩壤錯縱、髮復冠裳而羣蠢藉以蜂屯肆掠。先生避難進花峯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悉。山中人不戒、出受執縶。則善計策、走橐饘、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為、輒焉目幽憂。亡何病、病中亦以畏天命為宗旨、不少輟。歲丙辰、移疾歸楊梅村。村距城絕河二里、曰此首邱所也。八月朔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啟辛酉年、年五十有六。會鐵騎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纊斂以儒冠、遂初服、從先生遺約也。葬石嶠之撮斗巢。先生以廷璘為曾祖、以玉七為祖、以文舉為父、有隱德、蓋環溪公也。曾祖妣黃氏、祖妣曾氏、妣陳氏。娶朱氏。生子男四、曰亭、曰嶧、曰峴、曰崵、殤。子女二、長適劉、早世、次殤。孫男四、曰旬、邑庠生、亭出。曰曦、嶧出。曰曬、曰疊、俱峴出。孫女七。亭輩以初葬土瘠薄、今改葬某鄉、舊殯距今三十年。亭以份親先生久、知且詳、銘莫如份宜。份因之有感矣。民生所困、莫甚於賦斂之重。古任土作貢、力役有征、不責金錢也。天下白金歲輸三千萬、自李汝華議加遼餉、新餉、練餉、始今中外為一。而三餉之征如故、何哉。賦重則弊生、欺隱影射飛詭之術日益工、朘削之奸日益肆。吾見井稅之重、困吾民也。吏於土者、莫為之釐剔、則追呼而哀號、蜿轉死敲扑、無所控者、民善貧民耳。夫善民而貧、士君子所痌瘝、當事幾之會、忍不為之所乎。吾邑土瘠俗澆、地久不履畝、必隱租逋賦、爭尖角之細、怙強讙競、齮齕公

行。起而持平、則謗集一已。徇私兩可、則害貽百年。宜乎鄉先生之謹勅者交相委而攬要者之便其私也。夫豪右里胥之奸、使非步田定賦計戶編徭、雖神禹不能正。清丈令下、百年之利、機其可失乎。惟無私者人不敢以私干、又必才足以濟之、非先生而誰耶。使不忠若征徭之弊、不隱痛里閭之人、斯已耳。苟有意於斯、則先生所任、先生之位也、先生可無悔也。起余師而問之、其以份爲知言。爰系以銘。銘曰、

生而素位、死獨全歸。松楸在隴、卜曰非宜。此邱此水、實從蓄龜、山靈所祕、不遐胡爲。爲有千歲、不朽銘辭。

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本榮行狀　計東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啟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祕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官。十三年、陞祕書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

特旨復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①年、甄別謹愼稱職、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滿稱職、

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爲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遇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爲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適閱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經筵日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云云、於以見

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怠、所以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念

先生之沒七年于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格于天。蒙

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將失傳。幸

今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得追述

先皇帝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講幄之勞、始煌煌爲著於天下、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於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先生、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于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蕪無日久。

本朝順治六七年之閒、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啟沃者也。使非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勤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時、于父篋衍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雊之聲接于耳。先生坐至旦、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館師胡此菴方講示明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菴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菴、此菴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僦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頹隳、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即請歸里、盛冠蓋騶從出入輝赫、爲親族交遊光寵、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饑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既

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俱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崇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警迪後進、所造就人才尤盛。其應詔上

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略云、

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既定、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諭四載、

世祖皇帝益勵精求治、右文稽古、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

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釐理萬幾，夜勤誦讀，時時與一二近臣論辨疑義。先生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爲首善重地，特簡先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有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原官，寵眷如故。既遭鼎湖之變，先生擗踊哭泣嘔血，遂病。病于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予其已矣。夫其病革於揚州也，東自吳門冒冰雪疾趨侍湯藥。先生患中滿，腹堅脹如鼓，見東至，喜動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彥修且不能救，況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柩。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著書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雜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門胡兆鳳輩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載先生論學之語，未行世。又先生手定詩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先生弟子孫光祀序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知之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大略矣。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近而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陽明入，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嘵嘵先生前者，先生不答。東直前叱之，其人攘臂語東曰：然則子何學？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頷之。東徐容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昭然天下後世，倘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憮然厲聲曰：豈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日乃論定。按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宋德祐間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家撫爲子，遂爲曹氏。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爲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艮輔，艮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太僕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嘉靖甲子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彥，萬歷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號中甫，以明經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爲先生考，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于氏，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淯之女。子一，即宜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公鳳禎遺腹子爲子。鳳禎以己丑進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妾且改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媼撫育之如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先生卒，譚氏子擗踊痛哭泣如喪父云。

《碑傳集》卷四三

附錄七則

宦長安十餘載，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魏裔介撰曹厚菴居業錄附

一切章奏事宜，必延見輔弼大臣面議可否。獎廉而禁貪，藏富以足用，慎刑罰，定制度，天下幸甚。報聞。時湖在順治九年。儀吉案

聖眷最深，殫心厥職，日以唐虞之治爲經筵啟沃，賁璜密不洩，人終莫知也。魏序

十四年二月，
詔以易經一書義精用博，先儒注釋互有異聞，宜加采擇，勒成一編。令大學士傳以漸與先生司其事。九月丙午，肇舉經筵于保和殿，以先生充經筵講官。復奉
命纂修歷代通鑑。湖海集

湯文正公與田篔山書曰：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游，稍稍聞其緒論。又答友論學書曰：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湯子遺書

儀吉案魏文毅撰書紳錄序曰：厚菴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于先賢之的指。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謂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道親切，能一一道出乎。今據改亭之言，知錄中心性諸語旨近禪宗者，皆先生未定之論爾。切問錄今未得見，當博求之。

魏敏果公古人交行，爲曹厚菴太史賦，舉世交情薄如此，厚菴古道猶堪紀。平生至性擬醇醪，所貴道義及生死，而況濂洛學無私。紵衣縞帶誰復齒。伊友譚子曰鳳楨，長而同譜幼同里。筮仕廷評廉且仁，有鵬飛來竟不起。一衾一棺尙艱辛，素車白馬亟相視。含斂已周問家人，側室育男色憂喜。路人匪無乳哺心，躊躇莫如室中婢。老嫗抱來始命名，（名擬宗）仰天爲祝譚家祀。至今晨夕風雨間，撫摩時向襁褓裏。（寒松堂集）

（《碑傳集》卷四三）

李先生文允墓誌銘　黄宗羲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亦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哉。陳後岡、徐文長又爲異趣，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閑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矣②。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翕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歟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闕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允，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淸瀾。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㭿，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鼠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梅蒼、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凄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儼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婉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積篋餳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鼎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萊青雲，荷非勞謙尼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十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曒。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曒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碑傳集》卷一三七）

李檢討因篤記　江藩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開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康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



敕、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
奉
諭旨、吏部遵行、陜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槩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莫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聲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缾罍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
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謭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几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追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
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
君父、査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感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
旨放歸。吳江鈕琇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從過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伉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塡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予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碑傳集》卷四五

彭先生士望傳

陸麟書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晳、明季以諸生遊公卿間、名籍甚。士望少自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爲有用之學。晳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望畢殯葬、即往謁道周、則道周觸思宗怒、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而國子監生涂仲吉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鎭江、見東林諸公謀會宜興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成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爲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

并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堞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宣諭楚豫。至南都、部司索賂與同薦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閣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清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因至甯都、依魏禧居翠微峯巔、後與禧兄弟講學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當是時、楊廷麟守贛州、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士望與必達雅故、乃强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諸將始戰、丙戌、改湖東。湖東治臨江、居戎馬閒、擁羸卒數百。士望脫文法、謹偵諜、一意殫力民事、民愛護之。數月免。逾月、贛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食力、閒以相地術遊江南北、復教授甯化、而爲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明念庵之說爲宗、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僞不可醫。欲以此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結納殆遍。其規諍過失、諫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士、迫不待旦、至於老不衰。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死自恨、顧心非儌倖反側之徒。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顧云。所著有手評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集四十卷。三子、厚惪、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甯都、以文學科第世其家。

論曰、明自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失其眞、猖狂恣肆、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不可以身謗聖賢、遂止。而發學者之痼、一言以蔽之曰虛、掃除積習、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碑傳集）卷一三七

萍鄉令臺公贈斗傳　李澄中

臺公諱贈斗、字曰璽、青州諸城人也。始祖福果、明洪武中自斟來、創居岳溝村。曾祖郡司馬章、章生存義、存義生士藻、公其長子也。性謹厚、嗜讀書。臺氏家素饒、自士藻漸中落、公又疎脫、貧乃益甚。壬午歲、大清兵東下、居人匿土窖中、公獨昇樹巔覘之。鐵騎至、不及下、遂爲所得、攜之歸潘陽、編隸、日負水。久之作苦、與其徒誦李華弔古戰場文、相對欷歔泣下。主帥聞之驚、爾何人、口喃喃何語。詢知爲儒、乃大喜、善遇之。我朝定鼎、公至京、爲鍾吏部所知。鍾父欲妻以女、公曰、某妻王氏且有子、雖契闊不忍負。後聞王歿、乃娶。佟侍御耳其名、延入家塾、令子弟師事之。順治癸巳入學、爲諸生。科試輒儁、明年入棘闈、已中式、三場卷偶遺失、遂落。甯次成鄉貢士。貢士例得官、鍾勸之仕、公曰、吾家世以科第顯、明經在下中、亟謀仕進、不媿耶。遂與馬玉庵輩結詩酒社、日高歌慈仁寺古松下。康熙癸卯、始授萍鄉知縣。萍鄉袁巖邑、戶口舊九萬、自左良玉蹂躪後、亂久弗靖、里巷少人聲、城中蓬蒿深三尺、虎白晝攫人食、縣署血淋漓地上。公至、急招徠綏征、勸墾、月朔課士、給筆札、捐金贍貧、音邑歡然、稱新令賢。隣境聞之、來歸者常數十百家。有醴陵令者、屢移文責逋民、公不應。後會茶嶺關力求遺逋者、公曰、率土皆赤子、豈以疆界限哉。余不德、久當自去。驅之、將鳥獸散、奈何。令語塞乃止。三年、邑大治。中丞蓮公疏薦之。丙午、安福麻棚山盜起、公飭樓櫓、張兵城西門、結陣習射、自冠兜鍪立將臺下、賊望風遁去。未幾、自袁陽歸、夜宿宣風市、感疾疾卒。公卒萍鄉、僅五歲、常語人曰、作官每欲多得錢、吾喪亂來飯粗糲猶惴恐、敢罷敗乎。勿忘吾負水時也。歿之日、惟遺書數篋、不能具棺斂。庚戌、櫬歸葬樓村西原。

論曰、明壬午歲、吾邑士大夫被兵者以數百計、惟公與李延平俱以功名著、可謂有天幸。當其負水作苦時、死且不可知、處困而亨、非賢者烏能致此哉。

（碑傳集）卷九〇

校記

①十八年與上文重，當有誤。

②由來矣：疑有脫文。

毛奇齡

自為墓誌銘

先母張太君夢番僧持度牒來懸于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為花闌、醒而生予、因檢郭璞游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名奇齡。五歲請讀書、無師、太君口授大學、已訖讀、問其字何等。太君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循所讀自認之、一再周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異形為問、太君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歸德不前。總角舉諸生、一月中取小試第一者四。兩時先兄萬齡先在學有名、人呼予小毛生。值明亡、哭學宮三日。會稽山賊紛紛起、市里奔逃、予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仲光為四友、文集卷有沈七、包二先生諸傳。闔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元史暨諸書其中、縱觀之。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遵謙乘間起、閩左搖民徒為兵、劃江抗王師。時餘姚熊給事、孫副使同時起、兵不數日、寧波、台州、金、處、温五府皆皷衆相應。適武寧侯王君之仁、保定伯熊鎮海將軍毛君有倫、原以備倭軍寧波、聞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徒相合、名西陵軍。保定者、予族人。予族譜中有毛裕、毛祚、曾于景皇帝時以兄弟同科登北平榜者、其祖也。時故明諸王爭渡江、江東民徒已共推故魯王為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至蕭山、訪同族之居蕭山者、移檄購大小毛生出。予于土室啟之、監國授予為監軍、推官、予力辭之、陰與沈七行、行間覘諸軍所為不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沈七著辨亡論見意。匿不復出。會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軍東奔、踉蹌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抗州、竄國安軍中、名曰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而居。大司馬徐公犒軍西陵、公名人龍、即徐仲山尊人也、曾題予監軍、不就。其題詞有年遜終軍、才適公瑾諸語。國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以諮予、予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為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

聞予言、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搆辭及予、且有指予譏兵事者。時江東軍著大帽、沈七作大帽謡和云、將軍愛蒼頭、不若愛危腦。危腦小易收、蒼頭大難保。又諸軍每出戰、必半渡返、因作少年行、末云、少年欲渡江、江西多少路、接岸十里長、五里不可渡。予被獲、幾陷、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做為靖南將軍、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住一月、復還西陵。清明節山中白桐花生、保定家人夜名予、春雨移帳桐花間、予與朔客觀星者危坐、天收雨、星見、出帳四望、咨嗟曰、事已矣。滅燭流涕。會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以漳浦黃宗伯道周蠟書招張杉者、張梯、張杉、張栒兄弟皆名士。栒死于兵。張杉持示予、邀予南行、且曰、方馬軍可勿避耶。予曰、生死命也、且行亦何能為。亡走山寺、寺僧為予屠首髮、衣緇、匿坑中。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予以髠首免。歸覓家人于褚里、太君撫予首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竟然矣。時東南新定、文士野處者踵前代積習、好為社、每社髙會數千人、撞鐘伐鼓、得與者為名士、否則無所齒于眾。予品目過峻、且好甲乙人所為文。先與山陰徐緘、同邑何之杰為三子、他以文見質、多卻去。會選郡人詩鏤板行、會稽王庶常從賊中歸、投予以十詩、予錄其四、乃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譽之、不知其得罪、王庶常名自超、有夜走鄞城及哭周介生赴西市詩、而評之云云。聚怨家歃血、布張罝羅、與同邑舉人以文社被黜者集觀中、怨隙聚謀。謂予逆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骫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值順治辛卯、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當時奪其籍、今不試、髠首特無籍耳。倘能予之籍、以旌其義、是人必能慷慨為朝廷効命、豈甘鬱鬱自廢棄乎。提學程君是其言、立還舊籍、令辮頂待試。而怨家洶洶、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為今官搆者、謂予評文時曾及君六等定罪之狀、援偽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指、仍奪予籍。予少好為詞、至是無賴、取元人無名氏所製賣嫁、放偷二遺劇、而反其事、作連廂詞、謂可正風俗、有裨名教。

提學賜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也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冤釋置不理怨家讐憤不得洩瞯予姻戚有負責于營而相訐者忽攫予于途謂予當償擁予將渡江隣人識予者追之至西陵渡口篡之還次日瞞道邏横所篡處指爲營兵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衆千人爭渡江嗚冤營將疑其事檄寧紹分巡王君廷璧雜治怨家復羅織私之分巡游客許君名三聞者中傷之遂擬重典案籍捕逮友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字士方吾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士方矣過吳投顧有孝家值予病有孝賣書買藥食予夜送予渡湖遂寄宿楊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中附耳或指或視一人直前抱予曰子非江東小毛生乎相向哭時有詩云晝行蘆中返夜行灘上淺江東舊知予故呼我王彥又云座中有客向予指此是江東小毛子去之靖江旅亭近關者有撝箏客住東廂過門聞箏聲中心惻惻不能行遂止宿焉予世于樂律有神解家傳竟山樂録四卷先忠襄子副使當明嘉靖間得寧王所藏樂録于王文成府中有雖婁鼓譜及箏笛色五尺曾記其一節至是客彈有誤處徵指之客大悦邀住十日瀕別請爲予償諸房蓐錢予曰豈以予爲賣伎者耶謝之去先是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知易汝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吳匄朱子易義一本于顧有孝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予于是筮所之遇節之需乃以己意自斷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矣則能出險故不敗非然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息行而蹑者果至遂匿海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涉大川往有功大川淮也淮可往過淮淮守備張君與予舊一見即邀予過飲西牖坐客目攝之中酒牽予于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弟靖南將軍有俶也具言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詰朝將攜予至彭城舍蓐值山陽令朱君禹錫故善予

閻子至止爲予開館驛擇日請名諸賓客讌飲爲歡而吏部張公偕令檢討鴻烈父子闢名園于東湖之濱八月十五夜水亭閒榭張燈布幔雜設妓樂及色藝爨弄而集寓淮諸名士凡數十人賦詩游飲于其中酒再巡清歌間作絲竹紛眇予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施使君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者也使君名閏章見詩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萇本才子淮人從此物色予予念需彖云君子以飲食宴樂今出險已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去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會稽姜黄門故友也名希轍時內陞在籍爲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譽者借他隙重陷之乃復之禹州州使君子邑人也延署中署爲故懷慶王宅後有白雲樓最高揚花飛飛登其樓大醉手拾揚花不能哭作白雲樓歌已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徬徨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以後無可問者而經則六籍皆晦蝕易春秋爲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璅璅作問答散錄成帙稍不可記憶即已之且念生平無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修而學不講假寐而泣忽有人告曰何不之嵩陽問之予曰諾仰首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見鬻書者旁一僧高笠取大學一本教予鬻予曰是書亦何異而教鬻之曰書有異耶曰有恒書不能讀讀異耶予聞而驚且憶昔所告動心跡其所住于嵩陽院南則遼人而寄于此者曰予非僧也天啟之末全家死于兵獨身刑髮而竄于金州之海濱少受學于義州賀凌臺先生爲醫閭先生之孫賀欽義州人官給事講學醫巫閭山下學者稱醫閭先生凌臺授禮記大學即古本也泣曰儒者無實學于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乎身統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摶之學高談性命而略于事爲周惇頤程顥皆陳摶門人主陰靜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經籍爲喪志不尚氣節而薄事功虛而無用其

潡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究之事物無一得、而坐失心性。朱熹從李侗私淑程頤、格物理、主形器、註詩、易、四書、離騷、叅同契、糾儀禮家禮、十七史、究卦變、太極皇極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實、不求真是、一往謬誤。其潡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量本末、本諸身也。黎立武曰、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倉頡篇、格、量度也、但度其本所在耳。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致知、致知所先後之知。故古本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接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其身。易曰、閑邪存其誠、誠即善、不誠即邪。故誠意者、但分別理欲為誠身之本。正心則驗存亡、而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修身全在存心。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在乎此。但正心而曰存心者、以心不在焉為不正、則存即正矣。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乃于以修身、則凡有裨于心意之學、吾學而修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學、吾學而修之。凡詩、書、六藝、經術、經濟無所不修、故為體用兼備之學。此大學也。予為受學三日去。特予幼所學為朱熹改本、誤以格物窮理為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為極事、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于身、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泰然焉。已而應湖西道之招、即拖

君閒章也。經賈家濱、有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隣棚賈數婦目予不輟、予就問之、則故保定伯家婦也。軍散時、失身于此、已若干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身所衣罽衣勞之去。時作詩云、鄉悵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乃赴湖西、住一年。初、湖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學處也。外有白鷺洲、使君新設講會于其中。時楚人楊君恥庵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使君與之辨詩、辨禮、辨尚書、皆不能詘、予辨而詘之。使君以為其學疎、遂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恥庵不之辨。少頃、午食、使君曰、子淵不遷怒何易。昨怒官庖闕供具、責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責之、則遷怒矣。恥庵曰、若此者、可得求之事物否。予聞之大悟、即下拜、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乃以使君將移治辭之、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歡留之、其隣人黃吉日餽予酒脯、且邀予故人朱三、徐二十二游飲北城巴山間、凡數月。臨行、估馬匹、齎糧送予至石牛渡、再拜而別。

（別詩有云、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波。波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乃復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先是、予在淮、淮人有知予毛生者、予曰、雖然、予毛甡也。（即所更名。）又曰、予瀕死屢矣、幸而生。甡者、生又生也。又曰、吾生十年、殤五年、兵戈者十年、奔走道路二十年、能再生乎。所謂甡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會赦屢下、而救予者日益至、黄門姜君慨然謂當事者曰、毛生幾嘗與族忤、特以無所用落落、故讒得輕入耳。今年四十餘、老死可惜、幸學籍有名、吾當以原廩生籍上之成均、使知愛羽毛、願效、則謠詠自免。乃以哥齡名援舊廩籍例輸貲入國子、謂之廩監。嘗居白門、夜臥、夢黑衣持銀鐺來、前曰、當行矣。有丈夫者止之曰、是人辛苦亦備矣、生平學未了、請留此以了吾學。曰、雖然、亦何能了、今當籍一物以應之。少頃、見一綠鸚鵡項被鏁去、鸚鵡回顧而泣、旁人指之曰、此子魂矣。遂大病。（會稽徐凡定贈詩云、莫愁隴上飛鸚鵡、夢裏應吞五色雲。後西河在館中、用東素天樂作上林鸚鵡詩寄之、其答詩有云、三尺紅絲空自繫、不如逐向隴山飛。）少時與大理任君出賈生治安疏角讀之

各五過、成誦、自見夢後、苦憶必不得、即再讀至十餘過、不成誦。康熙十七年、（是年與張杉客上海任明府署未回。）上特開制科、（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俗以進士科為制科誤。通考將分制科、進士科兩門。制科如漢武策試董仲舒、公孫弘類是也。或曰進士殿試亦天子策試、故亦可名制科。則殿試起于唐儀鳳間、然唐自儀鳳以後、直至宋朝仍別開制科、未聞稱進士科為制科也。）敕吏部遍咨京朝官、自大學士、九卿、科道以下及外督撫、司道郡縣、各薦舉才學官人可以備著作、備顧問者入應制試、名為博學鴻儒科。時福建布政使吳公興祚已揭薦首、予會巡撫楊君病故、不果行。而分巡寧紹台道許公弘勳力薦予于兩浙撫軍陳公暨布政使李公、凡十一郡所薦合得數百人、僅遴取六人入告、謬及予。（六人、顧侍御己辯、兗惟魏副使徐林鴻、臧清、吳農祥五人赴試。）予三辭不獲。（有三辭揭、予見本集。）是年戊午、舉鄉試、撫軍將監臨迴避、而慮予不行、乃以覆部咨文當驛入者、故令本人親齎之、遣官吏持咨到家、從門中投入、竟去。不得已就道。相國馮公知予至、預飾廚傳、辟館相待。而內閣學士合肥李公敍揭邀予主其家。

時四方應名者堵長安市，即王公邸里章舍皆滿。城東萬柳園，馮公休沐地也，擇日開宴，遍請諸應名者來，令賦詩，予為作萬柳園賦。時同賦者十餘人，獨以予賦與宜興陳生文並稱之。生名維崧。內史喬君萊，工賦者也，然意事與同舍曹君禾好臧否人物，喬君佯寫予賦作已賦以示禾，何如，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此，曰：必江東毛生者也。值試前數日，右臂忽殤發，腕脹如瓠，五指不可詘，特詣冢宰暨掌院學士驗病求免試，冢宰執不可，選郎揚君淮人也，朗言曰：是人免試，則此舉為不光矣。又曰：此必藥誤之耳，洗其藥，則指必可詘，蓋疑為偽也。及試日，挂臂至午門，請弗入，學士曰：第入，脫果不可為，已之未晚也，有何難焉。遂詣

太和殿受試，晌午，司饍者強予把金筯，指小詘，時賜宴，故云。是日得陳太士醫驗愈，故以為偽。完卷。

上幸霸州，攜諸卷以從，親坐帳殿，閱至十餘卷，風起，遂止。予卷在閱中，且夾一紙籤，翌日盡付三相公暨掌院學士訖閱，及呈入，以予列上卷。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以予卷中有匪鍊石之可補一語故也。試題為璿璣玉衡賦。眾未對，閣馮公進曰：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天問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眾相顧駭伏，叩頭退，乃倣前代制科例，上卷比進士一甲，並授館職，因授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而以勝國之史未修，開明史館，給筆札，令纂修明史，鬮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先後起草得二百餘篇。先是，

制試時，

上精于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旂旗、逢蓬，剖析極嚴。予因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識，著韻書十二卷，名古今通韻，進之

御前。時區別賢否，特名同館百餘人試

保和殿中，閱卷者置予文先後之間，

上親拔之、相距三十名、註卷面曰、拔若干名。值乙丑會
試、
欽點予同考第一、領十八房考官、唱名
午門外、入鏁院、分簾閱春秋房卷、及放榜、得進士一十
二人。是科
上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
上親定、而春秋居二。至
殿試傳臚、仍以春秋一卷為一甲之二、二卷為二甲之
一。
上以是科春秋房得人、隨
命詞臣攻春秋經者按名作春秋傳註。是時房首甫教
習、即並與編纂、皆異數也。先是予入鏁院時、
上幸南海子、攜予所進通韻者隨
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冊貯閣中、令本官繕疏、從通
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
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予至閣門、將入閣、滿
中堂望見予、坐起道、
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著繕疏另上、指示向漢
中堂領書冊宣
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
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館、并敕禮部知其事。方
予出亡之前一年、先太君死。暨避人淮西、則先贈公又
死。時先兄以推官改仁和教諭、厝兩棺于杭州之六和
塔、而先兄又死。予請假還葬、值言官以修明史未成阻
之甚力、
上獨重孝治、可予請。暨葬、則畚土負石、身親事凶功、得
痺疾、兩足腫脹不能立、遂乞病在籍。越三年、
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予扶疾迎
駕于西陵渡口。
上臨升御馬、遙見予、遣侍衛馳馬至前、呼毛奇齡、
皇上遣問你病好否。予答曰、未好。答畢、叩頭謝、侍衛曰、
有他奏乎。曰、無有。

上升馬去，暨還，仍送之望京門外。

上控馬直前，呼予名，問病何如。曰：未好也。曰：何以不調理。曰：調理未好。曰：是何症。曰：是兩足瘋痺不能起立之症。

上復有所問，予以聽卑不能悉，弟叩頭曰：小臣微末，何足當

皇上垂問。

皇上恩厚，小臣何敢當。

上慰勞去。有紀恩詩，見五古卷。越二年，而病遂劇。予族自周王子閏分封于毛，遂以此受姓，然未詳其繼也。相傳魏時僕射玠曾家陳留，而其後宋靖康末有侍御叔度從陳留南遷，謫居餘姚，為餘姚毛氏。逮明，而福建都轉鹽運司同知貞偶治別業于蕭山，家焉。先是九世忠襄公吉當明正統間，以兵備副使殉廣東雲岫山賊，與其子雲南參政科、從子刑部郎傑各有成績，紀史冊，餘姚毛氏稱一時極盛。自刑部公一傳為湖廣按察使副使憲，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復再傳為順天府治中文炳，河南滎澤縣知縣夢龍，三傳為雲南布政使紹元，福建興化府同知子巽，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惇元。而高祖貴州石阡府教授淵，勦許龍保苗賊有功，祀貴州名宦。高從祖福建汀州府同知公毅，與參政、編修皆一門聯從。當是時，毛氏以科目登仕版者，自順成以後、嘉隆以前約二十七人。至祖岐山公諱應鳳，其從兄鳳鳴舉萬歷丙子餘姚鄉試，鳳起借嘉興籍舉萬歷辛卯鄉試第一，從弟汧借秀水籍舉崇禎丙子鄉試，而餘姚仕籍至是亦衰。先檢討竟山公諱秉鏡，以邦賢崇祀學宮。浙江通志、學宮、崇祀志皆有傳，餘見本集事狀卷。與先太孺人張太君生子四，其季予也。長萬齡，辛卯拔貢，授推官，改仁和教諭；次錫齡，高隱不仕；又次彭齡，早世。娶陳氏，以無子，娶下妻三。初買淮婢，不宜子，遣之去。既而娶江寧林氏女名繁條，攜之至江西，死。及官京師，娶曼殊，又死。曼殊，張姓，見墓誌第六卷。暨請假歸，則又娶杭州馮氏女。子三，予出游時，懼予不得還，以兄子珍後予，未成丁死。有墓銘，在第十卷。

既而以其弟遠宗繼之、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二。先是、從子遠公舉康熙丁巳鄉試、從孫文舉戊午鄉試、皆蕭山籍、而兄子文輝舉癸酉鄉試、與遠宗皆以仁和籍見舉、則以先教諭官仁和時所借籍也。及予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瑞贈名萱。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畫。四歲死。予生年早衰、嘗奉先太君避村舍、太君令誦壁間字、時瞑不能視、恐感太君意、信口誦舊人詞、而竊書所誦于其後。及旦、太君視之、曰、妄哉兒、吾令之誦壁間字、而乃越右而及左、何耶。至四十餘歲、驟得心悸疾、健忘、而眼忽明晳。時尚滯淮西、醉中卬首讀息夫人碑、無一誤者。予少病殤、病瘵、病蚘絞、而老而皆愈。當方馬被誅時、其餘孽尚留蕭山之管村。予避居巖壤、為賊兵所截、不能歸。其跡俞亮者、寡婦子也、無食、謂予曰、計賊三日當從去、吾倘得八溢米、則母子俱活、不然、母寡子獨、盡此矣。予貯米數合、不及八溢、并槖底乾糒盡與之、而自食竹萌三日、幾死、因得蚘絞疾、而其後亦漸漸解、故人謂予健未死、不謂其不起也。方予病劇時、前數日、感

皇上恩厚不能報、每叩頭簣間。會同年大司成汪君霦書至、曰、韻表揚生進沈韻原本、

上疑其誤、特令政府出君所進通韻本與之參對。

上知君如此。予讀之、一慟幾絕。予少失學、于凡學無所窺見、獨丞于音律、孩抱時聽客搊彈、能辨其和謬。康熙癸酉、

上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予曾作

聖諭樂本解說、

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而阻者甚衆。會

上復南巡、于

行在進已刻樂本解說二卷、大學士張公傳予至

行在朝門、頒

諭獎勞、并敕改誤刻字、而宣付專行、于是音律之學稍得施驗。特聖教未明、且五學六籍久晦于天下、予稍有

論辨、而諒者寡也。祇于所為文偶見于世、則世多稱之。少時華亭陳子龍評于文曰才子之文。其後于出游、則多有論序于文者、顧甚煩、不得而詳也。杜陵蔣生曰、蔣生生勾吳文物之都、父事言游、兄事季札、瑜、昭、榮、卓一往偏劣、而獨于西河毛生多所慕悦。每憂思結轖、熱病內發、鍼石不可、灌漱不得、遽發毛生文一再讀之、霍然而病釋。桂山僧超睿者、董无庵也。无庵之言曰、蓋自西河氏出、而越水越山頓為改觀。此何如人者、然而幼丁亂離、中遭困詘、甲兵徙走、垂數十年。嘗衣緇山中、遭厄而竄。其所嬰患、或致籍名網羅、鉤捕延繫、細君躑足、東西簿比、雖破柱倖免、而嗣子逮斃。凡其所游歷、與所遭逢、窺其文往往而見也。乃偶然酬應、思若江河、遇有訂證、博極羣皙、古所稱激湧萬物、牢籠百態、蛟龍翔而虎鳳躍、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乎。桐城存齋何先生曾為文曰、夫天之生才、使之漸漬停毓于名都大區、而又游歷之于坎坷湮鬱之途、以激為要眇之音、恣肆其旁薄駘宕之氣、雖遭逢世妬、而沉滯久、則寄托益深、跋涉多則究晰益密。夫然後尺土之埋、不得而掩焉。山陰徐緘曰、近之學古為詩文者、擬步而後馳、省括而後釋、琢磨繩削、浸淫擩染、始猶陽貨之類仲尼、久則曾雲之肖祖父。西河無是也。弟觀其波瀾之所盪汩、氣燄之所陵轢、鍼縷之所穿穴、芬鄰之所淫泆。其于古人、如養由基命中于百步之外、既已達腧貫革矣。其餘力所及、猶能摩腹拂脊、射麋麗龜。又如卜式已出私財助邊數百萬、為縣官賑流民復數百萬、而其廩庾緡錢之貫朽紅腐者、尚鱗鱗沈沈、不可貲量。會稽姜黄門曰、雖然、事亦有未易知者。夫世之因才而獲困詘者有矣。木文而戕之、甘其井而使竭焉。顧未聞并惡其文木與甘泉矣。且夫煎桂者以發膏也、焚象者以利之齒也。浸假棄液而擢桂、憎之齒而焚象、摧其珠而劙剔其蛤與蚌、此則古今來所必無之事、而西河獨有之。有之而惡其人者、安知不并惡其文而屏之毀之、而事有不盡然者。夫秋霜

之殺茅、不擇蘭杜也、而澤已芬矣。震霆之扑物、不必盡朽硧也、然佳材或免矣。夫以西河之才與其學、雖在數世後、聞其窮者、猶起思拔濯、掩卷太息、惟恐不得當。況生逢其人、與之寢處周旋、朝夕以言詞心思相聽命、而振拔湔祓、豈無一覯。人能以才詘、而才無之詘也。此如李將軍者、其才氣為漢代無敵、乃不能取軍功侯、然而孝武惜之、孝文又嘆之。以一人之窮而不能不得于兩天子之知也。此之謂才矣。今西河之窮、適于李廣、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皇上者乎。匹夫之賤、當天子之知、而又值聖神御世、超堯越禹、經文緯武、掩蓋百代之一人、而倖蒙睿鑒、此則劉劭之所不能加、秋霜之所不能殺也。合肥李相國師曰、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冊、所至羸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不可及一。少小遊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辨、不可及三。至其理學、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間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為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西河皆能指其瑕而摘其纇。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歉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與籍稍疏、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有臣如此、是亦一代之儒、可以少報主知矣。特予有大痛于心者、往者陸機入洛、已踰壯年、即庾信去國、亦居然在強仕之後、然猶哀嘆其遭逢、而傷其淪落。況乎少秉大節、長亦思有所論建、彼文詞小

道、何足比數。而乃德既不立、學復未備、曾與仲兄與三相訂生平、與三名錫齡，明亡時自沉泮河，救免，終身不出試，即癸酉舉人文輝本生父也。將統著九藝四子諸書、因以補禮與樂之所未逮、且廣輯唐後諸史、芟其蕪而葺其闕。何意丁年遭難、垂老登朝、及還歸、而仲兄逝矣、禮堂凄然、誰可質問。朝暘未親、而西日已落、不亦悲乎。友人收予所存稿、合不下四百餘卷、予囑留十一、而餘俱去之。惟詩與賦為友人所刻甚多、大抵雜佻濫之言、與俗浮沉、即以此諧俗、故飲酒披猖、每多不檢。而詞則淮西金使君按題而索、坐為瑣鏤靡慢之音、雖屈宋寓言、不無寄托、而學人無賴、未辨六義、恐或以是為籍口。如此概不可錄。獨經學數卷、若易、若春秋、若詩、書、禮、若論語、大學、若孟子、此即千聖相傳之用心也。然而存此亦鮮矣。愛我者當為我惜之。予出處未明、不能于朝廷有所報稱、徒抱經術、幸遭逢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無補、于心疚焉。予死、不冠不履、不沐浴、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銘曰、

少不死于兵、長復不死于刀鋸之刑、又不死道路。公然出世、而赧然而登于廷、其得歸全、亦幸矣。雖然、乃虛此生。

毛奇齡撰 《西河集》卷一〇一

毛子傳

毛甡、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甡問高下、甡畧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甡又困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為謗誹、謀訐而殺之。已而按驗無實、得不坐。甡自以為無罪、雖數瀕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胠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搆之死、里中善甡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高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

吾力良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甡所為詩、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横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悅。游靖江、當罏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甡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甡、為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為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甡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甡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也。甡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説、著毛詩省篇。今僅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為刻行於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温李之詞、時罕及者。甡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遊老云。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八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慧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即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迸其緒論、幾如蓍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為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蕺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

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菴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既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幷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敎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即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敎予、於是發其集細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葢捏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有邯鄲寫經之文。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立石經之類。有不攷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並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欒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幷或問、語類亦似未見。

者、甚多。此等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稱秦檜而遂謂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遺含沙之射矣。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呂命甫刑耶。有改古書以就已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即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即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閒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向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猶時時遣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即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二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張沐　劉惠恒　汪琬　駱鍾麟　李兆元

張先生沐傳　尹會一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爲治重農桑，務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撕。註六諭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罣去。行薦之，首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鹿圓以教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略、圖書秘典、學道六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碑傳集》卷八九）

敕授文林郎閿縣知縣劉君惠恆墓誌銘　汪琬

君諱惠恆，字子迪，別自號養齋，姓劉氏，漢中山靖王之裔。在唐有禹錫者，顯名於時。其後再遷，始定居無錫。至君之大王父封郎中諱陞，以舉人兩署教諭，偕其子光祿少卿後先咸著聲望。同縣高忠憲公少師事郎中，而與少卿同朝相友善。故郎中父子之歿也，悉忠憲公誌其墓。少卿諱元珍，由萬歷中進士累官南職方郎，嘗劾首輔沈一貫朋邪蒙蔽狀，以故削籍。既起少卿，又劾故贊善劉國縉與楊鎬、李如柏扶同賣國，直聲震天下，推爲東林黨魁。少卿之子封知縣諱明翅，生四子，君其長也。舉順治丁亥進士，授福建閩縣知縣。巡按御史疏薦治行第一，內擢有日矣，會以抗直中忌者，罷歸。年甫二十有五，遂杜門謝客，益自力於學，不復言仕宦者凡三十有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儒語錄，而平居所私淑者則專在忠憲公，每恨不及公從游也。故其學本諸靜坐，而用致知格物爲工夫，躬行心得爲歸宿。每欲由忠憲以溯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其原委統緒井井如也。蓋晚而益邃於易，絕不喜佛老兩家。嘗歎曰：佛氏不知性，老子氏不知心，本原既誤，必無與吾儒可合者。又曰：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多流入佛老，亦未取五經四子及大儒諸講義熟習而深思之耳。不然，吾道廣大精微，方孜孜汲汲日夜從事於此，其於彼佛老之學，非惟不敢，實有不暇也。病肺將革，爲手囑數百言，凡棺中幅巾紋衾夾及殮葬之制悉具。且言治喪禁用浮屠，其說曰：吾聞釋氏儀文皆悔過遷善之言，非謂拜誦便有益也。佛非懸人人，奈何自懸耶？君之議論類如此。嗟乎，晚近士大夫少而耽章句之習，一旦登朝，則溺於功名富貴聲色賄財之好，未嘗有得於學也。至其暮年，則氣薾而志昏，而又有所謂死生禍福者搖兀其中，於是乎惟釋氏之歸，高者或竊其緒言以自文，而下者遂趨於佞佛，欲藉是以得福而遁禍，延生而賒死，不亦大惑矣哉！予老病作，治命以教誡二子，其說與君略同。然聞者不以爲疑，即以爲妄。度二子之心，亦未必其能遽遵也。幸而有如君者，行之於前，予庶幾得援君以自信而強吾子以必從也。夫然，則君洵可謂賢矣。享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樹樗圃詩集五卷、贅語遺藁各若干卷。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孺人秦氏。二男子：長曰學洙，蘇州府學生；次曰學柔，殤。三女子：長適秦宏鏘，次適吳茂鍈，次許諸生秦汝瀚。孫男女各一。初，君之在閩也，公廉有惠愛於民，及去官，無錢以治裝。上官知君者予道里費，始得歸其鄉，瀕行，哭送者數千人。然君爲吏甫三載，凡有設施，未足以竟君所學，故予不復詳次云。銘曰：

維忠憲公，明鉅儒，德言煌煌日星如。維君與公同里閈，一試而蹶潛其軀。私淑先正儼步趨，力研奧旨探遺書。忠憲之學斯不孤，憤世陷溺惑且愚。欲扶儒術揮浮屠，辭而闢之抉根株。忍使羣心逐淪胥，賢哉若人今則亡。銘以示褒非曰諛。

（《碑傳集》卷九〇）

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墓誌銘　陳廷敬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爲狀，以其孤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苕文，又字鈍菴，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予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詫，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嶄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嚼鋒踏堅，騰踔萬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爲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爲異人也。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爲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峯，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峰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爲詩來。既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部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毋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也。明年

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章爲已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稾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徧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桀辭，一埽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襍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選權江甯西新倉，還而歸臥堯峰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爲金石鏤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爲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毋先爲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爲復讐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爲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閩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閩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閩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閩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衆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爲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一瞽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遝徒黨，與督索之，遂正厥辜。道路死暴戶者，親爲收瘞。笞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淩脅人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灶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塡溢衞巷。當道大官呼殿至者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宏祚以郎拜侍郎，晉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何校遞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以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王公曰：兵餉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爲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爲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閘及車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泣事，有絜清名。世徒目先生爲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膚衆人往往不悅其所爲，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閑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洎然有以自樂於中也。其自史職歸也，日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爲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衆，爲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得無觖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

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籍遷蘇州，隸衞官籍。曾大父禧，萬歷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鶴，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啟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

有一齡，家貧自立，爲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鎬，諸生；次衡，殤；次是穮，監生；次穀詒，廩膳生；次景蘇，殤。女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希喆實爲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遇，皋顯且顛，仕以樂行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霏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貿緣，取青媲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愈專，迴如一手障百川。生徒婉孌相後先，宗鱗集翼風氣遷。天長地極元會殘，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鐫。

（碑傳集）卷四五

又鈍翁生壙誌　計東

生壙之制，始于殷飛廉、宋桓魋，而後世卿相大夫士及隱君子多爲之，且有壙誌及壽藏碣銘，或自作，或屬其友作，以爲達。予曰：非達也，死生晝夜耳。在晝言晝，又何達之有。於是鈍翁生壙成，屬東使爲誌。誌曰：翁名琬，字苕文，鈍翁其自號也。江南長洲人。汪氏自唐宋以來世爲微甲族，自始祖得遷居蘇，數傳至翁。其世系詳年譜中。考贈刑部公有文譽，年僅三十歿，生三子，翁其長也。母徐宜人，當公失怙時年十一，仲弟年十歲，季弟在襁褓中，翁奉宜人教，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家貧，未嘗降顏色向人匄貸。既補諸生，試輒高等，出爲塾師，卽嶷然稱偉人。娶袁宜人，夫婦共食貧，益自奮淬。崇禎末，荐歲大祲，翁家無擔石儲，浩然有以自得也。徐勿齋宮詹，翁族舅氏，又贈公同年，奇翁才，推奬不置口。蓋翁自少時爲制科業，卽以根柢經術爲宗，不隨流俗轉移，旁及詩歌古文，皆古人法度，不肯苟且下一筆。同人知與不知，無不敬畏翁者。翁性鍥急，見人小不善，則張目箕坐嫚罵，然出於公誠，交翁者輒推爲直。諒多聞。歲時從塾中歸，以門人脡脯所入購書讀之。雖宗黨有擁多貲自憙者，公不一顧也。既連取科第，釋褐戶部主事，累官至刑部郎中，以坐詿鐫秩，補司城，剛直不畏強禦，多惠政，都人至今思之。再進戶部，用才能出視西新關倉，人人皆以淸要待翁，翁獨移疾乞歸，卜居城之西郭，及堯峰之麓，葬其兩先人，益讀書著述於其旁，當道大吏求一見翁面不可得也。在山中力學勤苦，十倍諸生時。又善強記，過目終身不忘。年僅五十，著書益多，務疏明經義，旁及先儒諸說，參稽異同，求至至當。每以喪禮廢壞，乃著古今五服考異八卷，綜核精詳，多宋元諸賢所未發。又深嘆當世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肆意褒譏，是是非非，不稍寬假。凡浮華徼逐者，至欲剸刃於翁，而不知翁之矜憫流俗，固期重相勉於實學也。翁才識通練，尤長吏事，嘗分司大通橋，條奏三閘及車戶利弊數事。及爲刑部時，斷一二疑獄，皆引經據律，見重於其長。徒以剛介，不宜於俗，又患羸疾，歸臥山中，遂不肯出，聊以文章自娛，非翁本懷也。嗟乎！使以翁之材力手采，得大用於世，則漢申屠嘉、魏相，唐陸贄其人也。今翁既無志於用世，則予言亦遂無徵矣。嗟乎！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簡潔有氣，似柳子厚。詩則游戲跳盪於范致能、陸務觀、元裕之諸公閒，而兼有其勝。其少年時所擬漢魏六朝三唐諸體，最爲工似，近則夷然棄之不屑矣。予以翁文章必傳於後世，人亦以予言爲然。然非深知翁者，惟王尚書敬哉先生與東書云：「自古文人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苕文家居，泊然有守若此，此古今文人所難，且能使嫉翁者亦稱之，異口同辭，可爲深喜。」此誠知翁者矣。翁長子筠，孝謹能文，早世。晚得二子：徵蘭，側室張氏出；穀詒，側室司馬氏出。壙在堯峰，贈刑部公墓穴之右。誌將成，或曰：何不遂銘之？予曰：天其或者使翁大用于世，有功名于天下，不可僅以文人之事銘翁也，姑俟之。

（碑傳集）卷四五



汪鈍翁傳

汪琬字苕文，長洲人。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舉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假歸，鋭意爲古文辭，以起衰自命。尋授户部主事，分司大通橋，進員外郎，改刑部，遷郎中。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讎殺其族兄三春，巡按御史論潮死，琬爲復讎論，引律文罪止杖爲據，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兵馬司秩卑職冗，左官者多偃蹇不屑意，琬剛直不撓，理冤誣，決疑獄，懲豺豪，任滿去，民炷香攜酒送者塞道。復爲户部主事，榷江寧西關倉，以病假歸，結廬堯峰山，益閉户著書。家居九年，以博學宏詞名試，授編修，與修明史，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稾百七十篇，即杜門稱疾，踰年仍告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七。琬之爲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取法唐宋元明諸大家，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嘗自言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其敘事尤有法度，一時名公鉅卿誌銘表傳，必以琬爲歸。性伉直，不能容人過，雖賢人文士交遊遍天下，而忌之者亦衆，自知不容於流俗，故前後閑居二十餘年，泊然自樂也。所著鈍翁類稾百十八卷，自删定爲堯峰文鈔五十卷，並行於世。

王峻撰《王艮齋文集》卷三

常州太守駱侯鍾麟傳

李中孚

常州太守駱侯，前余邑賢令君也。諱鍾麟，字挺生，別號遯浦，浙江臨安人。（儀吉案：杭州府志：鍾麟，順治丙戌舉人，丁亥會試副榜，知盩厔縣。）才雄識卓，德器絕倫，弱冠舉於鄉。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學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至，諸生翕然，學化咸慶得師。尋移令余邑，下車偏詢民瘼，凡利可因、弊可革者，次第舉行，不數月，百廢俱興。（儀吉案：陝西通志：鍾麟，順治十六年知盩厔縣，性利易，書與士大夫相接。時李中孚講學里中，雖際尊以歸覽，往復不偉。邑城北去渭不十里，鍾麟蒲行河畔，知水勢將南徙，議自覺家祭遣東關復古道，家薄之，不果。康熙元年夏，大雨，漲水南溢，將及城。鍾麟疑水中禱曰願以身逵。濟水雨漸止，水亦頓減，又徙而北流者數里，人以爲精誠所成。）臨事裁決如流，肆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覿，人畏之如神。增減監田，呂氏士約，刊布通庠，每季大會明倫堂，以軌士訓，釋六言，刊布里社。朔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閒子弟，授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保伍以清奸宄，修社倉以備凶荒，省耕省斂，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孝弟著聞者，時給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其坐聽，以示優異。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斂葬，率僚屬爲文以祭。恤煢獨，撫流離。遇水旱，輒齋沐步禱，每禱輒應。凡所施爲，莫非民之所欲，而具法美政，往往出人意表，賢聲藉甚。三輔興平缺令，俗刁多黨，署猾者覬，爲畏途，咸規避莫敢往，當事檄侯兼攝。侯感之以誠，惠威丕著，豪右不得違，吏懾民懷，耳目爲之一洗，而興平非復前日之興平矣。鄠亦缺令，鄠民相與控臺，丐侯往攝，侯視鄠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日，老幼泣送。侯宰疲邑，連攝兩篆，政治所在，膾炙人口，邑長老歎爲百年以來僅見。九載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至則詰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人士晉侯復至，迎者踵接，臺司道府夙習侯賢，事多咨詢。侯因謝剿其閉，造福於秦民者無算，秦民懽若更生。未幾，選守常州，常爲三吳孔道，賦重役繁，吏蠹百出，侯隨宜釐正，吏胥奉法唯謹。禁營弁肆擾，革漕兌積弊，約束僚屬，悉心民隱。（儀吉案：常州府志：鍾麟，康熙八年遷常州府，爲政簡易近民，民有訟者，輒懇惻諭論。十年大旱，葛衣草履，步禱數日，不應，乃躬論舉獄，日食糲飯，引咎自責，言與淚俱，聞者感動。）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人。甫期月，深仁厚澤，遍及窮鄉，庶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向風，奉爲師帥。會丁內艱，解任，郡人皇皇，號慟爲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克己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既而太公棄養，侯哀慕毀甚，營葬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士民咸爲位尸祝，亦足以見侯德澤入人者深矣。

李生曰：近世守若令中，閑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有爲，政崇風致，自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若侯者。而侯自視欿然，向學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不肖余，辱承殊遇

不啻再參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竟日。余自知甚亢，侯嚴重彌篤，情誼禮文，日隆一日，無少懈。今九原不可作矣，追惟既往，不覺泫然。故次其履歷之概，以識余感。

（碑傳集）卷九〇

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陳長蘅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中順治丙戌浙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大夫，歷官盩厔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爲東南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姦，故皆窟穴蠹食其中。前守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吾民也。矢於城隍神，峻卻之，弁亦斂，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老聚子弟中，講鄉約，爲陳孝友姻睦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睚眦相告訐，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亢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籍民之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公葛衣草履步禱，二十日不雨，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匕。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留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留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使某爲不孝子，即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於例，不果留。公性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愜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發即勢豪居閒爲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苟，所至有惠愛聲。其令盩厔，俗多錮婢女至老無適對匹，公下令禁止。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闕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兵馬司於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爲姦利，公按治之，無所回避。西安俗僄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具陳禍福，餘恐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歷官二十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盩厔時，故師事李徵君顒。顒字中孚，即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顒，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大守云。歐陽名東鳳，明萬歷閒守常州，闢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爲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吏不尙教化久矣。國家自蜀閩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有大繇役，州縣吏競毛舉，束濕尙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爲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漁，征一取十。蓋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閒，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於是時者，蠲其職矣。即常之父老亦以爲本朝三十餘年，郡更十餘守，求治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獲竟其施，有識之士所爲慨慕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官府把總。考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豫、嘉觀，皆諸生。公卒後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蘅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蘅少賤，不敢當，固辭。贊曰：泰之請也，誠斯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位，將乞銘於甯都魏禧。禧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蘅曰諾，乃表其大者，俾揭於墓之原。

（碑傳集）卷九〇

魯山教諭李君兆元墓誌銘　靳讓

康熙四十年歲辛巳正月，魯山教諭蘊庵李君卒於任。其孤以狀來請余敘卒葬。余惟李氏之先代稱甲族，君先世洪洞人，明初徙大梁，後徙尉氏，數傳至大父諱懷確，力學好古，不求聞達。父孝廉公諱會，字淞冷，崇禎癸酉登賢書，甲戌中副車，潛心理學，所著有四書雪光錄、尙書管見、史略、勸學課行諸書。明季寇陷尉氏，欲授以爵，不屈，罵賊，自投於隍死。丈夫子三，長諱周元，字伯和，余己酉鄉同年也。次及君，諱兆元，字仲顒，號蘊庵，垂髫授書，儼若成人。孝廉公就義，君年未及冠，擗踊號泣，不欲生。未幾祖妣以疾終，方寇賊搶攘時，丁兩大喪，佐兄含斂祔葬，雖倉卒，一準於禮。大事竟，奉母避亂河朔閒，竭力致養，益勤於學。甯家後，兵燹餘燼未撲滅，所居村寇相戒不入里，人以爲孝感云。壬子登賢書，爲陳留令王君所拔士。禮闈下第，歸即讀書陳留署，制藝題一，文必二之，一短篇，一長篇，爲順時之作，莫不各踹其勝。己未就教職，需次里居，遘母夫人病，衣不解帶者三月餘，母夫人竟獲安。乙丑除犨縣教諭。故事，學官由孝廉授者得計偕上公車，君志氣攡厲，而卒不售，命也。在犨廉靜守職，立教條以示諸生，每月集明倫堂，反復訓誡，以敦倫立品爲首務，次以文藝定甲乙。又梓先儒格言，徧給諸生，犨士一時彬彬

稱盛焉。學宮樂章殘缺、舊維因陋就簡。君至、乃致曲阜樂師授習於學官、又製禮樂器、小大燦然畢備。每值丁祭、檢閱鼎簋牲牷、務從豐潔。至今肇縣禮樂爲八郡首稱。庚午間廿大人之變、勺水不入口。太守汪公檄令俟新任交割、君不可、即日仮裝出郭門。諸生祖道畢集。歸臥苦塊中、喪葬一依考亭家禮。壬申服闋、補魯山縣教諭、學宮殿廡、戟門、撤而新之、課士立教、一如在肇時。閒與僚友攜琴出游、採商餘之仙藥、弔紫芝之高蹤。邑北有琴臺、時登臨懷古、作詩以寄慨焉。先是、兄伯和司鐸光山縣、君寓書期以冬月同乞身歸。無何伯和卒、君常鬱鬱。庚辰遘疾、改歲而卒、正月二十一日午時也。距君之生天啟甲子三月二十六日亥時、得年七十有八。君留心禮樂、以敬恕爲本、主作字必端楷。晚年愈好讀書、六經諸子、朝夕不釋於手。旁通天文算數、九流百家之說、問奇者踵相接也。聞耿逸庵倡學嵩陽書院、君命子瀚往問策、復購書送藏書樓。河使者俞存齋過肇相訪、談至夜分、歎服而去。竇靜庵亦嘗寄書商訂所學。洛東高士趙玉鉉執贄其門、每來請益講學、娓娓不倦。又篤於天倫、輕財樂施。貧士匱乏乞假、不厭其頻。有官於肇者物故、君賻贈獨厚、且恤其家。伯母劉子少高年嬰疾、君訪醫藥不憚勞、賴以痊復。後數年卒、經紀其喪、無不曲至。所著詩古文甚夥、尤邃於易。喪歸尉氏鄉黨、知與不知、無不哀慟泣下。君之忠信篤實感人者遠矣。子瀞等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君於邑之東南理村崗祖塋。元配潘氏、邑庠生潘士彥女。繼配祖氏、直隸新城縣庠生祖迪道女。子三、長瀞、邑庠生、娶邑庠生楊健女。次瀚、庚午科舉人、娶邑庠增廣生劉呈祥女。繼娶浙江太學生錢棲梧女。三瀏、殤。女四、長適通許縣庠生張坤。次適通許縣范文貞。三適扶溝縣盧徵雲。四適扶溝縣張偶。孫男五、維楠、維橋、維桓、瀞出。維欏、維榛、瀚出。孫女二、一瀞出、一瀚出。曾孫一、燁、維楠出。因勒石紀君之生平於竁、卬以告幽明。銘曰：

三亭降英、仙李擢秀。濂洛宗旨、千載俎豆。君學既邃、而位不副。摹彼芹藻、芃彼薪槱。入拜黌宗、出教齒胄。經義治事、湖州有後。人之云亡、失此耆耇。封域既安、松栢斯茂。于斯萬年、比天地壽。

（《碑傳集》卷一一）

校記

①及：疑當作「乃」。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魏禧　侯泓　倪燦　唐夢賚　沈珩　孫學稼

魏禧傳　邵長蘅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徵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寘關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絜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橅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灕。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檗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

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絜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踔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幷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竊然不肎少污其志，賢已。嗚虖，禧儻自謂與。

《碑傳集》卷一三七

又先叔兄紀略　魏禮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弟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爲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凝叔，號裕齋，欲自進于寬裕也。宗派曰際昌。丁喪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二夭，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爲人形幹修頎，目光奕奕射人，少孱善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紿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即攖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嗜古論史，斬斬見議。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謝公于敎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婣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下末坐，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怠，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懌，伯兄目及之，曰：吾儕甯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子跪請，乃誡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爲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閒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侍父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復齋顏論古今，夜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翠有閴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恆譙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性爲兄弟，竟自神交託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當是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策。迨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曾公應遴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學，敎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



獨憂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邑人倣效之，得免寇擾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庵士望亦于是歲來，初予鄉人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予鄉人曰：則莫若吾甯都矣。山砦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其家，賁吾鄉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予兄弟，嘗目送之，相語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翼日，躬庵復經過予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爲者？躬庵語以故，且曰：爲若人所紿，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館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庵慨然曰：子兄弟眞可以託家矣。于是躬庵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偕，儷俱來，何如？曰：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醺，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髭鬚，走逆之，延住于家。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是時易堂九人，李咸齋騰蛟、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維屏、林確齋時益（儀吉案：或云林確齋明宗室也，名議㴶，南昌人，寧王權之支孫。八大山人亦寧王裔孫，不傳其名。）、魏善伯祥、魏冰叔禧、彭中叔任、曾青藜燦、魏和公禮。甯都居贛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亾孤不能自存，先生則撫致安業之，爲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法言巽語，涵溶漸漬，斬其改而後即安。已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即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菴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亦然，率委之羣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登木者，或即行劃易。子弟無恆父師，往僧無可公至山中，歎曰：易堂眞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擱然割席，勿少恤。而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謂受業楊治文先生也，諱文彩，號一水。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交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徧交之。聞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宰相才，度惜乎癠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確齋亦嘗曰：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或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先生批卻導窾，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鄴侯焉。或問其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言之。戊午，用嚴公沆、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宏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游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生于明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爲嗣。娶賴氏，其父名韋，字子弦，先生于門人中至親善者。是時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倣，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櫬歸，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目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于世。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爲紆徐窅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藝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貫行莢中，武進鄒程邨祗謨見之，嗜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攜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兄弟文得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邨始也。茲握筆勉書，情緒荒落，述焉勿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以欺先兄。禮往答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叔子年譜，尚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略，見于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功積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子夜，于時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復能任者。各憮然罷，而伯兄竟先世矣。嗚呼痛哉！夫孰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季弟禮抆淚紀。

當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卻謝親友祭奠，戒毋得以行狀廣乞銘傳。不孝等黽勉從命，故兩先兄皆不敢請乞大人先生之言，以爲光寵。其或垂賜收錄者，則存亡均感不朽。附識。

（《碑傳集》卷一三七）

侯貞憲先生泓墓誌銘 汪琬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爲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盍以貞憲易先生名。眾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

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爲誌而銘之。誌曰：

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歷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啟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庵黄先生之門，並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爲陶庵所引重。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瀞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死，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其從弟瀞亡命，惟先生在耳。顧以獨力撐拄其閒，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殯斂，次拊孤寡，葢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不暇恤也。有司捕瀞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訊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瀞蹤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閒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皆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已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强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爲小友。晚而定交，予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爲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闒潤，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爲宗，以爲讀孟子而悅然悟其所以爲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汩汩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闢，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僞體，而極之自得，以爲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葢自陶庵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傳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餉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犇。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震霆，晦冥鞭擊。倏焉止犇，雲澂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尚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汔於潛盤。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倪檢討燦墓誌銘　喬萊

康熙二十六年二月，翰林院檢討倪公闇公以疾卒于官，從孫某扶靈輀南還，遇余舟於淸源，因乞銘于余。余與公同入翰林，交至深，銘公固宜。公少工舉子業，每試輒冠其軍。辛卯中副榜，雖人多惋惜，而名益著。其丹鉛甲乙海內奉爲程式，自賢士大夫迨操筆書紙初學爲文之士，無不知闇公者。公既久不遇，因肆力古學，凡注疏紀傳、詞賦詩歌、稗官野乘，皆旁蒐廣涉，抉奥鉤元，而尤工敘事之文。丁巳以歲貢至京師，入北闈始中式，距辛卯葢二十有七年。明年，

天子下詔舉博學鴻儒，太宰郝公、今宗伯張公各疏薦。又明年，召試體仁閣，與選者五十人，公名在第二，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癸亥，丁朱太孺人憂，乙丑服除，補前官。嗚呼，自明史開局以來，此五十人者或歷高位，解史職，或休沐，或放廢，遁跡田里，而李侍講石臺、施侍讀愚山、陳檢討其年、吳檢討志伊輩又相繼下世，其直史館司筆削者已落落如晨星矣。或又分纂實錄、寶訓、方略、會典、典訓、一統志諸書，多不能專力明史，獨公力專志堅，敘次工，網羅博，雖去而復來，而編纂考據益勤，前後若一，監修總裁諸公咸倚重焉。丙寅，學士張公敦復掌院事，數薦公，直講筵館閣代言之文多屬公，公又兼修會典，且奉

勅點次通鑑綱目、十七史諸書，其於明史亦漸不能專矣，而編輯不少衰。吳檢討編五行志未竟，公續成之。又余等所編崇禎長編，公博采遺



閩、增其閼略、其勤如此、而精力固已耗矣。公善書法、天子數出縑素紈扇、命公作行草大書或小楷、皆稱旨。三月十有六日、召公書御屏風。公已先一日卒。烏乎、詎不痛哉。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僖公諱謙者、公四世祖也。文僖公生吏部尚書文毅公諱岳、又生四川左布政使諱阜者、公高祖也。公曾祖諱霖、祖諱民獻、父諱翰裔、以公貴贈檢討、母朱氏封太孺人。烏乎。公之少也、患不遇于時、及遭逢曠典、入翰林、恩綸及于所生、又數被龍綺紈素之賜、凡所著作、皆施于朝廷、儒生得此、亦榮矣。而矻矻窮年、硯穿穎禿、守檢討一官以死、又可哀也。已娶吳氏、贈孺人、繼娶朱氏、封孺人。生子三、長越石、先公卒、次重武、次師霍、增監生。師霍從公京師、公歿、哀毀數夕而卒。孫男一、孫女三。公諱燦、先世錢塘人、明初從江寧、今江寧人也。爲人內刻苦而外充悅、不見圭角、雖廣交游、而眞摯之氣、久而無閒。卒年六十有二。銘曰。

嗟嗟閻公、少不逢時、賦達身老、莫竟其施、殫精筆削、窮年孜孜、血枯志竭、長與世辭、嗟嗟閻公、命也如斯。

《碑傳集》卷四五

唐太史夢賚生壙誌　高珩

予與豹岳太史居同邑、仕同官、晨夕過從講業、又謬稱同志、習太史者、莫余若。數年前、卽以生壙志授簡於予、予笑而未之應。越歲、將爲小草行、太史復申前說。予曰、姑俟後命、迨予戢影長林、請不已。余曰、見卯時夜未聞士君子如此其急也。彼靖節之文、王官之誌、亦崦嵫已近、桑榆無多、偶然乘興爲之耳。君壯年、何汲汲如此。頃讀君雲間日錄諸詩、偶抱微疴、便期觀化、不減琴張桑戶之歌、可謂達人高致矣。予亦何妨戲命管城、共作一劇乎。乃爲之誌曰、

君姓唐、諱夢賚、字濟武、豹岳其別號也。蓋世居豹山之麓云。幼卽能爲古文詞、邑人不知也。往年予有事西郊、繫馬古祠下、摩娑貞珉、讀而異之、已乃知爲君筆、時方未舞象云。甫踰弱冠、登第、選讀中秘書、卽嶽嶽以前賢自淬勵。時

內遣中涓捧二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翻譯以進、乃元帝化書等。君勃然曰、此非聖之書、何由得徹

御覽。吾當爭之。請且草疏陳說孔孟之道、不在六經之科者、不當並進。時輔臣范洪兩先生止之、不可。疏留中不下。會請假葬母、業得

旨、行有日矣。又攻言官之甄別而反噬及依違反覆毀譽者、遂罷歸。歸而學益進、古文詩歌日益富、以新穎自得爲宗、而兼殫心經濟大業、以民日瘠而國用未充也、非採昭烈遺事、以銅作鈔、救之不可。益人物貴賤何常之有。惟人主能變化而操其權、可以充正貢、市恆產、能立徙木之信、豈憂左藏之貧。由是而增百官之俸、可以育廉臣。錫三年之租、可以廣仁政。此救時宰相之識、惜無能聞之

九重者、而復鞭心於性命之學。予頃者細叩所自得、則告予曰、不佞甫受書、先君子卽以止至善一語時時提命、而茫無所入也。予罷官時、先生贈以詩、有志能自見、復何憾、士所當爲尚自多乎。此句時時在目、未能忘也。先生補官北首、東郊折柳時、不曰但能求放心、其勝餽贐固多乎。此語時時在耳、未能忘也。乃求之朱儒性理諸書、汗漫而不入。因念孔門求仁爲第一義、茫無會心處、爲一禮字顛撲不破者數年。迨庚子改葬先慈、屏居村中、一意靜坐、依天台教言、由繫念以至無念、可繫覺此身忽升九天、忽墮九淵、已而忘世忘身、兀兀然無我矣。一日、忽見念發、如香烟一縷、起自臍輪、始復知有身世。古人云、未發氣象、又云一念未生前、其在是矣。過此讀古人書、始覺了然。君之語我如此。太史性好遊、亦與予同。近則邑百里內外山水之間、時時杖履及之。遠則南遊吳楚、嘗同予問道於夏侍御敬孚。先是已訪無可方大師於靑原、遇於泰和之蕭寺、聽其說法者七日。後聽施愚山先生講學於白鷺洲、歷匡廬、歸宗、開先、將結茅於玉簾泉、未果而歸。已而庚申復南遊、登釣臺、過吳興、止雲間、存諸故舊、廣攬名賢、搜異書、纍纍如陸賈裝也。時或布袍草履、易姓名、與市兒屠沽油油然、人不識也。而所至輒以良藥濟人、至武林時、適閩林鐵厓觀察棄葬湖上者多年所矣、妻孥流落不能歸、君慨然卜地葬焉、復爲其子畢婚、其克敦古義如此。又嘗語我曰、少時好奇、習爲書符役鬼之術、適一同學習其術已有驗矣、一日握拳努目立而死、乃罷其事。至通籍後、復以慷慨尚義爲豪舉、見不平事、輒憤於色、而不知人之切齒者深也。予見君自遂初以來、德日進、氣日平、犯而不校、舊惡不念、殆庶幾焉。此眞可謂克己之學矣。嘗對酒快談久之、予忽睨君笑曰、君下筆伸紙、縱橫當代矣、然使錮君於承明制作之廷、卽攀韓歐、陵王孟、於當世飢溺無濟耳。此非志士所期也。假授君一節、分麾千里、當使數十城歌舞衽席矣。君能俛首就之乎。君笑謝不敏。然而古人履屐得當膺功、可決固不待奏凱而知之也。夫以陶公之機鑒、幼度之英敏、老於牖下、以終其身、識者固應惜之、至交戟之下、侃侃正論、已

見一斑矣。而終未得剖當世之賢奸、補國家之水鏡、此非爲我心惻允
甚者乎。而太史怡然、然則土苴世事久矣。蓋知吾生之大與天地同量、
學者之生、生有道、固在此不在彼也。乃銘之曰
生趣沉冥、摶空爲礙、壙亦何辜、聞者驚怪、十二萬年、無一人在。豈悟佳
城、遍恒沙界。鴻鈞偃仰、倏忽成壞。達人大觀、無所不可。水乍成冰、影豈
眞我。吾生有涯、造物不仁。鼠蟲黿泡、何去何存。肝膽楚越、孰疏孰親。彼
夜臺宮、如日涉園。粲然一笑、休乎天鈞。乃息乎無極之野、而入乎無窮
之門。康熙壬戌季夏下浣、紫霞居士高珩題於六如軒。

《碑傳集》卷四三

又附內翰林秘書院檢討臣唐夢賚謹奏、爲
聖主求言甚殷、言官盡職宜力、敢獻愚悃仰祈
宸鑒事。臣伏讀
上傳、厚加張煊卹典、其子以父官官之、仍加二級、仰見我
皇上曲開言路之至意、而微臣嘗見實有慨然爲言路深惜者、則當
聖明賁諫之朝、而職在諫臣者、每重負我
皇上破格求言之意也。夫張煊固言官也、掌道數年、陳名夏洪承疇彈
款纍纍、宜早言於我
皇上親政方新之日、宜早言於諸御史甄別未行之先。乃至外陞以後、
初具一疏、止辯其叨陞堪愧、及所奏不准、始揭及疇、夏兩人。是使煊不
外陞、仍居言路、煊終身無一言也。此張煊固罪不至死、已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盛典、而臣之爲言路惜者一也。臣閱邸報見戶科陰
潤
聖度如天、一疏、已奉
旨申飭。臣思陰潤亦言官也、其自補職以來、曾兩具章疏、率皆浮泛模
稜、尋章摘句、曾無一字可採。而此之更可恥者、既知名夏之爲小人、何
不言於張煊既殺之後、又何不言於譚泰正法之時。乃
上傳已播中外、始一則爲名夏危、一則爲承疇惜、摭拾審案以求迎合
聖意。是名夏等不被處分、潤亦覥顏言路、亦終無一言也。此陰潤負重
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意、而臣之爲言路惜者一也。臣責匪言官、伏蒙
賜允假歸、行將陛辭、第耿耿此懷、食
恩圖報、言官不言、則詞臣言之、誠以爲責有專守者、未必盡胸有正氣。
倘使庸鄙成風、蹇諤氣短、無事則緘默苟容、乘釁遂狂噬不已、豈不大
負我
皇上宏開言路之心耶。伏祈
敕下、嚴諭言路諸臣、果能拾遺補闕、不妨犯顏敢諫。果有不法不公、即
當先事直陳、勿身挾私怨、始假公道作報復之計。勿事已昭彰、又抄成
案、溥忠侃之名。爲國爲
君、平心和氣、則朝廷有剛正不阿之臣、而言路無柔靡將順之恥矣。

《碑傳集》卷四三

翰林院編修沈珩傳　趙士麟

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炎初、樞
密忠敏公諱與求、歷躋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千四公遷海甯之鹽倉、
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
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閫則、爲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
旌揚之。贈公彌留日、晗唲而自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
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傅、性警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
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
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鞠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
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
無類矣。佯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凡云。孟津李僖
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僖平公搜三場卷藏
之、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
其時矣。遂冠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太孺人歸、不忍違
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間、嚴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
卯、長安有與公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
校北闈、得法橐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己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宴瀛臺、賜文綺表裹及蓮藕、恭進紀
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憬崖交相砥礪、誓不負朝廷、得王元介等



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
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卽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寵榮焉。生平秉稟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
爲務。於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於齊安講白鹿洞規、
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
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物間求致知力
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集、二集、龍山
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初集、二集、三集、蕘
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宏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談、稼邨
偶見、稼邨緒論、雜說、尺牘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
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註、
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
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略、明禮考、
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釐有明
景濂、希直、升菴、鹿門、遵岩、震川、歇菴、楓山、姚江、崆峒、弇州諸家古文、古
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
養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
薈、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璣、咸手鈔存簡、蓋一生之神力畢萃
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年七十有七、不可謂不壽。適一旦
仙逝、遠近悲之。生卒年月及所生、所配、所娶、所適、詳於狀與銘中、此不
多贅。

論曰、吾上下千古、未見文章能事獨萃於一門、於父子之間、若斯之隆
也。耿巖先生爲吾甲辰榜名元、是科會試、專用策論表。公策則洋洋乎
晁、董而參之以子瞻、水心之疏暢。論則本漢、宋之箋疏、運韓歐之體製。
表則靡濫已極、黜徐庾之艷而爲歐蘇之雅。用是冠冕南宮、爲後學矜
式。自時厥後、研精理學、纂修著述、雄文大篇、爲一代大手筆、充棟汗牛、
海內宗之。而令嗣岱瞻英年能承家學、復後先輝耀焉。孟子曰、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於其所不能。公孫孫失怙、岱瞻亦孫孫失
恃、太孺人以母兼父、公又以父兼母、煢煢相依、可謂苦矣。讀書無間寒
暑、無間晝夜、可謂勞矣。家素貧窘、可謂餓且乏矣。天欲予之闡元而先
以選拔譽之、欲置之翰苑、而又以絲綸試之、所行不可謂不拂矣。卽畀
之以大任、或謂元贊化、或公孤卿貳、或建業樹勳、或萬鍾千駟、此天之
所以降大任之意也。而官不出木天、祿不踰升斗、則又獨何歟。追觀公
文、乃知天於彼之嗇之、於此之豐之、於彼靳之、於文縱之、於其子之文又縱
之。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代亦云遠矣。人物之生、不可窮究、而紀極矣。中
間王侯將相名卿、不啻幾千百矣、而號文者屈指寥寥、不盈百焉。造物
者何以與人以他美、反若不甚愛惜、此則難之又難何也。蓋文章一道、
天地之所獨鍾、山川之所毓秀、洩鬼神之秘而發古今之藏、顛倒一世
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雖南面百世不與易焉。公一門萃之、然則公
之所得於天者良厚、以公之子之得於天者並厚、而大任尚未可量也。
嗚呼痛哉。

（碑傳集）卷四四

孫學稼傳　陳鼎

孫學稼、字君實、福州侯官人。祖承謨、明萬曆十一年進士、知崇德縣。父
昌裔、萬歷卅八年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晚舉學稼、愛之。學稼幼能詩、垂
髫補縣諸生。時明已阽危、閩中尙安堵、孫氏故衣冠家、所居光祿吟臺
道山石梁書屋、林泉清美、過從搢紳皆名彥、故學稼雖少承世祿、刻厲
過寒素。唐王入閩越、開儲賢館以待士、宦族强半登進。學稼諸父昌祖、
昌全皆居淸要、父執多九列、獨漠然自守。唐王敗、先幾避跡長樂之三
溪。及魯王下福州、傍近郡縣、或勸之仕、不應。
大淸順治五年、亂定、返故山、田園盡失、乃出游吳、楚、齊、魯、燕、趙、秦、晉、眈
杭州西湖之勝、自號聖湖漁者。歷三十年、每閱歲歸一省母而已。逆藩
耿精忠之叛也、學稼適歸里、知有變、託其家於友、復跳出。及難作、知
名士多迫污僞命、衆始服其遠識。學稼行方而氣和、自處在謝翶、楊維
楨之間。既消落自廢、則舉天下山川、徼塞、井宿、祠墓、舊聞之忠佞人事
之得失、四方耆舊之顯晦生死、慷慨激楚、一發之於詩、愴然有麥秀黍
離之遺音。當明之亡、逸民遺老往往抱三閭之哀怨、禽噭蟲咽於空山
窮巷之中、風雨江湖之上、論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廢其辭。故乾隆中編
四庫書、以張仁熙、徐振芳、韓純玉諸人之作並摭而錄之。在閩越、若福
淸林古度、茂之、侯官許友、有介、莆田余懷、澹心、建甯丁之賢、德峯、朱國
漢、爲章、閩縣徐延壽、存永、長樂謝杲、青門、與學稼皆其倫也。不幸遺文
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進于石渠、蘭臺之府焉。學稼晚焚其少作、斷自
順治丁酉、始爲蘭雪軒集三十卷、同里黃晉良、高兆序之、然世無知者。
康熙二十年、重九、歿于懷慶府僧舍。子起宗、走數千里奉喪及遺書歸。
久之、集爲其裔稚女誤燬。嘉慶六年、縣進士陳鍾濂得其稿於京師、皆
顧炎武、紀瑛鍾等論定者。進士從父庚煥復得其所缺逸詩數十篇、乃
合錄以傳於世。又有十六國年表并論四卷、羣言彙鈔四十卷、並亡。起
宗字蔚若、詩亦偉麗。

（碑傳集）卷一三七

校記

①「乎」字疑衍或誤。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湯斌

湯潛庵先生斌傳　耿介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生而穎異、自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有耆儒王獲嘉開塾講小學、入皆憚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諸躬行、人皆異之、曰、此子真大器也。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乏書、皆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為常。年十六、就傳北郭外、值流寇薄州城、公冒難赴父母急、至則城已陷、太夫人罵賊死。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諭以有己在、強之乃食、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始北歸。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邸舍蕭然、不蔽風雨、每入館、一僕一馬、簞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讀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即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院檢討。乙未、奉

上傳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行端、才猷贍裕之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繁、官吏科斂、以辦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且至則逆之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亦皆兢兢奉法。再閱歲、關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為之嚴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闔境風移俗易。偶行部、遇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其為人所愛慕如此。陞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出沒、號稱巖疆。公設密計、擒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值贈公偶病、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至是具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殷險、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悞巖疆、不可為臣、病貽親憂、不可為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於夏峰、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嘗曰、吾人既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遂至窮神知化之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鋐交疏薦公、單車就道。至則僦僧舍以居、生平故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試畢、

特命補翰林侍講、充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試。壬戌、充明史總裁官。癸亥、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每當進講、必反覆闡發、以盡書旨、且於書外多所啟沃。嘗侍立

上前、問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詔至乾清宮、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執政交一語。未幾、

特簡江寧巡撫。陛辭、

上深加獎諭、賜賚優厚。比行、又入見、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

聖駕南巡、迎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扈從至江寧、儀徵、命之還。時署中案牘如山、公皆親自檢閱、正己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甦驛困、毀淫祠、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又劾其陽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後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聞

命即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萬人。兼程北上、比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徐州饑荒對。

上即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充經筵講官、

上特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遇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何。一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具疏辭、奉

旨、令回奏。尋改工部尚書、詣潞河勘木、回、一夕卒。上聞、遣學士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尚書品級賜祭葬。公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賢、潛修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行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究、而必以日用倫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會貫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爲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當機立斷、神閒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愈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受學者、則執兩端以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容已。所至興學育才、成就爲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所著有洛學編二卷、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藁若干卷行於世。

《碑傳集》卷一六

又　湯司空逸事　方苞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斷與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我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漸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太子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異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士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覲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于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戊辰、京師人爭傳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下餔、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既殁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上寬仁、夙重公、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家宰錢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逸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衆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碑傳集》卷一六

又　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徐乾學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於某原。明年、以官世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聞者、備書銘之石、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順治五年



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
雨。常宴坐讀書。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
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
討。時議修明史。上言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詫
其言。疏上。夜半傳
旨。召至南苑。人皆爲公懼。然
世祖皇帝顧與温語移時。不以爲罪也。乙未。
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漢中。經略兵
屯湖南。關中徵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
之境外。無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萬人坐食
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強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兩。騎報曰。
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鏹以行。公潛遣人儆車二千。而令民匿
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儆車。盍畀我鏹乎。公曰。固善。顧
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
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𠔃車。滿十輛即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
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留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
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驚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
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洛陽。留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故
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
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爲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
曰。吾民乏食。將棄爲餓殍。公愛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即發倉穀與兵約。
今歲無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令。於是關
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蒞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
質者皆不齎宿糧。從鄉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者。見公
輒縮朒不得發。常行勸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人以比之甘
棠云。轉贛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
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爲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
甯。公策玉廷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
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誡令固守。毋妄動。玉廷所向與兵遇。
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爲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
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牴牾。而終釋不疑。
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攜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
公病甚。即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
子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
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
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
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爲趙恭人建祠於所居
西偏。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展拜。歔欷。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
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爲志
學會。講求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者見郡守
問公近狀。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補翰林院侍講。同纂
修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壬戌。充明史總裁。次
年。命直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每日昃。輒正襟端坐。潛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
意動
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月。會江甯巡撫缺。
上命公往。陛辭。
上諭以朕非忍出卿於外。顧江南風俗奢靡。訟獄緐夥。以卿耐清苦。特令
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復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
駕北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清。公扈蹕至江
甯。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
旨令逕歸署。蘇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即罣誤去。以故皆不自愛
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帑。繫者纍纍。公至。則進州
縣吏。盡斥其所爲。且曰。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不吝薦引。即不能以考
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對簿勘產。反
蹈若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誡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
指天自誓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
羨贄。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
府將軍下。皆轉相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去。

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陛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爲政、先謀寬民力、興教化、培植根本爲
務。將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
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歷朝所加九釐餉。
開有災傷弊政、不問廷議可否、疏立拜發。亦特
上之知其誠悃、故見事無不爲、所告無不盡也。初至、報睢甯、沭陽、邳州
災、
上爲之蠲賦數千兩。又報桑州災、并永蠲前二年賦。次年、淮揚徐大水、
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
餘萬。嗚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非所謂
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法爲未盡、乃發常平倉粟及
丐將軍提鎭權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江西湖
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吾
君愛民、必候
旨往糴、民不溝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誡之曰、若至、極言淮陽饑狀、米
斗一金、令遠近聞之。糴財及半、運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
百錢而已。後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請報湖
蕩蓮芡、公駁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
蓮芡或不時熟、一報部、即爲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禁遊冶、驅優伶娼
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者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
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覡利誕妄、士女
怵於禍福、奔走如鶩。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絶。吳縣監
生王某有奴竊貲逃出、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自稱鬻身親王府、詬罵
索金錢。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
國初得隆武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
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若主乎。追劄燔之、斃之杖下。廣立義
倉社學、敎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
上諭律令、穢俗丕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吾知盡吾職而已、不
知講學也。又請爲公立書院、公曰、吾不講學、安用書院。蓋公之學主於
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
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爲主、

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
當拳拳服膺。京邸與陸靈壽龍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
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趣、惟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
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於民、夏從僧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蔬生
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
府祖進朝有惠政、當落職、公疏留之。進朝製衣韡、欲奉公、久之不敢言、
竟自服之。舊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征、權要以部費爲名、前後索銀四十
餘萬、布政司屢以爲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
川頭謝、久乃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
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費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
屬吏必霽顏色、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
爲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爲善。公之文告
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爲峭刻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煩、必
躬親裁決。凡行遣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遺
忘、命左右取原案繙閱、虛公探索以求至當、屬吏人人感服、不爲苟且
塗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未竟、會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
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遴選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東宮直講、
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廷議、居久之、命與吏部尚書達哈塔
日侍
皇太子、
上所以倚任公者甚至。然公在吳時、已有不便公所爲者、以爲形已之
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吳人欲攀轅留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爲爾蠲除。忌者以公市恩
百姓、談議時政。又淮揚開濬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眾欲停工、公獨不可。或勸公姑從眾論、俟
大臣入報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大臣蹠、匿其辭不奏。及
公陛見、

上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目，公亦以久勞衛傾
精耗神疲，殿幄起居，動見扶掖，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寬仁曲全，僅鐫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自惟奉職無狀，久留
不可，閉門屏營，席藁待罪，每宣
旨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憫然，為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而病不可為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間，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感風寒，歸遂大困。臨歿，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
入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襲取
於外，終為鄉愿，無益也。復以聖恩未報，母養未終為言，挽子溥手，指畫
草遺疏謝
上，公遂瞑。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賜奠茶酒，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公忠孝
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之學問，平時見為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
馭下凜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吳時，蘇有高士徐枋，居西山
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
高之。其闔
台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斂錢，謀叩閽不得，則老幼提
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
死矣。人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
方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為道德，發之而為事業，而人尤
惜其用之猶未盡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廈，
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為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二卷、詩
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
人。子四人，溥、濬、沆、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戶，其諱
序，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
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為國器，性躭典籍弱不戲，學播仁種
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行謚留虞南，華山高高貢水深，歸棲子
舍矢不出，再返玉堂詎意必，掌
帝絲綸預機密。
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烝俗熙吏恪虔。
帝曰汝餠司胄教，彼夫己氏豈同調，蜮含狙伺術已巧，事有變遷理則
那，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嵯峨。

（碑傳集）卷一六

又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彭紹升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
城縣丞。祖諱敏，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
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南下，寓衢州。順治
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
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
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
修于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並列丁好禮、
普顏不花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
瞻顧，昭示綱常于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
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苑，溫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為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
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斂手
就約束。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
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于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
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帥
與兵約，令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
令。于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
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雩都山為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
成功犯江寧，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諜，白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即移
兵為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食。尋
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夏峰孫徵君，受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為志學
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為君子小人無它，
喻義與喻利而已矣。今天下之道無它，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而已矣。

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屬吏亦不敢取于民。上官知其然、其于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卽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與善而遏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鋐俱以公應
詔、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爲講官須于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大淸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寧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瀕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
賜御書三、鞍馬一、襲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
駕至江寧、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反、送至江寧而還。于是革耗羨、禁私派、淸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匱費、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括索、所部爾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敎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征、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蠲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聞、借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
詔下、遣官遄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于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鎭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在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淫。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舉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于部議、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淸、民俗丕變。時大學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寧巡撫余國柱爲戶部尚書、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餽、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
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
聖祖遂下詔以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于廷議、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柱與明珠謀、聞于
上、謂公市恩。既至、充經筵講官、並充
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之。試問之。公對曰、土崩之勢、甚于瓦解。秦隋以來、迄于勝國、末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與革事宜。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遽起拄公曰、公欲



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
臣摭拾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爲大學士、明
珠內懼、議與國柱等因服待辠。大學士王熙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
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曰、彼應
詔言事、爾何辠。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
輩當自省。于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國
柱譖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傳
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于
是左都御史璙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
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
詹事□□、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劾介詐疾、並劾公不當薦介。而
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
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
月有疾。
敕御醫就視。改工部尚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
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故。十月、疾少間、屬有興作、度才通州、歸得寒疾、
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于平
時。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
真心。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于外、終爲鄉原、無益
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並采衆議、請以公入
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所著雒學編、潛庵文集行于世。子四
人、溥、濬、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爲誦說、
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爲虛無、其失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
躬行心得爲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爲閑道闢邪、不知其去
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驁于
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于中。其仁于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
應。其服習于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
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大父侍講公嘗侍公几席、平生奉公
爲師法。輯公遺書、板行南方。紹升讀公書、慕公久、顧前輩所撰諸碑誌
頗未盡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犖犖大者、爲之狀如右。

（碑傳集）卷一六

又湯中丞雞記　蕭奭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
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涖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
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雙雞、公愕問曰、吾
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跽庭下、而
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
而能作百事者哉。並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
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啓事
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
女童叟、爭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其闉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
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簏數肩、不增一物
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道諸公曰、吳中價賤、故市之。然頗
累馬力。嗚呼。
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
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
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
闕。

（碑傳集）卷一六

又湯文正公傳　楊椿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
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
言、
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者、此與海內混一、竊

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
詔、俾史臣得免糾顧。疏上、丙院見之不悅、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榻前、死面語移時、以公爲可大用。明年、改整飭潼關兵備、分巡
關内道、陜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
不戢。公徵發有方、先使人迓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
不熟、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曰、若是、兵且變。公曰、麥
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
諸兵不苦飢、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千兩。
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
以爲少、誚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僦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
乃可。陳俾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即遣出關。漏下四
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
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
母死、留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分守嶺北
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
公手書諭之、玉廷請降。未及期、鄭成功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
南安、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向與兵遇、戰
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僞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
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
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何敢連名來訴耶。燬敕
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
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聞公言、遂無有叛者。邸報斷九日、誑言江
寧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玉廷爲之、分吾
兵力耳。有持僞檄至軍門、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備恐、道中行者
悉偶語。公登輿、羽書適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
告、眾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眾
降。當是時、微公、贛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
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
是無弟矣。即歸、吾父必不樂、且奈何以此欺吾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
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
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值
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
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三[2]年、陞内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尚奢靡、民多巧法、吏治亦遂
隳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
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既至、宣布
諭旨、使吏民知
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蠲諸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
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
上每以特旨行之。方
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姓命
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
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
旨。公曰、候
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
聖天子愛民如子、吾寧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曰、至彼、當極陳災
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聞也、益大喜。或請
報菱芡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不
熟、一報部、即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
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
徒滋瀕海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逋賦、不三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
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曰、若
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官計耳。今以逋賦累、尚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
我分當拔汝、即不能、以考成罷歸、尚得奉先人壟墓、奈何日坐堂皇引
前官妻子勘産、願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屬吏
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傳相敕厲。總督將
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擢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



淫祠、絶游冶、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懲市肆淫詞小說之刊行
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圈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
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商工賈各敬其業、歙法及誣辭與訟者洗手斂
迹。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尙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尙書
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
巡撫、相善也。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行
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爲請、終不敢、自慙無以
報龔也、始心望
上蠲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
酧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
民有銀、寧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
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齎
金明珠門者不絶、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
怒。泰州民田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
實、念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
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爲己也、反怨公。
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
乃朦混奏請、宜敕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卅
卽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淸官耶。而尙議湯斌乃爾。并前兩撫免之。二十
五年、
上以
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
又設匭斂錢爲路費、將詣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既行、遮道焚香
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絶。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更大愧、
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
國柱愈毀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
陽、鹽城、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淸口日淤、淮水溢。總河
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塞、水不
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出積水、
上命尙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己乃
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已僅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
兩、輔益恚、陳潢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略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
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束內水高一丈、盡毀減
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
又建二大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束隄內之水使入海。其需銀二百七
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有四。
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兼詢七州縣耆老。
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
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尙何廬墓可保乎。今兩府
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開一尺有一尺
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
穆成格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爲公面奏之。二人還、匿公語不奏、
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郎孫在豐濬之。而
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
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
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
下河水漲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閉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爲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下河濬、海不內灌、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復俱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瀉、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濫、一綫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漕運久遠計也。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強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主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

上知公深、無柰公何也。春旱、

上求直言、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明珠。明珠懼、欲囚服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敢言國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亦已爲大學士、請命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

旨、令九卿更議。國柱目公曰、幸勿違眾。公曰、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國柱恨次骨。

上幸海淀、留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國柱嗾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柰何誣湯公。卽訊我、我獨識御史江蘩耳。江蘩者、國柱姻也。

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搆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

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宜叩頭謝、柰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體。

上見擢任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顧明珠、國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

皇太子講。

上以爲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嗾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

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母老、萬不能來。

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

上不允、而國柱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祕之、急召詔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上輿、道路宣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多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越數日、

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尚書。九卿議事、公入講、適不至、科道又劾公、吏部議降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二人既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會公薨、乃已。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

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跟



蹌出國門。明年春、明珠靳輔皆被劾罷官。陳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儀吉案、陳潢吾郡秀水人、爲文襄治河、皆本其成謨以有成。今河干文襄祠堂有摘頂配饗者、即潢也。）雍正十一年、
世宗命祀公賢良祠、
御製文、即其家祭之。
今上乾隆二年、賜謚文正、
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
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歲歿三年之外、往夏峰、與容城孫鍾元講學、北面執弟子禮焉。
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
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嘗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
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爲、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召、士民建生祠於蘇州學宮。既歿、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崑山徐尚書乾學云、公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誠而已矣、誠故獲乎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碑傳集）卷一六

又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潘耒

東吳於古爲揚州之境、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以其民勤於生事、疾耕力作、不憚勞苦、故田畝日闢、戶口日增。自唐以來、號爲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然其初止輸南京耳。永樂中都北京、民始有轉輸之煩、加耗自倍。其初止官田賦重耳、民田畝稅不過五升、其輕自若也。嘉靖中、併官民田一切以三斗起科、而民重困。然倂科猶未急也。萬曆初、限分數爲考成、緩征之法不得行、而民愈困。然猶止常賦耳。天啟以後、時有加派、復苦額外之征、民不堪命、以至於亡。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雖然、當日之民固甚困、而猶能相保以生者、則以三百年來、英君賢相念財賦根本之地、時時噢咻其民、小有水旱、輒除田租、捐放積逋動數十萬計、而督撫大吏又能深計曲算、行德意於成法之外。如周忱之減官田租額、劉孜之勸墾積荒、王恕之請蠲被水田租、朱瑄之奏蠲無徵稅糧、李克嗣之大修水利、歐陽鐸之更定征徭法、皆能補偏救弊、變重爲輕、是以民得小休、不至顛躓。
國家承明積弊之後、田賦之重、轉輸之勞、一如往時、加以催科日益急、考成日益嚴、東作未動、追呼到門、數年逋租、併徵一日、辦正供而積逋不償、輸舊賦而新課不登。爲有司者雖有龔黃卓魯之賢、鮮不厄於考課、遷除之路既絕、則取盈囊橐而止、貪殘放縱、無所不至、吳民之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主上仁聖、亦嘗軫念東南之民、惻然欲除其疾苦、而軍興多故、未遑沛發德音、大吏即賢、亦未有如周文襄王端毅之倫、憂國如家、爲民請命者。豈天之未欲甦吾民與。亦有待而然與。今年夏、江南巡撫有缺、吏部以當遷者名上、及九卿廷推、皆不得
命、命學士睢陽湯公持節以往。公固當代大賢、學醇而德充、體完而用鉅、又荷
主上特達之知、自密勿重臣出寄心膂、與他開府者有異、當大有爲之時、而處積弊之後、改絃更張、因時通變、以拯吳人於阽危、非公將誰望焉。誠能以吳中重賦之本末與積困之情形、具告於
天子、不敢望復宋元及明初故額、即如宣德中詔書量減現額十之二三、民且欣然慶更生、此其上也。不然、而蠲免積年逋租、令民專辦本年正額、蠲不可得之虛數、而去無窮之逋累、此其次也。不然、而緩徵收之期、略如夏稅秋糧舊制、寬考成之法、不必以十分爲率、令民得稍休息、官得望陞遷、又其次也。下此則無策焉。及公之身而不爲、吾民其無望焉耳矣。耒嘗以鉛槧從公於史館、賦役一事、竊究心焉、粗悉其顛末、今爲公部民、言其地之疾苦、宜無大於此者。若夫一鄉一邑之利弊、未敢屑屑爲公道也。

（碑傳集）卷一六

又湯潛菴先生墓表　汪士鋐

工部尚書湯公潛菴先生既薨之二十年、其孫之旭始得以進士入翰林。嘗來吳中、吳民思慕公、爭欲識公子孫。蓋公撫吳之德愈久而愈不忘也。公之撫吳也、歲在甲子、
皇上閱視河工、幸蘇州、駐蹕三日、察公清廉愛民、從公言、即日回鑾。蓋
天子知公深、信公篤、而忌者不察、乃指摘公條教中語、媒孽萬端、必欲置公於死。賴

天子仁聖明察、曲爲保全。今忌者之骨已朽、而公浩然之氣常存於宇
宙之間、至今炳若日星也。吳俗故侈靡、歲時嬉遊、笙歌管弦之聲不絕
於耳、婦女艷服冶容、不絕於道、摴蒱之習、行於閭閻。公悉痛絕之、而民
亦自畏懼不敢犯。其尤著者、毀上方五路神淫祠、投土偶於湖、燬其淫祠
僧、立碑禁止、撤餘材以修泰伯廟。自唐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毀淫祠
七百餘所、於吳獨留大禹、泰伯、季札、伍員廟。公生於數千百年下、後先
相望、其揆一也。當公之毀五路神也、吳民皆驚愕不敢出聲。公曰、邪不
勝正、必不殃禍於民也。久之、民始大信。其後五路神徙於他所、駸駸乎
有復興之勢、碑隨仆。公之長子在吳中、於大吏官舍感激發憤、大吏愧
汗、重立仆碑、其風復息。公之教民也、本於誠信、以培養生息爲務、故不
賞而勸、不怒而畏。惜公未久遷秩以去、去之日、吳民空城慟哭、叩轅門
請留者填塞街巷、度不可得、乃相率焚香走送、數十萬人踰江涉淮、驛
路千餘里。公既去而思公者益深、爲立生祠於府學、學中名專祠、惟章
燕州一人、民感公德、因立祠以配之。又爲建坊於胥門外、曰民不能忘、
眞不可忘也。公之學躬行實踐、以程朱爲宗主、而不樂詆毀諸儒。謂海
內學術皆相尙以僞、學者未究朱程之理、而徒指斥前賢以自居於衛
道闢邪之功、我不爲也。故於陽明不加詆斥者、欲以明程朱之道也。或
謂陽明不當詆斥朱子、公曰、此陽明之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
文章不能望陽明之萬一、而學陽明之罪過、亦已甚矣。公年二十餘入
翰林、改監司、爲潼關道副使、歷衛北道、治贛州、以父老乞假歸里。居二
十年、讀書奉親、布衣蔬食、蕭然自樂。丁父憂、服除、聞孫徵君講學蘇門、
公從之學、學益醇。尋以薦舉還爲翰林、修明史。公前爲檢討時、嘗上言
修史之法、謂前明諸臣伏節死義者、不宜概以叛書。疏入、
先帝深加獎勵。至是則專筆削之事矣。公於明史諸志、則以歷書爲任、
知公之明於天文也。讀孫侍郎書、知公之明於治河也。其於諸經史條
分縷貫、凡性命精微之奥、無所不達、而皆不自以爲能。所修明史數十
卷、藏於家。當謗餤之初起也、謂公禍且不測、未有以發。會靈臺郎董漢
臣以上書言事、辭多指斥、衆欲加罪。公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黨
之恥也。忌者藉以爲口實、指爲公罪、不可復公以辭輔導
皇太子命、又欲罪之。復嗾廷臣交章劾公、
上皆不聽。後以母病乞暫歸省、
上爲慰留、命賜第京師迎養、而公病已不可支矣。公之安於義命、不以

死生禍福動搖其心、其得於學問者深也。公睢州人、諱斌、字潛菴。其世
次官閥與其他政事、具家鈍翁先生所作公墓志中、茲不贅。鈜年二十
四來遊京師、即受業於公之門、竊聞緒論。今年六十餘矣、而學不修、爲
可愧也。因讀鈍翁所爲公墓志、補其遺缺、將告於其孫之旭、以表於公
之墓、以明
聖天子始終全公之意。左春坊左中允門人汪士鈜述。

(碑傳集)卷一六

工部尚書光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上遣御醫胗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莫公榧，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適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于學宫，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公卒之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黄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文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户，其後調睢陽衛，遂家于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玩，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悦，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于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者者③旁午，頗驕横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

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户。閩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菁、大盜竄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畧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

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蒱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治服、嬉遨山水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鬬毆恐喝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為囊橐、相習成風。前任者訖不能治、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笙篳、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奸巫淫尼闌入人閨閤、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

簡靜，然下令期于必行，賦吏蠹胥，悉拱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表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閭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訢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請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及還朝，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曌不撓。旋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上遣使賫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越數日，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劇，遂卒。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斐④。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與，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為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為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

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召、又欲以宫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覥顔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碩。道稱洛閩、志宗稷益。維吾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内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遂蒙前席。遘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穹廣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黄罔之丘、不騫不圮。瘞是銘詩、以竢良史。

汪琬撰《堯峰文鈔》卷一四

湯潛菴先生逸事 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敘康熙時詔免田租與王本小異、而文較備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為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足為萬世標準者、尚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緩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為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偏、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遂定為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康熙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征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訏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皋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强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即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玆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

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侍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入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瘐死。由是奇衺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即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遺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遺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歿其先人所傳述也。

方苞撰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睢州祠堂碑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以疾薨於位。明詔以湯某撫江南、績最著、予祭葬如例、特命馳驛歸其喪。於是其鄉人士君子以公之爲鉅人長德、繫海內望、足以寵其鄉也、請於上官、祠公鄉學、復翊專祠其旁。而以公之尤有德於吳人、其孤不遠千里、以書告菼曰、維敬麗牲有石、敢以請。菼之始習公也、如瞽者之有相、如寐者之方醒。既而危公也、如焚溺之自及、如疾痛之在己。今欲執筆、以追公於九原、邪許不足以助勞、呻吟不足以愈病。且亦庸可以言盡乎。雖然、試略言之。方公之薨也、素不便於公者喜相告、公其死矣、而中朝賢士大夫咸扶服會哭亡其朋、學者倉兄失其師、都城百姓輟舂罷歌、奔走長號、塞巷陌、有幾絕者。其歸也、哀音過車猶相屬、其感浹人心如此、而況其鄉人。今者相率以祠公、如古者之歿而祭於社、其禮也。夫獨公之靈、當更有惄如者。公以孤忠結　一人之知、以召噂沓、積譖讕、迷陽塞路、羣飛刺天、欲喑不能、欲泣不可、如愚謂詐、如狂謂悖。無已、以將母來諗之情告、而聖明慰留、終不忍賜玦也。藉使其時得請、而上堂起居、與家人父老子弟握手相勞苦、幸無恙、以言其傷、孰與夫後日魂魄之歸乎。此志不遂、而抑塞鬱悒以終。喪車一具、孺泣萬行、簪屨之　主恩未酬、門閭之老母增慟。



生平遺愛僅存三吳、而四海一夫失所之思、長齎以去、度所以敬恭桑梓者、猶有未滿之餘恨。而坐斯堂以受四時之薦享、當亦明靈之所愀然不樂也。雖然、大烏之歸也、必回翔鳴號、而巫陽之招、不顧其之四方而返故居、爲之陳堂宇之靜安、網户朱綴之盛麗。況夫好好之驕人、今者安在、不嘗生而歸乎。覩公之死而歸者何如。生而歸亦死、死而不啻、其鄉人快之。死而歸如不死、而亦不啻、鄉人俎豆之。嗚呼、斯民眞三代之直、而賢不肖之辨、久而愈明。後之志士登公之堂、揖公之貌、其亦可以知所自處矣。初、公在位時、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有司曉之方已。亡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我公定死、亦祠公府學側、不日而成、以時祀公。過剩下者無不落淚也。水旱有祈輒應。公撫吳僅二年、澤甚溥。當别書茲、承孤子之請、以慰其鄉畏壘之覩、而綴以廟饗之薦歌、卒寓吳民之望、思幸神之終惠我邦也。其詩曰、

稽首孤臣乞故鄉、山頭白雲飛茫茫。結草折竹屏徬徨、托身重華開天閶。 帝留常伯黼座旁、猨啾狖鳴肯走藏。媒成蝎蠹中以傷、忽焉萎絶先衆芳。峯摧月墜木壞梁、城郭揭來鶴唳霜。像設半生儼在堂、綿絡好製芙蓉裳。獨醒顯屬翠羽觴、砥室曲瓊羃繩牀。水琉頗領今餦餭、枹鼓笙竽陳浩倡。神騎萁尾俯大荒、我欲一進吳趨行。吳儂歲歲卜殺祥、螟螣蟊賊吏召蝗。疾痛呼號忘公亡、上天請命叱豺狼。東風靈雨草不黄、請比子孫同奉嘗。雜陳哀些譜宫商、以妥明靈非投湘。

韓菼撰　《有懷堂文稿》卷一四

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公祠碑

古者純臣、翼運而興。入則備啓沃之資、出則膺保釐之任。蓋由德粹學醇、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是以風聲所屆、涵濡鼓動、初不自知、而孚於人者至速、垂於世者至久。詩書所稱君陳、畢公之命、一則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一則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烝民、江漢、並頌山甫、穆公、所以式古訓、矢文德之盛、有非漢唐以還循循效能宣力之臣得以窺其本原者。若宋之濂溪、明道兩夫子、負王佐才、而無由展其宏猷懋理、豈非天人交待之會、間世一覯者歟。維大中丞睢州湯公始以文學侍從之選、敭歷屏藩、既而退身講學者有年、遲久乃徵史局、參講幄。 上知其清望特著也、一旦畀以巡撫江南之命。當是時、吏道混淆、官常頹敝、江南為甚。公受事、躬行廉潔、倡率其屬、蕭然憲署、茹麤服素、日進藩臬郡邑諸吏、告以絕餽遺、飭行檢、初或革面、終亦革心、境內喁喁、賦平訟簡。公以吳中風俗奢侈、教化蕩爽、於是繩奸民、除蠹胥、戢暴卒、禁婦女之游冶、息優伶之猖狂。山塘簫鼓不聞、市井樗蒲頓歇。申飭所司、敦行鄉約、廣置義塾、又名耆儒、課髦士、月吉躬詣學宮、親講孝經、小學、一時環堵而觀者、黃童白叟皆欣欣動色、而告曰、此三代禮樂氣象、不圖復見於今日也。卒毀上方淫祠、投畀水火、聞者氣慴、而公聲色不動。令出必行、衆益大服。信非慎獨工夫極至、何以臻此。淮揚湖河横流潰溢、蘇松歲祲、賦役繁困、公則焦心勞思、請緩征、請蠲貸、請發賑、連章入奏、情詞激楚、聲淚迸吞、絕不顧惜一身利害焉。故民間見公一令、則交口傳播、讀公一疏、則聚首咨嗟也。公來自康熙甲子秋九月、恭遇 上始南巡、奉有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之諭、撫治未幾、政教大洽、吳中舊習、烝烝丕變。丙寅春三月、遂以輔導 東宮、晉秩內擢、士民哀號、填闉塞路、公為慰勸諄篤、乃得出境以行。始公禁民間稱頌功德、無得例與生祠、及公既去、士民追思不能自已、議者以蘇州府學、公蒞止宣化地也、就是庀材鳩工、以尸以祝、踴躍趨事、不日落成。而公驟薨於位、遠近會哭凡數千人。會有傳言當軸媒孽致公薨殞者、指斥詬厲、同聲洩憤。仰賴 上恩優卹、特曰廉以自守、禮遇由是始終。而是祠為萃渙合離之所、視夫貢諛獻諂、漫興土木者、不可同日而語。僉曰、非公無以為學宮祀典之光、非學宮無以為公明德之寄。誠信然也。自公之薨以迄於今、凡我鄉人、歲時走謁祠下者、焚香雪涕、必曰吾儕薄祜、弗得久被公之政教、而沐浴膏澤於無窮。嗚呼、公以潛修實踐之素、及諸出治臨民、居高作倡、坦然無欲、而非飾節以炫名、毅然有為、而非市恩以邀譽、此真儒之全體大用、迴絕夫權謀

功利之為，則其至誠動物，有不可強而致者矣。今年郡侯賈君下車，伊始敬禮有加，捐俸以葺公祠，而向者尚未徵詞勒石。定求曾侍公几席，竊附於汎掃趨蹌之列，故不得以蕪陋辭。謹揭公撫吳政績之大者書之，用以昭示久遠，謂與古之純臣德盛化神之所感合，軌同符，固非阿私所好也。後之繼公而起者，有能考其遺書，述其舊績，安見遺愛不可復作也與。系以詩曰：

翼翼孔廟，我公脩之。自春徂秋，實俎豆之。丕顯儒術，濟我烝民。期月而可，我道一伸。自公云徂，雲迷霧霾。甘棠致思，芃黍餘頌。疇其嗣者，儀型在茲。清風亮節，庶幾企而。噫嘻我公，神其歸來。生則既榮，歿則孔哀。民有遺直，職是可驗。曷其膴仕，淪胥俗淡。敬作此詩，用告廟工。昭哉奕世，瞻仰維崇。

彭定求撰　《南畇文稿》卷五

校記

①卿：當作「鄉」。

②「三」上當脫「十」字，見前彭紹升撰湯斌事狀。

③者者：當衍一「者」字。

④隶：徐乾學撰《湯公神道碑》作「準」。按湯斌四子，其名俱帶「氵」，作「準」是。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黃虞稷　姜宸英　李容

黃虞稷傳　陳壽祺

黃虞稷字俞邰、泉州晉江人。父居中、明季爲南京國子監丞、遂家江甯。兄虞龍字俞言、少有逸才、早卒。虞稷七歲能詩、號神童。十六入縣學。兩世藏書至八萬餘卷、與江左諸名士爲經史會、困諸生三十餘載。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遭母喪、不與試。既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轂下士大夫率就之借書。二十三年、充一統志館纂修。二十八年、總裁官元文請假歸、特詔攜志稿於家編緝。元文奏言、虞稷問學淵博、健文筆、乞隨相助、許之。虞稷至包山書局、刻苦披討、逾年、力疾竣事、竟以勞卒、年六十有三。虞稷篤內行、持矜廉、而勇於義。王士正、毛奇齡、吳雯咸稱其詩。有千頃堂書目、楷園雜志、我貴軒、朝爽閣、蟬窠諸集。

（碑傳集）卷四五

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全祖望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子乃摭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甯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閒、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

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

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俛得俛失、而先生亦踈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纂、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臘顧先生所以連蹇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佽助、某以父子之閒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聞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

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閒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

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閒、與人交悃愊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葦閒集、皆行



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稱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約。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兗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檜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吾鄉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儱涷。何舉於天、竟以凶終。茫茫黃土、冥冥太空。

《碑傳集》卷四七

又記姜西溟遺言　方苞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戌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於是者、以溺于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飮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慽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郎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于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菼薦於

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挂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汚累。然觀過知仁、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嚮云。

《碑傳集》卷四七

盩厔李氏家傳　龔百藥

李可從　子容互見文學

盩厔李隱君之父名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略、喜論兵、而以勇力著里中。呼爲李壯士。壯士常自負其才、世不我知也、欲爲知己者死。明季闖賊犯河南、朝議以汪公喬年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與俱、壯士遂從軍。將行、而抉一齒留於其家、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汪公既受命、則督諸帥兵三萬餘騎出關。出關聞襄城已陷、而闖賊拒左帥於郾城、距襄僅四舍、乃進兵雒陽、留步兵於雒、而自率精兵萬餘騎、倍道趨襄城、意欲出賊背、與左帥夾擊之。壯士甲冑帶櫜鞬、持戈躍馬、從孫公行、抵襄之明日、諸帥兵皆會。汪公集諸帥於幕下、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爲三路、距城東四十里、與左帥聲援。汪公暫入城撫百姓、有頃、忽報賊來、將薄城、三帥不戰而西馳矣。乃急乘城、命副將四人各守城之四門、汪公自當敵衝處、以孫公參幕留中軍。壯士從孫公後、汪公數目奇之、問曰、若何官。曰、材官耳。汪公曰、若立功、題授若軍職。壯士拜曰、敢不效死命。賊來攻城急、遣亡命鑿城爲隙、置火藥其中、火發城崩、其法甚烈、名曰放迸。汪公命城內穿阱隨賊所鑿處、以利刃刺之、賊死者千人。賊又負門車向城、汪公命飛大石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又數千人。其他鎗礮弓箭所斃賊無數。每汪公下令禦賊攻具、壯士無不以身爭士卒先者。會天大雨雪、賊攻城之西隅崩、汪公亟命壯士取荊囤實以土、築而完之、守如故。又數日、賊攻愈急、城他處崩、崩非一處、力不支、遂陷。汪公自刎、殊未死、賊執之、大罵賊不屈、賊怒、磔汪公死。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典史趙公鳳豸、裨將張鸞馬三人與壯士皆死焉。始壯士之從軍討賊、既以城守不得與賊戰、及城破、聞孫公被執、乃急趨制府侍衛、賊刃孫公、壯士以身翼蔽孫公、遂同遇害。有賈副將某者、單騎衝突、由南門出格賊、賊以驍騎數十追之、卒無一人敢逼之百步內者、竟去。壯士義不肯去、而死於襄城。壯士既死、

而隱君之母彭居家聞之泣曰悲乎將行齒其訣諸然猶日夜望庶幾壯士之得生還也隱君尚幼思父號泣不食母慰之及聞賊既入關而母子始絕望矣家貧甚凍餒里媪有勸母再嫁者母慟哭以死拒之乃奉壯士之齒自誓而勉隱君以學焉

李隱君名容字中孚幼孤事母至孝年十六就塾塾師嫌其貧不納母乃聽其無師而學母教之識字隱君心自開悟未幾通制義學博延安左君覧之大驚曰天下有不從帖括而竟爲邁俗之文若此者乎勸之就童子試不應自是厭棄俗學求聖賢所以爲學之道隱君家貧無書從人得借觀書悉讀經史二氏百家諸書異於他人不書畛域不滯訓詁文義久之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於人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教人學以悔過自新爲宗靜坐爲始其大指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人生之本原也人人各有一已之靈原非此一已之靈原何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古今上下亦何以見已之靈原凡人所難返者知也所難忘者念也念有善惡本原固無善惡念起即知起而善惡始分矣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且夫少壯老死者形骸之所有也於本原何有焉功業文章道德世之所謂大美也何所不可爲哉爲之亦唯行其所無事而豈以自矜耀懼其猶有善之見者存也故曰無念之念是爲正念無知之知是爲眞知本原復矣夫是之謂聖人苟非聖人豈曰能然然人之生即淪於下愚禽獸之中而其本原者固未嘗不在也下愚之與聖人有以異乎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漸使然耳此其道在悔過自新凡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無他過累之也知悔必改改必盡過盡則本原復復則聖矣易言乎自新自新者求復其本原云爾雖聖人豈能於無過之外別有所增加於其本原哉故曰悔過之學可以語中才即可以語上士上士之於過也知其過之皆由於吾心直取其根源剗除之已耳故其爲力也易若中才則必功積之久靜極而明生而後可以懲忿窒欲故其爲力也難然至於悟則一也善悔過者不惟其身於其心於心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夫衆見之過易知而獨處之過難知也愼幾之學容緩乎哉幾者事之微而吉凶所由以肇端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无祗悔也故不貳過莫如顏子顏子之心齋坐忘何謂也齋之言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動靜莫不以之而顏子之坐忘必先於靜何謂也蓋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非靜極豈能超悟況過與善之在幾微非天下之至精至明未足與於此又豈悠悠忽忽者克當此而無惑歟故曰學必先靜靜坐之道齋戒其德虛明寂定可知而不可言可忘而不可昧或曰新建之說動靜合一若何隱君曰學固該動靜者也然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其動而無妄耶新建蓋謂已成者言若以望之初學譬如未馴之鷹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隱君論學所著書數萬言然其意不在書也欲人觀之自得而已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稱爲二曲先生盩厔令駱侯聞其賢躬造隱君之廬而學餽之粟帛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乃與昔父齒皆葬盩厔之人相傳爲李壯士齒冢云自壯士之死於圍城者三十年隱君嘗痛父思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及母死而隱君始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乃爲文以招父魂也於是將踰江淮順流而下泝溯洄而至乎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弔先哲遺蹤訪東南之賢人君子以其證所學而聞駱侯在毘陵治郡能行其道施敎化民樂之庚戌冬十二月隱君過毘陵與百藥曰李隱君之過毘陵而與予遇論學有所辨難一切根極理要遂相善壯士隱君之父也以從軍討賊不得志死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故匹夫急國家之難報知我之德而能忘其軀雖曰未學必謂之學矣隱君之學大要明體適用黜浮華尙篤實將所稱躬行君子嗚呼盩厔李氏忠節啟之眞儒挺興人倫之盛自古所難天生斯人而又貧賤之何哉其有覺世之思乎豈偶然哉

又盩厔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　劉宗泗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有三年西狩陝西總制華公迎駕平陽

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

旨即遣使造先生廬具道

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不可屈乃具以應召

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强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愼言齎四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詣

行在召入



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慎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營家計以此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七衰病益甚時臥床褥不能動履久荷
徵召又蒙
天語存注咫尺乘輿不能一睹
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恨也
上曰爾父平日所讀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人子弟亦以此相勸勉
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操高潔匾額並手書詩幅命該督撫送給爾家以旌爾父之志爾回去可好生侍養朕回去當便有旨慎言謝
恩出
上手翻所進書命諸學士看回奏云反身錄一書皆發明四書之理寘堪羽翼程朱有功聖賢之學二曲集乃其平日講學語錄及門人問答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及
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
上猶諄諄以善事先生爲諭抵闕復傳盩厔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於朝也
上即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病後屢被召先生終不就
宸衷懸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可得
溫綸藹藹褒寵備至我
皇上崇儒重道求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強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雲富貴甘爲
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操豈不主臣交得也乎猗歟休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李自成犯河南汪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可從遂與俱東將行抉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祿可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織縫紉易粟以爲生稍長使容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悲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

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書以上遡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爲用工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有毫釐聞非至明不能斷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即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閒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神聖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爲人吃緊處又常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錮之陋在吾儒中最爲警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遛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救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迨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常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憂時論世悲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既而盡焚其稿謝絕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往開來爲已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郡將方伯延師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款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閒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即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稟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閒尤嚴當其被徵也儼檄雨至嚴如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刎而卒不肯起顧炎武贈詩所謂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軿是也其與當事書略曰容幼孤失學庸謬罔似浮慕擬哲濫招逐臭誠所謂純

盜虛聲，毫無實諳者也。前當事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壓
宸聰，蓋以容或有微長可充對菲，而不知容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
上之既不足以備
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倘不審己量力，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容父喪時，遺容隻身，再無次丁，容母彭氏守寡鞠容，艱難孤苦，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容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容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容當如毛義捧檄，容母之苦，豈遂如此慘。容風木之感，豈遂永抱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容每念及此，未嘗不泣涕自傷，不孝之罪，終身莫贖。

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綿衣，百年遂終身不復衣綿。孫倅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既而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容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舉，容母既不及見，容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愼也。今既以容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容而壞，此其不敢三也。容雖病廢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恆居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容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矣。其向善之念，容亦何由而藉以默贊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須容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摶、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㪺，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容昏愚庸陋，謬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迹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
朝廷之深知，辱闡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噫！觀此可以識先生志趣操守之大概矣。性至孝，母夫人病，籲天求代。以父死王事於襄，終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徒步走二千里至襄，禱於社，號呼於道，自呼其乳名，從襄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骨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號曰慚夫。長身方面，大鼻修髯，儼觀甚偉。健飯，可兼三人食，飲酒盡數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即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竟日，無惰容。晚歲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

所著四書反身錄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卒，得年七十有九，葬於先塋之次。子二：愼言，拔貢生；愼行。嗚乎！聖賢遠矣，其所以垂訓後世者，平易切實，固兼精粗，該本末，統人己，合內外而一之者也。顧近世學者爭持門戶，入主出奴，穿鑿附會，僻固狹陋，而道學之旨愈晦。善哉予朱子之言曰：「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氣，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若先生者，澄心主靜，而不失之恍惚虛寂，居敬窮理，而不流於訓詁章句，學非獨善，以世道人心爲己任，義非襲取，本躬行實踐以立言，其於精粗本末內外人己之閒，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當其少時，不由師資，毅然以聖人爲師，疑謗交集，而其志彌確。追其後大臣遞薦，徵召屢加，而終堅臥不出，其視富貴利達，又不啻敝屣矣。所謂中立不倚、遯世無悶者，殆庶幾焉。初先生之過襄也，求父殉難地不得，訪於故老，知先君子昔以贊畫從汪公城守，遂主泗家，涕泣以叩其詳。是時泗與伯氏孝翁、仲氏友翁方同爨養母，聞先生言，亦感激泣下，因備述汪公及諸從軍死事顛末，又出先君子所作汪公殉難紀略一篇共讀，復相向哭失聲，乃割西郭田，具兆祿公，可從公姓氏而葬，以義林表於道，用慰先生之哀思焉。先生遂與愚兄弟修通家好，而訂昆弟交，拜吾母



於堂，謁先君子畫像，聚處講論者累朝夕。自後數十年，書疏往來無不以敎倫講學相期勉，故聞先生歿，爲位而哭，汍瀾涕洟，悼吾道之孤立，嘆典型之凋謝，豈徒遊好之私情也哉。然則宜銘先生者非泗而誰，況重以其子愼言之請，與其門人王子心敬之屬也。因爲之銘曰：

聖遠言湮，誰明斯道。濂洛授受，關徽抉奥。朱陸繼生，各倡世敎。下迨王薛，亦從所好。尊聞行知，派別川導。嗟我二曲，崛起西方。融會貫通，參考衡量。苟裨人心，何言不臧。苟利世道，何方不良。一點不昧，作聖津梁。炯炯惺惺，勿使心盲。曰維百行，曰維五常。式履式踐，尼父皇皇。江西新安，關中姚江，紛紛聚訟，徒事猖狂。操存益固，涵養益精，積厚光流，名徹帝庭。聖眷有德，徵召頻仍。堅不可屈，高不可陵。湑介絕俗，聖世逸民。憶昔在襄，相從日久，憫世憂俗，痛心疾首。盛德大業，共期不朽。緬懷桼岱，益慚培塿。山水之曲，巍巍斯碣。知德君子，羣仰前哲。

《碑傳集》卷一二八

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敎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十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蠡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

不再食、或進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敎先生甚遠大、里巷閒閭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①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劃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躡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

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講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閒、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且不寐、即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陜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皐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學貴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辱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入

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觀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臾、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陜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頗在堊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斂以麤衣白棺、即懷堊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堊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慚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覯、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欵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撫傳
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
諳廟堂文字、奈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
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置之。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采不足蹴先生、君子哂之。先生四十以
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
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
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
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
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
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
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
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
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峰自明
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
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
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貴沈之恨、過泗之慙。
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
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
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雖以門戶故出
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還拔貢之太學、
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
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
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
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啓人之大噱。
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聊將崩剝、一
且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
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
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
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二

校記

①諉之：《碑傳集》卷一二八載此篇作「誘之」。疑是。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朱用純　李經世　田蘭芳　閔麟嗣

朱先生用純墓誌銘　彭定求

吾吳崑山有隱君子柏廬朱先生，屬志節，精理學，遠近人士沐教澤而服行諠者五十年無閒言。今年先生歿，門牆喪厥依歸，鄉里失所矜式，咨嗟涕洟，見聞合轍。余獲交於先生甚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復見矣。其孤導誠衰絰踵門，以先生墓銘來屬辭，至再三請，且益堅，曰：先子交遊落落，自與君邂逅淡談，宛若夙契，垂歿而注念不忘，不可謂非深相知也。余于是不得終辭。盜觀自古諸儒，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著。尚志節者多刻厲嚴苦之爲，尚理學者多涵養深沈之詣，然志節不進于理學則有之，理學不本于志節斷未之有。自後世志節日衰，理學亦日僞，于是毀觚爲圜，游光揚聲，而徒事拘牽訓詁，紛樹門庭，世道人心何所依賴而不趨於敝壞與？若先生者，始於志節，成于理學，竊以爲在漢宋諸儒間無疑也。先生尊君節孝先生，經明行修，鄉推祭酒，乙酉殉難最烈，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作朱布衣傳以見志，竊自比王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家貧遭難，授徒贍母，潛心聖學，由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貫串，謂學必以程朱爲宗，知行並進，無捷得，無虛襲，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門弟子來學者，必諄諄授以小學、近思錄爲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意以感動之。舉業外另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榷經史，彷彿白鹿洞規。又於每歲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先師禮，畢，亦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與起者衆。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眞寔切磨，整襟斂容，以身爲鵠。嘗有輟講語示之警省，其略曰：中庸成己成物，只一誠字統括。寔寔做得聖賢學問，不偷一分；寔寔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己成物。余今自反，果能如是否？而欲妄居皋比，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人心中只辨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苟且二字，以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勸破從前一魔障，跳出坑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更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全副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區區之言之聽哉。先生此言，眞爲學者剔骨洗髓，不啻鵝湖之講義利章，使聽者汗下霑衣也。先後居考妣喪，哀毀動人。嘗曰：宰我欲短三年喪，吾黨皆以爲怪，然于此可見古人喪禮之盛，必其齋蔬饘粥，哭泣哀毀之禮無苟廢弛，而宰我乃天性少薄者，故覺行之至期已久。若今人食肉飲酒，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至性激發，篤論如此。居恆罕與人事，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歷經理，不少退避。上世祖墓祭規淪替，重置祭田。當豪謀侵陽山墓地，重賂彌縫，先生率族力爭，遲久得斷理如法，心力幾瘁。修葺先祠，身肩勞費，不恤也。又念子姪貧乏，私伐家樹，設田贍族，俾無侵損。友愛諸弟，尤深於仲叔之歿，經紀喪葬，存撫諸孤。與季弟垂白聚首，事必相咨。訓子弟循分讀書，切以攀援倖進爲戒。燕閒無情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少干以私，而溫然有道氣象，使人如坐春風中。鄉里曲直爭衡者，必就之折衷，得一言乃解。其律己嚴，接物恕，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眞是何思何慮，眞是行所無事。此其晚年進德之驗矣。當路諸公折節慕先生者衆，先生僻居委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人惠，屢空晏如。歲己未，將以博學宏詞薦，先生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飲式廬之禮，並堅謝不應。縉紳納交致敬，亦不輕爲報謁。蓋其束躬晦，不求人知，固從學問鞭辟近裏得來，初非好爲迂僻、鄰于矯激者比。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惟先生足以當之。故其始終弗渝，克成篤孝，素所積慮然也。節孝先生嘗手書孝經以授，曰：天地之廣大，性命之精微，其理皆具於此。先生識之不敢忘，每日晨興盥漱，拜謁家祠，即莊誦孝經，且廣書善本，勸勉來學，門弟子因鐫諸石。病將革，猶命子弟曰：爲我設祖先位，具清酌，扶我起拜，以致全歸之意。卒強起如言。越三日乃歿，時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距生于前明天啟七年四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所著諸書，精力最注者，刪補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闡明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皆先儒所未發。臨歿時以二書屬嗣君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于地下。復語門弟子在側者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嗚呼！先生一生存順歿寧，易簀瞭然，豈非志節理學合而爲一者哉。他若無欺、困衡等錄，皆平日省克工夫，至嚴至密。其詩文翰墨，流衍散軼，先生謂非儒者要義，每過而不留也。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諱仁軌，後自亳遷睢。宋直閣諱子榮始來居崑山。明翰林待制公諱逢吉，御史



公諱文、家宰恭靖公諱希周皆其後。秘閣公十二傳至節孝先生諱集璜、崇禎乙亥拔貢士、城潰不屈死。妣陶孺人。配卽孺人姪女、先生舅氏圭。彌陶公珍與節孝先生同時殉難者也。子一導誠、邑庠生、娶葛氏。孫男二、直曲、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於吳縣陽山之新阡。余惟先生之在今日、足以砥柱末流、羽翼名教、凡屬儒林、應共闡揚懿德、追蹤曩賢、而僭爲之比事屬詞、書諸隧石、以應嗣君之請、或亦用備識者之採擇。銘曰、

眞儒挺立、孤忠所貽。蹇惟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退藏允宜。淵冰臨履、豈曰違時。性天可聞、愼我獨知。批繩蕪渺、剷削支離。典型弗墜、經師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竁、徵信來茲。

（《碑傳集》卷一二八）

朱柏廬紀畧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集璜子。年十七、補郡諸生。越二載、遭國變、痛父殉難、卽棄去、恨不能效王裒廬墓攀柏、因號柏廬、以志哀。覃精理學、於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探索融會、務在躬行實踐。隱居敎授、資脩脯以養母。康熙戊午、或欲以博學宏詞薦、致一以死自誓、作朱布衣傳以見志。門弟子來學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擧業外別立講約、闡發經史。晚年作毅講語、示人曰、中庸成已成物、罔弗由誠。然所謂誠者、不外乎倫常日用之間。今人心中不脫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苟且二字、以此讀書、豈可語于聖賢之學。雖日事講貫、奚益哉。其箴砭後進、嚴切如此。嘗謂古者士始入學、必釋奠於先師、而今之司訓者漫不之講、亦思我爲人師、而忘其所自始之師、可乎。乃于歲之春仲、率生徒行之家塾、灌獻鳴贊、拜起如儀。生平嚴以律躬、不欺暗室、每日晨興、必謁家廟、莊誦孝經一篇。病革、命設先像、扶起再拜、以平日所著刪補蔡虛齋易經蒙引及四書講義二書屬其子曰、謹藏諸

咎、吾將以此見先人于地下。復語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訖而逝、年七十二。時戊寅四月也。弟子請于前輩楊先咎、私謚孝定先生。

楊鳳苞撰　《秋室集》卷五

朱致一傳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居通闠橋東。父集璜、字以發、崇禎貢生、鼎革時助王佐才守城、城潰、投東禪寺後河死。乾隆丙申、入忠義祠。用純性端方、不苟言笑。崇禎末、蘇州府學生、痛父死國難、隱居教授、以養母。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康熙己未、舉詞科、不就、賦朱布衣詩以見志。卒年七十二、私謚孝定。著有困衡錄萬七千言、儒家者流、異乎道學家語錄。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縣之壁、稱朱子家訓、甚尊之若考亭焉。

嚴可均撰　《鐵橋漫稿》卷七

李先生經世傳 曹鵬翀

先生名經世、字函子、家居學道、有密室焉、上蔡張仲誠顏之曰靜菴、人稱靜菴先生也。先生始祖洪洞人、明初還禹、世居白沙鎮。祖造道、生二子、長果琦、次果珍。果琦、先生本生父、而以祖命出繼果珍。明季州人任應辰煽衆首亂、掠白沙、圍其街北砦、果珍出與語、賊感舊德、解以去。州守疑與賊有私、拘之獄、將殲焉。先生方弱冠、冒死號諸庭、州守怒、併擒之、不悸也。辨曰、必若與賊通、當以爾時隨入、賊公焉可得執、執焉繫諸獄、不可白其無他乎。迺得直。奉父避居柳村砦、伯父母、父母相繼歿、權稾葬、識封樹、去走大冶。居未定、流寇大至、被虜、瞋目橫刃、脅使爲之下、不色動、徐徐言曰、爾爲饑寒困、柰何遂至此、背君辱所親、勦兵至、禍不旋踵矣、能爲厲人耶。拂衣從容去、賊亦末何也。是時運阨百六、會轉徙他鄉數年、不得備。亂平、歸里、遷兩考妣於先塋。時已補郡博士弟子員、名大噪、起試輒冠其羣。先生不自得、直無足以榮其親、迺求性命學、書夜默坐、忘寢食者數月、愕曰、得毋近於禪。已未、得從上蔡先生遊、讀其經書疏略、學道書、爲學次第書、沈思潛玩、上契濂洛關閩、若合符。其於二氏、尤能抉其受病源、於是代爲兩家歌、以示彼家船無囮寄也。然後辭而闢之、不遺餘力。爲先生之學、仁孝爲本、而主於敬。或問敬與靜孰要、曰、敬乃所以爲靜也。靜固靜、動亦靜、非敬何由矣。方吾流離倉皇時、顧安所得靜、吾自持吾敬、迺遂志定、氣亦定、斯即所謂靜也。上蔡先生手書靜字義、蓋如此、密邇一室云乎哉。先生晚年師事嵩陽耿逸菴、友事襄城李禮山、同邑趙哲淵、馮克從、皆與上蔡張仲誠同傳夏峯先生之學者。年七十三、著有尋樂集、一得錄、藏於家。戊寅冬、曳杖庭中、作逍遙歌三首、二日、正襟就枕卒。大革之際、凝如也。子四、學灝、學曾、學蘇、學朱。庠彥繼其學。

贊曰、動靜互根、道體。夫聖人主靜立人極、而延平教人喫緊、喜怒哀樂未發時想其氣象也。先生其商與、尋樂、尋所自得也。尋斯得之矣、得可無所用尋爲先生乎。

《碑傳集》卷一二八

田君蘭芳傳 鄭廉

蕢山姓田氏、名蘭芳、字梁紫、一字伍衆、蕢山其號也。先世雍邱人、自高祖始徙睢州、遂爲望族、世以文章名家。父曰兆新、字公孅、余嘗私謚爲清達先生而表其墓者也。性坦率、不慕榮利。晚節直鼎革、遂逃於酒以



自晦。嘗為僮奴子所欺侮、不問。卽侵盜其田廬、至無所容卻亦不問。賓山既長、讀書有文、為諸生、唯耕其舌以給饘粥者二十餘年、家庭之間意陶陶、甚自得也。賓山長身多須、性聰穎而豪放、自喜其所與皆一時人望。遠則紀大歷、尙漢平、近則李伯引孫歀史等、率俊爽放達不可羈紲。而高視闊步、睨萬物如無有、脣下士亦多側目疾之、不敢近。年四十、乃悔其失而一軌於正。其踐履篤實、而一以不自欺為根柢、號曰賓山、有以也。蓋近世學者之患所在多有、螟螣蟊賊、不獨聚其族於田間也、卽章逢誦讀中亦有之。大抵沒溺於新會姚江者、深而頭出頭沒、不能望厓而返也。夫以新會姚江之高才絕識、見道豈曰不眞、求道豈曰不力。唯其高明之見解多而沈潛之詣力少、甘於自是而憚於進修、究其所底、方難免於虛而為盈、秀而不實之譏、而乃昂首伸眉、哆言誠正、自位置於尼山之後而程朱弗及也、不幾妄而自欺矣乎。隆萬以來、其波益盛、玉步既改、壇坫益多。其抗顏鼓脣者、無非祖象山而詆考亭。夫朱陸之同異、皦如也、不待辨也。今試執左袒金谿者而問之、方遵紫陽之傳註、以弋科名、既得科名、遂駮紫陽之傳註、前後牴牾、莫可究詰。今但取其鄉曾中式之文章、以證其傳習錄古本大學、天泉證道之議論、則其人之學術邪正可覩矣。不必覈於其衣冠而隨聲附和也。賓山則虛心延訪而極力深造、嘗東詣徐遯黃於商邱、西訪張仲誠於汴水、參稽互考、不憚馳驅、要其所至、則其所自得者為多。由是所造益深、所積益厚、而粹然為儒者之正宗矣。於是弟子日進、梁宋閒俊及之士執贄從游者十七八焉。賓山事親孝、兄弟友愛、與人交恭而有禮、多貴而立於朝者、卒無所干請。州大夫下車、必詣其廬。賓山之家自廷尉公以來、故為清門、其後益落、無田廬、家之僕僮佃客竊議曰、吾徒猶能餬口、而主人乃至無所棲、可乎。乃割其村中央之田三百畝以居其主人焉。至賓山兄弟家人益眾、王司徒乃迎賓山於州、教其子、為置宅於西門之內。今所賦吾廬八詠、卽其地也。歲辛巳、賓山年七十四矣。秋八月朔、忽有疾、遂不起。自為銘曰、行年七十四歲、為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籍、徧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於大道之徑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曾勉兮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掩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又賦詩二章、一曰憶弟看雲白日眠、一曰老去親知會面稀、語不及私而卒。賓山於書無所不讀、其平居目不停覽、手不停披、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其所批點經史子籍甚眾、評跋工密、見者能辨之、咸曰此賓山先生手筆也。所著逸德軒詩文如干卷、行於世。

柳下野人曰、子自己亥春識賓山於劉潔民文學座上、今且四十餘年矣、往來無所閒。跡其律己刑家、食貧處約、雖鄰於寒餓無聊、絕未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賤貧、經營絲粟而干瀆於州大夫縉紳先生也。故人之金不出於袖、給肝之役不及於門。嗚呼。可謂高士也已。賓山既沒、其門人張憲潞等請私謚於吳中書學顥中書博雅君子也、綜其本末而謚之曰誠確先生。議誠當矣、而予謂近世風俗澆漓、競尙浮名、而人不知篤行、苟無以砥柱焉、則其流將安窮乎。然非善事親善事長、介然有守而𧹞然不辱者、固不足以為之砥柱也。如賓山之養志三十年、左右無方、可不謂孝乎。肥遯邱園、不嗜聲利、可不謂潔乎。誠孝且潔、似近乎一行一節自好者之所為、幾於賓山之生平、稍貶、疑不足以概賓山。然於補救風俗而為中流之砥柱、則其力不啻萬鈞也。況夫人有名有字有號、要以得其人之眞而止。然則孝潔二字亦何妨於誠確並行乎。予嘗以此義表賓山之墓矣、務使世之學道者以誠確為門砥、行者以孝潔為路、則庶乎得賓山之眞矣。使賓山而無知也則已、賓山而有知、當亦啞然而笑也。

又誠確先生傳　湯準

先生姓田氏、諱蘭芳、字梁紫、賓山號也。高祖廷鋭、自杞遷睢。曾祖楠、嘉靖甲午舉人、官大理寺右評事。祖嘉翠、父兆新、皆諸生。母李氏、明通政使李公夢辰女也。先生生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七日、性穎異、書過目輒成誦。年十四、母亡、鞠於外家。壬午、流寇陷睢、通政公殉國難、乃隨父避地河朔、轉徙金陵。乙酉亂定、始旋柘城。丁亥、學使者拔入睢庠。當是時、先生豪邁不羈、踔厲風發、里中長老率逡巡避之。己丑、自柘歸睢、家計日窘、繼母余性嚴刻、先生竭力供菽水、猶不足博歡笑、乃衡慮困心、深省痛悔、向之浮華、盡皆刊落。時先司空里居、訂志學會、相與講貫者甚至、遂篤志聖學、精進不懈、戆守無失。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屹然推中原鉅儒。己巳、州守馬世英請主道存書院、里中英彥咸北面稱弟子。先生性嚴介、遇事謹慎詳密、一介不苟。每日辨色而興、宵分而寐、目不釋卷、手不停披。溽暑中、衣冠竟日、嚴肅如對神明。誘掖後進、娓娓不倦。接人無貴賤少長、咸得其道。人有一善、可稱獎勵不已。聞人過則緘口不言、以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愛敬、皆稱為田先生也。晚年所造益邃、圭角俱化、深味六經之旨、涵泳玩索、耄而彌篤。

辛巳八月病痢、門人繞榻省視、先生談笑如平時。自定喪禮、口占絕命辭、授子王、略曰、我生不敢賓鄉飲、死不欲乞誌銘、自作數語鐫小石、附記生卒年月世系而已。辭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集、徧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于大道之逕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會勉兮弗强、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十二日、疾遂革、學者私謚曰誠確先生。所著有逸德軒前後集、閩一集、逸德軒遺文遺詩、睢州誌若干卷行世。壬午、闔學公舉崇祀鄉賢。

湯準曰、先生道貌清標、翛然塵外、望而躁心以釋、褊心以豁。生平著述甚富、落筆即膾炙人口。與先司空交最深、準總角時、知慕先生、歲在己巳、準年十九、受業先生之門。先生誨諭諄諄、期望甚大、同學英俊頗多、而先生所稱許者、惟準與張子淑文。張子學業日進、而準乃悠悠玩愒、日就頽廢、每一念及、輒爲汗下、惟稍自奮厲、期無負先生而已。

（碑傳集）卷一三九

閔賓連墓表　張符驤

三十年前、當康熙乙亥之夏、予因王武徵識賓連。賓連語予曰、惜不令錢湘靈見子也。湘靈嘗言、自王于一死、而揚州無古文、自吳野人死、而揚州無詩。使湘靈見子所作、豈敢遽出斯言哉。自是予入郡、必過賓連。賓連一日又慨然曰、古文一道、天下雖大、家家無人。易堂往矣、繼起樹幟者、非子而誰。易堂者、寧都魏禧也。又曰、繼自今幸益進以經術。時予年纔三十餘、荏苒幾一世、常愧賓連所云也。予非好諛者、顧賓連承易堂于一野人及雷伯籲、孫豹人諸先生之烈、操繩尺相天下士、斤斤不妄許可、一時浮猥之士、罕當其意者、而乃獨愛重予、予是以常誌知己之感於不諼也。賓連病時、猶使人負出聽事見予。既死、其後妻及長子婦皆死、仲婦及孫又死、所存惟仲孝、磋倮然重兩耳、賓卜於市、無人念其爲賓連子者、劉闇齋獨遇而矜之、與予謀所以全其生者。予竟不知賓連猶掩淺土也、急買地蜀岡封之、而仍表其墓。蓋距賓連之死、已二十有一年。古之文人多不能保其身後、即近年如野人、伯籲、槩可見矣、而賓連尤甚。蓋名高造物所忌、無足怪者。賓連眼明口直、工詩札及行楷篆籀、所藏經籍玩好蕩然無遺、獨纂黃山志行世既久、遺籍聞在吳劍宜家、將求而梓之、並爲仲續娶、延賓連一綫之祀、未知造物意竟何如也。賓連徽州歙縣人、寓江都、籍揚州府學生、諱麟嗣、一字檀林、以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五日沒、年七十七。賓連手疏其五世祖曰顯通、配汪氏、高祖源清、配王氏、皆墓在環山。源清又配李氏、葬閔家山。曾祖世錦、配胡氏、墓在龍潭社、皆有碑。祖承伊、配朱氏。前母方氏、前妻程氏、並祔龍潭之兆。考覲文、別葬長翰

山。生母陳氏，又別葬富饒。仲言賓連因省墓而病，以至於死，餘不能知。徽俗惑於風水，喜分金跡是言之，竟何利，而自環山屈指而計，又豈獨賓連有庭堅不祀之懼乎？予表賓連，亦存其五世也。

《碑傳集補》卷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周起渭　耿介　張貞生　朱彝尊　趙士麟　范明徵

周詹事起渭小傳 鄭方坤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蹻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涸、其地不靈。即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爲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鄶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輦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感物懷人、巡簷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爲豪。吳紵鄭縞之英、玉敦珠槃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蕉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攔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啟云、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三復有餘味也已。

（碑傳集）卷四七

耿宮詹介傳 竇克勤

公諱介、號逸菴、登封人。弱冠、有文名。辛卯、壬辰連捷、成進士、選庶吉士。湯斌者、公同年也、合志同方、以聖賢之學相砥礪。授檢討、擢福建巡海道。清逆產、豁石城民、迄今賴焉。尋以罣誤、雪之、補江西湖廣道。裁缺、再補大名兵備道。清靜簡易、如修理衙舍、查覆赤歷諸夙弊、公皆力爲痛除之。逃人株連苦甚、公爲寬其網、歲所全活不下數百人。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一意講明聖學、愛程子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名其堂曰敬恕。執贄夏峯之門、欣然有得、乃興復嵩陽書院、倡明理學、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請教。湯太史以公學有淵源、疏薦公、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少詹事。屢蒙顧問、介舉其生平所學者以對、輒稱旨。會以疾疏辭輔導重任、被論休致歸、乃坐臥嵩陽書院、著中州道學編、接洛學之傳、而從游益眾。公自通籍至解組、三任監司、皆不獲久於其位、而立朝僅四十日、位不副德、業不酬志、論者以爲恨。產不踰中人、而好德樂施、雖布衣糲食、恬如也。先是、邑徵漕逋三百金、敲扑殘鍥、公捐金代輸、不責償。每春市價騰踴、公出粟平直、遇歲饑、罄所儲以施孤寒。其周卹里黨類若此。澹泊寧靜、於世一無所營、於道獨有默契、陶然自樂。言仁言孝、而以敬恕爲宗、終身無矜忿之容。登其堂者、如坐春風中也。卒年七十有一、人稱爲嵩陽先生云。

（碑傳集）卷四三

又耿逸菴先生傳 尹會一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沖璧、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內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鵬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眾、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氷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君子之道人善、甯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碑傳集）卷四三

侍講學士張公貞生行畧 節錄九則

張貞生、字幹臣、別字簣山、吉安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仕至侍講學士。著庸書二十卷。爲國子司業時、刻鄒南皋先生宗儒語畧、頗闢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烟。池北偶談

康熙七年秋九月、

聖祖將出關田獵、幹臣以

上春秋方富、宜益崇文德、後武功、上疏切諫、

聖祖心器之。冬十二月

召對、命講經義、作詩、遂問百姓疾苦、幹臣以江西荒稅對。明年秋八月、

駕將幸盛京謁

陵、且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請見、言方今淮陽被水、諸省報旱、日月並蝕、



宜節事盜人以承天意。況太皇太后春秋已高、皇上不宜輕出。又言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如浙撫范承謨、東撫袁懋功中外皆知其賢、當聽其久任。令承謨以疾解任、懋功移補浙江、臣心惜之。宜令承謨留任、懋功不必移補、兩省吏民實受其惠。尋下部議、前方以憲臣言禁出位言事、遂議降二級用。然卒罷巡方之差、而范承謨、袁懋功仍故官。頃之、幹臣引疾、歸廬陵王山、益刻苦向學、著庸書二十卷。十三年、召入補原官。灣海集

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覬覦者是。一名患得患失、鄙夫貪祿以獵槃膴者是。一名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名壟斷賤丈夫指為奇貨者是。一名墦間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名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不悛、淫蕩無恥者是。池北偶談

鑄級南歸、瀨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同上

賁山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笥峯、木琴洞、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賁山住此二年、復應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畧錄數則於此。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氣清朗、無纖不風、風聲四起、眾山動搖、人立其上、腳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噉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臥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奔奔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巖棲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閔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為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坐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同上

陸清獻公康熙戊戌至京師、葉公訒菴來會、葉言湯潛菴、施愚山品行之高、及張幹臣之苦節。幹臣建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其學大抵徹近於梁谿、後讀困知記、粹然一歸於正、因借得幹臣所刻困知記、其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先生云、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陸稼書先生年譜

往會葉公訒菴、借張瑤山文集錄之、其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先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有宗儒語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賁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致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又與能青嶽書云、學問經濟、雖不是兩个、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吝、為器小、為執拗、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壽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此論最快、正是今日對病之藥。又云、學問祇有漸進工夫、無頓悟法門。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之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之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靜、以所行有動靜矣。氣無聚散、以所行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其集總名庸書、序曰、賁山在經筵講書、則陳說無餘。

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同上

魏敏果公挽幹臣學士詩：病榻披衣猶望闕，孤兒執手尚傳經。注云：元日，肅朝服拜闕畢，病乃劇。彌留時惟口誦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寒松堂集

《碑傳集》卷四四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彝尊墓誌銘　陳廷敬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內廷，予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閒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閒，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既南歸，後又數年，予屬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於南闈。至武林，又見君於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積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偕查子悔餘謁銘於予，云：非夫子孰可誌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既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遊之節概，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人之心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彝尊，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歷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謚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啟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撰兩京求舊錄、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慧絕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覩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飢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游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孫公於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內直，聞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鸞巡河上，至江浙，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於昔時也。君既退而書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若干卷、五代史注若干卷、禾錄若干卷、鹺志若干卷，鹺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於邱垤。衰遲蹇鈍之人，俍俍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奧，未有空疏淺陋，剿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覃恩授徵仕郎，貤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玹。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

《碑傳集》卷四五

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　徐文駒

先生諱士麟，字玉峰，雲南澂江府河陽縣人也。趙氏世居北方，宋元之



際自北渡江僑寓金陵歷傳至明永樂間有爲徽江府教授者挈家而往遂世爲河陽縣人曾祖才祖紹先父文科三代俱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龔氏誥贈一品夫人繼母萬氏誥封一品夫人方先生之始育也環村而居者以千百計咸夢介士數萬布滿村落問其故曰山神爲趙公家送子夜甫半先生生矣里人驚異比長魁梧奇偉不妄言笑性端重如成人磊磊落落抗今懷古五行並下一過目輒終身不忘先生甫十歲龔太夫人夢公手把文筆橫空揮灑如流虹掣電不可把捉覺而異之遭明季流離顛沛備嘗艱苦不以此稍隳其志家有藏書千卷自六經四子性理通鑑韓柳諸大家之文無不備者先生發而讀之沉潛玩味寢食與俱不數年而學大就出其餘以爲經義汪洋浩瀚辟易萬夫一就縣試輒冠其曹偶每學使者至必以國士遇之庚子登賢書甲辰第進士筮仕貴州平遠推官改容城令行取銓部掌選事內陞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左參議鴻臚寺卿陞通政司右通政左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調補江蘇巡撫內陞兵部督捕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其在平遠扶良辨枉明燭覆盆黔中凡大獄大案皆倚辦公手黔故多奇山水一日同諸僚遊百盈泉其水時盈時縮日以百計同官異之莫有能推舉其故者先生爲道造化屈伸消長之理與泉之進退升降相爲發明引潮汐往來及邵子天根月窟之言爲證同官驚歎咸服公源本之學非章句儒所能推測也蒞任未幾即奉有裁缺之命康熙七年四月改補直隸容城邑爲前賢劉靜修先生講學地椒山楊公繼之孫徵君鍾元又繼之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公以爲令者民之牧且教化所司也因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月一再會先生爲發揮理要提撕醒覺嘗曰愚夫愚婦皆聖人種子若我輩悠悠忽忽虛過此生雖欲求爲愚夫婦不可得矣其講學以立志辨學明理正心謹獨躬行篤倫改過虛受讀經持久爲綱而反覆申誠不出子臣弟友之理所著有敬一錄隨令諸生以時肄業勤勤懇懇不異父師之教子弟也邑中一切雜派盡行詳革并勒石以垂久遠邑故旗民雜處調劑殊難先生聽斷以理執法不訛豪强爲之歛手以文廟爲膠庠重地率先修理次則城池官廨橋梁亭障之類無不及時興築規置一新每歲賑孤貧恤鰥寡嚴保甲課農桑遇天時水旱則拯濟有法民不告飢又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每當築場納稼之後先生弓刀結束較獵平原馬上左持弓右挾矢發必命中武人皆咋舌歎駭以故萑苻盜賊不屏自散善斷疑獄發奸摘伏如神聲籍籍達都下俗所傳包孝肅海忠介事率多指目先生有問及者每遜謝辨其非是治容六載民皆父母戴之入爲文選司主事陞稽勳司員外郎調選司員外郎除考功司郎中仍調選司會相國明公適爲本部冢宰先生治容之有循政也相國稔知之至是見先生精明練達深加推獎數數薦之

皇上一日

上顧漢冢宰言曰汝部選司中有好官汝知之乎漢冢宰亦亟以先生對先生丰采傳播既傾動一時及辦事益小心勤敏夙夜匪懈選司流品錯出吏易爲奸先生具審甲當得乙不當得一一爲冢宰分別言之歷落貫串老吏不敢參一語故自先生掌選而後年經月緯徹底澄清請謁不行苞苴盡絕自來掌選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在光祿鴻臚通政司率皆恪恭厥職建竪不苟比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栢臺綱紀雪冽霜嚴益得發舒忠讜不負所學以爲祀事國家大典於是恭進嚴祀疏其一謂百官陪祀多託故未與齋戒帝王廟更寥寥無幾其在署齋戒者又或飲酒弈棋烹宰炮炙以及詼諧之語媟褻之談罔知禁忌所當嚴議以盡齋戒之實其一謂犧牲黍稷薦食太羹不得輕委庖人之手懼其褻也至祭品有外飾而中不實者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監視務致豐潔其一謂匏爼豆籩犧尊象罍蒼璧黃琮鼎彝珪幣以及搏拊戛擊聲容象舞之司皆當致嚴致潔又陳設及當祭之日

皇上未臨以前職事之人率多喧雜叫呼不知敬畏皆非嚴祀之禮宜委滿漢御史監視則馨香上格神明昭貺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矣自此齋戒之禮申儆再三不致具文鮮實時臺灣內附先生思所以善其後者疏謂臺灣去閩不遠地方千里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皆可馴漸化也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茭糗糧不可勝用即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日本紅毛飄突之患可建威而預消矣臺灣之設官建府獲比內地由先生疏也其他名言讜論關係國體凡所設施建白率皆明目張膽風骨稜稜不憚身爲怨府甲子春

皇上念兩浙爲東南重省特簡巡撫浙江甫下車博採羣言凡一切地方利弊虛公聽受故浙東西人情物態咸在目中先生謂養民必先於作士作士必先於明理因大啟書院每月朔望躬詣講堂親釋五經四

子、通書、西銘、正蒙、太極圖說之義、聽者莫不心悚。由是申嚴官守、釐正風俗、有司時節之餽送則有禁、佐貳官濫收詞訟則有禁、有司藉酷濟貪株連淹繫則有禁、地方諱盜豪强窩盜則有禁、邑中鹽捕、關上巡攔、遇事生風、多方勒索則有禁。錢江舟子、網利多載則有禁。至於浙江漕運經費既大、叢弊滋多、先生曲加體訪、釐剔務盡、數十年蛇盤蚓結不可究詰者、一旦爬抓剔抉、天日清明、訖今奉爲良法。至通省地丁賦役、尤百姓利弊攸關、私歛橫征、所在不免。先生尤用心搜剔、申誡再三、撫字催科並行不悖。杭城河道淤塞幾二百載、民居窪濕、擔負爲難、前此亦有議濬以通水利者、估費十萬、計費無所出、事訖無成。先生蒞浙、毅然以爲己任、乃與屬吏商搉、先出數百金試之、始事迴龍橋、一日而濬若干丈尺。次日杭城當事聞風捐助、先生喜曰：事可分曹理矣。遂分遣屬員、晝地程工、畚鍤具舉。公時乘小輿周覽遍視、所濬之污泥瓦礫運棄郭外、人航物載、無不便者。事竣、實費銀一萬三千兩、較恒估不過什一。杭之人以爲白傅在唐、眉山在宋、常爲茲土興水利矣、求其利之閎且博、未有若斯之最也。杭城生齒繁盛、百貨雜陳、朝謀夕食、率皆揭貲貿販、向駐防旗兵借貸、名印子錢、一可至十、輾轉盤剝、移舊翻新、以致營兵馬化龍等毆官毆民、釀成大獄。

皇上特嚴首惡之誅、所欠奉

旨著將軍督撫照市息算結。先生受

命往、兵民交鬨、爭若沸湯。先生往令容城、曾代償民逋、至是焦思假寐、恍惚有人告曰：容城償償可效也。先生曰：此神靈告我、但吾蒞容小邑、民借旗債、其本不多、吾代賠、莊頭感動、讓利之外、本復減半、捐數百金畢矣。今杭城旗債多至三十餘萬、我何以償。一日接滇來萬太夫人家報曰：此邦叛服不常、吳逆之亂、汝弟以非命死、吾痛之。吾家原籍江左、今盡變家産、歸籍金陵可也。先生喜曰：太夫人攜金至、可代民償矣。遂向將軍等自認、因訂次年四月屆期。萬太夫人果至、先生迎於境外、舟次北新、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遂發産資二萬、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署閱視、詞曰：眞滇物也。公既如此、我輩當助成盛德。於是讓利歸本、本復減十分之六、民乃得室家完聚、頌聲如雷、有天地父母之感。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三逆平、部議裁兵以節餉也。時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聯結思亂。浙制府原駐衢州、兵譁、尊民物、民間罷市。先生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於衢州題設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七百名、所存止半耳。疏請給以守餉（守餉六戰五分）、倘或邀

上允、則安若泰山矣。僉曰善、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守餉給汝等、不半年即盡補營缺。兵叩首感悅、市肆如常。疏上、竟得

俞旨。嗣閩武昌夏逢龍之變起於裁兵、然後服先生借餉止譁、疏請安置、爲慮深而識遠也。康熙丙辰、

太和殿火、遣官於楚、蜀、江右、閩、浙數省遠徵材木。浙溫、處二府選有二千餘章、奉部解京。先生遴府佐四員以往、民驚避不出、蓋溫、處窮巖峭壁、四面斗絕、諸木産萬山之巔、非竭數萬人之力不能出也。先生恐悞農作、飛撤各員、獨居深念、計無所出。一日、聞湖南一郡丞解木順水而下、所攜餘木頗多。先生遣官密往探之、報曰：合丈尺者可二千餘章、挪用甚便宜、木價亦平。公大喜、設法捐募、辦足二千、所少不過數十耳。值大水漂竹木、顯

恩獲免。是舉也、先生焦勞況瘁、心力爲枯、乃有此天生地成之巧、而浙民險受其德、宴然不知也。杭城人居稠密、衢巷聯絡、簷舍如鱗次櫛比、浙編竹爲墻、每有祝融之厄、延燒以千萬計。先生蒞任、即豫約寮屬曰：吾輩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百務皆可徐理、當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於拆房。先生於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遊統之。行藩司於各役内選定三十八人、臬司二十八人、杭府屬四十八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首領官統之、製給白布號褂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鐃鉤、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榔斧、平居逢朔望、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先生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救護、於四旁隙處拆之、鉤以鉤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榔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熄。餘兵令統領官按駐於前後左右之半里許、相機調度、庶火燄不至壅塞、而火家得以搬移。先生每分遣既定、旋叩首垂涕、向火拜禱、拜東則東滅、拜西及南北亦然、拜止火亦止、人以爲至誠所感云。先是順治十三年、以甯波府舟山地方孤懸海中、特將民人内徙。康熙二十三年、部臣題爲海氛既靖、邊海田土可耕、請停禁令。先生特疏題覆、大畧謂舟山雖處海外、實甯波定海之藩籬、今海宇廓清、餘孽殄盡、舟山遷徙之民並有邱園墳墓之



恩所當仰邀
聖恩亟爲展復。惟是展復地方、必須設兵防守、然後可以使民力耕、復業。且以控遏竊發、捍衛海疆。由是改舟山爲定海縣、而鎭海舊設總兵、移鎭舟山縣、海孤村頓成樂國。皆拜先生賜也。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調補江蘇巡撫。其治吳者、一如治浙。澄源正本、剔弊鋤奸。尤孜孜以勸學明理、興敎化之本爲急。講堂肆啟、環函丈而聽者常千萬人。風氣爲之一變。由是飭官守、廣條陳、恤刑獄、釐錢法、興水利、培學校、奬孝弟、尙廉隅。吳中舊俗奢靡、先生力爲整飭、區分貴賤、章服秩然。吳俗人稠地窄、親死多投骨於水、謂之水葬。先生立法示禁、薄習頓改。至如漕糧地稅、比浙加多。先生廓清積弊、一切以治浙者治之。造江浙千萬載無窮之福。次年四月、陞兵部督捕右侍郞。督捕專掌唯以稽緝逃人爲事。牽連逮繫、每有以一人而累及數十人者。先生仁心爲質、時於法外有所縱舍。寬隣佑之連坐、禁親串之妄扳。事至卽時審結、案無留牘。或有窮民要質自契、典身本有可贖之例、而力不給者、先生捐金倡義、開論旗主、領銀釋放、人皆德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陞補吏部右侍郞、尋轉左。吏部故人才黜陟之地、一進一退、榮辱攸分。得之者不以爲恩、失之者每以爲怨。以故猜嫌易起、謗讟叢生。先生孤忠淸節、素爲公卿士庶所深諒。一任事、秉心悚惕、手采毅然。其間地方之高下、名次之先後、分缺之多少、一唯主持公道。人不敢以私謁動之。往時胥吏作奸、每有賣缺賣鐵之弊。先生絲毫燭照、物無遁情。此風爲之衰沮。遇推擇大吏、
皇上命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主稱者乃吏部也。先生抗顏而談議論侃侃、某也賢、某也不賢、某地以某才爲稱、氣昌辭直、聲達楓宸。從先生者十常七八。部中項欵稠雜、倉猝未易淸理。或猾胥構通外吏、朋比生奸。先生立燭其弊、繩以重法、縱百端關說、必不爲之貸也。有疑案則爲之剖決。有大事則爲之擔當。有風波則爲之指定。其中千迴百折、謠諑多端、
皇上始終眷禮、不爲浮議所動。由平日淸修精德、素見諒於天下故也。每日難初鳴、卽起盥櫛、晨星方照、入侍朝班。遇
皇上有所顧問、則源源委委、從容詳對。
上見先生神采奕奕、一日問曰、趙士麟嘗服藥乎。公卽以平日補劑方進。嗣後遇大臣有微病者、
上每曰、趙士麟方極佳、可服也。先生體豐偉、一人能兼數人之饌。雖年居七十止如五十歲人。又一日、
上命侍衛近臣傳問先生年幾何、飲食幾何。先生具以實對。康熙丁丑、萬太夫人年九十八、以閏月計之、足百歲矣。先生啟奏求
賜御書百歲扁額。
皇上喜動顏色、傳
旨曰、百歲壽母、宇宙之元氣、國家之人瑞也。況出大臣家、尤不易得。所請特允。未幾、
御書百歲二字以賜、龍翔鳳翥、日麗星明、眞異數也。銓署有藤花二本、爲先朝文定吳公寬手植。如賢人凋謝、則必先損一巨枝。或本曹有降黜之事、則花葉先萎、徵應甚驗。先生因作銓署藤花記、爲道賢不肖之消長與大儒君子進退屈伸之故。庶物有先召其機者。今太宰孝感熊公常於銓部之屏題鑑虛衡平四字。先生乃作說申之。其說汪洋浩衍、足以垂訓萬古。先生之爲銓部計、至深且遠。豈沾沾爲一日之計、不終歲之計而已乎。經史百家之書、少而習之、比老尙能成誦。當出撫江浙、文書案牘絡繹塡委。先生隨事批答、洋洋灑灑、援古證今。不知者或以爲捉刀手也。生平於濂洛關閩之學、身體力行。每闡發、必有奧義。其論敬也、謂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體便懈弛。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其沈着痛快如此。又言學貴治心、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遇父而孝、遇君而忠、遇友而信、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又言聖賢之道、盡於五經四書。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暫行之非難、持久之爲難也。若實行不修、徒喋喋於是非同異之辨、何裨哉。又言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學問方有長進。聖人亦不過如此。又言吾之氣須與天地之氣同其充塞。吾之心須與天地之心同其廣大。否則天地自天地、我則與禽獸不遠。又言官不論崇卑、卽一鄕一邑、處處有無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一鄕得所、吾道行於一鄕矣。一邑得所、吾道行於一邑矣。故歛歷中外、一遇利濟之事、裨地方百姓者、立見施行。四十年湛恩歲澤、不知凡幾。或第以爲才氣過人、不知實生平學力之所造也。性至孝。痛先贈公一生艱苦、鵑太夫人又不幸早世。銜悲風木、畢世以之。事萬太夫人曲盡恩禮、問寢視膳、昏定晨省。自公退食、則正容拜揖、不懈益虔、依依然赤子之孺慕也。生平旣博極羣書、而蓄積蘊釀之久、未嘗輕發。會萬太夫人宿嫺文史、日見先生承歡膝下、命爲不朽之業。先生唯唯。自是以彩筆佐斑衣、頃刻千言、不假思索。越甲戌乙亥丙子、全

集告成題曰絲衣全集著述之暇又復濡毫染翰出入於李西臺趙承旨之間時復摹石以惠後學今所傳讀書堂石刻皆是也每日公事畢退居私邸闔扉凝坐把卷悠然室內惟名花數本圖書數架丹黃燦爛筆硯爾汝門不通一雜客生平既攻苦文字爲賢選士每有獨見之明太業錢再亭先生嘗作令富春循良爲兩浙第一然以其一塵不染上官多意尼之先生心期相照首列薦舉朝翕然稱爲得人今錢公已大用矣性喜獎拔後進一行之善隻字之工莫不格外欣賞多方題拂所成就者不可勝計滇南遠在天末宦跡寥寥嘗有會館一區轉售他手先生贖而還之加工修整寓居其內築金碧園以寄故土之思待桑梓極有恩意從滇南至都下者崎嶇萬里先生每振贍其所不足城南愍忠寺傍故爲雲南義塚明季御史趙公譔以罵賊不屈死滇人葬之塚內先生春秋二季潔治牲牷率同鄉紳士肅拜塚下又別爲設祭總奠旅魂數十年如一日先生性嚴重人不敢以非分干之然當其瀟洒絕塵興會亦復不淺每春秋佳日嘗與二三同志命駕出遊藉草而坐意有所托往往於篇什發之先生得子最晚然嚴於課讀家君就傅後卽延請名流宿學課業精專故家君制義之文湛深博大自成一家足以鐘鼓天下庚午領鄉薦丁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常丁丑臘月朔日家君忽以急病卒於是先生傷心之痛遂有不忍告人者矣未幾一孫殤次年四月冢孫公程又殤一子兩孫相繼殞絕先生摧心刻髓痛不可言卽舉朝內外莫不驚惋歎詫謂公能活千萬人之子孫而反不能自底其一子二孫有是理乎於是秉彝好德公爲祈子而以告神之疏屬余與錢亮工先生爲之戊寅五月朔建醮於前門關廟會者殆及萬人今年四月先生偶有腹疾屢作屢止五月午日至滇南會館與同里許燕公先生清談竟日浚晨而往薄暮而歸有戀戀故鄉之色次日疾作伏枕不起至初八日寅刻翛然逝矣臨終唯以
國恩未報子職未終爲念語不及私卽曰治木入棺唯門生故舊視其含斂嗚呼痛忍言哉時
聖駕南巡以遺疏達行在
皇上深加軫惜命所司具卹典以聞特給祭葬自此豐碑馬鬣叨荷
恩綸若先生眞可謂之有始有終者矣歿後唯圖書數百卷四壁蕭然家人輩至不能具朝夕聞者始而驚繼而歎終而心折公清操勁節非齷齪輩所敢望也大中丞王阮亭先生謂公德業文章昭布天壤千載下尙奕奕有生氣公雖死固自有不死者在也蓋棺論始定先生至此有定論矣生於前崇禎已巳四月初八日亥時卒於康熙已卯五月初八日寅時享年七十有一先娶龔氏誥贈一品夫人繼娶李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杜氏子一宸瀚李太夫人出卽丁丑庶常先公二年卒余辱先生知最厚一觴一詠必命余從之公歿未幾而門下士有操戈以相向者姻婭之戚有寡其室而掠其財者至謂公生平建樹無一可觀蚍蜉撼樹皆昔日之吐肺肝受拂拭於公者也文駒以文字之役衆一顧於先生及此不爲採拾則豐功懿節寥落誰紀爰銓次其生平大事爲行狀一通上之史館他日秉南董之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康熙已卯十二月初一日甬江徐文駒謹狀

范先生明徵傳　王士禛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閒始祖好禮自玉田從儒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尤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屢躓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愼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已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齗齗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衕目爲異端其始倡于一二人既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躋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



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子爲楊爲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爲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爲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兩先生爲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爲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厖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岷山

徐學士元文被命爲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璁之非。予爲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參政杜公淑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縞紵之雅、故先生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牲、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撫其大者著于篇。

《碑傳集》卷一三八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呂留良　許友　彭通　吳雯
張森　李之鉉　關中十三儒
關中六儒

先君呂晚村先生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行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槩、而意氣塡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肇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繼祖爲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公諱淇、爲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相、號種雲、沔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煥、號養心、山西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丞。妣孺人黃氏。初、沔陽公以貲豪於鄉里、倜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公生三子、長爲太僕公、次諱炯、號雅山、泰興縣令、季諱熯、號心源、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是爲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繁昌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子四、長諱大良、字伯魯。次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維揚司李。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於是空青公卒無子、乃以爲後焉。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卽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其鋒。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時同里陸雯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唱、名流輻輳、珖筵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奥區、詩筒文卷、流布寓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梅花閣、息交絕游、於選社一無所與。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倡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

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拔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眙不得應、既而聞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眞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傍皇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甑要不全行莫顧、貧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博之舉、浙省屏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懼甚、急走謁當事、蘄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日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睹聞。甲寅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夙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飭適至、噴噀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是手批日覽、猶矻矻不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况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簀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鍼等入問、勗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

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又平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毋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繁昌公、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粢盛羹飯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戚也。已病劇、支撥家人祭祀、猶必强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圮、猶籃輿出城營度、不以瀕死息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輒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囷、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絶無芥蔕悋惜也。三伯父卒、子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二伯父與三伯父兄弟異居、以禮數相持責、讒間乘之、差不相能。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彌縫兩兄間。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

歲餘、撫視如己子、以迄於成人。晚年事二伯父尤敬。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即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遘疾、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視父矣。平生篤於朋友之誼、遇有事、不惜頂踵以赴其急、交遊投贈、傾筐倒篋、忠盡歡竭、曾無倦意。嘗曰、友所以輔仁也、論交既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者在此、而友之所望於先君者或在彼。雨雲翻覆、千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塗之豕、反害先君之潔身浣行而譽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君知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或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絶雯若、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門牆之閾也、於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絶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雯若早卒、先君爲之經紀其家、人謂與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

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皋遺選，序中悲涼感慨，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殯於西臺之側。已而葬於南屏山石壁下。高旦中先生與先君交最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先君正色曰：旦中與余義同車笠，不應有是言，此亂命耳。卒娶之。時會葬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鞵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遥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礱石將刻墓誌，先君覩其文微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肯爲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倚，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者、①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晦亂時，即能發明紫陽之學，倡與姑夫朱雄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真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中絶，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頗未由藥，僅能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自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既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理者，倀倀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脱離姚江之圍積。若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蓋嘗極力攻其瑕纇，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谿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説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目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絶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爲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

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譽於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箇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即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況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幼時入塾，即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濵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槩未有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言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庋戶肆，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冰炭之不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君閑闢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集，急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儒不會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槩，以

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官僕如伍伯也、捽大字書帖如屛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闢塗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既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己、皭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過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涕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弔、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圖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蹙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卽舍棄場屋、遁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樸被過訪、告以綱目凡例未發之蘊、歎爲聞所不聞。平居講習、亦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脈絡辨別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卽是截頂虧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訣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煆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淺深、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簦、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遙拜名弟子者。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聞訃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質身獄立、音如洪鐘、風采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先生常曰、晚村百冗蝟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閒、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譙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辦也。二伯父馭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刲盟寢室、二伯父且

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寄畫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某爲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强欲坐之、先君執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覩蒇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饑則議賑、疾癘作、散藥畀所活常數千人。萑苻充斥、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畧、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妖僧將構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既營建矣、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闢邪、且令門人董杲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讜言清議、人猶有所畏忌、惟恐其聞知。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肅肅雝雝、教子弟有家法、御臧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事生產封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之各當、靡不經心。常指示不孝輩曰、即此便是學、汝等勿看作兩橛也。其冠昏祭祀、皆痛除俗禮之非、自定儀節、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爲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蓋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寄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牧好奕、思諫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力屏謝、雖書字亦不爲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人翠華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長公忠、今名葆中、主忠、寶忠、諱忠、補忠、納忠、止忠。孫男五人、懿曆、懿緒、懿業、懿咸、懿規。以懿緒爲亮功後、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識村東長坂橋西、祔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於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既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

復蕲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
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背命不孝。曰、吾
於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
吾心、不可也。乃別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
茲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
覽焉。男公忠謹述。

呂公忠撰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

呂晚邨先生事狀 張符驤

先生諱留良、字莊生、別號晚邨、姓呂氏、浙江石門人也。先世河
南人、宋南渡時、有爲崇德尉者、阻兵不得歸、因家焉。高祖淇、錦
衣武略將軍。曾祖相、汾陽通判。祖煥、山西行太僕寺丞。考元啟、
鴻臚寺丞。其本生考曰元學、繁昌知縣。繁昌之考曰熯、淮府儀
賓。尚南城郡主朱氏、是爲先生之本生祖妣。先生未生而孤、幼
有異稟、穎悟絶人。八歲善屬文、十二歲即與里中人爲社、一時
名宿皆避其鋒。時國勢潰潰、內外交訌、先生慨然有經世之志。
未幾、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於亂、先生哭臨甚哀。或過而勞
之曰、莊生何太自苦。先生正色曰、今日天崩地坼、神人共憤、君
何出此言也。於是散萬金之家以結客、往來湖山之間、跋風涉
雨、備嘗艱苦、其詳不可得聞。然怨家嘗以訐先生。先生從子亮
功獨自引服、亮功竟論死、而先生幸存、隱於醫。嘗提囊行市、以
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遠近爭求之。先生歎曰、豈可令人更識
韓伯休耶。顧先生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有宏博之舉、浙省屈
指以先生名薦。先生自誓必死、以免。其後二年、而郡守又欲以
隱逸舉、先生聞之、噴血滿地、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
庶可以舍我矣。或疑之曰、先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釋、天下其
謂之何。先生亦不答。（原書案、晚村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嘗言綱目以後、天
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更須爲之閑距。凡友朋涉世者、先生
贈言、必寓規諷之旨。或北行來別、以隋珠彈雀爲喻。先生曰、莫
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耳。況此非雀也、一彈之後、豈復有珠哉。
門人在燕者寄問曰、長安富人肯爲某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
心未安而止。先生答曰、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尚隔一緘。

以某今日觀之、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其嚴如此。先生於諸儒語錄、佛老家言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書、信之最篤。病夫世之溺於異學而不知所返也、以斯道爲己任、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窮理、辨別是非爲先。以爲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又以爲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眞得紫陽之是。其議論壹發之於四書時文評語。老友桐鄉張考夫以書來曰、行年卽同衛武、已去其半、中夜以興、橫渠猶將不及。事固有大於此者、乃爲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精神而廢日月、且將久與汙濁中苟竊浮名者流、勳若絜長角勝者、私心竊不爲兄甘之。先生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蓋自朱子歿、黃勉齋、輔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意。王陽明乘吾道無人之際、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惑亂天下之耳目、至詆朱子爲洪水猛獸。晚年定論之作、顚倒彌縫、尤爲陰譎。羅整庵、陳清瀾雖嘗極力辨之、而所見猶粗、無以攻其堅而撲其焰。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而究其底裏、總無能出姚江之圈繢。先生當否塞之後、大聲疾呼、以覺一世、如執瞽者而予之以杖。天下之學者亦漸曉然知紫陽、姚江之是非、判然如冰炭之不相入、世皆以歸先生閑闢之功焉。先生又疾世之講學者多以聲利相招集、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方可下手入德。而負塗之豕、往往害先生之潔身浣行、而嘗之譌詆無狀。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生究無損也。自傷幼孤、不逮事繁昌、祭祀必盡其誠、不以病憊自免。仲兄性徑直、先生視形聽聲、極意承奉、卽有所諫正、必紓解曲譬、勿傷其意。嘗遘疾、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叔兄好結納、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囷、先生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不少恡惜。篤於交遊、入其室者供讌賭投、歡盡忠竭、經籍玩好雖見攫敓而不忤。而於貧交死友、尤所鄭重。甲辰、有故人死於西湖、先生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塟於南屏山石壁下、他日過其墓、猶作詩曰、僧廬故人今不識、酒樓往事老難忘。癸亥、忽賦祈死詩六篇、其末章云、作賊作僧何者是、賣文賣藥汝乎安。嗚呼、其志爲可悲也。竟以是年八月十三日沒、病革、神明不亂、徐曰、我此時鼻息閉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而逝、距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僅五十有五。墓在識村東長板橋西、祔於太僕之穆。驟自幼歲卽讀先生書而知好之、旣長、出交於四方之名人、其爲浮慕先生者多、有獨以爲朱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惟先生一人。是則驟區區之愚而已、顧恨不及先生之門、竊謂先生之言廣大精微、無所不具。門人周在延、陳鏦各以己意編次、雖繁簡得失不無互異、均之發明章句集註之奧、學者亦可以不外是而求之矣。獨嘗以爲近來人心風俗俱壞、匪直文字一事。凡先生之言、旁涉世故人品、皆今日膏肓之藥。嘗過不自揣、採摭一書、欲使天下之是非榮辱有所定、使天下之假道學、假文字不敢吐氣、使天下浮談不根者稍知向學、使天下羨二烏之光榮者可以知恥。顏曰呂子近思錄、鋟板將出。先生下世十四年、子葆中領皇朝丙子浙江鄉薦。繁昌寓、晚村七子、公忠、主忠、實忠、游忠、補忠、納忠、比忠。葆中卽公忠改名、後成康熙丙戌一甲二名進士、官編修。雍正間曾靜獄興、葆中已先死、晚

村及葆中俱戮屍。又一子毅中、斬決。中書亦是改名、不知幾補那一子也。

呂先生傳志之十年而不敢下筆、頃從貝虞肱見呂無黨所撰行畧、愛其文而私心有不能無疑者、因參以別本、竄爲事狀一篇、然終不敢列於傳者、蓋有待於筆削、且以爲非門人小子之所得爲也。然先生之出處言行、此要爲舉其端矣。

《碑傳集》卷三六

許友傳　陳壽祺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一字甌香、福州侯官人。父豸、明崇禎四年進士、官浙江寧紹道提學副使。友師事會稽倪元璐、

大清康熙中以諸生終。善書畫詩、尤孤曠高迥。秀水朱彝尊稱其篇章字句不屑蹈襲前人、如俊鶻生駒、未可施以韁絡。酷慕宋米芾、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一字眞意、順治間歲貢生、受詩於王士正、尤工絕句。知陳留縣、調長洲、卒官。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巖集。均字叔調、一字雪邨、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嚴正勇任事、擢禮部郎中、以薦出稽江南虧空、卒於揚州。有玉琴書屋詩鈔。族兄珌、字天玉、明崇禎十二年舉人。順治中官安定知縣、善新城王士正。士正作慈仁寺雙松歌贈之、稱爲閩海奇人。有鐵堂集。許氏累世擅三絕、閨房亦嫺翰墨、風流文采、蔚於海濱云。

《碑傳集》卷一三八

彭山人通傳　李塨

順治十五年、蠡吾彭之燦南如、蘇門、坐餓嘯臺上、孫鍾元徵君挽之、不可、七日而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姪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張秉曜結北邨社。秉曜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惹睡魔。秉曜云、生死總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邨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混于酒。好學書及畫、時絕炊、妻子嗷嗷、倚據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當衣夜破。其妻曰、盍珍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此衣役我耶。見人輒笑傲、或與人語至半、輒一笑而止。人延之、必爲置酒、半酣、輒歌呼嗚嗚不自休。無酒則攢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浩歌如故、而書畫益進。

李塨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躅遨遊人間、何吾蠡彭氏之多奇也。然山人吐棄世故、至妻子凍餒、亦不以爲意、其殆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患得之而患失之、卑躬汙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啻雲泥矣。結儀吉案、語潘。

《碑傳集》卷一三八

吳徵君斐傳　王苹

徵君姓吳氏、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于詩學之閒。一再試有司、不見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部體仁、汪戶部琬、皆識賞、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禎時官禮部、見而嘆爲奇絕、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合、爲之延譽、崇獎、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皆援君自重、所至造謁贈答無虛日。四十年來、布衣詩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有也。會

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朐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君奮筆大書絕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山、奉母。久之、出游梁、宋、詩益工。徵君以貧故、數因人遠遊、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貧者、假千金、鬻財里中、拙營殖、值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政、致之幕下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君、若。晚訪舊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矣。霞如其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諸集、世之爲詩者爭效其體。徵君之詩、與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迦鶩子、溈山寂子之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尚千餘篇、新城刪定爲如干卷。子二人、江蘭、崇厚、皆前卒。孫逢源、尚幼。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者、峻節高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渲朴、有明一代、尤多真儒。先生醞行隱德、著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及教、僅耳吾訓而已。即今給諫吳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祖者。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碑傳集）卷一三八

張君森傳　湯準

張森、字玉標、睢州庠生。上世隸軍籍、事農業。至玉標、始讀書業文、有名庠序。爲人誠信木訥、少嗜欲、好沈深之思、外樸內朗。嘗讀難解之書、而皆以強探得其意。尤究心經史、能發其閫奧、融會貫徹、不滯舊聞。於一切爱玩嗜好泊如也。與論世事、有似憒憒。及指陳古事、則辨析精確、娓娓不倦。爲學思致刻苦、每有闡礙、常至絕應酬、廢寢食、窮晝夜不息。忽有所悟、輒欣欣自得。所著書絕不蹈襲前人、而講解經史、直揭當日作者之義蘊。從學田誠確先生之門、講論切劇、精進不懈、先生亟稱之。嘗有詩曰、窮理還推張玉標、蓋心許之。所著有皇極韻譜三卷、易經卦變一卷、付刊春秋衷義八卷、周易探旨五卷、律呂津梁一卷、四聲便覽三卷、大事紀略三卷、綱鑑年譜三卷、歷代姓氏錄、百官志各二卷、藏於家。

論曰、玉標留心性命之學、能窺聖賢閫奧、好學深思、每獲創解、于相交近二十年、時有所問、則盡言無隱、然訥於口、率不能了了也。且寢於鄉、世鮮知之者、即交游輩不過以長者目之、至於闇然自修、中所獨得、亦多不知玉標者。然玉標固不企人知也。嗚呼、此可以知玉標矣。

（碑傳集）卷一三九

李之鉉傳　鄭廉

李子金、名之鉉、以字行、宋郡鹿邑人。世業農、至子金兄弟、始以文學鳴於時。子金幼聰穎、五歲能通四子書、九歲涉筆、文理粲然、甫冠而天下亂矣。明社既屋、嵩洛鼎沸者十餘年、而學使者始檄兩河文人試於輝縣。縣北蘇門山、晉人孫公長嘯處也、名曰嘯臺。一時待試者共推穎川劉於襄、睢州唐峻甫爲盟主、徵召名流於其處、爲蘇門大社。社時七八十人、皆負雕龍繡虎之目、而揎袖揮毫、而揚揚自得、莫不欲先登奪幟而擅場於時、而旁觀者駢列如堵、咸嘖嘖撟舌不能下。忽主盟者使奴客揶揄之曰、諸君伏壁上、甚勞苦無爲也。倘有能以乘一障自許乎、請弢筆入社。觀者皆慚恚、逡巡而去。子金獨攬衣升階、援毫就座。社中人相顧錯愕、屬耳目之、猶以爲客何爲者、其中未必有也。俄頃脫稾、則清思奧義、泉涌雲流、雖苦心推敲者不及也。諸文人皆傳觀失色、乃延入上座、極歡而散。子金於是名重兩河焉。是年入庠、充柘城縣博士弟子。子金雖工於文、而不喜科舉之習、其生平爲學、研經鑽史、穿穴傳註、要以適於用者爲極。常念聖人之學貴有用、必開物成務、如邵康節、吾師乎、吾師乎。夫子五十學易而無大過、亦猶是也。不然、雖續滿眼而不適於用、雖談天炙輠、亦不過兔園滑稽之雄耳矣。以儒爲故、年財四十許、遂謝去諸生籍、專情汲古。凡艱澀聱牙、人所不能句讀之書、則必冥心孤詣、務求其所以然之故、至其欣然有得、則條分縷析、鑿鑿然可見諸施行、自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所著隱山鄙事、曰律呂心法、曰書學慎餘、曰算法通義、曰天弧象限表、曰幾何易簡集、曰歷範、曰閑居五



操、曰傳聲譜、曰解環譜、曰周易後天圖說、曰狂夫之言、曰蛩鳴錄、凡十二種、三十餘萬言。嘗曰、能知吾書者當世唯丁雪如、杜端父兩人。子金貌魁梧、白晳多鬚髯、望之溫溫、不見其崖岸。清才善辨、而不言人過失、士無賢不肖、一無所忤。嘗有素不相識者、無介紹、不通刺、犮然登堂而問字。子金款款詳說、終日無倦容、究亦不問其姓名。世以此服其和而笑其疏也。子金聞之、笑而不言。年八十矣、猶欲收拾秦漢以來儀文度數、以續三禮、未及脫稾而卒。

野史氏曰、子金辨才也。爲人閑曠恬夷、與人交一以學行相引重、所與游者率一時及俊。早年好神仙之術、久之無所得、乃一軌於正、湑如也。平生酷嗜文墨、而不爲制舉業。其所研究經籍之餘、如吹竹彈絲、弈棋象戲、無所不好、卽無所不工。其友田賓山嘗識其玩物溺志、子金略不介意也。意者其託於多能而逃焉、而不欲自明者與。余嘗與端父私論子金所著書、自可孤行、倘能虛心削鐻而鑱除偏鋒、卽可適於時、而不必遙遙求知音於後世之桓譚矣。獨惜其必不能也。一日、余與子金其臥、言及之。子金笑曰、公言是也。雖然、吾固曰狂夫之言矣、苟易一語、則豈吾書本來面目乎。世有聖人、擇焉可也、奚以改爲。子金之所見如此。其爲人坦坦油油、而任天自適、殆漆園柳下之徒與。吾不能窺其涯涘也。

（碑傳集）卷一三九

關中人文傳 劉紹攽

李　容互見　李　柏　李因篤輪互見　孫枝蔚　王又旦
李念慈　張　恂　王宏撰　李　楷　康乃心　呂　暘
王心敬　劉　湑

關中古帝都、太史公稱其有先王之遺風。哲士挺生、代不乏人矣。近今之士、或踐履躬行、或殫精著述、詩書之澤、聖人之徒也。見聞所及、李容諸人可紀已。李容者、盩厔人也、字中孚。父征李自成、從撫軍汪公喬年戰死襄城。容時三歲、稍長、求父死所、以少母不許。年十九、跪母前固請、許之。乃齋宿哭於城隍廟、然後徒跣行、未至襄。襄城隍以其事見夢襄令、且語之狀。令覺而異、陰使人物色容、厚遇之、指示戰場、白骨千萬、纍若邱山、不可辨。容痛絕、臥其旁。襄令借廬。是夕、令復夢城隍言滴骨法以告容。容嚙血求之、既得、負之歸、並封暴骨。長洲顧甯人爲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制府百執事數請之、容稱病不謝。再舉博學鴻詞、不應。孤居窮鄉、有田三十畝、與其子在力耕奉母。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西巡、入潼關、手詔宣見、容年已七十餘矣、以老不至。復
詔就其家取所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命近臣校閱、藏之中祕。容篤實行、其學大致主象山。生平不妄交、四方問遺者相屬於道、皆固卻之、惟與李柏、因篤善。人稱三李。恨不識其面、然因篤受職歸謁容、容曰、是借徑南山者也。閉不納。三請、乃見。士論高之。李柏字雪木、郿人。少貧、傭於酒家。鄉先達從酤、異其貌、爲誦詩十章、卽上口。授書過目不忘、勸之學、乃入太白山、十年成大儒、名公卿多招之出、柏度不獲行己志、卒辭謝。朝夕謳吟、拾山中槲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槲葉集。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爲明諸生、棄游塞上、靖逆侯張又南督兵松江、尊賓坐見客、獨接因篤、必重禮之。會
詔舉博學鴻詞、又南及閣學李公天馥交章薦、
廷試、授檢討。未幾、以母老告歸。因篤貌樸、性質直、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讌集、語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熟、復詰其他、卽舉全部、且曰、吾於諸經史類然、願諸君叩之。一座咋舌、不敢復問。在館職時、王阮亭、汪苕文主詩社、豎南北幟、士多屈服、因篤與抗禮。蕭山毛奇齡亦天馥所薦、稱天馥老師、侍立比弟子。因篤獨齒序、呼之曰兄、奇齡善古韵、與因篤語輒牴牾、衆莫能定、唯顧甯人是因篤而非奇齡。甯人著韵學五書、因篤多與力焉。因篤學富而詩最工、嘗作長安秋興八首、孫豹人謂少陵不能過。有受祺堂詩集、學使者許公孫荃鏤之板、文集藏於家。孫豹人者、名枝蔚、三原人、世爲大賈。李自成入關、枝蔚散家財、求壯士、起義、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名世、與李因篤並舉博學鴻詞。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私黨與京城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乾學郡也。枝蔚恥之、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重枝蔚、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枝蔚以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髮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枝蔚正色曰、僕始辭
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謝之。枝蔚貌魁梧、性伉直、初以明季流離、好講兵事、家在三原、毀於賊、比從京師歸、復走江都、著溉堂集。從之游者皆有聲海內。而王又旦最著。又旦、郃陽人、字幼華、父早世、貧不能就傅、從季父學。季僅

識字與又旦說經，必先就鄉舍生受解義，記其語，歸而誦之。又旦復述，務肖其語，義是而語稍變，扑之。日課數千言，否亦扑之。其學爲最苦，然因以富。弱冠舉於鄉，令江南幾三十耳。豹人時居江都，從受詩。比入爲給諫，已能頡頏豹人。王阮亭評而鐫行之，曰黃湄詩集。當是時，關西之士恥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爲尚，卓然名家者，三原則有溫日知、韓聖秋。聖秋爲吏部郎，日知有弟自知，與知皆處士。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屺瞻，嘗爲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稚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爲江南理刑，善畫，落筆片紙值千錢，皆與三李、豹人、黃湄輩還往酬答，而名稍後。惟華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豹人、黃湄輩齊名。楷字叔則，著河濱全集，令寶應，以直廢。康熙二年，撫軍賈公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尚爲諸生，從楷編摩。楷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稱之，得名在三李前。三李推楷先進，宏撰與三李同時，於楷爲後輩，而楷喜從宏撰。宏撰讀書華山，好易，精圖象，學者翕然宗之，得一言以爲重。凡碑板銘誌，非三李則宏撰，而宏撰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然三李、宏撰常在京兆、扶風閒，馮翊以東推康乃心。乃心字孟謀，王阮亭奉

使過秦，見其題秦莊襄王墓詩，爲延譽，薦之主司，登康熙己卯賢書。初，乃心力學好古，人莫知之，雖與王又旦同里，而又旦官外，及又旦歸，乃心名已成。自三李至乃心，皆同時，稍有先後，其閒宏撰、乃心最少，乃心尤小於宏撰。宏撰晚年，三李輩已歿，猶有乃心。乃心老，宏撰亦故，士乃零落矣。獨武功呂賜、鄠縣王心敬二人耳。呂賜字一峯，以明經居絕山，竟歲不入市。心敬字澧川，幼學李中孚，爲邑弟子，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心敬發憤曰：「昔陶令不爲五斗米，我豈戀一青衿乎。」遂脫巾幘，出除其籍。二人爲理學，俗末之識也。故相國朱公軾督學時，嘗造廬問業，人始稱之。然呂賜居遠，謝交游，故聲華黯淡；心敬居近，而鄠令金某罷職，嘗依心敬，後復官，時稱道，是以呂賜老死，而心敬爲當事所知。總制額公式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當羹堯爲大將軍，聲勢烜赫，士多想望，爭欲出其門，羹堯招心敬，心敬不往。羹堯敗，士詿誤，或禁錮終身，心敬不與也。雍正八年，心敬子爲令，陛

見例陳摺，

上見而嘉之，曰：「名儒子故不凡。」令奏摺者以爲式。乾隆元年，蒲城進士

廷試，大學士鄂公爾泰問澧川安否，進士棗昧澧川，不能應，鄂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何太俗耶。」其見重當世如此。澧川時，涇陽有劉湄者，字若千，官翰林，與海甯查嗣韓擅名詞苑，卒揚州太守。澧川後寂無人爲有，則指目牽引攀怪歌罵嚧。少小聞長老言，三李時人守公論，士有定評。及澧川崛起，非有遺行也，遠方鄉境交口頌，而鄠之爭名者造爲讒謗，復何俟三李之盛哉。信乎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澧川有江漢書院講義、語錄諸書。

九畹子曰：會稽沈子天成勤探討，留心當世務，嘗言我

朝儒者首中孚、甯人，而中孚刊落聲華，固當在甯人先，可謂知人能論士矣。今之世莫不知澧川，鮮能識一峯，其亦折衷於沈子之論哉。

（碑傳集）卷一三九

關中人文後傳　劉紹攽

王仲復　曹玉珂　宋子眞　雷伯龥　屈復　張郊

王仲復字建常，邠州長武人。早棄帖括，居河渭之閒，著述自娛。嘗作律呂圖說二卷，原本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崑山顧甯人一見折服，曰：「吳中未有也。」富平曹玉珂字陸海，耀州朱子眞，皆不及詳其事，子眞並逸其名。然子眞嘗與王山史同修秦志，陸海見王阮亭居易錄，稱爲一時人豪，而知者蓋鮮。涇陽雷伯龥，明季避居淮揚，與孫豹人善。余少見其文集，今失之，詢于鄉人，亦無能舉其名，則修身砥行而湮沒不彰者，獨三人哉。蒲城屈復字悔翁，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四方學詩者多從之游。韓城張廷樞爲大司寇時，欲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冢宰楊超曾舉應博學鴻詞，楊未見復，復亦不謁。所著弱水集甚富，江南許元基品其詩爲

國朝第一。無子，終不再娶，時人方之林和靖。

張郊字東野，三原人。妻何氏早喪，鰥居終身。常讀文選，好爲綺麗之音。以孝廉授邠州博士，之任，載書數車，曰：「吾老是中矣。」

論曰：東南物之發生，西北物之成熟。觀史發生華葉，成熟者實，秀而不實，實未有不華者，華實並茂，秦實有焉。以余所交，潼關楊鸞、秦安胡釴方將勤探討，追前修。楊成進士，胡以鄉貢，名之顯晦未知，視建常諸人何如也。

（碑傳集）卷一三九

又附錄舟東筆談一則　江藩

友人三原王君愚齋言、其鄉先生劉九畹工詩古文、博通經史、並出刊
本九畹集見示。九畹名紹攽、字繼貢、其弟行七名紹錡、字繼信、亦能詩、
早卒。九畹以古文見知於王侍郎信芳、爲之延譽。雍正時陝西巡撫碩
色薦之於朝、以諸生爲四川什邡縣、調南充、有政聲。喜講古韻及方程
句股、其學以朱子爲宗、又參以象山陽明之說、如涉大海、茫無涯岸。平
生以古文自命、熟於史事、且留心
國朝典章制度及國初諸老軼事。然不知體例、動筆卽謬。集中顧甯人
傳事既失實、文亦粗率。惟王侍郎傳及關中人文傳差有可觀、而紕繆
之處亦復不少。如王交河位至卿貳、而諡法乃
朝廷之大典、
天子不予諡、不敢私諡、故古人惟隱逸不仕之人始有私諡、如晉之陶
淵明、宋之徐仲車是也。然二君一忠於晉、一孝其親、亦不過諡以靖節、
節孝而已。交河一文學侍從之臣、非學貫天人之士、諡以文誠不可也。
竟以私諡名傳、尤不可也。文中云甯人分古韻十部、公界以六、甯人謂
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爲六。今音學五書具在、並無六部之說。又云
聖祖以廣集韻學者鮮能通、而近世韻書戾於古、命公參定、期年成帙、
及竣、
聖祖親製序、賜名音韻闡微云云。康熙五十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
敕撰音韻闡微、雍正四年告成。蓋交河預纂修之職、
聖祖特命安溪爲總裁、非特命交河也。且廣集韻亦不成語、當云廣韻、
集韻。又云己酉、
上復浙江科舉云云。先是、浙省查嗣庭、呂留良獄起、
世宗怒兩浙士習僨薄、停止科舉。未幾、
特旨復行。今不云停止、但云復浙江科舉、忽突不明、令讀者費解。顧公
琮爲諸生時、不容於後母、非爲總河時也。文云總河顧公琮以繼母故
屛居外、亦欠明晰。關中人文傳李中孚父死於軍、乃云齊衰哭于城隍
廟、以父喪爲母喪、則不經甚矣。

《碑傳集》卷一三九

校記

①者者：當衍一「者」字。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

王錫闡　龔鼎孳　馬負圖　杜俊彦　李騰蛟

王餘佑　謝文洊　鄒成　黃晉良

王先生錫闡傳（互見梅文鼎傳，附錄丁子復）曉閣（傳〇作[illegible]附）

先生姓王氏，名錫闡，字寅旭，吳江人。堅苦力學，博通經史，諸傳注多所發明，尤精天文律歷之學，抉疑糾繆，剖析無餘蘊。性耿介，以志節自厲。乙酉以後，忍飢杜門，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中年得末疾，兩手幾廢，後愈。所著有歷法及曉閣詩文集若千卷。嘗作天同一生傳以自託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易、春秋，明歷律象數學，無師授，自通大義。與人相見，終日緘默，若與論今古，則縱橫不窮。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不盡讀，讀亦不盡憶。間有會意，即大喜雀躍，往往爾汝古人。所爲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盡意而止。或疑其有所諷刺，然生置身物外，與人無忤，吾亦何容深求。帝休氏衰，遁隱處海曲，冬絺夏褐，日中不爨，意泊如也。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欷，人皆目爲狂生。生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或曰郎莊周齊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太史公曰：余讀荒史，見帝休之德軼於唐虞，及其衰也，多隱君子，無不操行詭秘，如天同一生。語曰：山高澤深，風嘯雲吟。非帝休之爲山澤，則風雲何從生乎。又其書後云：天同一生挾過人之才，不獲當帝休之隆，與時偕行，徒使志擬天地，迹近佯狂，以詭秘貽譏，末矣。然而觀過知人，夫亦安可厚非。愚闇諸故老，東望若水，西望虞淵，有天同一之區，蓋生之所居云。

丁子曰：先生以不世出之姿，際明末造，韜晦而無所試，是可傷已。所與遊皆一時遺老，桐鄉張楊園先生履祥、崑山顧石戶先生炎武交最篤。石戶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我不如王寅旭。其傾倒至矣。予嘗讀先生詩，有云：我固冰雪心，炎燎不能灰。又云：蟬抱高枝鳴，噣死聲不哀。嗚呼，繹其志意，皭皭乎雖與寒冰比潔可也。

（《碑傳集》卷一三二）

又附書徐敬可圜解序後　梅文鼎

憶庚午人日，鈔得王寅旭先生圜解，中有錯簡而無今序。於是敬可方南歸，拉予同行，多方勸駕，其意欲爲寅旭歷書補作圖注，以發其深湛之思。且曰：此事非先生不能爲。蓋即今序所稱諸弧相推之故，皆舉捷法，初未明言其所以然，人驟讀之不能解者也。時余入都未久，欲稍需之，屬有他務，遂不果。還明年，得黃俞邰太史書，則敬可亦溘然逝矣。傷哉！按序，敬可自題建子月，又言其年遇潘稼堂京邸，復得此書，則作序應在是時，豈敬可所藏原槀反未入此序耶？余嘗謂近代知中西歷法而自有特解者三家：南則王寅旭、揭子宣，北則薛儀甫，當特爲之表章。而稼堂尤拳拳欲余至吳江，共營寅旭書以壽棃棗，馳書相要約，而余適去閩。比己卯冬歸舟相遣請，則稼堂遊屐遠在羅浮，何相需之殷、相遇之疎也。長公文虎出其家書目，有余所未見寅旭書數種，又知王有文弟甚賢淑，頗能收藏遺帙，倘天假之便，能及稼堂酬此夙諾，即敬可亦當愉快于九原，而余且老病，終未知後此何如耳。雖然，作者之精神不沒，珠光劍氣，出必有時，且安知後世遂無子雲也。敬可歸後，余既舊序此書，閱十有二年，乃於嘉禾友人張簡菴處得今序，而今又數年矣。日月易邁，有感於友朋生死之誼，聊記其略。康熙甲申重陽後五日，勿菴老人書於天雄署齋之八柏軒，時年七十有二。

（《碑傳集》卷一三二）

大宗伯龔端毅公傳 嚴正矩

龔端毅公諱鼎孳，字孝升。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端毅則其今諡也。先世自江西臨川徙廬之合肥，再傳而爲寧揆公，登萬曆癸卯賢書，歷官滇南祿勸州，又傳而爲眉齋公，以詩古文名世。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加一級。公生而岐嶷穎慧，夙成。祿勸公林居，極愛憐之，手授經書，親加課督，不丙夜不就寢。年甫舞勺，精於制舉義，每一篇出，冠絕儕耦。兼博通騷史，善詩賦古文詞，老宿見之，罔不推服。受知於太守烏程嚴公、大尹新建熊公，補博士弟子。癸酉、甲戌聯捷，時年纔二十耳。闈卷房牘膾炙海內，有露澼園稿百篇，學士家爭傳誦之。是年停館選，公筮得蘄水令。時值流寇蔓延，江北州邑多陷，公受事甫浹旬，寇至，率家丁枕戈城頭，號令嚴明，恩信并結，士民皆爲死守。一日探賊在二十里外，急率衆往擊，各備柴束燒死賊數百。賊怒，亟攻城，用火藥擊之，稍稍引去。因增城浚濠，濠深城堅，寇忽夜襲城下，濠水高丈餘，不可涉，兼干櫓嚴整，賊顧視曰：是城不可撼矣。暇則與士民講說詩禮，激發忠義，問民疾苦，興除利弊。又爲闡揚理學，勤課多士，有問奇風，始諸集齊安九州邑文士多來就社。丙子，分校楚闈，總裁爲婁東吳駿公、萊陽宋九青兩先生，稱文壇名宿，與公氣誼甚合，藻鑑相同，所拔皆奇儁，得士解元周壽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與焉，周則公季試蘄水所首拔士也。蒞蘄七載，日與寇相持，屢挫賊鋒，城得巋然無恙。善政纍纍，詳山聲堂集中。撫按交章累薦，舉卓異行取，陛見，上注視嘉悅，拜兵科給事中，即日命察理畿南廣平等處，徧歷州邑，詳覽形勢，一月疏凡十七上，自固邦本以及善後、畫沙聚米，皆切實急著。居兵垣十閱月，諸如疆圉大勢、狡寇情形、賢姦進退、國事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於人才士氣尤爲諄諄致意云。於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國，特疏請留，極論言官章公正宸、熊公世揚、憲臣劉公宗周、金公光宸等皆當賜環，因及錢公謙益、楊公廷麟忤璫同難之方公震孺，俱不宜終老巖穴。又因同官請卹宋公玫，并請卹抗節殞身之范淑泰。又言河南撫軍王公漢死永城叛帥之變，宜下明詔卹忠討賊，遣官致祭，以勵兩河父老忠君仇賊之心，收拾鼓舞，所關甚大。聞詞臣黃公道周杖後蹇殘，不能步履，淒然淚下，即引以請罷詔獄廷杖，復請蠲流寇焚劫之郡邑三年租賦以安民心。條上金陵十事，一扼要害，一聯聲援，一練水師，一葺戰艦，一覈軍實，一積糧儲，一詰姦宄，一固人心，一禁侈靡，一修實政，言皆石畫。時中原淪亡，京師孤注，名雖扼狡寇之竄，意實備南都之遷，其長顧遠慮若此。抨擊時宰，則有大姦本乎大貪之疏，政本關係安危、已誤不容再誤之疏，糾論怙惡之疏，至庇貪誤國一疏，則專擊首揆，以此下公於理，旋釋爲城旦。其因事納忠，敢言極諫，考古載籍所傳，如公者寧可多得耶。寇陷都城，公闔門投井，爲居民救甦，寇脅從不屈，夾拷慘毒，脛骨俱折，未遂南歸。本朝義旗東來，狂氛電掃，召以原官就職，疏辭至再三，不允，起吏科右給事中，條上吏治之要，曰尊賢禮士，曰辨論人才，曰優隆臺諫，曰崇獎恬讓。陞禮科都給事中，有酌禮儀以垂一代定制、定取士之規以昭文治、天變可畏乞加修省、江南既定亟舉賓興諸疏。旋擢太常寺少卿。丙戌丁外艱，歸守制。服闋，起補館職，疏稱譯館之設，辨習文字，通化柔遠，關係甚重，條應行四款，俱見採納。公負性剛直，不

附時宰、致相牴牾、逐欲借甄別出之外藩。引見日、世祖大悅之、擢刑部右侍郎、上疏臚列七事。一、謂國運方新、民生甫離湯火、無非於明罰飭法之中寓下車泣罪之意。時大小獄情、回堂有淸書而無漢書、重大事情又從淸字翻出、訊鞫時漢官倉卒不及察、何滿司獨勞、漢司獨逸。必滿漢公同質訊、詳注呈堂覆審、從淸字翻出者、必引律敍招、堂官覆加看語、然後具題。一、請參稽典例、取決重囚、必仍從該科僉發駕帖、將應決人犯姓名逐一注明。其有情罪失當者、許科臣即時執奏。駕帖既出、照例會集御史等官公同監決、仍酌議行覆奏之法、以全萬一之生。上俱允行焉。轉戶部左侍郎、未匝月、推少宰、上特簡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事一載、疏章累百。其最著者、有敬陳職掌共砥勿欺之疏、有圖治方殷綜覈貴收實效之疏、有推明德意之疏、有刑官萬難汰減之疏、有敬陳治平八事之疏、有海寇釀禍密疏、有暫停秋決之疏。公在法司、每事好持兩議、人爲公言滿漢異議未便、公弗聽。果奉上諭、法司章奏、每倡另議、曲引寬條、鐫秩八級。又以巡方不法、再鐫四級、補上林苑監署丞。頒詔粵東、途次量移太僕寺主簿、再移上林苑丞。京察部議鐫級補外、奉旨留內、補國子監助教。上固鑒其忠直、聊於裁抑中寓意、往例降職官多不入署理事。公以官無大小、俱應供職無缺、在上林、上疏請退出屯莊二十二處、仍歸民閒業主辦納丁糧。在國學、課諸生勉學力行、士多興起。丁繼母艱、泣請奔喪、奉旨在任守制。癸卯服闋、仍起補左都御史、有寬民力以裕賦稅之疏、惜人才以收器使之疏、有感誦皇仁安插投誠諸疏。甲辰、調刑部尚書。公曰、予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每對罪囚、哀矜惻怛、慘見眉宇、反覆招詳、稍有疑竇、必爲昭雪。有復秋決恤婦女之疏、星變陳言有請赦密疏、有寬失出宥小過恤株累諸疏、皆切中時務、語多忌諱。丙午、調兵部、區畫方略、嚴軍實、儼紀律。有酌投誠重言路諸疏、有寬奏銷疏。己酉、調禮部、釐正京官儀從、復歲貢廷試、復試錄進呈。庚戌主會試、得宮夢仁等三百八人。癸丑、復主試、得韓菼等一百五十九人。公力掃時文靡滑之調、故兩榜士皆淳正古雅、風氣大振。壬子正月、嬰疾、疏請假治、不允。五月、復請、又不允。六月、疾大作、上遣學士傅、侍衛吳、醫官茹至寓存問、公謝表有閭巷驚傳爲僅見、舉朝共慶其遭逢之句、感荷殊恩、力疾入署、以圖報稱。勞輒疾發、屢疏乞解任調理、皆荷溫綸慰留。至癸丑八月、疾益難支、痛切乞骸歸。上念其情懇、特允之、著令馳驛、病痊起用。乃謝事、未及一月而卒。公風格秀整、目如巖電、早歲巍科、名噪京國、風采言論、奔走豪雄。其由令拜梧垣、年尚未三十也、遭時不造、禍及宗社、慷慨赴難、死而復甦。念誰爲我復君父之仇、討弑逆之賊者、殆未可與往代革命同日而語矣。前後疏章累數百通、其最大而行之既效者、則寬民力以裕賦稅之疏、蠲江南積逋三百餘萬。星變求言、請赦密疏、援引古昔、謂朝頒赦而夕星滅。及赦頒、彗果夕滅、其響應如此。至寬奏銷疏、則請復江南降黜紳士不下千人、於迹涉嫌、時多韙之。公毅然曰、以我一官贖千萬人職、何不可。諸如疏中有疑難者、每奉詰問、輒爲剖析條暢、婉而不屈、卒荷溫綸、更加引重焉。世祖常覽公詩、又歎爲眞才子。又嘗書公名掌握之、示近臣、射覆近臣以某某對、曰非是、以公名對、上曰是也。朕固欲大用之、但才氣太盛、姑養以俟。今上辛亥元日、慶賀兩宮禮成、召至輦傍、詢問平

日所作詩古文，咎注有加，以故屢疏乞歸，不允，疾則遣學士存問云：公天材宏肆，行文如泉涌霞蒸，筆不加點，酒餘好即席限韻，擊鉢灑翰，工藻絕倫，律詩常一夕三十首，排律古體至千字。詞林譚玉章嘗語人，江南有文士欲爲其父乞公文，知寓中無暇晷，又稔悉公喜於席間作詩文，乃備綾十二幅，簡請郊原讌集，車騶至日已薄西，出綾求文，公縱筆疾書，爲文累千二百字。書成劇飲以歸，其敏捷類此。公才既高，好自標持，往往爲異己者所忌，百計擠排，以致屢起屢躓，公無纖芥留意，遇人藹吉，尤樂獎藉人善，人有訾毀，若不聞知，固其德量有以大過人者。與丈夫子二，長士稹，兩中副車，以廕候補，次士稚，尚幼。

嚴正矩曰：天之降才亦靳甚爾，何至於公獨縱也。公賦才既殊，以救時行道爲心，以秉正嫉邪爲性，以敢言極諫爲忠，以勁直不回爲節，方之於古，殆司馬君實、蘇子瞻之流亞與。至於文詞豪邁，警敏絕世，多者數千言，少或數百言，搖筆立就，備極工麗，則陳思之七步，青蓮之倚馬，未之或先也。雖有忌公擠公者，荷至尊洞鑒，寵任彌篤，將欲大用公，而公遽逝，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碑傳集補》卷四四

冈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鄭方坤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蘄水令，以殊尤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思索，眞當今才子也。以此洊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以寄其侘傺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廕者，翕集京師，不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嚴冬之裘，萬里、三塗之綆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騖星奔，於斯爲盛。先生既負君宗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群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謔閒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嘆爲天人，未嘗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沈，其託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碑傳集補》卷四四

馬先生負圖傳　湯脩業

先生姓馬氏，名負圖，字伯河，一字肇易，晚號一庵。世為武進人。父曰湛泉公，母謝氏。年十三而孤，哀毀骨立，育於從叔父士元，與其子拔萃共學，互相淬厲，迄於有成。人稱馬氏兩先生云。父沒時，僅遺朱提百金，而債負纍纍，人咸勸改業。士元曰：「撫孤吾責也，毋憂。」乃持所遺金去。士元家本饒，益善治生，又能餘力讓財，歲給三十兩為日用，兼代償夙逋，故先生得肆力於學。崇禎戊寅充諸生。甲申，北都破，福王立南京，巡撫祁公彪佳來常，集諸生於明倫堂，申明忠孝大義，環而聽者千餘人，先生長號，人多感動，亦無不痛哭失聲者。乙酉，南都陷，遂棄衣巾。時天下初定，盜賊蜂屯，嘗避地湖濱，盜突至，方病痁，力疾扶母，徐語盜曰：「吾貧家所有幾何，任君取去，幸勿驚吾老母也。」盜為之愧屈，竟斂跡去。又一夕被盜，先生與婦周氏掖母踰垣得脫。說者謂先生孝義智勇，即此略見一斑矣。居久之，入城行醫以養母。先生素精是業，手到病除，故病劇者爭欲延先生診視。母病風，侍疾數年，不少懈，身後喪葬盡禮。既而從叔父士元病，維持調護，不遺餘力。及卒，哭之哀如喪考妣，曰：「吾非叔父不能至今日也。」幼崇名節，革命後始參心性，漸有所得。聞太倉隱士陸世儀名，介門人湯紫庭刺舟造訪，窮論三晝夜。世儀相視莫逆，曰：「吾與君相隔二百里，從無半面交，何契合如此也。」康熙乙巳，毘陵諸遺民公請世儀來常，攀留者二年。自經史、性理及天文、地輿、河渠、屯田、兵法、樂律之屬，靡不口講指畫，可見施行。先生與升書實左右之。升書者，一字蘭臯，即拔萃也。先生孝友性成，門內蒸蒸向化，授室未久，即變匳具為兩弟行聘。少與拔萃習，友愛不異同懷。拔萃無子，臨沒，嗣子幼，託孤於先生。時拔萃產尚豐，族眾利其貲，眈眈虎視，無不為先生危者。先生直任不辭，又推拔萃意，惠及宗族，差等不差。人人驚喜過望。拔萃嗣子進賢天，復立進脩。初，族眾多懷疑，既而習先生誠悃，不讋服。嗟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先生之謂矣。先生謹小慎微，如臨深履薄，而事關家國，則又不避艱險。明季武進民變，知縣張某逃避得免，人情洶洶，先生自郭外聞之，急趨入，謁推官何家駒，促之安民。守道某欲調兵來護，先生以力持不可，曰：「是未拒虎先進狼也。」諸當事無以難，卒從先生議，民賴以生安。其從容定變如此。先生學道多年，自交世儀，心性益徹，而名物象數則同里蔡所性切磋之力為多。知府駱鍾麟聘盩厔李容來常講學，與之言亦多投契。自世儀云亡，拔萃亦逝，先生自傷孤立，乃與同里惲日初、宜興邵賚、江陰黃晞等集後學數十人，講易延陵書院，探賾索隱，動中肯綮，聽之無不心領神會者。先生篤信程朱，不輕立說，晚歲始著皇極經世說十章、開方密率法及律呂圖解、八十四聲六十調說、候氣說、知非錄、戊申劄記若干卷，藏于家。卒年六十八，時康熙二十年辛酉也。初生一子進道，舉動不凡，四歲見競渡，即書「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以自戒。七歲益有成人之度，陸世儀為作馬家兒謌贈之，至十三而夭。立再從子進禮。易簀前一日，後學陳世祉、張伺往候，猶問及東林祭祀及講會。客將退，大呼兒子進禮送客，其談笑不異平時。歿後，及門顧秉僖、許元湝等尊信師道，思慕弗衰，求所以表章而未得，因思李容嘗稱為潛德弗耀，遂私謚潛德先生。

湯脩業曰：曾伯祖紫庭公為先生高弟，而外祖菽原公原聘馬氏，即蘭臯女，先生之再從姪女也。先妣嘗為脩業述前言往行，故略知馬家舊事。以先生之盛德，竟至絕嗣，何天之報施若此耶。近得知非錄、戊申劄記，反覆玩味，知先生精思力踐，信愷愷君子也。而其他著作之散佚不存者固已多矣。惜哉！閱鄉先輩張伺所作傳，嫌其載論學語太繁，不得要領，僭刪其浮蔓，而撮其立身行已之大者著于篇。嗟乎，後之欲知先生者，觀此足矣。

（碑傳集）卷一二七

賀侯杜先生墓表　李來章

賀侯姓杜氏，諱俊彥，號鈞圃，為開封之扶溝人。世以其宰賀而民德之，且竟終于賀也，因隱其姓，諱里居，而尚稱賀侯云。侯以康熙四年乙巳卒于賀，去今二十有二年矣。賀人之事侯，食飲必祭，死生必告，疾疫水旱必禱，儼然銅章墨綬，日臨涖其上，不知其沒而久已歸骨於故土也。又聞其一時所經畫，至今賀人遵為令式，聞有欲從而紛更之者，則賀人羣然譁，且曰：「侯政善，吾儕便之，倉奈何亂舊典為？」蓋直道之難泯也，久而益信。如賀侯者，固將歷百千年，更至萬年而猶為未死，則一時之齮齕而力敗之者，亦徒勞苦，何足為侯病焉。按賀，即古臨賀，為五嶺之一，在周為百粵地。裴氏記云：自九疑之南，崇山峻嶺，高排霄漢，綿亙數百里，皆賀之境也。其風俗淫頑而尚鬼，不帖服於聲教，又時值王師搗富川猺，猺以餘孽自嫌多疑，畏蠕蠕然觀望於叢木幽箐之間，益難治。侯以癸卯來賀，輕賦均徭，清獄賑窮，力為安輯，又以土語譯解聖諭，躬至其處，反覆開導之。荒溪巖峒，椎髻徙跣之民，環聽多泣下者。



曰微聆侯之訓誨幾不可以爲人有羅某者先是以僞鎭納款居賀東之信都鄉部曲舊人錯處左右多挾厚貲適富川告捷當事欲移軍臨賀坐以謀叛連類勦滅之侯力白于軍門以身家保無虞乃止賀人得以免劫掠侯之治賀其大者多此類噫可謂强敎悅安愷悌之君子也已公居恆甘淡薄其在賀尤以廉潔自矢有塵甑魚釜之風以佐郡者欲匿賀之民租自利寓書屢爲言侯固不從因被誣去職未幾卒囊篋蕭然貧無以殮諸大吏憐之多厚賻明年其嗣君孝廉之昂始克扶櫬北歸從葬於先塋之次初侯病賀之人老少流涕祈禱日以千數甑山有老僧不知其俗臘土人言自其閉關坐盤石上已六七十年矣日視侯于署中曰侯之治遠過李明府部今聞侯病且劇既不可以身代獲親爲侯進藥一匙老僧願足矣及侯櫬將北又命其徒一人攜瓶鉢閒關相從踰五嶺涉瀟湘洞庭洋子歷烏道蛟宮之險幾萬里以勞至絕瀕絕猶笑曰我爲師送侯得達鄉井雖死無憾也其爲賀人感而不能忘有如此侯以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其貢于鄉在順治二年乙酉其葬在

今上五年丙午御史西華王公鼎鎭爲誌已納于壙中二十六年丁卯鄉後進李來章本嗣君所爲行述而兼質以已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爲之表其墓于世系素履不復贅列獨紀其始終於賀者以見直道之在人心且使世之宰百里者胥得奉賀侯以爲楷模云

《碑傳集》卷九〇

李騰蛟傳 魏禮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縣學生甲申國變預盆去諸生名籍隱金精之翠微峰與諸子講易易堂中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及徙居三巘授生徒弟子來學者皆褒衣襮冠朝夕歌詩揖讓折旋入其室雍雍有儒者風騰蛟爲人恭惠務爲渟厚與人交未嘗卻末即有秕行亦優容覆蓋之戚友有遺言者取調停焉國變後益務寬退雖門生後進犯之多不較三十年未嘗著時服喜讀書病革猶與易堂兄弟諵諵談議命門生歌詩以自娛遂卒卒之日白衣冠來弔者盈於路哭聲震屋瓦于是其長兄瑺與遠近友人門生共跡其行誼私議諡曰貞惠先生著有詩文集周易剩言藏于家

魏禮曰易堂之以易著書者邱維屏騰蛟二人初騰蛟甫四歲父攜就書室中輒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越數日三四覆之父乃大驚異三巘有門生好論易騰蛟最賞其言然門生喜瞀瞀古人與人論不合更大罵騰蛟因詠祢子識得圖中詩曰子與易學殆無所得門生後乃大媿騰蛟爲諸生時妻兄陳氏族子殺人石城楊令禁之獄其父誘縣中十三家劫令出其子竊署妻兄名令大怒以爲名首上其事巡按御史當論死騰蛟乃造令令喜素欲識騰蛟不可得騰蛟因微言妻兄事令笑曰若陳生名居次可解矣騰蛟乃極言無罪即十三家皆爲首惡掛誤令是之更令十三家醵千金進謝騰蛟卻不受令固請騰蛟乃竊去因不謝令然令卒白陳氏事而御史賓令欺謾劾去官論者謂騰蛟以忠厚能令令輕其官令能以官徇騰蛟皆不易得云

《碑傳集》卷一三六

五公山人王餘佑傳 王源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諡曰文節先生山人幼偉岸有大志初從定興鹿太常善繼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國變歸隱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遠近從游至數百人薦紳先生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山人幅巾褐鞶須髮皓白數往來上谷瀛海燕岱間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爭相慰藉山人時停車問勞而去家貧甚府縣長吏求見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剉薦接之有急更爲錯置百數十金無難初山人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即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知縣山西臨縣調繁河南爲山道山人歸會闖賊陷京師山人父帥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愼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徵君亦起兵其恢復雄新城容城三縣禽僞官郝不續等數人斬之未幾賊敗

大清師入山人父爲仇家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慨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送父于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

爲解，乃免。山人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之五公山。山人學無不究，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喆、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又執贄於定興杜紫峰先生。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其爲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倜儻。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戟張，踴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嘖嘖曰：王先生命世才也。乃隱居四十年，卒以不求聞達死，之時甲子正月。又二十年癸未，大興王源爲之傳。

王源曰：予久知山人名，將不詳其生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或謂文中子隱居教授，其造就之才皆足以安民濟世，功何必自己出乎。乃吾觀天之生才，日下固未見後進中有卓卓具體用如前人者。其或山人之門有不同歟。然誦其詩，讀其書，苟能私淑於山人，以造就其才，則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也。山人又何憾焉。

《碑傳集》卷一二五

謝先生文洊傳　彭紹升

謝秋水名文洊，江西南豐人。明季補諸生，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與衲子游處。後遂棄諸生學禪，益力，好大慧禪師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自此神氣灑然，異于常時。既讀龍谿王氏書，服之。復讀陽明子書，自信益篤，遂與諸友講陽明之學。頃之，會于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秋水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菴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于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及講義數十篇，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常當提持此語，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當下提醒，痛悔刻責，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秋水獨反己闇脩，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秋水，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于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有疾，自爲墓志，卒年六十七。

《碑傳集》卷一二七

郝先生成傳　范鄗鼎

郝冰壑先生諱成，字憲公，平陽絳州人，世居城北四里許，洞壑清涼，自號冰壑居士。以農傳家，幼好詩書，稍長，應童子試。甲申，中國變，閉戶不出，誓以布衣終身。手執四子書，尤精於學庸，著日知錄、學庸溍言、學思二編、儒者十知、致知階略、朱陸同異辨等。予既採入三晉語錄、晉國垂棘諸刻行世。家業似吳康齋、胡敬齋，學行亦似之。兼嗜羅整菴、張古城、陳清瀾諸集，總以朱子爲嫡傳。予雖未及謀面，頗爲神交。十年前緘其最賞心者一種來贈予，發視之，則吳康齋全書也。跡此得窺先生之學之所重矣。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明季州守孫公、

清初州守單公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戊戌，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丁未，州之諸文學公舉實學。州守劉公賞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癸丑、甲寅間，敏果魏公立朝，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申公、薛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郎子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道憲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予謂爲古之狷者猶信。康熙壬申八月十九日申時，先生卒，子適具生芻致誄，且唁佳公子，嘉其能遵家教，不用浮屠，善體先志也。既爲先生作傳，復遣子及門擢闆思誠向公子索狀。狀來，乃知其生在萬歷乙卯五月九日寅時，距今之卒，享年七十有八。又爲誌銘，俾納之壙中。

《碑傳集》卷一二八

黃君晉艮墓誌銘　鄭梁

君姓黃氏，諱晉艮，字朗伯，處安其別號也，閩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穎敏，讀書窮理，務爲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十九，與其伯父某師友家庭，文譽遠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歸之。闖賊之陷京城，閩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邸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升工部營繕司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指斥條陳，悉中肯綮。

本朝一統，失職家貧，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脩，以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冤者，君皆力解之。其

客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方遒、所過州縣縉紳多爲徵索所持、動輒羅網、大將軍亦不免修睚眦之郤。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甚多。蓋君雖不遇于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人、所至必有以及物類如此。君既抱用世之志、鬱不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于著述、而又旁及于藝事。生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學諸書、嘗作唐詩剩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石井、作井上述古詩八十二則、起自周宣王、終元世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己志。書法得二王精意、時爲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別有生趣。素嫻騎射、當爲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解推風息、游道陵遲、士之挾藝者四顧無可投足。閩處南徼、其聲氣尤興。中原阻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屣。甲寅之亂、僑寓虎邱、耆舊過從、名流饋餉、觴遊歌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讓紹前華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明萬曆乙卯十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知澄邁有聲。曾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茶陵守某之孫女、有婦德、封安人、前君沒四十有三年。生子三、農、魏、天植、南平廩生。繼娶林氏、生子一、興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觀。孫男八、宗儀、宗表、宗憲、俱庠生、宗香、宗望、宗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岸、道平、道焯。曾孫女六。當君寓虎邱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之入署、爲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諄諄以所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幔亭、同爲方外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于公、公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遺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懇懇、丈夫生不獲建勳、退而著述意所勸、不甘泯沒何獨君。吾言鐫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得聞、庶免散軼隨煙雲。

（碑傳集）卷一三八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王士禄　施閏章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王君墓碑

予友王子西樵先生居母夫人喪、以康熙癸丑七月二十二日疾卒于家、年四十八、葬于某山之原。季氏户部郎中貽上士禎次其行事、屬碑而表之、書凡五六至。君諱士禄、字子底、濟南之新城人。雅好為詩、多記覽、遇事成書、有燃脂集、司勲集、前後共若干卷。為人清真簡遠、望之倫然。于父母兄弟之間、至性獨絕、其中子子、其外油油、嘗抱膝不謁貴人、士之後進布衣一言之善、必為之奬成、故天下慕義、不名其官、而稱之曰西樵先生。始舉禮部、薄吏事、投牒改官、得教授萊州。三年、遷國子助教。公卿奇其才、擢吏部考功主事。明年、遷稽勲員外郎、典河南解試。故事、有司繩尺取熟軟穩順、不敢涉古文一字、謂之中式。君獨摘簡、一變其卑弱。又不以通所司貴人、人或惡之、摭拾下吏、具三木、賴叔弟士祜殫力槖饘、得不死、竟坐免官。是時季氏推官揚州、兩尊人就養、君欣然南遊省覲、間移棹西湖、汗漫忘返。既家食八年、會上與天下更始、朝議還主司詿誤者官。君迫母命、強起補考功員外郎。而季氏復入為禮部、遷户部、接卽聯騎、文采照耀天下、目之新城二王。久之、君坐察議事奪三級、未行、而母訃至、慟哭屢仆絕、識者以死孝憂之、竟以毀卒。君于詩獨愛孟襄陽、嘗吟曰、自從舉世矜高調、誰識襄陽孟浩然。其於諸書綜擇折衷、獨有義例。嘗病廿一史冗駁乖舛、三國志並列為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陛季漢書、仿晉書例、列魏吴為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並偽書、李維楨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為辯甚詳、有功經學甚大。在考

功時，議沈副使荃死妄得還秩，張學士貞生、李御史宗
先後建言下吏議，並力直之。此數人者，皆卓有聞于世
者也。其持清議多若此。而年不稱德，士大夫多爲流涕。
元配張氏，再娶王氏。二子，曰啟演、啟沆。父與敎，貢士，誥
封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母孫，封宜人。祖官浙江右布政
使彖。曾祖戶部左侍郎，贈尚書之垣，世爲明顯族。君
初不事浮屠，拘幽時仿蘇長公齋戒，寫佛氏書。既卒，口
體作異香，經三日。此益儒者所不道，戶部以爲實錄云。
系之銘曰：
瑯琊之裔，世有名迹。維公挺生，舉體遐逸。筮穴詩書，泮
逢綫冕。出則巨源，退則中散。有美塤箎，更鳴遞嘯。戾矣
達生，曠云死孝。有盡者年，不朽者壽。馭風泠然，逝將誰
偶。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王君士祿小傳　鄭方坤（互見孝友）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閩人編紵論交，時號三王。既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罹吏議下獄，鍛鍊久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爲六橋三竺之游，銀甲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識者歎爲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訃，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斑斑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瞻而肆，蹊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蓽路藍縷，皙昆實首庸焉。嘗磨勘之獄解，扁州南下，阮亭時爲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否？」人歎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公語評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爲定評云。

《碑傳集》卷一三七

翰林院侍讀施君閏章墓表　毛奇齡

上之二十二年，侍讀施君死于官，將擇月日歸葬于宣城城南之牛喜沖，以病臻，時會與予泣訣，屬予爲表墓之文，而恐失記。顧檢討高君知狀，至是檢討帥孝子彥恪來再拜，述君命。予思予與君締交有年，今又同館，微命猶將以哀詞重誄其生平，況君命乎？君諱閏章，字尚白，宣城人。順治己丑由進士授刑部主事。當
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頒赦天下，君奉使廣西，謁定南王于桂林。王爲君治裝，發樓船灘江送君。君辭之。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而東略地及平樂，君還至平樂，聞變，哭王于官亭。將嬰城，其守尹君揮君行，曰：「君使臣，無嬰城理。」君乃行。抵家，以承重居吳太夫人喪。三年服闋，補員外郎。大司

寇劉君重君名一切部事皆屬君君引經折獄所平反者盈十百而大
憝終無倖者會
章皇帝右文拔曹郎尢者充學使御試得七人而君爲首因提學山東
君嘆曰吾世嬗理學三傳而皆紬于諸弟子吾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
學者吾惴焉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故其取士必先行而後文且所在
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謁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所畫鼂錯受尙書狀
慨然久之臨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絕其授受宜亟如此已卒
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袁無土著民聽流民占籍墾土
而集其壯者萬人曰麻棚吉閩閩家聚文昌折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
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膠軍門君陳兵擬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
首髮剃其所衣廣袖衣而盡釋之予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
死其人流涕願如約于是自爲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爭請
得一見君歸命而麻棚之在袁者亦散去方是時永明兵猖狂轉餉最
亟御史以通賦檄君征輸君乃作勸民急公歌垂涕而諭之遍歷崇山
峻谷問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阬嘆竹源阬諸篇以告當事當事咨嗟
比之元道州之作舂陵行而民亦輸賦毋敢後君乃務休息每日昃一
視事但對閣皂山支頤賦詩築愚樓于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卽與過
客登臨其中出入屏干掫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
市會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
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淸江環城下以其淸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
如使君因改名淸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
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壽填之
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
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
名
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會日講員闕
上親出君名令補忌者沮之辛酉典試河南明年陞侍讀卒
命纂修
太宗文皇帝寶訓時筆札既煩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毀神氣澌散値
望日朝下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按就欄隙草罷不能起左右
掖之至榻閒若形存者然而卒無病越數月沐浴卒君數世以理學顯
祖諱鴻猷曾從陳九龍先生暨石城焦澹園吉州鄒南皐游既死號中
明子中明子子二長諱譽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稱述
明公則君父也君生而仁讓于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博于酬接口吃
艱語詞顧論理便便聞忠孝事及覊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忼慨涕
泗隨語下嘗與同邑吳君赴春官試吳有老母下第君已在第中相持
而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友朋窮無歸疾病死喪自經給膳療以及殯葬
必周必具嘗禫服嘗友人空慟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其墓買田置
宅以贍其子若姓者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君爲娶之君
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其前後伍伯忽獸走旃
蓋散盡獨一舉眇眇隨決嘗沒吾至今思之而痛于心方君之道平樂
也吳太夫人踰八十日計官程思以贏日歸侍太夫人而太夫人適以
是年死然而猶幸及歸侍者初述明公孝日與君母馬夫人謀所以事
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浹以爲失溫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
君初字屺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君從鄉薦還謀與叔父
祗園公歸馬夫人主祔廟而重傷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祔之惟恐吳
太夫人將一日不懌可如何至是使歸會覃恩贈馬夫人爲宜人貲者
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匄吳太夫人命吳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
明公主于其傍食而囑之且令爲文告于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
主同述明公主入祔焚黃贈宜人當是時君手據地行伏主前號哭不
起左右皆哭賀者徬徨不敢進爲之罷賀乃事畢而吳太夫人始減饍
若有待者君家世孝友述明公兒時侍王父食食肉退而見吳太夫人
以鹽齏膠餰驚且泣嗣後王父召之食不往王父怪問故嘆曰新婦有
孝兒遂併賜肉君少孤育于叔父祗園公已就外傅冬月隨羣兒履冰
祗園公杖之而逐居塾外之土山寺塾師王君中明公老友也讓曰兒
一孤而忍出之祗園公泣曰正惟兒一孤故然也雖然命之矣乃親就
寺抱而歸君嘗官湖西祗園公覩君君跪迎之有不悅必服冠跪終日
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君仕無贏財獨積俸置義田
二百畝繼其業君好忘分友天下士天下士多歸之典謁日入剌雖臨
事必屏去趨迎與談移日景非語竭氣敗不忍已後進有佳士力獎誘
以成其名至所在善行興舉利濟其事煩不可得而載也君爲文數易
其稿客在座卽諮之推求施易或竟體無原稿字者要其文一歸于正
雅其講學以體仁爲本子二彥愔能世其所學乃爲詞曰
惟君先閥起自石渠粵至尊道建坊于閭懿則代嬗以孝友于歷世而



大爰產斯儒，當其通籍，陳汝臯事賦白雲詞于赤棘下。朝重儒術，予觀學使程文自齊講德于魯中，秉玉節，分藩湖西，創瘍之後，以煦以嫗，獨其介節，餔糟茹藜，過清江者泫然而哀。乃者天子由制科召，置之講讀，式是來學。云何前史編纂未就，特乞撰紀，如歐陽九以茲筆墨雜置藩溷，手足皸瘃，況戀親串于是，哀樂中年，大傷迄緈而歿，亦惟其常。君之文章已貯石室，君之德業堪表象闕，其澤及人，戶口能說。矧其世學，昭于月日，今啟輿旐，將還故阡，琢石載事，繼之以文，惟緦石稨，載罔克全，謹標槩節，以垂墓門。（《碑傳集》卷四三）

附錄二十則

大父鴻猷，游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父謇，叔父譽，兄弟孝友，內外雍睦，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湯斌撰墓誌銘。施譽子遂明見明史孝友傳）

公勤學好問，寬和而善讓，其學主於體仁，而文章製作極其醇雅。（高詠撰行狀）

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復推求，常至夜分。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湯誌）

大司寇瀛洲劉公主部，一見即引與議論，悉合。嘗謂諸曹郎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若殺人當論者則不可赦。君但見重囚被鋃鐺三木，以丐生，亦會見有血肉狼籍跪伏其傍者乎？此意惟施君可與語耳。公用是益自發舒，所全活至數十百人，而大奸亦無得漏網者。（高狀）

世祖選尚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湯誌）

湖西道轄臨江、袁、吉安三州，時西南用兵，徵鑲急，歲飢，有司坐逋賦失職者相望。公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徵斂，此事舊所無。軍檄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已逾。攢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荊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訣惟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敝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嗟務敲扑，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蠲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烏咽，淚盡空山隅。新淦縣東山有大阬，民阻險為盜，公召其父老，諭以利害，眾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作大阬歎，其辭曰：叢山如劍戟，灌木蔽嶔岑。其水獨南流，谿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為沾襟。招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宿逋既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何時息哀嗷，引疾投吾簪。大阬有盜，官檄竹原諸阬民捕之，逸其渠，已而盜殺竹原民殆盡。公憫之，作竹原歎，其辭曰：殺虎防噬人，芟蔓莫留根，留根終詒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竹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群盜故比鄰，姻亞如弟昆。反戈相噉食，收骨無兒孫。煢煢數寡婦，零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招游魂。人亡畝稅在，淚罷還聲吞。（彭紹升良吏述）

吉州白鷺書院，明羅、鄒、鄒諸先生講學處。公餘大會，以存誠立教，學者宗之。偶會期有數人具辭爭訟，告曰：此講習地，聽訟自有官署也。俱就坐，講長幼有序云：人家兄弟往往不如朋友，以近而不相得也。其不相得者，皆以財起見。昔人言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以田屋妻妾皆我所得主，更置無難；至兄弟則父母之分形，我身之羽翼，又非已力所可致。故順父母在和兄弟。世人奈何厚薄倒置，視同氣如仇，而意氣交遊，動稱膠漆生死，又何重也。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喜，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為彼尚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為和也。言下涕泣，同堂皆悚然。忽末座二客相抱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為祀田。（施氏家風續編）

講學臨江景賢書院，問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彼豈甘禽獸？答曰：予學未至恁地，然推先中明子之意（中明子，公大父），大約順逆二字，即存去之主腦。孟子口之於味章謂性為命，即徇欲所謂順而下達，不謂性命，即復禮所謂逆而上達。順易逆難，君子堅忍精進，獨為其難，所以存之也。學者皆謂此論如撥雲見天。（同上）

先生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為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全祖望愚山年譜序。案此條與湯文正公誌語不同，蓋文正作誌時猶有所諱）

自臨江裁道缺，歸臥寄雲樓，有終焉之志，鴻博之舉，非其意也。御試後，有謂宜稍講求者，先生笑謝之，且曰：吾豈惡秩之崇，所懼者官

高一級，卽人品減一等耳。（樸文集述）

儀吉案：全祖望《愚山年譜序》謂馬太宜人事實在舉賢書時，而墓表以爲歷仕得覃恩之後，以西河爲誤。予考本集六月十八日先祖母生辰追悼成篇詩自注云：「祖母屬纊時，章奉使粵西。」又詩云：「猶憶歲在寅，休沐值今日。母衰久喪明，孫病亦羸尫。強起奉母觴，舉酒含淚嚥。哽咽相慰勞，豈謂卽永訣。」先生已丑觀政刑部，卽歸，庚寅家居，辛卯赴補，是馬夫人祔廟當在庚辛間，非自粵使還時矣。李澄中撰傳與毛所述同，皆誤也。公子施彥恪曰：「曾祖母吳太君嘗欲置一金簪，不可得。先生奉使粵東，得寸金，卽爲置之。將歸奉而太君歿，終身隱痛。後歷官參議，例服起花金帶，泣不忍御，以銀爲質焉。」此事亦可爲公粵使還不見吳太君之證。

公有家師劉伯陽，中明公好友，死無子，死無子①，公葬之中明公墓傍，歲時使分祀焉。高淯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楊商賢，皆公文字交也。邢、顧之沒，皆經理其喪，刻其遺文。顧無子，邢惟一孫，以屬高淯令買田贍之。商賢尤酷貧，死江南，公爲礱石志其墓，嫁其孤女，以遺集屬於廬陵藻。藻又卒，公嘗以爲恨焉。其先官山左時，有李夫人者，宦族，與女流落東萊，爲追責者所迫，將鬻女焉，以告公，則公同年李顯女也。顯，吳興人，官粵東，卒無子。夫人與女艱楚萬狀，公爲理其貲而資送之。後十五年，公游苕霅間，廣陵宗鶴問過訪，曰：「某近且娶李氏矣。」詢之，則顯女也。大喜，卽偕至其家，夫人出拜且泣，至不能仰視。由是士林益義之。趨者日衆，爲德於人，益不可勝數也。（高狀）

自庚寅後宦京師，山左、江右及里居，或出游，每講學不倦，曰：「先世不言而躬行，至中明子講明性理，善與人同。予小子未能繩武，徒文藝弋名，使當世目之爲詩人，殆先世之不才子。然此固祖志也，一息尚存，不敢稍怠耳。」（家風續編）

嘗憾文人不護細行，爲世口實，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爲一書，目曰《文人盛德》。（同上）

愚山少孤，事叔謇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池北偶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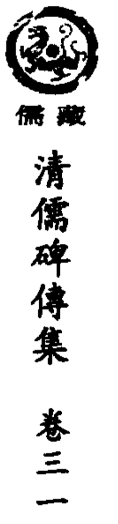
嘗信宿先生所，每凝時，必周眎蓐枕，良久乃去。晨興，則又來凝所，詢夜來寒燠。賓客留者頗多，冉旋皆徧。然覩客寢後，仍至祇園公所（祇園劉字）語移時，命之退乃退。夙興亦然，皆先至祇園卧榻請安，或并商本日所行事，乃退至客館也。蓋日以爲常。（樸述）

撰《朱陸異同略》曰：道原於天，維皇降衷於民，厥有恒性，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而率性爲道，性不離於空虛，修道以教，教必兼乎人事。凡古聖賢所爲垂世立教者，皆修道以復性之事也。夫子無行不與，而罕言性與天道，豈不樂語人以最上哉？天下上智少而中人多，其教以文行忠信，言惟詩書執禮，使之循循下學，由爲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上之可至於聖，次之不失爲賢，層積既久，一旦渙然冰釋，有不自知其然者，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躐等而頓入也。陸子以不世出之豪傑，獨爲直截簡易之說，以爲直見此心，萬理皆備，千聖悉同，無俟乎外求，旁騖，兼容并包，致者致此，格者格此，充塞天地而不懼，橫亘宇宙而無窮，此其說與夫子之一貫、孟子之收放心，誠有同原，非陸子創論也。然直舉本體，屏絕詁訓，遂以講學爲異端，以鑽研六經爲故紙，以學問思辨爲支離，充其說，遂將焚六經，罷講習，相尋於閉目冥心之地而後止，則其說亦太甚矣。朱之說自博而反約，由下以達上，所謂自明誠者也；陸之學卽約以該博，卽心以具理，所謂自誠明者也。由朱之說，致知格物，豈其馳騖廣覽而不求諸心者乎？陸子卽從而矯之，其能高談性命，塞聰蔽明，廢書不觀乎？吾又知其不然也。吳艸廬嘗辨尊德性、道問學矣，夫不尊德性，所學何事？不道問學，德性又安在？二賢之教，未嘗不相成，而卒於相反，互相訾詆，其徒又加厲焉，黨甚洛蜀，戰等元黃，則亦學者之過也。（學餘文集）

復孫徵君鍾元書云：姚江立教，有間涉禪語處，其徒從而張之，致滋口實。然致知良知，語本孔孟，姚江從萬死一生中體驗得來，正大有攻苦在。學者循聲失實，空說本體，咎在不致其知，非良知之罪也。姚江之說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施於下，是致知，何等知行合一，但單提此說，便覺一切記誦學問可廢，未免偏枯。此是朱陸之辨，其實尊德性未有不道問學者。（同上）

與所親書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同上）

先生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揚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爲闇淡，又以工于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倘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必班先生而齊之。（全序）



校記

①後「死無子」三字當衍。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陸隴其

四川道監察御史陸先生隴其行狀 柯崇樸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畀字圩。

曾祖錫允。妣姚氏。

祖濂。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妣譚氏。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唐宰相宣公。世爲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材。以正與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著書。詳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麥賑飢。勑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饑者。再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睦。迄今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以爲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稾率稱三魚堂者以此。東四世孫濂。先生祖也。濂長子燦。樂績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城陷。闔門殉難。今祀於鄉賢。第三子元。先生父也。邑庠生。以先生貴。勑封文林郎。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嘿。聰穎過人。一見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有芟節。先生舉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意洛閩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先生少食貧。嘗授徒嘉善館。席一樓。下樓久就圯。先生作危樓文以見志。有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其審義利決取舍。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節。素所樹立固如此。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至於嘉隆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盡燭其蔀。於是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矣。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爲濱海大邑。士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豪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爲姦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譬如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治一以勦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估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不可自新。苟爲善。即善矣。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晚。汪感泣。果不敢有犯。市鎮少年數十爲朋。以拳勇毆擊爲豪。用細民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論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即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諭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大場鎮民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爲長。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者。日見告。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甚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使人心悅而誠服。有恥而且格。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日至。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爲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絕不令至民閒。有不獲已。則戒其需索酒食。役心服先生潔已愛民。莫不恪守其戒。民亦信先生之愛已。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事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爲無用。而相率自化。吳俗尚侈靡。邑尤甚。富室宴會。窮極華縟。娼優猱雜。費以百十計。貧者轉相倣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爨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賓經醉倒。不以爲怪。博弈遊手。獻笑覓食之衆。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市衣爲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惰遊。崇衣食。急賦稅。催科不迫。督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業窘於輸。而



一遇①限期償杖錢又數倍。先生至，爲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即得宥。以故絶不用杖而輸者爭至。在任二年，逋尾絶少。惟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年，使給足好義，決不荷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始至時，巡撫爲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靜寧慕公繼之，亟稱先生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内辰，上允督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造册報徵。慕公不悦。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列侍從，從容諷議，非應變材。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而絶。汪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而一面遣捕役緝之，尋獲眞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爲讎殺也。人謂先生盍辨諸，則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奚辨爲。嘉邑益大震，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塡塞街市，爲先生呼冤。以薪粟餽者，麕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遣之，即胥吏輿儓，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枅結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邑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獨修補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所未有也。適

詔舉博學鴻辭，同郡工部吳公準菴遂以先生名薦。會丁父憂，不果應試。蔚州魏公環極督總憲，首抗章言先生冤，再疏舉廉吏十八縣令，居其二、一即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先生雖被薦復職，服闋後，雅存晉墓之志，徘徊再三，郡縣敦迫乃起。又素懷秉鐸之志，且慨當世任教職者多非其人，赴部時欲求改選教授，遴諸生之有志者而訓之。銓部以方奉

特旨不便改授而止。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眞定最爲磽瘠，易患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强悍善鬭，少訟而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絶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振運上供石灰，騾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爲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順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遍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然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於是漸有闢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逃亡死絶不敢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且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無缺也。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愛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征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寧謐，司徒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矣。一曰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瀉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歷年以來，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

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獨賑所省必百倍。一曰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獨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罷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曰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貲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獨俸自備乎。抑或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貲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又其一則請審丁不宜求溢額也。且曰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先生所陳皆經畫久大之謀、非徒爲一時補救之術、眞有如于公所稱許者。已巳夏、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

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幾欲責令先生賠補、僅而得免。先是甲子夏、兩江總制于公薨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淸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於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松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時雖未卽擢用、然七人者後多至大官、有聲名、
上固已心識之矣。及蒞靈一年、巡撫格公薦先生淸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庚午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巖、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部右侍郎王公昊廬交口論薦、遂奉
命旨行取。先生念靈邑頻年饑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況隣未盡除滅、將永爲民累、業當謝事、乃於數日內盡爲申請、首乞緩征。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爲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乞上司供應久奉全裁、宜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時借放飢民。巡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豎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遂
上疏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爲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僅延殘喘。然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惟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厭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目前所當議者、上年畿輔荒旱、寔異尋常、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徵糧地九百三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以棄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雖奉全蠲、其實止半。致
聖恩不得下究。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舉朝

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冒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毋又無足論矣尋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

上以久旱諭諸臣協同會議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其一言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鐲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曰夫鐲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并保舉而亦許鐲爲則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鐲納則是清廉二字可鐲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鐲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鐲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鐲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鐲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勅部查一切鐲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及李紱同往會議又獻議力爭曰鐲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特保舉一綫可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黜陟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鐲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鐲似難無庸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鐲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庸議者也時大兵草荳需運甚急計臣方恃鐲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爲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貲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鐲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痛詆斥之由是都人士大譁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鐲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需飾虛詞紊政事負言官之職擬革職議奉天安插於是朝野有識之士莫不代爲歎息扼腕時庶常張君畀向欲從先生受教未果至是恐遂失之即日執贄爲弟子而先生曾無幾微見於顏面泰然處之將促裝就道願

上心知其無他特原有之俾仍舊職是年冬試俸滿遂從改調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觸衆怒席不暇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然枉尺直尋未有不至枉尋直尺者也故甯直道而三黜必不枉道以徇人從古聖賢道理如是先生惟知秉義以自處守正而不渝利害得失豈所計哉先生既歸屏居洲只足跡不一至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衣蔬食泰如也先是先生嘉定罷歸工部席君啟寓相延至家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論制舉業踽踽若故寒士凡有就正者必爲之闡明義理辨晰精微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在館一年貌加腴色加晬人方謂先生涵養自然中和備至天必將以其身任明道之責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年壽正未有艾孰意臘月館歸偶感寒疾一日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相率至先生祠哭弔者踵相接也先生於世俗嗜好一無所留意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時語及民生困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嘗以程明道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之言橫於胸中及任御史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

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上恩得釋、再起再躓、卒不究其用以死、惜哉。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幾希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爲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蠭起、廢禮法、放名教、人心大壞、而國運隨之陷溺之害、至今而未已。故爲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嘗著學術辨三篇、又與河南湯宗伯潛菴、山西范進士彪西書、往復辨論。夫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亦類能知而言之、至於涇陽、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王、而謂偏於主靜、近於禪學、是非先生深入閫奧、辨析秋毫、豈能爲此極論哉。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理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而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衛道之心可謂嚴且切矣。先生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凊備極肫樸、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斂爲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加一、致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祖殯未舉、獨任之、不以及諸弟、親戚無後者、輒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歿、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整肅、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強、人謂其恭而安。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辨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與雜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貸衣易之、雖哺粟不繼、不顧也。先生性情謙讓和厚、善氣襲人、雖告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及辨正學術、分別是非、則反覆痛快、不少回護。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忠愛迫切、尤抗言極陳、不避顧忌、坐是與世齟齬、但以戇直結九重之知、終以激烈來衆口之怨、而至於事後、則雖嫉先生者、又未嘗不心服其言、而諒其心也。先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歡。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淅而行、卽魏公環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其履蹈不苟又如此。先生雅不喜以辭章自喜、然經史淹貫、義理粹精、其發爲文章、皆昌明博大、純正有體。有德者必有言、非世之絺章繪句、誇多鬭靡者比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篋中所遺有問學錄一編、日鈔二十卷、尚有語錄若干、文集若干、方在蒐輯、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十八日、卒於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一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寢處苫塊、心志昏亂、不能撰次先生行事、家復清貧、卽兆宅之卜、亦尚有待、而二三戚友暨及門之士惟恐先生之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因屬崇楧爲狀。崇楧自惟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嘗歷覽史傳、大凡理學著稱者、未必盡嫺治術、循良表異者、未必悉厲純修、故儒林、循吏、分途各見、求其大成無憾者、惟朱子能全之、惟先生克繼之。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之志、朱子之志也、故先生之宰嘉定、宰靈壽、仁育義正、吏畏民懷、卽朱子知漳州、知南康之治理也、先生條奏三疏、直陳三議、勤恤民隱、屬官方、卽朱子經筵劄子、便殿奏劄之議論也。先生之筮仕嘉定、擢拜臺中、俱甫一年、旋遭擯斥、卽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之出處也。至朱子正心誠意之奏、輒嘗稱善。先生孝道爲萬事之本一疏、亦荷允行、總以忠誠懇惻上邀主眷、亦無弗同者。卒之直道不容、忌之者衆、雖有推之之力、終不敵擠之之工、然其所可擠者身也、不可擠者道也。所以朱子之道愈遠而愈光、則先生之道歷久而後顯、理有必然、無所疑者。失今不傳、其何以明當時、信後世、故不敢辭避、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論行事之大、以俟當世大人君子誌之墓石、載之國史、以垂不朽。謹狀。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內閣中書舍人同郡後學柯崇楧狀。

（《陸稼書集》卷一六）

又附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汪師韓

陸清獻公稼書先生自爲御史放歸、及後再召、而公已卒、後之人莫不以公未竟其用爲惜。余頃從正定府志中得見柯崇楧所撰公行狀、竊嘆公之平生未可謂之不遇也。康熙丙午舉鄉試、庚戌成進士、越五年、

爲江南嘉定令。落職。以薦、
召試博學鴻詞。在途丁父憂。奔喪。服闋。總憲蔚州魏公象樞保舉。補正定之靈壽令。康熙二十九年。公年六十一矣。行取擢四川道御史。罷歸。年六十三而卒。此公出處大略也。其爲御史。有湖廣巡撫丁艱總督疏請奪情。公疏不可、
詔從之。天旱求言。公抗疏請罷捐納。廷議罪以違誤軍機。當削籍謫奉
天。而公但以原官休致。其受知于
聖祖如此。宰嘉定。坐盜案奪職。而其先巡撫慕某論公治行迂緩。例當降調、民衆罷市乞留。撫臣乃更疏請復任。凡廢言嘉定民。乞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賦此當是奪職時事。狀載靈壽三事。編審則蠲額、賑濟則蠲額、派運上供石灰騾車則力爭。不出。上官皆允行。其見信于同官又如此。迹公所爲。豈惟不利走趨抑近釣弋名譽。假使一跌不再起。則亦但著書終老於當湖上耳。世多疑儒者空談無施。士不遇時。有言不信。可勝嘆哉。與公同徵制科者。雖州湯文正公。文正由監司入詞苑。歷中丞、晉正卿。公雖不與試。而爲循吏爲諍臣。其位尊卑既殊。故治行之遠近大小亦異。要其不負所學。則同也。而巖穴之儒。伏處而無所表見。區區一卷之書。即幸而得傳。亦何濟矣。然則謂公不遇於時。抑過矣。余嘗聞鄉先生言。公在嘉定。民以訟爲耻。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糧。絲布豬雞皆準價以代銀米。民甚便之。去官之日。裝一擔襆被外。惟書籍及夫人紡車。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接納公。句崑山徐尚書乾學爲訂期往謁。公已諾而先期出京。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士奇親喪。訃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齎香楮雜衆賓入拜。拜已竟出。比學士知而款留。而公棹已返。凡此皆狀所未及者。若所載嘉定有賢者乞公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又稱公歿時。與楊忠愍公交代。其說神奇。竊謂非所以重公也。所著書若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並刊行於儀封張氏。近又見其靈壽縣志。不止於狀所舉之困勉錄、松陽講義、四書大全三書也。不知其家尚有他著述存焉否也。公生於崇禎三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先名龍其。後改隴其。

（碑傳集）卷一六

又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陳廷敬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
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罪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大卿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爲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爲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纘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爲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爲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張子所爲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爲蘇之嘉定。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擊格於上下。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厲。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內肅然。嚮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攫里閈者皆絕迹屏息。桀黠民無敢復鬬訟。不逾歲而化理清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爲之游說。君過故人。氣夷語和。談讌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說。會甲僕奪鬻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往。甲皇遽出僕。實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爲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挈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儓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易業自謀生乎。衆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遣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里胥遣之。又有自追牌。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儆。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

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入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爲奸利。君爲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爲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願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塡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烟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爲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爲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於市肆，於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塵，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爲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誣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訴於君，君覈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眞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實指爲盜，坐諱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聞之，空邑詣督撫爲辨，莫之省。民既知不可留，則架栰結彩，戶設香案，人持瓣香號泣以送，或負米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卽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於道路，經月不散。君自蒞嘉定，實不滿二年，而德化入人之深如此。故吾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爲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爲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爲詩盛稱之。及魏公爲都御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爲首，得還職，爲直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尙；反覆曉譬，化鬬狠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課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愨者，親爲講解孝弟睦姻之訓，使之敎於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緩徵，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審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也。且四方虛謐，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播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紓。先之歲輸，推及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爲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襍，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於淸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淸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果淸廉乎？非淸廉乎？抑或在淸濁之閒？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據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干天和。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勅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吏治可淸，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

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令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卽令休致爲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況休致在家，儼然縉紳，爲榮多矣。卽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悞之例，擬革職，奉天安插。

聖恩寬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

上每嘉其言，以爲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洞鑒其誠悃，而嫉之者眾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因備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觀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發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答
主知而裨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哉。君既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已任。而天不憖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啓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禎五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夷然氣清、溫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安詳而不放。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之不見其惰。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爲先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其得於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君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其。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文獻爲吳越間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以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中賜爵迪功郎。迪功之孫溥任豐城尉、督運夜過採石、舟漏、仰天跪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罅、有三魚裹水荇塞之。人咸以爲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泖口、顏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泖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君。大父諱濂、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於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經史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爲必可師法、不爲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嶄然自立。年二十七、始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爲言官一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大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路徂修。苟正其趣、而亾險陂。若適康莊、我馬不瘏。周行載馳、乃至循途。偉哉英賢、軒後經顛。跂予望之、如山不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銘君藏、敢爲我私。旨吐膺口、忍緘厥詞。

（碑傳集）卷一六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陸清獻公事狀

公初諱龍其、後易隴其、字稼書。世爲浙江平湖人。曾祖錫允、祖濾、父標錫、三世皆諸生。父封儒林郎。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以左氏傳、有所刪汰、公從父覵全本悉成誦無遺。十四丁母曹太孺人憂、哭踊若成人。少長爲文章、一本經訓。家貧、就館于外。年二十七、補生員、博觀宋元明諸先儒書、參互反覆、疏證孔孟之旨、而一以朱子爲宗。恥空言、敦實行、切己悔過、惟日不足。省試歸、爲游兵所掠、書籍盡失、自訟云、書言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天故靳之。館嘉善李氏、爲銘云、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詒戚。又云、生者待汝養、歿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母或輕爾身、以殉無厓之慾、而喪厥志。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中禮部試。廷對極論時務、剴切達治本、其略言、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敎之化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敎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焉、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使天下其法也、有勿動、動則必使天下其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
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于是務敦敎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于上之德、而又習于其敎、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邪辟、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人莫不安于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人莫不安于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乎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詞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人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其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奉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舉可誅、而其情可憫。狂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于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于
陛下、然後德敎可行、而人心可正、郅隆之治可成也。
賜進士二甲第七。十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嘉定賦重、多積逋、俗好訟、豪彊暴横、胥吏倚勢爲姦利。公至、有大賈汪氏者、

餽千金、公弗內。其僕占賣薪者妻、爲所控、公訊而還之。汪㰚、屬所親自陳願改行、許之。自是諸大姓皆莫敢犯法。衙胥舊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莫肯受代、無所得食、以情告、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于是衙中人日稀少、客戲指公堂曰、此嬰相之國邪。有所遣𢹂、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有括索者必痛懲之。催科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及半即免杖、已而輸者麇至、諭令需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爭先乃爾、殆必有稱貸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也。患民俗好奢樂游冶、嚴立禁約。有訴子不孝者、公爲出涕、自訟德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搥其胷曰、吾非人也。公慰而遣之。其它折獄多原情定讞、不專用法律。一年後、告訐者日益衰矣。十五年、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兩、公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又奉部牒抽市肆錢一年、公造冊不及郵野、巡撫慕天顏不悅、別遣屬吏到縣檢括、而疏劾公無肆應才、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再疏請開復、而公復以諱盜當免官。先是、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遇盜被傷死、其弟疑盜張所使、以仇殺控張、公察張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它所、張得釋、而部議以公不報盜爲辠。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民復詣督撫乞留、弗省。去之日、哭聲震衢路、城內外各立生祠、鼓吹導旌幢蔽空、迓木主以往、日數隊、閱三月乃已。十七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京、未及試、丁父憂、遽奔歸、遵朱子家禮爲喪制、朝夕不離殯側、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方公在嘉定時、朝中曾推福建按察使、詔舉天下賢吏破格用、蔚州魏敏果奏薦公、而參疏適至、已而以諱盜去、敏果復爲公辨冤。至是

聖祖復諭廷臣舉廉吏、敏果疏薦十八人、公與焉、

詔俟服滿補官。公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書、取其切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麤。其切于內省如此。二十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弗允。尋授直隸靈壽縣。既至、革火耗、絕私扆、衙中興造及日買蔬薪魚肉皆出見錢。舉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切道以躬行、著松陽講義。二十三年、

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清奏公治行、部予紀錄。二十五年、巡撫于襄勤初受事、訪民間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墾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于公以疏薦、爲大學士余國柱所沮、令部駁還。靈壽倚山瀕河、地瘠而土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耕、勿它慮、由是荒土漸闢、終公之任、稅弗增。額丁故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爲常。及是審丁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請牒部、上官難之、公曰、民已困矣、額浮則稅浮、稅浮民不支、則有流亾之患、是重困

民也、請罷令以爲耗損戶口者戒。上官莫能奪。二十六年、靈
壽饑、公牒大吏以聞、得
旨盡免本年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撫不欲奏聞、
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郊府乃取
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
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二十九年、
靈壽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審其戶口親給之、閱四旬餘
乃畢。異時賑饑、每留三分之一歸上官、公曰、剝民以欺君、其
可乎。盡以賑之。先是、兩江總督于淸端卒、
詔問廷臣、外吏中復有如成龍者乎。僉舉公。至是復求廉吏、
左都御史陳文貞復薦公、
敕部行取。將行、又條四事上巡撫、一再請緩徵、一減房地稅
額、一除上官供應、一以時出放倉穀。去之日、哭送者數萬、如
去嘉定時。八月、試四川監察御史。十月、上疏言、臣觀自古豐
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
率作既久、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于文景、然
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故貞觀之末、民食充
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屢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卹民隱、而百姓日用未免艱難、無怪其然矣。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卹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于旦夕。恩已厚
也、不嫌其過厚、心已周也、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庶幾可

望。臣見上年畿輔旱災、實異尋常、其被災州縣內、雖間有未
被災處、亦不過有升斗之獲、差勝于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被
災輕重、不準盡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然
今歲秋收雖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
堪也。若非
皇上曲加垂卹、州縣有司惟知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甚
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
聖祖覽奏偁善、下部議。尋有
詔遵前旨盡蠲之。十二月、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以湖南巡撫
于養志在任守制、下廷臣會議。公疏言、時當太平、湖南非用
武之地、養志不宜在任守制。
詔從公請。明年六月、上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先用之例宜
閉。其略言、捐納之事、因軍需孔亟、不得已暫開、復恐賢愚錯
亂、故立保舉之法。近并保舉亦許捐納。夫保舉所重、首在淸
廉、若保舉可捐納、則淸廉二字亦可捐納得也、其不可明矣。
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
多一害民之人、其不可又明矣。至保舉限期、更宜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三年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
庶吏治可淸、選途可疏、民生可安矣。疏入、下九卿會公議奏。
九卿以公奏不通時務、無容議。公復別爲議爭之、主議者怒、

劾公阻誤軍機，當罷廊，發奉天安插。會順天尹衞公既齊巡畿輔還，進見言民心皇皇，唯恐陸御史遠謫。有
旨免公處分。七月，
命巡視北城。十月，試奉已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對品外調，遂移疾歸。三十一年，館虞山席氏，歲莫還家，一夕腹痛卒，年六十三。公之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爲求放心之助。其說書句分字析，不厭煩碎，疏達之士往往病之。又貶席陽明王子過激，其論梁谿高子、蕺山劉子亦失平。同時湯文正嘗遺書規之，　先曾祖南畇先生亦著書辨難甚悉。愚竊謂聖人之道如太虛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門庭施設，代翕代張，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善學者觀之，要皆太虛之妙用耳，安可于太虛中畫經界、設藩籬以自病夫道哉。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公之仁爲已任，蓋梁谿、蕺山之亞匹也。同異之論，不亦末乎。公卒之明年，
詔以公提督江南學政，近臣奏公已故，
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雍正二年，
世宗臨雍釋奠畢，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以公從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賜謚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清獻年譜、三魚堂文集。）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五

校記

①遇：當作「過」。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徐乾學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行狀

公諱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其先遠有代序、詳公弟大學士立齋公狀中。公生而穎異、八歲而能文、爲顧尚書錫疇所知。十三而通五經、嘗賦蘇臺懷古、反寶劍篇、丙魏優劣論。伯父中允公開禧亟賞之、置几案以勉羣從子弟。既爲諸生、即慨然有當世之志。於書無不窺、原原本本、以求措諸實用、一旦出可挈而付若左契也。試輒冠其儕。吳中文社故盛、公爲之領袖。尋貢入太學、聲益起、海内賢士大夫皆傾心焉。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又十年、爲康熙庚戌、舉禮部、　殿試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授内弘文院編修、尋改内三院爲翰林院、仍爲編修。壬子、主試順天。公常病士子治經義骫骳屈曲以趨時好、率鹵莽苟且僥倖一得、人材將日壞。時立齋公方爲祭酒、以古學倡、已駸駸向方。公入闈以獨賞爲公鑒、以吐故爲研眞、酌萬派以一源、掃荒塗於正道。主者心苦、更甚於作者之慘淡也。往往憐收既落之才、即遺卷中有一佳言迥句、咨嗟吟諷、以失之爲恨。同主試者德清石齋蔡先生雅服公、一惟公之從。榜出、文體一變、以至於今、識者咸謂功不減歐陽子也。會有摭公取副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歸。乙卯復原官。明年陞右贊善。冬、顧太夫人卒。先是、公爲孝廉而喪贈公、哀毀甚、三年不内寢。喪葬一以禮。及喪太夫人、如之。謂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近世闕不講、學士大夫罕能舉其物、本根不立、爲人道禍。乃輯比自古以來及於靚近、梲文戚敬之宜、經以三禮、緯以史、本于王朝、達於野、始于皐復、訖於除、謹於大經、詳於曲守、其故常通於變、爲讀禮通考一書。喪三年間、無斯須去斯禮、而不徒以言也。服除、補故官。明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復充明史總裁官、以贊善充史館總裁、非常數也。蓋自是公益受知於　上矣。又三年、陞翰林院侍講。明年、陞侍講學士、尋陞詹事府詹事。乙丑、陞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在閣中、遇事可否便便言、不一及私。或有呫囁耳語者、常哂之、時愀然有憂色也。　上有問、必據實以對、惟謹、不求苟合。當秋決時、手獄辭常數十紙、反覆求其可生。　上寬仁、於法司奏當即報可者、及期必一一咨訪、公對甚悉、大要歸於平恕、以廣　上恩、多得請。然有不可者、必持之亦不輕出也。時公奉　命日直南書房、辰入閣中理事畢、即入直、從容文墨、亦時有所獻納云。學士例推巡撫、　上特旨公與桐城張公俱勿推、以　寘左右備顧問也。又命教習庶吉士。明年、轉禮部侍郎、教習如故。公在部、一切禮制酌古準今、有不便者多所釐正。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大禮儀及北海祀典俱公所定也。嘗請崇節儉、辨等威、



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又請停歲貢　廷試、以免遠涉。又請改學臣半年解册之例、俟歲科試彙報、以除煩費。公謂禮以教孝爲本、喪踰三月遽釋服、及舉殯演戲、非禮之大者。滿洲　京朝官頗沿習未改、疏請禁止、以崇風化。先是、立齋公掌都察院時、嘗疏言滿洲漢軍官員宜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文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公大指互相發也。鄉試卷解部科磨勘、率科斂名部、費不可破。公謂磨勘遲易爲弊藪、疏請定例。卷到司、官以五日閱竟送科、公閱亦如之、事立辦、而姦無所措、弊遂革。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詩妄、公謂且長外藩跋扈萌、疏劾其使臣失辭不敬、宜責其王以大義、開以禍福。　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已而國王震恐、上疏謝罪。時公奉　命總裁大清一統志、　大清會典及明史、凡領三館。又被　命纂輯歷代安危治亂之跡有關政事者、名曰鑒古輯覽。又　命選自周秦以來至元明之文、分正外別三集、名曰古文淵鑒。所領著作之任既多、不夙則莫、不敢告勞而於部事益詳慎無所苟也。今大學士伊公時爲尚書、嘗虛懷以聽公、公嘗曰、我固非僅署紙尾畫諾者、然微伊公亦安發紓也。尋充　經筵講官。時講官無闕員、而禮部以開　經筵日期、請　上特解某講官以授公。及進講、數陳經義、發明爲多、　上動容稱善。在禮部歲餘、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丁卯九月也。公語人、我何敢遽希古人、近不愧吾弟足矣。時江西巡撫某、河南巡撫某及山西甘肅總兵官皆不職、公俱上疏劾罷之。軍政方行、公疏言、軍政本以剔弊、將帥借以行私、托稱公費、苛斂其下、以及小校、吞聲莫告。又或隱蔽逃亡、冒銷餉廩籍、到則挾賄請托、姦吏關通、請嚴禁絕、并治督撫以隱徇之罪。　命下九卿議、凡軍政計典、非卓異八法、槩免註册。又請停藩臬入覲、當大計兩司　陛見、許以所聞條奏、始自立齋公、至是公得請停覲典、一以得人材、一以清宿弊、天下交稱之。又請停武闈磨勘及中式如文場額、以杜倖濫、皆　報可。初、公拜左都御史之　命、以居是職報稱之尤不易。甫視事、即語諸御史、惟當知有　國、不知有身、願諸公斷苞苴之路、絕欺蔽之私、整肅臺綱、宣示天下。又云、人臣進言、當識輕重、若毛舉細過、以求稱塞、非所望也。自是諸御史多所彈劾不避、衆皆目公主之、而公禍亟矣。在臺五月、方欲舉綱挈目、次第有所施行、會奉　命同太子太傅宛平公、侍郎樂安成公、副都御史建安鄭公充戊辰科會試總裁官。宛平公雅委意於公、四公同寅協敬、以得人爲期、鑒裁精審如于子、而士子久服公之論文準的、即被落者亦悅以服也。事未竣、即闈中轉刑部尚書。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汧撫湖廣有穢聲、公

却其幣問、屢諭諸御史得實即彈劾。汧恨、公、及被逮、誣
公以通賄事、法司會訊、汧始吐實事得白。公乃上疏乞
歸、言汧銜恨汚衊、非　聖明在上、青蠅白璧幾至混淆。
臣備位卿僚、荷膺　寵眷、乃爲貪吏誣搆、有損國體、臣
引分自安、始願有限。當入仕之始、常懷止足之思、重蒙
國恩、欲言未忍。自遭毀謗、傍徨惕息、中宵憂歎、不遑
寧處。臣自母喪服除、赴　闕十年、瞻望松楸、四時哀戀、
加以犬馬齒衰、頭髮無黑、筋力倦斂、精鑑耗竭、本計辭
榮、兼懷避辱。歸誠君父、乞放歸田里。　上不聽、公去、然
以奏辭悲切、准解部事、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　内
廷。公不敢復求歸、題所居書室曰願遂、磨丹漬墨、修書
其中、無日不思遂初也。明年考選科道、公子樹穀、烱俱
在選中、立齋公時在閣、乞循故事迴避。　上不允、特用
樹穀爲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且謂公
潛住　京師、部議坐誣降級、三禮益恚、復許奏。　上以
其圖免已罪、特加嚴飭。公以晚節宜全、復上疏乞歸、言、
臣竊聞孔聖之信顏子、猶致疑於拾塵。慈母之愛曾參、
尚未免于投杼。至于君臣之際、史書所載、貞臣志士以
偶然譖訴、致嬰禍譴者、詎可勝數。獨何幸遭逢　聖明
日月之照、洞燭幽隱、鑒臣銜冤、與之湔洗。臣復自念
皇上之豢養臣者深矣厚矣、培護臣者至矣盡矣、臣若
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豈敢終望　哀憐。言及于斯、

心神戰栗。伏乞　憫臣之愚、始終矜全、使得保其衰病
之身、歸展先臣丘壠、不勝幸甚。　上乃允所請、且　命
携書局即家編輯。公疏言、明一統志疎漏舛錯、難以書
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
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牴牾、或名姓
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
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
異、彙爲一書。　上曰、一統志紀載須詳核、宋元通鑑原
書、牴牾舛錯、議論多偏。卿學博才優、其殫心參訂、考據
確實、纂集進覽。所奏俱依議行。時當仲冬、　上命且過
冬行、毋觸寒爲也。明年春、拜辭内庭、　上猶不忍其去、
嘉歎久之、公伏地嗚咽不能起、在旁者爲感動、或泣下
也。抵家、具疏命樹穀齎以謝　恩、　上命尚書桐城張
公傳　旨問樹穀、而父好在、并傳齎奏家人至　午門
内、問途中起居狀。　上蓋深念公不置也。而公自去後、
尤篤一飯不忘　君之義、念已矣無可報者、獨惟文章
乃僦居洞庭東山、屏跡編摩、焚膏繼晷不少輟、欲早竣
志書以報　命。而督臣有疏論公及立齋公　上寢其
疏不問、而立齋公遂致政歸。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之
事。濰令朱敦厚者、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敦厚已主
事吏部、爲其縣丞許告、當死。公言於朝曰、其事吾不知
然故忠臣子也。獄成、以公語爲左右之、榜掠敦厚以行

賄狀不服、乃已。然公竟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聞令獄久矣、今忽承曾遺公仲子樹敏金、而却之遲、復坐公子以罪、欲重危公。會 上詔諭天下以內外各官彼此傾軋、私怨交尋、牽連報復、逮于子弟、殊非朝廷體恤臣工、保全愛恤之意。諸欲中公者乃稍稍解。公北面叩首涕泣曰、上恩如此、中外普被蒙、而老臣尤幸甚、從此可丐餘生也。時書局既撤、復奉 旨續進所定草。公益自彊、日討論潤色、將爲完書。洞庭山中頗囂雜、乃避居嘉善。已又栖息郡西華山之恩村、而病作。上久益思公、有 旨召用、而公竟不及聞 新命矣。病中口占疏謝 恩、進呈續完一統志書如干卷。 上方遲公之來、見疏惻然、 憐公舊勞、仍復原官、蓋 恩眷始終無替云。公自少壯有大志、既出而筮仕、馴至大官、日夜思惟所以稱塞、一心公家、以忘其身、不爲利誘、不爲害怵。諸慕公者始無不願交驩于公、公不爲苟同、雅自行意、從茲枘鑿之間齟齬不相入、而睽孤之勢成、張弧之疑起。初無細故小嫌之私、亦無彼此相攻之迹、搆禍不知所從、防患不知所出。十數年之間、公瀕于危者數四、然俱邀 上恩以免。初、甲子鄉試、公季子樹屏、從子樹本與薦、九卿議當斥、將送法司嚴訊、 上語閣臣從寬如何、皆曰幸甚、乃落兩子舉人、而不及公兄弟。楚獄起、 上語滿漢諸臣勿枉陷人、以故洊自承其誣。

督臣一疏入、公子姪名幾盡若非 上恩免行察、而引繩批根、豈俟嘉定之獄而獨中樹敏一人哉。樹敏既坐罪、 上亦憐之、得以贖論。吳中風俗故薄、乘公家禍、欲章告密、無所不至。自 上詔諭中外、洞悉市井小民借端凌侮狀、乃知斂戢。而公既落職、獨得與修書古文淵鑒、仍被 命撰進評語、人傾目之、如白衣尚書者、以故得少安。至奉 召復官、恩命疊至、公雖死、而公乃今得有其子孫。嗚呼幸矣。風霆大作、而天波旋洗、雲油輙沐、世無不悼公之厄、奇公之遇、謂結契無鄰、古未有也。公自爲翰林、以文字受 知、試瀛臺賦平蜀頌皆稱 旨。乙丑春、 上親試詞臣保和殿、作經史賦、 懋勤殿應制詩、又試 乾清宮作 乾清讀書記、班馬異同辨、祈穀壇應制詩、 上特拔寘第一。又嘗試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論、閱麥詩、深蒙嘉賞。在閣中、凡代 言諸作皆出公手。既轉禮部、 上特命凡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 太皇太后之喪、公時在都察院、凡喪禮批荅 詔旨、 上命公同閣臣票擬。及送喪 山陵、 行幰適有表啓不當 上旨、乃屬公爲之、公於塗次伏地草奏、 上善之、問誰爲是者、衆以公對。時已有楚獄矣、 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公伏地感泣。公直 南書房、凡有叩問、應荅如響、聽者咸服其博。 上嘗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以示公、儒者尤以爲榮。嘗得喉癥疾、 上曰此

疾惟虎胃可療、如未即痊、朕何惜一虎。尋愈、乃已。在館
局、於諸書開宗起例、悉有條貫。選古文三集、篇皆下意、
每奏一篇、多 稱善也。先後賜御書蘇軾詞及臨軾書
宋玉對楚王問。在 經筵時、賜御書博學明辨四大
字。及歸、又 賜御書光燄萬丈四大字以寵行。自人臣
之受寵遇、未有及公者。公亦坐是取忌、以不容於時。然
上始終矜全、拔之憂患之餘、不奪於衆多之口、實緣
公之平日積學有素、一誠自將、以相感通、而公亦殊不
自意也。公他所建白甚衆、九卿會議或 廷推、一唱羣
和、公獨持異同、不肯瞻徇。間有屈而從公者。閩越虛市
向用古錢、有入告者、謂當窮根株、 上以問廷臣、公言
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而行、從民便也。因考前代已行之
事爲議以獻、 上深然之。楚諸生某以叩 閽發審、會
夏賊亂出獄、自投部、有欲坐以從逆者、公白其寃、得釋。
有愚民犯罪應流徙者八九十人、公憫之、顧無如法何、
乃詳閱讞詞、有一二應駁察者、遂繫緩發遣、迨熱審時、
俱得減等。其達於爲政多此類。 上之屬任公亦不徒
以文字、然要從讀書中來也。公篤于至行、旣失兩大人、
身雖在朝、常回念墳壠、有餘悲也。立齋公中年罷官、仍
留修史、公退食必相過、邸舍中所商略皆國家大計、民
生休戚、而一不及私。其互相規勉如朋友、其疾痛苛癢
之相護如一身。仲弟今庶子公久家居、公辭歸日、 上
語及、亟歎其才、公謝曰、臣弟實病甚。蓋庶子公體素弱、
不忍其勞於出也。立齋公之喪、公哭之慟、自是而戚戚、
以至於終。撫愛幼弟太學君尤至、太學亦嚴之若父也。
於族黨尤有恩紀、與共有無。樹穀、炯旣通籍、常語之曰、
致身臣子常分、吾家世受 恩、尤不可不盡。樹穀奉
命主山西試、戒以勿負初心、勉得佳士、途中無荒學業、
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可無懼乎。旣而炯主福建試、戒亦
如之。與人交、篤於風義。當丁酉鄉試、溧陽衆公爲考官、
公所素善也。科場獄起、士子被落者將甘心焉、公獨明
其無他。宋公歎曰、不以故舊于我、不以擯棄罪我、君古
人也。在禮部時、山西巡撫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
其居官安靜者、 上詰責、則諉之澤州陳公、公獨抗言
無是語、衆皆愕眙。公出而歎曰、我上不敢欺 朝廷、下
不敢負朋友也。睢州湯公之撫吳、不名一錢、及爲尚書、
歿無以殮、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喪、如檢
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黃徵君虞稷、吳孝廉兆
騫、皆公一人爲之經紀、不以告人。陸御史隴其有直聲、
歿而公哭之哀、將爲之營葬、且誌其墓。會公亡、御史至
今葬無時也。蓋公平生急朋友如飢渴、赴患難如焚溺、
惟務施德于人、不欲人之見德、未嘗匿怨于人、亦不逆
人之我怨。所爲躬自厚而責人薄者。而至於是非可否
之間、義利公私之界、生於心而及於政者、往往別白太

明議論過激。公故坦中而發無他腸、不喜調停之説、亦無已甚之事。然而皦潔易汙、盛名難居、公已大困、而一二讒發言事之人尚從而排擊異己不休、且多所牽及、率藉口於公、而迄公歿無以自明。公嘗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又言、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然則公已矣、所無以自明者惟有失諸暗室、質諸鬼神而已矣。公故負海内望、而勤於造進、篤於人物、一時庶幾之流、奔走輻輳如不及、山林遺逸之老、亦不惜幾兩屐、遠千里樂從公、公迎致館餐而厚資之、俾至如歸。訪問故實、商搉僻書、以廣見聞。後生之才儁者、延譽薦引無虚日、即片言細行之善、亦歎賞不去口。華門寒畯或窮困來投、慨然同其憂、輒竭所有佽助、不足更繼之、即質貸亦不倦。以故　京師邸第客至恒滿、不能容、多僦別院以居之。登公之門者甚衆。當在館教習時、惟含華佩實、講讓知恥、諄諄灌灌、以是多成材。其一囊粟常飢亦時時仰於公也。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賴公營救得歸者、亦比比而然。弟子數千無一能爲都養。公不辦有一莊、而顧常爲之驛也。公歸送公者乃至三館之吏皆泆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而公既亡、　京師士大夫之門閴然鮮通、客者羈窮侘傺不能自振之士無所歸、皆曰、公在安至此。然當公盛時、四海奉公以爲主盟、如龍門之元禮、蘭臺之彦昇、而公亦道廣如太丘、常食不足如公業。屬當零落、諸門人賓從漬酒動輪者有幾、而築場伏闕之無人、盛衰死生之間、益可悲夫。公常言、學問須有根柢、浮辭勦説最足誤人。故所爲文章、源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開闔變化、肖物命義、歛其海涵地負出神入天之驚才、而融液於章妥句適間。内外制諸作典雅藴藉、得　王言之體。奏疏表啓、忠愛之意藹然也。自少至老、書無日不與手目偕、一過不忘。嘗與姜孝廉宸英同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横閲之、已又横閲其中間、復俯而横閲其下、遂能盡舉其辭、孝廉大驚、以爲絶才無對也。然公自視常若不足、益喜讀未見書、坐擁萬餘卷、傳是樓中、晨夕讐比、學益博以精。其於經學、凡唐宋以來先儒經解、世所不常見者、靡不搜攬參考、雕板行世、有所獨得、著爲論辨。又以諸經大全一書最舛陋、欲薈萃古今經説、採其正義、別其當否、各爲一書、以正羣訛、未就也。其於史學宋元通鑑草已成、方博採羣書、爲目録考異、尚未就。明史稿中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公之特筆、足爲實録。而一統志古今沿革、山川形勝、都邑人物、田賦戸口考之詳而辨之明、意在於爲經世之書、以佐史家、尤有筆也。其於詩學、謂論古今之詩三百篇爲源、漢魏爲盛、而唐以下爲委。論唐則貞觀、永徽爲源、開元、大曆稱盛、而元和、開成以下爲委。其典寄深厚、辭義古質、從

容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刻露峭厲昇兀豪蕩者變也識者以爲知言公既絀思欲廣著書以自見嘗曰經解絶佳者尚有四十餘家吾將次第出之又曰唐詩中晚吾數十年蒐輯已竟可續詩紀也又曰有明一代古文吾家獨完當要其合乎古者而論定之若天假之年而公得盡出其書以惠後來雖其用不大究於時亦可與起學者於無窮而惜乎其亦已矣斯又可爲痛也所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文集二十四卷外集四卷詩有虞浦集詞館集碧山集共十卷其奉 命纂輯之書不與焉又著歷代宗廟考輿地備考輿地紀要輿地志餘諸書未卒業公生於有明崇禎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四配金夫人太學生諱某女賢明有法度克佐公 誥封夫人子五樹穀康熙乙丑進士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烱壬戌進士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樹敏丁卯舉人樹屏貢監生駿成尚幼女三適漢陽知縣張介眉諸生李邦靖銅陵教諭葛世隆孫十二德儆德份歲貢生德綸太學生餘俱幼維公子皆才能業其家居官有聲而諸孫之長者已有能文名幼者亦傑然露爽稱公家兒也始公游府城西諸山而樂之曰死吾將歸藏於斯焉樹穀等謹成先志今卜食于某山某鄉某原葬以康熙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而先期屬菼爲狀菼自壬子受知於公公所以仁之者久不倦益勤而不敢及焉私也惟是備官於 朝得侍公閤中益習熟於公之言論風采既公在禮部多所建明嘗退而私于公子曰願吾師他日勿長都察院已而菼謝病歸不復常相聞未幾而楚獄興又未幾而兩遭彈劾自是公禍無寧歲嗚呼其不幸而菼言中也夫雖然菼之言特爲公也若公之爲非自爲也即萬分顛沛亦公分内事而生逢 聖朝不待疾痛勞苦之呼而得安其身以歸老牖下菼故略公之立朝行已本末如右而備述 君恩以相始終菼言不文或者當世立言君子有採于斯以行遠傳後豈獨爲公家志寵尚俾知人臣有葵藿傾向之誠太陽必爲之迴光而 聖朝護惜人才終不忍有摧折之傷所以收錄于瑗環勤篤于簪履者至厚無已足爲萬世之臣子勸謹狀

韓菼撰 《有懷堂文稿》卷一八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四

蔣伊　郝浴　文點　温樹洸
張英　范必英　柴紹炳　陸元輔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事狀

公諱伊、字謂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棻、崇禎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歸、再補建安縣、以廉幹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亡、老于家。公爲諸生、即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薦、十二年成進士。甫釋褐、即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事要、備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
旨留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民多流亡。公上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掠、量緩征輸、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其戶田、以爲殿最。如此則遺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姦民挾仇、劾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司受臧①枉法者、加等治辠。又以江浙白糧向準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五錢、至是米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值量爲高下。又以蘇州駐防滿兵、糜餉擾民、請移駐它要地。下所司議奏、多見施行。十五年、移疾歸里。十八年、補廣西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選涂頗雜。公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論難民、言臣于十五年請假旋里、見江西浙江難民百十爲羣、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于江寧省城、遇淮安僧宗緣、率難民二百餘、募錢求贖妻女。臣因加察訪、其被掠已贖者、有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栻、浙江劉佛顯等。其募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宗緣、武舉人王都等。此等被掠之人、竝搜之深山郵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賣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求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濟貪、民間小辠、動輒收禁、株蔓牽連、逮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立石中庭、鐫刻
上諭、除眞正人命强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違者案律治辠、庶足以儆貪殘、惠煢獨。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行倣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優者案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其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劾之。竝請將見開捐納知縣一項、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國縱兵挾掠、及拉役民夫狀。
詔衛國軍前帶辠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遐有

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宜嚴加飭禁。又言災眚疊見、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飭官常、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大略言賑濟之法、莫善于分、莫不善于聚。縣各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爲賑、勿委于吏。如臣在康熙十年賑荒于鄉、分設三廠、所活者衆、所耗者少。城中官設二廠、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目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胔。爲五疏上之。十九年、因正途壅滯、請疏通選法、下部議行。二十一年、出爲廣東糧儲參議。時當兵火後、供億繁苦、公至革耗羨、禁餽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肄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一年人知向學、無敢有私謁者。會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既至、頒示條教、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舉之。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誡子孫讀儒書暇、誦金剛、楞嚴、法華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朔望放諸魚鳥、家人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著爲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華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雲貴總督、廷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華田文集、尋齋文集、常熟縣志。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六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横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閼若此、安用臣為。實陰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為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洶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賫啟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援、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畧、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使詗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

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為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摭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冤、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寃。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為三桂所仇者、正為

國家所取、柰何棄置不錄。尚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特

旨取還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差一年。其年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命巡撫廣西。

陛辭日、

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

賜御廐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及公疏稾、寓書堯峯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洛、字冰滌、又字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為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鉉、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畧。見四方猶未寧一、獨以澄清寇亂為已任。其在保寧圍中也、

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著、公疏畧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是兩敝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與秦之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

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鷄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烏銃、劘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嫺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猺獞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寧、太平、思恩諸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為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弘烈請祠、為故知府劉浩、故知

縣周岱生請卹、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既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為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既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顧諸務倥傯、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蓋異數也。公學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既而築書室三楹、間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為工夫、以身體力行為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琬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齒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為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叙次公事行而詳論之。
銘曰、
顯允郝公、謇謇諤諤。迅擊亂臣、如鸇如鶚、幾二十年、邪
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膺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睢盱、遺黎杌隉。嗅之咻之、資
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殁又卹之。小人
污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
思。

汪琬撰　《堯峰文鈔》卷一四

處士文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有三年夏四月、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于郊西之竺塢。其子赤病不能擗踊、涕洟被面、醫言心已傷不可療、踰月亦卒。所居丙舍三楹、遺孫永泰、張帷堂于中、左虛、其右坐賓客。四方來弔者咸稱其善、居喪克盡禮云。文氏之先、自廬陵徙衡州、載徙徐州、復自徐徙杭、居吳。自社學教讀惠始。惠子淶水儒學教諭洪。洪子中順大夫知溫州府事林。林仲子翰林院待詔徵明。徵明子國子監博士贈文林郎彭、海內所稱三橋先生是已。是為君高祖。曾祖元發、朝列大夫同知衛輝府事。祖震孟、累官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尚書、謚文肅。考秉、承廕官生、經亂隱居不仕。妣申、孺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用嘉之女。君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有長橋連月湧、遠水隔山分之句、坐客交歎賞。年十二、寇陷京師、君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為。既而仲父乘授命、產果破、乃依墓田以居、盡屏時文、肆力詩古文辭、兼縱筆為山水人物、善鑒者以為不失高曾規矩也。執親喪

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于外。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忌日雖風雨必返祭。兄煞為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兄子作客還、不以言也。年四十、涉江淮、湖河洛、薄游京師。京師貴人或告君曰、子之先世多以薦授官、子曷仕乎、當以國子博士薦君。君謝曰、士各有志、行將老矣、公何忍强點以所不能乎。遂引去。君素無恒産、暇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擲金于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常熟、畫家請觀笥中畫、君曰、若以賣畫者目我邪、何觀為、倒巾箱示之無尺幅也。巡撫湯公斌屏車騎入寺、問為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湯公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止存田三畝、何以為饘粥計。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守、負先世家誡矣。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為君壽、請通姓名于湯公。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君內和而外嚴、口不道人過、其為善孜孜若不及。鄉賢楊禮部循吉墓在洞涇橋南、久為芻牧場、君與其友伐石為表、植以松楸、寒食則攜酒榼以祭。又請建三講官祠于虎邱之右、以祀厥祖。其二人則陳文莊仁錫、姚文毅希孟也。君為學熟習典故、與人談娓娓不倦、獨不喜世儒講學、謂書生上不能致君堯舜、下不能施德于民、載道無文、退而講說性命、所行所為、事虛文而寡實行、借以文飾其自私自利之心、亦何取焉。君子謂切中俗儒欺世盜名之病。晚修文氏族譜、本温州守之訓、謂人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丞相信公以為重。故自蘇州分派始一世二世至十一世、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君字與也、晚自號雲南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邱氏、先君八年卒。子二、堅早夭、

赤字周鳥。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予銘其藏。當天啓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君與予交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予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有之、爰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人亡國胥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黠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蕭灑美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曾客京洛、素衣屏緇塵。伊人洵難得、可宗亦可因。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四

溫孝懿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名樹洸、字虞白、別字靑湄、三原人。以順治丁亥進士知山東堂邑縣、甫三月、有舉子路伸者作難、因罷歸。家居三十餘年、力學飭行、爲鄉黨宗範。年六十有七卒、士大夫私謚爲孝懿先生。初、三原王端毅公恕當明成化、宏治時、爲正直名臣。其後溫恭毅公純以嘉靖乙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與端毅聲名相埒。先生高祖大紹嘗從端毅遊、而恭毅於先生爲從叔祖、少從學於先生之曾祖詩、蓋其先以儒學顯者數世矣。父本知、孝友端方、鄉人化之。先生幼慧、爲文騁逸絶恆蹊、博學窮年、讀書鄉塾、夜達旦不寐。鄰翁念其勤苦、往往宵分叩門、攜茗餌勞之。及成進士、方仕遽退、識者惜之。先生曰、天下方多故、吾得奉歡庭闈、不遺意外憂足矣、甯以貴顯爲榮乎。巡撫甯夏某公、堂邑人、路伸之難被吏議、先生力白其誣、至是欲薦之經略、不次用之、先生以親老辭不就。家貧、竭力養親無缺、居喪一遵古禮。友愛諸弟妹、睦宗族、始終無間。先生身長七尺、腰帶七八圍、豐頤廣顙、貌嶄然、不箕踞欹倚、無惰容。老益篤學不倦、嘗曰、凡人無分愚鈍、老耄好學、皆可有得。但志欲專、向道欲勇、氣度欲涵宏、措施欲靜愼、總歸於明體適用、內不流謬執偏雜、外不至張皇顚倒而已。考圖觀史、取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濬餉關榷、戰陣車甲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條列之、爲後人用世之具。長子德嘉、戊午舉於鄉。其方娠也、母高孺人辟賊土窟、賊至、急踊身投谷中。谷深百餘尺、賊挽強俯身刻注十餘發、但見谷中赤氣熊熊起、乃舍之去。而孺人如履坦壤、無恙。既而生德嘉、聰穎異常、先生嘗撫之歎曰、吾博一綴蹤蹟、歸無所建立、擴吾業者此兒乎。長讀書、好大略、攻諸

兵農禮樂經世事、不沾沾爲顯達計。先生與人和易、而公
事利害、則不辟嫌怨謗議、時排衆力爲之。康熙甲寅、西南
亂作、關中震驚、先生率邑人脩城垣、集鄉勇、登陴守禦、二
年不懈。德嘉亦嘗條陳邑中利弊、請罷驛役以通商、營兵
河下防夜、俱實有裨閭閻者。先生因母喪致疾、更以營葬
遊湖湘、疾遂劇、癸亥卒於江甯。德嘉屢試不第、庚辰因策
問重譽姚江、慨然曰、予安能詬前賢以階榮邪。投筆出、其
學無所不究、晚一歸於正。爲文要耿光昌、謂文體敝於宋、
不逮漢唐遠甚。詩宗漢魏三唐、以悟爲指歸。其著作甚富、
頹鬱鬱不得志、久之亦卒。弟四人、德徽、庠生、德裕、壬子舉
人、需次知縣。德劭、國學生。德緫、庠生。俱以文學名於時。初、
先生力闢二氏、德嘉世其學、嘗憤俗儒但知記習訓詁、求
利達、貪饕無恥、無一男子脩身力砥狂瀾、且有嚮而奉釋
氏者、以至聖學榛蕪日甚。於是欲結茅北山、著榜講學、聞
者笑之、事遂寢。然無問知與不知、莫不以先生父子爲儒
者之宗。及德嘉之歿也、亦私謚爲景文先生云。

王源曰、甚哉、吾道之衰也。當事有聘予設教京師者、予聚
生徒、贅食館、定學約、立綱紀、遠近翕然、從遊日衆、而書院
以成。蓋將因文藝而倡之以行誼、誘之以學古窮經、通之
以經世之學、不立門戶、講學虛名、但爲造就人才權輿、而
推其意於天下。顧深爲當事所忌、乃因故謝去、而其事遂
廢。向使羽衣浮居爲之、甯有是哉。既而爲孝懿先生傳、又
歎以先生父子之賢、爲關中士人所仰者三四十年、尙不
能行其學於一日、況謭陋如予、乃欲行之京師、以及天下
乎。噫、此二氏之學之盛、所以無足怪、而有志之士所爲慨
然長太息者也。

王源撰 《居業堂文集》卷四

張文端公墓表 代李厚菴相國作

康熙五十四年秋、余請假歸葬。行有日、學士張君廷玉
持其先人相國文端公行狀請碣。余成進士、入館閣後
公三年、而比肩趨朝凡數十年、雖不文、曷敢以辭。蓋自
癸丑甲辰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制謀決勝、
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於是嚮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入直南書房。自昔
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御乾清門聽政、後即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
終酉而退、率以爲常、因賜第瀛臺之西。詞臣賜居內城、
自公始。公小心愼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自
翰林歷卿貳、踐政府、雖任他職、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既爲禮部尙書、仍掌翰林院及詹事府詹事。蓋
二職
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莅官、隨地自盡、
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
之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
四方水旱、知無不言。
上嘗評執政、某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
結於

上者、可想見矣。公爲人忠實無畛域、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僕隸、常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奇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號爲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此則余之所獨知於公者也。公立朝數十年、上委心始終無間、恪居官次、無頃刻懈惰、而自壯盛即有田園之思、見於詩歌、往往流連不已、上亦曲鑒焉。年六十有三、即致歸、嘯傲於林泉者凡七年、內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蓋未之多見也。公桐城人、諱英、字夢敦。其歿也、距今八年矣。世系、歷官、學行之詳、具載前諸公誌銘及神道碑、故不復云。某地某人進。

方苞撰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卷一

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

曾祖啓曄、明故贈太僕卿。妣顧氏、贈夫人。

祖惟丕、明故光祿少卿。妣秦氏、封宜人。

父允臨、明故朝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妣徐氏、封宜人。仲氏、封恭人。

本貫江南蘇州府長洲縣。

先生諱必英、字秀實、號秋濤、一號伏菴、初名雲威。范得姓於春秋時武子、後世系轉徙無考。自宋參知政事文正公以上十世祖爲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履冰、始見譜牒。五世祖隋始葬吳之天平山、以下三世皆從葬、子孫遂爲吳人。文正公既貴、宗族子姓得官於朝者凡十六人、遂立十六房、如古者別子爲宗法。長子將作監主簿純佑爲監簿房祖、子孫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十四傳至贈太僕公始遷華亭之泗涇。參議公初以華亭籍舉進士、後復居于蘇。蓋自文正公以至參議公、凡十七世矣。先生生十有一年而孤、家多外侮、又以亂故、屢更多難。仲恭人保護恩勤、延擇碩師益友與居處、願望以力學、不隊其家。先生感厲刻苦、一惟恭人教、出告反面、遊有常而業無他。恭人色喜曰、兒雖少、吾無憂矣。自爲諸生、聲藉甚、吳中諸賢爲文社、咸樂致先生。諸耆宿習參議公者、皆忘年與定紀羣之交。而先生益恂恂如不勝、不以少俊自豪也。順治甲午拔貢入太學、丁酉舉順天鄉試、以恭人訃歸、甫抵家、而當赴 都覆試、倉黃首塗、含哀茹痛、所過舍輒長號幾絕、舍者咸爲悲也。既試、以才高得不落。歸居廬三年、思慕如一日也。辛丑試春官下第、始改今名。尋以奏銷罣誤、凡十年而牽復。康熙戊午被薦、以博學宏詞徵。先生雅自負、謂取一第如拾芥、不欲就薦。明年春、復下第、即力辭欲歸、不得。尋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於書無不閱、而以五經爲本、於史事尤成孰、謂尚書、春秋皆史也、以經學就史

俶、幅尺謹嚴、字句俱安也。每一篇成、咸服其精審。旣分纂事畢、辛酉秋卽謝病歸。初、祭議公之葬也緩、恭人嘗謂先生、爾必成名而後葬爾父。至是歸而營度、以歲之不易、至癸亥始克舉祭議公及恭人之喪、祔諸祖塋。徐宜人初別葬天平之麓、遷而合焉、曰、合葬非古、然孫子有不安于心、禮家其許我。復建祭議公祠堂於墓傍、嘗欲往廬焉、未果也。蓋先生自是堅不欲出矣。自稱野野翁、又稱杜圻山人。所居芝蘭堂三楹、後萬卷樓藏書遍滿、購猶未已、日吟諷其間、自得也。性故倘澹、世務不以攖懷、而學求實用、於禮樂政刑、邊防、漕輓、屯田、兵制、農桑水利之書無不究其失得善敗、可指數。蓋先憂後樂、故其家風、先生所自期待者、不以進退殊也。其於性命之學、潛心體究、謂當實踐得之、不欲數數言。其持論古文大要、以雅馴爲宗、有公鑒而無姑息、亦不輕詆人。偶有譏笑、抉摘必切痛癢也。所爲詩綺麗、舊有寤言集、後乃悔其少作、幾欲焚棄。蓋先生年愈進、愈歉然知不足、如食鷄跖者數千、而猶若有跖、故其於文、不苟作、如見鑠然後加手、而其業之成、如老斲輪、得之於心手、而亦不能喻之於口也。易簀之前、爲大櫃二十四以貯所藏書、皆手自整比、謂他日可以樂此而忘老。乃未幾而病、病未一月遂不起。書卷之手澤猶新、丹黃之遺墨尚在、而斯人已不可復作矣、是可爲痛惜者也。先生素不問生產、家日落。而篤于族人、自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至明季僅存三之一、祭議公復以善田十頃佐其入、先生嘗主其事、而以時給之惟均。凡喪葬嫁娶、孤寡貧老與讀書紙筆諸舊額皆復。別子之在瀋陽者後爲文肅公、相 章皇帝、按譜系知先生族父行、嘗迎 京師里第中、執禮恭甚、顧不願久留。文肅公子忠貞公撫兩浙、侍郎公令閩督府、雲貴、家書相聞、俱不干以他語、惟屬以修復先祠、以其餘賡及族姓而已。今兩山祠堂及城中祖祠、實藉是以粗還其舊也。性尤落落寡諧、懶於應修、罕至公府、儕輩飲食燕樂處所、多謝弗往。而名賢勝流樂共晨夕、或從千里來、一見若舊、輙通懷商略文章家源流高下、考尋古人事蹟、扣擊不少休。不喜飲、當談論佳快、舉爵輙釂然、酒酣以往、亦無凡語也。晚喜汲引後進、從遊者二百餘人、拔其尤、程課之、謂制舉義所以窮經明理、士子進身之始、不當務爲速成苟得、長僥倖之習、爲之別白講解、第其甲乙、不少暇。昔文正公以易授生徒、成材者衆、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皆出其門。先生固率仿行乃祖之教、方起衰救偽、俾學者勿以卑庸褻蕩其身、旣不試、而欲廣其傳、詎意歲未龍蛇、而忽有起起之告也。先生生於有明崇禎四年辛未五月初三日、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八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配鄭孺人、前庶吉士鑒陽先生鄭女。子三、洪監生、

早卒。濬，貢生，俱鄭孺人出。濂，側室陳氏出。女五：長適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沈朝初；次適官廕生顧芭英，卒；次適監生錢京鎬，鄭孺人出。次適候選教諭何煜。次字進士候補主事董思凝，陳氏出。孫男七人：典禾、典枝、典樾、典樸、典穀、典榮、典稢。孫女四人。始，先生所師事者楊先生肇祉。楊先生老儒，經明，謂先生年少，當謹所與游。雅敬我先府君，每芝蘭堂文會，必謂與偕。先府君歸輙歎詫范氏有孤，他日一讀書種子也。炎以是故，以通家子事先生，有年，殁往哭之，而孤子濬等祖跣擗踴，語炎知吾父莫子若，將來幽堂之銘、麗牲之碑，以謁於當世立言君子者，非狀莫徵，以屬之子。炎惟先生之細行不勝書，而以孤兒發聞，人咸稱願，謂孝久益不懈，癖淫于書，以終，尤儒者所難。蓋信先府君之言有徵。因畧而書之如右。又竊謂范史首立文苑傳，諸賢著作多者僅數十篇，益不欲多。而後漸繁富，自鏤板行，而益甚。亦未必皆可傳。先生寸心知甘苦，獨不肯驅染烟墨存者亦不輕落人間，今數卷藏于家，益能慎言，其餘者并書以俟太史氏。謹狀。

韓菼撰《有懷堂文稿》卷一八

移志局理學名儒柴先生狀

先生姓柴氏，名紹炳，字虎臣，晚號省軒。先世自學士士宗由汴徙杭，著籍仁和。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卒於官。先生自間遝父棺以歸，特貧甚，依伯兄紹然以居。露濡霜降，輒跟蹌走墓門，號哭松楸間。里有父笞出亡者，遇先生於道，譬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卒改悔爲孝子。先生爲文師爲學使寅亮，已入學宮爲弟子員，與同里汪渢、應撝謙、陳廷會以古學相切劘。雲間陳人中時司理紹興，見其文，大加推獎，爲序其青鳳集，由是日益有名。明社既屋，執友若吳公鱗瑞、劉公宗周、倪公元璐、黃公道周皆先後死國。先生乃依東漢宋子浚等爲郭有道服心喪期年之例，爲位哭於都亭，遂棄諸生，歸隱南屏，棠翳自給。其學自天文、輿地、律歷、典禮、農田、水利、兵制、賦役無不涉其崖畧，而於音韻翻切尤精。凡騷賦詩歌有韻之言，穿穴佐證，旁推交通，一一指數其異同離合，著古韻通八卷。其首辨沈約、孫愐及宋禮部韻略之沿流，其次辨部第斷限并入聲部次異同，其次辨全通、半通、間通、旁通之四例。大旨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

繁簡而聲文有遞變。同時若崑山顧氏、錢唐毛氏皆以音學之書名天下。先生嘗掎摭其疵病，寓書往復，以救正之。兩家無以難也。又倣黃門顏氏例，作家誡二十篇。羣從子姓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先生者，朝夕繼見，莫不柔息屏氣，肅若嚴君。著省過錄、明理論，發明有宋五子之學。康熙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忠貞公將薦之朝，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謙讓不敢自信，范歎息而止。卒時年五十有五。巡撫趙士麟、督學王掞檄所司祀之鄉賢。明年，葬西湖之花家圩。學使周公清原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所著有省軒文鈔十二卷、通考纂畧十卷，刊行。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柴處士傳

柴處士名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爲江西道御史，有廉直聲。父應權，以明經教諭福建莆田。處士少穎異，日記數千言，爲文立就。明亡，乃與同學哭於都亭，隱居南屏山，終身不出。處士性孝友，父喪將終，猶哭泣。友人規之曰：禮有卒哭，謂何哉？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淚隨，豈能忍邪？既葬，猶時過墓林，欷歔見者哀之。與兄景明同居，終身不析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走者，處士止之，因流涕曰：吾今雖欲父杖，不可得矣。乃爲游子遇孤兒行以風之。其人大感悟，卒歸爲孝子。性亢直，不能容人過，與人辯疑，必歸於正，雖十往反不憚。時有創異說論學於廣坐者，處士之友陳際叔面斥其非，其人愕而反走，問門者曰：彼豈柴先生邪？其爲人敬憚如此。然待人仁恕，夜有偷兒入臥室，處士覺其爲鄰人也，默弗言，捃摭及衣被始徐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拜牀下，處士慰且戒之，其後偷兒亦自新。處士隱居授徒，以實學開羣蒙。爲詩高渾雅健，方駕三唐，不落宋格，當時效之，號西陵體。所著書有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家誡、明理論各二卷。臨逝前數日，手勒遺命數條，神明秩然。享年五十五，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祀鄉賢。二子：世堂、世臺。世堂好學能文章，與予善，而元配張孺人最賢。予別爲立傳。

馮景曰：烏鳴知春，蟲吟感秋，物各因其時也。予嘗歎處士有王佐才，胡爲乎生亡國之季哉？世臺聞而飲泣曰：天也，吾固知其天也。哲人未亡，而邦國殄瘁，士生不逢世，率如此矣。悲夫。

馮景撰《解舂集文鈔》卷一二

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紹炳傳（周清原　互見遺民）

先生姓柴氏，諱紹炳，字虎臣，晚有得於曾氏省身之學，因自號省軒。世爲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仕江西道御史。父應權，以明經官興化學博。先生少奇敏，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宏博典麗，搖筆數千言立就。故事，學官子弟許隨任赴試，因就試莆田，郡縣皆第一，已補莆邑弟子員。移牒本籍，浙學使不可，復應童子試，由縣府以至學使，三試三第一，大江南北遂無不爭頌先生文，稱爲西陵體。家居孝友，制行以聖賢自期。嘗痛少失怙恃，依伯兄居，終身不忍析箸。每於春露秋霜，一念感觸，輒跟蹌走墓門，號哭松楸閒以爲常。里有父管出亡者，先生遇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讀之，卒改悔爲孝。先生性嚴冷，貌清癯若不勝衣，及與論天下古今是非邪正及理道所在，則言論侃侃而氣沛然不可禦。同學陳際叔嘗於里社講學，有異說者，陳面折其非，其人驚顧卻走，問門者曰：此豈柴先生耶？蓋爲人畏服如此。啟、禎閒國事日非，當局者競立門戶，爭欲得先生以壓人望，先生概嚴以絕之。惟與東林諸君子如吳公麟徵、劉公宗周、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及二三同學以志行相砥礪。及諸公殉節，先生乃服朋友服，爲位哭於都亭，遂隱居不出，鍵戶南屏，一以著述爲事。凡天文、輿地、歷法、禮制、樂律與夫農田、賦役、水利、兵戎之事，莫不窮原竟委，勒有成書，曰：毋使經生家徒溺入比以誤人國也。至是益潛心關、閩、濂、洛之學，省察克治，無殊於大廷屋漏，動履必準規則，四方人士羣奉以爲楷模。羣從子姪多宦成歸里，且年長於先生者，見之莫不屏息以待。至今柴氏家規，人多以顏柳擬之。康熙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范中丞以先生應。時已老病，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則曰：身隱焉文？范歎息而止。嘗寓書所知曰：近惟擁一老羊裘，篝火垂幕，與藥裹作緣，朝聞夕死足矣。棄名清時，諸公好自爲之，勿復以鄙人爲念也。庚戌寢疾卒，年五十有五。丁卯夏，中丞趙公、督學王公重其學行，檄所司祀之鄉賢。越一年，葬西湖花家圩。適余視學其地，爲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遺書甚富，有省軒文鈔、青鳳堂詩、柴氏古韻通、白石軒雜稾、通考輯略、省過紀年錄、家誡、家傳、明理論若干卷，藏於家。子世堂、世臺，有父風，能世其學。

史氏曰：少聞先生名，爲西陵十子之冠，嗣一見之司理錫雯吳公座閒，語及流寇陷太原時事，至於流涕。近從先生高弟陸寅遊，因得縱讀所遺著，並想見其爲人。惜哉其僅以泉石終也。然先生不嘗自言乎：行道遁塞，論千古不論一時。正此之謂也。惟陸寅亦曰：正此之謂也。

《碑傳集》卷一二七

陸先生元輔墓誌銘　張雲章

嗚呼！道之不明也，經學之傳失也。經學之失傳，世無眞儒以爲之師也。古者通天地人之爲儒，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莫不該貫於六籍。學之者有以知夫道義之全體、事理之當然，以至名物象數之閒，莫不究極焉，而有以考夫然，以之授業解惑，爲大師，爲都講，羣學者北面而宗事之，非虛也已。後世溺於舉業家言，用其至淺陋之說以取世資而干祿利，經學之傳似存而實亡，先聖之道泯沒於天下久矣。吾邑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今之大師都講也。先生爲嘉定之新涇里人，初就傅，即知向學，塾師授四子書，節略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既長，取十三經註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橫豎鉤貫，寒暑晝夜無所間。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方是時，明之末造，黃陶菴先生以文章模楷天下，邑中儒先皆節義磊落，經行脩明。通政侯公廣成時以宦遊去其鄉，有弟曰雍瞻先生，與通政名相埒。有子曰元演、元瀞、元潔，陶菴有弟曰淵耀，以及夏先生雲蛟、唐先生全昌，相與結爲直言社。人置一冊，日必劄記其言動與所學之有疑，有得相見則出以相咨考，不以闇暗自欺，不爲輙媚之談以相取悅。而先生師事陶菴，勵志尤切，社中諸友咸敬憚焉。陶菴嘗品其及門曰：翼王以敦篤之交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苟一言之不合於道，一行之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會都忘，甚至泣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有如翼王者也。其見稱如此。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菴以下相與抗節致命，其存者惟雍瞻與先生。先生少時亦師雍瞻，兩人者以爲可以無死，號泣去之，相保於鄉之廡頭。雍瞻以其孫槃及開國受業於先生。居無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時，先生念巢傾卵覆，師友之誼，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闥，扶槃與俱，且視所藏書，有侯氏先世及廣成父子之遺文與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數十束，載小舟潛去。聞道入越中，旋聞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與槃俱返，而侯氏家巢亦藉先生得完。先生脫去博士弟子籍，分將潛深伏奧，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已於前朝未有祿仕

出亦無害、而以貪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甯王公宏澤、皆虛己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旣皆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臯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門人侍側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所業反覆詮解、朗誦數過、無不厭然起。又往往遍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吳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旣棄諸生、不欲違初心、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二十一年、大冶余公國柱巡撫江南、延先生爲二子師、先生自講誦而外、語不涉私、顧吳中有大利害、必一一力陳無所靳、頗有助於興除。余公治吳有聲、內召以都察院、復邀先生偕入、一二年遂參政府、所舉措漸不洽眾望。先生年將耄、重聽甚、絕不知外論云何、顧時對余公侃然、方格進迂闊語。旣而過所知言曰、吾主人位冠人臣、來者多耳屬而語、似不爲流芳事也。將辭之南下。余公遽以劾罷、復留徐公所期年而歸。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處不可得、海內名人魁士咸欲就先生質經義。今天子嚮意儒術、甲子乙丑之間、累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貴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諸先生、先生爲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卽檢書以驗、無一誤者、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先生德成行尊、士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對客樂易可親、而嚴凝內持、雖卿相之尊、視之不過如平交、而吾吳中如故相國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葉公方藹及原任尙書今徐公乾學皆以兄禮事先生、先生終無所讓。束脩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生平未嘗妄取、未嘗假貸。旣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然以年力漸憊、不能客外、乞所代輯書以歸。雲章往視之、先生殆病矣、猶矻矻事編纂、不少休。語雲章曰、余於書有所未卒業者若干種、與志所欲爲、稍稍裒聚而未編次者、今老矣、子能爲我續成之乎。雲章唯唯、縮蹐而退。時雲章亦館於徐公家、先生病亟、時相國之喪不克還視、先生比至、而先生易簀、實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四日也。先生子宗濰方客京師、向所受業者侯君開國迎雲章、相與慟哭、經紀其喪、發書報徐公、賴其賻以殯。殯之、皆以禮題其銘旌曰、清徵君前文學陸菊隱先生。嗚呼、先生已矣。學失其傳、人喪厥師、豈獨吾黨之私悲哉。先生於師友之分最篤、陶菴旣歿、圖其像懸之室、晨起必肅揖、言必稱先師、搜其遺稿於劫灰之餘、而梓以行世。其周旋侯氏之難、而保薙贈一孫於流離瑣尾之餘、皆人所難者。學本陶菴、而晚益充實、不雜佛老、博綜子史、惟欲資以發明經訓。有所要歸、嘗與友人書、謂六經千聖之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當循序致精、一一反諸己、自早年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强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聖以一爲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實踐斯語。又論明代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爲正、白沙之後流爲甘泉、陽明之後流爲龍谿、近谿、泰州、卓吾、山農、心隱、狂瀾旣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瀾、閩中陳仲妘、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倂驅伏羲以來諸聖賢、俱犬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眞儒、火其書可也。嗚呼、可以知先生爲學之大較矣。所著有十三經註疏類抄若干卷、續經籍考若干卷、明季爭光錄若干卷、菊隱記聞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嘗欲輯本邑文獻、未有成書。又經籍考雖經編次、而欲重加論列、以續馬端臨之後、此先生未竟之志也。先世本姓王氏、高祖自太倉徙居嘉定、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祖繼魁、父昌期、廣東番禺縣沙灣司巡檢、敕受將仕郎。妣秦氏。先生奉二親孝謹、居喪一遵朱子家禮。將仕仕粵有勳績可紀、先生列其狀言之彼中之脩統志者、得載名宦。夫人錢氏、子男一人、卽宗濰、監貢生、先生命復姓王氏。二女、適蘇世才、錢繼序。孫男三人、允恪、國學生、允極、允忱、尙幼。先生門人爲達官者數人、其在嘉定者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孫君致彌及侯君開國最知名於世。先生之歿、侯君爲之狀、而二君者相與屬雲章以墓中之文。雲章少未獲執經於先生、旣壯、始見先生於京師、先生袖其所爲文徧告所識曰、吾邑奇士也。將適江南、雲章送之以序、先生已命駕、亟下車走遂劬中、攜此序以示故相國徐公、公閱之竟曰、子之鄉故多人物。遂館置之。雲章實未嘗以一言請之先生也、其好獎借後進多此類。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

先生、藁草其敢以不文辭、遂序而銘之。銘曰、

維婁作邑五百祀、始以文鳴嬌雉子。項脊先生自崑徙、弟子就學安亭涘。寥寥歐曾有續似、厥派濱迴貫濟泚。要李唐程連纖起、繼以陶菴加卓詭。早年入室先生是、腹笥便便充經史。尤精六學躋孔軌、博存諸家別臧否。搆問通難發微旨、友教鄉相師傳士。世稱鴻儒數練水、詔書徵辟加蘇仕。先生狷志不失己、出幽升高非所喜。老衣儒衣歸鄉里、述作煌煌羅萬紙。有欲求之道在邇。

（《碑傳集》卷一三〇）

陸元輔傳

陸元輔、字翼王、嘉定人。先世王姓、居北城。父昌期、以掾起家、署太平府司獄、申明究監、調番禺沙灣巡檢。初至、獲渠盜上官、輒以賄縱。昌期乃以渠縛投海中、盜少息。番禺人祀之名宦。元輔爲黃淳耀門人、在直言社中、小有指摘、必痛悔流涕。淳耀稱其學行。後棄諸生、博覽載籍、益研精於經術。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抵京、夢見淳耀與語、入試不終卷而歸。館京師、文學侍從之臣每承　顧問、有僻事未能對者、輒訪之元輔、口若手疏、莫不曉暢而去。購宋元明人經說至數十種、泝其淵源、剖其得失、輒爲題跋。朱彝尊經義考多取其言爲據。子宗濰、字維水、太學生、復姓王。詩文一軌於法、有固窮之操。卒年八十。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六四

校記

①臧：當作「贓」。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唐甄　沈士則　姚宏任　吳兆騫
吳農祥　凌嘉印　徐世沐
張鵬翼　萬斯大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王聞遠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路安府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圃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即岐嶷不凡、八歲從父亨予公諱皆泰爲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地爲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即嗜古學、精進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落筆卓有端緒、善爲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游諸詩、皆少作也。附居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甚嚴、故先生有晝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閒言。其侍親疾也、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席苫、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問、遂卜地葬於吳門之虎丘戴家濱。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章、親故皆以爲先生長女、不知其爲姪也。處夫婦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有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齋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嚴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疏秀、朴學質行、不尚文飾、吶吶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婞婀隨俗、意所不治、千夫莫回也。與曹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赬顏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晉青黎友善、青黎沒、寡妻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訃、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與、君子之大節、乞吏竊獄、今之敝風、我不忍爲也。

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即就吏部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詿誤去職。先生之治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很鬬囂訟、先生拘攤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爲名儒。都御史達良輔稱先生爲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云。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常絕、日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阨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探心體、不逐於物。其往復書簡有曰、處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死。心運於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索飲於友朋家、自講學後、謂羣飲晏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讌。

先生貫綜經史、揚榷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宋以來文章宂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背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襲古人之文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讓菴讀潛書、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讓菴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倩人盡錄之、曰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著書槀、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測、汝先挾我書槀登岸、然後來救我。一日、鄰人失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卑辭厚幣、不稔知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獎借又如此。

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給之、娶之夕、女道其故、先生卽令寢他室、詰旦呼其父攜去、命卽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嗣無人、必潸然出涕焉。

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庵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并請賑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征其半、來年帶征。子於漕粟半征存貯之米、反全征之、奈何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請緩征之數。崇明令崇龠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絕嗣、人鬼俱恫、奈何置若罔聞知也。崇龠因而蓄婢、朞年舉子焉。前癸未進士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廠、先生憫之、爲乞長興令武韓曹公葬之、擇地近先生之先塋、曰、我歲時祭埽、便於瞻拜、且可絕日後樵採。葬之日、烈風大雪、先生觸冒寒氣、成欬疾、半載不瘥、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殀。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一、早殤。女三、長早殤、次曰柚、許字蘇州吳某、未嫁卒。又次曰安、適聞遠、俱孺人出。幼曰穀、妾出、早殤。朞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衷。先生沒之明年、翰林何屺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於八親王、王賜白金五十兩、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祔葬於參議亨予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參議墓表、茲不載。

（《碑傳集補》卷二一）

沈先生士則傳　沈近思

昔應潛齋先生講學於錢塘、遊其門者多至數百人、四方之士莫不景仰。恐後數十年來、流風遺韻不絕如綫、以余所見應門高第篤信師說孜孜不倦以終其身者、雖凌翁文衡與同宗志可先生爲最。凌翁長於知、以著書老。先生姓沈氏、諱士則、字志可、仁和縣學生。祖潤蒼公、舉孝廉、爲太平令。父文學幼良公、母程孺人。先生其季子也。叔祖光祿濟蒼公因子修偉公早歿無後、擇先生爲其嗣、母周氏性嚴厲、常加譴責、先生長跪待罪、雖勞不怨、時默默飲泣、反躬自責、惟恐不得於母、終身未嘗向人言。先生盎純孝人也。壯歲始師潛齋先生學禮、初見疑禮爲難行、師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先生聞言、汗流浹背、自是毅然以力行古禮爲己任。居家授徒、端坐終日、威儀整整、雖盛暑不去冠。出則必徐行緩步、兩手捧心、未嘗掉肘。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必正言規誡、即相遇途次、或冠有不正、履有不整、亦必偲偲告之。居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本生母歿、服以禮殺、而哀不忘。請於督學、使守制一載。補考值父忌、又請改期。下至功緦之喪、亦必成服。平日往來、常見先生冠素冠也。歲時祀先、族衆聚而祭者百餘人。先生定爲祀規、咸遵之無失。先生以禮書無人講明而力行、尤詳於古斂禮、葬禮、嘗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爲人道、雖疎遠親朋、不惜竭蹶以襄事、貧而好禮如此。先生以禮律身、即以禮教人、始而或以爲迂、久而咸其誠意、見者咸斂容致恭。匹夫而化鄉人、其先生之謂與。甲戌歲、思與項子性存見先生、以性理大中相質、先生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予學禮而已。自是與二先生往還無虛日。未幾、文衡歿。辛巳、先生亦病。九月六日、思候於榻前、先生舉禮學彙篇、教養全書見授、思疑應先生言性理、太極、鬼神與程朱不合、先生蹙額曰、多乎哉。聲嗚咽不出。越三日、先生死、命次子辰錫相從錢塘學舍、愧不能效他山之益。越十有六載、辰錫始克葬先生於三台山之麓、賢配胡孺人先歿、至是遷柩合葬焉。艱難拮据、先生可謂有子矣。今讀高君狀、撮其大略、以表應先生之傳其在於斯、俾後之學者知所景仰云。

《碑傳集》卷一二八

姚先生宏任事略　全祖望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共爲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凌嘉印、沈士則、姚敬恆、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儒者。凌、沈之名尤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爲傳、而敬恆躬行與相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恆諱宏任、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恆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於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恆質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洎然自晦。凡事必歸於厚。沈甸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恆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歎曰、爲其無以爲喪也。敬恆曰、請爲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於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恆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恆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於閩、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恆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恆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絏、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乎與坐而語之、大驚、即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於潛齋墓表中、復摭拾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碑傳集》卷一二八

孝廉吳君兆騫墓誌銘　徐釚

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禁掩卷歎息、以爲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有明盧柟之爲人、以訢跪使酒、至罹重法、械繫黎陽、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安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弔沅乎。諸貴人憐之、卒出柟於獄、而柟終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不深悲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漢槎、世爲吳江人。明刑部尚書立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公諱晉錫、舉庚辰進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髫隨至任所、過潯陽、大別、由洞庭泛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爲詩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公亦解組旋里。值我

朝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起、相隨諸兄爲雞壇牛耳之盟、馳



驚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玉峯兩徐公暨諸名賢角逐藝苑，談論風生，酒闌燭跋，揮毫落紙如雲煙，世咸以才子目之。丁酉發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羈囚詩室，慷慨賦詩，隨蒙世祖章皇帝寬宥，遣戍甯古塔。荷戈絕域，極目慘沮，太倉吳祭酒梅村爲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之句，送吏無不鳴咽。而漢槎獨賃牛車，載所攜書，揮手以去。在甯古塔垂二十餘年，白草黃沙，冰天雪窖，較之李陵、蘇武，猶覺顛連困阨也。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爲髫齔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臘侍衛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也，地與甯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國醵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年矣。時余方官京師，亦曾與漢槎一効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爲悲喜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爲經師，館於東閣者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觴稱壽，宗黨戚里咸聚，以爲相見如夢寐也。乃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爲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眾，及漂流困阨於絕塞者垂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驂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歎其遇之窮，而亦痛其志之可悲也已。余爲吳氏婿，余亡妻與漢槎爲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端調諱鼐之女。子男一人，振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柩葬於吳縣寶華山之麓，即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不忍辭，遂爲之銘曰：

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并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耳，胡爲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碑傳集）卷一三七

吳徵君農祥傳　方楘如

徵君吳氏，名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故錢塘諸生也。其自海鹽海甯再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沖，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婦翁者傅巖也。會三九公讌，陳公函煇發題，命坐客各製芙蓉露下落賦，徵君最下坐，詆筆賦就，末更綴以詩，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敚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掌錄秘閣之鈔，逾萬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陰祁氏、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既長，搆樓于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其大者，旁又蒐從細碎，冈鎖怪異，搜逖疑互，並潰漏，發筆語則纚纚然。居久之，會康熙戊午，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敱永薦，被牒書敦迫上道，至京師，辭於道進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明年三月，試太和殿庭，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日矣，已而不與。上又顧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是有以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溥客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維崧、奇齡、任臣既入史館，嗣槐試不及格，而用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既宿留不耦，則乘薄奮車出郭門，橐囊書帙，纏破藍藍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下，吁嗟歎之。徵君曾不芥蔕，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鬌肩蝸鼻，鶴脛，指爪長三寸，須鬑鬑頹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徵見遠略，不干人以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社事之般也，吳下士沿復社故態，角爲尊奢，門戶各不通水火，而浙西郡若邑，讀書、秋聲、登樓、爭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書幣交戶外者，檻且滿。徵君曰：是蔵旣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天子果震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於今著爲令，世咸以徵君知幾。國初通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喬芳、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述其著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匿不肯見，而族兄

某某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徵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縑置船中。徵君遽捨船去、其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衢、羽葆棨幢、吏從帶弓鞬夾陛立、上謁者或不敢仰視。徵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爲壽徵君前、請草露布。徵君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戢君眞藏。吾異者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徵君內行敦、遇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也。鄞縣周容、太倉王昊客死京師、質衣爲具含賻、視白旐、卽路乃返。晚與陸嗜、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推文史。一日偶及興獻禮、并牽連濮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詈詞狠猘、口角流沫、墮餐飯中。徵君伺其閒也、爲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應。蓋徵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公心聽、皆此類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徵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投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裕、孫慎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靑可繕寫。

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徵君亦云。然徵君不以自多、遇後生一字之工、三復不能已。其子之友壻方棨如者、把文謁之、亟歎以爲當今無輩。又錄其弟棻如詩數篇、入所撰驚喜集中。然至其意所不可、雖翰音登天、不一以色詞假也。徵君素强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盡所嘗讀書燔焉。自是遂病、病或浹日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以書死生如此。

《碑傳集》卷一二九

凌先生嘉印傳 附馮天佐　沈近思

凌翁文衡者、名嘉印、杭州錢塘人也。年四十前、猶充杭郡司李書吏。性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則取油一盞、俟衆熟睡後默誦不休。或侍立官側、口雖應對公事、心輒默記夜所誦書。同輩或嗤爲癡、或目爲迂。翁益自信不疑。然翁所誦者非世俗應舉本子、乃四書五經、天人性命之文也。四十後、始決計棄爲吏、受業於

聰潛齋先生、盡得其所傳。窮年矻矻、學爲著書、一切家事付之不問、坦懷自得、頽乎其順、而氣象寬和、渣滓悉化、沖然有道之容、使人對之而忘其畛域焉。歲乙亥、思與項子性存從同宗志可翁往訪、時翁年六十餘、猶手一編抄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註禮書、日幾頁、謄寫日幾頁、皆有課程。嘗謂思曰、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於是、方有得力。又曰、世人讀書爲科舉、有志者不妨借科舉以讀書。思等每舉應先生所著書相質、曰、某不敢不承師說、公等從程朱自不差也。戊寅秋、將以所疑數十條請正、而翁已先逝矣。歿之日、猶著禮書一頁、午後思臥、一睡遂不復醒。卒年六十有七。女三、無子、以族姪公肅爲嗣。嗚呼、古來好學者多矣、而崛起胥吏、得聞聖賢之旨如翁者、寗有幾人、豈非豪傑之士哉。翁歿一年、得友馮子天佐。其少年立志、棄爲吏、讀書訓蒙、事與翁頗相類、惜其窮而早歿、不得有所成就。讀其臨歿前一日與思之札、可悲也。曰、弟病勢變遷不一、大命未可保。如有不幸、不知桎梏死耶、抑天命耶。相知三人、刻刻不忘。自恨浮生之薄、以有今日。又承賜以藥金、在友朋固有此義、但弟目下藥餌可以自支、貧友乏賜、斷不受也。三人者、謂項子性存、陳子嗣長及思也。卒年三十有一、女一、無子。其平生好學、凡性理語錄諸書、每自手錄、爲人氣清而力弱。嗚呼、使斯人而天假之年、當必有以樹立、而不幸短命死。其臨歿之言、炯炯可識。余故附書之、以傷其志也云。

《碑傳集》卷一二八

徐先生世沐傳　雷鋐

先生名世沐、字爾瀚、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靑麓、又曰靑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于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于身心。其辨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于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菴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歎、颺言于衆、由是安溪李公、當湖陸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



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歿。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

論曰：儒者于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其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

《碑傳集》卷一二八

張先生鵬翼傳　雷鋐

張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菴，汀之連城新泉鄉人。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舉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攷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厖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黎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與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襮。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

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柚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即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攷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寵陽辭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皆克守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

《碑傳集》卷一二八

萬君斯大墓誌銘　黃宗羲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與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閒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盧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戢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嫺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

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者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益不異西臺之哭。爲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變輸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能世其學。②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跛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三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講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捋珠盤，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又跛翁傳　鄭梁

出甯波城西門走二里許曰新河橋，拏舟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林墈墓之中，老屋巋然，有跛翁焉。其先世會稽於有明，其考名孝廉，爲遺民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誼。其諸子、子各挾其文章，馳騁當世，而跛翁以一再試有司不合，抽身而退，沈酣顛倒於六經之中。初，翁遭亂赤貧，所居專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雷黃先生，翁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贄其門，因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間肆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攜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抄雪纂，書已等身。癸丑遇火，復理前塵不倦，益費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痒，思通鬼神，而尤邃於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自負經學，過翁談禮，則轍亂旗靡。咲志伊記問博洽，見其禮經著述，當意不當意，輒手抄以去。秦湘侯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諸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然翁久於其中，咀嚼涵泳，實有所得，非苟爲務口舌以爭雄長者。其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就無道之世據實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責已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衞人殺州吁，下書衞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衞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即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見殺于齊，莊公年方十三，沖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迨莊公既長，忘讐共狩，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據，剖前人之聚訟。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作。他若論郊則曰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論社則曰太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論禘則曰禘祫一事。又曰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則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太壇明堂則曰儀禮方明壇即太壇，即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曰至郊天即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太壝同在三百步內，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翁爲人質直，斥人過至面發赤，或嚙齒大罵。然性和易，好結納賢豪，奬引後進，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懽然。居家兄弟怡怡，脩輯譜系，經紀祀事，條理井如。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動賢祠謁拜陽明像，前見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張司馬之死不及擇地而葬，翁與友人醵金買地改葬南屏，爲文記其始末。蓋翁挾奇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可傳。而翁所自喜、顧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先是年之二月，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遺書其友鄭梁曰：跛翁即隕，不可無傳，且引錢牧齋傳顧仲恭之經學爲例。梁謙讓未遑，翁屢書相責，又二年，乃爲之敘述如右。

論曰：翁今其跛矣哉。翁身長不過中人，而肥偉特異，尋常豐頤瞯目，聲撼四鄰，不類病廢者。其患足疾也，跰蹮不貝於行，歲一二次耳，實未嘗跛也。而乃以跛翁自號，豈左盲遷腐著書類有天刑，而翁欲以是名應之耶。語云：志之所動，氣必隨之。翁今其跛矣哉。雖然，吾子行跛然所著尚書要略、重正卦氣，未必如翁之精也。即翁所引仲恭，其經學或不及翁，然不可謂之無經學也，而又未嘗跛。然則跛也、經學也，不相及者也。翁乎，吾知免矣。

校記

①後「舉所遺」三字當衍。

②此句疑有錯簡，當作「子一人經，諸生，能世其學」。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胡渭

胡先生渭墓誌銘　杭世駿

乾隆二十有四年，清溪胡翰林彥穎將于十有一月癸丑葬其王父東樵先生於經南圩之阡，距先生之歿蓋四十有二年矣。有唐杜甫旅卒岳陽，子宗武病不克葬，而以屬其子嗣業，歷四十餘年而乃克竟先人之志，遷祔偃師。彥穎焦勞晝夜，過時而卒妥先生于幽，故有合于元氏之所歎於嗣業者，亮其過而不責其慢，君子有恕辭焉。按狀：先生名渭，初名渭生，字朏明，東樵其晚年自號也。胡氏籍餘姚，先世諱子中者始遷德清。曾祖有信，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令，有名于時，事載明史。祖仟益，諸生。考公角，天啟甲子舉人。先生生十二年而孤，母沈孺人挈先生避寇山谷閒，歸則編戶漂搖，草竊猶充斥，有田數十頃在遠鄉，租船至中途輒被劫掠，乃鬻負郭之田以完賦，家遂赤貧。年十五，遊于庠，試高等，爲增廣生。高文遠俗，連不得志于有司，乃入太學，館益都相國所。

聖祖側席方聞有道之士，復唐宋博學鴻詞之科，相國欲以先生應

詔，堅辭不肯就。羣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遂絕意科舉之學，專窮經義。崑山徐大司寇乾學總裁一統志，假歸，許以書局自隨，禮延太原閻若璩、無錫顧祖禹、常熟黃儀洎先生與修，開館莫釐峯下，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凡與禹貢山川疆域相涉者，隨手鈔集，與經文比次，以酈元水經注疏其下，酈注所闕，凡古今載籍之言，苟有當于禹貢，必備錄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朞後成，名曰錐指。其於導河一章，辨析尤至，謂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研精覃思，博稽圖籍，手摹圖四十七篇，凡九州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海寧查學士昇以先生

書上進。

法駕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前書詣獻

行在。

上深嘉歎，宣至南書房直廬，賜饌，賜御書詩扁，賜耆年篤學四大字。稽古之榮，近代儒者或未逮也。錐指既成，他經以漸次及，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矣；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擬議？洛書之文，見于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謂漢儒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書一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乃創爲黑白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可通于易，劉牧以九位爲河圖，十位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書二洪範元無錯簡，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書三辨誤析疑，作洪範正論。大學一書，朱子作章句，後諸儒皆以補傳爲疑，先生以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識，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元無闕文，無待于補，作大學翼眞。太歲在甲午正月九日考終牖下，春秋八十有三。配黃氏。諸生幼貞女子四人，方臘出繼大宗山西大同令。贈先生如其官。調陵川方質、方威、諸生方詮。女二人，適游擊沈運柱、諸生沈益新。孫十人：彥穎，翰林院編修；勳，山東臨淄令；彥輔，貫州清平令；彥昇，由額外主事改授山東定陶令；彥平、彥沖，蚤卒；彥藹、彥博、彥韜、彥肅，皆諸生。曾孫十餘人，元孫二人。銘曰：

學猶殖也，經爲之根。非別黑白，孰定一尊。苟學不醇，經義終晦。羣言紛吪，不鄙則倍。清溪榮衍，四水交趣。織簾而後，篤生眞儒。於惟尚書，有體有要。陳疇制貢，厥義孔奧。竹素散逸，夏傳不傳。搜析精微，能執聖權。抉摘河洛，綜貫大學。游情三古，覺彼後覺。耆年篤學，聲徹九重。天章巍煌，由稽古隆。其人雖亡，其精則存。墓檟後彫，漆燈不昏。刮碑埋幽，以表經術。旌德考行，視此信筆。

《碑傳集》卷一三一

又胡渭記　江藩　黃儀　顧祖禹附

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閒，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尤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



焉。渭素習尙書禹貢、謂僞孔、孔沖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菏。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覯、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盱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過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堤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閒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眞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
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
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及書扇、又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禁直諸臣咸詡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已也。顧祖禹、無錫人、從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游、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淸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疏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碑傳集》卷一三一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
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
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抗攜之、避寇
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
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
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
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
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
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
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从說文作菏。滎波既
豬、波當从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
不可涵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
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
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
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
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
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留心
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
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
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
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
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
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
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
在洪範、宋儒挪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
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
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
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作汝用
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
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眞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
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
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禹貢錐指獻
諸
行在。有
詔嘉奬、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尚書。孫彥穎、翰林院編修。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梅文鼎

梅文鼎傳（弟文鼐　文鼏　穆尼閣　薛鳳祚　王錫闡　揭暄　方中通　孔興泰　袁士龍　杜知耕　毛乾乾　沈超遠）
潘耒　杭世駿（張雍敬　李鍾倫　李鼎徵　劉湘煃　湯濩　魏文魁附）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菴、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繖朋、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法、與弟文鼐、文鼏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歷學駢枝二卷、倪為首肯。自此遂有學歷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格於他端、中輟耿耿不忘、或讀他書無意中砉然有觸、而積疑冰釋、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累數日書之不盡、殘編散帙、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過。有能是者、雖在遠道、不憚褰裳往從。嚮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中年喪偶、不再娶、覃思閉戶、謝絕人事。所著歷算之書、多至八十餘種、自來言歷者莫逮也。讀交食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後讀元史歷經、始知許衡、郭守敬諸儒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授時歷法之善。因歷經簡古、作史者又缺載立成、為圖注二卷以發其意。又以授時歷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不讀耶律楚材之庚午元歷、不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歷、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攷王朴之欽天歷、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攷宣明歷、不知氣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歷、無以知歲自為歲、天自為天。非李淳風之麟德歷、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沖之、劉焯諸歷、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乾象歷、不知月行遲疾。然非洛下閎、射姓等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參校古歷七十餘家、著古今歷法通考五十八卷、後漸增至七十餘卷。授時列六歷以攷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於今者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歷有古大今小之算、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顧歷議欲尊授時、遂取晉獻公冬至以證統天之疎、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晉獻、未嘗違統天法也。郭守敬歲實消長、不在創法五端之內、意可知矣。作春秋以來冬至攷一卷。元史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楚材爭月蝕、而西說並詘、故耶律作歷託始是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金、次年伐之、不五年、天下略定、故推演上元庚午冬至朔旦、七曜齊元、為受命之符、謂之西征庚午元歷。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歷志訛太祖庚辰為太宗、則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為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作庚午元歷攷一卷。元歷肇始耶律、授時多本而用之。授時經王、郭、楊、齊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用四百餘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郭守敬著撰極富、僅存歷草、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歷經立法之根、多在其中。括其義之精微者、為補注二卷、兼引八綫三角以明之、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法。算起於元太史令王恂、經郭守敬而後成書。洪武戊申、大統歷因之、作大統歷立成注二卷。此皆發明古歷也。其論西歷云、唐九執歷為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也。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歷、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歷、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皆西之舊法也。利瑪竇來賓、崇禎朝、上海徐光啟與西士湯若望譯崇禎歷書、

本朝時憲歷用之、則西洋新法所謂歐羅巴歷也。湯氏所譯多本地谷、與利氏之說又復不同。回回歷與西域天文書、並洪武時吳伯宗、李翀受詔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同譯。天順時監正貝琳所刻泰西天文實用、本此書而加新意也。作回回歷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西域天文中有雜星三十之占、未譯中土星名、以歲差度考之、得其二十餘。後見錢唐袁士龍、青州薛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考、不謀而同者十之七八、以巨蟹第一星證之回歷、尤確。作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陝西、河南、北直、江南四省禮拜寺有此表景之傳、而其中亦有傳訛之處。西域馬儒驥以此致詢、遂為訂定、并附用法、以補其闕、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即蓋天也。自漢人伸渾天而絀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髀一經、又言之不詳、然觀其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以半年為晝夜、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也。因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俾天下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自來。渾蓋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丁所用儀器中、竊疑為周髀遺法流入西方者也。法最奇、理最確、而於用最便、行測之第



一器也。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向缺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用之不竭矣。歷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月某日者，既非建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為序。如回回歷之用太陽年，其紀日數既非以朔為初一，然又非如回回之以見月為朔，且其雜見于諸卷者又各自不同。嘗疑其各國自為正朔，立法相懸也。既而彙集詳考，然後知其所用並以太陽會恆星為主，即恆星歲也。恆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西教中齋日所為正月一日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閒，亦是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並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致並同回歷。作西國日月考一卷。以上六書皆推究西術而得其會通者也。崇禎歷書百餘卷，全用西術，中有細草，以便入算，猶授時歷之有通軌也。蓋即七政蒙引而有詳略爾，以歷指大意，櫽栝而注之，作細草補注三卷。歷書中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以諸家所用細草，攷其同異，參之歷指，作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二書安溪李文貞公巡撫北直時，刻于保定。交食圖之大誤有二：一為金環與食甚分為二圖之誤，一為圖日月會不由月心起算之誤。作訂誤一卷。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之法，不如弧三角之為親切也。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以明算理。中西兩家歷術求交食起虧等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為言，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為中，而論其方位，故其向北極處命之為北，向南極處命之為南，又即以向黃道東陞處命之為東，黃道西沒處命之為西，此惟太陽、太陰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西南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高下，則虧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然則月體之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必不相應，而何以施諸測驗乎？然而古今歷家未有議及者，不可謂之非缺事也。今別立新術，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為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為直綫，中分之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食各限白道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實千年未發之秘。作交食管見一卷。歷有平時，有用時。平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測驗所徵。太陽之有日差加減，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也。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據表說，謂有二根，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食二章棄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作日差原理一卷。熒惑一星最為難算，至地谷氏而其法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以正表士龍歷書之誤，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五星本天並以地為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則惟金水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為心。土木火三星則不然，並以本天上平行度為歲輪心，然其軌跡所到並于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右行之圓象。西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為心，蓋以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耳。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凡圖黃道緯度于赤道左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為橫綫而作小圈，以擬黃道，乃于小圈上勻分節氣，各作直綫過赤道子午大圈，即各節氣之黃緯可得。作黃赤距緯圖辯一卷。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不在表影。西人之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陽表影必短，而太陰表影必長，以是為月近于日之徵。夫表影既有長短矣，又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然矣。作太陰表影辯一卷。歷書刊本多有互異之處，恆星經緯改處尤多，帝星句陳亦然，以弧三角推之，有與所改合者，有與先刻合而所改反離者。作二星經緯攷異一卷。定夜時之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測星定時法亦多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然恆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于一度，而何以定時？故作星晷者必知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十一書，皆因崇禎歷書之說，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閏章總裁郡邑志，以分野一門相屬，郡志中所刻皆其稿也。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稿，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歷志為錢唐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以屬文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歷草通軌補之，雖為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闕略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凡

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又作歷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即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歷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歷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袁黃之歷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歷、以庚午元歷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歷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於邸第、謂曰、歷法至
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苦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為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歷學疑問三卷。俄李觀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夏、李以撫臣扈
蹕、行河、進呈、欽蒙
御筆親加評閱、事具李所撰恭紀中。明年癸未、
聖祖西巡、荷問隱淪之士、李以關中李容、河間張沭及文鼎三人對、
上亦素知容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李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李以尚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李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
上謂李曰、歷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
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孫瑴成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瑴成欽奉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好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恩寵為千古所未有。文鼎圖注各直省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為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既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為立

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為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相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為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文鼎有夙慧、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為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攷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為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歷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諸書三種、互為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而為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菴揆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為端、器溢于寸、表止於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歷書目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為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為一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即北極、尺以堅楮為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晝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即此已足、蓋渾蓋之法、略具其中矣。測平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即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菴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尚論日景、故以二至為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菴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圜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為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為邊、此



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圖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按圖而得矣勿菴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査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菴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以衆著儀以銅爲之略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圖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郞中豫章李煥斗嘗從文鼎問皇極經世遂及歷法作杏李祠部問歷一卷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歷法正理告之作答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攟諸篋衍以待明者問之於歷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溥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約之於七十二候作太陽緯度一卷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寫算步歷式一卷潘天成從文鼎學歷而苦於布算作此授之同時西士穆尼閣作天步眞原靑州薛鳳祚本天步眞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闡著歷書及圖解三辰儀晷廣昌揭暄著寫天新語文鼎每得一書皆爲訂註以正其訛闕而指其得失一善不肯遺也而古歷列星距度考一卷又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林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歷學之書凡六十二種富哉其言之也嘗著學歷說以曉世論尤精確其說曰古之爲歷也疏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其疏也歷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爲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于其閒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歷未精于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唯平度于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歷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于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歷未知于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閒曰陽環北閒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況月道出入于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于黃道旣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歷未知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而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歷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則見小近則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于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陵曰犯曰闕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己曰緯綫夫句己陵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旣知其非是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旣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爲其移動于是爲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北不常見也于是古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疏貢

誒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萬歷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爲測量之資製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疏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文鼎集其書而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之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一勿菴籌算七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歷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是爲初編之第一書一勿菴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尤捷初編之第二書也一勿菴度算二卷西人尺算即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文鼎弟文鼐補之而參之以嘉禾陳藎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線鼐書諸綫皆備又有矩算則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一比例數解四卷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穆薛所著天步眞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稍爲銓次爲初編之第四書一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也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鋭角形分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即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不明三角則歷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歲乙酉南巡蒙召對以是進呈一方程論六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是爲初編第六書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一幾何摘要三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縈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不能終卷稍爲芟繁補遺爲初編第七書一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句股立少以覩多即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近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實句股容圓之一術具錄其要以存古意於初編爲第八書一九數存古十卷九數即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初編之序以此爲第九書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積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留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之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一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一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輳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一西鏡錄訂註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即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算指尤覺簡明一權度通幾一卷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誤尤甚今以南勳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眞一奇器補詮二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水諸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鞴以便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類睹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一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羃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羃一弧三角舉要五卷全部歷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弧三角凡歷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



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理窮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線中得其相當直綫即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黃赤交變一圖反復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歷指者僅存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圜線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義解之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其目曰弦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當一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兩矢較之例所立圖姑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渾儀眞像呈諸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之用歷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條貫即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著然以解其目曰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一塹堵測量二卷塹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託其名於塹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塹堵塹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綫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塹堵容圓塹堵曰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啟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股八綫表其知之矣一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其卷一仰觀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歷書法微別一方圓冪積二卷歷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即方圓二冪之比例亦即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一麗澤珠璣一卷得力於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一古算器攷一卷今有筆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古曰持籌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一數學星槎一卷減併乘除三日可了初學莫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爲童子可知矣至於句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歷書本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文鼎博覽羣書遂安毛際可撰傳稱其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桐城方苞作墓表稱其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公卿大夫皆延跂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閒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旋即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游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眞義倉興義館之願歲在辛丑考終牖下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文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遠歿赴弔者行哭失聲有績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子以燕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極星歷指中摘出致問文鼎所爲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孫二瑴成玕成瑴成蒙養齋與修樂律歷算書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即宜列二表瑴成以爲定朔時既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乎文鼎因其說而復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元李文貞公爲文鼎刻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於保定其中圖象皆其手筆也

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

國史歷官左都御史，贈文鼎如其官。

文鼐字和仲，初學歷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文鼎取元史歷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

文鼏字爾素，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文鼎得中西之書圖稍多，文鼏手鈔，略備，多所撰定，輯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文鼎序之云，武林張慎顧，杭能製西器，手鑄銅字，如書法之迅疾，文鼎依歲差考平儀所用大星，屬施之渾蓋，屬文鼏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別識之。又有累年算稿，文鼏爲錄存，作授時步交會式一卷。又有幾何類求歷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例，文鼎作度算，用文鼏所補而參之，以陳藎謨尺算用法，

穆尼閣、泰西人，久居白門，書與人言歷，而不强人入教，君子人也。作天步眞原，與歷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歷書迥別，然得數無二者，雖異實同也。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然非測候之眞，亦無以斷其是非。採積合總，莫速於珠盤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籌算，製器作圖，莫艮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對數自一至萬，設有他數相當，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對數之奇，尤在開方，上古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晷刻而後成，今用對數，俄頃可得。又有四綫比例數，亦穆授也。八綫割圓，西歷舊法，今只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本天步眞原，作天學會通，以西法六十分通爲百分，從授時之法，仍以對數立算。梅氏以不如直用乘除爲正法也。又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其全書刻于白下，氣化遷流諸卷皆在其中。梅氏曰，儀甫又有四綫新比例，用四綫同，惟度折百分從古率。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吳江人，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凡象數聲律之學，殫精研窮，必得其肯綮而後已，尤邃於歷學，兼通中西之術，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秒忽。疾病纏綿，中壽沒，且無子，潘耒從其家求遺書，得詩文二帙，著述數種，有曰大統西歷啟蒙者，隱括中西歷術，簡而不遺。曰丁未歷稿者，每歲推大統歷，此則挈耒布算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測日小記者，辛酉八月朔當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預定時刻分秒，至其時與徐圖臣暨以五家法同測，而己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略志，則創造一晷，可兼測日月星，自爲之說，自爲之解，其文倣考工記，頗古雅。曰圜解者，解句股割圜之法，繪圖立說，詳言其所以然，乃治歷之本源也。而歷法六卷，最爲完書，會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數備具，可用造歷，序中言西歷之於中歷，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者十事，非甚深於歷者，莫能曉也。文簡質以理勝，而歷說、歷策，左右旋問答，答萬充宗、徐圖臣諸書，言歷事者精核可傳。梅氏嘗評近代歷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以上。又與耒書云，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名，與歷書互異，亦離卒讀。又謂見小帙是約西法入授時，甚簡而妙，然未著撰人之目，以爲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又序其圖解云，能深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如所謂恆星定而歲實消，則歲差不宜爲定率，日食當用月次均，諸說皆直抉其微，以視徒守古率，輒攻西說者，大有逕庭。

揭暄字子宣，廣昌人，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急而生漩渦，遂成留逆，實爲古今之所未發。年踰八十，有子有孫，不以自隨，隻身攜襆被行數千里，不以爲遠，眞奇士也。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以智子，著數度衍二十五卷，於九章之外，蒐羅甚富。揭暄著寫天新語，中通與相質難，著揭方問答，並多西書之所未發。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氏正弦簡法補說不謀而合。

袁士龍字爲之，錢塘人，授星學於黃宏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攷，與梅氏不謀而合。

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舉人，著幾何論約及數學鑰圖注，梅氏謂其九章頗中肯綮。

匡山隱者毛乾乾字心易，與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中州謝廷逸字野臣，乾乾婿也，於數學甚有精思，皆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塘人，讀方程論，作九問難文鼎。

潘耒字次畊，吳江人，王錫闡與其兄檉章館於其家，講論常窮日夜，勸其學歷，相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學，作曌閣秝金，梅氏謂其測食之



法有出於舊術之外。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潛心歷術、久而有得、著定歷玉衡、主中歷爲多。嬴糧走千里、往見梅氏、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毬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遊學記。

李鍾倫、字世德、文貞公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事必求其根本。梅所謂無膏育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爲圖論、又製器以象之。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公次弟、舉人。嘉魚令。爲梅氏刻方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爲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朒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葢有所本。順治乙未、李氏居山砦中、一家皆陷賊。文貞公仲父穉家僮并傭會者百人、出其不意、擣其阻、小大百餘戰、十口以次劫歸。文貞公與鼎徵實殿。

蔡璿、字璣先、江甯人。從文鼎學算、爲刻中西算學通。

湯濩、字聖宏、六合州人。

魏文魁、字玉山、布衣。

以上諸人、皆見於梅氏之集。方中通序中西算學通、以爲海內尚有游藝、字子六、著天經或問。邱維屏、字邦士、甯都人、魏禧之姊壻、爲撰傳云、晚尤精察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方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余所知有婺源江永、字愼修、著歷律管見、留心梅學、發明其說、有翼梅八卷。蔚州魏學誠、視學江南、爲梅氏刻算學全書、轂成作兼濟堂目、糾其訛謬。

舊史曰、從來言治歷者有三、一以爲必疇人之裔、梅氏兒時即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其家學已與談遷無異。一以爲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中西之術、紛綸秀魄、而必歸之堯舜精一之傳、非徒挾隸首商高之術、實能貫天地人而通之儒。謂之儒、於儒誠無媿也。一以爲必精算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於幾微之際、而窮極於杪忽之原、非精算者能若是乎。李文貞公進歷學疑問、恭紀云、奉

旨、朕留心歷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召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肯之。明年春、駕復南巡、遂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檢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其自言尚有未補之篇目及其圖表、而

聖諭已先及之。夫懷抱道業之士、即有著述、曷能上煩乙夜之覽、句譚字議、相酬如師弟子。梅氏之遇、可謂千載一時矣。毛際可撰傳在文鼎未蒙

召見之前、猶以不獲親承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方苞作墓表、又未深悉其苦心孤詣寂寥乎短篇、且多游辭。他日秉筆爲史事者、將何徵實焉。余讀梅氏之遺書、嚮往其虛懷、集益雖未獲親撰几杖、而秉彝之好、故不泯也。輒倣南豐曾氏先大夫集序之體、每有著述、必備著於篇。又用河東柳氏先友記之例、麗澤講習之友、存其姓氏、上以備國史之采擇、下以光梅氏之家乘、熟於史裁者、故不得以冗蔓相目矣。

又宣城梅公傳 毛際可

曩者歲在戊辰、余與梅定九先生晤於西湖、遂傾葢定交、日載酒賦詩、余爲題其飲酒讀書圖而別。今己卯冬、先生自閩中北歸、停楫湖墅、復枉道訪余西湖邸舍。忽忽十餘年、兩人鬚鬢盡白、幾不能辨識矣。問無恙外、盡出所著歷學、算學書相示、且屬爲傳曰、某覃精於此四十年矣。自謂足以闕古人之精思、衷歷家之定論、而足跡經南北、求其人以繼此學、尚未得也。庶幾藉先生大文以傳、俾當世學者知有此事、而相與求之乎。余惟古人生不立傳、然後此恐相見無期、已如隔世、而先生之學不可不使人知之、遂不辭而爲之傳。先生姓梅氏、名文鼎、字定九、號勿菴、江南宣城人也。宣城梅氏自宋以來多聞人。先生之父曰繼眼處士、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著書一編、謂之周易麟解。經史而外、多所該洽、務求實用、尤精象數。先生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遺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璿所藏臺官交會法、即爲訂補註釋、成歷學駢枝四卷。竹冠嘆服、以爲智過于師云。繼眼故多藏書、益以己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娶、枕籍簡帙、以自

愉快而特好歷算凡推步諸書人不能句讀者先生讀之輒解遇所疑處輒廢寢會思之必通貫乃已蓋其性然如有夙慧也凡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如古者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稱具體焉西洋簡平渾蓋比例規尺諸儀器書不盡言以意推廣爲之皆中規矩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孶孶覓討至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鈔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尤虛懷善下聞有能是者輒書雖在遺逸不憚褰裳相從若舊臺官疇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藏本益多而聞見益博至京師日纂修明史諸公以歷志屬詳定蓋謂晉隋兩天文志實出淳風唐書天文志歷志五代司天考皆出劉羲叟從來此事必屬專家也先生曰說者知尊郭太史授時而隨聲詆大統不知大統即授時也但歷經既成之後閏應轉應交應三數俱有改定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及晝夜永短皆有立成之表而黃赤二道相求弧矢割圜諸法及平差立差定差立法之原元史並皆缺載不可不補補之則今其時矣乃出歷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爲詮次以發明王恂郭守敬不傳之秘授時大統始爲完書史局服其精核於是輦下諸公皆願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而書說亦稍稍流傳禁中臺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長以與人競會

天子欲講明方圓圜徑劉徽古率與西法之得失有應召往者而先生襆被出都久矣先生嘗病中西兩家之歷聚訟紛紜與其弟文鼐文鼏盡發廿一史所載歷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考究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實同即因爲創有雖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一爲之撰定爲古今歷法通考以補馬氏文獻通考之缺及邢氏律歷考之所未備稾存篋笥歲時增改而論撰益富凡著歷學書五十餘種算學書二十餘種其言曰歷以敬授人時何論中西吾取其合天者從之而已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自羲和至今不過其治一事以終古聖人未竟之緒雖新法種種能出堯典範圍乎若其測算之法踵事而增如西人八綫三角及五星緯度適足以佐古法所不及至分宮置閏尚宜酌定又其書非出一手不無矛盾瑕瑜亦不掩也且周髀算經言北極之下朝耕暮穫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大戴禮曾子告單居離謂地非正方撰人言月食格於地影此皆西說權輿見於古書者矣彼驟聞西術而駭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者皆坐不讀書耳又曰吾爲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安溪李大中丞見其書歎曰梅先生歷學超緣督陳壤周述學魏文魁諸人皆不逮也爲刻其歷學疑問於大名其弟安卿刻方程論於泉州前此蔡璣先刻籌算於白門然於未刻書未什一也蓋自元郭守敬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處事惟敬茲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噫可以傳矣子以燕登癸酉賢書能世其學

遂安毛際可曰堯典首重授時而數爲六藝之一固儒者要務也而世之學者竟置高閣何也梅先生致力四十年而始有成書後之善讀先生書者不過歲月而已得其梗概矣則能梓行全書以公諸海內其津梁後學之功可勝道哉余翹首俟之

又附書梅徵君傳後　梅庚

是傳已卯冬作也時先生久已名騰海內所著書且流傳禁中顧毛子猶以未獲親承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越乙酉夏

召見於德水舟次者三從容奏對賜坐移時宸翰珍羞錫賚稠疊臨辭又

賜積學參徽四字顏其堂嗚呼

本朝開國以來以韋布受

特達之知未有如先生者也先是壬午冬今相國淸溪李公巡撫順天時曾以歷學疑問三卷呈

御覽蒙獎許備至故引見出復謂淸溪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僅見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殷勤眷注之隆如此此皆毛子傳未及述者也謹臚識於簡末俾後世知

聖明道數淵深不遺微細元輔之進賢得士克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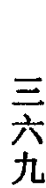
主知而先生之閉戶獨精不求聞達受知于吾

君吾相胥于是徵焉丁亥二月既望姪庚謹識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茂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輳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麻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倘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麻算書進呈。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詔開蒙養齋、修樂律、麻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瑴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命校勘。辛丑夏、麻算書成、瑴成請假歸省、逾月而君卒、時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窀穸。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茂由上聞。丙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卽擢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叩之鄉人、莫有知者。而瑴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歿、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余衰疲日以底滯、旣不逮事、乃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陳氏、以瑴成貴、誥贈如其官階。所著麻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筆算、麻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麻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鋟版行于世。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校記

①近：當作「盡」，見《勿庵曆算書記》。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八

崔蔚林　陳錫嘏　錢塽　吳苑　李良年
冉覲祖　邵長蘅　陸紹琦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知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誌銘　徐元文

故詹事新安定齋崔先生生平道義自信，不苟取友，獨深善尚書蔚州魏公、睢州湯公。二公當代人宗，年輩在先生前，顧獨深重先生，以爲益友。歲丁卯，魏公歿於家，先生哭之，過時而悲。未數月，湯公亦歿，公大慟，曰：「吾自分疾不能起，蔚州亡後，猶望湯公爲我作傳，今已矣。」口授哀辭，遣子漢源渡河往弔。自此感悼不絕，不數日而故疾作，竟不起。明年，漢源將以冬十一月葬先生長垣縣東郭邱岡之原，以書告曰：「魏、湯二公不可作矣，知先人者莫若子，敢以銘請。」當先生分校禮闈，元文辱先生知至深，自是奉先生教，及門三十年，聞先生行事，不可謂不悉，其何敢辭。先生諱蔚林，字夏章，定齋其別號。先世小興州人，明釆樂初徙保定之新安，今遷居長垣。家世力農，有潛德。祖環始讀書，爲諸生。父九圍，舉順治辛卯鄉試，歷白水知縣。兩世贈封如先生官，祖母楊、母杜、繼母劉皆贈淑人。封公三子，先生其次也。先生少穎異，七歲時，封公與同人講論經義，或遺忘，先生輒默識舉示之。既長，益好讀書。丁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遷宏文院侍讀，進宏文院侍讀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

太宗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

特旨加詹事府詹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公前後服官，恬於進取。始爲庶吉士，受知

世祖章皇帝，甫浹歲，不俟散館，先期而授史職。

今上即位，再遷至侍讀學士，去爲史官僅踰三年，即日又當得三品，先生矍然曰：「吾年甫三十，顧視同歲生未有先於吾者，吾何以堪之？吾歸務吾學耳。」遂乞假歸。假滿，補侍講學士。

朝廷方設宮僚，以次當遷少詹事，聞封公微疾，遽請急。知交勸先生姑徐之，先生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爲官重於親也。且既拜官，安得恝然即行邪？」竟力請以去。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向所應遷者，先生恬然，初不自以爲滯也。故事，詞林最重前輩，資次稍後者，官雖尊，見必退讓，遇遷擢，輒自引避，不敢越出其上。先生之時，風稍替矣，且於同年非前輩也，循資非越次也，而遽自引避，此其用意何等邪！當先生再引疾時，遷親甫三載，封公非有大困也，顧舍旦暮當遷之官，歸而省覲亟亟如此。近世館閣傾軋成風，其甚者纔一登籍，便陰排前人，攙越同輩；又士大夫莫復顧養父母，年及耄耋，不肯一歸省，至有棄喪累世弗葬，安之自若者。聞先生之風，豈不愧死哉！先生既歸，朝夕奉封公起居，間往蘇門從孫徵君鍾元游，往復問難，留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慰安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雩之意。既心境澄明，識解超悟，益沈酣經籍，意有所疑，必深研默驗，不釋然不已。尤潛於易，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廓然如有所悟。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其間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爲一圖入之，精眩神耗，疾患交作，猶玩誦不輟，曰：「病不可卻遣，能從事寡過之學，則卻病方也。」及再起爲講官，適

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先生，先生每漏下四鼓輒起，作草稾，五鼓入朝，罷即閉戶謝客，覃竭思慮，凡一卦之大義，一爻一象之纖悉曲微，無所不通貫，於天道人事消長往復之際，未嘗不反復極論，冀有所裨助，蓋先生之勤於其職如此。

上好學稽古，於經筵諸臣特厚，而先生資望尤最深。

上嘗試諸詞臣，拔先生第一，先後賜貂裘、文綺、珍果，恩義甚至。一日侍直，

上問：「歷官幾何年？平時何著作？」先生奏言：「蒙恩二十餘年，家居前後十年，究心經傳，輒有寡昧之見。」

上命錄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上召入懋勤殿，命講格致之義。

上聽畢，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爲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

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是時，

上意方嚮先生，先生亦自以得事

聖主，被殊遇，惟孜孜愛君憂國，聞朝廷一善政，喜見顏面，即臣下不能仰承，弊蠹滋長，輒蹙然憂之，慷慨談論，於是非得失較然也，以是忌者側目。先生既力學得疾，又勞於職業，遂至困頓，亟以疾告，忤

旨奪職。以先生之學問節槩，使究盡其蘊，足以矯正浮薄，崇立名檢，乃

當宁顧眷之如此，而不得終其初遇，豈非天哉！然終賴

聖恩保全之，得攜疾於家，遂其色養，先生每道及，未嘗不流涕感激也。

先生少有至性。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先後事兩繼母劉、無異所生。封公挈家黎陽，遭亂，母爲賊執，救之，創幾死。劉淑人爲賊死，先生時年十二，與兄茂林哭泣奔走，治封公創，得無恙。然後庀劉淑人喪縛，有條理。及居喪，哀毀如其喪杜淑人也。後喪劉孺人，亦然。事封公每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日昇交牀，省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篤於故舊，與今吏科給事中楊君爾淑爲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閒。孫徵君輯大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爲人所詆，用先生相左右得白。徵君之子韻雅，誤罹辟，公亦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爲經紀其喪。嗚呼，迺竟以哭魏、湯二公死也。屬纊之夕，封公臨視，撫之曰：汝年不酬志，然以哭亡友死，死義也，吾復何恨。先生張目泣然，不能成聲，遂瞑。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梁氏，容城望族，賢孝敬儉，既貴益勤。先卒，贈淑人，今與先生同窆。繼娶張氏，封淑人。子二，長漢源，拔貢生；次漢潤。女四。孫鏞。先生之學，以誠爲本，自事親居官及與朋友接，無不一本于誠。于義利之辨甚嚴，見人有過，輒正色規之。持論不爲刻激，然幾微必辨。魏、湯二公最同志，亦不苟徇也。生平施德於人甚衆，然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嘗被使祭長白山，往返策馬三千餘里，經泥淖甚困，或終日不得食，顧與偕行者孫進士佺辨論經義，談笑自若。既罷歸，嘗承封公命，攝疾於蘇門百泉，猶晏坐盦神，究人心道心之介。其勇於爲學，刻志自勵，毅然有振興斯道之意。乃竟側身憂慮之中，困踣坎壈，病不得志，哭其友以死。悠悠斯世，孰更有心擔負世道者。此非獨門人之哀，抑斯世之不幸也。乃灑泣而爲之銘曰：

先生哭友，有淚如泉。我哭先生，悲亦復然。退則誰尼，進則誰先。行止有命，繫之在天。彼醜正者，曾何有焉。啟手啟足，履冰臨淵。學海洄流，道城緊堅。喪賢何易，生賢何艱。天不慭遺，人乎奚僊。愼藏銘詞，以示千年。

又崔定齋先生傳　胡具慶

先生名蔚林，字夏章，定齋其號也。世爲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父九圍，苦志積學，學者皆師尊之。家貧，奉母備極孝養。以故鄉荐飢，躬輦其母就館於潛縣，值土寇劫其母，奮身觸賊，嬰白刃以救之，被重創幾死。後登辛卯賢書，除陝西白水令，年老乞休，以耆儒碩德歸教於鄉，啟迪後學，誼復不倦。及卒，門人私謚曰孝烈，建祠以崇祀焉。先生幼而精敏絕人，七歲時聽父與坐客講經義，即從旁默識。客或忘其語，先生以所識告之，客大驚異。年十九，補博士弟子。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院檢討，遷宏文院侍講，復遷侍讀學士。時年甫三十，遷受

主知，遷擢甚速。人以爲旦暮且大用。先生曰：吾年始壯，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驟進非吾志也。姑歸務吾學耳。遂以省親乞假，過新安，訪所學於杜紫峯先生。往復辨難，紫峯以勇猛深細稱之。歸里後，定省之暇，研究諸經，尤邃於易。衣冠危坐，沈思者三年。每言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際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爲一圖，覺有心得。及讀瞿塘來易，適相符合。曰：此所謂先得我心。遂焚之。策蹇從孫徵君先生於蘇門，留兼山堂十餘日，質疑問難，殊多心會。因致書於其友楊給事曰：遇謁孫夫子於夏峯，登君子之堂，聆仁人之訓，甚快事也。且歷嘯臺，遊邵窩，觀梅弄竹，雅有春風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尋丁繼母艱，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明年，充日講官。又明年，仍轉侍讀學士，會內黃令上蔡張仲誠先生以關事入都，先生造訪於邸舍，一見欣相得，語人曰：自吾見仲誠，頓覺能割俗情。凡事自己可作張主，身外之榮辱利鈍，聽之而已。未幾，聞父疾，請假歸。時方立東宮，慎簡宮僚，先生以次當得詹事，或勸之少留，先生曰：吾之歸，以親疾也。若以官故少留，是官重於親也。求去益急，既抵舍，父疾已愈，而先生遘疾，久未差。語人曰：病不可驟遣，惟從事寡過之學，則卻病良方也。日閉戶齋居，究心性命之旨，時過庭而質所疑焉。居五載，疾漸瘳，父促之赴都，仍補侍講學士。入直，

聖祖問所學，命錄所著述以進。歸寓，齋戒沐浴，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召入懋勤殿，面陳格致之義，不襲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歟？對曰：臣非敢以朱王爲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故不敢爲苟同也。

上領之，賜茶而退。明年，承

命撰易經講義，每漏下四鼓，輒起創草稿，五鼓仍入朝。事畢，即歸杜門謝客，覃思研精，至夜半未止。或勸以病後宜少息，先生曰：易理精微，非浮心躁氣可窺，夜靜神清，庶有合古人奧旨，乃可啟沃

聖心耳。尋遷少詹事，以滇寇平，奉

使祭告長白、醫無閭二山，與孫進士靜紫同行。塞外苦寒，山路危險，一日常數顛仆，或竟日不得食，先生怡然不以動念，日與靜紫於馬上闡

明義理、辨論經書。跋涉三千餘里、轉覺體中漸壯。事竣返京邸、復撰繫辭講義、而舊疾復發。以
上眷注厚、未忍言去、嘗力疾勉盡職業。一日入朝侍直畢、過友人訪陳幾亭學言讀之、良久不能釋手。因攜歸、復與楊給事、孫進士反覆披閱不已。亭午尚未早餐。忽瞑坐病痱、手足俱痿、越三日始能言。乃具疏乞休。時同列以
上意方嚮先生、多忌之。因奏先生病非實、遂奪職罷歸。歸三日、父命養疾百泉、日晏坐盡神、靜參人心道心之界。與同學馬攜斯暨夏峯孫氏諸昆季晨夕過從、共證所學、自謂如投良劑也。未幾攜斯卒、先生傷之、病增劇、復歸里。既而聞蔚州魏司寇公、睢州湯司空公相繼即世。二公故先生道義交也。先生曰、蔚州沒、吾猶望睢州爲我作傳。詎意我尚視息人世、而良友顧先我逝耶。遂傷悼不止、病益篤。越數日、竟不起。時年五十三。父哭而撫之曰、汝年不酬志、然得與湯、魏二公生則同心、死則攜手、亦可以無恨矣。先生通籍三十年、蕭然無宦情、以省親乞假者再。每歸輒盤桓數年而後出。卒以病乞休、忤
旨罷歸。然怡然不以介懷、惟篤志力學不懈。病益篤、學益勤、故所得亦益邃。初時體認爲學要領、語人曰、學有三關、曰義利、曰毀譽、曰死生。晚年又語人曰、其實只義利二字盡之矣。讀書不務記誦、惟究精義所在、靜中探索、以求自得。有鑒於先儒著述太早、不輕立言。承命作易經講義、未及成書而罷。自著四書講義、亦未版行。此亦足見其專務闇修、不事表襮云。先生自乞假省親時、隨父居於大名之長垣、因家焉。子潤源、乙酉副榜。孫錀、丁巳進士、皆能以學行世其家。

後學胡具慶曰、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一時從遊之盛、與洛閩並。而先生與睢州湯文正公皆以通籍貴顯之後、遊其門、執弟子禮。此又近世所尤難者也。湯公學術事功既已大顯於時、而先生之學、知之者猶鮮。故予特爲立傳。又嘗讀張上蔡遡流史、見先生與上蔡書、深服其說。上蔡固卓然獨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也、而先生獨深契之。今余往來先生之家、求先生生平言學之書及所進呈格物致知之說、而遺稿俱無存者。其聲光闇淡、幾於莫可窺尋。然考其師友淵源所自、則其所自得、蓋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者矣。（碑傳集）卷四四

翰林院編修陳君錫嘏墓誌銘　黃宗羲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儀吉案、依鄭寒村所作行狀、校後衕作後隆村）、又自後衕從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璟（鄭狀完中下少璟一代）。璟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鄭作己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剛（鄭作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樞、樞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鄭狀生三子、長即先生也）。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剛。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鄭狀家貧以授徒爲業始館奉川鄔氏稱應定海介雪法宋公之聘已而設塾於[illegible]）。[illegible]（秦中者畢禮相搭、先生念弟子履[illegible]之。誠不以束修豐約爲行止、乃毓謝之）。贅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囂。君澄心靜氣、以得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媼嫗牛醫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鄭狀丙辰計偕、考校者爭欲致之門下、先期物色、先生堅謝勿往）、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鄭狀崑山徐公、澤州陳公相繼掌院事者、推先生爲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慎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illegible]）、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遺憾。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鄭狀[illegible]）。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鑑經。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閔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牘。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

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鄭狀：性至孝，辛丑、壬寅，方伯兩孺人連喪，哀毀後不欲生，自此侍徵仕公益不忍頃刻離。假歸後，澤州啟薦，崑山勸駕，終以疾辭不出。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顧露爲解。董允璘鄭狀：董吳仲之子。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恃以不孤。咨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嘗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氏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眾，惟恐一人失學，窮口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簡客席，屏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鄭狀：生子四，殤其三，汝咸其仲子也。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質，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藏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徇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盍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紛澤，視我斯誄。

（碑傳集）卷四四

錢廣文掄傳　錢澄之

康熙二十五年，歲在丙寅，貢池學諭蘇州錢君韋亭卒於官。其卒也，以修學宮竭心力勞瘁而死，所謂以死勤事者也。於是合邑紳士請諸上，得從祀名宦。貢池自明季以來，學宮傾圮四十餘年，至不能陳俎豆。君初至，愴然以興復爲己任。會某公署邑篆，允君請，首倡捐助。君率諸生多方勸募，貲未集，土木遽興，躬自督作，不避溽暑，廢寢食者累月，遂病。病中日至工所，手書口授，將刻不離，病瘠已甚，役者皆感泣趨事。文廟告成，人勸且暫緩明倫堂，以俟病。君憤曰：「吾寧死耳，役不可緩。」時已委頓牀蓐，絕無他語，惟籌物料，計工程，諄諄趣役就功。工匠間之，爭相勉勵，恐負君。三月，事以竣，君令人扶掖出至堂上，一觀，遂不起。君素壯健，有精神，至是枯瘠狼狽，見者莫不悲歎，蓋積勞所致也。貴池諸生哭曰：「先生精力竭矣，爲學宮竭，實爲吾黨竭也。先生雖身死不恨，而吾黨重累先生而速之死，吾黨何以爲心哉。」皆哭盡哀。又池郡公旬之役多派自里甲，君悉獨往，例給工價，一如民間，以是人樂赴公，功易集。故君歿，里民亦相語而泣，不獨諸生嗷嗷然哭也。先是，廣文有李鼎、袁孟甚者，皆以有功學宮，得祔祀典。至是邑士大夫暨諸生上其事，郡縣引例以請，當事允議，依例從祀，而其子太學生大鏞乞予爲之傳。君名掄，字介臣，韋亭其號也。予于君皆出自吳越，按世序，因鴈行也。君之先有諱簡者，以父官平江，買田澧湖之上，卜居永昌里，是爲澧湖派。及曾大父宇瀋公，始卜居蘇州郡城，家世業儒，多顯者。君生而資敏，有至性，三歲失恃，事繼母以孝聞，終其身，母子相依爲命。父病急，刲股和藥以進，無知者，臨革，乃出創痕示其子鏞，其隱德誠孝如此。少貧，力學讀書，徹旦膏盡，有老僕私出錢買燭以繼；酷暑，置兩足甕中，以避蚊嘬。老僕臥疾，前件君讀，亦徹夜不寐。僕死，君歲時致祭焉。年二十餘，入崑山縣庠，食餼。丙午，南闈擬元，語犯時諱，見擯。戊午試北場，既得復失，遂以歲貢生循例授廣文，得貴池。到官，著士箴八則，語該體要，人多傳誦。尤好提獎孤寒，時加賑卹，有貧不能輸糧而重受累者，輒爲代輸。每除夜，齋廚蕭然，念諸生中貧無以度歲，輒給少錢，與買米薪，歎曰：「不能偏及也。」君所受俸脩甚廉，又好施予，學宮之設，費不繼，則與其室服御所有，悉付質庫。以是家益貧，歿之日，囊無一錢，上官僚友及諸生共相佽助，喪始克舉。有七男六女，男長者即鏞也，次者纔能勝衣，長女適張氏，餘皆呱呱泣。妻盧氏，繼劉氏，妾潘氏，皆有出，食指數百，去家千里，其何以歸？家無卓錐地，即歸，其何以爲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至微，死而列諸俎豆，君死爲不朽矣。予於君屬有宗誼，素交好，固略悉其本末，因鏞請，遂據實爲之傳。

論曰：以君才美篤行，少時勤學不倦，人爭以大物相期，而所就僅若此，豈不悲哉。然世之取上第、致高位者，不乏草亡木卒，未數年，鄉里不能舉其名氏，視君之以一廣文從祀學宮，名載千秋者，其得失爲何如哉。士所重者千秋耳。千秋之名出自公論，爲可重也。若夫無其實而有其名，徒以氣力情賄得之，而公論不與，又未可與君同日語矣。

《鮚埼集》卷二一

吳祭酒苑傳　金德嘉

鱗潭祭酒之卒也，余哭之，有詩凡四章，其卒章及於進士題名碣。客以爲問，余答云：太學之有進士題名尚矣。世祖章皇帝開科丙戌，碑亭與在，厥後十有八科闕焉。鱗潭昌言於朝，凡進士見官京師，或子若孫在朝列者，捐金伐石，衆論翕然趨恐後。居亡何，碑版林立矣。迺按明進士自永樂至崇禎凡七十有八科，惟五十餘碑存，掘諸土中，得宣德庚戌、成化甲辰，鱗潭色喜。或問故，曰：先少司馬公諱甯，庚戌進士；先巡按御史公諱瀚，甲辰進士也。已而歷科氏名盡出，而永樂首科復於啟聖祠瘞得之，蓋有明一代之制科班班可考矣。一日，獲元題名三：一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各有正副榜；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爲朶列圖，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爲文允中。據此則知榜眼、探花，元代所無。一爲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從六品，漢人正七品，皆有正副榜。鱗潭曰：此亦一代典故也。爲文紀之。嗚呼！昔人集古錄，以爲可與史傳正其闕繆，用傳後學，庶益於多聞，然掎摭地上耳，而今乃發諸地下。嗚呼！才如鱗潭，好事如鱗潭，居官盡力如鱗潭，方將有爲於天下，而今則已矣，能不悲哉。踰年，厥子瞻泰以所撰行述來乞余作家傳，余誼不可辭，乃掇狀而薈叢焉。鱗潭姓吳，名苑，字曰楞香。唐有左臺御史少微者，刺史歙州，家焉，是爲歙始祖。二十六傳爲司馬仕仁，遷歙西之桂里。又七傳爲太學生一初，是爲鱗潭之大父，今贈中大夫，娶鄭、繼方，今俱贈淑人。鱗潭之父縣學生曠，學者稱前僧先生，方出也，今贈如子官。母唐，封太淑人。生男子四人，鱗潭其長也。當明天啟時，一初肄業北雍，有固安令某延致縣署。縣有警，帶甲登陴，晝戰守，城破死焉。方淑人撫九歲孤，事八十老姑，姑禁禦侮，背孤學，學成，爲歙名士。試督學李御史用七藝補學宮弟子第一人。鱗潭自入小學，輒舉止嚴恪如成人。十七入縣庠。康熙丙午鄉舉第三人。時前僧先生方客游羅浮，歸而廢疾，明年卒。鱗潭劃禮暇，博極羣書，通曉經國大計。壬戌成進士。已而廷對策，極論黃淮分合之勢，將言用淮刷黃，其說始自明潘季馴，而後來治河者因之。然河自宋熙甯間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至南清河始與淮合，前此刷黃者何水乎？指陳剴切，非經生家語。及館選，掌翰林院澤州陳公以經濟才薦，改庶吉士，授檢討。當是時，

上興學稽古，詞臣纂輯入直，能者多所纂著。

大淸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鱗潭分纂，每奏一篇，總裁未嘗不稱善，然亦眠食俱廢矣。戊辰，分校禮闈，得李君斯義等十三人，卒知名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冬扈從謁

陵。庚午，奉

命主順天武鄉試，得張振等百十一人。辛未冬十二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明年二月轉左。三月陞翰林院侍講。未浹旬，擢國子監祭酒。先是，前祭酒去位，鱗潭尚爲檢討，懸數月，特三遷而授斯官。既拜

命，與司業彭公會淇約，慨然以振飭士習爲己任，曰：南陳北李，遠人乎哉？

國制，雍中祭酒滿洲、漢官各一人，司業滿洲二人、漢官一人，滿官向惟教眡翻譯，凡一切漢人試課不與也。後稍稍授權於滿洲，其滿洲助教、學正之屬乘勢凌漢人，至漢人爲教習，俾教八旗子弟而爲之師者，輒加侮慢，欲使官學中坐助教、學正下。鱗潭知之，視事之日，諸教習入謁，則出席三揖之，曰：若等固諸生，然八旗子弟師也，吾不可無禮於人師。及助教、學正以爭坐位爲請，鱗潭曰：官學教習，

章皇帝所創也，

聖祖豈不知諸生不應坐助教、學正上，顧所教者八旗子弟，旗員父兄也；教習，師也，豈有父兄爲子弟請師而屈之下坐者乎？由是教習得正師席不廢。先是，大司寇翁公叔元爲祭酒，建言考用貢生十人贊釋奠，禮行未久而罷，而教習貢生部試聽除銜頗不均，得知縣者八人，州同二人，有教習琉球國子者亦下考，臺省數以爲言，部議格不行。鱗潭乃用教習諸生攝贊禮，徐請期滿盡以知縣用。八旗官學生舊止講經，例不與試，鱗潭令悉糊名考課，文優者數以精筆良墨激賞之，由是蒸蒸嚮學，益委曲成就人材之意有如此。又請鄉會中式八旗官學生比漢人各省例，量增其額，兼請擧

御書闕里萬世師表額牓之廟中。疏入、
俞旨允行。初、八旗教習之設、選子弟之秀者爲官學生、使教習教之、期
滿授職。後每試取教習、奔競成風、主者苦不能自主。麟潭與同官奮天
公閱、得陸士瓚等二十四人、造請之路遂絶。滿洲漢官皆大服。十數年
來所未有也。官祭酒、脯脩毫無所取、而課試則出清俸飲食諸生、不闕。
凡三年如一日、至今歌思之。顧念太淑人春秋高、疏乞省覲、再疏始得
歸。歸而太淑人方康強、亡恙、以
恩例詔贈大父大母、暨父母、封如制。郡縣存問、到門、往往無報謝。而經
營高曾以來墓田、則次第舉爲。族有統宗祠、舊每歲冬至一祭、麟潭謀
諸宗老、置祀田、增設春祭。宋時有祖曰大用者、濬昌場溉田、田不一姓
矣、而修築之役、麟潭獨任、曰承先志也。族子貧弗能婚者、歲捐貲爲二
人婚、循長幼序及之。前是同考滄洲戴御史卒於邸舍、麟潭經紀其喪、
爲代償負。家其諸子、乃得扶櫬以歸。大司空朱公寢疾、召麟潭至牀頭、
有所屬、拜受命。卒、庇其家事纖悉靡弗周。同門王進士下世、孤兒來京
師、麟潭於齊年公讌日、以孤兒見於廣坐、醵白金可百兩、又恐不戒於
尭鑰、或惡少年引爲褻宕、訪得孤兒親戚、召至面授之、爲區畫歲可得
子錢若干緡、以養其母。其篤於師友之際、天性然也。歙人楚遊者爲余
言、昔與蘇州守爲舊、岩相友善。舊岩負庫金累萬、家人散走。麟潭公車
道閶門、徑入署、清理其簿書、諸負以次得完。閩寇之破徽郡也、羽檄旁
午、岩鎮爲兵馬要衝、麟潭率鎮人具羊酒、走迓大將軍。大將軍令下、兵
無譁、居民安堵、鄉人德之。徽守某以虧空繫獄、法不貰、麟潭馳書廣陵、
趣其弟爲捐助、倡守得免於法。歙令孫君以棄城落職、而其初實有捍
禦功。麟潭直諸上官、還令職於海陵。吳野人詩友也、官京師、夜夢野人索
棉布十丈、詰朝憶夢中語、寄以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郡
有紫陽書院、崇祀朱考亭、盍韋齋先生讀書處。麟潭官祭酒時、請
御書學達性天額、事下禮部、如所請。其歸也、鳩工新其榱棟。己卯暮春、
迎
鑾江山、忽聞太淑人有疾、遄歸侍湯藥。閏七月、太淑人卒、擗踊叫號、尋
與二弟卜宅兆、寢處山林、精力銷耗。庚辰五月暴病、遂不治。麟潭與余
同事久、余知其爲人近於古之狷者、義所不可、輒面發赤、嘗數人過、人
所難堪。然急人之急、甚於身受、繾綣悱惻、見乎辭。今所刻北墅集是也。
所居面北墅、故晩節一字北墅山人。

論曰、歐陽文忠有言、不獨賢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反顧死生
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嗚呼、此余之所以撫膺而太息也。雖然、士大夫之
傳家以學。余讀蒔羅堂合集及贈淇鄉學文字、則信麟潭身教之善、
而亦知其世澤之遠矣。陳文莊督文恪皆以祭酒邀易名之典於朝廷、
是在後人哉。

徵仕李君艮年行狀　朱彝尊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甯海州同知、贈尙寶司丞。考寅、國
子監生。君諱艮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
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十傳至博士、
中萬歷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集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
知甯海州時、値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
御史會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饘粥恆不給、然
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君
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産益落、鬻其故居、
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師。予方避地長水、借里人詩
篇酬和、處士居壙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
子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書輒劇談、夜或襆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醵
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
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
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邱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鍥版于
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特
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
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沱、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
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
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遊西山、題詩于壁、傳抄
者不絶。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
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跋
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
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斷斷、
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
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



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慴、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賜大官饌、高坐而議、申以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議畢、纚纚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濺、其南曰觀檥、東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眾。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構櫨柱枅瓴甓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坊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辭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跡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痁、既痊矣、復病、竟沈綿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陸氏。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蒹房、萸房、蓉房。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籍、同時無不惋惜。雖然才也者、眾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洞、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槩、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碑傳集)卷一三八

冉檢討覲祖傳　張伯行

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灤潤、保定、平山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即能沈潛服習。入國朝、文名蔚起、屢爲前輩所稱。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場屋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見牙籤森列、目擊心賞、遂傾貲購五經四書大全幷諸大家文集、不復爲應試計。歸而發所購書、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志作者之林矣、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適游中牟、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之業、同學多速飛、或以病君。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眾始大服。顧君浮沈公車幾三十年、無幾微不平。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不苟同、亦不苟異、期於折衷至當。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蕭山來知德者、姚江餘派、故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以小戴記禮原自叢雜、而鄭學不純、貽誤甚多、未經朱子訓釋、終爲疑案。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之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即入告、君逡巡之、事遂寢、蓋以往見爲非禮也。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菴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嵩陽書院、宋時四大書院之一、今其址僅存。諭德耿公逸菴、令少宗伯景公冬易共鼎新之、延君主講席、禮辭至再、書幣益恭、遂赴之。縣令郊迎、主人授館翼日、入書院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眾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頒示學者、耿公梓而行之。四方聞風踵至、遇閱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游巖礀、薄暮而歸。在嵩所爲文、曰文測、詩、曰嵩吟。學者爭爲藏弆。君平日於陽明愛其文章勳業、持論頗恕。至是乃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五若侍校、尤爲安溪李公所賞、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

上徧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

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賦詩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教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

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

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

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闈修之士龔汝寬名在第二其文則會元也秋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勅贈君捧之而泣曰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燎黃禮周視墓舍即爲嵩陽之行時耿公已下世學者寥寥君徘徊不忍去擇其才俊而成就之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我儀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敎事而登封令力請還嵩君不得已東西兩赴尤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路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而我儀之嚮道者日益衆學問踐履益彬彬矣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槳論辨尤爲嚴正然恐學者徒騰口說忘御向裏工夫局之篋笥未嘗示人也假滿補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焉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總裁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上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於是使者取書去君復繕其副藏於家焉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愈屢發遂捐館舍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之早亡也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允多士之請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卒不問也君娶梁氏郟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孀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湯藥不離左右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皆如禮婚嫁三男二女豐儉適宜皆可法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沒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絕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誂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諤衡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道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有纂輯腹饋萬卷中自號蟫菴洵不誣也被服雅素蔬水自甘苞苴竿牘不至門即至門必委婉其詞以卻之闇學樂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析疑流連信宿念君貧甚出兼金爲贈固辭不受寄齋賢者又居林下謹嚴尙如此則操守可知矣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已者之忌今檢討遭遇右文之世侍從禁林願問優渥下則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躋公輔以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於舉案者如賓傳經者踵美當世士大夫亦往往稱道不絕也

又再蟫菴先生傳　尹會一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潛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儀吉案此清恪字也）方關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敎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

《碑傳集》卷四六

邵山人長衡傳　陳玉璂

山人姓邵氏名長衡一名衡字子湘別自號青門山人世居毗陵漳湟里五歲侍其家先生即席名占對輒應口就九歲能屬文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邑弟子員十五試省闈文已入彀五策橫放多觸忌諱語被黜時論惜之是歲順治辛卯也張西山先生能辨視學江南歲試拔第一嘗食餼會丁母艱格於例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絓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時論益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即又以古文雄一時既謝舉子業則盡棄其少作益沈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橅秦漢橅八家要是華葉耳奚其傳是時邑人鄒祗謨董以甯方與玉璂以古文相劘切皆願交山人鄒董數稱吾邑有邵子荊川先生後一人也玉璂曰然久之囊所著書北遊燕一日而名動京師宣城施公閏章新城王公士禎崑山徐公乾學黃岡王公澤宏皆先達有盛名願皆折輩行與定交若恐失之與陽羨陳維崧秀水朱彝尊鹽官陸嘉淑慈谿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時知名士山人性樸直意所不可不能爲唯阿諸公持詩文就正率臆點竄無所徇亦不肯以名刺先貴顯人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居年餘閩人談登州海



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惝怳望所爲三神山者、幾或見之、然卒無所遇、復走京師、親交強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長洲宋文恪公方爲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開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爲之地、山人笑不應、乃援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錯、吾五十肯幫媼、猶從少年爲倚門櫛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遽束書歸江南、嗟乎、

國家三歲一貢士、士登賢書者亡慮千人、村夫子之挾兔園冊、黃口之佔畢者、往往弋獲去、才如山人、顧困阨連蹇以老、豈非命哉、而論者謂科舉足以得天下士、其然乎哉、山人豐頤而鬚、磊落高曠、視一切泊如也、家居篤孝行、飭名節、母喪、苫凷哭踊、力行古禮、蔬食者三年、及外艱時方困科繇、墨衰奔走闈闥、又以病茹腥、不逮母喪之盡禮、每語及輒泫然、族有始祖祠、祀宋康節先生、庳陋不稱祀典、乃更卜址拓其規模、費可數百金、山人獨肩之、不足、則子貸以應、有族子略賣爲豪家奴、出氣力捐金必拔之歸、然後已、建小宗祠于家、略倣溫公書儀、朱子家禮、爲饑蘋歲時率家人獻奠甚謹、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繫頸去、被捶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歲己巳、山人年五十三、卽治棺槨成、顏曰息菴、而自爲之記、大指齊得喪一死生、其言類聞道者、山人故好遊、自壯迨老、足跡將半天下、既歸、益縱情山水、爲其大兒娶婦、便勅斷家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其族兄戒菴學士、故有別業在西湖、每至必延居之、累月然後返、常欲結廬孤山放鶴亭側、與處士卜鄰、又欲營一舫、載筆牀約具爲浮家吳越間、未果、會中丞商邱宋公開府吳、雅知山人、禮致之幕府、山人注舊論文外、不涉一俗下語、公嘗屬撰宋氏先賢祠碑、率子姓奉幣再拜請、山人再拜曰、諾、然銜賤、宜階當用誰某、公曰、此俗見耳、先生豈眞以館閣頭銜重於文士耶、文成、卽署先生名足矣、其見重如此、公以文章清節負朝野重望、而中丞體故嚴重、二千石以下文武吏抑首促促跪白事、逢掖之士罕有被容接者、公於山人顧能折節、敦布衣交、而山人益兢兢持古道、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比之陳仲舉之於徐穉、任延於龍邱萇云、先是、康熙癸丑、

詔天下修郡縣志、毗陵邑志當事以屬瑾與山人、纂述之功、則山人爲多、會軍興報罷、後十年、復奉

詔修、山人時客京師、瑾勉卒業、而采摭多從舊稿、書成、列其名、識不忘也、山人所著書已成帙者、有籬橐旅橐廿二卷、中丞公序之、謂當與前明潛溪、震川諸大家相驂驔、吾邑令王侯元烜亦稱山人詩古文辭必傳世、今方爲鏤版行、

陳玉璂曰、予交山人三十年矣、故知山人特詳、予觀山人、蓋古篤行君子也、世之慕交山人者、獨盛推其文章、蘄黃顧景星亦振奇士、讀其文歎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而吳門汪鈍翁琬乃言、青門文章似柳子厚、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人言鈍翁喜嫚罵人、斷斷少許可、顧獨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

《碑傳集》卷一三八

太常寺少卿陸公紹琦傳　鄭虎文

公姓陸氏、名紹琦、字景韓、號儆巖、先世居嘉興東鄉之九里亭、自明倉官名珪者、徙居郡城、始著籍秀水、珪生律、律生思賢、思賢生萬里、皆明諸生、萬里生公祖錫福、錫福生公考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鱗振、皆不仕、公生有仁質、少穎異、能文章、而韜鋒斂耀、約己和物、粹然有成人君子之度、明亡、家燬於兵、又年十六而孤、垂四十年、貧課讀以養其母、年三十有九、用廩膳生領康熙乙卯鄉薦、又六年、母亡、己丑成進士、入詞館、由檢討晉翰林院侍讀、轉侍講、終太常寺少卿、凡與文字之任者六、壬辰、乙未、充

政治訓典及向書館纂修官、丁酉、典試福建、癸卯、

命閱北闈鄉試遺卷、是年秋、復與纂

仁廟實錄、未幾、視學粵西、凡二十餘年、以忠勤奉職、遠名蓄德、積誠以孚、故在位無赫赫譽、而尤悔蓋寡、其爲學使也、粵西故邊徼、士寡學、試者率不能成二藝、

國初取士因其俗、不爲革變、而柳、慶、太、思諸府、其初無應童子試者、因取他府州士充之、謂之飛撥、入之、沿舊爲例、試士無復有作二藝者、而假飛撥爲奸利、尤瀾漫不可究詰、學使者亦樂其便安之、公至、禁督立絕、或請以其事

上聞、公曰、此吾職也、何奏爲、用是士勤於學、蔚乎其文、觀聽頓易、殊俗咸慕、田州土司岑某請立夫子廟於其土、餽公金求文勒石、公爲作記、還所餽金、吏士民夷益嚴重公、三年而公爲從來學政第一、之頌亦徹

天聽矣、既累遷太常、猶念粵去中土遠、外連琉球、內雜夷獠、宅山阻幽

功令張下、不徧不悉、嬰罪至死、迷不得悟、閱之、乃具奏、諸生宜講習律令、意爲粵士發也。得
旨通行、今著爲令。太常典祀事、公故執事敬。至此益虔、齋必遷坐變食、如古禮。祀日、事不屬委、必親涖、連日夕不少休。時年已六十九矣、往往而憊、懼不稱、以老歸。歸八年卒。手書遺訓、付其子立石墓側、戒無鋪張行述、如世俗例。內自言生平從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閱者信之、謂爲實錄。春秋七十有七、勅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例晉通議大夫、太常寺少卿。配沈氏、勅封孺人、例晉淑人。子一人、樹本、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孫五人、繩祖、太學生。昌祖、庚辰進士、廣東羅定州牧。超祖、丁酉舉人。憲祖、發祖、均太學生。

論曰、文後公五十六年生、生五十九年、始爲公立傳、距公歿時亦已三十有六年矣。而公三不妄之言、至今鄉之人言自信而人亦信之者、唯公一人而已。讀公遺訓、其與子曾子啟手足而曰吾知免夫者、何以異哉。

《碑傳集》卷四二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王士禛　王式金　顏元　附李塨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阮亭王公暨配張宜人墓誌銘

新城大司寇王公以疾薨於家、余既爲位以哭、越三月、孫子啟涑等以公與宜人合葬有日、謂稔知公者莫余若、乃奉其行述來請銘。余與公生同庚、仕同時、謬以文章氣誼定交京師、嗣是宦跡各天、每歲郵筒往復、商推詩文、都不及世俗事、相好無間者數十年。昔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傷知音者希也。余與公倡和久、切劘攻錯、辱附賞音、聞公凶問、惝然有棄琴之感。矧年迫桑榆、舊遊星散、忍無一言報公九原、而違諸孫之請耶。按狀、公諱士禎、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自諸城徙家新城、爲濟南望族、代有隱德、自潁川公以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季子明經公諱與敕、以公貴累贈如其官。生子四、公其季也。公生有異稟、初入家塾、善屬對、能五七言詩、不由師授、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一、應童子試、縣府道皆第一。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闈中定元、三日、旋改第六、品格實駕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乙未中會試、公欲專攻詩古文詞、不與殿試。明年、省伯兄西樵公於東萊學舍、晨夕倡和、有作成囊。戊戌殿試二甲、謁選、得揚州推官。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遊刃行之、與諸名士文讌無虛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太湖中山也。庚子秋、充鄉試同考官、名士多出其門。讞海寇諸重案、全活無辜甚衆、又設法募諸大僚及衆商代輸欽贓二萬、揚屬積逋一清。癸卯冬、充武闈同考官。甲辰會元、其首卷也。官揚五年、內擢禮部主客司主事、與同朝諸名公爲詩會、羣推執牛耳、主壇坫。時余自黃州通判入覲、始

與公定交、如平生歡。已遷儀制司員外郎、旋榷清江閘司船廠、幷除陋規。任滿、遷户部福建司郎中。壬子秋、典四川鄉試、歸途丁母艱。服除、補户部四川司郎中。時
上留意古學、特召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
諭、王具詩文稾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
本朝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實異數也。
上令入直南書房、彼賜飲食、文綺無筭。尋充明史纂修官。己未冬、典順天武闈會試、先後三狀頭皆其門下、人豔稱之。次年、遷國子祭酒、禁絕餽遺、取士多高才生。士以不出大賢門下為恥。首奏請定孔廟祀典、依成弘間儀制。又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及增從祀理學真儒。又請修經史舊板、雖部議未允行、而有功正學、良不愧人師矣。甲子冬、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
命代祀南海、禮成、歸次遊廬山、謁闕里。復
命後一日、即請假歸省。俄聞贈公已先十日卒、徒跣慟哭、作孺子啼。蓋公生而孝友、雖期功之喪、亦必欷歔累日、輒廢寢饋、至性不可及也。葬畢、赴補、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督捕右侍郎、充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其在督捕三年、酌定條例、奏請准行、意在和平寬厚、不輕提一人、用杜州縣之擾、軍民德之。辛未、主試禮闈、文風特盛。壬申、補户部右侍郎、兼轄京省錢法。甲戌、轉左。前後官户部七年、苞苴不入、蕭然如寒素、尤為人所難。丙子春、載
命代祀西嶽、西鎮、江瀆。戊寅、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正己率屬、務持大體。仍
命直南書房、編纂
御集。會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公力持不可、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巡城、鹽漕、侍班等差、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裁耶。如論有異同、余必上疏爭之。同朝韙其言、事乃已。是冬、晉刑部尚書。遇

秋審、朝審、平反矜慎、民賴以不寃。蓋自理刑内擢以迄
副憲、總憲、會議多主寬和、久有仁人之稱、而司寇其尤
著者也。辛巳春、請假遷葬、准尅期五月、不必開缺。
主眷之隆、得未曾有。行裝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好事
者爲作圖畫。還朝未久、以申告寃抑一案失出、罷官。公
即日就道、送者塡塞衢巷、莫不攀轅泣下。歸葺夫于亭、
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四方求詩文者接踵至、公亦
灑然自得、有請輒應、人人厭其欲而去。庚寅冬、
上諭内閣詢順治年間進士在籍者、已無多人。念公老
成宿望、以公事罣誤、特命復職。公聞
命涕零、扶病北向拜、又草疏、命子啟汸詣
闕馳謝。
皇上眷念舊臣、始終以禮如此。唐太宗賜蘇味道詩、君
臣千載遇、忠孝一生心、公足以當之矣。亡何病劇、伏枕
猶爲揚州居烈婦立傳、口授兒子書之。蓋其居平不忘
宿諾、大率類是。公長身修髯、無聲色博奕之好、惟嗜讀
書、公餘手不釋卷。性好客、坐上恆滿、談言亹亹、至夜分
不倦。從不干人以私、子弟應試、雖門生故舊爲主司、未
嘗以一言囑也。又好汲引士類、見人有一長、稱之惟恐
不及、以故遠近士大夫咸歸之。嘗云余在九卿中①、薦舉
人才甚夥、率不令其人知之。他如老宿孤寒、籍齒牙以
成名者、不可僂指。同年鈍翁汪公性嚴厲、不輕許可、人
多舍汪而就公、謂如坐春風中也。公元配夫人張氏、鄒
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諱延登孫女、鎮江府推
官諱萬鍾女。年十四歸公、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御下
以慈。其周恤公之戚友族黨也、有脫簪贈珮之風。客至、
必親治酒肴、不以委臧獲。不幸先歿、年四十二。十餘年
甘苦憂患與共、公每出使、必有詩寄之。其卒也、悲悼逾
至、自賦輓詩數十首。至生卒年月、詳具鈍翁所作志銘
中。生子四人、長啓溱、歲貢生、原任荏平縣教諭、候補知
縣。次啓渾、庠生、蚤卒。次啓汸、歲貢生、原任唐山縣知縣、
候補知州。次啓汧、歲貢生、候選教諭。女四人、一適庠生

張秉鎮。一登卒、未字。一字張秉鑾、一字畢世濯。孫五人、兆鄴、兆鄭、俱貢監生。次兆鄂、兆郢、兆鄗。孫女八人、一適庠生畢海瑄、一適李可茂、一適歲貢生韓澤吉、一字朱崇謙、一字王惟治、一字劉宗潞、二未字。曾孫祖導、曾孫女字高紘緒。公生於明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卒於康熙辛卯五月十一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八。公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内學者宗仰如泰山北斗。其爲詩備諸體、不名一家。自漢魏以下、彙綜而集其成、而大指以神韻爲宗。文亦出入史、漢、八家、間及六朝。有帶經堂全集三十餘種行世。書法高秀似晉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絹素求書、輒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問答書必親作、其手蹟多藏弆之。余自乞歸後、擬往來錦秋、長白間、爲二老會、而卒不可得、悲夫。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於某阡。銘曰、一代風會、必有總持。兼三不朽、自昔難之。翳惟新城、盛時羽儀。剔歷中外、卓卓有爲。登主文壇、建鼓樹旗。特改禁林、默契主知。累司文柄、式靡起衰。冰霜清操、山嶽弗移。游登九列、右有左宜。風采嶷然、雅量莫窺。終始一節、素無餘訾。數命祭告、以昌其詩。等身撰述、滄澥無涯。百川浩浩、於焉匯歸。雞林購紙、蠻女織衣。天假耄耋、精力不弛。帝眷舊德、詔下嚴扉。爲百僚法、作多士師。哲人忽萎、典型其誰。魚子山岡、卜兆有期。賢耦合窆、佳氣萃茲。奕世三公、視此銘辭。

陳廷敬撰　《西陂類稿》卷三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尚書。祖象晉、萬曆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

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禛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衆、士禛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禛閔其無辜、募緣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禛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詠、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

諭以王士禛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禛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禛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禛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禛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禛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擬刃定輕重、得

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

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禛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謚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孫星衍撰 《平津館文稿》卷下

王處士墓表

苞齡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澍。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當陽明氏氣燄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摧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澍自十歲、先子授徒游學、卽攜持以行。及澍長、而先子常家居、未嘗去左右、耳目濡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澍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甚嚴。嘗苦索餅餌、痛予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如。自先考妣卽世、澍之檢身日怠以疏矣。又曰、澍孤貧、考妣葬故未備、子爲我表於阡。先是、澍以其大父所輯學案視苞、苞既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碣曰延月滯而未暇以爲。雍正三年冬、苞以先父母墓表屬澍書、澍責諾於苞益切。踰年春、澍告歸、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澍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潘氏、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兩女、惟澍存。墓在某岡某原。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顏習齋先生墓表

先生卒於康熙甲申九月之二日、葬於十二月之六日、距今四十年矣。族子門人謀立碑碣表其墓、來告於余、以余曾傳先生行略、積入北學編也。子惟先生之學、敦實修而章禮教、其所行皆其所志、其所著非其所樂。迹其生平遭遇、無非患難貧窮、抑塞拂亂之境、而行彌苦、守彌堅、德彌劭、遂卓然特立於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之餘、獨行其是而不悔。始予垂髫、每聞鄉里間語及先生、輒有顏聖人之目、而學者則或笑或詘、或怒加詆毀、殊不解其所以。嗣先生與王業師會於塾、予從旁諦視、則貌古言莊、論議古今事、雖毫無假借、而心氣自平。因私問於師曰、顏先生有何遺行、而學者嫉之若此其甚也。師云、昔惡無禮、今惡有禮。江河日下、小子安知。予時稚昧、未喻師言之慷慨而深切也。以今觀之、信然矣。泛泛悠悠、淪淪詍詍、隨波逐臭、視禮若讐、雷同成俗、曉瘏其非。如先生者、獨勇於自克、跬步必謹、處蓬蓽之中、而舉念不忘乎天下。蜀之日也、越之雪也、羣吠所怪、不亦宜乎。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亂於異端、更壞於俗學、不務忠信崇禮、率三物以教民、而欲儒爲眞儒、治臻古治、是航斷港絕潢、望至於海、必無朝宗之一日矣。此先生四存編所爲不得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或曰、先生敦善行而不怠、胡艱於遇、又艱於嗣、豈君子之澤不必五世乎。曰、是數也、不足道。道其正、則先生歿後數十年來、海內英才有聞其名而生慕者、有讀其書小試其經濟而輒效者、則禮教之不泯、卽道脈之常繇、較之子姓蕃衍於鄉曲而寂寞無聞者、其爲輕重短長何如哉。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其世次、行狀及所著書、詳載門人李塨所編年譜、鍾錂所輯言行錄中、不再述。

尹會一撰　《健餘先生文集》卷八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昶、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足文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發内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異之、歎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媼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再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媼卒、泣血數日、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摶、偕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眞。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雄傑爲輿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媼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火水、堂上琴竽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禍、莫甚於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觀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甚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

左右、祈一示宗旨、使嚮學皆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即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略同云。先生旣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殁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辨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邪。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鵾鴿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脩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廈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卽雨、經月不已、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瀰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圮、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吉、祁州人、崇禎舉人、高隱卒、學者私諡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慈、名明性、字洞初、蠡人、高隱卒、先生私諡曰孝慈先生。曰張石卿、名羅喆、清苑人、衍彝、先藉寺鄉羅彥之弟、高隱。曰張公儀、名來鳳、孚晉人、崇禎舉人、高隱。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隱於五公山、孫徵君門人。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蠡人、棄諸生、隱。其後諸君子相繼殁、養粹亦亡。先生浤然曰、吾無與爲善矣、天乎、其終棄子也乎。然進脩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

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塨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眞。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

王源撰 《居業堂文集》卷四

顏李二先生傳

顏先生元、字易直、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生於明崇禎八年。幼喜讀書、學神仙導引術。長知其妄、益折節爲學。初好陸王書、繼從事程朱、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鄉里目爲聖人。年既壯、漸悟宋明學術之失、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莫非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不以空言立教。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謂古人德行由學習六藝而成、而六藝不外一禮、禮必習行而後見。後世以章句爲儒、以讀書纂注爲功、非聖人重力行之旨也。又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出道家、宋儒本之說易、推爲性與天道之正傳、是爲參雜二氏。又謂氣質之性無惡、惡由蔽習而生。立異宋儒、不尙苟同。嘗推論明制得失、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又謂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吾儒不任事、誰任事耶。其自任若此。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年七十。先生雖以高隱終、然身際鼎革、目擊口禍、光口之念、時蓄於懷。年八歲、即從吳洞霄習劍術、兼肄騎射。長從新城王介祺學兵法、旁及技擊、馳射、莫不精絕。晚樂習齋、集弟子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兼究兵、農、水、火、工、虞。繼主講肥鄉漳南書院、創立規制、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各科、從遊者數十百人、遠近翕然。常南遊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物色豪傑。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耳、技止此乎。遂深相結。又於開封市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極、沽酒與飲。半醉起舞、作歌告別。先生雖好奇乎、然天性

敦篤、不愧純孝。當清兵入畿輔、父被掠去、先生依朱翁居、爲朱翁義子。朱翁卒、乃尋親遼左、誓不得親不反。出關數年、備歷險阻。有傳父在瀋陽者、至則父歿、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以是知先生所謂力行者、誠古人所謂以躬率教者矣。

先生既歿、門人鍾錂輯言行、闢異二錄、今不存。其所存者、惟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門人李塨又爲先生輯年譜。

李先生塨、字剛主、別字恕谷、直隸省蠡縣人。父明性、有學行、學者稱爲孝愨先生。時顏先生倡明實學、孝愨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學樂於毛奇齡。年二十餘、爲諸生、承習齋教、以學澤躬、事親以孝聞。尤留心經世之務、成瘳忘編。以康熙三十九年舉於鄉、至京師、聲譽競起、諸公爭延致之。然砥礪行、恥謁公卿。時冉永光、竇克勤設講會、先生與焉、因歷論古今升降得失之故、旁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禮樂兵農之事。聽者數百人、咸曰、乾坤賴此不朽矣。繼鄞縣萬斯同講學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萬君向衆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負聖學正傳、非予敢望。因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其見重若此。適宛平郭金湯作令桐鄉、聘先生往治所、舉邑以聽、政教大行。及故人楊勤令富平、亦敦請先生、事以師禮、事咨而後行、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麕集。踰年反里、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遊日衆。公卿屢謀薦之、辭不就。以雍正十一年卒於家、年七十五。先生解格物心性多本習齋、惟論封建郡縣語不強同。早從毛奇齡問樂、毛嘗推爲蓋世儒者。後以論格物不合、遂斥先生爲背師、並作大學佚講箋以攻顏學。桐城方苞與先生交至厚、惟固信程朱、與先生持論抵牾。後先生歿、方爲作墓誌、惟載先生論學始末、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師法、何其誣先生之甚耶。先生承習齋教、以著書自見、著有小學編辨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一卷、郊社考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於世、學者稱爲恕谷先生。

劉光漢曰、自周代以來、以道爲本、以藝爲末、其說倡于儒家、而一二治實學者反斥爲多能鄙事、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其所由來非一日矣。習齋生于明末、崛起幽冀、恥託空言於道德、則尚力行、於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立法尤精。雖其依經立說、間失經義之眞、然道藝並崇、則固岐周之典則也。剛主繼之、顏學益恢、乃後儒以經師擬之、嗚呼、殆亦淺視乎剛主矣。

劉師培撰　《左盦外集》卷一八

校記

①申：當作「中」，見《西陂類稿》卷三一。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

熊賜履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　孔繼涵

謹案、先生諱賜履、字青岳、又字敬脩、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明洪武初、有諱邦顯者、字沖霆、以熊爲楚姓、江漢鄖鄂間祖宗故壤也、遂占籍湖北德安之孝昌邑、則遷楚之始祖也。邦顯生斐章、斐章生二子、長正邦、字鳳川、先生之高祖也、次正道、字思存。鳳川公生三子、長乾、次爲先生曾祖、又次朝。曾祖諱翰、字中台、隱居不仕。祖諱啟運、字應亨、以貲仕

皇清並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父諱祚延、字祈公、主連奇書院講席、著有宏毅齋集。明末寇起死難。

皇清受命、命祠於鄉賢、誥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世蔭一子爲博士弟子員、奉祀事。晉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故明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月五日、先生生。十一年戊寅、四歲、先生弟賜瓚生。十六年癸未、九歲。闖賊陷德安、獻賊陷武昌。祈公死之。初、祈公公避亂於白雲山、以里中數被焚掠、乃團練鄉勇、保障里閭。楚自崇禎之初、年盜賊蠭起、所在靡沸、而數年稍得寧謐者、祈公公守禦之力也。至是闖、獻擧至、兵食交匱、遂及於難。甲申、十歲。即我

大清順治元年也。

天子當陽、孽凶殄滅、生民漸就寧宇。先生母李太夫人課讀二子、父師之嚴、兼於慈母。每深夜、篝鐙績紝、與讀書聲琅琅然互答也。六年己丑、先生十五歲、學已有成。自經史以及外氏六通五覽十祕九府之書、罔不心摹手寫、穿穴貫串。故凡星經地志、六甲五緯、測算鉤稽諸術、無不可手繪爲圖、口勒成帙、而後由博反約、歸源濂洛、如天地左海、百派統滙。是以學有本原、不修鞶帨。一日、舅氏李公嘉卉顧而謂之曰、賢甥雅志潛修、獨不早爲先世表敭計耶。遂出應試。七年庚寅、十六歲、充博士弟子員。十一年甲午、二十歲、貢入成均。十四年丁酉、二十三歲、以詩經舉鄉魁。十五年戊戌、二十四歲、會試中式、殿試得三甲、授國書庶吉士、讀書館中。十六年己亥、二十五歲、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十七年庚子、二十六歲。充順天鄉試副總裁、得楊士玠若干人。學憲某以祈公公及李太夫人義節疏聞於朝、得請、祈公公專祠於黌宗、太夫人旌閭。先生曰、今而後、庶稍酬舅氏訓矣。詣院長請歸、不許、曰、

上方崇奬儒術、褒君學行第一、顧可求退耶。十八年辛丑、二十七歲。冬十月、特改授秘書院檢討、

特諭建直房於景運門外、遴翰林入直、以資勸講。蓋意有在也。未行而

世祖章皇帝升遐。康熙元年壬寅、二十八歲。二年癸卯、二十九歲。夏四月、陞國子監司業。冬十一月、陞秘書院侍讀。三年甲辰、三十歲、請假回籍、遷葬時、先生祖塋瀕湖、爲水所齧、前脉將見、故請歸。四年乙巳、三十一歲。入都、補宏文院侍讀。五年丙午、三十二歲、順天武鄉試總裁。六年丁未、三十三歲。充

世祖實錄纂修官、著閑道錄成。

上以民生失所、詔求直言。先生上疏、其略曰、民生至今日困極矣。國家日言生聚、愈彫敝、日言軫恤、愈瘠瘝、日言招徠、蠲免而流亡衆、逋負積、惟由官吏致之。蓋私派倍於官徵、浮征溢於正額、意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百狀千名、疊出并至。正使年歲熟稔、不飽糠秕、一遇凶荒、死徙立至。錮徵則吏收其實、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民重其瘠、強者爲寇盜、弱者析骸易子、勢必至者。是非獨守令罪也。上有監司、又上有督撫、報上以廉則無賄以結上官、由是而廉者糾劾、貪者薦舉、由是而濁者得計、清者易操。苟不厲民、將焉取此。夫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薦循卓者、果有政績可指乎。所糾參者、直暴其污穢殘酷所在乎。且循卓者果無以上、糾參者果罪之魁乎。模稜容隱已耳。以至以督責爲能、而不問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撫綏、以責緣之巧拙爲優劣、餽遺之厚薄疏密爲殿最、而不問品誼局幹、何不視斯民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亦可謂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伏乞

皇上將現在督撫大加甄別、不肖者立賜斥罷、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而以民之安否、課守令、以守令之污廉、課督撫、不以虛文美人聽聞、則治民之實事也。疏又言、政事紛更、國體日儆、乞敕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詳慎會議、治革損益、勒爲會典。又言國家設官、滿漢相制、堂屬相維、欲其同寅協恭、職無他卸、近日各衙門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諉、陰拱緘默、瘖顧依阿、而奸人猾吏因以偷換文法。宜立振領風使、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爲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爲計。宰執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不必以箝結爲將順。又言學校廢弛、經訓不明、士子皆揣摩舉業、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不

知聖賢之歸、綱常名教之重。又或氾濫百家、沈淪二氏、習詖淫邪遁之說、充塞仁義。宜使士子講明正學、非翼贊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又言、風俗奢僭、禮制衰壞、爲饑寒本原、盜賊訟獄凶荒之所由起、幾萬言上之。七年戊申、三十四歲、陞授秘書院侍讀學士。有諫北巡一疏、又有請除積習銷隱憂一疏。大意以講學勤政二者不可偏廢。奉
嚴旨、命據實明白指陳回奏。先生奏略云、臣前疏中、據理據事、固已臚陳之矣。竊見唐虞之盛、猶吁咈一堂、動色相告、絕無後世諛頌之辭。臣雖愚陋、猥效古人告君之意。奏上、吏議降二級。奉
旨免議。八年己酉、三十五歲。九年庚戌、三十六歲。夏四月、陞國史院學士。秋八月、充
世祖實錄副總裁。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一日御門、先生捧奏牘已、及降階等、
上目屬之、召入、命作大字。先生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進。
上顧侍臣曰、書法亦如其人。顧不自炫耳。隨命講大學中庸兩首節、竟、曰、眞講官也。
賜宴、出。翼日、改除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辛亥、三十七歲。春二月、
詔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
命爲經筵講官。先生進講尙書人心惟危一節。
上曰、今日可爲得行其言矣。自是春秋
經筵爲故事。三月、
上又以經筵體嚴、時暫、工夫切實在日講、
命先生爲日講官、日進講於弘德殿。夏四月、充
太祖、
太宗聖訓副總裁。五月、充孝經衍義總裁、給假回籍省親。孝經衍義、先生被命、即發凡起例、手爲定之。脫稿則韓文懿諸公也。己卯、書已告成、時三藩作逆、閣事旁午、未及繕寫進呈。丙辰、乃頒行焉。十一年壬子、三十八歲、
命教習庶吉士。二月、遵
旨到京供職。秋、御史孟某疏參考試廢生郎中恥之於人大矣一題近於譏刺、殊欠正大、部駁。奉
旨、孟某著嚴飭行。十二年癸丑、三十九歲、會試總裁、得韓菼等一百五十人。有薦舉原任直隸內黃縣知縣張沐、原任江南江都縣知縣軒、輗一疏。冬、
上特召至起居注館、同葉方藹、張英、韓菼等試作太極圖說、大稱
旨、拔置第一。因問平時所著明道之書、先生以閑道錄對。
命取進呈。先生趨歸取刻本詣弘德殿恭進。次早、入侍講筵、
上霽色謂曰、朕披閱所著閑道錄、正大精醇、斯誠斯文的派也。少頃、又顧謂曰、錄中崇正闢邪、極透切、有功聖道不淺。遂親題其籤曰熊學士閑道錄、置之
御几、蓋異數也。冬十月、吳逆三桂反、彙進講義。十四年乙卯、四十一歲、辭內閣疏略云、本年三月三十日、該吏部傳宣
聖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書陞內閣大學士、
欽此。臣跪讀之下、罔知攸措。竊臣椽粗涉章句、遂得執經講幄、自謂儒生福命、至此極矣。蓋幼齡失怙、病患嬰纏、今老母縞髮、常在牀席、故幾番講筵、輒冒陳下悃、蒙
皇上面諭、四書尙書講畢、即允放回。詎意逆賊猖狂、致廑宵旰、
皇上特降溫綸、置之政府。臣雖至愚、亦稍知狗馬之義、當國家多故、爲臣子者、即捐軀矢效、分誼應然、亦何忍避劇辭艱。但臣自揣政事俱未諳曉、從來闊論難行、古人所戒、臣實犯之。又何敢自欺以欺
皇上。倘貪進忘恥、冒昧祇承、他日負乘溺職、誤國家大務、累
皇祖知人之明。伏乞收回
成命、俾臣仍待罪翰林、講求經義、以備顧問。疏上、不許。遂以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理討事。十五年丙辰、四十二歲、五緯陣圖成。秋、以內閣票擬事致仕回籍。時楚氛未靖、乃奉李太夫人卜築於金陵城北靑溪之蓮花橋、又遷於溪西之淸涼臺。長子志伊生、側室蕭孺人出。十六年丁巳、四十三歲。十七年戊午、四十四歲、福建平。十①七年己未、四十五歲、兩廣平。十九年庚申、四十六歲、四川平。三月、女釆蘩生、側室陳孺人出。四歲殤於痘。二十年辛酉、四十七歲、雲南平。二十一年壬戌、四十八歲、築下學堂五楹、貯藏書。先是、先生自通籍後、居京師、坊間無書、即有且價昂不易得。十餘年間、僅二萬餘卷。及去職、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未見者、遂肆力購求、或就人家假歸手錄之。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十萬卷有奇。爰依次插架、爲下學堂書目一帙、並載

每書之本末、以仿於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殷湻之序錄、李肇之釋題、晁
公武之讀書志、崇文總目之序釋焉。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九歲。二十三
年甲子、五十歲。冬、
上南巡。十一月朔、先生隨衆郊迎、蒋蒙
慰問、召至行宮、諮訪再四。翼日、
遣侍衞二格子至私第傳諭、謂念昔年講幄啟沃勤勞、特賜羊酒果脯。
又賜
御書太極圖說及
御製詩、下學堂劄記成。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一歲。學統成。二十五年丙
寅、五十二歲。樸園邇語成。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三歲。些餘集成。二十七
年戊辰、五十四歲。秋、以禮部尚書起先生於家。冬口月八日、李太夫人
卒。訃至、
上命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彭孫遹至私邸奠茶酒、傳諭溫慰。先生奔喪
南歸。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五歲。春、
上南巡。二月二十五日、先生郊迎、
上遣侍衞關保、禮部尚書張玉書、工部尚書蘇赫諄諭加餐、並賜鹿尾、
鹿脯、餅餌、茶蘋、嫩果、羊酒。二十九日、復遣侍衞關保、二格子賜
御題經義齋額并尚饌十斤、以扶羸瘠。先生謝疏有云、
皇上裁取孝經經義兩言、題臣齋額、臣中夜捫循、媿汗無地。然義不敢
辭、惟恪遵
聖訓、省蓋前愆。冬、葬李太夫人於孝昌之王母湖。二十九年庚午、五十
六歲。春、遷葬於宏樂之文脊山。秋、
上以禮部尚書起先生於家、先生疏請終制、許之。三十年辛未、五十七
歲。春、服闋。秋、入都引見。
上於暢春園補禮部尚書。十月、武會試總裁。三十一年壬申、五十八歲、
除吏部尚書。冬十二月、奉
旨詣察荒地。初、河臣靳輔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盱眙、徐屬
之豐廢地尚少、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睢甯、徐屬之徐、蕭
碭山河占地最多、請察勘豁免陞科、
特命先生往釐焉。二十五日、先生同兩江督傅臘塔、江蘇撫宋犖往來
踏勘、凡豁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甯、安東、高郵、靈璧、徐、豐、蕭、碭山、淮安
大河廢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八分九釐六毫三絲九忽五
微一沙六塵、銀六千六百五十四兩四錢一分一釐三毫四絲六忽三
纖七沙三塵九渺三漠三埃二逡九巡、米二千三百五十八石八斗二
升五合八抄九撮三圭五粟七顆四粒一黍九稷一禾五穰九粃、麥七
百二十六石二斗二升二勺二抄九撮四圭六粟四顆五粒四黍一稷
三禾八穰、豆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四抄三撮九圭五粟四粒四顆
八黍八稷五禾。又山陽縣改輸糧餉田地應免原納蘆柴一萬八千束、
海山、桃源、宿遷、安東、沭陽大河淤田一千一百三十七頃一十畝八分
六釐三毫四絲陞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七分一釐一毫一絲七忽二
微八纖五沙八渺三逡八巡、米九百七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三勺九
抄八圭五粟八顆五粒七黍三稷九禾一穰四粃、麥三百二十四石八
斗二升五合七勺二抄八撮六圭一粟一顆二黍四稷一禾一粃。三十
二年癸酉、五十九歲。正月朔、孔志生、側室龔孺人出。三十三年甲戌、六
十歲。春、會試總裁、得裴之仙等一百五十九人。三十四年乙亥、六十一
歲。春、先生弟賜璜以捐納事奏對欺飾、下獄。御史龔翔麟劾先生僞學
欺罔、請并治罪。
上曰、吾信熊賜履無他也。置不問。冬、賜璜亦獲赦、蓋先生及門也。三
十五年丙子、六十二歲。夫人李氏卒。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三歲。春、會試
總裁、請假營葬。三十七年戊寅、六十四歲。家孫迯祖生。三十八年己卯、
六十五歲。春二月二日、
命入侍
皇子進講。
上將南巡閱河、先生詩有云、腐儒曾見只蹄荃、此日居然上講筵。爲語
當年立雪者、涪州原不負伊川。蓋先生所著學統、附道錄劄記並
命進講、
兩宮俱有正學宿德之褒、故志恩也。疏請解銓務、不允。冬、
上一日宣滿漢大臣於廷、問之曰、朕久欲復相熊尙書、今還他舊職、爾
等以爲何如、倘別有所見、可卽直陳、勿更退有後言也。皆稽首而對曰、
皇上進退臣工、至公至愼、熊賜履侍從已久、表裏脩然、
皇上老其材而用之、臣等幸甚。遂拜先生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皆
如故。五月廿三日、以大暑輟講、
皇子賜宋刻朱文公年譜、且傳令旨云、以先生專講正學、開導有益、特
賜此書。蓋亦出

上意也。二十九年庚辰、六十六歲。會試總裁、得王露等若干人。志孔殤。四十年辛巳、六十七歲。四十一年壬午、六十八歲、乞休、不許。

御書澡修堂額以賜。冬十一月十五日、

召試南內、

御書存誠涵物理、守敬積天眞一聯、內監捧出、傳旨云、卿學本此、道其

實也。先生復將引歸、

上知之。十二月二十二日、

特製咏雁詩賜之、以諭挽留之意焉。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九歲、會試總

裁。先生屢疏乞休、

上乃許解機務、食俸、留京師備顧問。冬、暫假省祭、著澡修堂集成。四十三年甲申、七十歲。春、還京師。除日、

上書壽耇二大字以賜。四十四年乙酉、七十一歲。四十五年丙戌、七十二歲。春三月二十四日、第八女淑口生。先生以年老乞歸。十月、

召見於乾淸宮、諮諭累日、特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金陵。四十六年丁亥、七十三歲。二月十一日、志臯生。

上南巡、幸江甯、首

召見先生於行在、恩禮爲本朝冠。回鑾之日、

上解所服貂帽及團龍御服賜之、曰、卿復之如見朕矣。先生感激涕下。冬、自築壽藏於上元靑龍山、題曰悉齋自卜藏眞處。四十七年戊子、七十五歲。春三月、志夔生。悔園存稿成。秋八月、先生薨於金陵、遺疏謝恩、途次爲人竄易。

上一覽、察其僞、命兩江總督察查原稿、側室龔孺人出篋中。

上敕守臣存問、論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文端。長子志伊服闋入都、以

京職用。

御製碑曰、自古篤棐之臣、律己淸嚴、居官恪愼、爲國家之耆舊、作寮寀之觀型、則恩禮必厚以始終、而勳名克垂於琬琰。爾熊賜履賦性端凝、持躬峻整、秉忠貞以立志、涵經史以敷華。早擢詞垣、聲名炳燿。久趨講幄、敷奏詳明。領袖玉堂、品行無衞師表。從容丹陛、文章不忝儒宗。陟春卿則典禮寅淸、晉冢宰則秉銓嚴愼。念茲懿德、入贊鈞衡。省乃淸風、共襄密勿。允協絲綸之重望、益持皎潔之貞操。屢典會闈、公明尤著。頻承淸問、恩寵靡涯。旣乃引退陳情、暫休邸第。歸田再錫、旋返林泉。每値南巡、頻通朝謁、精神尙固、眷遲有加。方期永享太平、何意奄歸長夜。用深軫悼、不示哀榮。分頒外府之金、馳奠大官之醴、錫之嘉諡、贈以崇階。嗚呼、追念老成、儼風規之猶在、用酬勞勩、賁泉壤以增光。覩此豐碑、俾垂永世。後

上御宇之六十年、復召志契、志夔入見、

特諭大學士馬齊曰、熊賜履家甚淸寒、後嗣作何周給。

賜宅一區於京師、令子孫肄業焉。述曰、先生卒後之六十年、其外孫孔繼涵爲考證遺文、排纂事實、錄爲年譜一卷。夫先生立朝制行、大節炳然、受

兩朝知遇、亦至隆矣。方先生之進呈明史、

聖祖仁皇帝已有朱熹、司馬光之目、載在起居注、固無事後人贊揚爲也。獨涵九齡失怙、母氏嬰疾、無告窮民、躬丁其慘、而於熊家兄弟閒居南北、恐數傳而後、罔識自出、用是勒成一帙、期諸永永。涵雖無文、事取其實、無敢或誣。小廉曲謹、不事鋪張。是則無憾于心者也。并爲熊文端公世譜、女譜附後、貽諸子孫、俾知中外世承、皆克守我先聖修身爲己之學、庶或紹余鄙志、無忝祖德云爾。

又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尙書熊文端公事狀　彭紹升

公諱賜履、字靑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于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淸班、纔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

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采及葑菲、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閭閻直隸各省小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乎、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彫弊愈甚。日言軫恤、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言捐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瑣尾、所在皆然。溯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莫督、貢絲羅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于搒撻敲朴之下、而無能安其家室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尙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飢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鋼徵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彊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賄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先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構、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皇上亦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淸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敝敝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唯休也。我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于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王言屢褻、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廢、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實無他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曠職，而姦吏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之、排擠之，勢不至于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慮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委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敎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唫，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絶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即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于百家，況淪于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雒、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雝，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埽應對以致于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獎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于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于先，又有法制繩之于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淩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主。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于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諄諄于危微精一之誠。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容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伏乞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衛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闥，時親便座，從容閒燕，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于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實體諸躬，默會之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王人侯倖不置于前，蠱色娃聲不御于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

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强固，舉夫立政敷敎、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此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舉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爲臆說以自干罔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天下幸甚。疏入，輔臣鼇拜惡其侵已，請治公妄言罪，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邪？」七年，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要，乞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鼇拜傳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聖祖原之。八年，鼇拜敗，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察輔臣欺罔罪。公再疏請舉經筵，設起居注官。會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聖駕不宜輕出，詔罷前命，竝寢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朕吉謹案：康熙十七年冬，諭吏兵二部曰：朕明以秋冬農隙講武之時，欲一往邊外閱視，不久頃遂令覽諸臣前後各奏，稱今歲災變甚多，不宜出邊，致兵民困苦，直言進諫，深爲可嘉，已允所請，停止邊外之行。以後國家重大事情如有未當，務抒所見直陳，朕不憚更改，爾部即傳諭遵行。是當時不止熊公一疏也。宣化縣志云：允科臣疏停止，亦未許何人。候考。）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命講大學、中庸首節，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命公日進講弘德殿，每詰旦進講，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詔上書，即力言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聖祖日益勤學，旣開經筵，益盡心于堯、舜、禹、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逮于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命敎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詔徹三藩，聖祖舉以問之，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無故從數十萬安居樂業之衆，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遍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衆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于朝，可勿慮，其它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進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公疏辭，不許。旣受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纂太祖、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太宗實錄，公並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議，旣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竄情弊，請察議，免，歸家于江甯。二十三年，聖祖南巡，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尙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罪如律。冬，移吏部尙書。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裴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一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甯。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唯
上留意。
聖祖頷之，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甯，
賜御用冠服，命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其居也恭，其勤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涂而上溯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藝。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召志契、志藝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俾交江甯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藝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也，碑誌之文闕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並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俟史官采錄焉。

《碑傳集》卷二一

校記

①七：當作「八」。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一

閻若璩

閻先生若璩墓誌銘　趙執信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姓閻氏、潛邱其晚所自號也。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嗜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於諸經註疏皆能成誦、史學綜核貫穿。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閒半出傳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疏證迄未成書、而所引類魏晉以前書、浩然不可窺其涯涘。其論泰誓、武成斷為僞託、雖專家無以難也。常疑論語書孔門弟子皆以字、而漆雕開獨名、為不倫、乃據漢書古今人表闕寶名啟、以正太史公列傳之誤。諸所辨正多此類。嗚呼、微言絕而秦火熾、後代儒者非剿賊浮華、即迂疏言理耳。先生起於二千年中、抱遺文而窮毫末、豈偶然哉。束髮與前輩名流遊處、莫不傾異之、謂所就非我曹所及。崑山顧處士炎武以博洽稱、每不可一世。先生壯歲返太原、見其所撰日知錄、即為改訂數條、處士靦俛從之。中年在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性護前、嘗與先生議喪禮不合、輒謂人曰、百詩親在而豫凶事、可乎。先生曰、於史、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不諱也。唐人去國卹篇、而以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於經、檀弓篇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按孟子、孔子沒、子張尚存、則記所載曾子問、正其親在時也。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是以子問父也。汪無以應、聞者莫不駭服。崑山徐尚書乾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為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尚書既歿、先生居於家、雖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為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始應鄉舉、屢躓場屋、一以博學鴻詞徵試闕下、罷歸。歲在癸未、天子南幸、過山陽、有以先生名聞者、召見、竟亦不果。明年、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尚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剞劂氏、餘將次第為表章。海內有識者為先生幸、彌為斯文幸、而先生不起矣。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八日、年六十有九。先生先世太原人、自六世祖諱居閻始遷山陽。曾大父諱國順、以明經官訓導。大父諱世科、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遼東甯前兵備道參議、聲績卓然。考諱脩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至先生家日落、而名益以起、隱然為文獻之宗矣。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祔焉。子男子三人、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為賢豪引重、次訓穀、次議略。女子五人、婚嫁皆令族。孫男十有一人。先生之學、甯惟顯於後世、蓋將大其家矣。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為忘年交。信之學視先生、蓋溪沼之於江河也、而先生顧盛稱其詩文、自以為不及。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請信、以遺言告。信其何敢負先生知、且慮詠之懇、乃為之銘。銘曰、

先生於學邁嗜欲、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邱完在腹、磅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覩矚、上都嶽嶽折五鹿。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浸亨嗟不祿。大雅摧殘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又）閻先生傳　杭世駿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歷甯前兵備道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為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如門牖洞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為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介止、梁商邱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讀尚書至古文諸篇、以為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閒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艸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即有辨、著古文尚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為宗伯、相知最深、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餘於太原處士顧



甯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處士虛己從之。未幾、出遊肇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前、輒謂人曰、璩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齗齗未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以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閻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甯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尚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既又移嘉善、既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淺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眷西堂、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留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

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荅。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剳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搯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甯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訛繆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推崇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尚書疏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嗣是潛邱之學明白曉布於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尚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欲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邪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九重。卽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奉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毫無加損也。余据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又閻若璩記　江藩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僞。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夷、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賢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叙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愼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子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子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祗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閒、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



皆然、益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楊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其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輒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尚書歸里、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强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甯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龐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蕃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

（碑傳集）卷一三一

閻先生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邨、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嗤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習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愼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祗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尙書龔公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

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即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聞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台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甍、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敘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閭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顏臾近也、非遠人之謂。晉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最在徐尚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校記

①「細」下當補「諦」字，見下篇《閻先生傳》。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萬斯同

萬季野先生行狀　劉坊

憶坊己巳冬得交明州萬季野先生於崑山相國京邸，同晤者爲劉子繼莊。其時京師鶩名之士風傳二先生博聞爾雅、學無不窺。劉則喜游、每日輿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訪者、則必託萬先生致意、然後留身以待。先生則自朝至旰、一編丹鉛不寘。客來會者、或經史制度、或人物得失閎論崇議、鋒辨四出、娓娓如數家珍。言某人某事如何、某時某官某地建置如何、檢書按之、詞語未嘗少牾。客去、復理前業不倦。或數日一往答、來者遇諸塗、問之無異。在寓坊以久放風塵、所交四方知名士不勝屈指、惟先生辯析不窮。數往候之、談天末數百年事、一一如其素所歷、以是獨服膺先生、稱爲近今學者之冠。明年、崑山歸里、繼莊以館傳之得、鈔史館祕書無算、持歸蘇之洞庭、將約同志爲一代不朽之業。既歸吳、未幾身歿、其書散失於門人交友處。予與先生扼腕久之。先生遂爲京江澤州所留、移置江南館中。閱二年、先生不自得、抑抑思歸、索予詩爲贈。已而未果、告予曰、吾之衷惟君知之。往歲繼莊之言不踐、僕所以濡忍於此。念先世九代勝國世勳、至先人中崇禎丙子鄉試、於是舊業頓隳。我十一世祖斌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賜今名、命長守滁州。十七年、天下已定、策得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五年、從左副將軍文忠征進沙漠、戰死阿魯渾河。十世祖鍾奉命備倭寧波、於是遂爲鄞人、賜第今府學之東。建文元年、禦靖難師、戰死大興之花園。九世伯祖武年少襲職、罣吏議、不自甘、從黔國征交趾、以湔恥、戰死檀舍江。時年廿三、無嗣。於是九世祖文遂復僉事職、年廿二、率舟師備倭、大戰蓮花洋、逐之出牛頭洋、至桂門、夜見二燈懸水上、遥望之以爲賊艘也、引弩中之燈息、而波濤大作、遭覆溺死。所見之炬、蓋龍目也、龍怒甚、攪海沈舟。至今桂門有射龍將軍祠。我二祖將材不恆、而不得永其年。文祖之死、祖妣有五月遺身、於是祖姑義顧日號於天、求生男嗣萬氏。已而果生八世祖全。姑遂不嫁、爲男子冠裳、佐二嫂寡母以立萬氏之門。至今滁州南門外有宣武祠、崇禎時南太僕寺卿馮元飇所建、以祀四忠三節、一義者也。全三傳爲鹿園都督表、公以文章德業起世宗朝、與唐應德羅達夫王汝止諸公交善、其集與表志皆諸君子所爲、稱爲一代名臣、是爲僕之高祖。至祖邦孚公以總兵鎭七閩、彈琴雅歌、意氣雍容。未老卽引年歸里。吾父棄累代戈矛之傳、以文史代驅馳、崇禎之季、復社所謂萬履安先生者、領袖東南數十年。乙酉之秋、魯監國授爲戶部主事督餉。公則曰、我何以主事爲哉。至於督餉濟王業、小臣三百年世勳、詎敢辭乎。及監國不守、素業已殫、攜妻子避亂奉化山中、常忍餓以食乏之者。蓋先人棄僕廿餘年、而僕兄弟之憾至今未釋也。僕兄弟八人、咸各早自樹立。念先人辭世祿、勉思以文德易武功。今鼎遷社改、無可爲力者、惟持此志上告列祖在天耳。僕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詞詩歌、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逐於翰墨之場。既乃薄其所爲、無益之言、以惑世盜名、勝國之季可監矣。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謂天未厭亂、有膺圖籙者出、舍我其誰。時與諸同人兄弟自有書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遠、而典考志諸書所載、有心人按圖布之有餘矣。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擘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尙源流、今日失考、後來者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爲其玄曾乃不能盡心網羅以備殘

略死倘可以見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來，迄今廿年，閒隱忍史局，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凡此皆僕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爲君詳之，他日身後之狀，君豈得委哉。自此己巳、庚午以迄戊寅十年之閒，雞鳴風雨，談之往往徹夜不休。予初聞以爲先生姑妄言耳，孰知戊寅京邸一別，遂成千古耶。先生生平無他欣慕，惟讀書取友以爲終歲課程。予謂其神王氣鬱，天必留爲龜鑑，以惠我同人，乃勞心過甚，精神耗竭，遂棄予逝耶。今日言猶在耳，而音容已不可復追，遺書死後多爲輕薄所竊。其孤世標歎然慮失先生之質，以予從先生京邸談最久，故乞爲狀，其槩如此。若其生平謙退不伐，矜人之長，恤人之急，友愛兄弟子姪，篤於親故，孳孳考索，不知人世復有何者足動其嗜好，蓋古人之行，而非今人之所易有也。因括十年所聞見而筆之，以告當世之知先生者，知予非阿好而爲河漢之言也。先生諱斯同，字季野，晚號石園。原配莊氏，繼配傅氏。子一，世標。標子二，承祜、人敵。倘生於前明崇禎十一年正月廿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京邸王司空儼齋明史館中。儼齋命人送柩還寧波，其孤世標迎之不遇，今權厝於西郊祖塋之側。所著書數十種，有儒林宗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讀禮通考九十卷，爲徐司寇乾學所纂，刻於徐氏傳是樓中；周正彙考八卷，羣書疑辨十二卷，石經考二卷，明通鑑若干卷，散失；明史列傳二百卷，存史館中；明史表十三卷，明歷朝宰輔彙考八卷，明史河渠考十二卷，補歷代史表已刻五十三卷，未刻若干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崑崙河源考二卷，石鼓文考一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難難一卷，散失；詩文集八卷，明樂府二卷。至於表傳之作，與安魂泉壤，則有待於當世闡微顯幽之君子。

《碑傳集補》卷四四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黎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予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

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即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群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稿及群書遂不知所歸。余迍邅轗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卧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淸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敍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　黃百家

昔吾先遺獻少以顟冤出遊交滿天下士而心言性命之友不過數人於甬上則萬履安先生陸文虎先生顧陸死于桑海之交而無子萬則魁然主吟於汐社月泉而有才子八人人比之荀氏八龍焉先生諱斯同字季野履安先生之季子也先遺獻誌履安先生之墓曰萬氏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甯波衞指揮遂爲甯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于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會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防參將父諱邦孚鎭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所云曾祖祖父於先生則爲高會祖也父諱泰卽履安先生崇禎丙子舉人母閩氏履安先生砥礪名節素爲物望所歸金石聲變長謝公車息機盛世盡喪失其家道兼之避仇匿影播徙奉化榆林山中中饋失偶諸子孤露三旬九食常不支無暇計及課子詩書所以先生年逾十歲未嘗入塾也然而先生志性夙成居常乞字於諸兄熟經于默識茷藺角丱則固斐然潛有文筆矣而履安先生不知也少子之愛隱憂恆戚戚一日悉几而歎曰吾死諸子猶可八郎未讀書其不免爲餓殍乎將謀寄託于僧寺諸兄或曰八郎已能文履安先生曰吁安有未就外傳而能文者爲進文一篇猶不之信及呼面試立就履安先生始愕然大驚曰有是哉吾過矣吾過矣由是于心始慰未幾履安先生卽世先生約諸昆姪咸來黃竹浦問學于先遺獻歸而爲講經之會爭各磨礪奮氣怒生從是公擇之心學涵養粹如充宗之經術疑義盡墮允誠貞一授一之文彩才燦國華先生略足兼之而尤長于史自兩漢以來數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處洞然腹笥嘗以東漢書三國志而下俱無表用李燾追補宰相年表意以補之成史表若干卷一覽而歷代王侯世家將相大臣興廢遷留之歲月燎然在目此海內之奇書也夫古今著述之家何限其湮沒者何限卽今傳而不能保後日之不湮沒者何限若史表則斷斷可保其必傳而不湮沒者也于有明十五朝之實錄幾能成誦其外邸報野史家乘無不遍覽熟悉隨舉一人一事問之卽詳述其曲折始終聽若懸河之瀉益先生出生無他嗜好侵晨達夜惟有讀書之一事而又過目不忘故其胸中所貯益富殆記所謂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先生其無愧于斯語哉己未歲

今上有修明史之詔監修徐立齋先生以幣聘先生至京任其事司寇健菴先生宮詹果亭先生以及京朝諸大老無不敬禮雅重凡有古典故事未諳出處者質詢于先生先生以條紙答之曰在某書某卷某葉檢書查閱不爽錙銖蓋不能使人不心服也昔余在京時見立齋先生論一事曰萬先生之言如此一朝士問曰萬先生何人答曰季野又問季野何人立齋先生佛然他顧曰惡焉有爲薦紳可不識萬季野者少司寇鄭山公先生曰天生季野關係明朝一代之人也後主講會于京師每月兩會至期與馬騈集先生布衣敝屣從容就席辨析歷代制度若通考通志諸書脫口成文執筆者手不停錄諸王聞先生名亦願交請見於乎先生少爲孤童長爲寒士絕意於科舉榮途而乃爲王公卿相推重如此人可不自立耶余少遭亂離播徙略同於先生年過成童未嘗學問猶憶順治歲己亥先生初謁先遺獻于化安山問余近讀何書余以無師對先生曰如名父將誰師余曰未嘗督課也先生曰嘻人之樂有賢父兄者豈必藉其諄諄訓誨乎貴在自己默臭其氣耳余時惕然面頸發赤自是不甘自棄稍得立足于詩書之途者實由先生此一言發之也逮後康熙丙午丁未間余與先生及陳子夔獻讀書于鄞縣外之海會寺見先生從人借讀二十一史兩目爲腫己酉以後數年又與先生讀書于越城姜定菴先生家發其所藏有明列朝實錄廢寢觀之余時注意舉業頗迂先生所爲先生謂富貴有命今古不可不通也向晚縷縷必爲余詳說一日所觀某事之顛末某人之是非出口入耳使余得粗知一代之梗概者亦多自先生教之也丁卯以後則與先生同脩明史于立齋先生京邸庚午夏仲立齋先生南還余亦爲監修張素存先生及諸總裁所留又與先生同修明史於江南會館時余以先遺獻年老不能久留遂任史志數種歸家成之戊寅春先生南歸過余謂曰吾學博於汝而筆不及汝明史之事樂得子助致司空王儼齋先生之意約余秋間同入都余以先遺獻遺命宋元儒學案宋元文案四書未成辭之已見先遺獻晚年所著明三史鈔大喜曰此一代是非所關也我此番了事歸來將與汝依此底本另成明朝大事記一部何如余心甚快之每依北斗延頸而望先生之來踐此言豈期竟以訃音聞耶嗟乎修史之事至明室而愈難矣革除之失實秘陽之醜正要典之逆言思陵之墜簡以至僞書流行多不勝數是非通知三百年之首尾條貫于胷中者未免爲公超之霧所染東西易問惡能豁諂魂發潛

德於筆下乎。昔先遺獻嘗怪以某相之喪師誤國，而冬心詩惑於孤兒之說，說頌其功勞。近聞復有欲爲險心辣手亡國之某相須功者，則更可怪矣。語云：國可滅，史不可滅。柱下、皇宬原非布衣之事，先生雖死，知當事者自能出定力以主持，必不至使後人有糾繆之舉也。生於某年月日，以康熙壬午四月初八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五。配莊氏、傅氏。子二，世楷，蚤卒；世標，府學生。女二，國子學生陳涵璋、謝家祚，其婿也。所著有石園詩文集、明樂府、儒林宗派、歷代史表、廟制圖考、石經考、河渠考、崑崙河源考、禘說、卦變考、羣書疑義辨、書學彙編、石鼓文考、宋季忠義錄、庚申君遺事、南宋六陵遺事、歷代紀元彙考、歷朝宰輔彙考、周正彙考。難難猶子貞一、授一，孤世標俱以先生墓銘見屬，余不得而辭也。銘曰：

茫茫禹跡，寒暑運替。前者已往，後無窮止。紛紛著述，援援姓氏。非甚拔傑，留傳有幾。季野先生，孤童奮起。博聞強識，尤熟諸史。補表歷代，示如掌指。明代典故，貫徹終始。渺然布衣，身關國是。載筆皇宬，王公倒屣。削觚未畢，鏡墮魄死。竊恐詭說，狐鳴虺吠。壘白粉黑，回邪雖美。惡人聽聞，入耳難洗。然在先生，人書卓爾。天地雖久，必傳可擬。四尺封中，讀書種子。

又萬貞文先生傳　全祖望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爲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郎泰第八子。少不馴，弗肯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怒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何知？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爲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遣請業於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坐。先生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河堤。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爲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也，故於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於經，侍郎因請先生遍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闇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祗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甯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眞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爲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錢忠介公嗣子困甚，先生爲之營一衿，者累矣，卒不能得，而先生未嘗倦也。父友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不矜意氣，不事聲援，尤喜獎引後進，惟恐失之。於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躬行君子也。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而明史稿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今其後人式微，多散佚不存者。先生在京邸，攜書數十萬卷，及卒，旁無親屬，錢翰林名世以子弟故衰絰爲喪主，取其書去，論者薄之。予入京師，方侍郎靈皐謂予曰：萬先生眞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耳。自先生之卒，蕺山證人之緒不可復振，而吾鄉五百餘年攻媿、厚齋文獻之傳，亦復中絕，是則可爲太息者矣。

又萬先生傳　錢大昕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



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啟實錄、皆能闇誦。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歷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碑傳集》卷一三一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李天馥　吳之騄　沈雍

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定公天馥墓誌銘　韓菼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大學士合肥李公薨於位，遺疏聞，上震悼，命大臣侍衛至邸第奠茶酒，禮臣舉卹典，閣臣議諡法，翰林院撰代言之文以祭，以疏其生平立朝行己之大者書之碑。先是公寢疾，上自塞外聞之，曰：何不早奏？卽遣學士問所苦，賜禁方上藥，諭御醫用心調理，曰：覗朝舉輒問病勢減已否。蓋上臨御久，嘗屢易執政諸大臣，深惟政本之地，爲治化樞，恆難愼其人。試公者歷有年所，益信其可大任，而公入閣未期月，卽以憂去，上特虛席以遲其來。公益愼，乃位閣，海內乂安，持大體，不求赫赫名，惟清靜和平，與師師百僚化紛更與同之迹，歸于無事，以仰稱聖天子休息愛養元元、含宏廣大之至意，中外食隱然之福無窮。在位五年，善始善終，而羣情猶以年之不長、不獲究其施爲惜云。公之喪將行，孤子編修孚靑以狀泣請於其長門下士韓菼爲辭，以納諸墓。謹敘以銘。敘曰：公諱天馥，字湘北，號容齋，先世湖廣黃岡人，遷於廬者爲始祖諱英，洪武初以軍功投世襲廬州衛指揮僉事，因家焉。七傳至公。曾祖諱應元，祖諱長庚，父諱萬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累世雖高勳世胄，皆好讀書。公父初補諸生，舉襲衛職，本朝初以都司督上江漕務，愛賓游，重然諾，生三子，公長也，次天翰。公自少穎異，七歲能詩，稱神童。明季流寇剽掠江淮間，合肥被陷，公隨兩大人倉皇避難，手一卷不輟，釋未及弱年，誦四庫全書殆徧。始公家有別子占衞籍永城，故公卽以其籍登順治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在館益博問約說，縱橫演迤於經史百家，蓋經世之學基此矣。辛丑授檢討，冬奉嫡母張夫人諱歸里，服除補故官。康熙戊辰復以父憂去。辛亥陞司業，迎養生母翟太夫人邸中，尋陞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歷講讀學士，至少詹事。丁巳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上前每有所見，必陳無隱，多見從。辛酉陞戶部左侍郎，部故利藪，有以苞苴謁者，公拒之曰：吾一日在部，汝曹無望茲事之行也。皆動色縮手相戒。甲子調吏部，尤以揚清激濁爲己任。公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一無私焉。上自是器公益深矣。未幾陞工部尚書，轉刑、兵二部尚書。辛未遷長吏部，曹司吏素不便于公者畏公之復來，而選人稔聞公名則喜甚。公逐吏之尤黠者以便選人，而部復爲之一淸云。時當補大學士已逾年，一日，上諭滿漢諸大臣曰：機務重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朕觀李天馥老成淸愼，學行俱佳，朕知其決不生事。遂以命公，壬申十月也。次年六月，翟太夫人薨，上諭諸大臣：李天馥入閣未久，倚毗方殷，未及展施，遽爾回籍，深軫朕懷。遂賜御書貞松二大字，兼賜以手卷云：儒者當學探本原，行廸醇茂，循序進德，守己沖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謨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翕聞，爲周行之士。蓋緣公之所已能，益屬望其加勉也。行後一日，上曰：李天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及服將除，卽召起公。公感上知之深，益退然若不自勝，措其身於一言一動無過之地，如聖明之詔誡，而宰物應機，要皆以虛公處之，長官百司各安其職，一不以己與威福，歸之于朝，而毀譽不出諸其口，同列咸服其和敬，而小大共樂其寬雅也。上三征朔漠，還兵革甫息，公尤以甯民之道可也，在簡欲變法不如守法，欲救弊未必無弊，奉行故事惟謹，不敢失尺寸，此乃所以報也。昔宋李文靖公爲相，眞宗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爲先。文靖又嘗言居重位寔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多所傷，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公之深慮遠識，蓋絕類，上之器重公以此。然文靖在位未久，公年亦不甚過之，平格之老，不壽於天，痛矣夫！公旣歿，上特賜諡文定。按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公之不喜事，所以安民也，人咸以受大名爲當云。公性至孝，先是張夫人之喪，毀甚，杖而後起，及贈公歿亦如之，有終身不逮養之悲。而翟太夫人之喪歸，當取道巢湖西口，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湧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卽落如故。旣葬，廬於



墓側、手植松楸、晨昏禮謁、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而至、呢喃上下、久之不去。人咸以爲孝感、遂名公所居爲白燕廬、遠近皆歌而和之。友愛二弟、白首無間、尤好爲德于鄉、自廬墓後、窮民歸之、遂成村落。當歲旱苗槁、公爲壇墓前、三日齋、以禱於天、方蒲伏、雨大作。及秋忽飛蝗蔽天、皆驚恐。公復禱如前、未幾蝗盡去、鄉民咸德之。公殁而哭之者衆、久益不忘也。公在位、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公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宏詞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今巡撫彭公鵬、公爲吏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俊、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有名章迥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汲汲于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强也。公所活人尤衆、爲學士時、冬月斷四嘗請生其死者。知縣李方廣當死、公曰其人素有才名、得緩不死、尋以赦免。又有殺人抵罪者、公獨言乃仇人先折其父足、爲父報仇、可赦也。遂得減等。兵興、民多被俘、贖而歸之者嘗數百人。在刑部、有縣令負官錢數萬、產盡、聽赦而吏持之急。公至、即與寬免、以釋其子孫之係累者。念四多瘐死、爲庀屋材、多爲之所、別罪之輕重以居四、至今德之。又有大獄下部、議者皆曰應死、公察其冤、獨議曰不當死、後上竟從公議也。始在翰林、名籍甚、雅以文章爲已任、諸號爲文家、率後先倡和、而尤與葉文敏公及今尚書澤州陳公、新城王公倡復古學、刊落僞體。每朝罷、譔遊或闔戶吟賞、翛然如林下人。一篇出、好事者爭傳諷。既居相位、雅不以自多、不復有狎主宗盟之豪氣、而望其容貌、習之于語默動靜之間、其風神局度、使人意消、皆書卷之所積而然也。所傳有編年詩、容齋千首詩、詩餘、其古文、制誥、諸集、將次第行世。公生於有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薨於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年六十五。夫人李氏、指揮同知諱兆生女、繼張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二、長編修孚青也、康熙己未進士。孚蒼、己卯舉人。女五、適字皆名族。孫三人、昉林、貢生。昉琳、昉苹、尚幼。孚青等舉公之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炎事公于國子、後數侍後堂之末、不敢以不文卻孤之請、而公之事不勝書、深懼概而弗詳、然勿敢謾且溢。又生平奉公之教甚多、皆可書之大端。憶公貳吏部時、炎以學士與廷議、遇事有不平者、不禁形於辭色。公微笑謂炎、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炎退而尋味不已、而變化之爲難、未嘗不有媿於公言。銘曰、

金斗六星、其五主廬、靈和篤公、叶贊斗樞。少也稽古、經神學府、洊更常伯、登爲碩輔。薄伐既定、簧鼓笙吹、不吐不茹、公相以詩。官刑政典、有條秩如、遵道遵路、公相以書。壯不如罔、貴不如白、何慮何思、公相以易。運於無跡、宰而不尸、一龍一蛇、一張一弛。帝深用嘉、長倚丞弼、揭不慭遺、三能坼一。有煒玉管、紀諸緗編、載錫絲言、揭茲新阡。稷契皐陶、讀書不息、畢如爲奴、於斯長畢。過者下馬、痛者回車、鶴歸燕來、占復其初。

《碑傳集》卷一三

吳教授之騄傳　張伯行

吳達菴名之騄、字耳公、徽州歙縣人。生而穎異、三歲能識字、母程太孺人誨以孝經、學庸、背誦不差一字。四歲就外傅、過目成誦。六歲解平仄聲韻、九歲學春秋、抽問左國中疑難者、輒能以意解之。十歲應童子試、邑宰目爲神童。嗣因避亂黃山、讀書眞州蘭若館舍、產靈芝、因名其堂以誌瑞云。戊申歲補弟子員、自後每試冠軍。壬子登賢書、闈墨爲海內傳誦。甲寅、適三藩肆逆、有富家畏賊搶掠、以私餽冀免者、後值人民安堵、不無自危。迨新守蒞徽、達菴邀諸紳士往迎、備述愚民無知情狀、懇槩免究、其詞最爲婉切。守以爲然、即出示安民、各鄉皆得免株連之禍。壬戌冬、授績溪縣教諭、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今得進諸生而勉以聖賢之學、豈不甚善。於是嚴課程、飭行檢、循白鹿洞規條、士風大振。涖績四載、接丁內外艱、力行喪禮、墨面柴骨、六年如一。服闋、補英山縣教諭、重建學宮、勸息爭訟、作戒溺女歌、設育嬰堂、一本至誠、不以微員而少挫其志。乙卯、應聘楚闈、得士一十人、皆當時英才。是年冬、公車由漢江舟至青山、遭風舟覆、有漁人救援、始免。己丑、陞鎮江府學教授、歷俸既深、於例應陞縣令、猶陞郡博、而達菴以義命自安、無幾微見顏色。士民攀留哭送至二百里外者、其感人之切如此。及抵京江、修學宮、課士子、如任績溪、英山時。余撫吳、聞其名、并閱其所著經解、理學正宗、喜其所學之醇、因招至吳門紫陽書院、令其督課諸生、講明正學。詎意茲秋染癘、不數日卒、年七十有二。闔郡紳士莫不咨嗟痛悼、爲失賢師。達菴之爲人、自少至壯、孳孳力學、於書無所不讀、且能以闡明聖道爲己任。故其官不過一廣文、而其志則以爲天下事莫非吾分內事。諸如讓產濟貧、置義田、立義學、設義冢、一切善事、罔不殫力爲之。至於疏食緼袍而怡然自樂、雖剛介性成、或有時爲小人之所忌嫉、而正人君子每爲之許可而悅服焉。晚年著作益富、凡發爲語言文字、皆折衷乎濂洛關閩

非其學之純、品之正而誠之不可掩者歟。故爲之傳。

（《碑傳集》卷二二）

温州府平陽縣儒學教諭沈公雍行狀　吳陛元

余家世前坻，與竹溪沈氏比里而居，姻亞稠疊，不勝指屈。平陽學博閑存先生，余之父行也。少時隨先君子後，得接先生丰采。洎後先生官甌，而余自通籍後，湛浮宦途，鮮里居日，用是不獲復承先生道範。乙酉奉諱歸里，與先生令子炳震兄弟遊，文酒觴讌，無閒旬月，尤熟悉先生學筵絳帳不媿安定。每思撰筆記之，而筆力闒茸，伸紙悉縮。既而炳震兄弟持其所錄行述，固請於余。余雖讁陋不文，而義不可卻，因排纂臚列，以俟當代椽筆銘而授之貞珉焉。先生諱雍，字升孜，號閑存，歸安沈氏之第十三世也。始祖餘慶公自千金村移居竹溪，世有隱德。七傳爲鈞溪公，以明經任青州通判，以子司馬公、孫司空公貴，贈各如其官。鈞溪公長子司馬公，諱子木，登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恭靖。司馬叔子司空公，先生之高王父也，諱儆炌，登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諡襄敏，明史有傳。曾祖衷翼公，以蔭官太常寺典簿。祖體長公，明經候選縣令。考麟兮公，庠生，年二十二而歿，先生甫生十四月而孤。先是，熹廟時，司空公開府雲南，值黔之奢崇明、滇之安效良交煽搆逆，滇南兩迤振動，滇城之幾陷者數矣。是時逆閹盜柄，廟堂置滇度外，餉援皆絕。司空公守禦備至，勦撫兼用，賊卒就擒，事具本傳。旋拜南京少司馬，晉司空，而黨焰愈熾，公以忤璫爲閹黨石三畏所劾，落職，功遂寢。莊烈時，廷論滇功，賜金幣召用，未起而歿。十三年，司空公叔子給諫公復抗疏論功，始予世廕錦衣，而先生父祖已相繼早世，先生爲司空公大宗，遂以名列上，得旨准襲。是時先生甫襁褓，而名已徹當宁，國榮家慶，里黨豔之。六七歲時，流賊坌起，祖母嚴、母茅攜先生避寇村落，荒山茆屋，至即掃地洛誦，蘆汀沙渚，伊唔欸乃聲相和也。然往往昏夜晨星，挾書而走，鼓柎而避，流離轉徙，而獨學懇懇，不貣師友，而學日以進。先生既少孤，終鮮強近，門戶無撐持者，而承祖父遺烈。麟兮公雖早歿，然夙有時名，與復社諸先生遊，承王謝之門風，挾顧廚之節概，才情氣魄足以號召名宿，敦盤玉帛，交遍東南。先生纂承父志，以童年酬接，如吳祭酒、王奉常以暨甫草、滄心諸前輩，莫不道世譜稱執友，耳目濡染，見聞宏博，固不獨經生之漁獵也。然先生以少年承門第，廣結納，所交接者都遺山、皐羽流輩，寖忌，思以飛觴中之。時海氛猶熾，有孔帥者以重兵駐京口，譏訶不遑，而大江以南巨室世家猶稱繁庶，孔帥容心焉，每得賊，輒導之攀引爲羅織地，寸符尺檄，懸索千萬，少不遂欲，家立破，吳人重足，莫敢枝梧。有札抵先生者，先生即單舸走京口，謁於軍門。孔帥氣方盛，幾陷不測。先生直前曰：

「國家所以重公者，以能捉賊耳，柰何陷平人作賊？」孔帥怒愈甚，先生辭愈厲，卒不撓。久之，帥改容曰：「向札乃僞耳，君無慮。」先生長揖而出，刀槍雪隊，無不咋舌憚先生之膽。由是家得全，而吳中亦藉以安。杭臯山司寇徐公時以名孝廉遊吳下，公之祖端銘先生，司空公己丑房師也，自先生祖父皆以通門舊好數相往來。司寇贈公行述有云：「歸安沈與敝慈溪姜奉常之後，歲通往來，曾語乾學等曰：此祖宗以來通門舊好也。」用是與先生有舊，訪先生於竹溪，觴詠流連，致爲傾倒，因勸先生遊京師。而先生亦當貢入國學，遂策蹇入都，雅爲大司成學山陳公所器重，爲六館諸生領袖，名方噪。兩闈以書戒曰：「吾家門風不墜，不在軒冕，能讀書勵品，斯爲善承先志。布衣，吾榮之，安藉科第哉！」先生得書遄歸。歸而祖母嚴患疽，方暑，疽潰，跪而吮之，閱三月，疾以瘳。而母以憂瘁遂不起。先生傷幼孤之不及事厥考也，所以色養者備至；而又痛母之不獲享上壽也，所以哀毀者獨深。擗踊號慕，慼絕行路，卒哭後，拭淚以帷，帷爲之衰。友朋姻黨見其瘠容柴骨，欲爲慰響，語未發而先生淚已汍瀾，往往酸鼻而止。先生於書無不讀，而司馬公、司空公世仕宦，藏書既富，而於前朝典故搜羅尤備。先生最所究心，每舉一事，無不原原本本，如目其事而身其地者。余昔在館閣，登東海公之堂，與聆四明萬季野先生經制之講，足使心驚魄動，聽者忘疲。余嘗謂以先生方之，殆相伯仲，得先生與之往復，亦藝林佳話也。先生既少奉兩闈之訓，而性尤恬退，絕意仕進。歲丙寅，註授甌之平陽。先生曰：「廣文不足爲官，昔人有以仕隱者，余竊慕之。」故與閩接壤，士風洎茂，猶有考亭遺澤。先生既至，一厲以立品，勉以讀書。庠之兩廡闢以爲諸生誦讀之所，蜂房蟻戶，人據一室，讀書恆至丁夜，雨廊燈火，達旦不息。先生時於暗中巡行戶外，有所觸，輒叩門入坐，剖晰論列。諸生闔在某室，皆趨而環聽，已相與開爐瀹茗奉先生。先生每持杯謂曰：「吾固不敢擬安定，然未知安定當日有此樂否？」恆相與一笑而出。邑迭遭兵火，俎豆匜鼎缺略弗備，先生購而全之，禮器濟楚，雖上庠弗及也。山邑荒陋，家無藏書，先生攜數萬卷便學者講誦，籃輿捆載，擔僕肩頳，人皆笑之，先生弗恤也。先生以學校爲文



獻地曾無成書掌故缺焉乃輯學志一書爲數十卷爲例二十二發凡起例實先生之創作也書既成郡守見而嘆服遂以志委焉先生持論極平操筆極愼別貞邪嚴褒貶名教所在尤兢兢焉如惺臺吳先生之忤閹陳恭人之殉義闡揚不遺餘力他如夏生之母早寡矢節教二子有成爲之立傳李生之女未嫁殉夫人以爲奇節也先生曰女在室當從父不當殉且殉非禮也卒靳之凡殘碑斷碣磨蘚剔苔不憚山巔僻地敗屋榛莽無不周歷旁搜摩挲捫讀而舊志之傳譌影附者皆曲徵博引抉其非是當其初羣論或以爲疑而先生確然獨斷斬然下筆及其後平心讀之鮮不以爲允蓋先生見地高明學問該洽故其去取無不當其敘述無弗丁耳文章固先生之職業而尤先生之能事小試其手何足爲先生多哉甌多名山水先生芒鞋竹杖裹糧而往恆涉旬不歸凌冒絕壁攀援篁叢所至必有作其模範山水發揮性情康樂弗過也若其登江心而弔信國之孤忠過一洋而慨文成之蒙謗想其流風一唱三歎深情溢乎簡外可以知先生之尙友亦可以識先生之寄託此則先生醞釀深厚知人論世借山川以發之固不獨捫參歷井窮極探覽比比登臨之紀述而已至其敘鴈蕩之勝語奇怪則劌心鉥目摹名勝則心曠神怡與吾師蓉湖先生之紀無不印合又各爭奇昔人稱臥遊乃知不僅圖畫因笑牧齋老人紀霞客所述猶屬耳食多挂漏也余嘗過炳震兄弟齋請而讀之愛之靡已而讀先生自序猶抑抑焉若無一是者先生之謙沖何又如此乎庠有管生者知讀程朱書以力行自命其外父畀之田歲入數十斛生以爲非義也欲歸之學宮先生以書卻之略曰士君子於辭受取與閒不爲苟且也亦不爲矯激也妻父之子田充類至義未云浼我也足下以高世之操行尙義之事恐令外父將覷爲迂且矯不大拂其愛女之心乎且捐之學宮常歲所入應有典司而或因事挪移隨時耗散漸久漸多試以某今日自度并度後之繼某而至者苟有錙銖顆粒之漸染皆爲足下之罪人也經云作事謀始某既與聞盛舉豈敢過爲矯激然使不愼圖所終保無追咎此則不得不爲之慮而受之者亦萬萬不可苟且也某竊謂足下高懷絕俗雅操莫回盍反其田於外家俾世守其業不則訪其祠墓所在捐奉烝嘗則愛女之情與卻田之意並存不廢某不揆固陋且將僭爲譔述頌揚斯舉於以風世厲俗豈不休乎亹亹數百言生不聽先生再三論之卒不受生知先生之意堅乃奉先生教卒歸其家爲墓田庠之士亦以名其田爲閒田云先生性淡泊於世故無所好在甌不以家累自隨與學者講業外掩關卻掃蕭然枯僧常自詠曰身閒堪友鶴官冷更過僧蓋實錄也其教學者以涵養氣度爲先常曰從容二字受用不盡一日讀書暴雨侵案起而掩戶引手挫甲顧謂學者曰余嘗以從容教學者今乃深媿急遽變化氣質固大難事名其所教人之書曰越雪集夫先生之誨人和平謙抑如此而乃慮夫召鬧取怒乎當司空公戊子舉順天與太倉紱山先生爲同年友最稱莫逆今相國顧菴爲紱山文孫與先生夙敦世講視學兩浙時尤加器重先是相國同年東海公午未閒兩以書召先生應宏博科先生卻之甚力嘗稱先生之高於相國至是相國將列啟事顧不令先生知有同官某馳書爲先生賀先生上書數千言力辭之相國高其志勿強也謂人曰吾謂陶彭澤世不復見今乃坐失之蓋人皆樂於仕而仕本非先生所樂人皆難於仕而仕猶非先生所難不知者咸爲先生屈先生曰本不求伸何屈之有予方懼夫一仕之重辱高曾耳由此觀之先生之志有非尋常淺識之所能知而先生亦不欲人知不然以先生之門閥文章兼以有力者之推挽何難坐致膴仕而顧樂以寒氊首蓿老哉此余排述之餘竊自謂有以知先生而又重爲先生致慨者也先生訓子極嚴性復甯靜諸子皆不令隨侍捐館時本無綿疾偶示微恙嗒然而逝蓋十餘年蕭署清閒內養之功固不少也先生生於明崇禎戊寅七月十四日卒於康熙壬午三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金氏繼配董氏子四人炳貞炳震炳巽炳謙女子八人婚嫁皆名族著有平陽學校志二卷寶宋齋文集三卷玉蒼山房詩集四卷越雪集輯古格言綱目纂釋各如干卷余嘗謂先生之著述品行在里閭其居鄉也後生末學奉爲模楷吾黨之太邱也其居官也老生宿儒尊爲典型庠序之安定也先生胸懷灑落生平無恩怨嘗訓諸子曰儒者言忠恕佛家言平等其義一也世閒恩仇何處著我胸中聞者心折焉余雖不及奉先生之教嘗與炳震兄弟來往見其守身若處子讀書如不及愈益嘆先生家法之嚴家學之遠迥非時下褒展之習用以繼先生之志而光大其門閭者其在此夫此固余之所樂爲論譔而義之所不敢辭者也

（《碑傳集》卷二一）

校記

①「十」下疑脱「卷」字。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徐元文　倪我端　劉宗泗　潘凱
譚吉璁　錢民

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徐公事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息遷于崑山。再傳爲刑部主事申、明武宗朝以論壽寧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于時。子永美、孫開法、兩世皆太學生、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爲社曰愼交、以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于鄉、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淸門、還啟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賚冠帶服物、除翰林院修撰。累
召見、
賜宴、
賜饌。每奏進文字、輒稱
旨。十八年、
世祖賓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忌日、齋居慘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吳指公逋稅、謫鑾儀衞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前官。聞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赴至、與兩兒日居喪次、酌損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康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周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故人才輩出、或以經術顯、或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學之厚、有以致然也。自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獘、實由于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敎化、而太學諸生自官蔭外、止有輸納一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頹莫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學官之路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竝優者、咨送至監。今宜遵此例、于府州縣各學或間歲、或三五歲、擧品端學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厲、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又宜遵
世祖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濟、將必有經明行修者出于其中、所裨于國家之用者非尠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館下。公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竝請永停輸納一途、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與賢

育材、莫重流品。入貲充補、冗濫已甚。名實既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也。官生貢生、期滿考職、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貲、則不計年限、咨到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遇正涂則絀、遇雜涂轉優、其不可二也。流品既淆、氣習亦異、程課雖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也。歷年以來、吏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厠品服、選涂既滯、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莅學四年、端士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州官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遷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焉。十三年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說孔孟程朱之道、贊聖德以為制心制事之本。及是、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亾得失之所以、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熊公已去位、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其事之繫主德、裨治理者、摘錄條件、旁采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為裁定、舉其綱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仁義為本。及歲終、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為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顧太夫人憂歸。十八年春、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有詔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詔並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聖祖欲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官無善狀、科道官遂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僊根、給事中李宗孔不肯署名、遂並劾之。下部議、僊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彝革職。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眾人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容有不列名之人、脅持之漸、何可長也。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辜而寬之也。臣謂諸臣實無辜、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矣。從之。御史有言宐遣大臣巡方者、公言于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僨事者鮮。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入以告。聖祖寢其奏。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賜御書。再充經筵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眾歸附、秏

徇不訾。公請疊行撤遣、分道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
政在粵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
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撥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
四、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初以
御史劉安國請、下令察隱占田畝、責成州縣、分別敘錄。有司
利其然、多虛增畝稅、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爲加糧、實耗
糧戶。請飭督撫各自檢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治辠。下部
議行。又言督撫之殿最、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
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小事詿誤、宜從寬免。至于教養有方、
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而督推捐助、察逃墾荒諸政蹟、但
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汙、督撫不問者、
宜以徇庇辠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
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
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涂甚雜、所以令三
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捐銀可免具題、是金多
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皆以見任之
官贊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屬正
涂、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并捐歲貢、冒濫正涂。臣謂正涂
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
涂一體升轉。所宜急更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
宜、願于收復滇南之日、卽
賜明詔、槩止不行、使天下曉然于我

皇上澂敘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侈頌功德、公獨言聖
人作易、于泰、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願
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狃目前之淺圖、務培
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持是非甚力、事關八旗、
同僚多咋舌。公引繩披根、無所避。時方重窩逃之令、杭州將
軍馬哈達請旗奴亾者得自句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
擾民也。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姦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
逃者日眾。公請自今賣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爲
憑、否者坐之。八旂家人以自沈及經歿報刑部者、歲至千人。
公請飭部定議、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歿三人者、酌定處
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
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爲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爲
然、予當別爲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卒從公議。其以京察大
計處分者、方謀入貲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項景襄
醫揮公曰、微公、正涂無入仕望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臬
得面陳章奏、
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弟入覲、以肅
朝綱、嚴閫寄。俱報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遭父母喪、一
體離任守制。并聽外官聞赴者卽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先
後疏劾福建總督姚啟聖、巡鹽御史堪泰、浙江副都統高國
相、候補御史鞠鳴鳳。姚上疏引辠、高交部察審、兩御史者俱
罷廢。其年冬、湖北按察使岐廷推副使王垓、胡悉寧、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詔留史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並請送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改選科道、掌中書科者託鼐以舍人王緝植名送吏部。緝植娶于諸、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嘗育于公。于是左都御史蓋訥誤以爲公壻、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革職、

詔鐫四級、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七月、復左都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並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黷狀、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裘充美以伉直僨、罷廢久、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改戶部。故事、銷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尚書鄂爾多鋭意釐剔、句稽出納、一不假吏胥手。時江南福建布政司庫虧銀四五十萬、公請

敕督撫嚴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派部費。旋奉

命清理刑獄、公語滿大臣、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存活、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爲請、從之。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留任。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原一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爲臺臣所劾。而公介然謹禮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舉、出重寶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好人、速去、毋汙我。遂擯沈生。沈生暮夜投原一、以情告。原一曰、諾、枉我而已。已而總兵得減死。公既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而僉都御史郭琇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于是兩江總督傅拉塔劾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子樹敏、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時原一既自刑部尚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獨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餽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于家、年五十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稾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于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含經堂集、有懷堂集、沈昭聞進史館雜錄。）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四

徐立齋傳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崑山人、太僕少卿應聘曾孫。少端重有大志、與兄乾學秉義、倡爲古學。順治己亥進士第一、授修撰、甚被恩遇。會江南奏銷案起、訢胥牽名其中、謫鑾儀衛經歷。居四年、事白、復爲修撰。丁外艱歸。康熙己酉、起元官、進侍讀、主試陝西、所録多單寒力學之士。明年、遷國子祭酒、尋充 經筵講官。元文以養士莫大於太學、極陳納粟之弊、請倣順治時舊例、於郡邑各庠選取文行兼優者、及每科鄉試副榜、送監肄業、部議著爲例。在監四年、規例嚴肅、學政大飭。侍講 經筵、敷陳剴切、多所啓沃。進內閣學士、改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丁母憂歸。己未、 名監修明史、仍爲內閣學士。庚申、擢左都御史。時滇孽將平、元文疏陳善後之宜、以安反側。又疏請除三叛虐政、俱下九卿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部議凡察出者、分別甄録。州縣官利其升敘、多捏報累民、元文力言其弊、凡欺妄害民者、請加等科罪。自以身總風紀、尤以澄肅吏治爲務。疏劾福建總督姚啓聖妬功害能、啓聖皇恐待罪、乃免。又條列督撫不職四弊。時捐納漸廣、吏途益雜、元文再疏争之。滇南既定、疏言保泰之道、詞甚切直。事關八旗者、人多不敢言、元文獨持之。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 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元文不可、曰、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將軍。 上從其言。府部院寺筆帖式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滿大臣以好言相勸、元文力持不可、卒從其議而罷。二十二年、大計羣吏、元文掌計典、一切餽遺不敢及門。是年、舉行軍政、請命提鎮次第入覲、以重閫寄、是後提鎮悚息、多請陛見。又言滿洲漢軍官員丁憂者、宜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請申行律文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挾妓、久不回旗、劾罷之。在臺三年、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不畏强禦。俄坐舉湖北按察使不當、鐫三級。將歸、有 旨留京、專領

監修明史。二十七年、復起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尋改戶部。銳意革除舊弊、胥吏無所措手、部中肅然。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事。明年、兩江總督傅臘塔希忌者意、疏劾元文兄弟鄉里事。元文奏辨、遂力求罷、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榷關者欲搆其罪、登舟大索、惟圖書數千卷而已。家居未一年、病卒、年五十八。元文立朝三十年、清介剛直、始終一節、有古大臣風。天性孝友、篤於師友、與兄乾學並好獎誘後進。而性方嚴、不苟言笑、動必以禮、每與其兄異趣。所著有含經堂集三十卷。

王峻撰《王艮齋文集》卷三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君時授徒城東竹亭橋、即其人恂恂有君子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于有司、九試場屋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

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遇。君乃焚所作詩文、就予宣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為古文辭。其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為卜筮之書。又謂尚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名諡、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為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于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群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因留不去。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既而予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甚眾、乃避

跡西山。君精于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黄紫囊之術、撥沙發水、偶為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先是有倒選人入貲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簋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目矣、或桼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事其父、飯糲焚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夭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眹果卒、年六十有一。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曾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為廉州府經歷。祖其早卒。祖母闕持苦節、授君毛詩、孝經者也。父其、不仕。母張氏。妻吳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喈、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某。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母孝、友于諸弟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君固辭。翁没、亟還外家、務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内愧、久而獨完其逋。或以計中君、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為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稿雖未就、言詩者莫能過焉。閒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誡其子不得作佛事、其守正若是。嗚呼、今之為校官者、許以貲進、黄口白面後生、目未覩九經之文、擁臯比自詡師表者、不可悉數。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足為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于逢掖死、不亦可惜也夫。于其葬、宜有銘。銘曰：

譬彼積薪、先者後之。孰是人斯、不試其才。天乎祝予、予寧不悲。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八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之行、不介而以書通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闕焉、以至於今、蓋難其人也。吾惡夫爲人子孫者以所未有之善、隆其親、而實誣之也、故所舉無溢言、願子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爲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辭、余無以御焉。謹按君諱宗泗、字讓一、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爲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於洛閩。其游皆畸人節士、而其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顒中孚。余觀自明之衰、東林、復社諸君子摧剝無遺、而天下幾不知有學矣。其後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以收召其徒、而中州爲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於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爲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飭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爲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于世教如此。君之質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宗、雖與中孚李氏其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於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錄、恕齋語錄尤著士友間。其行之式於家而化及鄉人者、青蓮述之甚備、而玆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纖悉於庸行而後爲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於後、則義無取也。青蓮於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於玆所以云者何惑焉。君以康熙庚午舉於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冬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孺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江東方苞撰。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貞靖潘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有詔徵文學之士、吳江潘君耒被薦。明年、名試體仁閣下、賦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其冬雲南平、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贈孺人、母吳氏封太孺人。又明年、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吳太孺人歸卒于里。君聞訃、奔還、旋卜地鸎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合葬焉。

先生諱凱、字仲和、一字宜凡、別字貽令、世居吳江平望市。曾祖雲隱居不仕。祖志伊、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父錫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吳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其為學殫心經世之略、其文見稱于太倉張采、與同縣吳允夏、包捷、吳翩文章行誼相切劘。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附東林、而海內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夔者、與諸君子搆難、摭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並力爭之。德清章君日炌愛君文、以女歸先生。既而知吳江縣事、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關民利害、則建白行之。先生為詩典雅、尤工尺牘、雖忽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子三人、梩、章、楫、吳存者耒也。女三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顏祁、未行卒。一嫁陳鋐。孫四人。吳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刲股療母病。為先生繼妻、撫前妻子女如己出。既寡、家酷貧、手紡績、延名師訓耒、以通經博古。及耒為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既謫官、太孺人無幾

徵不自得之色、曰、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吳太孺人年六十有六。彝尊與君定交也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

知

起居注、其譴也、又同時。熟聞君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

相彼貞木、其實有蕡、或碎於地、或登於槃、而終以勿餐。嗚呼先生、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阨窮奚怨。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小譚大夫墓誌銘

小譚大夫吉璁諱、舟石字、嘉興人、以祖父嘗為大夫、既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祖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為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攜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漳州。道遇寇、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動、鐏擊其背、不去。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柩還。尋以貧游學四方、客汝寧。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踊、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顱、血濡縷、既絕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敝裘羸馬入院、還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於戶外、削稾與之。仕九年、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貯閣中、縱士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援据史傳、旁及載紀小說家、兼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鎮志二十四卷。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餉十萬入四川、至寧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杭愛移駐漢中、追還所運餉。十二月、漢中食盡、

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絕、乃從黑水峪間道七晝夜達盩厔。既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逼波羅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于漢前將軍關侯廟、為文誓侯前、顧

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堠、夜自宿城上、衆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衆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道塞、環城三十里皆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謀於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渡黃河、買粟於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入。當是時、延安一府、縣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清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事平、論功加一級。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徵詣

闕。既至、還知登州府事。會大夫子有鎡已納婦矣、而夭、大夫悲不自勝、疾發、遂卒。譚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鴨脚樹三本。彝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語彝尊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尚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著肅松録二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爲詩、古文辭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棹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陸大勲、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在某原。銘曰、

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箐川波濤、文不遇、學則優、終爲右史雄詞曹。長榆林塞土磽、疏泉種稻成樂郊、寇宄起如牛毛、登陴以守氣不撓、綰左符、亦足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子夭折命安逃。相爾屋度隰皐、伐石書銘鑱諸幽。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錢處士行狀

處士姓錢氏、諱民、字子仁、一字生翁。嘉定縣外岡里人。早孤、十三棄書學賈、數爲鄉里所侮。乃歎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字子辰、裘許魯齋教以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遂易今名、慨然有學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往謁、願爲聖人之徒。是夜、夢有告已者曰、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自是始讀四書正文。年已三十矣、題其所居之室曰存養、屢日靜坐其中、所學日進。平湖陸清獻公宰吾邑、以正學自任、處士嘗與之論學。又五年、自謂學已成、復往平湖質之陸公。公與之言、多不合、怪而詢之、則曰、公從文公入、某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于無本。六經爲吾注腳、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所謂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筭、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于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辯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鬬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鬬是務、聖學必亡矣。蓋處士之學、得於靜坐、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直追孔孟、自闢門戶。又以意更定四書次序、其言洸洋自恣、或不免果于自

信之矣。雖然、使以處士之志、而得聖人以爲之師、亦幾於曾晳之狂士矣。成覵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孟子取其言以勉人之立志者。若處士者、男過庭聞遠矣。處士之没、已七十餘年、子孫無能識嚮者。遺文雖存、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因叙次其行如右、後之人可以識其志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源、娶衛氏。某年月日族子大昕謹狀。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鄭慶元　沈炳震　顧昌祚　顏光猷　顏光斆　顏光敏

鄭先生慶元傳　盛百二

鄭先生慶元、字子餘、一字芷畦。其先自江右徙湖州之歸安。明神宗時、有明進者、爲南京刑科給事中、頗著直聲。先生幼從其從父松陽司訓駿孫學。司訓卽給諫之孫、殫精根柢、尤邃於易、禮。先生自幼卽傳其業、并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毛西河、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諸名人竝折行輩與之交。家貧母老、康熙庚午秋試報罷、出遊四方、混跡幕府間。一歸省。丁丑、黃岡張公希良視學兩浙、先生兩試皆超等、食餼府學。後以次貢入國子監、竟抱志以終。儀封張清恪欲薦之、不果。雍正十三年、

詔開大科。

今上御極之四年、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輒歎曰、如鄭芷畦之博物通今、庶幾可應茲選、惜死矣。其著述甚富、曰廿一史約編者、乃最少之作、後深悔之。曰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曰湖錄一百二十卷、曰石柱記箋釋五卷、曰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海運議一卷。其未詳卷者、曰周禮集說、詩序傳同異、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攷、春王正月攷。又有小谷口薈蕞、今水學、兩河薛鏡、七省漕程、附見行水金鑑中。其湖錄卽湖州府志、訂補舊志缺失、參之廿一史、又採取徐獻忠吳興掌故、董斯張吳興備志、張睿卿苕記、宋雷西吳里語、王道隆菰城文獻諸家之書甚博。復挾筆硯徧遊七屬、訪其故家譜系、老成之士、駁難辨正、以膏火舟楫之費耗其產、不顧也。起丁丑訖甲申、八年而始定。後六易其稿、生平精力殫於是書。潘稼堂諸公無不服其精博。歷遇三賢守、屢爲開鋟、輒以事阻。先生歎曰、豈我郡文獻終當湮沒耶。於是更名湖錄、不輕示人。沒後、其本楊秀才宗嶽、張秀才軺各得其半、不能合也。乾隆初、胡太守承謀修府志、大半本之。金鑑代傳樸庵副使作、集古今之大成、自禹貢及諸經之注傳、列史之河渠溝洫、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不採摭、而條貫之。四瀆大川之外、如金沙瀾滄之荒遠、展按之皆如指掌。而歷代築塞疏瀹之方、名臣儒者之奏議論說、及河防一覽、問水集、暨

國朝靳文襄、文端、清恪兩張公諸書、悉囊括備載。凡宣力河隄者、至今奉爲圭臬、而罕知其出於先生也。先生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其著書之室曰魚計亭。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泓。大旱不涸。朋友過從、徵文考獻、與人應答、終日忘罷。其生卒年月不可考。雍正己酉九月、先生追作西河竹垞合像記、蓋康熙壬午從遊兩公於西湖昭慶寺中事。自云不能握筆、令其子代錄。蓋時已病風矣。子惟鞠、惟孝早卒、寡息弱孫伶仃孤苦。及葬、族孫振銓乞全吉士祖望志其窆石、而生卒仍未之詳。其書單行、著名者惟石柱記箋釋而已。經學諸種大都散佚。全吉士云、禮記緝註、續衞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纂楊信齋之緒也。而西河讀其家禮參同、至歎爲並代一人云。

《碑傳集》卷一三三

沈徵君炳震傳　沈德潛　炳巽　炳謙附

徵君姓沈氏、名炳震、字寅馭、自號東甫、世爲歸安竹墩人。學博諱雍第二子也。先世自恭靖、襄敏兩尚書後、代以科名學術顯。東甫少歲卽淬厲於學、籍學宮後日有名。省試八不遇、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尤生平注力。其書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分注新書爲目。諸志舊書多缺略舛錯、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書爲目。增方鎮一表、訂正宰相表之譌謬者。積十數寒暑乃成。鉅公夙儒交重之。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辭之士、大吏交章薦、衆論一辭、若此科爲東甫開者。

召試殿廷、仍不遇、浩然歸。歸二年、以歲貢士卒。嘉禾錢少司寇名陳羣、同學友也、時在籍、唁東甫喪、見唐書合鈔、歎曰、此爲有用書。

今天子開館、命詞臣校勘經史、得此書參考、可以訂譌補闕。遂攜書入都陳奏、

旨付詞館、采取。潛適分校唐書、援據議論之粹精者入考證中、

旨以爲允、刊刻內府、頒布天下。東甫鬱於生前、榮於身後、士論重之。東甫性仁孝、考卒、官舍櫬昇歸、奉堂皇、衆以俗忌沮之、卒排衆議、既葬、廬居盡哀。君子謂之知禮。敬愛昆弟、老年彌篤。待友以誠、無面背言。生平不問生產、明是非之分、屹然山立。或樵蘇不繼、而中懷和藹、暖然如春。綜其行誼、俱能不愧古人者。詩初學王右丞、柳儀曹、中年出入於東坡、山谷、後流衍於石湖、放翁、然營心編纂、不欲以韻語自鳴也。所著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外、有九經瀆蒙十二卷、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唐詩金粉十卷、井魚聽編十六卷、歷代帝系紀元歌一卷、沈氏族譜三十二



卷、增獄齋詩八卷、雜著十卷、並藏於家。東甫有二弟、並能獵古、繹旃名炳巽、成水經注集釋訂譌一書、凡從前篇帙脫漏、文字蹐駮、首尾顚躓、句讀轉易者、一一正之、復還道元之舊。幼牧名炳謙、亦膺鴻博之薦、詩古文詞略同二兄、何吾家之多學人也。昔蘇氏子瞻子由弟兄師友古今、艷稱於今、再見其人哉。

論曰、八股興而古學廢、有問以經史而瞠目拄齶、不識何語者。然其人往往取科第去、而枕經葄史之人、湮鬱以終、東甫其一也。雖然、一眈浮華、一採栖奧、古人有云、各從所好。士之輕一時、志千古者、何堅其志哉。

又徵君沈東甫傳　吳騫

沈炳震字寅馭、東甫其別號也。幼穎敏倍他兒、稍長、喜漁獵羣書、記憶百無一失。家世藏書最富、適能副其所嗜、穿穴殆遍、初採摭、即鄙棄帖括、自樂以古文爲制義。甲辰鄕闈已被薦入彀、終以策問語過激見黜。或尤之、東甫笑曰、吾知盡言無隱而已、得失何問哉。嗣是亦不復應試矣。讀書用功極勤、而用心又極細愼、爬搜抉剔、薈萃貫穿、丹鉛罔閒寒暑。或友朋以疑義相質、未及答、晨夕耿耿、即標小籤粘壁上、久而得之、告其人曰、某事見某書、某書與某簡互異、當從某義爲正。友人快服去、東甫亦揭籤如釋重負焉。平生著述甚夥、于九經更加矻矻、諸經固樂爲研究、而尤深于三禮、嘗擬彙作三禮異同、附以諸家之說、以繁頤未遑削稿。然蠅頭蠆尾、塗抹甲乙、貯篋笥閒、如束筍。至新舊唐書合鈔二百七十餘卷、乍脫稿、卽謂其子曰、吾費十餘年心力成此書、雖幸卒業、然恐犯昔賢固陋自用之戒、將攜書入都、就正於名公鉅卿、以自信其所以得。被太倉王公及臨川詹事李公之以鴻博薦者、實以歎服此書、交口獎賞之故。後雖不與選、然書已價重雞林矣。吾鄕前輩如萬九沙、查初白諸先生倡酬往復、佩服若一口。嘉善柯石菴先生作唐書合鈔弁言、有互相師弟語、以東甫少時曾向石菴學詩故也。他如學士謹堂汪先生、宮坊橫山趙先生、愛討論明史、東甫相見原原本本、終日談忘倦。二公皆挹服、以爲不及。世人咸以鴻博不與爲東甫扼腕、余謂能著書立言者、在朝在野、可傳可久、義實一軌、獨惜天不再假以年、將生平著述與海內同志明目張膽、告後世以知我罪我之所以然耳。卽如朱竹垞先生曝書亭集云、禮記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或去或存、于三禮異同必有可參證處。而王弇州藝苑巵言云、舊唐書稗官小記也、新唐書贋古書也、皆不滿于意。得東甫之合鈔、去疵存醇、去駁存正、必自鼓掌掀眉、互相契合之。故王、朱卽不可復作、如王、朱者復起、覽奇析疑、商推參訂、相與扶馬鄭之藩、闖班范之室、千秋堂上、叫呼辯應、豈不稱大快事。惜乎其齎志以歿、令著書苦心不甚表襮、終歎恨于揚子雲、韓昌黎之必易世發露也。非東甫之隱憾乎哉。東甫爲人落落穆穆、乍見似深中難測、久輒服其誠坦。咸恨締交之已晚。胸無水旱燥溼、意所不可、必讜言無顧、卽其人面頰發赤猶未已。及談論偶合、斷斷終席無怠色。性篤友誼、不靳倒橐而貧窶自守、極介介。嘗歎淵明風最高、不樂爲五斗折腰、獨不解其叩門乞米一語。晚遊淮藩、値寒甚、解羊裘豹褥贈好友、中途感寒疾、家人輩皆竊笑、而東甫不惜也。至如

聖朝求士、若渴特開鴻博以招俊彥、其與選者毋論、餘或施辭薦以鳴高、或投謁齎以掠譽于馳騖名場之習、紛擾離泯、曷若東甫之聞薦卽行、不與卽返、若行所無事之爲淡如而泊如也。是又於著述外見品格之高人數級矣。余無文、又耄廢拙鈍、烏足以傳東甫。姑述見聞之大概、以俟後世搜訪遺逸者之登采而輯晉云。

贊曰、東甫生平未嘗談禪、忽歿後半月、示夢其弟霅漁、口吟二句云、飛時已忘爪、消後豈知冰。分明公案一則、大有可參。余因憶與友人論詩曾有句云、毘盧佛性慳滋息、焦穀芽誰見茁苗、深知夙根慧業有難強者。梵典云、釋迦佛號必尊之曰文佛、良有以也夫。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故萊州府經歷顧先生昌祚墓誌銘　曹一士

仁皇帝臨御、尊尚儒術、凡經傳微言、洛閩緒論、極深研幾、折衷於一。其時宿儒大人接跡臺閣、風聲漸被、下至海陬僻壤、好學力行、阨窮之士、莫不講明正學、是訓是行、郁郁乎盛矣哉。所謂見而知之、豈獨禹、皐陶之徒。若上海顧先生忍園、亦其一也。先生諱昌祚、中康熙己酉順天鄉試第六、初令江華、有所建白、忤上官意、叱曰、書獃盍歸鋤爾田。對曰歸固某志、官其土、如不能惠其人何。徐步而出、調萊州經歷。甲申四月卒於任、年六十有四。卽於是年冬十二月葬上海南匯城西郊三里一竈港北、今屬南匯縣。旣葬三十年有一年、仲子成天謀下墓石、奉所著衍範上下篇、詣余乞銘。其書推明儒者之道、以爲君師之總、皇極之理盡在是、不出乎天下萬世生民之心。自二帝三王周孔以來、莫之能外。人才成敗由學術、學術明闇由皇極。君師之統分、則道學之爭亟、通上下、合

外內而一之惟皇極爾。其辭貫穿反覆、鉤深扶微、不限訓詁。然而平正切實、經心聖域、日月揭而江河行也。嗚呼。仁皇帝集君師成、澤被萬世、於是書發其凡矣。考諱其言、崇禎庚辰進士、仕至工科給事中、有文行世。祖諱國憲、贈文林郎。妣封孺人李氏、祖妣贈太孺人方氏。配贈孺人張氏、歲貢生鍔女、合葬公兆。子三、長用烈、廩膳生。季用芳、國學生、早卒。仲成、天丁酉舉人、以恭輓仁皇帝詩上徹聖聽、命侍皇子讀書。庚戌、欽賜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能守其家學。孫男五人、曾孫男六人。先生居父喪、服闋且半載、始與宴會、赴鄉舉、師之急於京師、歷久不舍、人皆義之。幼通敏、於經無所不習、獨邃於易、讀之積萬遍不輟。在萊日與諸生講貫往復、成衍象五十四卷。一夕燼於火、惟衍範存。居平善人倫鑒、嘗從書肆見某所刊己卯闈牘選序、驚曰、是不能自容、兵在頸矣、何以能卒。越十五年、果驗。銘曰、

羲圖箕書、經緯明、皇哉萬古、開羣蒙、握要執樞、道以彰。降而文勝、厄辭興、棄本逐末、遂聖經、矯之已甚、失則狂。六經註我、善惡亡、以儒詬儒、紛異同。浸淫失守、亡其羊。先生憂患、峻厥防、作圖陳義、剖毫芒。帝有彝訓儒者當遵、皇之極、遊康莊、繁星繫天、川朝宗、用雖未施、道已光、歿而言立、此其藏。

（《碑傳集》卷一二三）

曲阜三顏公傳　李克敬

河東運使光猷

河東運使顏公諱光猷、字秩宗、號澹園、復聖顏子六十七代孫、世居兗之曲阜。大父允紹、明河間府知府、城破、盡室自焚死。父伯璟、性至孝、千里匍匐兵戈間、拾父遺骸歸葬、哀誠感行路。卒脫於難、遂不仕、鄉人私謚爲孝靖先生。娶明宗室鎭國中尉女、是爲朱淑人。遭亂不屈、死復蘇。濟南王阮亭、衛都魏叔子爲作傳。孝靖六男子、淑人出者皆知名當世。長即運使公、次考功公、次學使公。一母生三偉人、聞者異之。運使幼與考功共學、而考功先登春秋榜、公益自淬礪、嘗冬夜寒甚、以篋笥貯軟草煦足以讀、卧病歷三載、輾轉牀褥間、未嘗輟學也。中韓菼榜進士、選入詞館、分校會試、所得皆苦學能文士、後多爲名卿大夫者。充明史纂修官、丁父艱、服除、會特旨命大臣以詩賦試詞臣、公爲前茅、而大臣以失上意罷校、率顚倒之、故公左遷、補行人司正。既而以刑部郎中出守貴州安順府。安順地荒俗陋、獞猺雜處、鳥語獸心、不可齊以法、公曲意拊循、民苗懷德、在官五載、未嘗輕一命、而郡大治、羣稱之爲顏菩薩云。時貴州提督李芳述馭將士無恩、衆大譟、課人人震恐、公匹馬入其壘、爲曉譬利害、責以大義、嚴毅慷慨、皆投戈聽命、論者比之韓愈之服王庭湊焉。轉河東道鹽運使、除供億、裁陋規、通商民之困。先是山陝河南行引鹽、引尾各州縣著以關防、出境即爲私鹽、境壤錯互、失足跬步、輒羅法䋫、患苦之。公力請於巡鹽、通省爲一關防、著爲法、民以永利。以祿入之餘、修文宣王廟、備几筵俎豆、教佾舞、建師生舍、擇商學諸生之秀者誦讀其中、親授課、以文藝士疊疊嚮於學。曲阜復聖廟彫敝、捐俸修治、諸商皆慕義樂助、新其殿寢三面、建坊繚以石欄、巍然閎壯矣。又請於大宗、以祖河間公配享、置田四百六十畝、以供其時祀。後陝西鹽訟、公以吏牘字偶誤、鐫級、遂歸里、徜徉林圃間八九年、以卒。年七十三。生平無他嗜好、詩文外、惟以琴棋自娛、酷愛讀書、每見子弟、必勸以書、不負人、隨所得淺深、皆食其報、故吾惟日不足也。其於時藝、至習適矣、故宜成課子、猶時時自爲之。其水明樓新藝與其詩並傳諷人間、無軒輊焉。又嘗言人能退讓、多振恤者、是有享受人。吾每觀人昆弟叔姪間、皆不爽、行道有福、不虛也。此可謂尙德君子之言已。

吏部郎中光敏

考功公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號樂圃。十三歲、已善行草、能詩賦。十七歲、中順治丁酉鄉試、以非孔氏置副榜、貢入國學。舊例、四氏學科中式二名、明季分一屬魯藩宗室、四氏止孔氏一名、餘三氏遂乖錮。乃嗚之巡按、提學、請於朝、復其舊、自是始。康熙癸卯再中式、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天子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充會試同考官、出監龍江關稅、爬搜諸蠹、務從寬大、商旅德之。役畢、至假金爲途資以還、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丁父憂、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累遷考功司郎中、纂修一統志。丙寅以疾卒於京邸、年四十七。公長身廣顙、眉宇英異、凡所學、爲輒過人、雅善鼓琴、工書翰、人得其片札、珍猶珠玉。當是時、新城王阮亭士禎、宣城施愚山閏章、以能詩名天下、公從之遊、相與討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詩家之得失、日同諸名士唱和、若宋尙書犖、田侍郎雯、曹祭酒禾、林提學堯英、王給諫又旦、曹郎中貞吉、謝郎中重輝、汪主事



懋麟、葉主事封，號爲十子，刻有十子詩略，世多稱之。其所爲干祿之文，亦穿天出月，光怪燁赫，自以射策中禮闈，不得見其奇，常觖觖。及官吏部，日每趨朝視事已，輒據案濡丹，草時藝一篇，侍史脫稿，人便取其底摹勒之。所傳未信堂四書文，讀者皆以爲子書也。性耽嗜山水，嘗登太華，循伊闕，沿江淮，觀潮錢塘，游桐江、三衢以歸。每所至，輒令善畫者圖之。又精騎射蹴鞠，旁通律曆、句股之學。其說書傳，務反覆研思，求聖賢微旨，自信於心。不忍阿匼誒髁爲疏詁家所蓋蔽，是眞有心者。故其立朝侃侃不苟同，居家篤孝友，然諾無欺，直義出天性矣。所著有樂圃詩集、未信堂時藝、訓蒙日纂，行世外，有未信編一卷、家誡四卷、舊雨草堂詩、南行日記，尙未刊。傳。

浙江學政光敎

督學公諱光敎，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生而奇譽，儀觀甚偉。少孤，師其兄吏部公，育讀春秋傳、國策、莊騷、太史書，謂餘鮮當意者。好沈思孤詣，當其專精，寒暑饑渴風雨不知也。故其爲文抉幽出險，劍拔弩張，無與人同者。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

天子幸闕里釋奠，

至聖，助祭者

特恩卽授職。公當得宰縣，不肯就。越三年，登進士第，入翰林，授檢討、講官闕，

上憶公名，召問其家世及幸魯時事，嘗甚，遂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鄉試，所拔多寒畯。會學臣當遣，禮部列名以請。是時天下惟直隸、江浙有學院，例以閣部大臣爲之。

上意在公也，顧問曰：翰林未開坊者亦可乎？部臣曰：

簡在聖心耳。遂以公提督浙江學政，編檢爲學院，自公始也。浙人士聞公再至，皆延跂鼓舞。公益自激奮，思捐軀命以答主知，絕請謁，嚴校勘，束務粒米不以累有司。閱文每夜分乃寐，至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嚴師慈父，士氣騰踴，文風丕變。所拔之牘，琅琅可誦，浙中文遂甲天下，天下莫不求而讀之。後先所得士，亦皆耿耿名海內，爲人所指計。時有攝郡者餂公以私，不見應，欲摭他事以動公。公發其奸，將疏劾之。其人跽門哀請至再三，乃舍之，士論快焉。處州郡邑以催科凌轢士類，士不堪，聚哭於

至聖廟，不赴考。郡守乞嚴懲之。公大言曰：吾拜疏後，盡褫治之矣。守令大皇懼，退挾其吏胥，勾學博爲諸講以謝，諸生吐氣。其培育膠庠類如此。然公是時已病甚矣。三年在官，雖舉主恩門不少徇，顧大逆諸貴人意，多睥睨之者。中朝近要又不能尺寸餽遺，不肯者往往爲蜚語，欲中傷公。文吏吹索以簿書微疵鐫二級。公夷然不芥蔕，瀕行，巡撫線一信來祖送，直入臥室，見篝燈敝帷、文籍外無長物，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權使擬留難之，假拜謁入舟，窺其裝，見數敝篋無扃鐍者，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遂引疾。

上嘉公廉愼，待命大學士宛平王公熙視疾，傳

旨慰諭，不忍聽其去，以篤闓，乃得歸。明年戊寅三月，卒於家。兩浙之士聞公歿，皆行哭失聲，貧者至質鬻以爲佛事。士有請祠公名宦者，當事遲之，至爲士所訟。公所建立，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公神悟非常，嘗從琴師學，崇朝盡得其曲折。初習射，不中不歸食，至日昃，遂發五中三。其生平用心至危苦，故以傷生也。性純孝，每侍母朱淑人，輒依依不能去。在翰林時貧甚，母憐之，不往。公欲棄官歸，乃得迎養焉。友人贈詩，有每向高堂發疏水，何嘗太史不簞瓢之句，其人可想見也。公臨危，顧影自歎曰：我竟作如是已乎？事母未竟，報君未能，死不瞑矣。累息而絕，其死不忘忠孝如此。公服官早，又年止四十，有所撰著，皆無成書。子肇亮，嗜學，文有父風，將遂公之志焉。

小東外史曰：余遊曲阜，獲拜識運使公。公子廣謂余言不苟阿謬也。每就質所疑。時運使罷官歸，括囊杜門，醇醇然謹厚君子也。其歿也，鄉人竊誦之文介，而單馬犯潰卒之鋒，何其勇耶。余與督學公處最久，知至深，故尤慕而悲之。顧嘗謂余言，恨吾仲兄不見君，知相賞何如者。以是思考功之風烈，寤寐如遇之。考功公之子雍與余善，因得續聞公之行事，詳著之於篇，俾後之修史者有以考焉。

（碑傳集）卷四四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顔君墓誌銘

顔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顔居其八。回雖夭、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彝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為邏卒所驅、以刃劫之、不前。及刃擊臂、臂折、罵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嫺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顙、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娣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釋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説、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傅于炭、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以為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唐、泝三衢、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為圖、得金石文、恒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睦族、居鄉以禮讓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君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字樂圃。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喪歸、卜葬于曲阜、將發、叩彝尊之門、杖苴請銘。彝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葬、銘何敢辭。系曰、

生乎陋巷之里、歿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年適强仕、不為夭也、秩以大夫、不為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也。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李光地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貞李公光地墓碣　楊名時

先生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生安溪之湖頭鄉。代有明德。考惟念公懋於孝而篤信正學，不回於時。先生幼而神穎，五歲從師授讀，未嘗一啟齒發聲。試之，輒已成誦，不失一字。善屬對，矢口驚人。塾師謝弗能教也。十三，陷山賊中，屢瀕於危，百日而脫。逮於成童，泊然無所嗜好，有類憃愚，居若忘，行若遺，真靜之極，與神明通。常寢息危樓，午夜而天風震盪，四窗洞開，欻見日麗景明之象，心精所啟，靈既昭焉，嗣是發高堅竭才鑽仰，積旬捐寢，神勇蹶生，以濂洛關閩為門徑，以六經四子為依歸，務造於知性達天，不得不止。會遘嚴親篤疾，憂思徬徨，衣不解結，每中宵闃寂，則默致籲禱。一夕，夢神庭吏語之曰：君父實居陰隲首紀，算尚二十年。以籍與觀而寤，已果霍然。庚戌登第，後由庶吉士授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乞假歸省，踰數月，耿孽將為亂，僞以
朝命召至福州，及接語，頗見憚，竟不敢明言他志也。先生察其有異，因以親老且病辭歸，越日，而封公促覲疾之手信至，持之以懇，孽知終不為用，遂聽之歸。既歸，而山海間羣賊並興，姦徒多通賊，以相煽脅，先生避居深山，晝之所游，夜輒易處，顧畏周防，不遑甯息。封公伸大義以敦勉族人，一時家庭間劫忠思奮者得數人，為執姦徒尤黠者屏之於遠，衆志乃定。爰遣人自間道上蠟丸書，陳破賊策。
上動容嘉歎，超遷侍讀學士。會丁父艱，里居。白巾賊亂，圍安溪城，旬餉士扼絕糧道，賊遂潰散。戊午，鄭氏圍泉州，爰南北分出，請師，各遣人為導，率鄉里具牛酒饋勞。圍解，郡屬之陷者悉平。事
聞，晉秩學士。是時先生於戎事倥偬，居喪毀瘠之餘，讀書味道，極慮通微，習坎而得心亨，見幾不俟終日，思若啟之，行若翼之，直有沛乎莫禦幾非在我者。服闋，奉母趨朝，入直論事，
上憫海氛不靖，思拯民於塗炭，
顧問及之，因極陳其可平狀，及命帥機宜，深見契納，剋日底功。壬戌，送母歸。三年，復入，改翰林學士，掌教習事。充
經筵日講官。丁卯，以母病乞歸省。先生之在官也，公忠易直，論人言事，無所依回，一不掩其是非之實。每論及科場請託之弊，以為植私廢公，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為尤，採虛聲與受賄屬厭罪均爾。蓋培人才、端士習，尤素心所惓惓也。時先生屢因省事請歸，不無淡於榮膴之跡。自戊辰赴
太皇太后之喪而後，惴惴滋懼，遂不遑陳情將母矣。己巳，改通政使。冬，遷兵部侍郎，出納獻替，朝士奉為矜式。辛未會試，充副考官，振雅還醇，文體於數科為盛。甲戌，督學畿輔，旋以母艱解任，守制京師。先生於易夙有神契，而觀玩之功，於斯為至。丙子，服闋，以原銜仍視學政，手評先民制藝及古文精粹者，以廣所見而示之的，能背誦經古文小學者，優拔之。期月而士風蒸變。即任，補工部侍郎，尋改兵部，巡撫畿封，為治不立赫赫之名，一唯節儉簡易，正己率物，因時之宜，循事之序，故法立而人易遵。察寮吏，飭戎伍，俾潔清者勸，嫺練者升。水利農田食貨諸政，靡不綢繆，未然規厥經久，於折獄尤盡心焉。遇大事，必請
命而後行。凡薦人，則慎密而不出，用無專美，居功之咎，而忠信獲伸。計自為督學巡撫以來，先生之學行政事，孚於士民，信於寮友，
上知之日深，任之日重，
諭旨之褒嘉，尚方之寵錫，稠疊便蕃，逾於常格矣。癸未，就任，陞吏部尚書。乙酉，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時海內乂安，唯以尊經勸學，仰佐休明，敷奏因時，要在滋培元氣，宣導仁風而已。平時以淡泊明素志，以正直率羣僚，朝野胥倚重焉。己丑，充會試正考官。闈中以過勞嬰疾，不稍自惜。壬辰，纘修朱子全書。癸巳，承纂周易折中。既成，
詔頒行天下。天德王道之精蘊，畢具折中一書。非
聖學妙契象數之宗，不能修而明之。非先生深通理數之原，不能贊而成之也。先生以天授明睿之姿，覃思經義，積六十年，精融渾化，自漢唐來，求有儔匹。所著學庸語孟解、毛詩所向、書洪範諸篇之說，及所纂周程、邵、張、朱子等編，無非根極性命，開關啟鑰之書。所論數律算術，皆洞徹原本，貫穿古今，一一可施於實用，利賴無窮焉。蓋其學誠明並進，敬義夾持，道器德藝，兼資互養，凡見於文章著述、言行政教者，無非潛修默證，肫肫乎仁孝忠愛之符，詣益崇而心益虛，業彌廣而守彌約，斯所以年及耄而清明若神，一息存而仔肩非懈者歟。乙未秋，承纂性理精義，竣，懇致仕，
許假二年，懸缺以待。陛辭之辰，
恩禮優至。家居一載，

累臣敦迷歸朝。丁酉秋，詣熱河觀請，力陳衰老乞休。遇
慈聖升遐，安奉
山陵，具疏未上，宿疾驟作，以戊戌五月二十八日考終
賜第正寢。歿日，吾儕眇相在側，魂氣無不之，而精爽與古之賢聖爲徒
矣。先生平生無上人之色，無加人之言，雖遇事而怒，而詞氣雍容，不改
其常。與人交，皆契闊終始，不念舊惡。政府同官以及僚吏聞訃，無不愴
涕者。居恒言可爲訓，動可爲型，解惑授業，其應無方，不濟不倦。及夫披
示本根，拔除積痼，往往一席之語，令人立躋高明，是以遠傳捐館，及門
誠服之士，喪先生如喪父焉。遺疏至熱河，
上覽之震悼，
命皇子臨奠，工部尚書徐元夢回京治喪事，
賜賻銀千兩，謚曰文貞。夫人林氏，子四人，孫八人，曾孫二人。奉
諭旨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原。小子不文，謹敢誌先生之學行
爵里，俾仰止哲人者登斯邱，得以覽焉。

（又）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彭紹升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祖諱先春，義俠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
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於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
被賊虜，獨己得脫。其兄日爆自遠來，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
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爆募壯卒，合家僮百人，夜緣山背
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眾寡，賊大驚
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繫它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爆用
百餘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
而公與其弟實殿。公少好學，爲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
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
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
並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
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扑，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
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方今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
鄭賊亦幷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所置守禦不
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
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
爲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
我兵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
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軍之
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
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
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
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剿海賊，並
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溪縣七十里，結寨而居，
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于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
志爲
國，顛沛不渝，宜予表揚。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
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人，掠安溪。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
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偽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
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洶懼，公
請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
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公叔父日成率鄉兵百餘，度石
珠嶺，闢荊棘，架木爲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餉，率牲牢以犒軍。又
使弟光垤、光垻以鄉兵千，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軍于永春。大兵達
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
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
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烺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具疏言原任編修陳夢雷雖陷賊中，託病支
吾，受臣密約，繪圖反正，宜貰其從逆之辠。已而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纂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
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于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
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
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



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姚美于有商。學之切于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言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其潛思實體、
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于意、臣竊謂
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于聰明、局于聞見、四十無聞、投身爲耻。今大暘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趦趄、限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説、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
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時值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途遷延、弗及叩謁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嘗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兼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明珠聞而大惡之。尋有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尋又以私抹起居注、爲掌院學士庫呼訥所劾、下刑部論辠。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辠之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霽、徐廷璽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厲、卹民之隱、尤盡心于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月、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汛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見分爲三、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于滏、又經東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于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量加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堤、遏水入河、以達之運、更于靜海閻留二莊挑河築堤、東水歸淀、俾無汛濫。
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親臨相視、發帑金、
命公于獻河東西兩岸築長堤、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亘二百餘里。又于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河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旂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諜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辠、其棄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

柳岔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
通溝，近河者引流疏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聽借
帑興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
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
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飢民散入京城。又以甯津縣被災甚重，而
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處分。疏下，公回奏，公言甯津知縣陳大經報災
不時，業經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乞從重處分。
詔並原之。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洛關閩之書，旁
及麻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達流。公固篤信程朱，因以上窺微文
之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定。中有滯疑，往復陳請不倦，故最後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嗚呼，豈不樂
哉。然公自初在朝，卽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衆。凡公所稱
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恐啟門戶之禍，益慎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
于奏章，獨與公共事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
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卽成湯改過
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信于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羣吏不能宣
上德，所在發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有司耳。時有開礦者，大
豪多聲金京師，謀首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言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土著貧民人持
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于當
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甯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
罪，公言其冤，鵬年遂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序論
死，
聖祖一日言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
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薦借善類，啟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
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爲言。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
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謚，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下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衛賫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
予祭葬，謚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
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于能擇矣。其于程朱之說，
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
兼采大戴記。論子貢、仲淹皆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
慎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
並以德望重于時。它如張晨、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
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贈太子太傅大學士謚文貞李光地傳

李光地、字晉卿、安溪人。祖先春、以義聞遠近。父兆慶、爲邑諸生。當明季廢棄正學時、獨好程朱之書。光地幼而敏悟嗜學、父授以五經性理、勤誦精思。至年十七八時、已卓然有前修之志、言動造次必于儒者。丙午年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入史館、試詔令爲第一、授庶吉士。旋除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告歸省覲。越歲、耿精忠以福州叛、鄭經竊踞泉漳、光地逃遁深山、匿跡自完。未幾耿鄭交攻、乃密草疏、備陳平閩機宜、覆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紿出杉關。夏澤亟走京師、投內閣學士富鴻基家、因大學士以奏。

聖祖皇帝手自剖蠟出疏、讀再三、動容稱嘆。時康親王南征、有

旨命訪求蹤跡、保護其家。罷至京。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超升侍讀學士。將赴

闕、丁外艱。時同安人蔡寅、僞稱故明遺裔、裂白巾號白頭賊、衆至萬餘、圍安溪縣者再。光地傾糾鄉里、得精銳三四百人。賊窺伺其鄉、乘高欲下。光地使弟光垤率百餘人扼守險要、賊不得進、檄諸鄉絕其貲糧、應時潰散。十七年、鄭經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屬邑皆不守、斷江東萬安兩橋、以遏救兵。光地遣人從間道走福州漳州、請師、以鄉兵迎導。于是寧海將軍喇哈達自漳州道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道永春、並時而至。國軒倉皇解圍走、屬邑皆復。事聞、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服闋入都、不待缺補官、頻蒙

召對。奏言、鄭經死、子稚、部下爭權專殺、人思內向。乘今時勢征之必克。因力薦施琅可任以專征。

聖祖從其言、果平臺灣、置郡縣焉。旋乞奉母歸里、居三年、入爲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復以省覲歸。假滿赴原任、改通政使、升兵部侍郎、

命視學畿輔。內艱、解任守制。服闋、申前

命、補工部侍郎。士能諷二經以上及古文百篇者、加意獎拔、由是翕然嚮于古學。科試未竣、改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屬吏咸知自勵。南隄子牙河、北開柳岔、皆親奉

聖祖指授方略、濬渫蘆溝、歲不爲患、墾耕馬廠者以業窮黎、理紅剝船地歸之民。案不留牘、獄無滯冤。升吏部尚書、仍留本任。四十四年、拜內閣大學士、眷倚彌殷、旬日間必蒙

召對、密論移時。光地性敬慎、雖其子弟弗得聞、故其謀猷入告、罕有傳者。其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登進俊良爲先、

休休有容、聞人一善、若己有之。辛未、己丑為會試總裁、得人為多。為巡撫、薦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麾者無慮數十人。或以清修積學、在草澤山林、而乘時進用者、前後相望。光地未嘗言所自、其人莫知也。自通籍後、德望巍然、前輩老宿魏象樞、孫逢年等多與為忘年之交。加以虛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于顧炎武、問曆算于梅文鼎、皆略盡其要。手不停披、洛閩遺書、至丹墨數十遍。魯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言之合、即幡然改己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少以道義自任、有嚴毅不可犯之色。及其晚年、晬然溫以和、所謂讀書變化氣質之效也。最邃于易、用心五十年。及奉

命修周易折中、圖書象數之源、恭蒙

聖祖親傳奧祕、爾以深造。前後奉

旨修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俱行海內。所著有周易通論、觀象大指、若中庸章段、餘論及洪範說三篇、皆心得之妙、先儒復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學古本說、論孟劄記、詩所。惟尚書、春秋未成書。他述著甚富。並奉

旨進呈、藏于

內殿。論其所至、蓋真德秀、許衡有所不逮、蔡清以下無論矣。雅性恬澹、明于止足之分。而于訌亂中、以孤忠大節上結

主知、兼有贊平臺灣之勳。

聖祖眷念不忘、丐歸常懸缺以待、不敢負遂初心。在政府十四年、

寵待之禮、皆殊恩異數、近世人臣未之有也。齒踰懸車、屢以精力衰邁

奏請。僅

予假二年。未滿期、趣還

朝。至京、陳懇尤切。五十七年夏□

奏乞休、方荷

俞旨、疏案已定、未及上、會舊疾發、薨于位、年七十有七。遺疏聞、

聖祖震悼、

賜金千兩、

遣皇子臨奠、工部尚書徐元夢、內廷翰林魏廷珍監護喪事、

給全葬與祭、謚文貞。其歸櫬也、復

遣皇子臨送、行人護至家。

今上登極、加贈太子太傅、

賜祭一次。孫清植、原任侍講、提督浙江學政、清馥、現任戶部郎中。

李紱撰　《穆堂別稿》卷二九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務有不務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王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卹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入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發金謀首事者皆斂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孥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時、眾多詬公、既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閩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詆度，惟尚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内閣，然後知公始至，即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尺直尋之議也夫。

方苞撰《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喬萊　歸允肅　顧圖河　查嗣瑮　陳思相
陳詵　韓菼　彭定求　王式丹

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　朱彝尊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茛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啟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壼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之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奉命主考，稱得士。遷充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濤削語飾，而事加詳。經進，天子稱善。時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淸口日淤，淮泗泛濫，出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堰二牐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上御乾淸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黻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壅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閒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卽當未潰之時，豬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卧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東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卽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値君歸，恆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謙事師友，疎于財，恆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峯草堂于宣武門外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紃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淸標時爲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閒，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有三。娶邱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黻其長女壻也，次邱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

則罪浮于有言實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竊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

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

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俾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又翰林侍讀喬君墓志　潘耒

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君自幼英敏絕倫，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旋陞侍講。時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浸，更足爲患。惟當築隄東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隄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東所洩之水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請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餘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課長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即陞，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君閱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大夫舉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既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賄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僱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孑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磽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即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隄雖屢決，河闊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恃一線爛泥之隄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邨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乃篝鐙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既而

上御南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顧問君，君敷奏百餘言，剴切詳明。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尚有公議進呈。翼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尚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尚書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又附東水注海四不可議 喬萊
淮揚二十年來、疊罹水患、異慘奇災、民貧次骨、
予饑予溺、匱
宵旰之憂者匪一日矣。
發粟蠲租、沐
浩蕩之恩者非一事矣。乃又
發帑金濬海口、欲使沮洳之鄉皆成膏沃、汪洋之境悉藝桑麻、此高寶
興鹽山江泰七邑之白叟黃童而聆
天語、感激而泣下也。今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致煩
睿慮、詢及臣等土著之人、臣等感激惶懼、敢不爲我
皇上陳之。竊以
皇上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望救於
皇上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臬臣于成龍之董
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脈絡相聯、但塞者通
之、淺者深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霪霖渟蓄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
以耕耨矣。且不壞田廬、不掘邱墓、上不至重費
國帑、下可以立甦民困、所謂爲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于成龍
之議、乃七邑災民之心、卽
皇上救七邑災民之心也。若河臣靳輔、入任河工、勤勞夙著、獨此番建
議、臣等愚昧、未敢以爲然也。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堤、河寬一百五十
丈至一百八十丈、堤起車邏鎭至高郵、又起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
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託足之地矣。
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牛種之資矣。又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
痛、所不忍言。況此工原非
朝廷必不可已之工、祇欲救此災民耳。乃反致疊災之民生者流離、死
者暴露、甯不大負
皇上救民之意與。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圍埂、車去埂內之水、
取土築堤等語。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況積水多年、而取
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工固不易成。
卽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堤高一丈六尺、東水一丈、是
堤內之水高於民間廬舍多矣。夫以數里之河、丈餘之水、停蓄於廬舍
之上、伏秋之時、風雨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而南、則邵伯以
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鼈。
田廬邱墓、又不足道矣。卽當未潰之時、而厝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
懼、豈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者三也。至於堤高一丈六尺、則河內
之水可下流而入於田、田內之水豈能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河、
卽不能入於海、雖糜
帑藏、竭民力而爲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可行者四也。臣萊、臣國
黻、臣中柱寶應人、臣爲旭、臣師峻江都人、臣鐙、臣象隨、臣始恢、臣謙吉、
臣睿、臣新抒山陽人、與開河地方並無田廬邱墓。因仰見我
皇上深仁厚澤、薄海內外、無不霑被、而
軫念淮揚尤切。淮揚之人雖被災獨苦、而受
皇上之恩亦獨深。況臣等誼屬維桑、甯無惻隱之心。若狥私畏禍、不以
實對、上負
皇上、下負蒼生、不但難逃
皇上斧鉞、亦清議所不容、鄉評所共棄矣。臣萊等謹議。

（碑傳集）卷四五

歸允肅傳

歸允肅字孝儀。父起先、明崇禎末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易聞、詩通解。允肅少凝重謹厚、康熙己未進士第一、授修撰。辛酉、主順天鄉試、所拔皆眞才、一空從前諸弊。刑部尚書魏象樞昌言於朝、慶其得人。日講官缺、掌院屢列名上請、未兪允。聖祖忽於袖中出片紙、則允肅名也。進講周易、毛詩、進止端詳、敷奏明暢。睢州湯斌歎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賴矣。陞中允、歷侍講、侍讀、進講讀學士、少詹事、與議政事、持正不阿。以疾告歸、卒於家。

（碑傳集補）卷八

顧翰林公傳　劉青藜

公諱圖河、字書宣、顧硯其別字也。其先姑蘇人、始祖諱顯者遷於揚、遂家焉。父贈公諱九錫、明經、官鹽運司運判。公少英異、於書無所不讀。未弱冠、補博士弟子、以制舉藝名一時。數不得志于有司、乃屏棄舊業、益肆力于古文辭。孫豹人、杜于皇、汪蛟門諸先生皆折行輩與交。徐公健菴奉旨編書、開局吳下、延公分纂。時韓宗伯慕廬、閻徵士百詩、李檢討天生以宿學重望共事撰述。公每一編成、無不擊節。是時尚困諸生中、而文名已震天下矣。癸酉魁京兆、甲戌成進士。及殿試、宣讀官以公卷進呈、上口誦數過、指治河策語侍臣曰、論水道形勢瞭如指掌、必生長江淮而又熟古人經濟者。及拆卷、果江都籍、天顏大悅。時閣學李公 柟 侍側、上問公家世、里居甚悉、賜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編修。是年冬、請假南歸、杜門養痾、有終焉之志。聖駕南巡、屢蒙眷問。壬午冬入都、旋蒙召試、命賦雨洗亭皐千畝綠、又試張琴和古松詩、稱旨、叠加褒諭。未幾、充皇輿表纂修官。書成進奏、賜御詩集、皇輿表各一部。乙酉春、又賜淵鑒閣古文一部。會修方輿路程、復命總裁南薰殿書局。公辰入酉退、勤於纂述、每進一卷、輒蒙獎諭。時方大暑、上親書畫扇、命中使馳賜。嗣後研書之類、錫賚稠叠。會講官員缺、命以原銜充日講官、起居注。侍班日、風度凝然。上顧語近臣曰、顧圖河不獨學問好、人品亦好。詞林中得此人、大有體貌。於是舉朝咸知上之注意于公、且將大用也。乙酉冬、直省學臣當代、公以書局未終、不與開列、特旨簡用、親加考試、公在第一、賜匾曰尊訓堂、聯曰興廉導昔、軌崇文育羣倫。瀕赴任、又命爲會試同考官。榜發、號稱得人。上嘗燕閒謂侍臣曰、今科翰林作考者甚爲朕生色。蓋爲公發也。公自以起家書生、擢巍科、列侍從、特受九重之知、恩禮優渥、有加無已、誓圖報效。甫抵楚、即頒教條、絕請謁、集諸生明倫堂、以正學術、砥廉隅爲諄諄反復開諭、聞者悚聽。未幾病卒、年五十二。朝野聞之、無不驚悼惋惜焉。公性至孝、第後以祿不待養爲戚、有雙淚忽時沾錦繡、重泉誰與報泥金之句。初官翰林、即以故山丘壠爲念。因自號爲裴山鮮民。裴山者、贈公之壠也。歸田守墓者凡九載。其後涖楚之次日、適値贈公家忌、公設位禮奠、告以受事、拊膺長號、聲達廳事外。語諸子曰、若祖日夜望吾成立、今幸沾一命。而九原不作、吾生至痛也。頃歲在都、逢覃恩、得邀兩大人敕命。方將歸告墓次、以慰泉壤、無如王事迫促、未知何日得以麥飯酒隧道也。因泣下沾裳、左右莫能仰視。其孺慕之誠、終身匪懈如此。公自幼嗜學、浸潤醲郁、大放厥辭、硬語盤空、妥帖排奡、直摩昌黎之壘、而駢體精麗、又兼鮑庾之長。平生著述甚富、雄雉齋集六卷、續集十二卷、臚傳紀事一卷、內殿紀恩一卷、

湖莊雜錄四卷、四六雜文別集十餘卷。而雄雉齋尤爲海內所傳誦。然初不自以爲是也。嘗謂蔡曰：余少好吟詠，爭奇鬬巧，刻意雕琢，不意過爲諸君子所推許。比年以來，殊有子雲之悔。然流傳既久，亦不能自祕矣。數欲更正，以補前失，而倘未暇。因出所手批舊本示余，其中點竄塗抹，筆墨狼籍，行間紙尾，無非懲創悔艾之語。蓋公之學與年俱進，不自滿假，志願所期，有不直造古人不止者。惜乎僅以中壽終也。公子四人，同根以文學世其家，連枝一本，華棣俱幼。

論曰：余以丙戌禮闈受知於公，提攜獎借，不遺餘力，遍言于公卿間，謂余所作樂府，老鐵茶陵之長，殆兼而有之。公南豐同門生彭子維新餞公盧溝，公謂之曰：子年少，都門無所倚依，劉子太乙外雖落落，中有至性，可厚相結納也。余謭陋迂拙，何足比數，而重爲公所賞識，且不僅以文章之士相目如此，其受知不可爲不深矣。故於公之歿，既設位而哭，爲文以誄之，而又采掇行狀以爲之傳。公之文學行誼，不減古人，其所著述，藏於金匱石室，而傳誦於學士大夫之口，亦何待余言？聊以盡吾心焉而已。

又雄雉齋詩鈔小傳　鄭方坤

顧圖河，字書宣，一字花田，江都人。以鼎甲入史館，不數月，即乞假歸，泉明琴酒，謝傳屐裙，陶然有以自樂，如是者十年，乃復來京師供職，入內廷預纂修事，旋還視湖廣學政，駸駸漸嚮用矣。長材未展，而巨壑先移，三楚人士，蓋不勝木壞山頹之痛。初白查先生哭以詩云：江漢文星墜，瀟湘士氣沮。又云：澤國秋多憾，騷人例豈循。知己之言，非泛作黃公壚頭語也。太史讀書等身，尤嫻羣雅，麗句清詞，少作已籍甚人口。既盡舉而焚之，乃獨以恢奇奧衍、盤礴不羈之詞，與當代名流相追逐。史蕉飲黃門嘗謂顧子胸中有萬卷書，此即目未見漢魏唐宋來詩一字，但略知體製聲病，以意爲之，亦當妙絕時人。蓋非於詩中得詩，而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其傾寫之誠如此。二公同里閈，以詩學相切劘，一時有二妙之目。然黃門細膩，而太史較雄肆，江文通有言：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香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淮揚有二公，不僅以篠蕩瑤琨稱華品矣。

《碑傳集補》卷八

查浦詩鈔小傳　鄭方坤

查嗣瑮，字德尹，海寧人。性警敏，早解切韻諧聲，與兄初白入家塾，年八九齡，四書五經即成誦。其尊人逸遠先生不遽令習應舉業，則退而學詩，弟酬兄唱，斐然可觀。既冠且娶，始學爲時文。雖挂名諸生，而性之所好，尤在吟詠。襆被囊琴，轍跡幾遍天下。所至與賢豪長者遊，酒肆旗亭，傳唱無虛日。海內稱查氏兩才子，曾無所軒輊于其間。迨庚辰、癸未，彼此均成進士，同館者十年。先後告歸里，查浦輯生平所作詩問世，而初白敘之，謂夫古人唱酬之富，無若眉山蘇公。顧二蘇晚年一存一歿，欲尋對床風雨之樂，不可復得。余與弟乃獲邀天幸，年皆七十以外，倡予和汝，不減兒時，較前賢反若有過之。其言若此。未幾，而家難作，闔門三十口，悉赴詔獄，賴天子仁聖，卒從寬典。查浦之長流陝右也，初白送以詩云：吾衰虞死別，汝健必生還。或者詩成讖，他時一破顏。然初白甫歸而卒，而查浦竟歿戍所，永無見期，其死生契闊之思，患難流離之戚，反有什倍于眉山者，故爲詳敘

紙尾與往情來、亦足動後人之隕涕也夫。

（《碑傳集補》卷八）

陳勤天小傳　唐英

陳思相字勤天、莒莽其別號也。其先世隸平西藩下。我朝定鼎之初、平西駐劄滇南、父某爲平西屬大僚。時勤天已舉孝廉、列滇南十才子之一。迨平西逆命、天討蕩平、凡隸其藩下之員弁、家屬咸械繫來京、勤天其一也。時聖祖仁皇帝熙洽昌明、注意人物、廉得其才名、赦之、使供値武英殿、充辦古今典籍刊刻之事、月賞廩既。予與今大府高公東軒先生猶及與之同事數十年、故其爲人梗概、得之目覩者頗詳。第以俘虜之身、繫逮萬里、抵京之後、貧窶困頓、傍觀者爲之不堪、而勤天澹如也。性孤介、質樸、不善與人相接洽、心口本色、眞誠篤摯、如不識字人、故所與同事咸以迂癡視之。暇則終日卻埽枯坐、人偶有呼之者、回頭愕視、噤無片言。即侮弄唾謔、置若罔聞、故常有野鹿之號。家雖貧、能守志不苟、相識縱貴介富室、從無一語及乞索稱貸事。有以禮餽之者、少則受、大謝之。遇有窘迫、枵腹衆日、坦然不以寒酸狀示人。所與契合者三四人、率皆鄉塾章布之士。常攜匏樽市脯、就其家則怡然相對、酬酢盡歡。醉則嘯詠譚諧、拍手狂歌而已。善書法、不擇筆楮、率意揮灑、致趣天成。喜作米海嶽草書、而奇峭古勁過之。人有索者、磨墨濡毫、飲之以酒、立就五七十紙不倦。常戲署以米芾字款、褾工仿舊裝潢、貨之多獲重值、雖博古家不能辨也。閒有獲重值而分其餘羨以遺之者、笑而卻之。詢之則曰、寫字破悶、飲我一醉、大可人意、我不措使褱陽錢也。此時日下米字盛行、多出其手、購求貢之大內者甚多、竟至上動宸聰、垂問索察、勢不能隱、人皆爲之寒心、彼則貿貿自若。及核其僞冒射利之事、書則有之、利則無與也。聖明奇而宥之、第戒其毋再作米家書款、而勤天之名由是益著。有子二三人、其室人既逝、人勸以附塾讀書、則曰貧不能也。勸以自教、則曰我尤不能也。叩其故、則曰、教者授也、學者效也、我教我子、即使我子似我、世則何取乎我、又何取乎我子也、聽之可耳。家貧無書讀、蕭然環堵中、所日相對者、跛案兇筆、凹硯殘墨之外、無長物。偶得稗官野史、則手把哦吟、津津如有會。人有以險僻典故叩之者、靡不詳悉根柢、百無一窮。至於子史經籍、今古中祕之書、又源源本本、融會貫通、悉皆探囊而出、不事稽索、如建瓴注水、不能窺其涯岸也。同事少年輩往往以至鄙極陋之題難之、亦皆連篇累牘、咄嗟應之。人雖訝其敏博、而勤天究未嘗聲律推敲爲斤斤。偶有吟詠酬應、旋成旋燬、從無稿記。時東軒具眼嗜學、每憐重而就正之。予則少年粗疏、不解文翰、雖同事數年、忽忽失之。今東軒文章著作推重當代、類得力于勤天、非尋常章句家所能爲役也。乾隆己未、予與東軒相遇於淮陰、談及勤天、不勝人琴之感、擬欲傳其人、刊其詩、苦散軼零落、無可收拾。適楚人鍾遂翁劉琠白者、勤天塾友之一也、時亦客淮、行笥中檢得勤天詩一百十二首、文賦四篇、大抵皆入値時草率酬應之作。雖一斑一臠、而就其命意落筆、一爲追想、如窺全豹、如味太羹、令人深過後之思。至其生平著作與閱歷、玩賞、交游、贈答之章、想俱歸滇南劫灰中矣。雖然、勤天沒且久、茲猶得以遺集傳其學品行事、存姓氏于身世偪仄、時命連蹇之餘、要皆聖鑒知人、天恩浩蕩之所遺留于無盡、得不謂之厚幸邪。行鐫其

稿，爰次其略，以爲知勤天者道。諒東軒先生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碑傳集》卷四五

禮部尚書陳公詵墓誌銘　朱軾

皇上御極之元年，稔直隸前學政臣陳世信廉且明，
特命巡視江西學政。世信在衰絰之中，走大行臺辭，弗獲，乃星馳入都，
具疏辭，絕婉摯。
上憫而許之，益賢世信不置，晉其秩，
賜詩以旌之，奇珍上藥之錫，不一而足，令歸葬其尊人。故大宗伯實齋
先生，先生前已奉
特旨賜祭葬，於是信謂其友朱軾曰：知先大夫者，莫子若也。信將奉先
大夫安窀穸以成
聖恩，而埋銘之石未有辭，是莫宜子。軾曰：軾受知於我實齋先生之門
者舊矣，豈不知先生？雖然，誌與銘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安所用
誌？誌也者，志也。漢杜子夏將終，自爲文刻石，瘞墓前，以明其志，誌始此。
魏侍中繆襲因改葬父母，亦爲文誌之。此其意固已左矣，迨後墓必有
誌，誌必有銘。銘也者，名也，名其德，名其業也。濫觴于漢魏，而橫溢于齊
梁。徐庾之徒，摛芳抒藻，夷賸而光施者，不知其幾。即直筆如昌黎，且不
免有譽墓譏。自是以往，凡讀誌銘者，鮮不疑之。是誌與銘徒取疑，非取
信也。矧先生六行純備，載在家乘，善譽者不能於家乘加也；言坊行表，
可法可師，載在郡邑省志，善譽者不能于郡邑省志加也；在外則撫黔
中，撫湖北，仁聲善政之不朽者，載在口碑，雖善譽者無以加于口碑；至
於晉梧垣，歷卿寺，長柏臺，司冬官，典秩宗，清聲峻節，鴻猷碩畫，載在
國史，雖善譽者，無以加于
國史。他如理學之醇而邃，則有四書、詩、易述義、學訓規等書以章之；史
學之博而精，則有通鑑述、通鑑輯要以表之；其餘律歷、地理、星卜諸家
言，無不各有成書，昭垂不朽。雖善譽者，亦無以加于先生自著之書也。
是先生之宏才博學，盛德大業，固已日星明而江河流，炳炳煌煌，常在
人耳目間矣。奈之何不共信其信，而反示之疑乎？且先生古人也，軾不
敢以非古進先生；又禮宗也，軾不敢以非禮瀆。軾懼不能，軾將辭。既又
思今之名公鉅儒，摛藻
天庭，流芳百世者何限？世信不之請于名公鉅儒，而以孱不能文之軾，
意亦謂是不能文者，庶可與之進于古而無悖于禮者乎？則請遵紫陽
家禮誌石之式而誌之曰：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陳公，諱詵，字叔大，號實齋，浙江杭州府
海甯州人。本生考諱之問，號簡齋，贈光祿大夫；本生母洪氏，贈一品夫
人。考諱之闓，號澹菴，贈光祿大夫；母沈氏，贈一品夫人。前癸未年十二

月初三日生、康熙壬子科舉人。初任中書科中書舍人、御試特授吏科給事。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兼長登聞鼓院事。庚辰科會試同考官、內陞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調撫湖北、晉工部尚書、轉禮部尚書。以覃恩、授光祿大夫、予告歸。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午時終、享年八十歲。配查夫人、封淑人、晉封一品夫人。前壬午科舉人、廣西隆安縣知縣諱繼甲公女。子男六、長世倘、康熙丙戌進士、江西建昌府知府。次世儼、康熙辛卯科舉人、揀選知縣、先卒。次世仁、康熙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亦卒。次世倌、康熙癸未科進士、提督順天學政、翰林院侍讀、今陞侍講學士。次世侃、康熙癸巳科進士、翰林院檢討。次潮、早殤。女子七、長次未字、早卒。次適太學生莊祖望。次幼殤。次適溫州知府徐涵。次幼殤。次適故翰林院編修戴思訥。孫男二十八人、舉於鄉者二人、登成均者七人、入鄉校者四人、早殤者二人、餘俱幼。女孫十二人。曾孫八人、曾孫女八人。誌已、乃爲之銘曰、

銘公之德、德既崇矣。銘公之業、業亦隆矣。天錫純嘏、亦孔融矣。帝眷耆碩、奠此幽宮、山高水長、明月清風、永綏後人、克昌厥宗。

《碑傳集》卷二〇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菼墓碑　朱彝尊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於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菼、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歷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畛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乙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郞。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於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恒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閒房、得漁村、將著書以老矣。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上慰勞再三、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郞。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郞兼翰林院學士、尋奉命掌翰林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郞、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上不許。下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旦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譏柄所從來、因謝熱客、飲醇酒、眷念邱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乎。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覩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主知、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勤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萬幾清暇、錫予便蕃、莫能殫記。御書篇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八、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為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為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為國書、一藝耳、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圜橋門觀聽者以萬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為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稾二十二卷、詩稾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為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尚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榜。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為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乙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
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厝方鎮、知幾先見、匪啟其釁。
帝曰汝菼、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讌瓊林。當其始進、受
知已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
帝曰汝菼、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為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彙言是并。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怵不驚、融經會史、專識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屣躧、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娭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趨。
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爾有華采。
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同。勳相國家、其惟吉士。
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辭職、至尊慰留。萬鍾非願、終戀一邱。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居奈何。芝房就萎、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賵方道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戚。厥既得卜、井椁起壙。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艱。我作斯銘、昭諸後。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方苞

公姓韓氏、諱菼、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讌、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為、不可以利害禍福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于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為名者、復
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事。
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即私而言、則公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為罪哉。忌者益增其詞而以
上
聞。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即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搆、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為解辨于在事者。公之再起也、既為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息、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譴訶、由此愈窮。顧自余往還公卿間、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于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于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

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
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豎、負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
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屬從
南巡、公入余出、蹤跡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于史氏、其孝
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
得于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
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
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于墓之阡、從公好也。公
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七人、其長者三八
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衆以爲賢、而自覩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悲、而樂之其如
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又故禮部尚書韓文懿公祠堂碑記　沈德潛

故禮部尚書韓公諱菼、康熙四十三年薨於位。乾隆十有七年、相距已
四十有八年矣。春二月、今
天子念公種德積學、湛深經術、文章轉移風氣、開天下先、向偶遺易名
典、
特補謚文懿。海內人士聞之、額手稱慶。謂
天子褒崇之當、而公之得邀美謚於久遠後者、爲特重也。按謚法、溫柔
賢善曰懿。懿、美也、大也。鄭樵論謚法、懿居上謚之九、用之君臣、潁川之
君子焉。季文子論高辛氏才子云、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賈至撰杜鴻漸
制誥云、忠肅恭懿、才行並優。余靖撰王正己制誥云、和平不黨、望實淵
懿。朱子表游御史云、行業淯懿、爲學者宗。以此四者準之、韓公殆足當
之矣。蓋公之大行有三、一曰學殖深醇、文足經國。一曰公忠事
主、精白一心。一曰爲國引賢、不立黨同。公以英敏之資、紹承庭訓、其於
經學、自漢唐箋疏迄宋賢章句、無不穿穴。又綜覽諸史百家、發爲高文、
一變從前卑靡骫骳之習。未遇時、衆多怪之。及鄉舉後、春官試、
廷試皆第一。進呈制義、
聖祖仁皇帝特加獎賞、自是薄海遠近、奉爲楷模。數十餘年、業制義者
若非韓不學也。其於古文、一皆闡發經傳、鎔鑄子史、而於應奉文字、實
能通達治體、非猶崇尚臺閣、組織鞶帨以爲工者。中如平定朔漠方略、
政治典訓、律例一統志諸書、凡公所總裁者、皆經畫指示、蔚爲鴻文、以
提挈綱領。而纂輯孝經衍義一編、識者謂尤得察地明天精蘊。嗚呼、是
爲經久之業也已。公賦性忠藎、秀才時、早知三藩之强、過於唐之方鎭、
必爲後患。
廷試時、以議撤之策獻、偘偘直陳、同於賈誼、
上親擢置第一人。後翦除孽驕、一如公言。此坐言起行、本於忠
君愛國之忱者也。公之歷官也、由殿撰充日講、陟宮坊、陟講讀、晉侍講
學士、旋晉閣學。給假八載、
內召入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又轉吏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充
經筵講官。未幾、陞禮部尚書、教習如故。其在翰林、典鄉試、職撰述、公慎
勤恪、殫力殫心。其在閣學、侍講幄、總書局、敷陳治理、垂爲典要。掌翰林
任教習、勉後進以敦品行、植根本學。位少宰、請立長名榜、以示至公、俾
吏胥不得上下其手。位宗伯、典禮肅穆、除各省陋規、以杜干謁請託之
私蠹。
聖主之待公逾厚、而公之自勵愈嚴。故凡所會議、如關稅不當增、事例
不當開、太學肄業者不當回原籍、大學士達海有功國書、當配享
太廟、不當從祀孔廟、皆據理直陳、無所依回。至平日造膝奏對、必有犯
無隱、歸於勿欺、而厚重淵沈、未嘗少泄、深得古大臣出則不使人知之
義。
天子始終眷念、寵錫駢蕃、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以優異之。惟公之忠貞、有以交孚一德也。宏
奬人倫、公之素心。士林中有學問淵博、不肯與時俯仰者、必誘掖扶植、
以成其材、以成其名。由公久困諸生、後特遇眞賞於尚書徐公乾學、從
此明良遇合、得見重於
聖人之朝、恐當世之被褐懷玉者、一如己之久於沈淪也。後掌院教習、
時
上留意人才、有所諮問、必舉名實相副者以薦。一時在廷、多魁奇磊落
之選。後歷年既久、猶倚賴之。然不徇虛聲、不留已見、惟欲汲引其才、以
爲宗社生民之利、心事如光天化日。然此宋代洛蜀之黨、未免以賢攻
賢者、而公獨公且正焉。其得歐陽文忠公愛賢之盛心、兼得司馬文正
公無黨之遺風者耶。公之大行如此、揆之謚法、實脗合焉。其他如處心
之和易、接物之謙恭、居鄉之峻介、持選政以爲後學之津梁、寄吟詠以



寫性情之敦厚，此皆人所難能，而非公之至者，故略而不詳。歲五月，公
之子太史孝基、孫廣文景曾、洗馬彥曾、諸昆弟將奉公易名神主入祠，
屬德潛草祠堂碑記。德潛惟當代名賢不可枚數，而增光史冊，一無疵
纇者厥有四人：湯文正公斌以誠動物，正己物正；魏文毅公裔介整肅
紀綱，眾不敢犯；魏敏果公象樞奏簡凝霜，權貴懾服；陸清獻公隴其表
章聖學，不忘補袞，其學行風軌，均足不朽。得公之篤學醇行，式如金玉
者以與乎其間，此非一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論焉。抑又思五賢臣中，歿
身而謚者惟敏果一人，文正、文毅、清獻及公先後補謚，俱在
今上表章前哲時，於此見公道之不泯，正人之可為，而
聖天子之微顯闡幽者，誠足勸善彰德於無窮也。公字元少，號慕廬，學
者稱慕廬先生。系之以辭曰：
末學稱齡，識公姓字，謂天下人，下士翹跂。既讀公文，日星鳳麟，怪奇瓌
麗，一歸大醇。龍門峻絕，敢望登堂。公赴
內召，左右雲房，並世而生，未識公面。繡裳袞衣，想象公旦。哲人云亡，文
府漸蕪，蛇神土伯，跳踉叫呼。欲起衰靡，惟昌黎公。
錫以尊名，來自
九重。按厥歲年，已符四紀，久而重光，公實不死。公實不死，勸勉來學，宗
經砥躬，毋自菲薄。末學素心，慰於今茲，聊攄小言，揭於公祠。

（《碑傳集》卷二一）

韓慕廬傳

韓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祖治，父馚，世有文行。菼少失母，從父讀書，研精經史，貫穿百家，不屑為俗儒章句剽竊之學。已而孤貧益甚，乃入京師。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初，制科之文士子承明季餘習，頗傷繁縟，後降而為空疏浮滑。自菼出而文風翕然一變。尋充日講官，纂修孝經衍義，主乙卯順天鄉試，歷贊善、侍讀、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菼在館閣，凡應奉文字多出其手。　聖祖眷注方深，而是時南北分黨，袖機將發，菼中立無倚，決計勇退，遂以疾請假歸。家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唐宋儒箋疏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馬、班、陳壽，文宗唐宋六家，詩尚唐音。將著書以老。三十三年，復　名還朝，命充一統志總裁，遷禮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調吏部。　命教習庶吉士。三十九年，陞禮部尚書，掌院教習如故。再疏乞歸，不許，卒於官，年六十八。菼和平樂易，以文

章荷　上知、未嘗自矜。與人言、訥然不出口。及遇大事、持論侃侃不阿當　廷試日、吳三桂逆節已萌、炎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瞻顧。永定河臣請廣開捐納事例、炎獨持不可。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炎言達海造國書、一藝爾於從祀之典未合。御史鄭維孜請令監生各回原籍應試、炎言如此則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及議海關不當設、各關稅不當增、私錢禁不當過嚴、所建白甚多。待故舊不以貴賤異、視獎拔後進如不及。初入監時、受知於祭酒徐元文。壬子鄉試主考徐乾學實拔其文、炎敦師生之誼。及兩人致政家居、終日憂患、平時故人門生避禍絕迹、炎挺身周旋、百端慰藉、卒亦無事也。所著有懷堂集二十卷、詩六卷。

王峻撰　《王艮齋文集》卷三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彭公定求行狀　羅有高

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稱南昀先生、隸籍蘇州長洲縣。先世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衛籍。數傳爲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間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之、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汝諧、字蓼蔚、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祖諱德先、字敬輿、諸生、貢太學。考諱瓏、字雲客、

大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東長甯知縣、以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士類趨風。學者私謚仁簡先生、贈吏部右侍郎。公生六歲、入小學。十一歲、長甯君授太上感應篇、公即知敬重、端拱持念、日有常。即知返躬自警省。十六歲、習制藝、諸老先生交口器誦之。公溫溫自克、益謹治業益勤。十九歲、塾師宋君卒、公旦夕臨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年、長甯君出知長甯、公奉王母居。又三年、長甯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聞、辭王母、將入廣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道阻、不得時達、禱於斗姆文昌附鄉人施度師以行。時海甯楊公雍建以給事中家居、公以通家後進謁乞草、粵中當路書。楊公閔公之情、立授書。於是渡錢塘、沿富春、過玉山下瑞虹、溯章江、上贛石、更取道信豐、崎嶇叢山灌莽蛇虎之區、水陸四千餘里、不四旬而至。見長甯君、抱持哭、嗚咽不能語。士民環觀欷歔、競問從者公子發蘇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吒愕、謂有神助。是時公年二十有六。遂左右長甯君清理交代事。下羊城、雪長甯君誣枉於巡撫而長甯君得以浩歌歸田、絕事後憂。後二年、爲康熙十一年、舉江南鄉試第二十二。十五年、舉進士第一。廷試畢、讀卷大臣置公卷第三。及進呈

聖祖問會元卷何以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

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勸勉朕躬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授修撰。尋得朱五子近思錄、好之、手自謄寫、奉爲言行準則。已又得漳浦黃子復初錄於文昌宮、大指主於嚴敬怠、別誠僞、辨義利、明進退之節、善剛柔之用、謹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復初學人、賦歸與詩七章以見志。公官翰林才四年、遵榮味道之志決於此矣。明年春、上疏請歸省、至秋抵家、日侍長甯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生於文星閣、長甯君爲都講、切劘道義、考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病。諸生油油然日相喻於處善循理之爲樂也。居二年、長甯君迫公還朝。明年、充纂修



太宗、
世祖兩朝聖訓官。後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
祭酒翁君釐殺訛、立規矩、諸堂靖肅、士習蒸變。公以八旗子弟、卿大夫
之材出焉、宜豫教、而敦天性、明人倫、其最急者矣。於是集孝經古義訓
其旁、譯以
國書、頒示官學教習、令以是訓官學生。其後翁君遷官、代者更改舊章、
諸生譁、公爲不懌、作臥病詩。念長甯君春秋高、志養逾篤、作歸思詩。其
冬、晉侍講、即援例投牒請假。
命下、歲暮矣、輕裝出彰義門、開春過睢陽、拜潛菴湯公殯館。湯公嘗與
長甯君論學相契重。後陛見、
聖祖詢江南賢搢紳、湯公以長甯君對。公既敬湯公爲一代偉人、又感
湯公不遺幽隱、至長甯君名得徹
天聽、故嘗以師禮事湯公。又慟湯公之困於僉壬、而於湯公身後繾綣
不已也。二月至鳳陽、聞長甯君喪、公愴怛不自勝、終身內疚、哀慕至老。
以長甯君卒正月十一日、公率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居謝客。既免
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咨部展假。至是、讀陽明傳習錄、自謂
警發倍昔時、信好愈篤矣。後二年、出補原官、舊同寮敦謹者多散去、新
進少年頗事華藻佻偷、公不謂美也。且自以學未明、德未修、默不自釋。
明年夏、上疏乞休歸里、作閒居謝客約、益沈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
書。時與同里樸學老生相磋切、放梁溪高子豆腐會作蔬供、或出文星
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其簡端、其略以爲鄒魯以降、續
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涂、然尋厥指歸、本無異致。後來衆訟、漸爾矯
誣、躬行日微、口說滋熾。其於身心奚裨焉。又以潛菴湯公操履淵密、其
言平粹明達、可持循、采湯公書、爲潛菴文節要。初、公侍長甯君出入愉
愉日有所聞、既貴、手朱子小學書紬繹反覆、以爲範圍至廣大。又以爲
吾鄉郎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幾知非
改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不返、造小學纂注。闕明賢傳紀、感家傳蒙
以養正之義、造明賢蒙正錄。又以生平讀明儒七賢書、得開牖私淑之
恩、於是爲作至高望陰七章、懷思舊時七賢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
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時
有作書詆陽明者、公見而憫之、以爲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淺見深、
議論滋爲何怪矣。夫陽明先生爲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勳甚明白。今據

省小一時詩誕、辨蕺實錄、立浮議、訕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耶。鍛鍊舞
文、甚於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謂偏於
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瀉之以窮理、成何語耶。吾不知
其所居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
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
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將并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
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
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殃民。
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還戈矛、弄簧鼓、至於
斯極也。又謂其間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
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來未有學術既非、猶得葆其天資者。
不根游談、層見疊出、竄道眞疑、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生正直蕩平之
道。不敢以默、造陽明釋毀錄。長甯君晚歲篤信梁谿高子之學、以自得
之恉授之公、公繹之、作密證錄、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博
考論易書、決擇精研、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公六十一歲、
聖祖南巡、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
賜御書傳旨、垂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年、公六十九歲、
聖祖萬壽節、公入京祝釐、禮成、不俟郞而行。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之
節、始終一心、守長甯君遺言、步趨先民矩矱、自壯至耄、惟隕越是懼、欿
然謙沖、䠞䠞如不勝衣者、而行義勇決、利害不能回也、勞費不自恤也。
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赴若飢渴、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
之。吏斯土者、咨得失以善其政、庠序英髦、決疑難以成其業、鄉里懦頁
之民、依恃以自植、而爲不善者有所忌憚、觀感改行而遠罪、古之所謂
進退皆有爲者、公嘗之矣。公嘗與門人林雲翥書、自敘爲學大恉頗詳、
蘆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曰、足下自閩中來、毅然志聖道、觀足下之行、
甚清苦、其間於僕甚恭而勤、竊自媿僕於昔賢向往之、未能庶幾也。反
躬自治不遑、而敢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
曰無遠求高遠、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至聖以不足有餘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
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
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異端堅辟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恉去之

千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是能知者尤貴於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愉義愉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原之論、致良知之恉、一脈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弊扶偏、實其萬不得已之苦衷、絕非角量人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緝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嚌絕。是正程子所謂翫物喪志者耳、其可冒昧不省、陷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年南北往還、不無科舉仕宦之累。今者決計閒居甘分、隱約寶願、諷詠遺經、蕩滌渣滓。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語少湖王子俟後編、潛葊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以杜狂瀾。足下有志聖賢、竊謂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爲入門良導、且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又嘗與尤謹庸書曰、承下問近日新功、不覺愧汗。伏念流光如駛、早衰之質、良可驚閔。往者汨汨緇塵、偶見禪客齋戒安居以爲頗勝於奔走名場、酒食貪饕之輩、嘗與周旋、既而知其談悟者失之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屆、將使孔孟遺矩爲之蕩然。束髮受書、白首顛躓、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由是刻意反求、側身訟咎、先於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舊習往往而萌、乃知紫陽主敬工夫顛撲不破也。時有以主敬工夫須變化者、公立論破之、文多不載。嗚呼。公之所以躬行心得、坊表人倫、略具於此矣。夫其學於古也詳、故其履而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於爵祿名譽禍福之閒、灑然而不繫。其饜飫於名理也有綿紮之說、故其教人敦復懇至、簡而通繁、引而不厭、自得之恉、時時發之於聲詩、優柔平淡、若無他奇、而循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五十七年十二月、公自爲墓志、其銘曰、翳渴虛之眇躬、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循理而順命、坦逍遙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悵望、念來者兮忡忡。明年四月卒、年七十有五。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壬中、門下後學羅有高謹狀。

（碑傳集）卷四四

王修撰式丹小傳　鄭方坤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即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爲南北兩詩伯、如畫家之有摩詰、道玄、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揚鑣、指麾聾雅、押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演其傳者、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詩排奡陡健、一洗吳音嘽緩、蓋以昌黎爲的、而汎濫于廬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閒。至其徵材之奧博、使事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饌玉之詞、如入郇公廚、飲食之香錯雜、不飯而筋骨舒也。如遊建章宮、千門萬戶、經駘盪而出馺娑、而神明屹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不知爲何器也。維古固云、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躓名場、迫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爲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彼也。彙錄遺詩、爲私論之如此。

（碑傳集）卷四七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王鴻緒　王原祁　王耆　耿惇　潘耒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鴻緒墓誌銘

張伯行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炳將扶櫬南還，衰絰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為文章之宗匠，為喬木之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為詳。又職在容臺，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為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典，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珪以從孫為子故事，撫公為子。公長身玉立，廣顙疎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兄承顏侍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瑁湖公是也。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澱公是也。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即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即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掃跡，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為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為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為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為文章，為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為所煽惑。公本無言責，而邪說誣民，志存閑闢，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為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秘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破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眞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佈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

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
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即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
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
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
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
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
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眾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
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尚有不可測者此搖惑
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威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
之道統人心幸甚奉
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仁皇帝知公持正駸駸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
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
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
民婦或誆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訛詐種種為害所在時
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于春初放牧斯時青
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
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為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
驛騷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
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
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
肅而民情和矣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
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澄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
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
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諆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
上又勅諭保全自是嚴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頓
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
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
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
褫職留任同事者以罣敗公皭然不滓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
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
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為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
御覽奉
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為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
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八乃
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
御繼奉省方盛典之
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八分任纂修公處衷商酌編
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
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
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
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攷之萬一旋奉
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稾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
留館考定成書卽業
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
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
梓宮追戚號慕五月躬叩
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矣公孝友出
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貧至如歸後門寒素片
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
藏弆
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
並書對聯以
賜稱之為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
前後錫予便蕃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
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
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
夫人晉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遴公女夫人讀詩
書明大義孝事舅姑敬事夫子慈愛二子無異於己生治家井井有法
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
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
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
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修姚先公女興

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興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興仁、興讓、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圖煒出。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頻訓栩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倡、縉紳煬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膺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袞職聯鴈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峰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禩木慶未央。

（《碑傳集》卷二一）

王侍郎原祁傳　子[illegible]附　王[illegible]

王原祁字茂京、太倉人、時敏孫、揆子。原祁工詩文、尤精畫法、臻神品。康熙九年成進士、觀政吏部。二十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除任縣令。任故古大陸、爲九河下流。時大潦、部使者按視至任、一望巨浸。原祁據縣志力爭、賦得弛。又請於臺使、奏減歲賦三千餘兩。在任四年、尚書魏象樞巡察畿南、凡大案必委鞫焉。尋行取、擢刑科給事中、轉禮科。三十九年、特旨改中允、入侍南書房。歷侍講、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累陞詹事府詹事、掌院學士。原祁以文章翰墨結主知、常召入便殿、從容奏對、或于御前染翰。五十一年、陞戶部左侍郎。會豫省災、折徵漕米、原祁力請分年輸補。又上諭直省錢糧三年輪蠲一周、舊欠並與豁除。江南以奏銷稍後、不入蠲數。原祁獨請如詔旨、不以桑梓引嫌。聞者韙之。五十四年、年七十、以疾卒於位。特賜全葬、予祭。原祁體貌瓌偉、虬須豐頤、遇物坦易。上嘗稱其存心莫及。沒後、丹青流布、寸縑尺素、寶若拱璧。自是江浙之工山水者、皆本原祁、而子孫以畫知名者亦眾。子謩。謩字孝徵、康熙四十五年進士、改清書庶吉士。己丑、授館職。癸巳、奉旨養心殿行走。甲午、充河南鄉試主考官。乙未、丁外艱。戊戌、服闋、補原官。庚子冬、提督陝西學政。科試擢游得宜第一、謂眾曰、斯文也、秋試亦當首選。榜發、游果得解。在陝六年。甲辰、陞洗馬。丁未、回京、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日講起居注官、升右庶子、旋擢侍講學士。七月、陞少詹事。九月、命往廣東署布政使。己酉春、調直隸布政使。時州縣新舊交代、惟倉穀爲難。或前官預儲醜穀、或後官延宕不收、互詳聚訟。謩稔其弊、使碾米交代、以一米抵兩穀、糶之、平糶後以價貯庫、秋成時新任買補、有司便焉。兵餉舊例于次月初始領前月糧、謩令于前月望後發次月之糧、營弁頌爲善政。乙卯夏、調任山西布政使。丁巳入覲、擢任廣東巡撫。時瓊州一郡編征稅銀多缺額、地方拘于考成、在地丁、椰柯稅、排門、烟戶等項均攤賠派。謩澈底查清、奏免四千餘兩、以蘇民困。廣東濱海、颶風起、潮溢爲災、謩委賢員協辦、軫恤無使失所。瓊州縣海外、水土瘴毒、涖茲士者偶有死亡、道路遠、家口不能歸、骸骨族殯。謩請酌動存工銀兩、給發路費。洋船向有閱貨之例、俗尚奢靡、犀珠磊落、玩好炫目。謩素無嗜好、各商望風卻走。南海神廟載在祀典、向惟有司官代往、謩必親往祀之。省城粵秀書院諸生、使通經學古、適于實用。庚申冬、有忌而劾之者、奉旨回京。至壬戌冬、落職、命赴軍臺效力。冰雪載道、力疾而行、至第五臺、奉恩旨召還。癸亥、歸里十餘年。辛未、南巡、奉旨加三品職銜。又三歲、卒。子述濬、字儁驤、雍正四年舉人、和州州同、有惠政。會歲饑、奉檄查振、勞勤致疾、卒於振所。孫鳳儀。

（《碑傳集》卷二〇）

太常寺少卿耿公悼墓誌銘　呂謙恆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太常寺少卿子厚耿公以疾卒於里。其子大烈千里齎狀以志請。余與公舊嘗同官、知其行誼、不容辭、遂按狀爲之

誌。公姓耿氏，世居開封府杞縣北鄙。王父贈公諱如山，有隱德，家饒於財。歲荒，平糶里黨，賴之。避亂於汴，寇圍汴，乏食，嘗出粟助餉，以第五子慶貴，贈文林郎、江南江陰縣知縣。父贈公諱輔，邑增生，文行並優。壬午河決城陷，遷於虞，遂家焉。以公貴，贈儒林郎、戶科掌印給事中。子七人，公行四，諱惇，字子厚，號木庵。幼岐嶷，儼若成人。贈公撫而喜曰：大吾宗者，必是子也。爲文宗先正，不事浮靡。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汝寧府教授。丁贈公憂，哀毀盡禮。服闋，補開封府教授，以卓異陞廣東平遠縣知縣。丁太安人憂，一如贈公時。服闋，補廣東龍川知縣。中丞彭公薦清官第一，引見，

賜袍服，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陞本司員外郎。乙酉，典試湖廣。丙戌，授吏部稽勳司郎中。丁亥，改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甲午，內陞補太常寺少卿。乙未夏，告假歸里。越二年，丁酉九月病卒。蓋公生平出處大略如此。其教授兩郡，課士以讀書敦行，規倣安定，初尹平遠。巖邑也，公盡革陋項，民無游惰，境無胠篋。無何歲大飢，富室擁厚貲，貸於貧民，常子母牟其利，兼錢廢穀貴，持百錢不得升合。公蹙然曰：吾忍視吾民飢而死乎？遂盡發常平穀萬五千石，及歲登，民爭償如額。噫，亦難矣。他若偵掠賣之盜，卻暮夜之金，合將判之婚，人稱神君焉。其治龍川，尤以招徠流亡，俾民復業爲急。分校粵闈，典試兩湖，所拔皆知名士，若閻撫陳公、大冶胡君、宮贊彭公，尤其表表也。在刑垣則以寧失出無失入爲心。在戶垣則以綜其成、核其實爲事。大抵公文章經濟皆成於涵養，故取士得其人，在官舉其職。方公官太常時，且旦夕躋九列，乃決意勇退，視洟涊不知止者，不啻相什伯。苟以世情測其沖襟，抑何陋也。公與大梁劉公逢闓、鹿邑劉公于修同官臺諫，先後辭滿去，論者謂當世廉退風，賴數公維之。史稱汝潁之閒多佳士，信然哉。公生於順治二年七月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得壽七十有三。原配王氏，封安人，先公卒。懿行載別傳。子四人，孫三人，孫女五人。銘曰：

維耿始封，得姓於晉，豐功消德，世有令聞。遷汴遷虞，動與時順。公也挺生，其德淑慎，廷獻家修，孝弟忠信，以臨其民，惠心勿問，廊廟有光，林泉無愠。夫何昊天，一老不慭，兎園壞沃，孟諸澤潤，卜宅允臧，終焉茲遯。

（《碑傳集》卷四一）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耒行狀

沈彤

曾祖志伊，明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祖錫祚，明湖廣布政使司理問；父凱，皇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江南蘇州府吳江縣潘耒，年六十三。狀。

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生而聰警，善記，或試之，歷日過目，倍誦不失落一字。比長，復得顧炎武、徐枋、王錫闡、吳炎兄檉章諸君爲之師友。數年於經籍、子史、詩賦、古文詞、歷算、聲音之學，課習討論，遂無不洞達。暇則遊覽名山大川，尚志廓情，不慕榮祿。康熙十七年，徵博學鴻詞之士，左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以先生名上。先生以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而行，抵都。

召試體仁閣下，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又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三請三格，乃受職。先生謂有明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令撰食貨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稾。十九年，

詔更定殿廷樂章，先生首上議，增五事。時逆藩悉定，并獻平蜀、平滇二賦。公卿傳誦。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聖訓。初，博學鴻詞之士之官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嘗爲官，而朱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應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高者既莫不忌。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質所疑，輒援據經史，百千橫從應答，無少遜避，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起，遂坐浮躁降調。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

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扈

駕，相見，欲薦起先生。先生曰：止止，止，吾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先生家居二十餘年，遭母喪，哀毀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贖其兄之子爲民邊外者，婚嫁殯葬其親故之尤貧無力者，皆罄所儲爲之。其遊覽名山大川，視布衣時益多，其樂之而形於詩文亦益甚。晚歲惟究心易象、數與歷算之學，以四十七年九月廿九日病卒。平生慕古人之崇德尚功，勳陳謨獻，以濟時匡俗，而非已之位所得爲，則過其得爲者，莫不勸厲，有不得遂，輒憂虞不樂。至出處進退，又必辨之明，持之嚴，雖達可有爲，不肯或苟，其性行如此。故所爲詩若文多扶斛

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立。於聲音反切，幼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
變，乃著類音八卷，以補訂前古音學之譌闕。其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類音並刻行世。其明五朝史稾若干卷，
藏於家。適子其炳既述先生行乞銘於陳公廷敬，又十餘年，乃屬彤爲
之狀，以備史館作文苑傳之采擇。敢撰次其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又檢討潘先生傳　沈彤

潘耒字次耕，幼孤，資稟穎異，當閱歷日，一過能背誦。及長，於羣經、諸史、
九流之書，無不讀；詩賦、古文辭，無不能。而性好山水，往遊燕趙，因與一
時名人交相討論題詠。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試，除翰林檢討，纂
修明史。既授職，謂明更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
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作議以上總裁，並然之，令撰
食貨志，兼訂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皆其所定。
上平逆藩，耒獻平蜀、平滇兩賦，
上稱賞。公卿傳誦，論者擬諸李白云。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實錄、
聖訓。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二人，皆天下選，而名益起，忌者亦益衆。
竟以甄別議坐浮躁降調而歸。耒初被徵，以母老力辭不獲命，乃行。除
官後，又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不得請，乃受職，遂迎母養
之。及去職，母歿，終三年未嘗見齒。後乃徧遊羅浮、天台、雁蕩、武夷、黃、廬、
中岳諸名山，盡窮其勝，各爲詩若文記之。四十二年，耒已家居，
上南巡，復耒原官。閱三年，
上又南巡，大學士陳廷敬扈
駕，欲薦起耒，耒固辭乃止。耒於聲韻反切，有神悟，審五方之音而能得
其會通，著類音八卷，以爲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今刪五增十九，成
五十母，各具陰陽，而列以喉、舌、腭、齒、脣之序。舊四呼以音就字，無定準，
今各母各韻並列四呼，字缺而音悉全。舊分類互有得失，今統有字無
字之音，辨其全分，分平、上、去爲二十四類，入爲十類，即少攝多，正轉、從
轉、旁轉、別轉，條理井然。舊切同母同韻之字皆通用，今同母之中必用
同呼，同轉同韻之中必用元音，分陰陽，蓋皆得天然之音而無有譌闕。
論者謂於古今音學中實成一家言。晚究易象數，有心得，著論十三篇。
所爲文甚多，往往裨治體、風教與鄉邑之利病。蓋耒嘗師事同郡顧炎
武、徐枋，實稟承其教，其史學則自少得諸兄檉章，賦學則耒所自得也。
耒詩文共四十卷，名遂初堂集。自京師來歸，凡二十餘年，年六十三卒。

《碑傳集補》卷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朱君昆田小傳　鄭方坤

朱昆田字文盎、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既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盎胥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汶為灛。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大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盎之詩才雄驚、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游、每游輒數年不歸、不數月復出。中間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彄中而彪外者、正不必拘拘譾譾、覓超宗之鳳毛為也。文盎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歎。而遺集猶得附名父以傳、人生世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碑傳集》卷一三九

華先生學泉傳　顧棟高

嗚呼。余舅氏霞峯先生以康熙己亥年卒、距今二十有六年。余小子受舅氏大恩、嘗謂余宜整齊先生行事、作傳以垂永久。余自惟學殖淺薄、慮無以表章萬一、因循未及為。今余年已六十六歲、恐歲迫遲暮、不克竟乃志、乃敘而傳之。先生姓華氏、諱學泉、字天沐、號霞峯、金匱之延祥里人、系出南齊孝子後。外祖諱麟、吳縣庠生、產母舅三人、俱英敏負異姿。是時文章風氣卑靡、舅氏厭薄之、好從黃大夏先生講求史漢及八家之文、弱冠棄舉子業、踰四十、表其才子之禮。明年、外祖即世、服闋、遂易古衣冠服、棄去一切局戶讀周易、族中慶弔宴會俱不與。易六十四卦、驗大化之陰陽消長、徐察於日用動靜之間、凡行有未愜、暨毀譽得失之動心者、悉反之于易、悔悟猛省、久之幡然自得、曰、道在是矣。凡數年而卒業、及春秋、周禮、又楞嚴、道德經、俱各有成書、凡數百卷。舅氏解經、不求為異人之論、務博覽先儒之說、而折衷于至當。春秋於三傳不名一家。時徐氏九經解初出、舅氏亟售田易之、鉤稽參互、踰二年、於文定之說多所駁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舅氏論之曰、春秋、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于蔡、則忽正而突不正可知矣。書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則羈正而赤不正可知矣。書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齊、人取子糾殺之、則子糾宜君而小白殺兄而奪之國可知矣。皆據經之上下文而知。程子於管仲之事、特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非有所據、此程子未定之書也。於僖十七年夏滅項、則主公羊齊滅之說、謂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氏而移兵滅項、不再舉齊者、蒙上文也。若以為公在外、而季氏滅之、則季友去年已卒、子無佚早死、未為卿、行父尚幼、不執以為季氏之罪。於襄六年莒人滅鄫、則主左氏、謂莒實滅之。而深以為公、穀立異姓之說為謬、謂鄫果取莒公子為後、是罪在鄫、不在莒、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未可以滅鄫為莒罪、況滅鄫、取鄫之始末、左氏之文明白可據、文定不宜取公、穀無稽之說、而惑誤後學。于桓無王、定無王、尤大聲疾呼曰、桓凡十四年、不書王者闕文也。聖人以王法治天下、不宜因桓之不王而先自去其王。若以不書王為示貶、當始末盡然、而于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不書王、以正弒之罪。聖人立法、不宜持兩端如此。至定元年、以正月無事、故不書、經本以春王正月為句、下文有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其事較然可見。公、穀自折而斷之、何與聖人事耶。字字如老吏所斷獄、尤妙在以經正經、不為苛刻激繞之論、故所見獨出一時。時紫超高先生以春秋學鳴邑中、與舅氏手書往復、累數十紙。舅氏虛懷好善、每不惜舍所見從之。論者謂舅氏不執己見、於經學尤能集大成云。先生於舅氏諸經中、尤服膺儀禮喪服或問。余十八歲執經于先生、先生曰、百世以俟聖人不惑者、此書也。舅氏歿一年、余計偕入京師、試禮部、出臨川先生之門。余以舅氏儀禮求師作序、師大賞曰、某當藉是人以傳、是人不藉某傳也。因訊及家世及姓氏、謂明代經學中無其比。會余南還、師亦蒞晉撫任、序不果作。乾隆丙辰、余應薦舉試赴都。時朝廷方纂修三禮、同年王少宗伯為副總裁官、求遺書。余以舅氏及高先生之周禮對、遒檄下府縣繕寫呈進、送三禮館。嗚呼、此非舅氏意也。憶癸巳之春、張清恪公撫吳、欲延舅氏講學、令教諭致意、舅指衣冠謂曰、是尚可出乎。易衣而出、為士林羞若何。辭之曰、但說其人已死久矣。忽瀉七日不止、笑曰、昨者之言驗乎。後尋愈、閱七年卒、年七十五。舅氏韜光匿跡、閱四十年、城市罕得見其面。嘗作聯云、抗風期于千古、何妨舉世莫知。辨學術於毫芒、乃覺反身多疾。嗚呼、舅氏之為人可知矣。舅



氏孝友湝至、兄弟三人暨吾母白首無閒。嘗構室曰棣萼軒。子一人、孫二人、曾孫二人。

論曰、吾邑之經學、自先生始。蔡子德晉嘗從先生游、先生歿後、同邑如秦蕙田、吳鼐、吳鼒俱以經學鳴、與先生未識面、而淵源所自、靡不推先生爲鼻祖。嗚呼。先生絕跡不與世通、而流風餘韻、足以興起後學、濡染來世、其功之及人者豈少哉。余始終承先生教誨、迄今且老矣、而學術鄙淺、無以副先生望。泚筆之餘、蓋未嘗不喟然而太息也。

《碑傳集》卷一三二

教授王先生萃傳　沈廷芳

王先生名萃、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爲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閒自著書。王尚書士禎絕愛之、呼爲王黃葉。以姚太倉崔華云、壯歲嘗浮沈閭閈、田侍郎雯見其詩、賞焉。尚書復稱于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沉雄、有奇氣。所居草堂爲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瀠帶、老樹數株、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遊、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爲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載書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松楸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槭、繼歸于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苞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爲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

論曰、曩在京師、子方子、陳丞相恆稱秋史王先生、心竊慕焉。今之榮成去先生時且四十年、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遊冶源、登憑襟亭、觀先生題名、其文洒然、其筆踪瑟瑟然、益罣然想見其爲人、矧其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爲師矣。

《碑傳集》卷一三九

王子源傳　李塨

王子名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明己卯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王子兄潔共談宋儒學。王子方髫齔、聞之不首肯、獨嗜兵法、爲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爲古文規橅先秦西漢、以離以斷爲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顯躓、而古文卑茶衰亡矣。三藩平後、競尚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纘詞章、一時如劉繼莊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璩輩皆集闕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儕伍、蔑如也。聞予相與晤、予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懽、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閱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蹴予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弢鈐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倩君价子、執贄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飲、面昂身挺、目電須戟、議論磅礴今古。醉則歷罵貴顯時流、雜以諧謔、塨徐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堯舜周孔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當吳三桂畔、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徊荊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駑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會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幀、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衞、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衞、六衞也。有監、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衞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學、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

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子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塲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攜家而南，時閱子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于淮署。一子，兆符，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陵夷漢唐至宋明而岐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閈。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窳、惲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塨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迹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攘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甕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傴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爲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劘，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寒丰正采，氣薄霄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黃錫臣曰：崑繩夫子己丑南行，餞子齋，留詩云：憂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輩難。消遣壯懷藏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鞍。還期其醉金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爲詩讖也。讀傳如見須麋，爲之潸然。儀吉案：崑繩文新舊兩刻，子皆有之，爲補其闕略。詩未之見，故附錄於此。

《碑傳集》卷一三九

王源傳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貲，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詼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損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備。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塨遊，大悅之，遂與偕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桐城方苞四君子傳之一　望溪集

王崑繩家傳

武進管繩萊譔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先世無錫，有王玉者，從成祖靖難有功，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亡，變服爲僧，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爲崇禎遺錄一卷。源其次子，幼與兄潔以能文稱於時，岸異英傑，有不可一世之概。少以所爲文示寧都魏禧，禧未善也。久之，許其文爲可施於用。先是，源父既遭國變，流轉江淮間，喜任俠言兵，所交多瑰奇隱異之士。源以故習

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之略、居恒慨然自以爲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驅爭先。年四十餘、貧困無所遇、乃折節爲儒者、氣益純粹。遊京師、傭筆墨。是時國家承平數十年、方以八股文取士、富貴家子弟無所事經濟古文之學。源初未嘗爲時文、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源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晚歲交蠡縣李塨、相與師事博野顏元、講理學、盡闢程朱陸王、而述顏元之言曰、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下極於草木鳥獸、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物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源旣祖顏元習禮之說、終日整衣冠、對僕御無所苟且。其生平嚮學之旨、皆散見所爲文中。文多記明人逸事、以故其文多悲慨侘傺。桐城侍郎方苞稱其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皆不可得。惟古文三十卷、詩十卷。年六十餘、客死。子兆符、康熙辛丑進士。有詩若干卷、並藏余家。

論曰、源以世家子弟、國變家燬、蒼涼鬱勃之氣無所發洩、一寓之於文。今其文具在、多紀明人逸事、發揚蹈厲、往復不窮。當時號爲古文家者、未足與比也。然非遭時之艱困、心衡慮、烏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歸宗於理學、夫亦盛氣旣平、知非悔過之所爲。與後世讀其文者可以窺其志矣。

《居業堂文集》卷首

劉處士獻廷墓表 王源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年四十有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口、父鑛、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鼾。僧說罷、處士鼾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遊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遊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一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尙書徐健菴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樊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于

以脩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貝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踯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已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齎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變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為位哭之、而使變奔喪於吳、為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又劉繼莊傳　全祖望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于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于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惜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淸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



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顚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口口口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儀吉案王崑繩表生戊子、年四十八卒、是康熙乙亥、正壬申後也。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踪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益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擕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碑傳集）卷一三〇

蔡德文先生墓誌銘　費錫璜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文先生蔡公瞻岷暨元配朱孺人合葬於揚州廟山北麓、子棠徵銘於錫璜。錫璜曰、嗚呼。先生抱偉略、具實學、可以康斯民、而不克用于世。學聖人之道、能致於用、不徒爲空言、而人不克知。其或知者、皆先生之末也。凡今之世、孰是言理河、言禦邊、言足餉、言救荒數大經濟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核聖人經義、諳近代典章、如火照籌計、叩之不竭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急友朋之難、不避強禦、不惕利害者乎。唯先生能然。孰是以身行道、始自家門、推之天下、順是義則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章布入座、貂褕減色、使王公將相失貴者乎。惟先生能然。自先生卒、言政、言典、言學、言義如失模範、亡繩尺、海內鮮不痛之。其葬也、烏可不誌乎。先生諱廷治、字瞻岷、私謚德文先生、徽州休寧人。年六十、以本年五月十三日卒。後六月而葬、從遺命也。注易、詩、書、春秋、儀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荀子數十卷、藏于家。銘曰、

吾師乎。吾師乎。不用其道于天下、而死于野耶。公之死不死一也、公之傳不傳、錫璜之責也。

又蔡廷治傳　劉師培

蔡廷治字潤汝、先世安徽穎州人。先世從明成祖南下、戰死德州、世襲錦衣衛百戶。至五世祖某、以得罪戍揚州、因家焉。故廷治遂爲揚州人。蔡氏雖起武功、然先世多慷慨好義。廷治生而

好讀書、年十餘、盡通六經、百家之說、卓犖具大志。時值明季、內外交訌、廷治察時變日急、慨然具用世志。及高傑將兵江北、日屠戮百姓、其卒貫小兒槊上以戲、所至爲墟。廷治欲責以大義、作書致傑。傑購之急、乃移家於南鄉霍家橋。居逾年、清兵南下。又逾年、復移家入郡城。時郡中人民寥落、親朋故舊凋謝幾盡。而廷治年未三十、其親勸之應舉、乃補府學生員。繼棄去、授徒課子、以終其身。閒從騷人墨客游、或以醫佐貧。時徐石麒在北湖聞而歎曰、蔡子其今之嚴君平乎、惜無揚子雲何。因作詩贈之、有絕世高人蔡潤汝語。及王貽上司理揚州、招致名士、廷治一往謁。勸之賦詩、笑不應、故詩名不顯、竟以是終其身。廷治之學、長於治易。當年未弱冠、即有志讀經、泛濫程、邵諸書、兼覽道藏、釋典、旁及魏伯陽參同契、欲博涉以求其趣、繼知其無當、欲盡掃陳言、獨標眞悟。先是、吳人程雲莊以治易聞、其學雜糅儒佛、兼通名家公孫龍之言、精言名理。作大衍極數諸書、分爲三門、一曰辨塵、二曰辨色、三曰辨物。謂學者當從眞悟入、非語言文字所能窮。又作大學定序諸書、以授里人李三蕢。三蕢字德音、結易墅於蘇州齊門東、盡得雲莊之傳。廷治既學易、欲求雲莊書、乃渡江謁三蕢。三蕢聞其言、謂雲莊之學得君而傳、遂出書相授。廷治得其書、以爲二千年來所未有、遂即雲莊之說補其所不及、作大易觀玩一書。謂易之爲書、原始要終、必推之天地未交以前。又謂學易者當置身包羲前、以參眞悟、若焦、京、管、邵之徒、以五行生尅爲易、自命高明、而通儒若虞、鄭、又不知象數爲何物、逞爲空談、同聲附和、累千百家、叩其所言、浮游惝恍、昧於作易之旨。其立說之奇有若此。後里人焦循得其書、謂觀其所論、不襲前人窠臼、遠出喬萊易俟上。廷治既治易、別注書、詩、禮記、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八書、各有序文一篇、以揭其旨。大抵謂人心之壞由於虛文、聖人作禮記、春秋、陳列虛儀、以審世變所由來。故中庸歸於無聲臭、論語歸於知命、孟子歸於無有乎爾、皆指束於禮文、而不知自悟言者也。故讀經當玩其眞悟、否則莊子所謂筌蹄也。焦循謂其說出於老莊、非儒家所宜言。然其書亦失傳、殆學者因其好異而去之乎。廷治壯年雖治經、然其晚年則專治莊子、謂不可一日無此書。謂三代之道由親親以及於長長、由是有尊親等殺、由是有禮樂政刑。至於莊子、則舍孝弟而倘靜虛、以此爲無爲之道、欲截去枝幹、以徒固其根。後之儒者必斥莊子、以爲背於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雖言有爲、然有爲者聖人之迹、而莊子無爲則得聖人之本眞。故惟莊子能知聖人、惟聖人必用莊子。莊子眞目擊道存之人哉。又謂古今注莊子者不下數十家、高者視爲寓言、以爲微言見眞理、卑者援引仙術、以參同之說附會於其閒。故近人之學莊者、不過宅心清曠、自謂不爲外物所攖、實則以清曠自適、即係攖於外物、不知自反。若夫以氣學口訣謂之學莊、實則參同之語興、而莊子之學已亡。夫莊子之學在北冥、南冥。鯤以象北、鵬以象南。曰六月、曰九萬、南北冥之數也。所異於大易者、從息見六、從冥用九、爲莊子之九六、不得用大易之門耳。海運天地、要在能徙。徙本於怒、即齊物論所謂怒者誰耶是也。知徙則摶九萬而得南冥之用、乃能從冥中升騰變化。花之開、鳥之鳴、日升月沈、寒暑推遷、治亂循環、任紛紜萬端、變態千狀、無往非寓、即無往非眞。其理均前人所未發。又作注莊子

序一篇、其言曰、嗚呼。三代後殺人、至盈城盈野、何其慘也。其禍始於爭地、爭城。爭之害起於聲色貨財。貪財好色、由於耳目紛拏、不知虚靜。以莊子虚靜之學洗滌末世人心、變化秦漢後兼并鬬奪、女寵宦官、聚斂暴酷之習、豈非沸湯烈焰中披以清風、濯之冰雪乎。又爲柳某作山中閒言序、謂今之號稱高隱者、覩芳華而忻然喜、聽好鳥而怡然悦、不過供耳目之玩、較貪財貪聲貪色、清濁不同、然其爲外物所奪、其喪本眞則一也。里中王心洸讀之、以爲得絃外之音。其所著之文、別有易玩室文若干卷。卒於康熙 十 年、年六十有八。子一、名宙明。

劉子曰：吾讀全榭②山鮚埼亭集、言程雲莊之學雜糅儒佛、兼言名理、未嘗不歆其所學之奇。厥後徵考鄉邦文獻、得廷治事、兼讀其遺著數篇、知廷治之學出於雲莊。夫廷治之説易説莊、固未必盡合本書之旨、然考其所言、仍多得之於佛典。廷治之意、以爲世界萬惡皆起於貪、召天下之亂、固由於貪、卽遂一己之高、亦不得不謂之貪。蓋不能視事物爲眞空、雖所注之物不同、其玩物喪志則一也。由斯意而推擴之、則必心與事物無希戀、舉外界之境、咸不足以惑吾心、如是而後可謂眞學。其所發明、雖以宋明諸巨儒所見之理、誠未能若是之超也。若廷治者、殆可謂窮心理本源者矣。惜遺著失傳、不獲與心齋、卓吾競名、悲夫。

《碑傳集補》卷四五

校記

①言者：當作「者言」。

②榭：當作「謝」。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

錢櫆　鄭玥　徐林鴻　王又旦

趙申喬　余鉦　刁再濂　王掞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國子生錢君既卒、其子炌衰絰稽顙、請予作狀。予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瑄、陸閣學棻、予中表兄弟也。炌又從予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己本末、義無可辭。狀曰、君諱櫆、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邏村。本姓何氏、始祖某于洪武中坐事戍黔、屬其次子某于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薇、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曾祖周、内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莊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縣事、還、卒于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服除、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留松溪、唐藩據閩、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諜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楨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即引歸、鹽豉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周其族黨、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楨没、以所愛子燔為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蓏、必薦新于祠屋。至于私錢出入、無錙銖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薄厚、不嗇不濫、人咸服君治家之有法。而予嘗遇君于舅氏所、劇譚古今事。君世受尚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别、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才之方。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祇依户籍為憑、不以疆界分畫、故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迨萬歷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

縣爭訐、紛綸不已、益至今猶然。江浙賦夙重、吳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稅有輸官七斗餘者。君為論辨其非、是謂禍始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稅、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五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百餘頃、故其賦于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畝田之故、著論萬言、推行事始、更端詰難、其言旨悉與予合、予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君娶陸氏、繼娶吳氏、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女十人。嗚呼。今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注、百翻兔園之冊、足以取科第而有餘。問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其家學、彊直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鹽莢之源、犁然有會于心、發為論辨、無異建始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於時、終老牖下、人亦罕有知者。此予因忻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八〇

文學鄭君壙誌銘

君諱玥、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更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闌竈甑紡軖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闖門而與之語、率以為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間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闡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已浮舟于泖、販吉貝花、中途為盜所劫、已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劫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鄭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為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

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脚或不襪、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予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倮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七

徵士徐君墓誌銘

唐制、博學宏詞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十七年、
天子法古、爰
命内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
海寧徐君林鴻應
詔。明年春、
名試太和殿庭、布席
體仁閣下、中使傳
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積學博聞、
特賜坐賜食。僉謝
恩畢、既納卷、次日、
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東卷授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籍甚、又與同里吴君農祥、王君嗣槐、吴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佳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録。及
駕旋、
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人、君乃見遺。君子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總其要。又工於作奏、以是督撫大吏、學使、鹺使交引以自助。然取與不苟、館穀所入、不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把酒劇談以爲樂。居幕府、削尺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才瀏亮、古詩音逼齊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愛曲子、有强以填詞者、倚聲歌

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耜、張公同敞祠、為作神絃迎送之曲。土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鐵蘆、歌馬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其于史事尤練達本末、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撰通志、發凡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與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君大戶、出靁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嘉縣事。漢陽王君世顯去官、留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定寓昭慶僧舍、先後客死。君視含斂、送其柩至江浦、乃還。太倉王徵士昊、慈谿周處士容卒于京、君為治喪、收其文集、以俟奔者。蓋君急于交誼若是、不獨以孝友稱門內而已。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分支台州之黄巖、再徙海寧、贅徐氏、因襲其姓。曰輅、嘉靖庚子舉人、仕為福建永安知縣、君之曾祖考也。曰元倬、考也。妣某氏。君字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弟子。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之子。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處士某之子。君有子男四人、司祿、司錫、俱錢塘縣學生。司祿繼從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孫男二人、女二人。其葬也、于某原、某年月甲子、葬之日也。銘曰、

古於制科、期收實學。天子曰咨、惟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被褐而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有銘詩、孰知君者。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趼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旦、字幼華、別字黄湄。自曾祖結以上、為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諡為孝

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逶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達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茭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

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户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産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闈事畢、入羅浮山、既出嶺、復登匡廬。比還

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巢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樗、黄櫄詩解累萬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黄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為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歙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人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父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為之記。記成、吾其歸哉。盖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悕矣。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鵺殤、存者鳩也。女三人、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綈芳、未嫁卒。一尚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刋。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五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事狀

公諱申喬、字慎旃。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有叔珍者、始居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爲農。數傳至名臣、是爲公大父。名臣生繼鼎、始業儒。明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事、奔喪歸。明亾、以教授老于家。兩世皆以公官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書郊外僧寺、寺多客死者、殯久未且瘞、公度寺後地葬之。康熙八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家貧、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啟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占之關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公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亦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竟日夕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行保甲法、盜賊屏迹。釐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俸爲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至者日相屬、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耶。命諸生舉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年春、授刑部主事、丁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深文抵人死、公固請尚書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即牒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令官兵自備口袋、其獘遂絕。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諸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止、僚屬斂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貲。藩庫貼解貲歲支不過什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要擾民也。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四十一年、遷浙江巡撫、

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逼唐、岸日圮。公先言于巡撫張志棟、請興築、盡易土爲石、貫以鐵築子、唐爲護。事聞于

朝、報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唐成。已而唐外涌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潮不爲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鎮簞紅苗反、十月、命公往、會吏部侍郎傅繼祖即訊、並招撫諸苗、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二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謁淮浦、
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以賜。又以湖南吏治偷、
特詔公澂汰。公還官、建亭勒
詔書、期與屬吏更始。先是、徵糧一石、加尽銀四五錢至二三
兩不等、有軟擡、硬駝、公費、腳價諸名目、條編銀一兩、加耗至
二三錢。公一切禁斷、飭官商毋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
命偕吏部尚書席爾達至鎮篁、招撫紅苗三百餘寨、率兵擒
天星寨、降其渠。苗彊既寧、因陳善後之策、言苗彊既設道廳
諸員、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預。其苗民犯學者案律治。
移麻陽學官駐五寨司、訓土司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學以
敎。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衛支放、多耗費、公悉改歸州
縣。里長徵解漕糧、輒倚官魚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
仰食淮鹽、運費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
增。公既盡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貴賣、遂定衡永寶三府鹽價、
視長沙為準。營兵春夏月餉、須預徵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
上年兵餉所餘留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
令。疏三上、得
請。蒞楚數年、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舉賢能吏張仕可、王朝恩、
楊宗仁、伍士琪等。黜州縣貪黷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敎、遇學
道、必以清慎相勖。衷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覈試諸
生、黜荒謬者十七卷、劾罷學道。湖廣敎官選缺遠者輒數千
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

報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廢則裒之。節婦旌者
故有建坊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
請發倉平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
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
而丁憂、復屬人為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昭祚。會南岳廟成、
內閣學士　奉使齋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劾公不敬及溺職諸款、且為昭祚頌冤。
疏下公回奏、公因發　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　追金入官。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閱馬步兵多缺額、劾提督俞益
謨冒抽兵餉、益謨亦以它事訐公。
詔遣吏部尚書蕭永藻往讞、還、當公革職、奉
旨留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為總督所誣、
詔諭天下清官、因言趙申喬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
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為非者、朕徐加察訪、
即彼所轄武官俱言益謨之非、無有以申喬為不是者。噫、微
聖祖知公、公之得舉久矣。五十年春、遷左都御史、士民夾道
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諸州縣多建生
祠祀之。由河南入京、既至、奏滎澤舊縣遷移、瀕河荒稅宜豁。
且請敕撫臣、凡河水所衝決及築隄濬河占民田、通令牒部

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明年、充會試總裁官。會將届
萬壽節、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年積
欠。尋奉
使陝西、復
請將潼關衛與大同府應徵米豆草束準地丁條折一體蠲
免、俱
報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儲固
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糶倉穀、並以
恩詔賚諸軍士。公遂請停征廣東額米三十三萬五千餘石。
是歲年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
朝、莅戶部、矻矻治文書、句稽錢穀無寧晷。事關大體、多與同
官異議、以是不悅于衆。滄州故有八旂圈地七百八頃、已而
遷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達請于內務府、牒撥六十
頃隸旂下。巡撫持之、請以各旂退地案數均撥、免滄民重困。
部議不許、獨公議如巡撫請、從之。累以疾乞休、不許。五十六
年、緣事革職、留原任。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
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傭抵。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
采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卽位、下
詔褒公、仍逮采于邊、論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裁官。五十八
年三月、復以病告、
詔慰留、復尚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飯錢、當償銀一萬八千
餘兩、至是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七。
遣宗室大臣賚茶酒予卹典、謚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
爲本、周恐物情、果于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榜其堂曰、君
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于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
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嘗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淸自
負。夫淸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
者一豪不蔽、兼之者斯可謂淸。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
人將安賴。吾自任外吏、不能不資于官、廉之一字、吾有愧焉。
至于軍國利病、民生休戚、早作夜思、知無不爲、差免糊塗而
已。公之卒也、商邱、湖南、浙江並祀公名宦祠。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保、入賢良祠。
世宗與諸大臣追論異時諸名卿、校其才守、互有軒輊、惟于
公無間焉。
硃批諭旨、趙恭毅原稾、趙裘萼廣稾。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六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鋌、字震埏。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黄。明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二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既長、益博覽、好山水。父雖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柴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達生、朱用霖、甯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黄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每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庸行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毋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難、盎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既遠、猶哀悼之。子熾、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官翰林。有子曰溭、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余、曰、將使紹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父命、請表其祖墓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稱而序列之、且使溭也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諱嘉績、父諱墀。子六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二人。孫男三人、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刁贈君墓表

君諱再濂、字靜之、直隸祁州人也。余少聞燕南耆舊一爲博野顔習齋、一爲君之父蒙吉、平生皆尚質行、稽經道古。習齋無子、其論性、論學、論治之説賴其徒李塨、王源發揚、震動於時。而刁氏之書惟用六集及斯文正統始行於北方。贈君自入庠序、即弛置舉子業、日從父之友五公山人王某及習齋游。訂父遺書、手錄藏於家。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告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或齎金而請事、余掩耳而走、奮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若登仕籍、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果宦達、使其弟顯祖持所刻易酌、潛室劄記及君狀請乞余文、以列外碑、距君之殁二十有二年矣。夫名非君子之所務也、而沒世之稱、則聖人亦重之。習齋遭人倫之變、其艱苦卓絶之行、實衆人所難能。而李、王二君子力足以張其師、惜其本指欲外程朱而自立一宗、故知道者病焉。君之父則隱迹衡巷、推闡先儒之緒言、故當其時、名聞四方、轉未若習齋之盛。而卒得良子以傳其書、身名完好、無可瑕疵。故余因表贈君之墓而并著之、以示志古而有所祈嚮者、亦君恪守父書之志也夫。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年七十

有二。父諱包、天啟丁卯舉人。母某氏。君及妻杜氏並以
承祖貴、
誥贈如其官階。子四人、長繼祖、州學生。次承祖、乙未進
士、由縣令累官監司、所至著聲績、今爲江西布政使司。
次顯祖、己酉舉人、樸直尚名義。次興祖、早世。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鄉某原。乾隆元年十月、江南方苞表。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一字顓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爲　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識入巨璫、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斷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廕。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廕、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强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尚書、再轉兵、禮兩部尚書。晉澤州陳文貞

公甍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　聖祖不悅、遂并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齮齕之、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問王掞何在。首輔馬齊奏、掞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掞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坐乾淸宮、手招公近　御榻前、耳語良久、秘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鎭、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爲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掞應論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淸隨諸御史代往、爲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竊觀、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于七十萬壽之頃、降此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覆。疏入留中。至是忤　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并擲發。公門下士陳瑸、朱軾須手歎曰、吾今而知吾師眞古大臣也。不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并發、雖我輩殆難爲顏乎。是年冬、迎駕石匣、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召見西煖閣、　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　上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部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改命　孝惠祔　章皇帝之左、而奉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此儆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御史張建箴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尚不吝貲財、增榮飾觀、況以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

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免開採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世宗許之月餘復降 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着乃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袁枚撰《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七

王掞傳

王掞字藻如太倉人錫爵曾孫父時敏夢高僧闖谷而生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內外艱服除由左贊善補右允 日講起居注官提學浙江校劉宗周全集刊之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修三江口黃尊素祠使教諭以時致祭期滿歷講讀學士累陞內閣學士轉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三十七年調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吏道龐雜姦胥得上下其手掞悉心條列定爲章程銓政一清 命督河工省帑金六十六萬四十二年陞刑部尚書尋調工部轉兵部禮部在刑部時往例錄囚止錄清書口供漢司官不能通曉掞請兼錄漢稿著爲令又論刁猾以細事控部之害他如疏爭香山知縣張令憲死事之宜陰糾御史陳惟孜散遣太學諸生之非體抑功加之冒濫禁考工之陋規皆總持綱紀務存大體及爲大學士益恪謹凡章奏閉閣獨稿五十六年冬會有御史八人以建儲請

上下其疏并出掞五月間摺外廷始知掞有是請翌日閣臣擬票具奏 上諭王掞所奏具見悃誠亦言所當言爾等票擬殊不合掞等所奏著留閣中時掞以摺本故不敢同諸閣臣入奏事

上召掞入將出獨留掞移時乃出人莫聞其語六十年春復具疏力申前請同時請者又有御史十二人

上疑出掞意乃下 嚴旨切責令掞回奏奏上越五日 命掞子奕清代往軍營效力時掞未解閣務以待罪不視事明

年春、仍　命入閣、任遇如故。
世宗即位、揆以衰病請告、　温旨留京備顧問。越六年卒、年八十四。雍正十三年、奕清還京、爲父請卹、奉　旨予祭葬。揆好汲引善類、不植私人。屢主鄉會試事、均稱得士。立朝從容風議、不爲崖異。及臨大事、風節槩然。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揆闢衆議、請躋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其合禮稱　旨多類此。卒後十餘年、其孫懷始克舉葬。子奕清、奕鴻。奕清字幼芬。揆娶長洲宋文恪公女、婚夕夢有緋袞署其卧闥曰詹事府掌詹事。既而生奕清。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奕清生長名閥、文采著聞。典試視學外、凡　朝廷編修、校讐之役、多以畀之。其代揆赴于軍也、腰弓躍馬、北出萬里、抵大營屯。分駐地曰忒斯、曰阿逵拖羅海、窮荒大漠、風景寒慘。奕清素羸善病、處之六年、泰然安之。雍正四年、再　命在阿爾泰坐臺。又十年、乾隆元年、始　召還都、仍以詹事管少詹事。明年春、陳父建言始末、請卹典。得　旨俞允、且給假營葬。不及就道而卒、年七十三。其終于詹事、亮與夢符。奕鴻字樹先、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中。五十三年、典四川鄉試、出爲湖南驛鹽糧儲道。六十年、奕清代父往北路軍營、奕鴻盡斥其產、請送軍前。奉　旨與奕清俱詣烏里雅素臺効力。臺在蒙古外喀爾喀地、與俄羅斯壤接、蓋盟長超勇親王建牙之所。坐臺十載、乾隆元年　命還朝、發四川以道用。初攝松茂道、適小金川土司相仇殺、奕鴻曉以禍福、各帖服。尋補川東巡道、引疾歸。又十五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六四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號顓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
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病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閎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

遷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徇法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楹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班次一紊，後即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子廕，承廕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廕，今以年久黜之，敎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詣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柰何以一時流弊，舉興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摭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繫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薄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涖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善，固善；不善，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尙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

眷注豈涯、天下皆謂公且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
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嘉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仍兼　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　經筵、公在講幄
久、敷陳得體、特有是
命。
國朝大學士兼　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
通州增置倉廒、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
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
里童騃、一旦捐貲、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
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
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
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
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
春、病稍愈、即入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
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
不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
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翌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腸、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黄霸爲丞相，勳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恩至渥，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詔出公摺付内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瑸、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特簡，不由援引。外温和而内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謙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内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七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邵廷采　蔡志奇　蔡璧　傳上襄　查慎行

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狀　邵晉涵

先生諱廷采、字允斯、更字念魯、餘姚人。曾祖諱洪化、早世。曾祖母翁孺人以苦節著。祖諱曾可、少稱孝童、長有學行、鄉人所稱爲魯公先生也。父諱貞顯、字鶴聞、能詩文。先生少喪母、祖母孫孺人親撫之。少穎悟、能發人隱曲。父聞而怒之、始韜斂、不妄言語。七歲從羣兒爲踏戲、祖母召之曰、若祖父不能、而汝能之、殆賢於祖父矣。先生聞而自責、自是不復爲玩弄之事。九歲、祖魯公先生從他邑教授歸、召先生省所治書、因教以先儒語。先生欣然曰、其人何在乎、何不令兒早事之。祖聞而大悅、爲具衣冠、具書幣、而攜之入姚江書院。先是明儒王文成講致良知之學、弟子著錄數百人、惟學之傳於同里者、以醇謹稱、最著者爲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德洪傳沈國模求如、管宗聖霞標、史孝復子虛。國模傳韓孔當遺韓、俞長民吾之、及魯公先生。崇禎初、設講舍於半霖、月再會、所謂姚江書院也。遭亂廢、孔當諸生復之。時宗聖、孝復前死、國模年八十餘矣、避居四明山、猶惓惓於書院、歲必一二至、爲諸生講習。先生初至院中、年最少、立階下聽國模講、國模撫其面曰、孺子誌之、在知人、在安民。居有閒、先生問曰、孩提之不學不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求之有道乎。國模曰、子知良知矣、持以敬、行以恕、道遠乎哉。因受業韓孔當數年、學益進。孔當門人稱徐景范文亦爲最、及是景范自嘆爲弗如。先生始讀傳習錄、未有得、既讀人譜、愾然曰、吾乃知明心見性、未有不始於躬行實踐也。由是持守益謹、弱冠爲生員、視場屋科舉之學、意闊如也。朝夕讀儒書、行市中、古衣冠旁①顧、見者非笑之、先生弗顧也。會先生連遭祖、祖母、父之戚、居喪盡哀、鄉先輩皆推重之、曰善喪、若念魯、禮宗也。異時訕笑者亦爲感動焉。時書院諸先生繼歿、從遊者皆散去、景范以鄉試第一計偕、卒於京師、先生踽踽獨行、抱遺書、守師傳而不變。然家益貧、不能自存、有故人在嘉興、往依之、課三五童子以自給。時嘉興有以時文講學爲名高者、詬厲先儒、勢甚張、陳縱、馬彭其弟子也、知先生數至塾中、與先生辨難。先生持論斷斷不少屈。縱嘆曰、以名取子、迺何囿於鄉人之餘論、而一迷而不復返也、豈不哀哉。先生曰、吾惟知今之揣風氣、詈先賢、作聲價者之喪其心之爲大可哀也。女不暇自哀、而庸能哀所哀耶。居數年、愁所合、惟一見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陽明之四無、無極之宗也。龍溪之四無、常無之妙也。不得引龍溪以病陽明。博爲肅拜曰、博老矣、崇向正學、惟吾子自愛。河閒李塨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顧學蕺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孫承澤、大學士熊賜履皆以闢王學爲己任、先後居顯位、一時學士靡然向風、於是選時文刊講章者剽竊餘論、爭詆文成爲異端、書賈貿販、非詆毀先賢之書、學者弗視也。先生既嫉之、以爲是不足辨、顧在行事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法、從會稽董瑒受陣圖、從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先生遇之西湖、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招俱北、謝弗往。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習坐作擊刺之法、市月盡其技。游淮安、從防河老卒問河淮變遷、徑走河南、訪黃河故道、策馬出潼關、觀形勢、嘆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不復、柰何。會黃岡韋鍾藻爲餘姚知縣、辛巳、改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城、求能紹文成之學者、乃具書幣、請先生主講席、諏日聽講。先一日、知縣戒儒學官、儒學官戒諸弟子。厥明、諸弟子先至、知縣率教諭訓導至、及門、諸弟子迎於門外、諸弟子揖、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及階、先生起涖階、知縣栗階升、揖、先生揖、教諭訓導進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菜於先賢如禮。出、及講堂、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先生揖、坐、先生南向坐、知縣西向坐、教諭訓導東向坐、諸弟子以次進、俟於階、凝立、命童子歌詩、先生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邑之父老喜曰、數十年僅見此也。丙戌、遊山東、戊子、至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入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先生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命諸子歸葬餘姚、賦詩而卒、距生順治五年、年六十四。先生貌甚豐、長不踰中人、目眹眹有光、紵袍布履、門庭秩如、居暗室必端坐、飲酒數升不亂、酒後談忠孝事、激昂奮發、聞者咸興起。篤於養老姑、終其世。從弟廷英不能治生、而好言懋化、瞰先生修脯所入、輒匄以行賈、屢匄屢喪貲、先生終弗問。授徒陶家堰、鄰婦言出於梱、然聞邵先生過、噤不敢語、居一年、改爲善。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正、雖必寸斷、匪是莫敢進、童子遭於道、皆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皆貌敬之、而心迂其言、莫能稱其學。先生之學尤長於易與詩、端坐讀書、終日無倦容。少時作觀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近名者弗爲、輒毀之。又撰明史論百篇、出示景范、景范曰、未有論贊先紀傳作者、先生起謝、不



敏。先生遊四方、無所遇。中夜起坐、念師友淵源之傳、恐及身而斬、又不忍及身而遂見其廢墜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韓范沒而儒效疏、金許沒而儒術泯。陽明先生起、直揭良知、孟子之盡心也。拯溺戡暴、伊尹之自任也。異議蠭起、羣言淆亂、而扶世翼教之心、揆前聖而一貫、作陽明王子傳。萬歷以後、異學互爲宗旨、蕺山先生功主慎獨、克己屏禪宗、而復良知、求其眞是、忠清節義之風、體備於身、誠存於意、顚沛弗違、竟信其志、作蕺山劉子傳。王學盛行、餘姚得其醇、江西得其正、王艮、王畿挾高明之識、駕師說而上引。一再傳而羅汝芳、楊起元好爲弔詭、陶望齡、周汝登歸心禪乘。九達之逵、懸以圭臬、務使合於矩準、作王門弟子傳。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金鉉、祁彪佳等奉劉子之教、全受全歸、白刃可蹈。若張兆騫之隱志晉身、黃宗羲之纂言提要、胥能守師說以終老、作劉門弟子傳。有宋遺民潛淪山谷、程敏政、黃宗會遞有甄錄、自文山開幕府、謝翺、王炎午諸人尤所謂勞事而勤服也。六陵被發厥禍尤酷。圖其成者王英孫、肇其謀者唐珏。改葬蘭亭、流水至今嗚咽。茲作宋遺民所知傳。儒冠被逼、憤而爲僧、尋而被緇、說法別有師承矣。且末俗多僞、出處無恆、惟徐枋、顧炎武、陳恭尹諸子完貞抱璞、信而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維書院基始半霖、遷於南城、守良知之學、見諸躬行。後之人罔聞知、乃逸乃諺、以侮老成。先民是程、緒言猶存、用啟我後生、作姚江書院傳。明人家自爲史、存僞失眞、迺稽譜牒、求寔錄、核聞見、備書晉之傳、存一家之言、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既卒、門弟子分刻之、取記、序、雜文合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考姚江書院建置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先生好從遺老訪明亡故事、宗羲授以海外錄、行國錄、因仿袁樞體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皋流離粵海、潛歸四明山、先生訪其遺聞、合之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草創未成、或曰書毀於火云。先生娶陶氏、生四子、長承濂、監生、考授州判銜、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先生與先王父同九世祖、先王父嘗問古文法於先生、兄事之甚謹、伏臘過從、終日論學。先生未嘗不意得也。晉涵述事王父、故得聞先生遺事甚詳。先生四子相繼卒、諸孫貧、甚或取文集刻板付質庫、諸孫中有先觀者、於晉涵爲兄、有志行、時言先生葬域形家皆言其不利、謀改葬、力未能也、又自以不能守先代遺書爲大憾。聞至流涕。丙戌夏、赴館西鄉、道暍死。先觀有兄曰先益、先生之仲孫也。丁亥、從福建歸、改葬先生於餘姚九壘山、贖文集刻板藏於家、乃欷歔語晉涵曰、家世自魯公公傳陽明之學、迨王父而獲有成書。遺編僅存、世無知者。夫先祖有美而不彰、與於不仁之甚也。某自患不能保其家聲、以表揚其先人、而特有厚望於子。子能乞當世之立言者闡揚遺書、俾不終泯於世、死不恨矣。晉涵敬謝、將爲之校讐卷帙。會有徐州之行、不暇爲。庚寅、晉涵在京師、得家書、則兄先益以九月病瘵死矣。悲哉。先生經明行修、不克昌其身、并其子孫之自好者不得永其年、是豈陰陽之咎耶。先王父有言、紹興自文成創學、代有傳人、規言矩行、閭里知所矜式。自先生歿而經師亡。四明故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流傳、爲四方所資取。至先生而集其成、先生歿而史學亦絕。嗚呼、此不僅爲一家之慟也。會稽章君學誠篤好先生之文、過晉涵於京師、輒問先生後嗣、形諸嘆息、時抱先生之文號於眾曰、百餘年無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學者乎。不能舍先生而有他求矣。嗟乎、先生去今六十年、鄉里幾不知其姓氏。晉涵愧不能紹其家學、而得章君爲之推重、不遺餘力、潛德幽光將賴以顯著。詹事嘉定錢先生稱章君爲先生後世桓譚、信矣。壬辰春、晉涵來太平使院、大興朱學士舊因章君知先生、語及思復堂文集、且曰、吾當爲之表。晉涵躍然曰、是固望於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竊有願未敢遽以請也。今幸迺得之。謹摭祖能記憶者爲狀、以求學士之文、以彰先生之學、庶異日上史館、備採擇。族孫晉涵謹狀。

〔又〕邵先生墓表　朱筠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驟、或不軌師說、爲詆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翛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裔同姓諸孫晉涵來謁筠于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

益嘗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壟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鈞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少長寮寀用父呵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即操槧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與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即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尚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堦下聽，久之，執所業侚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第子也，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即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鏦、馬彰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李塨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蕺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舉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遣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閒遊鎭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謚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窺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柰何。會歲辛巳，知黃岡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

戒衆，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迎于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涖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大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于先賢，知禮，出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於階。童子誦詩，闋，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知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言硯齋之術，固乞先生東膳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敎陶家堰隣婦訓聲數出於梱，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欣然謝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即斬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成，立德以揭，大臣③任良知，曰伊孟出，邐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蕺山懋功，砥悔而復，藥羣兇狂，諡盧志厥存沒換，首陽作蕺山劉子傳。緜緜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良畿踣雜，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慧定，圖槃折槃，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不言④，如以身鉉，嚭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鰲隱跡，宗羲纂言，死復生不報，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葬于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鐵，戴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尙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者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閒從宗羲問遜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皋從海外茇舍歸，先生就與諸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



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于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嘆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鈞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羲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鈞既表先生、兼取義于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匄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奭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覗斯郡士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鄉鄉先生邪。

《碑傳集》卷一二八

蔡司訓志奇傳　藍千秋

乾隆二年春、余至潘陽。潘陽距京師二千里、江右至此、幾六千里矣。吾鄉官此土者、治中丞新楊君甯海令上猶蔡君暨余三人而已。蔡君齒最少、試政甯海三載、京兆君朱公疏薦、卽眞。初夏入京引見、道奉天、一見如舊相識。君爲人倜儻、意氣豪邁。爲余道乃祖庸子先生事甚奇。先生少爲邑諸生。康熙甲寅閩寇訌江右、鄉曲亡命率乘勢煽亂、恣虐善良、所在多有。先生屢瀕于危、輒以援得脫、往往出意外。尤異者、邑人以紳士中或勾賊爲亂、偵得十餘人、縛至學宮門外戮之。仇家搆陷先生入其中。每戮一人、先殺一鴨以祭、隨斷其首、次至先生、鴨三受刃不死、衆頗疑其冤。時先生所聘李氏女未娶、陷賊不屈死、其母望見先生被誣、且就戮、頓仆號冤。先生因得釋。寇平、以明經授永新訓導。時永新人亦有通寇傾陷諸生者、先生已事、爲力白其誣、保全之。然搆陷先生者、先生至老死不以語人也。夫人死生之命、制於天、時當昏墊、小人意天方亂命、可逞其毒、以加於君子、然而不能也。其死也、或欲全其身以沮喪其神、必有物焉持之、俾得致命遂志、必不使人得而存之。其生也、或欲滅其身以汙其名、必有物焉護之、俾之歷百死蹈白刃而不危、必不使人得而亡之。其大較然也。小人竟何能加於君子哉。先生後復訓奉新、致仕歸、享年七十有三、壽終於家。子四人、邑學生一人、國學生一人、鄉進士二人。父諱希舜、字仲韶、由明經授推官。值明季、隱居不仕、著書號雲溪集。子二人、先生居長。弟志廉、舉人、授始興令。先生諱志奇、字庸子、甯海其孫也。覃恩贈如其官。

史氏曰、昔漢丙吉當封而疾甚、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吉當不死。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信哉斯言也。余觀蔡先生之爲人、益古所謂長者。以是歷險艱而不殆。至絕口不言仇家、尤人所難也。其後之昌也宜哉。

《碑傳集》卷一二一

蔡恭靖先生璧墓誌銘　張伯行

閩爲紫陽過化地、至今流風未泯、人文之盛、媲比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

命撫閩、建立鼇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間。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其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選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赴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嘆。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宏、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纂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歷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累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烷、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熼、郡庠生、以石⑤德重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昆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譽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顧時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雖忝不能奉親、何仕爲。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沒、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驕矜、爲廣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贄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

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人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剿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賙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黄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絶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説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没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黄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虚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痞瘵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既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祔焉因略舉其概而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緣飾儒術者之所能爲唯其真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脈其流泱泱於此逝形與天地長於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碑傳集）卷一二

文林郎萬縣儒學教諭傅君上襄元配范孺人合葬墓誌銘　張伯行

余表姪蘭邑匡山傅君余祖母之曾姪孫也長於余三年余少時每至蘭登堂拜表伯左子公暨表兄止園先生退即與匡山坐書室談文講道惓惓不忍去後余因家務繁冗讀書其家益得與匡山接席聯牀勤靜與俱乃盡有以識匡山之所志所學益難於今人中求之也爾時余方爲諸生而匡山已領鄉薦余謂匡山獲售南宮千霄直上在指顧閒而蘭之先達梁奉常張大參諸公亦皆以翰苑目之奈匡山命運乖蹇屢試禮闈不第癸亥遂以廣文小就而乙丑後余亦宦遊於燕齊吳閩之閒不相見者三十餘年每當公務之暇獨居靜坐憶及昔日相對時猶覺神氣靜穆丰度端凝千里可接方期數年後歸老林泉與匡山把晉談心爲暮年之樂而不意匡山已於己未秋告終嵩署矣嗚呼如匡山者乃竟以廣文終耶雖匡山能以義命自安亦不以是而加損而天之所以位置匡山者豈應若是已耶今其嗣君靜來將奉匡山之靈而葬焉遣使持狀請余爲之誌其墓余知匡山最悉欲表章之也久矣又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匡山諱上襄字渡平余外曾祖實淇縣教諭明經孔公之元孫萬歷戊午舉人翔宇公之曾孫鄉飲正賓太學生左子公之孫甲午拔貢止園先生之冢子也生而聰穎異常出語輒驚人左子公珍愛之及長下帷苦功雖嚴寒盛暑誦讀不輟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好尤工書法精詩律十七補邑博士弟子員己酉年甫廿二遂領鄉薦當是時左子公春秋高喜而顧止園先生曰吾家賦鹿鳴者有之宴瓊林者無人此子庶破吾家天荒乎豈意匡山之終艱於一第耶匡山性至孝事祖父母父母先意承志備盡色養當庚申止園先生之捐館也擗踊哭泣涙盡血繼三日勺水不入口左予公曲爲勸解方少進食居喪三年曲盡禮節及丁卯戊辰連遭左予公王太孺人之喪身居承重亦復盡哀盡禮丁丑下太孺人即世哀毁骨立幾至滅性若其撫幼恤孀不貽父母憂則又孝友並至云三任學博率以興學造士爲先務立社主盟多方鼓舞以故所至人文蔚起在柘則丁卯中式者五人皆其門下士在嵩則戊子中式者屈君寬張君星煜尤其所最心賞者先是嵩之魁樓久壞匡山首倡捐修即以屈張督其工落成之後題其門云魁曜臨三閣文光照兩銘迨戊子榜發而二君果破壁高飛人服其藻鑑爲戊寅己卯在里守制讀禮之餘立心行社邑中知名士遊其門者爭自奮勵相繼獲售者指不勝屈生平不治生產不趨時附勢嘗聞其病中答某詩云田園半廢恆心在肌肉全消傲骨存其清高之品端嚴之氣於此可想見矣匡山生於順治戊子年三月初八日午時卒於康熙乙未年九月二十五日酉時得壽六十八歲配范孺人邑明經范公諱龍驤女幼失恃從父受內則閨範列女傳諸書寓目即曉大義凡一言一動莫不循循有規矩于歸匡山後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勤處妯娌以和教子睦族持家御下種種懿行皆足爲姻黨矜式古之內助

賢媛、何以加茲。孺人生於順治己丑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戌時、卒於康熙辛巳年五月十二日未時、得壽五十三歲。生子一、馴、邑增廣生、娶張氏、候選知縣康熙乙卯科舉人張公劭女、繼娶太學生馮公宗崇女。女二、長適邑廩膳生史公崇雅男庠生維綱、次適江南廬州府廬江縣知縣順治丁酉科舉人儀封王公仁深男太學生廷模。孫四人、長義方、邑增廣生、娶太學生范公宏受女、繼娶文學惠公聲廣女、繼娶文學李公宏烈女、張氏出。次甯方、聘太學生李公均女。次通方、聘候選知縣康熙乙酉科舉人韓公懿女。次經方、聘邑增廣生范公宏仁女、馮氏出。曾孫二、長專、聘太學生范公延先女、范氏出。次傳、聘文學李公世簪女。李氏出。備誌之而系以銘。銘曰、

大河之滸、篤生名賢。人切斗山之仰、世慶鳳圖之占。躬盛德者、宜受天祐、而竟得此屯邅。豈不終其身必於其子孫、食報愈遲、則愈長、而不必盡在乎生前。不然、胡為乎以公輔之器而終老乎一氈。

《碑傳集》卷二一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愼行行狀　沈廷芳

先生查氏、諱愼行、字悔餘、初名嗣璉、字夏重。年四十始更焉。查氏海甯望族。六世祖秉彝、明嘉靖進士、官給事中。以劾嚴嵩父子廷杖謫邊。終順天府府尹、事載明史。高祖志文、明某府同知。曾祖允揆、明贈武庫司主事。祖大緯、明武庫司主事、

皇贈禮部侍郎。父崧繼、明縣學生、

皇贈禮部侍郎。自武庫以下、三世皆負才、未顯于時。先生為贈公長子、幼不令習科舉業、故得肆力于經史百家。從黃徵君宗羲遊。長行四方、至金陵、作為歌詩、傳詠人口。同邑楊侍郎雍建開府貴州、入幕府。時吳三桂餘孽未殄、豺虎塞途。決機命將、轉戰崖箐間。凡兵謀、先生多與焉。歷三載。貴州平、欲論功以聞于朝、固辭。乃之京師、公卿大夫士咸以國士禮之。常過齊魯梁宋、渡洞庭、涉彭蠡、登匡廬之嶺。所至聲望益起。更溯大江、造田間、問錢先生秉鐙講論。以是詩日富而益奇。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越九年、方赴公車。

聖祖詔選耆儒備顧問、用宰執薦、

召入南書房。恩遇特重。明年、成進士。故事、庶吉士教習三年、散館、始授職。先生入館甫四月、

特除編修。扈從塞外者三、凡歲時風土人物、悉紀以詩。每經進、輒稱善。一日、天寒雨雪、先生方載白題、偕諸臣侍左右、

上顧之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為儒臣冠。即撤御饌以賜、恩賚有加。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各任采輯、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構釁焉、遂告歸。羣公留之不可、餞之贐弗受。既歸里、杜門著述、而山水之興未衰、復南遊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庭獲辠、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

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拳拳、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暨其子克念放歸田里。先生感

國恩、痛家難、歸即臥病、以雍正五年八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八。卒之日、椸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先生品詣矯然、學問淹灝、文章麗則、而尤工于詩。滙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攄性靈。海內咸宗之。所著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續集六卷、詞二卷、已行于世。周易玩辭集解十卷、蘇詩補注五十卷、文集八卷、隨獵日記、人海記、廬山紀遊、得樹樓雜鈔各若干卷、藏于家。夫人同邑徵君陸嘉淑女。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府知府。克承、國子生、皆先先生卒。克念、甲辰舉人。孫恂昌、祈昌、禧昌、岐昌、禰、皆世其家學。先生宏獎後進、多成名士。廷芳愧無學、而承提誨十餘載、規為謦欬、聞見頗悉。既請子方子銘其墓、而其歷官行事之槩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碑傳集》卷四七

又查編修愼行小傳　鄭方坤

查愼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甯人。為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為諸生、即杖策從軍、出入牂柯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偏。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即受

特達之知、召入內廷供奉。比歲

西巡、賡歌載筆、凡幽岫之區、甌脫之境、為從古詩人所未歷者、遂胸駭目、悉于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賜放歸田里。蓋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識詞苑之[illegible]、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俯仰情深、殆與玉局無二。所注蘇詩、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胸臆間事。惜未開雕問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尚書其人者乎。將旦暮遇之矣。

（《碑傳集》卷四七）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皋爲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己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愼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薦、驛召至行在賦詩。隨入京、詔直南書房。明年、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南書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戟眉天半。顧其積習、以附樞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忮忌

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東之高閣。苟非其人，卽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制有所撰述，立卽呈稾。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曲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　武英殿書局需人，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諭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遷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後三年，先生弟嗣瑮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又三年，嗣庭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連桂之瑞，門戸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共諒，亦唶然曰：彼固倣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遼濶，寧復知之。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聞。

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幷其子。嗟乎，先生之掉首於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勸之。詩曰：

世皆集菀，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何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愼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儕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留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卽泝江繫舟樅陽，造田閒講問，踰時而歸。錢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徵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

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欬，常著緇布小冠，諸内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愼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論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任事者

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逌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延、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弸於詩。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校記

①「旁顧」上疑有脫字，見下篇《邵先生墓表》。

②今：前篇《行狀》作「僅」，義較長。

③大臣：疑誤。

④不言：當作「言不」，見前篇《行狀》。

⑤石：當作「碩」。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嚴虞惇　方舟　張大受　張金友　陳鶴齡
陸肯堂

誥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嚴先生虞惇墓表　楊繩武

虞山嚴太僕思菴先生之沒二十餘年，昨歲其嗣君葬先生，既得前少宰崑圃黃公爲之誌，而復以墓門之碑屬之予。余於先生固通門也。自先大父忠文先生與先生祖髯珠先生爲同譜，而余年十二，即得拜先生於床下，以詩爲贄，深荷獎許。後余至京師，先生以詞林宿老爲文章總持，負天下望，天下奉其言論風旨以爲輕重，雖素知名士，苟不當意，不輕許也。而余獨受知于先生最深。歲癸巳，先生出典楚試，余方應京兆舉，不獲隨先生行。先生乃與太倉顧孝廉玉停偕。既撤棘，先生病甚，然每對玉停言，輒惓惓念余。一日，字余曰：文叔若售，吾無憾焉。玉停慰解之曰：必如先生言。道彌留，握玉停手太息曰：吾病亟矣，而京兆試錄不至，恐不及見也。至得文叔捷音，必焚香告余。玉停如其言，因寓書於余。余乃得聞狀，痛哭不能止。古今來知己之感，世多有之，然未有當生死之交，纏綿篤摯如先生於余者。今日表先生之墓，雖愧不文，其敢以辭？先生諱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裔出唐給事中諱悅後，累遷居常熟。明世宗朝，文靖公諱訥，起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爲名相，是先生高祖也。曾祖諱澤，中書舍人。祖諱栻，崇正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即髯珠先生也。父諱熊，明諸生，鼎革後不復出，人稱白雲先生，以先生貴，累贈太僕寺少卿。母袁氏，贈恭人。先生生有異秉，讀書日數行下，九經三史，幼即成誦，長益探其閫奧。每家塾課藝，及里中文酒之社，先生年尚少，文輒冠其曹。某歲入籍華亭，補博士弟子。時吳中承同聲慎交之後，珠盤玉敦之會，望走絡繹，無不願交於先生。先生實爲之職志。癸丑，食餼。丁卯，中副車。廷試入都，應大司寇崑山徐公之招，預修明史。庚午，登京兆賢書。時

聖祖皇帝慎重科場，座主太倉相國王公時爲學士，乃

聖祖特簡，公正廉慎，甄拔多名流，而先生尤爲宿望。丁丑捷南宮，殿試日，京江相國張文貞公讀卷，以第三人進呈，而長洲大宗伯韓公復奏先生家世籍貫。

上亦素聞先生名，遂以第一甲第二人及第，釋褐授職編修。院長阿公山深相引重，館閣文字多出先生手。己卯，先生次子密、從子亨裔並捷北闈，會科場議起，兩主司與先生皆同年，忌者用是周內先生，遂鐫二級。先生亦不深置辨也。甲申，歸里門。乙酉，

聖祖南巡閱河，先生迎

駕毘陵，獻詩十章，

溫旨召問，賜御書一幅。是歲冬，起補國子監監丞。明年，轉大理寺寺副。寺副故廷尉屬，廷尉天下之平也，而寺副權輕位下，盡諸紙尾奉行文書，謹守故事而已。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無留意者。先生獨毅然不敢輕其官，論讞奏當，必折衷至是，務求其生，或事有掣肘，不得行其志，輒義形於色，雖啗之以利，怵之以威，不能奪也。九門提督陶和氣勢倓逼人，意旨所向，無敢迕者。嘗有所怨樹張三，欲置之死，用通倉盜米案鍛入之。先生執奏，以爲罪不應死法，卒從末減。有徐天榮者，館內務府二格家，二格殺人而欲蔽其罪於徐，徐力不能脫，又口吃，無以自明，已定讞矣。先生獨心疑其冤，時方移疾，且秩滿，或勸先生稍緩，即量移，此事可勿與也。先生不聽，力疾起視事，密擒二格訊之，二格服辜，天榮得釋。京師內外咸驚嘆，以爲神。九卿倚重，謂釋之定國無以過也。辛卯，典四川鄉試，士皆拔其尤。余嘗從王宮詹拙園先生視學於蜀，蜀士之儁多所稔悉，今入彀者過半，以是而知先生得士之盛也。復命，陞鴻臚寺少卿。月餘，轉通政司右參議，未幾，復遷太僕寺少卿。先生自庚辰後位頗淹滯，至是不兩月三遷厥官。

聖祖常問掌院及九卿外廷諸臣誰工古文之學者，咸舉先生名以對。

又問誰可比似，皆曰故相國張某之亞。蓋京江相國之文最爲

聖祖所契，故援以爲比。

聖祖深頷之。當是時，咸謂先生且駸駸嚮用矣。癸巳，復爲湖廣鄉試正主考。先生念湖廣文獻之地，如國初熊、劉諸公，文章開闢，爲一代風氣所宗。主而後或不免於淩夷，此主持文柄者之責也。因蓄志挽回，黜浮矯陋。入闈三十餘日，盡閱萬二千餘卷，焚膏繼晷，目擊手披，擿其菁英，落其蕪蔓。榜發之日，登進者既感知遇之奇，被放者亦服衡鑑之當，咸以爲數十年來制科所未有也。然先生精神心血亦耗且盡矣。在闈中已病，出闈而病增劇，未十日竟不起。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先生勤王事而死，正與祭法相應。開府劉公徇士大夫之請，祀先生於名宦，至今全楚之士談及先生，無不歎息泣下者也。先生手擬大魁，起家禁近，備位卿貳，兩典試事，俱有起衰之功。即前爲廷尉屬時，清節直道，亦卓卓表

見於世矣。然以先生之學、誼、齒未衰耄、又當

聖祖皇帝眷注方殷、倘更天假之年、必大被枋用、經綸黼黻、當復何如。而中道淹逝、未竟厥施、人以此惜之。著有詩經質疑數十卷、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卷。其所輯易經及通鑑提要惜未成帙。先生制藝既已風行海內、衣被後學、而古文詞尤度越於俗、卓然名其家。昔崑山歸震川先生爲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名位適與之相符、居相近世相接、文章學問先後輝映。從學之士欲爲刊嚴太僕集、繼歸太僕後。論者咸以爲不愧云。先生生於順治庚寅五月二日、卒於康熙癸巳三月二十一日、年六十四。配戴氏、誥封恭人。子三：長鋆、教習貢生、候選知縣、以子貴封中憲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次密、己卯舉人；次偓佺、蔭生。孫二人：長有禧、雍正癸卯

欽賜進士、現任萊州府知府；次繩業。女四、孫女二。曾孫男四。以雍正十三年乙卯、葬於吳縣之穹窿山下。嗚呼！先生之沒也、予留滯京師、不獲效古人之誼千里赴唁。及先生卜葬、余復大病、偃臥五六月不能起、又不獲親送先生於墓、憑棺一哭、以誌知己之恩。且先生平日所以惓惓於余、豈直以一第相期望哉。良以先大父大節與日月爭光、名德之後冀勿墜其世、故欲拯而起之、謂孺子可教也。又先生與余俱出太倉相國之門、相國待先生以國士、而余受相國知亦至深且厚。師門之誼、波及下走、聲名未立、因其獎成、而余自登第後、浮沈金馬、歷有歲年、蹉跎偃蹇、碌碌無所建豎。今復以貧病之故、杜門里居、不能自振、將終爲廢人。然則余之負先生、知者甚矣。今復援筆而表先生之墓、能無感愧并集、涕泣橫流、不能自已也哉。乃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學、賈、茂、董、醕。鼓吹六籍、陶鑄羣言。大魁廷對、渠祿高騫。人尊北斗、世奉龍門。量移國子、師嚴道尊。一佐廷尉、出入平反。法無骩弊、人自不冤。羣公推轂、喜動

楓宸。歷卿寺一歲三遷。星軺再遣、玉鑑重懸。楚材蜀士、選並青錢。躡叢關路、江漢遡源。鞠躬盡瘁、身殞於官。嗟余薄劣、早荷陶鈞。車過伯樂、氣識延津。邱山華屋、知己感恩。羊曇有淚、郭泰無慙。九原可作、視此貞珉。

（碑傳集）卷四一

方先生舟墓碣　陳鵬年

自用時文舉甲乙科、以諸生之文而爲海內所誦法、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者、惟桐城方百川先生。先生寄寓江甯、余來典郡、歿已逾歲矣。友其弟望溪、稽之與久故者、然後知先生非文人。先生生棠村、六七歲讀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識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時三藩逆亂、比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既長、還金陵、家貧、召徒授章句、無應者、乃與望溪學爲時文、遂用此知名。四方名輩造請望溪、常引接、而先生鍵戶弗與通。惟燕人王源、邑子朱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略、時就先生證嚮今故、論辯繫繫。先生終無言、退乃爲望溪發其覆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先生性孤特、而內行篤修。其父逸巢先生每語人曰：記所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於此子見之。望溪行遊四方十餘年、先生常居守、服勤盡瘁。其後望溪歸、先生東遊、登萊、極滄海、視日之始生、北過燕市、遘疾以還、逾歲自知不可療、要子在前、未嘗一給視。卒之夕、強言笑、陰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睪日常燗然於寢寐也。妻子環而哭之、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先卒之數日、閉戶、悉焚平生所論著。其古文眾見者、惟課試擬庾亮南樓讌集序、絡緯賦二篇、又於宗伯長洲韓公所得廣師說一篇。韓公曰、雖退之無以尚也。望溪治古文、詁諸經、皆先生發其端緒。死之後、親故過時而哀。吳中十郡薦紳羣士條其行誼、詣督學使者、乞定祀於鄉。山陬海聚、嗜古績文者、皆爲桊歆不置云。先生諱舟、上元縣學生、卒年三十有七、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積之不施、維過之艱。學之未竟、而奪其年。厥德渾堅、而風裁然。奚必彰於事、而襮於言。

（碑傳集）卷一三九

張學政大受小傳　鄭方坤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千將門。千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最爲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領東南傳、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

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爲翰林。

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蓋

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



尤推絕唱、眞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見如望溪、膺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卽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閒一爲之、亦蹇轎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擷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愼勿拘墟自守也夫。

《碑傳集》卷四七

張金友傳　陳元藻

金友字聲子、同安西塘人。九歲能詩、父斯壎名諸生也、日課以經史數千字、皆成誦。年十六而孤、遭兵燹、託鎭軍幕府以自庇。會草檄以其年少、不之祕也。友從旁言其不可、鎭軍大驚、卽屬署稿。果稱意、由是器重之。其母聞之曰、童子饒舌、禍胎從此始矣。乃自韜晦、後海氛再熾、逆帥聞其名、欲致之、因竄匿安溪山谷中數年。迨閩疆底定、登康熙庚申補科賢書。初選得湖廣司理、會

國家裁汰是官、改補仙游教諭。時有縣胥凌諸生、訟之宰、宰右其胥、欲以閼堂罪褫諸生。友力持不可。既而將交讞於上官、因從容謂宰曰、如此、必皆有譴。第某黜爲愛士、公黜爲庇役、輕重之際、願明公熟思之。宰爲改容、乃直諸生。又有巡司攝縣篆、欲以縣堂責士、召胥斗亟。友爭曰、學政全書、此地無責士體、恐後以爲例。公何忍焉。亦得罷。巡撫李公以友賢、疏薦之。友請歸養、李不懌、因備言母老。薦經播竄、甫獲息喘、不忍遠離狀。李爲之泣下、乃歸。仙遊人勒石以誌不忘。居鄉排難解紛、族姓無煩有司判牘者、人咸重之、稱爲旋閫先生。旋圃者、友之書齋也。年七十五卒。子迪、太學生、工琴弈、書法更精於繪事。至今得其片紙、猶値數金。終身不履公庭、以高行見稱。

《碑傳集》卷一二

陳鶴齡傳　王安國

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汧、倜儻好義、負海內重望。從容城孫徵君遊、先生少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河津、姚江二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身體認之。父沒、家業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先生恬然于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閒言。康熙甲子舉於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夙重先生之爲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篤老、輒謝歸、設教家塾、從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燈夜讀、聲滿里巷。母歿、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安定公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懇懇無倦色、士咸悅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焉。正定學宮舊粗完、歷歲爲風雨所摧傾圮殆盡。先生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醵金無幾、而先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翚輪資以助。踰年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堡水災、有密授意、謂宜以不成災報者。先生詣其地、矍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太守命督隆平、甯晉諸邑民捕蝗、令急所在騷擾。先生旬日歸、太守問狀、先生曰、蝗不食苗、苗已盡、民不畏蝗、官卽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旣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學事、其訓迪一如正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履篤實、素精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而經先生講授者、率列庠序、及獲援科名者、指不勝屈。敎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薰之而化。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對人曰、某平生不道人非、樂成人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士咸聞而悲之、赴葬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鈞、張誌請於其友李塨、方苞、私謚爲懿長先生。子三、憲榮、憲華、憲正。憲華登上第、憲榮、憲正俱成進士。

《碑傳集》卷一二

翰林侍讀陸公肯堂墓表　張伯行

溍成先生陸公、余乙丑會闈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明五經、史鑑作述非一。公輒預爲、每有撰著、同事皆爲推服、以故受

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乃寵任方殷、而錫齡不永、未得盡究厥施、君子惜之。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念昔日之交情猶昨、而道範已遥、心爲悼之。旣而公詰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必與所爲狀相符合、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因爲敘其事而銘之。公諱肯堂、字邀升、一字溍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望重膠庠、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

淑人生三子、次即公之父、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袞、字山補、公也。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雖未遇於時、而志在世用、士林咸以爲法。妣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即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淩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吏部授潁上學教諭。未赴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

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閱卷畢、錄前列十卷進呈、

親拔第一、御批曰、首場格局醇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及殿試、遂擢狀頭、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蒞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

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君臣相款洽、直如家人父子、恩遇之隆、前此未之有也。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

聖世哉。余竊念公之文章品誼所由深結知遇者、甚非無本而能然也。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詞、枝葉爲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纚纚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色養、志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遇幼孤則輔之成立。其待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貧不能娶者、捐館迎之。宗族親友、饋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蓋公志不在溫飽、故隨所施而各得也。嗟夫。宋史稱王文正德望勳業不愧科名、使天假公以年、吾見正色立朝、方嚴持重、所爲激濁揚清、維持大義、公豈有讓焉。何乃遽墜前夕之星、僅先百花而開者、獨不及調羹大用耶。抑將奕奕公孤之望、早已付之其子若孫歟。公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鹿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鐵。女六人。孫男二、元貞、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第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然則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也。後之人倘以余樸拙之言爲不欺、其亦尚有考於此也夫。爰爲之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蹄得意入鰲頭。經天奎璧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治猗歟休。前途遙爾阻華騮、日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邱。

《碑傳集》卷四六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三

惠周惕　惠士奇

惠吉士周惕小傳　鄭方坤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峯先生引爲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傳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柢于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菴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聱悅爲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輦下諸老爲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瘏僕痡，艱苦萬狀，卒侘傺憂懣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沈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誦前言，可爲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崢嶸、藝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蒞亦瓣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碑傳集）卷四六

又惠吉士記　江藩（侍讀士奇、徵君棟附見）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從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郎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徧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眾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儁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

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行皆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食者，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為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為陽，蕤賓至應鍾為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為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蕘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為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眘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

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棟，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為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為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為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甑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素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覃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為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



六四云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于亥孳萌于子該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益涉象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丘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爲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鄙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襍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后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頻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齋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食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味於古制矣王者觀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觀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廢漢四百餘年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尚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

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為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掩，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為申生妃。令尹為艾獵，用世本說為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為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為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為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為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為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為子夏門人，與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糜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于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為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闚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以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卿闕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為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荊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艮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為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為己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疑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碑傳集》卷四六

又惠先生傳

錢大昕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封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為先輩激賞。弱冠為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腳中無書，為用試為？」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為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



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世宗御極，復命留任三年，粵士皆鳧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即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朝，丁未五月，奉旨修理鎮江城，即東裝赴工所，棄產輿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今天子即位，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于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戾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孰，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爲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

之數。宗勤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爲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爲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述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衍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于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尊、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又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志銘　楊超曾

吾師侍讀學士惠公以乾隆四年移病告歸、又二年三月、考終於里第。其八月、孤子棟等以公與元配朱宜人合葬有日、謂超曾出公之門、知公行誼爲最悉、親奉其行狀屬銘墓。惟公一生學行、爲海內宗仰、士君子知與不知、聞公名皆翕然推服、無異詞者。超曾親炙公二十餘年、聆公緒言餘論、見公行己立身、乃知公之學非一世之學、公之行實有高世之行也。公承樸菴、硯谿兩公之後、以古學世其家、自少篤志經術。及官翰林、公暇日手一編、孜孜矻矻、無須臾之間。迨其晚年、學益精粹、著易、禮、春秋諸說、大抵以經爲綱領、以傳爲條目、以周秦諸子爲左證、以兩漢諸儒爲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退搜博攷、極深研幾、無所不通、無所不貫。蓋五經自周秦以後、儒分爲八、七十子之流風未沫。漢當絕續之交、去古未遠、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尙得其實。歷漢四百餘年、授受源流、各有家法。至東晉而其學始亡、自是以後、舊聞放失、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公獨倡絕學於數千百年之後、蔚然一代儒宗、使雅言古訓粲然復明於世、潘瀾茇餘、猶足沾溉後學。故曰公之學非一世之學也。迹公之行、其大端有四、曰持品端嚴、曰律身孝友、曰取士公明、曰居官廉勤。公少倜儻、風槩非常、許與氣類、遇輒傾倒。見爵位而無實者、夷然不屑。及官

禁近侍

犖毅特立獨行、絕去依附。病告里居、不見長吏、不以書記干當事。子弟應試、雖故舊門生爲主司、同考者不以一言屬也。其持品端嚴如此。公善事親、先意承志、能曲發其歡心。太宜人徐嘗抱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奉兩親之諱、盡制。同產兄在患、力爲營救、不避僵仆、有脊令急難之風。其律身孝友如此。公之視學粵東也、頒行條約、以通經爲先務、令諸生誦習五經、三禮、三傳。校士歲餘、士皆鬼課雀躍、耳事經書、其爲文章爾皇姱麗。數科以來、舉於鄉、捷於春官者、大率公拔識士。論者謂文翁之化蜀郡、張霸之治會稽、不能絕也。先是、公嘗兩入禮闈、一主鄉試、得人之最盛。平日汲引士類、經品題者並顯名於世。公之公明、洵不可及矣。公素勵志節、取與不苟。通籍後、閉門埽軌、非德不交。屢持文衡、卻苞苴、杜請寄、始終嚼然、如白圭振鷺、纖塵不汙。在粵東時、又嘗懲鎗手頂替之習、一日發十五人奸、粵人咸詫爲神明。其後于役京江、親自巡功、襄城操表、寒暑不輟。公之居官、可謂廉而勤矣。公有高世之行、又輔之以經術、嘗以學問人品受知

聖祖仁皇帝、兩次擢對、居第一、司文衡、充祭告、皆不由常例、出自殊恩。

世宗憲皇帝御極、復以中允超授學士、官學政時、又嘗以題補官員事、篆

俞旨格外准行。

今上即位、仍列清班、兼領著作。

三朝恩遇、有加無已。公之遭逢、不可爲不盛、亦由公積學力行、有以致之。昔賈誼、董仲舒爲漢賢臣、官不過傳相。其後魏弱翁爲丞相、以誼、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奉爲故事、後世以爲美談。公才侔賈、董、官實清華、他日史官論譔、以品則名臣也、以績則循吏也、以學則儒林也。名德未湮、遺書具在、安知後人不有引爲故事、而見之施行者乎。嗚呼、此公之所以不朽也。公所著咏史詩一卷、南中集一卷、采尊集一卷、歸耕集一卷、時術錄一卷、人海集四卷。詩法盛唐、文宗西漢。少時讀廿一史、皆手自



抄寫。惟不曉天文、樂律，後遂窮究二義。著交食舉隅二卷、琴遂理數考四卷。公經說皆成於晚節，有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大學說一卷，其立言之旨，詳見行狀，茲不具書。公諱士奇，字天牧，自號半農居士。其先陝西扶風人，始祖元祐自關中從洛陽，為宋儒尹焞高弟。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居湖州大全港，以直節稱，生善，分為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公三八公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鄉，五傳至公高祖。百歲翁諱洪，曾祖諱萬方，祖諱有聲，明歲貢生。考諱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累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妣徐太宜人。公生有異徵，考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公生，遂以文貞名名之。十二歲能詩，有句云「柳未成陰夕照多」，為先輩激賞。二十一補校官弟子，康熙戊子中鄉試第一，己丑會試第十六，殿試二甲十六，館選庶吉士。丁內艱，壬辰服闋，授編修。癸巳、乙未兩次分校禮闈。己亥祭告炎帝陵、舜陵，庚子主湖廣省試，提督廣東學政。雍正元年癸卯，留任。四年丙午，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歷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丁未，奉
旨修理鎮江城垣。辛亥，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乙卯、儀吉案：元年丙辰，此誤。
恩旨起服，時雍正十三年也。吏部帶領引見，奉
旨以侍讀用。丙辰，補翰林院侍讀。戊午告歸。公生康熙十年辛亥八月，得年七十有一。配朱宜人，隱士諱宗昌長女，少端重，不妄言笑，事徐太宜人以孝聞，佐公持門戶四十餘年，婦道母儀，宗黨以為法式。先公卒。子七人：繩祐、棟、繩祖、繩傑，嗣公從弟士權後，皆朱宜人出；繩臣，周氏出；繩楠、繩粱，范氏出。女二人，長朱宜人出；次范氏出，撫女二人，公從兄子及甥也。孫十一人：承壽，嗣公同產兄長子繩正後，承全、承輔、承學、承珏、承緒、泰、承德、承跗、承鷟、咸。孫女三人。嫡孫承輔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奉公柩與朱宜人合葬吳縣廿二都七圖冬字圩祖塋之次，超曾獲廁公門下，聞公之窆也，思得以一言報公九原，因不辭諸孤之請而為之銘曰：

公之先人，文林學士。數百年來，公復其始。才掩鞶雅，學富三冬。褎然舉首，遂捷南宮。持橐簪筆，從備
顧問。屢秉文衡，矢公矢慎。校士丹徼，式靡起衰。彎弓識字，文武從宜。公際泰運，受恩
三朝。班神擢對，異數頻叨。越例題補，
至尊垂聽。
特旨允行，著於甲令。惟公授受，三世傳經。元元本本，公集其成。公之著述，載之兼兩。公之孝友，百城圖象。七十年至，賦歸去來。歲逢辰巳，哲人其萎。維彼哲人，典型攸寄。一旦騎箕，後生誰倚。祁祁賢儷，婦德母儀。紀於彤史，先公而歸。厥既得卜，永無近悔。鐫我銘辭，
國史是采。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署理江南江西總督印務、加二級、受業門生楊超曾頓首拜撰。

《碑傳集》卷四六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臧琳　沈涵　宮友鹿

臧先生琳傳　楊方達

先生名琳、字玉林、姓臧氏、常州府武進縣人。祖肇元、字省三。父于經、字善文。母彭氏、生二男子、先生其次也。幼端敏、不好弄、喜博綜經史百氏之書、下至釋道稗官野紀、皆所流覽。不當意者、輒棄之、多不卒業。善文公訓以朱子讀書循序漸進之法、始大悔悟。弱冠、補武進縣學博士弟子員、文名騰躍。善文公教之曰、吾不以汝驟獲科名爲幸、能爲吾臧氏讀書種子、則善矣。先生色喜、拜受之。自有明三百年來、士人多限於制義、而不能自振、其爲詞章之學者、無論矣、爲義禮之學者、或貌襲程朱、自以爲多、或言不用六經、可以明心見性、此聖人之意不明於天下後世、六經幾何不爲糟粕也。先生始獨憂之、教門人後進以小學、必以爾雅、說文爲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其論治經也、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授以後儒之傳注、非特理奥有不能驟領、亦懼爲其隘也。善文公既以讀書種子期先生、先生亦以此自任、遂絕意舉子業、一以研經考古爲務。嘗撰述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凡自漢伏勝、孔安國、許慎、鄭康成、馬融、王肅及明邱濬、王樵之說、莫不搜輯薈粹、棄瑕取瑜、又時出己論、補先儒之所闕、垂二十年而成。又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徵士若璩序之、云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一字一句、無不精確、洵可謂首出之士矣。鍵戶研述、世無知者。學者誦閻徵士之序言、可以想見先生之學行矣。嘗謂禮記中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關頭、於學者最爲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移於後。以宋元明以來學者好爲改竄、因作大學考異二卷、而以漢注舊本爲得其眞。先生之學、於六經無不通、而尤邃於尚書、春秋、於禮有輯錄而未成。又有水經注纂三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皆藏於家。先生性孝友、事父如事君、晨昏定省無闕、侍膝下、不敢輕發一語。有妹適汪氏、夫卒、子幼、迎歸十餘年、撫甥如子、既長爲娶、分所居以居之。又善相士、壻甯國府教授張綸、布衣士也、一見奇之、以伯女贅於家、而自課其學業。族人有輕綸者、一旦設宴中庭、飭行李、具白金五十兩、命之遊學京師、勉之曰、學不成名、勿歸也。後綸中康熙庚子舉人、雍正庚戌進士。其所爲率類此。平居未明即起、夜分而寢、舉動一依昔賢爲則。配馮氏、閨門之內如賓友。生順治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時、以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亥時終、享年六十有四。子三人、廷獻、廷弼、廷猷。廷獻業儒、廷猷幼殤。女四人、長適張氏、次適莫氏、次適胡氏、次適丁氏。孫男二人、兆元、兆魁。

贊曰、先生恬於榮利、一以詮述聖經爲務、所謂讀書種子、不信然哉。其居家爲政、孝友既可見矣。方達常接先生言論、溫然無疾遽之容、篤學至老不倦、是非所稱隱德君子者歟。

《碑傳集》卷一二

誥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公涵行狀　沈樹虔

曾祖儆烇、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儒學訓導。曾祖妣夏氏。祖珽、庠生。祖妣嚴氏。父鍾寬、庠生。二代皆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妣閔氏、繼妣吳氏。二代皆贈夫人。本貫湖州府歸安縣崇禮鄉建德里。年六十九。狀。

公諱涵、字度汪、號心齋、晚更號象徐居士。世爲吳興右族。元至正間、諱子敬者始自歸安千金村遷竹墩、即建德里也。六傳諱應登、明嘉靖間、以明經歷任通判、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相國葉文忠公爲之傳。季子諱子來、萬歷庚辰進士、仕終貴州兵備副使、平黔苗展打功尤偉、相國朱文肅公志其墓、則公之高祖也。自華亭學博公而下、讀書醕厚、世有隱德、傳於鄉黨、實篤生吾公、光大門閭、益其源甚遠也。公於順治八年辛卯八月二十五日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知名鄉里、應童子試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廩上庠。康熙十四年以春秋魁其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編修、階文林郎。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升右中允、尋轉左。父艱歸。二十九年、補原官、明年、升左諭德、充日講官、起居注、晉階奉直大夫。三十三年、丁吳太夫人憂。三十九年、補原官、明年、充

東宮講官、升右庶子、加一級。又明年、提督福建學政、晉階中憲大夫、皆贈父母。四十五年、轉左。四十七年、升詹事府少詹事、尋請假歸。五十年、補原官、充

政治典訓副總裁。明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武殿試讀卷官。又明年、

萬壽科會試副總裁、文武殿試讀卷官。覃恩、晉階通奉大夫、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蔭一孫入監。明年、湖廣鄉試正主考、尋免歸、居一年、奉



命修衛雲城。洎三年工將竣，得請放還。明年，卒於里第，實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之正月六日也。公通籍四十年，其間奉使奉諱請假里居者不翅三之一，其立朝者厪厪十六七年耳。而官不出禁近，職不離翰詹，故其報國惟有文章，至於

君父大倫，生民至計，勤勤懇懇，知無不言，固其天性所植，抑亦學力獨邃爾。公性端凝，不妄言笑，舉止出入有常度。六七歲自知爲學，少長益刻苦，通春秋三傳及諸儒講義，爲文不務艱深險怪，而文理自然。年十五試於郡，郡守園次吳公綺讀其文，歎曰：公輔器也。拔置首選。迨入翰林，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詩本性靈，不事雕繪，而格律整嚴，直登古人壼奧。文宗廬陵、震川，更醞釀於經史百氏，故語必根柢。相國崑山徐公、澤州陳文貞公相繼爲館師，恆錄公詩文爲館式，公望屬焉。然公故恬退，十年不遷。乙丑春，

上召試詞臣於保和殿，稱

旨，得擢中允，尋奉諱。廬墓者六年，始補原官。時張文端公方總裁

三朝國史諸館，雅重公，嘗論史才，公舉揭曼碩言曰：有學問文章而無才識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才識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文端舉手曰：無踰君者。乃盡委公編摩校勘，多所釐正。以年勞升諭德，居職四年。甲戌，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試詩及書法，賜御書千字文全冊，

諭曰：是從未賜人，爾勤學書，特以賜爾。已而盡試翰詹諸臣於西苑，公又蒙

睿獎，將進用，又以吳太夫人憂歸。蓋公兩蒙

召試，皆荷聖鑒，駸駸嚮用矣，而仍以憂歸。歸則棲遲既久而後出，亦可以見公之於寵利泊如也。往例直省學臣惟京畿江浙以儒臣，他省概以諸曹郎。癸未春，

上欲重其選，命九卿保舉，座主侍郎徐公秉義以公名上，署曰：學守兼優。禮部尚書韓公菼見而笑曰：固知公非私門下士，何乃與吾胸合耶。出夾袋中姓名正同，遂偕以進。

上覽公名曰：是朕所稔知。遂以右庶子提督福建學政。

上時以學臣多骫法，御製考試嘆風，示諸臣，又召對南書房，

聖諭諄勉。公叩頭自矢，願竭誠上報，單車出國門，抵仙霞關，曰：自此入閩地矣。余此行負初心者，不復生度此關。題寺壁云：從今叱馭登車去，莫遣鄉音寄塞鴻。下車，盡除陋弊，振興條教，頒六事與僚屬共率之，曰：敦士行，崇實學，正文體，飭武庠，厲董率，端師表。初試福州，有司庭謁外無私面，或嗛之。洎試畢，羣情帖然，乃更嘆曰：沈公真清官，胥悅服焉。試日，端坐堂上，鉅細躬察，終日無勸。諸生通五經者，標舉之以勸，或以老病告，輒溫語慰之，而尤兢兢於武庠及諸生之列下等者，每騎射躬自校閱。既試，猶令時習於學宮。逮科試更集而覆校之。遇下等卷，必反覆閱之，求毫毛之善。嘗曰：吾於下等非閱數四，不敢定，非平旦獨坐戶無人聲，亦不敢定也。閩文清峭，往往流於險怪，公力振之，疏櫛訂頑，抉謫闢謬，一以高華沈實爲宗。越三年，而文以丕變。每博士胥謁，必戒以敦勵文行，故月有課，季有會，闕必懲。郡縣時或以劣生聞，公恆自咎倡導之未力，董率之未嚴，深自刻責，入之而士胥化焉。期滿將代，猶檄諸生曰：勿紛馳世務，勿溺志宴安，毋以失意而不平，毋以貧乏而自棄。又曰：聖人不言報應，而惠吉逆凶，理不外是，宜循理集義，事事省察，刻刻提撕，其期勖者又如此。去之日，輕裝就道，行李不增於昔。閩之人送者闐咽，攀轅奔走者數程弗去。肩輿林麓閒，道旁一老儒攜一少年奉酒以送，詢之，知其子延平生，歲試列下等者。公曰：爾無怨乎？曰：兒素不嗜學，今改行讀書，微公，某無子矣，敢怨乎？捧觴跪而進，少年者俯首懾氣，涙涔涔下。公爲舉爵，拜而去。以此見公之磨礪鼓舞者，不獨於拔擢者然也。延平夾岸皆山，澗道屈曲，高下如級，水勢迅疾，而九龍灘者最危險，巉巖怪石，森羅水底，閩民操小艓，紆行嶙峋急湍中，一不慎，與齎俱沒，瞬息不知所之。至七龍，勢少平，往來者多陸行避之。公之至，舟人機舟，請由陸，公笑曰：吾自問水神亮不我厄。鼓枻徑前，餘舟銜尾進，渡九龍，水駛如矢，石利如劍，舟穿石罅中，挾怒湍彎環而下，無一舟失尺寸。同舟者魂悸魄喪，無人色，操舟者嚙指咋舌，詫未見，而公從容談笑，神氣不殊，未知謝太傅意象相去何似，抑亦見公之自信者至，而公之學養曾未可以涯涘窺也。還朝，升少詹事，年已五十八矣。公筮仕踰三十年，周旋侍從，未嘗與聞庶政，至是立會議班，凡

朝廷大事，見之真而悉之稔者，必委曲剖析，首尾條貫，判然如數手文。大司農趙恭毅公恆右公議，公自是益留心利病，朝參上下車馬闤闠閒，咸咨詢焉。嘗出，見牛車塞路，牽車者多歎恨聲，詢知爲山東解鏹役，以部吏索賕，日挽車守庫門，卒不內，僦舍以俟，日既久，既虞寇盜，資斧

更不給虧庫死，飢寒亦死，等死耳。惟公生死之。時錢法侍郎公同年生，相善也，作書告之。閱日遇於朝，又語之，侍郎唯唯，而不內者如故。蕊山左私錢有四：曰磨錢，曰剉錢，曰小青錢，曰小周村錢，皆私鑄也。有司偷安苟且，流布日久，民亦便之。前此嘗於長山獲鑄具，聞

上怒，黜撫臣，欲竟其事，念其流行久，恐枝蔓，乃詔撫臣盡收私錢解戶部，代銀奏銷，責州縣自供運費以贖罪。於是州縣各具牒投部，亦有數十州縣合一牒者，參差多寡，錯牙不齊。吏急於磨勘，乃令府合所屬縣具一牒，吏稍成數焉，號曰通府連批。而道有遠近，錢至矣而牒未至則不內，牒至矣而錢有未至，則又執牒以驗所未至，又不內。數十百人日伺吏顏色，無所控訴。公於是復致書侍郎，反覆數千言，畧曰：「山左私錢，

朝廷念貧民無知，窮究之慮多枝引，故下寬大詔，解錢代銀，俾佩法者免死，

恩至渥也。而解錢之役困於吏，久不得內，勢必轉死於溝壑已耳。是麗法之奸民沐

皇仁而生，無辜之解役遭蠹吏而死，閣下處衷折之，以爲何如耶？且今之牛車塞路者，閣下亦既見之矣；號呼盈耳者，閣下亦既聞之矣。而猶任奸吏之蒙蔽，付之不見不聞，

國家豈少此畫諾者哉？」侍郎得書悚然，亟驗狀，斥通府連批，數百人者若更生，迄是而解者無滯。戊子秋，浙西患水，湖州尤甚，數百里皆巨浸，田荒室露，民嗸嗸無所告。時公方假歸，致書制府中丞，引康熙九年范忠貞公疏請折漕故事，曰：「浙西之水，較之九年更甚，秋成既已絕望，官糧取辦何所？然漕儲上關

天庾，豈敢妄冀蠲除？惟改折之法，前人業已行之，既免重糴輸官，又省截銀耗米，且商賈不至居奇，米價不至騰涌，又可省漕艘數百轉輸之費數萬，有益於下，無損於上。不然，窮民救死不贍，即敲骨擢筋，豈能責數十萬石之糧？鋌而走險，何所不至？事後補救，有司受虧儲之處分，又其小者矣。未雨之謀，可不汲汲哉？」兩公得書感動，遽疏入告，

特遣重臣散賑，漕米帶徵其半，銀蠲十之七，而浙西以甦。方公官京師，

上嘗以郡守牧民，長責綦重，令廷臣各舉堪是任者。公以陳清惠公名

上，實未識面也。清惠前知江甯府，方以罪須繫未釋，滿吏部向書曰：「是何可舉？雖署名，安可上？」公曰：「公長六卿，掌銓政，顧畏首畏尾耶？」同列皆色動，卒上之。未幾，

上特簡清惠守蘇州，以事主走謁候起居，稱門下士。公御其書曰：「吾以公舉，豈以私耶？」竟不納。蘇與湖接壤，公姻好半在蘇，往來過從，未嘗通一刺也。壬辰，公以學士居綸扉重地，

聖恩超擢，報稱無所，益自矢。

上命八旗預支六年俸餉，按季扣之，閣中諸臣皆歎爲希世澤。公曰：「

聖意以八旗根本地，加意優渥，然人情少則節用，多則妄費。今六年並給，恐貧軍隨手耗散，六年期遠，無以支撐，更勞

聖慮耳。」諸公以殊恩不當阻，其後貧軍不能自存，

上特恩蠲之，一如公料。大學士蕭公永藻歎曰：「沈公誠老成知大體，我輩愧不及也。」常朝侍班，

上嘗問浙江米價若何，公對曰：「臣籍湖州，聞浙西收成止六七分，米價每石一兩五錢，較之大有年幾倍之。」時福建以災告，將以江浙常平倉儲海運賑之，以公言輟浙運。公每奏對，多所陳獻，退舍不言，故知者絕少。

萬壽特恩開科，公奉

命總裁會試。公夙以文章負海內重名，爲時宗工，至是主文柄，虛公評隲，窮日夜不息，洎榜發，名宿大半焉。南宮墨裁，癸巳後文體一變。

國朝際太和極治之時，士之鳴其盛者，要皆昌明博大之音，非主持者別裁而冀識之，烏能致此哉？迨甲午主湖廣試，清風介節，一如視學閩中。入闈後，矢公矢慎，楚士翕然稱之。制府額公以潔硯贈行，曰：「昔人載石鎮舟，子贈硯壓攜。」公笑而受之。既復

命，值豫撫缺，大學士安溪李公、太倉王公曰：「忠勤清正，當今無出沈公右。」公曰：「人豈不自知？某性急，不容人過，豈堪作大吏耶？」每廷議意所未愜，歸輒悒悒曰：「吾年雖未及縣車，位致三品，旅進旅退，何爲哉？」蓋公自督閩學日，即不以家累隨後，官京師，布衾木榻，啜蔬茹淡，蕭然如枯僧老衲，非特澹無宦情，不媿大隱，即室家妻子久已撥棄，特以

主恩深重，未敢歸守先人邱壟耳。窮臘後奉

詔解職，明年春束裝南旋，蓋年已六十五矣。歸而杜門卻掃，自號象餘居士。公之言曰：「聖人作易，於盈虛之故三致意焉，而其要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人不能無動，則四者如陰陽寒暑，不能卻而走也。不寧惟是，八卦不變，則亦於八卦止矣。乾一變而姤，再變而同人；坤一變而復，再變而師。自此以往，陰陽互變，而六十四卦之象成。變者動也，然則六十四



扑者動之象、而吉凶悔吝之所莫能外也。君子守道、動而无咎、是聖人教人趨避之旨也。余歷官四十年、其動也至矣。生平當官奉職、恆惴惴不敢尺寸踰、非敢求吉、庶幾免悔吝焉耳。今老矣、
聖天子寬恩曲貸、俾投老茅檐、是動而之靜之象也。且余年六十五、於卦數為竊厥占為靜。繼自今天假我年、其斯為靜之境、而超然於吉凶悔吝之外者乎。家居讀書不輟、非好事問奇者不得見。宗人姻戚槪謝

勿通。當事者無論也。然同官舊好蒞事斯土、又未嘗不以民生利弊反覆告之。相國蝶園徐公乙未開府兩浙、於公為同館、稱莫逆、以地方事諮詢。公致書曰、湖賦重而地窪、湖俗詐而民貧。賦重、故畝之所入供常貢外、豐歲之餘無幾、歲歉則正賦恆缺。近者加耗日增、催科益急、差役之暴橫、奸吏之懸閣、銀工之傾銷、運丁之津貼、羅叢竊穴、莫可窮詰、民幾何不困哉。唯在嚴飭有司、少一分加耗、卽多一分正供也。湖地卑下、瀆於太湖、南自餘杭、天目萬山之水注而北走、以太湖為尾閭。春秋霪雨暴漲、瀆湖諸漊不能頓洩、分流內地、而內地支河淤淺者多、乃橫決奔潰、漫衍於平疇廣陌、不可收拾矣。故湖之苦澇甚於苦旱。當樅有司於冬春水涸時、實心督民、各就其近者協力疏濬、庶水旱無虞、亦備荒之先事也。湖鄰省會、俗多詐、鄰舍雞豚桑孛細故、反唇奸民卽挾之走上臺、駕危題以聳聽。上司為所誑、往往令有司窮治、及奸詭畢露、坐以不實之條、而被誣者家已破矣。惟勿聽浮詞、勿縱奸猾、庶獄訟息而民俗清也。湖民貧懦、故不為盜。民而盜、吏驅之役縱之也。州縣獲一盜、胥役置一莊。歲有獻、月有奉。一不遂、凡遇盜案、先拘而考焉。民卽欲改行不得也。平時盜納貨以養吏、事發吏庇盜以縱奸。一案竊發、吏已知主名、陽為緝捕要案。於事主者無厭、吏欲飽而事主之所失愈益多、苟且結案、而盜故軼矣。此弊之在吏者也。孤村荒野、四無與援、不逞之徒操白梃挾利刃、盡室劫掠、此眞盜矣。有司以盜案累考成、抑之使改為竊、循故事、使訪緝而已。為盜者知官之固如是、亦何憚而不為哉。此弊之在官者也。小盜者大盜之漸、不可不亟懲之也。相國以公言中肯綮、檄支郡率行焉。公之言不獨福於湖之民也。往者
車駕避暑熱河、順天之密雲當孔道、鑾輿往來必經焉。見其城惡、
命經之時、城河諸大工、每以在籍之曾使督撫及視學者董其事、
上意偶有懲也。久之、遂為例。當是時、部臣以例請。
上亦以例遣。城工之同事者十二人、公與焉。公聞
命、馳詣工、與同事者度險易、相高下、酌工力、謀板幹、計所費二十萬有奇、公所任不及什之一。然公素不問家人產、在官仰俸而食、家居饘粥田皆高曾所遺、無中人產。乃盡粥之、又稱貸於故交舊戚、尙不及什之二、而破書故硯已搜括盡矣。初、公督閩學、閩士感戴如慈父、如嚴師、思所以識公勿諼者、乃構清若書院於烏石山、肖公而祀之。公曰、吾無德於閩士、重吾媿也。是烏可。公嘗以閩道學區寵山、延平而下、倡道者不勝數、乃特疏以請祈表章之。
聖天子親灑宸翰、為額者七、各懸諸祠、以光寵焉。始蕆事而閩之士有是舉、公度衆情不可止、乃命以公所請楊、羅、李、二蔡、胡、眞七賢益以紫陽、勉齋祀其中、為九賢祠。閩士勉從公指、貌公像於旁。安溪李相國為文刻石紀德。至是聞公此役、相率走祠下、謀揭登聞、為公請命。繼知同役者衆、度不可以一人免、又知公貧斷不能集事、設匭於祠、輸金以助。士聞投匭、鎰屬、販夫隸傭亦以一錢納之、曰吾為清官助。乃環中丞門、額請疏諸朝。中丞以聞、
上命交工用。嗚呼。閩士之所輸、一杯一勺、曾何足以脫公於役、而亦可以見公之入人者深、而士之戴公者久而不忘也。向使公負初心、渝素節、極其所至、亦不過如是止耳。則此萬餘金者、卬囊底蓄足以辦、亦何至風霜勞苦、幾以身殉、而身後之累無所紀極哉。至於今、士之思公者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其所以報公者至矣。公固不以此易彼也。工未半、諸臣之共事者家悉毀、乃相與請內庫、借帑八萬、而工幸成。公之受事也、繪圖於壁、朝夕凝視、心營手畫、所以勞其心者、人不得而喻也。乃至炎歊奔走、風雪鵠立、窮邊荒塞、閱三年不敢告勞、神疲於內、形瘁於外。公素耐勞、不善病、至是精力不支、頻上逆。戊戌冬、工告竣、未了者會計句考之事、乃告歸。病益委頓矣。明年元旦、猶扶掖強起、北望叩祝。越五日而竟不起。卒之日、語不及私、唯言
君恩未報、國帑未完、死不瞑目耳。嗚呼。忍言哉。公孝友性成、念閔太夫人早背、語輒淚交頤。遇母黨恩愛逾等。幼弟為吳太夫人出、太夫人沒、公為撫育成立、畢婚娶、授田廬焉。春秋祠墓、展謁必誠。墓田租稅出內必謹。性喜汲引族子弟秀異者、月聚而課之、評甲乙、決進取、若挾左券。周卹鄉黨、不靳餘力、婚者助之、斂者賻之。又以族多貧、不克葬、置域為公兆、仿趙季明族葬之法焉。先人敝廬、悉推諸弟。昆甲戌居吳太夫人毀、猶僦屋以居也。公讀書縝密、小心謹飭。家所藏丹黃、都偏點注乙讀、

精緻嚴整。點讎徵譌、校讎不遺。補官京師、崑山司寇徐公承詔輯一統志、素契公、以公爲次委之集勘。公每夜分不輟、或請少休、公正色曰、豈以非吾職守、聊且畢事也。每卷成、司寇輒曰、經君手、吾毋庸覆校矣。性坦率、無城府、與人交肺腑洞見。僚友過面規之、無背訾者。而謙抑善下、於朝廷爲前輩、於宗黨爲長老、遇後進子弟、奉手粥粥、若折節論儕輩然。鄉居短衫芒屩、循行伯格、審地之肥瘠、度田之廣狹、量畝而考所入、課桑而計所贏。田夫野老或相與爾女之、則喜曰、彼固不識也。槃冠之爭、席何異哉。一僮一杖、率意而遊、遇山林佳處、輒流連不去。入武夷、必窮其源、登黃山、必上其頂。天都蓮華、戌削數千仞、人皆縮足。公直上八百級、平步過飛梁、上瞭經臺、呼山靈拜曰、吾老、當歸此山矣。故嘗有詩曰、功名閩海三秋月、心事黃山一片雲。冒黎慟哭作壽與家人別、以公視之、非奇男子矣。竊嘗綜公生平而私擬之、未嘗有刻薄寡恩之行、未嘗有崖岸矯激之容、未嘗有求田問宅之事、未嘗有園林鐘鼓之樂。褆躬侃侃也、容止恂恂也、襟懷浩浩也、局量休休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我公有焉。惟公之立朝、不在能言之列、而遇事別白、不肯婞嫕、故剛介如趙恭毅、而深爲引重也。作爲文章、原本經術、藻績子史。故宗匠如徐東海、而亟相推許也。閩海三年、清風兩袖、公明之頌、尸祝到今。顏曲阜之視學吾浙、瞠乎後矣。癸巳南宮得人之美、於斯爲盛。至於今、踐卿貳、列高位者趾相接也。魏柏鄉、龔合肥之庚戌校士、後先輝映焉。至於誠發於中、義形於色、奮然斷然、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不能言者、則又與太倉相國志同而道一也。其斯爲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與。公仕宦四十年、生平不名一錢、守先人恆產無所增益。庚寅秋、六十初度、取而析之、授兩子、薄田之代耕者不滿百畝、什器之粗略者僅數具。且訓之曰、此皆先人讀書、銖積青氈所遺。吾膴仕數十年、曾未辦此、用自媿然。愈於世之勢取豪奪者什伯矣。兒曹無嫌其薄、庶幾其長享之。嗚呼、詎知不數年、及公之身、星奔雲散、靡有孑遺、曾不如彼之勢取豪奪者之長子孫、利後嗣也、可勝言哉。公所著有賜研齋詩存、及左傳注疏纂鈔、讀史隨筆、明七律選、今詩選、選賦讀本若干卷。配同郡閔、累封孺人、宜人、恭人、晉封夫人。副室舉子二、樹槐、康熙壬午順天舉人、授仁和縣教諭、柱臣、康熙甲午順天舉人、

命往廣東知縣。女子子三、一適嚴民雍、蕭山縣儒學訓導、一適董浩康熙庚子浙江舉人、一適姚之棟、海甯庠生。孫男三、榮成、榮建、榮昌。孫女六、一適吳日暻、一適鄭增、一適嚴炳元、餘字未行。曾孫男三、曾孫女二。炳震分卑處賤、何敢妄意操筆。惟少侍公右、請業辱公獎許、肯讀書、未忍一日忘。而公生平行業震耳目、所覩記者爲詳。用敢不辭固陋、件繫臚列、以當甲乙之簿、庶幾立言君子有所徵信焉。

（碑傳集）卷四二

宮友鹿傳 沈欽

宮友鹿一字熙麓、號恕堂、其名一字犯御名上一字、亦犯嫌名、紫陽先生偉鏐第八子也。自少志向不凡、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通貫羣籍、名播遠近、屢困場屋、更屏居苦志、惟就子舍侍父色養、嘗讀書焦山、冒江風省母疾、舟幾覆、人士稱至孝。壬午、考授教習。乙酉春、聖祖南巡、上時巡觀河省耕詩四十首、聖祖覽畢、指其名顧侍臣曰、此老學也、蓋名徹宸聽久矣。旋賜金、命偕御試所取人一例入都。友鹿分得南薰殿纂修方輿路程。是年秋、舉京兆。及冬、賜衣裘松花硯。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入翰林。友鹿昔纂有合璧連珠集及二十一史連珠集、至是館閣咸來鈔、資膏潤焉。己丑散館、授編修。辛卯、復召入武英殿纂修御選唐詩註。壬辰會試、充同考官。甲午冬、命九卿舉學問優長者、首以友鹿對。乙未春、召試乾清宮、臨軒親定、多所澄汰、獨顧友鹿溫語詢以年力及曾出外差否、奏對稱旨、天顏甚霽。會丁酉冬、以爭議學差開列事失院長意、罷歸。友鹿欣然就道、抵家文酒觀劇如平時、未幾遘疾卒。

《碑傳集補》卷八

恕堂詩鈔小傳 鄒方坤

宮鴻曆字友鹿、別字恕堂、泰州人。篤學好古、少即以聲詩鳴淮海。壯歲遊京師、時承平日久、賢公卿折節下士、被褐懷珠玉而自衒者、指不勝屈、恕堂以副憲之孫、太史之子、中丞之弟、其諸子亦俱登甲科、挂朝籍、門地清華、一時無兩、顧日掩關蕭寺、丙夜攤書、時聞拽紙聲簌簌、稍閒則騎禿尾驢、持方麴障面、與一二貧士行歌于酒市、人海之閒、拍手嗚嗚、亦正復了不異人。迨夫綺衾明燭、歌接郢陽、草色花枝、酒寬裴迪、鄴中之飛蓋追隨、漢上之題襟稠疊、魚龍百戲、落紙如風、每奏一篇、座客率擊節

傳觀、或蹙縮不能措一辭以退。昔王荆公謂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昌黎所得。今觀甲己稿有云、剽若奔雄雷、欻如飲渴蛛、險句鬼可泣、強韻山欲動、此殆恕堂所得、而有味乎其言之也歟。晚歲成進士、（編者案、恕堂用靜海籍、成康熙丙戌進士、年五十一矣。）入詞館、夙志始一伸。然正不知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矣。前後兩遊吾閩、詩囊最富、中閒鏤刻山川、雕鐫景物、實能爲無諸故墟別開生面、修通志者、奈何熟視若無覩乎。

《碑傳集補》卷八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五

張伯行一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淸恪公伯行神道碑　朱軾

聖天子繼統御極，衆正盈朝，萬邦作則。於時耆德宿望之老，明道通經之儒，咸見登用，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公特爲上所器重，自倉場入爲戶部侍郎，旋陞禮部尚書。蓋上意所以顧公者甚厚，恩寵錫賚，殆無虛日，而時賜接見，咨謀天下之務。公感激知遇，夙夜匪懈，中外之士皆望公精力未衰，將盡出其所蘊以膏澤斯民，而公年已高，歲餘遂薨於位。自朝廷及四方之人，莫不高公之醇德豐功，輝映兩朝，爲邦家之瑞，而尤悲悼公之可以及於人者無窮，天下之所望於公而可以爲之者尚未竟也。其子師栻、師載等奉公喪歸河南，以丁未歲某月日葬公，而來請余文以揭於墓之原。余素慕公之盛德，而又嘗辱見知於公，與公同在朝，脩職事相從三二年，所受益於公者宏多，而竊自謂知公者，其可以辭。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也。其先出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彥實徙儀封，因家焉。曾祖諱自新，庠膳生，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戴氏，累贈一品夫人。祖諱醇，邑庠生，生有隱德，有司表其閭，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傅氏，累贈一品夫人。考諱岩，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好義樂施，鄉黨稱之，封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祀於鄉；妣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母耿氏，未封，梁太夫人實生公也。公自幼嗜學，既長，銳然以聖賢可學而至，嘗慨聖人之道自秦漢以來，惟濂洛關閩得其宗，後之學者源遠而末分，相與爲異說，或汨其意，亂其眞。近世惟許魯齋、薛敬軒、胡敬齋最純不雜，深闢姚江王氏之學，常以爲經世事業必原於道德，乃可措正而施行，至於權謀功利，雖苟有就，君子弗貴也。凡所以切磋友朋、勉進後輩，尤以程朱之學爲急。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壬申，補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憂，扶櫬歸里，喪葬一遵文公家禮，啜粥寢苫，不入內，三年如一日。鄉人有假貸未償者，悉稱遺命焚券，歡聲動遠邇。建請見書院，招來志行之士，講道其中，延冉太史覲祖爲之師。公與磨礲浸潤，期於大醇。己卯夏，天雨，堤決水溢入城中，居人大恐。公募民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閱堤，異而問之，遂題疏以公効力河工。連年著績，壬午冬，題補山東濟甯道。值歲荒，不及申請，出家財賑救，衆賴以濟。未幾，奉檄賑濟，動用倉穀二萬餘石，藩司移文責公專擅，公具詳河撫兩院，言百姓方待哺，不急賑，恐流離散亡，罪將誰任？且將來衆咸以某爲戒，民命幾何？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乃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又與郎中德某晝夜商畧，蓄洩得宜，事竣，爲書名曰居濟一得，紀其事。遷江甯司臬，時撫軍某者怒維揚諸生六人，欲盡去其衣巾，公固爭乃免。視事僅兩月，衆稱明允。丁亥春，

聖祖皇帝南巡，知公材可大用，就陞福建巡撫。以是年夏入閩，值旱荒，題請動支庫帑賑濟，全活甚衆。閩中人稠田少，米價常貴，公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又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逮公去閩，民不阻饑。禁止淫祀，汰師尼之年少者，令所親贖回；貧不能贖者，爲設法歸之。輿情大愜。乃大張綱紀，褒廉糾墨，防猾胥之爲民害者，置之法。公待人以誠，不爲谿刻崖岸之行，比及一歲，風化大行，奸宄屏息，在職者莫不洗心濯慮，奮勵自新，數千里肅然也。公居官以教化爲己任，所至必立學延師，置書籍，召生徒，肄習講貫。在閩建鼇峯書院，爲學舍百二十間，祀周、二程、張、朱五先生，貯古今經史子集數萬卷，梓前賢先儒之書亦五十餘種。訪求閩中士有行誼博聞好古者，令郡縣資送延入學舍，給衣服資用。公每月中三四至，與講論儒先爲學之旨，修己治人有用之學。所成就人材甚衆，人以爲道南嗣音焉。聖祖賜匾額曰三山養秀，今學舍租規範猶昨也。庚寅春，移江蘇巡撫。時淮揚連歲荒歉，公上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而完年半之租，民力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又上疏請於江蘇藩庫撥銀三萬兩，赴鄰省買米，分下各屬，減價平糶。疏發，卽行。聖祖皆俞允之。公正道直行，董戒休威，而總督噶禮每事違異，公志不獲伸，屢求去，不許。至辛卯，江南科場弊發，公據實奏報，上遣京堂官二人與督撫鞫實，而督臣復力持其事，使者蓄縮不敢問。當是時，噶禮氣張甚，公乃上疏劾督臣噶禮營私壞法，穢跡彰聞數十事，及通同考官爲奸私、相庇護狀，請卽行解任，一併研審。疏辭有曰：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督臣亦星夜馳疏劾公，上命俱解官聽審。使者連審問，皆歸曲於公。疏再上，而聖祖知公特甚，下諭朝臣以公爲天下淸官第一，留公撫江蘇，而黜督



臣去職、初、公之解官聽審也、吳閩二邦之人相與齎咨涕洟、奔走籲呼、如失怙恃。及聞公復位、則又相與踴躍騰歡。感
上之恩、繼之以泣。江南數萬人行數千里詣闕下、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以申感戴罔極之意。
聖祖亦大喜。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爲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下。公治江南數年、吏習民安、既厎於理、建紫陽書院、規畫未竟、不及在閩時。然正學賴以昌明。丙申春、入爲總督倉場侍郎、旋兼理錢法職事。既繁、又頻年兼賑濟、酌議社倉、視河等務、公精勤弗懈、經畫靡不周悉云。公平生於科場尤留意、在閩時嘗監文闈典武試、奸弊屏絶。至是典丁酉順天鄉試、辛丑會試、盡心校閱、得人尤盛。壬寅冬、
聖祖仁皇帝升遐、公哀痛盡禮。我
皇上登極、知公宿學元老、忠愛出於至誠、以倉場錢法事繁、令專理戶部事。凡朝中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令與焉。元年九月、遷禮部尚書、
特恩晉一品、追贈三代、
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公益竭忠盡慮報國、而精神亦衰憊矣。三年春正月、自檢平生文集及所論著、授其子師載。二月得疾、即口授遺疏上之、敘述
兩朝知遇之恩、累懷報稱而未能、勸
上崇正學、勵直臣。此二語皆公平日所以自爲、臨歿猶汲汲焉以告
君、可想見其生平矣。公歷官數十載、常俸外、未嘗受一錢。所用粟米絲布、皆自取給於家。公餘悉爲養士恤民之費。惡夫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所薦士、不使人知。其尤著者數公、皆炳炳在人耳目間、其餘不可勝數。遺疏入、
上深爲憫惻、祭葬卹典皆加厚、而特晉太子太保、命朝臣咸臨其喪、
賜謚清恪。嗚呼、惟篤學守道者爲能有經世才節。人多謂公德勝其才、余謂公之才節卓有表見明效。撫閩吳兩省、興學養民、靡所不悉、是其才也。吏治肅清、絶去貪黷、苟有不率、劾及同官、是其節也。若以籌畫期會、權謀辨給爲才、公未能或之先。若以察吏安民、秉公忠以報國爲才、公固翹然遠矣。公生於順治八年十有二月初五日、卒於雍正三年二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配王氏、累封一品夫人。次王氏、贈宜人。實生二子、長師栻、候選知州。次師載、丁酉科舉人、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女三人、俱嫡夫人王氏出。長適太學生馬晉、次適東昌府管河通判曹元夢、次適太學生孔毓璁。孫一人、景白、師載出也、尚幼。公自少至老、儒先之書未嘗釋手。嘗所著困學錄及濂洛關閩書注解、參訂諸儒之說甚眾、皆傳於學者。茲不具載、載其功跡著於當世者。銘曰。

休明啟運、純和毓精。中州間氣、湯耿有聲。公其踵美、正學是扶。研慮覃思、張銘周圖。述緝前典、折中後儒。出其底蘊、撫閩及吳。公所居邦、穀登人和。抗節鋤奸、愁痛笑歌。令出民從、既去而思。何以能然、至誠之爲。
聖明秉六、命作秩宗。皤皤黃髮、以代天工。咨謀襄崇、無斁初終。公之休烈、先哲有繼。自今以始、欽於世世。

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墓誌銘　張廷玉

有明中葉、姚江王氏之說興、一時恢奇自喜者多陰棄朱子之學以從之。雖賢者不免焉。惟高顧諸公、號爲能謹守繩墨。自我
聖祖仁皇帝篤信朱子之學、親纂語類文集、以爲學者準的、躋廟祀之位、次於十哲、然後薦紳之士非朱子之學不敢言。然數十年來、海內所信爲能守朱子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吾同姓儀封公其一焉。公八歲遊欽泉書院、叩所云、曰、爲士者當如此矣。乙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丁父艱、服闋、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子弟講誦、若將終焉。會大水、遂謁張公巡河、知公家居、私募士人築堤以捍河患、方畧異衆、疏請檄公贊理。有司敦迫公赴部、以疾辭、不許、乃以辛巳春至河上。踰年、題補濟甯道。丙戌、擢江蘇按察司。踰月、
特命巡撫福建。己丑、移鎭江蘇。與制府噶禮議事輒齟齬。制府爲大吏數十年、多羽翼、性鷙驁、意所不可、必巧搆陰中以禍、用此眾莫敢攖其鋒。辛卯鄉試弊發、公疏稱事由制府、並暴其生平貪暴狀。
聖祖皇帝再遣重臣就鞫、而制府習於文法、官吏畏威承意、證者皆避匿所劾無徵。於法公當罷斥、讞詞屢奏不決。及
命下、則留公而罷制府、制府遂由是敗。方公劾制府疏出、遠近傳誦稱快、而不能不爲公危。及再訊無徵、江南士民如沸、聞者喪氣。至是有心有口者莫不歡
天子之聖智、而幸公之忠誠所以自達於
君者有素也。公既留任、尋以張令濬私通洋賊獄事、爲異已者所中、復
命重臣就訊、奏公應褫職聽鞫。七奏始得

命遂當公重典而
聖祖皇帝特召公入內引見乾清宮踰月
命署倉場總督庚子冬補戶部右侍郎
今天子嗣位特恩晉正一品尋遷禮部尚書每賜宴
先帝舊臣公必與焉公在官不以妻子自隨齋用絲粟以上皆運致於
家循分自盡不務爲赫赫之名而人皆信之所至必興書院聚秀民導
以學朱子之學而辨其所以異於姚江者閩俗祠疫神氣燄動人禍福
數有驗公命悉毀之半改爲鄉塾籍比邱尼以妻貧民性篤厚居喪一
如禮經父歿以遺命棄債弗收校訂先賢遺書五十餘種次第刊布註
解濂洛關閩書及所著困學錄悉躬行心得之言天下知與不知皆曰
是能謹守朱子之學者也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卒年七十有五
天子震悼遣諸王大臣致奠加太子太保
賜謚清恪於常祭有加曾大父諱自新大父諱醇並邑庠生父諱岩以
邑庠生入太學皆累贈如公官自曾王母以下並贈一品夫人配王氏
封一品夫人副配王氏贈宜人子二師栻師載女三皆適士族孫一暻
自於雍正五年丁未三月十五日
賜葬於通安鄉藕河村之原銘曰
天生哲人爲世之鐸志學伊顏道宗濂洛實踐眞知匪由臆度百家紛
挐謹其疆索剛方正直立朝儼若履險如夷何愧何怍誠意交孚
天心以灼高朗令終歸神冥漠斯道未亡後其有作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謚清恪儀封張先生墓表　沈近思

中州自二程夫子闡絕學於千載不傳之後上承洙泗下啟紫陽聖賢
道統如日經天當時及門尹和靖謝上蔡皆能守其師說至元而有許
魯齋豈非天地清淑之氣萃於中州而斯文有厚幸耶我
朝前輩湯公潛庵耿公逸庵爲中州理學之冠海內學者多宗之儀封
張先生生於二公之里幼聞聖賢而喜比長毅然有志於學道孜孜爲
深嗜而篤好之尊信程朱獨得其正凡稍涉異端邪說陽儒陰墨之論
舉不足以滑其胸中其爲學也醇矣遭際
聖明敭歷中外由監司而躋九列所至平糶賑饑褒廉糾墨問民疾苦
宣布
朝廷德意興書院育俊髦慨然以教養人材倡明絕學爲己任而辛卯
江南揚弊奮劾督臣噶禮一疏所云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
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乃先生平日養成剛大之氣沛然直達於
筆墨之間秉道嫉邪有不自知其激烈者
聖祖仁皇帝深鑒其誠屢賜保全加之大用
皇上御極之初晉大宗伯恩禮優隆極千載人臣所難遇先生感激涕
零方竭誠以圖報稱而年力已就衰矣嘗考先生生平撫吳政績略同
睢州而尊信程朱則又近於嵩陽可謂得二公之所長而不徒託之空
言也當湖陸稼書先生爲
本朝醇儒第一與先生科第後先不甚相遠知遇不如先生之隆名位
不如先生之顯而先生篤信其道以爲繼薛胡之後得程朱之傳就其
家訪求遺書梓以行世而中心尊而奉之退然自居於後學之列此又
見先生望道未見之誠樂善無我有非他人所能及而學者所當師承
倣法者也庚子之冬近思始見先生於京邸質疑就正於大學一書頗
有論辨至今六載先生下世又一年矣因葬期將屆爲之表以揭於其
墓使人知伊洛以來魯齋四百餘年之後有尊信程朱卓然不雜如先
生者亦足爲中州興起斯文之幸也已至先生生歿年月子孫名字及
生平事蹟具詳壙誌中不復贅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謚清恪敬庵張先生行狀　費元衡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于一敬更號敬庵其先
世居上蔡明洪武中文學彥實公從儀封遂世爲儀封人以讀書傳其
家先生曾祖諱自新邑廩生祖諱醇邑庠生有隱德有司表其閭事載
邑誌父諱岩以庠生入太學考授州司馬樂善好施有德于鄉三舉鄉
飲大賓崇祀鄉賢先生既貴皆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戴氏
麿氏祖妣傅氏妣郭氏梁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繼母耿氏待封一品夫
人先生前母郭太夫人無所出梁太夫人於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初
五日生先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幼即穎異七歲入小學恂恂恪恭
有儒者氣象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曰此讀書人講道論德之
所也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年十四丁母梁太夫人艱哀毀如
成人十五父贈公續娶耿太夫人事之克盡子道二十三贛榆倪公長
庠以翰林改授儀封令振興文教于義塾見先生所作文曰此大成之
器也即召面試大加咨賞命北面具弟子禮而親爲之指授焉二十五

入邑庠。逾二年，試前茅，食餼。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當是時，先生文名滿鄉國，而自視常若有欿然不自足者。殿試後，
聖祖傳諭新進士曰：「囬家當依舊讀書，不可廢學業。」先生聞之，卽自勵曰：
聖諭諄切，不可不遵。況讀書吾素志乎。歸，闢圃於南郊，中建精舍，旁列池亭，繞以四時花木，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始於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之書，以及浮屠、老子之說，靡不涉獵，而皆不慊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文集，乃恍然曰：此孔孟之正傳也。入聖門庭，盡在是矣。于是于濂洛關閩五先生之書，如饑斯食，如渴斯飲，口誦手抄，汲汲如將不及。且一言一動，均必由之，而一切異學俗學，不得而奪焉。先生篤志潛修于園者凡七年，其卓然為大儒、為純臣者，皆原本乎此也。壬申，入都，補內閣中書，與太史冉公覲祖論道有合，朝夕往復不倦。甲戌，敗中書科中書舍人。其冬，父贈公卒於京。乙亥春，扶櫬歸里，喪葬一遵文公家禮，啜粥寢苫，不入內室，三年如一日。凡鄉人素假貸者，悉稱遺命焚其券。初，飲泉書院，驛鹽道李公子和所建，先生幼由其地，欲讀書于此者也。未幾，為邑令所毀。先生慨然有興復之志。戊寅，服闋，未赴京，于封人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成厥志焉。是夏，赴部候補，旋卽歸里。時冉太史亦請假在嵩陽，延掌書院教，相與講明正學，從遊者甚眾。先生樂之，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己卯夏六月，大雨，北關堤決，水汜濫入城，居民大恐。先生募民囊沙土填築，得無恙。總河閱河至儀封，詢問所以賢之。庚辰夏，題赴河工效力。先生以疾辭，請撫軍代題，弗許。詣部具呈辭，又弗許，乃赴河工。冬，上治河議十條：一曰黃水本強，宜分其勢而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而使之強；一曰清口宜設安瀾閘；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濟閘；一、請復天妃閘之舊制；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堰、周橋、翟壩之堤工宜堅築；一、黃河兩岸之遙堤宜堅築。又上議請于運河之底倣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辛巳春，督修南岸堤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尾埽，衝急不可當，乃焚香禱於河神曰：官司曠職，罪固難逭，然
朝廷之工不可壞，一方之民固無罪，惟神有靈，庶其保護。得無恙。壬午，督修高家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題補山東濟甯道，赴京引見，奏對稱
旨。癸未春，赴任。時值歲荒，流離滿道路。先生于家運粟以賑，并載錢及綿衣數舟，分給凍餒者，眾賴以濟。未幾，總河奉
旨遴選賢能官十員，分道賑濟，先生與焉。分賑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餘石；賑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餘石。久之，藩司移文責以擅動倉穀，將取職名題參，乃以敬陳賑濟等事具詳河撫兩院，其畧曰：賑濟乃奉
諭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當日奉
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莩，本道之罪，其可逭乎。且如此救濟饑民，而免民之死道路、散四方者，尚弗可勝數。使當日不動倉穀，不知更當何如。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饑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為重，民命為輕，一任鵠面鳩形，輾轉溝壑而不加賑恤，害有不可言者矣。事遂寢。先生賑汶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婿未婚，亡父母，其叔賣于孔監生家為婢。問其價，如數與之，召婿至，給新衣而為之成婚。甲申，捐貲建清源書院于臨清，建夏鎮書院于夏鎮，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煥然新之，皆招士之有文行者砥礪其中。凡催漕督工之暇，輒至書院，諄諄與士子談論正誼明道之旨，一時多所興起。乙酉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河，
特賜御書「布澤安流」匾額、詩章二、詩扇一。丙戌，
聖祖遣郎中德公成格封閘催漕，臨行，
上諭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汝往與商確，設法蓄水，量塘放船。先生因與德公晝夜籌畫蓄洩之方，是年漕艘皆早抵通。乃著居濟一得一書，載河工事宜詳備。是夏，遷江蘇司臬。冬十月，抵任，吏呈往例送督撫贄儀約需四千金。先生曰：我為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家中所攜土物進，皆不受。時維揚諸生獲罪郡守，撫軍怒，欲褫六八者衣頂。先生爭之，不聽。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三四，乃得請。其他率多平反。丁亥春，
聖祖復南巡，過滸江，于御舟
召先生問姓名。駕至江甯，
命督撫薦舉地方賢能官員，先生不與。一日，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今一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問督撫曰、張伯
行居官果何如。皆對曰好。大學士。京江張公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
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
特陞先生福建巡撫。先生任司臬後、以接
駕、扈從、來往道路、視事僅兩月、而廉惠之聲已深入民隱。聞陞任、吳民
無不咨嗟歎息者。隨
駕至西湖、
召賜御書廉惠宣猷匾額、對聯、詩扇。又求家廟匾、卽
面書積善餘慶四大字以賜。
駕還姑蘇、趣赴閩視事、乃請
訓旨。奏曰、臣才短、無以報稱。惟有矢清白、盡愚忠、以仰答知遇。
聖祖曰、此言人皆有之、看汝做去何如耳。復奏曰、臣父在日、常訓臣以
廉謹報効朝廷。若受人一錢、不惟不忠、且不孝。
聖祖大悅、諭話良久、出送。
駕至鎭江、陛辭赴閩。時臺屬旱荒、題請捐糧賑濟、全活甚衆。念閩省人
稠田少、一歲所出之粟、不副一歲之用、市米騰貴、商利而農病。於是每
歲遣官赴江浙等省買米平糶。又多設社倉、預積貯、以備凶荒。禁米下
洋、以絕盜糧。終閩任、民無阻饑之患焉。永安、甯洋、漳平、大田各縣多深
山、易藏奸宄、有盜首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間出劫爲害。先生與總督
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先生密訪得其巢穴、亦就擒、皆赦其
餘黨、不究。地方以甯。乃大張綱紀、察利弊、整飭屬員、甄廉糾墨、訪猾吏
豪强之爲民害者、悉寘之法。飭保甲、講鄉約、使盜賊無所容、良善知所
慕。一時官吏士民、競競奉法、教化大行。閩故理學名邦、自楊龜山先生
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
魯。先生以爲此邦之士可與振興絕學、建鰲峯書院于會城、俾有志正
學者偕來肄業。又出家所藏書千卷、并廣搜前賢遺書先儒文集、命學
者分任校訂、次第刊布之。于是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至丁酉歲、
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
賜御纂書籍。至今絃歌不絕、皆先生倡導力也。福州有五帝者、瘟神也、

廟祀遍鄉城、師巫假以誑誘愚民、惴惴崇奉、禱祠晝夜不絕。先生命毀
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獲罪于神、卒于官、不可毀。先生曰、此偶值耳。
爰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省城多尼僧、皆買貧家女、髡之、號佛子、
盈千百所、爲弗可問。先生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許來告、爲
設法。羣情大快。監文闈、典武試、風情弊絕、得士皆賢俊、爲衆所服。臺灣
兵跋扈、稍不遂意、輒上山鼓譟、要挾官長。先生以倡亂爲首之人平日
必多不法、當先以他事除之、臨時自無煽誘。鎭臣遵先生教、終先生任、
無敢譁者。臺厦道員缺、先生疏薦海康陳公瑸。時陳督學川中、
聖祖遽從所請、兵民悅服。己丑冬、閩督奉
命入京、先生署篆、籌畫海疆、整飭文武、政令一新。既而移撫江蘇。奉
命馳驛、士民攀留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初、
聖祖諭大學士京江張公、安溪李公曰、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
移撫。李奏曰、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奏曰、江南頻歲災
祲、民不聊生、非此人莫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汝閩。遂有
移撫江蘇之命。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涖任、卽奏罷撫藩、虎噬
狼貪、人人不寒而慄。聞調先生撫吳、吳民如望歲焉。先生至蘇、首下檄
禁屬員餽送、其略曰、一黍一銖、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卽受一分之賜、要
一文、身卽受一文之污。雖曰交際之常、于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
何來。本都院旣冰蘗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
化日隆。又出示虛心延訪地方利弊曰、本都院洊荷
聖恩、寵頒節鉞、致身澤民之願、夙夜彌虔。興利除弊之規、饑溺顒望。目
下窮黎之食米價未平、何以拯之。民力未足、逋賦恒多、何以籌之。吳風
刁健、訟獄繁興、何以遏之。士習未醇、貽譏佻達、何以正之。山村水匯之
漕漁、何以旱潦有資。探囊胠篋之比匪、何以防維無恐。鰥寡孤獨、何以
遂其欲而給其求。衙蠹土豪、何以革其心而易其轍。一切舉廢修墜所
關、難以枚舉、合亟諮訪。凡吾官吏士民、勿吝忠告。時淮揚一帶連年荒
歉、軍民乏食。先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
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而完年半之糧、民力不給、請分年帶徵、以紓其
困。奉
旨俞允、卽委監司分道賑濟、親往淮揚巡察之。又奏動藩庫銀買米平
糶、謂江南重地、生齒殷繁、當此米價高昂、麥秋未屆之候、枵腹皇皇、不



能終日。請于江蘇藩庫撥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發各屬減價平糶。
臣因災黎窮迫、遜侯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現在動支、購運發賣。專擅之罪、伏望鑒原。
聖祖俞之。蘇松困于財賦、州縣官率顧考成、催科嚴迫、民不堪命。先生
乃剔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蘇。又以俗尚奢靡、鮮衣美食、晝舫笙
歌、所費不貲、婦女閒遊入廟、敗壞風俗、一切禁之。時蘇守陳鵬年廉能
素著、臬司焦映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噶禮以不便于己、摭事
劾去之。先生動多掣肘。是夏赴常州熱審、先生多所平反、與總督枘鑿
不相入、鬱鬱不得志、乃具摺告病、畧曰、臣所恃以報
皇上者、惟此一點眞心、實意竭蹶辦事、不敢欺瞞、不敢苟安而已。奈江
蘇庶務數倍于閩、臣才識短淺、謀慮難周、以是憂懼成疾。現今補行大
計、黜陟攸關、倘耳目未能周、舉劾有未協、更深隕越之虞。乞憐衰病之
軀、萬難勝任、賜臣回籍調治。奉
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
衰病求罷。乃強起視事。江南號稱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水道閘堰廢
壞已多、先生詳考脩整、以資蓄洩。又海禁縱弛、海寇買米聚糧、米價不
時騰貴、先生嚴禁之。辛卯秋、副主考趙晉交通總督及提調馬藩司、廣
鬻關節、榜發譁然。正主考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而先生亦以蘇郡士子擡財神入文廟、據實具奏。冬十月、赴江甯典
武闈鄉試、卽遵
旨如揚州、會同
欽差大人、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審科場事、匝月不得定案。壬辰春正月、
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總督噶禮受朝廷豢養、不爲
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體
聖懷、以圖報效。而其大端無過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
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
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皇上洞鑒之中、無庸臣再爲贅瀆。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
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
至于如此之極。未敢遽信。迨後榜揭不公、經正主考題參、疏內有或發

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臣雖不敢
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徹底詳察、嚴加審明、而會審時、藩司書辦李敀供出藩司家人
軒三給與關節、收受金子情實。督臣輒大怒、欲將其脛夾折。臣勸督臣、
今日會審、儼如朝廷在上、爲臣子者不可動氣。況
皇上要徹底詳察、若箝其口、曷由明白。因與
欽差大人據所供人犯稍加夾訊、而語多曖昧、事涉督臣。自此以後、一
月有餘、不敢復訊軒三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
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如
江南辛卯之甚者。竊思此案關係非小。奉
旨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旨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肯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
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輿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并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同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大怒之後、至
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
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耳。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
貪殘橫暴。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督
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買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
爲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豎儒、倏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
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
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
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
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噶禮卽行解任、一并發審、俾狐鼠之輩失
所憑依、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
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稿、揑款訐參、星夜馳
奏御前。奉
旨俱解任、交審事大人一并審明。部文未下、先生又上瀝陳被誣始末
疏。略曰、臣因會審江南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
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中立議之李啟等、供出馬藩司家人軒
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乃督臣噶禮抗
旨曲庇、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所聞督臣通同賄賣、並要銀保全
之輿論相合、是以不敢扶同、先疏題參。乃督臣聞臣具題、摭拾虛詞、欺
誣
聖聰、欲圖報復。茲接邸抄、蒙
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解任聽審。
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何敢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合就其
誣臣者一一分晰、爲
皇上陳之。如誣臣止督臣下洋、恨不聽從、遷怒于爲督臣僱舵工之船
行張元隆陷以通賊。旣致元隆身死于前、復斃其弟張五于後。臣查奉
旨出洋、臣標並無戰船、向牙行僱民船、而民船止可載貨、不堪捕賊。曾
商之督臣、督臣云船無器械、又無水師駕、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公
同會議臣與提臣偵緝內地奸黨、具奏在案。是臣欲出洋而督臣止臣、
豈反止督臣不必前往也。至張元隆係考職監生、廣置洋船、立意要造
百艘、以百家姓爲號、多將洋貨賄媚督臣。督臣在上海鋪設數十船、皆
元隆以所蓄積豐餽督臣後、卽令伊弟張令濤由浙江海口運赴江甯。
比時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余元亨等照票不符、籍貫互異、訊供張元
隆代領。臣飭常熟、上海兩縣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兩官親赴其家取供、
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駭異、嚴飭拘拿、而兩官以督臣交

奸、始終不敢。迫臣回署提審、遽申元隆在家病故。人言藉藉、皆云元隆
詐死埋名。是元隆之死與不死、尚未可定。卽云已死、亦因病亡。其弟思
永現在、而案內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而誣臣以逼死元隆、拖
斃張五也。又誣臣與上海知縣許士貞同鄉好友、將四十八年四月所
獲之賊犯改爲十一月、以已拖斃之八人謊稱現存、冀免士貞處分。臣
查四十九年九月督臣咨參武職年限、先據臬司改作四十八年十一
月。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揑飾咨部也。至
五十年二月、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臣不能覺察、扶同咨題、
固臣庸懦所致。而揑改謊稱、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冀免士貞
處分也。又稱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督臣查富戶、竟寢不行、
以致盜寇充斥。臣查保甲之法、各屬奉行無誤。至江蘇盜案比他省較
多、臣查臣屬之七府一州、四十八年共報一百十件、四十九年共報八
十二件、五十年共報五十一件。若止就臣駐劄之蘇州府屬計之、四十
八年共報五十件、四十九年共報三十八件、五十年共報十七件。是
臣涖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消弭、何反謂寇盜充斥也。又
誣臣著書賣書、濫准詞狀、株累斃命。臣查前撫任內四十八年共監斃
三百五名、而臣任內四十九年共一百七十一名、五十年止二十四名、
皆題報有案。若臣著書賣書、亦有因由。臣叨中進士、蒙
皇上傳諭曰、進士回家、不可荒廢學業。臣恪遵
聖訓、回家閉戶讀書、見得程朱之書與孔曾思孟相合、又新奉功令、文
闈論題亦出性理、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并將先儒之有
合于周程張朱者亦爲刊刻。此皆仰體
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而率其教、入爲孝子、
出爲忠臣、用副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臣自愧學問空疎、止表彰先儒之遺書、斷不敢著
書立說、爲聖賢之罪人。又因閩中梓人至蘇、臣無以資其飲食、令行印
賣。此雖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總
之督臣之蓄怨、起于臣之發覺巨棍張元隆。今因曲庇馬逸姿、被臣參
奏、摭拾前款欺
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將致臣于死。幸
皇恩寬宥、不忍遽戮、理合據實陳明、仰祈鑒察。時百姓聞先生將解任、
皆罷市撤業、數萬人圍集公館、哭聲振揚城、欲相率赴京叩

閩。先生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而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翼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至公館、具果蔬以獻。先生辭弗受、皆泣曰、公現任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不得已、為收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不絕、不受則皆委而去。夏四月、審畢、將回姑蘇候
旨、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集江干護送、先生聞之、曰、以我故勞民至此、吾不行也。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百姓追送而先生已渡江。至姑蘇、寓楓橋、蘇城士民莫知先生來、翼日、士民雲集紛紛送果蔬不絕、如揚城。五月、審事大人奏上、以先生所劾全虛、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奉
特旨著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審如前。審畢、仍回姑蘇、士民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擠不可行。九月、覆奏、先生仍革職、部覆亦如之。奉
諭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及守。噶禮雖才具有餘、然性奢生事。朕臨御五十年、凡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一以公心處之。噶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為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親筆現在。噶禮處道所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九卿等覆、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
皇上評定確當、天下臣民莫不悅服。又奉
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諸事、皆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所共知、但才具畧短耳。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被其朘削一半矣。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何所倚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方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人皆欣悅、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翼日、奉
旨、先生留任、噶禮革職。吳中士民歡聲如雷、牓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齊赴龍亭、叩首謝
皇恩、呼萬歲者數萬人。至長至月朔、復有吳民數萬人持香集

暢春苑跪謝、願各減年壽一歲、添祝
聖壽萬萬年、以申真誠感激之意。
聖祖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聞先生解組、皆奔號呼籲、及聞復任、頌
皇恩、祝
萬壽、與江蘇不謀而合、亦古今僅見事也。癸巳春正月、疏薦福建藩司李發甲、原任祭酒余正健、臺灣道陳瑸為江蘇布政使、部以巳
特簡牟欽元不允。二月、監臨
萬壽開科文闈、防範嚴密而體恤周至、士情大悅。三月、
恩詔復原職。八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九月、奉
旨赴鎮江會驗戰艦。時戰艦民船無所分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數。先生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
上是之。甲午春正月、奏免揚州落地稅、謂各商貨物已在揚州關輸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今臣在任五年、絲毫弗取、為鹽商節省銀十萬。眾商願于經費項下每歲代捐稅銀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三月、紫陽書院成。三吳文學之士皆傾心誠服于先生、而四方之聞風來學者亦日眾。吳中向無書院、生徒無所容、乃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其規模制度及講貫課試之法、大畧與閩同。一時士風丕變、咸歛華就實、彬彬乎質有其文焉。乙未春正月、
欽差大人奏請革職。是時先生感激
聖恩、益殫精政治、一切地方利弊悉力興革。又屢值年豐、人民樂業、疆土甯謐。而先生以吳地濱海、好商貪利、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終為東南隱憂、故為未雨綢繆計、特嚴海禁、有犯必懲。積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皆為巨棍所把持、屢飭不結。
聖祖命大人駐鎮江審理、大人不細訊而問先生索取海賊。先生以各案文卷進大人、卽參先生狂妄自矜、應革職、看守審理。
聖祖不允、而令先生明白回奏。乃上疏畧曰、張元隆係鎮臣在洋盤獲之余元亨所供、經署撫王度照審議具題、部覆發臣再勘、飭行府縣究審。張令濤係顧協一、閔三等告發、被害者十餘紙、抗匿不出、懸案莫結。令濤縱非通洋、亦係豪惡、何得挾延半載、藉庇抗官。卽謂首告不實、應於原告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為地方大吏、甯能置之不問乎。李崇御亦係鎮臣獲報、其船照票不符、滿載金銀、不帶絲毫貨物、謂非來歷

不明、其誰信之。臣屢將元隆等惡跡咨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
聞、案件自明。乃將各犯悉爲開脫、獨參臣以狂妄自矜之罪。臣雖歷官
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酸故態、以爲迂腐則有之、何敢于
君父之前反蹈矜妄、自取罪戾乎。然臣止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止知報
聖恩、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此區區微忱、
不敢一念之或欺者也。隨奉
旨、將囬奏情節一併審明。三月、大人復上章、請革職看守審理。蓋至是
已連劾六疏矣。先是、三請革職。奉
旨、欽交事件、應盡心審明、原委具奏。屢次前往、未能徹底審明、希圖朦
混完結。今又請將張伯行革職、繕摺具奏、殊玷官箴。這事情仍著前往
審明具奏。先生跪聆
恩旨、感激涕零、將先後口供瀝陳上奏。大人復訊供、文致其詞、堅請革
職、看守審理。
聖祖不得已、姑允之。時先生因熱審赴常州、大人令藩司于舟中解綬
去、遣遊擊房世渲伴送至鎮江、看守于城隍廟。及夜、分問供、多方摧折、
所供不如大人指、乃傳先生幕賓代書、竟擬重辟。是時百姓無一人知
者、門人子弟問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而先生處之恬然、讀書
晝夜無間。爲子姪講經書、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
皆未成、纘爲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睟焉。案達上、
聖祖未允所擬、而令大人同先生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
千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
皆有儒冠野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總河迎會、見舟將壞、大驚曰、何以
坐此。先生曰、此不由己也。總河爲易舟、伴送官胡同知暮夜趣渡黃河、
時細雨方霽、周天如墨、濤浪洶急、從舟傾覆、而先生以總河所易舟、先
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于河次、敘契闊、皆揮淚而別。是月二十三
日至京師。先生欲赴
暢春苑陛見、大人弗許、委官看守于吏部公署。翼日、
聖祖諭大人同先生來、乃陛見。大人面奏曰、他並不認罪。
聖祖曰、他原無罪可認。先生感泣、叩首謝曰、臣有生之年、皆
皇上所賜也。

上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于有錢糧衙門。復謝
恩出。明日、
召對于乾清宮、問話移時、
命于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
命講太極圖說、皆繕摺進呈。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丙申春、赴通州視事。時秋成稍歉、奉
諭囬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
上諭、糶完啟奏、續發、仍不時巡察、使貧民得沾實惠。閏三月、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七月、巡查至永平、其守謝公賜
履廉能有聲、留心社倉、因與講社倉之法、令勸諭所屬捐輸積貯、每年
出陳易新、以備荒災。囬京、本朱子社倉法、酌十六款條奏。奉
上諭、親赴永平、料理社倉事宜。丁酉秋七月、上條奏餘米摺云、臣查紅
斛進倉、平斛放米、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
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雖止一斗五合五抄、然以通漕合算、
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轂轆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
三十萬石、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賑米、俗所謂出黑檔
子是也。或令旗丁賣于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
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日積日多、無廒
可貯、請建新廒百座。八月、
欽點順天鄉試主考。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闈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先生矢公矢慎、得士李蘭等二百餘人、輿情洽服。
所拔士子來謁者、以學爲聖賢、不可汨于勢利、諄諄告戒焉。戊戌夏六
月、又奏添設人員協同稽察倉弊、發九卿會議。爲同事者所抑、同前歲
所奏均無庸議、應交部議處。奉
旨、逐一明白回奏。乃奏曰、臣才識短淺、尺寸未效、中心兢惕、夙夜靡寧。
今九卿會議、交部察議、蒙
皇上不即處分、令臣囬奏。臣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謹將前後情形、爲
皇上陳之。九卿會議曰、紅斛進倉、平斛散米、所多之二斗五升內、一斗
四升四合九勺四抄作正項入倉、其餘一斗五合六抄之米、內給旗丁
四尖餘米三升八合、五鬪盤運折耗米二升、所剩四升七合六抄、作爲



曬颺虧折。今張伯行不將此等項款開除、止照紅斛收進、平斛放出、算係米八十餘萬石、請添新廒等語。臣查曬颺虧折四升七合六抄及盤問二升、原在倉內、固無處開除也。至旗丁之三升八合、願照者照、願抵者抵、卽使盡數照出、每年不過十餘萬石。且照出倉外、方可開除、若本幫抵本幫之欠、或他幫買抵他幫之欠、則三升八合又仍在倉內、安可盡數開除乎。此臣查之甚明、所以請建新倉廒、初非朦混具題也。又會議云、所存爛米、奉
旨賞給兵丁、折抵脚價、騰空廒座必多、又添新廒百座、似無不敷等語。臣查去歲騰空廒座、原以備去歲新糧之用、至七八月、廒座不敷、各倉監督紛紛來稟、是去歲廒座尚屬不敷、安有餘剩廒座留爲今歲之用乎。又會議云、張伯行前奏新廒並未貯米、舊倉騰空甚多、不惟餘米全無着落、似較去歲之米反少、恐又有飛轂轆子出黑檔子之弊、請添員協查等語。臣查今歲糧船未到之先、各倉呈報空廒有四五十座、空廒多則實米少。去歲糧船未到之先、呈報空廒止三十四座、空廒少則實米多。臣故曰似較去歲之米反少。此今歲糧船未到之情形也。又會議云、張伯行後摺又稱新廒已派四十座、舊廒卽有騰空、想已無多、尚有百萬石無廒可貯等語。臣查七月間舊廒用完、新廒已派四十座、新米尚未收及一半。卽算放二季春檔騰空者、不過四五十座、所以奏舊廒卽有騰空、想已無多。此今歲糧船已到之情形也。今新廒已派九十座、尚有一百二三十萬無廒可貯、卽欲請建、時已無及、惟令各倉歸併、隨騰隨派、就今日計算、仍有百萬石無廒盛貯。此臣查之甚明、並未朦混具奏也。臣查一時有一時之情形、去歲與今歲不同、今春與今秋不同、臣隨時具奏、無非愼重漕糧之意、初非敢前後朦混、任意矛盾也。疏上、九卿無以難。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辛丑春、
欽點會試總裁、得士儲大文等一百七十餘人。秋九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乃具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冲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一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冲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過大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甯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冲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冲決以濟之也。若由此脩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日、接駕、蒙
温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重關鎖、使不氾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崖五空橋安放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于濟甯運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入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請歸省、奉
旨准假、並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先生兼程抵家、視湯藥、母耿太夫人喜、疾頓瘳、遂遵
旨相視河工、如期復
命。壬寅正月五日、奉
旨赴千叟宴。宴畢、偕諸年老大臣至乾清宮謝
恩、賜坐、奉
諭旨、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眞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先是倉場積弊甚多、先生剔釐、不辭勞瘁。既而兼理錢法、旋陞戶部、府庫倉儲、盡以委任于先生、政務日繁。先生感
知遇恩、竭力圖報、晝夜廢寢食。時又奉
旨發倉減價糶賣、開廠數十處、先生親往來巡查、奔走道途、于是精神心力銷耗殆盡。冬十月、
召對澹寧居、眩暈色變。
聖祖命少司寇阿公、總漕張公扶掖出、尋愈。十一月、
聖祖升遐、先生感高厚恩、哀痛迫切。二十七日、盡禮無稍懈、夢寐中時淚涔涔下。
今皇上御極、深知先生公忠爲國之心、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先生年老、事難兼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素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時
命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又
詔年老大臣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先生莫
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公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廕生。五月、值
皇太后喪、會議祔廟諸禮、必誠必周。八月、
皇上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
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
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
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
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
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于秋收之
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
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
之、脉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
多、或轉遲爲速之一法也。至濟甯到台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閘將及二
十座、而台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
所以每逢天旱、台莊上下不無淺阻、宜于台庄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
一座、以備蓄洩、其于河道或有補益。此臣所知、謹據實奏聞。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冬十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特賜禮樂名臣四大字。次日、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續進士榜。越數日、
上以手所持木瓜賜之。翼日復啟事、
上顧謂親王大臣曰、張伯行近愈强健也。十一月、
皇上親郊、前三日視牲之禮、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至是太常以視牲
請、而
上以命先生、葢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集、
陳克齋集、陳北溪集、許魯齋集諸書、
賜食而出。四月、差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五月至京、復
命。六月、奉
旨會議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廸配享崇聖祠。乙巳春
正月、檢點生平文集及所論著纂輯諸書未刻者、授子師載曰、此吾生
未了事、汝當次第授梓、不可畏難而中輟也。二月、
上遣大臣往
景陵行禮、先生自請行、
上以年老弗許。又面奏臣受
聖祖厚恩、從未上
陵、願請往。
上温旨慰諭、乃止。十三日、有疾、不赴朝。十五日、疾甚、具遺疏、其畧曰、臣
受
兩朝異數隆恩、年已七十有五、龍鍾衰老、口耳不能從心、屢欲奏對、中
懷惶悚、寤寐難安。今犬馬之年已盡、而報
主之心未已、仰見我
皇上聖學聖治、媲美帝王、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不周、伏願
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糈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
裕温柔、發强剛毅、爲千古第一首出之
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十六日戌時薨、遺疏至御前、
上爲震悼、
特遣鎮國公十二爺、散秩大臣副都統額爾德侍衞十人
賜奠茶酒、不循常格、行三叩禮。復奉
聖旨、張伯行効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
深爲軫惻。著加太子太保、于䘏典定例外、加祭一次、以示優䘏舊臣至
意。又奉
上諭、交與內閣、原任禮部尚書張伯行家、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
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亦俱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五月，
諭祭于京邸。九月，
諭祭于家。竊惟
聖祖仁皇帝與今
皇上加禮儒臣，信之深而遇之厚，可謂至矣。先生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寵遇優渥，歷數程朱諸大儒，未有能比隆者也。然先生
一介不取之節，一念不欺之心，其自結于
聖主者，非無自也。先生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
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所需蔬菜米麥，寸絲尺布以至
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閩，見署中帷幕皆錦繡，
器皿悉金銀，怪以問吏，對曰：「行戶協備，往例如此。」先生曰：「行戶即百姓，
安可累之？且我本寒素，無需于此。」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禁陳設衙署。
無錫縣送惠泉至，先生以為水也，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即不受。閩
撫標有空糧五十名，江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
先生曰：「我家丁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
其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
之意，不以見忌而有退阻之心，惟知上報
君父，而下盡己職，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先生有焉。矢志以人事
君，其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間者。然初不令其
人知，即子姪有問，亦不荅，曰：「薦賢為國，非市恩也。爵公朝而拜私室，我
所不取。」故惟特疏具薦，及大廷保舉者，眾乃知之。其他面奏密摺，率不
盡知也。平日掎扢先生者，至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
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其治民以養民為先，以教化為
本。地方偶有災祲，即具疏奏請緩征、賑濟、平糶，並施務使民無失所。復
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招來士子之有學行者，相與
講明聖賢之道。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父母。于閩
則肖先生像而祠于鼇峯書院之旁；于吳則建春風亭，為先生祠，與總
督于公、巡撫湯公兩祠並峙。至總督倉場時，尚有山東兗州府鄆城縣
等十五州縣士民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氾溢，淹民
田不下數百萬頃。公為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

由灘入運，運入海，向之墊澤，今膏腴矣。麋邱之西五岔口紓道為患，公
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十五州縣士民蒙利，賴之，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
于野，舟子欲建于河，爭不決，乃立于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
意。」先生歎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于天性，每逢父母
忌辰，輒閉戶飲泣，不飲酒食肉。至己誕辰，亦思親不宴樂。耿太夫人在
家，遣人問候不絕。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先生不問貴賤智愚，
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為學之要。其率先生之教者，心悅誠服，
終身不忍舍去，因以成章者甚多。其退而改行者，自慙而不敢復見也。
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
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為然。蓋佛家
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始見得道理，與佛家
有別。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為居敬，而勤讀書
以求道理，乃為無弊。且子夏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即
在于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
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
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資、訓蒙詩選，以
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
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為學之模；輯家規
類編、閩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
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呈，欲以頒行學
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
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為許薛胡羅之繼起，閩時特就其家訪
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
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
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
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
不為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夜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菴、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菴、熊
愚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
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
久將淹沒不傳，先生特為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先生于正學奮志

脩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先生曰：陸王往矣，今之為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於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啟瞰之閑闢錄、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之。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稿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另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呈。此又先生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為修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先生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後之學者于先生之書詳味而熟玩之，可知聖賢之學一脈相承，千古不易，而百家駁雜之書、異端詖淫之教何足寓目而究心哉。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為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循是以學，由洛閩之堂以入洙泗之室，聖人可學而至，而利欲汩之、異說淆之，因而志不堅而力不定，殊可惜也。此先生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洵乎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自朱子以來，大儒間出，其傳未嘗滅熄，而見道之確、行道之果、傳道之廣、衛道之嚴，未有如先生者。若元明之許、薛、胡、羅，本朝之陸稼書，其學之中正相同，而論功則先生駕

而上之已。先生元配王夫人，前宮保兵部尚書諱廷相元孫女，處士諱嗣京長女，端靜賢明，與先生同志。生女三，長適國學生馬晉，次適現任山東東昌府管河通判曹元夢，次適至聖裔附監生孔毓璁，初封孺人，晉封宜人，累晉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夫人，處士德卿次女，淑慎敏慧，和睦上下。生子二，長師栻，候選知州、河工効力；次師載，丁酉科舉人，承一品蔭，候補員外郎。以子貴，封宜人，又贈宜人。先先生一年卒。元衡學未足以知德，文未足以行遠，顧自壬辰之夏獲遊先生之門墻，奉提命者十有四年，頗有以得夫學業事功之大畧，謹次第其所知上之太史，以俟當世大人先生採擇焉。謹狀。

《碑傳集》卷一七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六

張伯行二

〔文〕儀封先生傳　藍鼎元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諡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憂。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辨義利關異端、墜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申、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于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眾。己卯夏大雨、北關堤決、水汎濫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塡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甯道。値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並載錢及綿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
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辯其略曰、賑濟乃奉
恩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
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灘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宏深、又築五谷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啟利運閘、注水南旺、糧艘得巡行。遷江甯司臬。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淸官、遍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獎無異詞。
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値旱荒、疏請動支庫帑、貿米賑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氓、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璧撫平之。褒廉糾墨、訪猾吏奸胥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鼇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講論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檢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覩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鎭、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士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
當宁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皆
報可。上勤恤平糶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
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噶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抗吭未敢動、先生直己行道、興除舉劾、如恐不及、噶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
旨張伯行操守淸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復視事。辛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入文廟、事聞、
詔尙書張鵬翮出借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
命如揚州會鞫、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遏之、衆熟視莫敢攖。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效。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李啟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

皆有確據。及提訊斬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
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江
南辛卯之甚者。奉
命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
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并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
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
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
敢攖其鋒、以買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臣
自念一介豎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于臣。圖
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
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
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
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
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

詔遣張鵬翮、赫壽並案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
失聲、環當道籲保留、倉皇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
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卹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
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
如之。
詔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爲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臺諫矢公據實
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
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睃削
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
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再遣往
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
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
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
命先生仍留原任、噶禮革去、科場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噶
禮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
當宁撥曀霾而揚日月、得至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野、膀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
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
暢春苑、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
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藴于千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
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精可誦者爲訓詁詳釋、以示
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
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
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
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
便。先是、奉
旨出海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
勤慎有加、動輒奏聞、同事愠之。甲午乙未間、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
海案、

詔尚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鎭
江城隍廟中，俟
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間，纂修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
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
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
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
一見，爲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
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易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己舟易
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
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
星斗燦爛如晝，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爲意也。至
京，
召對乾清宮。明日，
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
召講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沾實惠。奏請設立社倉，
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
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
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名。河南
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
旨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
命于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涉決口。壬寅春，
召赴千叟宴，宴畢賜坐，
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
巡撫，是眞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後
召對澹寧居，論事久，暈眩色變，
命大臣扶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
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代，廕一子員外郎。未幾，
遷禮部尚書。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儒文集
數種，皆蒙
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咸

命校閱。祭祀大禮，如郊壇視牲、辟雝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
命先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
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綺、珍
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泥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
器皿、囊香之飾，絡繹頻頒，炫黃于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
賚、參苓、茶實、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厨之饌，罔不充牣几席，滿車滿家。
每
召進乾清宮，以年老，
諭旨免跪。嗣後請安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或奏事跪久，輒
命內侍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歲。遺
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
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謚清恪，於卹典常
例外加祭一壇。
詔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
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得、學規類編、家規
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
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淵滅頂，科舉、訓詁、詞章皆謂
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
賢師友之撤其障蔀，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眞，爲學術人心之害。悲
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尚程朱，薪傳獨
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即治水、賑饑、刑
兵、錢穀紛敗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訌、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
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顚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
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夷、后夔爭埒矣。

又張清恪公傳　賀代伯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四十六年巡撫福建，移江蘇，尋
內用，終禮部尚書，謚清恪。公力正學，于義利、利害二關，灼然毅然也。既
以聖賢爲可學而至，尤欲胥溺勢利者、汨詞章者、賢知過而禪者，反之
正，佐

聖天子、鴻天下程朱之化、故甫下車、即開龍舉書院、禮四方俊乂、訂儒先、居敬窮理、力行之書、刻名臣節義經濟之集、凡五十餘種、日給廩餼、歲供衣服、主以耆儒、親加諄訓、當是時、上者醇茂敏達、出爲名公卿、次亦化其鄉人、蓋鄉親見其爲大府所禮重、一旦奉其言語書籍來歸、外艷內愧、人有未免鄉人可爲堯舜之虞、蓋士習人心、于是大醇、其以學化人如此。公薨、士肖象祀院中、政跡見通志名宦傳、院肄業姓氏亦見所修書參校中、此不具。

又張尙書傳　杭世駿

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爲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鈠、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岸、而皆不愜其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贈公憂、啜粥寢苫、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覲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日眾。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翮閱河至儀封、聞而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黃水本強、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使之強。一、清口宜設安瀾閘。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濟閘。一、請復天妃閘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宜堅築。又上議、請於運河之底、倣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衝急不可當、焚香禱于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補山東濟甯道。時值歲荒、即家運錢米及綿衣數艘以拯饑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選遣賢能之員十八分道賑濟、公所賑者汶上、陽穀二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司移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奉

旨賑濟、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賑濟饑民、非肥家也。且賑而猶道殣相望、不賑將復如何。

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侃鑿、兩院不能奪、遂寢。乙酉春、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詩扇二。明年、

遣郎中德成格封閘催漕、歸、行復

論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往與商搉、設法蓄水放船。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以紀其事、即世所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臬江甯、吏呈往例送督撫贄儀約四千金。公曰、我居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所攜土宜致餽、皆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軍怒、欲盡褫其巾。公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祖南巡、至江甯、已

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與。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即知汝爲清官。復顧督撫曰、張伯行居官果如何。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餽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即

令填撫福建。隨

駕至西湖、

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陛辭赴閩、時臺屬荒旱、題請發帑賑濟、全活甚眾。閩省民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歲之用、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阻饑。永安、甯洋、漳平、大田山深易藏奸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間採丸、公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其巢穴、亦就擒、貸其脅從、盜藪一清。大張綱紀、飭保甲、講鄉約、覈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

教化大行。閩自楊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
海濱鄒魯。公建鼇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於會城、
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
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
上聞、
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顏其堂、又賜御纂性理精義諸書、至今絃歌不
絕、皆公倡導力也。福州瘟神有五帝者、廟祀徧鄉城、師巫假以誑誘、禱
祀晝夜不絕。公毀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此獲罪、竟卒於官。公曰、此
偶值耳。不爲止、即改其祠爲義塾、以祀朱子。省城多尼、皆買貧家女髡
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爲弗可問。公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
爲設法以出之。臺灣兵跋扈難制、稍不遂欲、即登山鼓譟、要挾官長。公
謂爲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除之、煽誘自絕。鎮臣如公
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論大學士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光地奏、閩省近
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
人不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汝閩。遂有
移撫江蘇之命、並許馳驛往。士民攀留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時兩江
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蒞任即奏罷撫藩、人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即撤
禁屬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年荒歉、軍民乏食、疏請梅高等
十三州縣、徐州一衞、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
以紓民困、皆蒙
俞允。又奏動藩庫銀三十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即行、絕漕弊、禁重耗、
省差擾、民困以甦。又以俗尚奢侈、嚴行禁絕。時蘇守陳鵬年、司臬焦映
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卒以不便於己、摭事劾去之。是夏赴
常州熱審、多所平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
乃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閘堰廢壞、詳考修整、以資蓄
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米多、民不艱食。辛卯秋、趙晉
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蘇郡士子舁財神入文廟、正考
官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鞫、督臣持其事、使臣蕃
縮不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稿、捏款
訐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并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瀝陳被誣始末
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
奏
特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審如前、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復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留公任、而黜噶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圍集
公館、哭聲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閽。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
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以
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
可卻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皆委地而去。審畢、將回
姑蘇、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江干護行。公聞、
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悵怏而返。至蘇、寓楓
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同蘇時、比戶焚香
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抃呼
萬歲者無萬數。行數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聖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當持論與公爲異
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詫浩氣震天下。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濂洛關閩集解。鎮江戰艦與民船無別、戰船或私借
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數。九月、奉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甲午正月、奏免揚
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物已於揚關輸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
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不取、爲鹽商節省
十萬。衆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每年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
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畧
與閩同、士風丕變、斂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

爲東南隱憂。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咸
爲巨蠹，把持屢飭不結。
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綬去。遣遊擊房
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閒供多方摧折，所供不合，脅公
幕下客代書，竟擬重辟。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
處之怡然，讀書晝夜無間，爲子姪講說，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
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爲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睟焉。奏上，
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
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
皆有儒冠儒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爲易舟。
伴送官同知胡某僉人也，莫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濤瀾洶
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
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
暢春苑陛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
上曰：「伊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門。」明日，
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
命講太極圖說。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歉，奉
諭同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守謝賜履講社倉之
法，令勸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酌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月，條奏
餘米擢其略云：臣查紅斛進倉，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令該倉書攢止報
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杪，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三十餘
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轂轆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
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檔子也。或令旗
丁賣與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
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廒百座。八月，爲順天鄉
試正考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闈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辛丑春，總裁會試。
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黃
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
一遇衝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
漲，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決河口，
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
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即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
借一線泉水，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甯道時，會議
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候吉築程春廬書有此叙 然元時經巳行之兩消亮），後以陸任故未
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入張
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濟之也。若由此修治
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日，接
駕，蒙
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重關鎖，使不氾
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
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
至于濟甯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入
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歸省。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偕諸年老大臣至
乾清宮謝恩，賜坐。
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地方情
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涔涔下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公忠爲國。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兼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素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
議。又以公老、
命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莫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嘉穀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廕生。癸卯八月、
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略曰、
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
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借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
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
追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運、遂
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
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
金口閘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
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
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運爲速之一法也。（儀吉案、令用疏縣泉。）
之至濟甯到臺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
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
上下不無淺阻。宜于臺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於
河道或有補益。
上遴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
賜禮樂名臣四大字。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
上以命公。誥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纂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陳克
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月、
命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享崇聖祠。乙巳正
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勵直臣、厚稍以養廉吏、明法以
懲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賴爾德侍衛十人賜奠茶酒、行
三叩禮、加贈太子太保、於邺典定例外加祭一壇。又奉
上諭、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俱
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公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
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
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閩、官署帷帳皆錦繡、器皿悉金銀、驚
問吏、以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
惠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即卻不受。閩撫標有空糧五十名、蘇
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又莊農
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
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之意、不以見忌而生退沮之心。
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間者。然
初不令其人知。即子姪有問、亦不荅。惟特疏具薦、及大庭保舉者、眾乃
知之。平日掎摭公者、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蔕、曰、但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倘有
災祲、即疏請緩徵、賑濟、平糶、並施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
書院、臨清則有清源書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
招來士之有文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各立義
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慈父。於閩
則肖公象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爲公祠、與總督于
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十五州縣
士民有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泛濫、淹民田不下數
百萬頃。公爲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
運入海、向之墊澤今成膏腴。廪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

引水灌入灘，士民蒙利，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令落成，敢獻衣冠，展瞻繼意，公歎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於天性，每逢忌日，輒閉戶飲泣，不飲酒食肉，至己生日，亦思親不宴不樂。賑枚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是家女也，有增未婚，父母亡，叔貨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召增至，給新衣，為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不問貴賤知愚，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為學之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為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為居敬，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為無弊。且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即在于讀書，何可僻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為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校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為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闕時，特就其家訪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為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汝濱也。熊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庵、陳確庵、陸桴亭、魏環溪、耿逸庵、熊愚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湮沒不傳，公特為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公於正學，嘗志修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王往矣，今之為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啟皦之閑闢錄、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稾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別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呈，此又公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為修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為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之神道碑，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史館。歲在甲申，公子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諉，以備

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年而河督旋卒，諾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為詳晰。余私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文無遺憾矣。顧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肯以言語媚人，可信必矣。

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
儀吉案、榕村集覆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劄子云、臣等細繹
督撫疏內、兩面多屬虛詞。蓋張伯行操優才短、以之理煩治劇、廢
闕事務則有之。然皆非有心之過。噶禮身爲兩江總督、斷無於科
場取錢之理。總緣二人素不相合、激爲過當之言。今若欲窮竟其
事、究無實跡、徒使封疆大臣以誣罔之詞互相汙衊。恐於國體
有傷。臣愚乞 皇上斷自宸衷、將二臣作何處置。或者嚴加懲
譴。赦過錄長、出於 天心、總無偏黨。至科場一案、乞發刑部云
云。

又張清恪公傳 華希閔

公名伯行、字孝先、儀封人、第康熙乙丑進士、潛心理學、志在必爲聖賢。
初授中書舍人、丁父艱回籍。戊寅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
賴以全。遂甯相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東
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俱著勞効。補山東濟甯道、濬運河、導南旺水北
注、遷江甯按察司使、
聖祖南巡、召見、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米四百錢。
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直減三之二、閩人德之。
永安、大田等邑無賴子竄伏深山中、煽惑民爲孽。公設法招撫其衆、餘
黨解散。除福州淫祠數百所、贖貧家女鬻爲尼者數百人、撫標舊空糧
五十名、爲家丁地也。至是悉募壯丁補足之。舉廉吏、糾貪墨、建鼇峯書
院、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博聞有道術者肄業其中。數躬
詣書院、勸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
詣講學、與諸生反覆討論朱陸異同、言厲而色和、學者有典型復見之
歎。時江南頻歲災祲、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又
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動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而與督臣噶禮者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疏劾督臣營私壞法、
督亦馳疏訐公。
上疊遣重臣勘問、意所左右、前後皆同。奉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著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民懽聲動地。旋
奉
旨會察戰艦、公分別營哨商漁舟、編號定例、使姦無所容。尋以張令濤
一案逮甯相以冢宰奉
命質問、遽解公任。案入告、再奉
俞旨、命公隨冢宰赴京
召見、
特旨令署總督倉場侍郎。尋
命管理錢法、補授戶部右侍郎、仍兼倉場。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尋陞禮部尚書、議
皇太后祔廟禮、定耕藉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政多出其手。乙巳二月十六日得疾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負茶酒、賜祭葬、諡清恪。公天性樸誠、自少至老、墨守程朱、而
與陸王之論慭慭也。生平慕陸侍御隴其、推爲敬軒、整庵以後一人。雍
正二年、從祀孔廟、伯行議也。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
既歿之三年、上允河督田疏請、特祀於鄉。

（碑傳集）卷一七

又述先師儀封張公訓 沈彤

雍正三年二月某日、彤在南陽、閱邸抄、知吾師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卒、
泣然流涕、痛無所承學、將昧陋以終其身。又恨數年來病且貧、不克致
身京都、釜薰公之德於末沒時也。既念曩者從公蘇州、聞公之訓、輒感
愧奮厲。今當追述其語、時觀之以自警云。初、彤謁公於蘇之封門、請問
爲學之要。公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學之要盡此三言。他日復往謁公、公曰、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利獨在貨財祿位間乎。
審其途而後志可得正焉。後宗老欲得公題先大常祠額、遂往請。明日、
使奉賽謁遺風四大字至、彤往拜賜曰、祖考之光。公曰、是奚足哉。孝經
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乃光也。有恥所以立身、自強所以行道。爾
加意宋五子書、且五六載、苟專志不懈、其於道也何有。又曰、我少而志
道、功之加有誤焉者。中歲以來、始識其正、持身臨民、無敢背違。然且多
不慊於志。近者欲復將程朱之書而盡心焉。老年精力銷亡、吏事繁殆、
無暇日。所望正在後生輩耳。子之年幾何。對曰、二十五矣。公曰、方少壯、
其必勉之。彤於是請爲弟子。公始以江蘇巡撫劾貪殘不法大吏、大吏
亦姦欺詆劾、故待
命於封門。既

聖祖遣大臣讞奏者再，

聖祖以讞奏皆不實，削姦吏籍，還公任。時彤以疾不進謁。明年，春，當應鄉舉，彤病甚，公聞，賜之藥餌，且傳語曰：心之勤也不妄，即病無由作。作亦易瘳。五子書足以養心，讀不可輟。應鄉舉非要事，昔之鉅儒或以布衣終老，而獨善其身，無不可者。後彤病少差，入署謝，公詢問比所讀何書。對曰：通太極圖說、定性書、西銘而讀之。公曰：善。三篇書雖各自爲文，而義實相貫。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能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知化窮神，所以定之也。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君子修之之事也。其效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害仁濟惡，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苟如是，則爲悖之小人也必矣。其不然乎。竊惟公欲以己之所得者推而致諸人人。故苟有來學，必反覆指誨。又懼人徒事言語，不反求諸身心也。每陳說古義，隨人與事，曲爲摩切。故以彤之薄劣，亦幸得與聞其訓，數千言。性短於强識，歷年遠，多所遺忘，顧即是所述，而致其功，亦可以不終於昧陋也已。

（碑傳集）卷一七

又附張清恪公年譜序　任蘭枝

聖祖皇帝之末年，公卿以廉潔正直著聲譽，稱名臣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實爲之冠。公世居河南，自其少時始讀書，已卓然自任。當爲儒者。既入庠序，爲諸生，嶄厲志于學，曉然知利祿之不足慕，而聖賢之果可求而至也。公舉進士，官中書舍人，被薦治黃河，擢濟甯道，轉江南按察使，以羔羊素絲之節，被

聖祖皇帝深知，遂至大用。當是時，公清白之名聞天下，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負皆知稱公。然公於學尤勤勤，未嘗以其既貴而少有所怠。方公之廉訪江南也，屢以事守正忤上官，及自閩撫吳，持是非與同列爭，幾蹈不測。幸

天子知公久，爲昭直之，得以無罪。顧公數遭摧困，出險巇憂患之餘，其行益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嘗變。嗚呼，是非有以主乎中而無所撓乎外者，其亦安能若是。乃知公之所爲自治者，果與人異，而其得於學者誠深也。公既沒，公子副使君持節江南，既編錄文集，復輯生平行事，爲年譜二卷，將使天下之士欲知公爲學之大凡與夫先後涖官之節者，皆可按而得之。刻成，屬予使序。予初舉鄉試時，公以中丞監臨於予，爲師。及予入翰林，官京師，而公由倉場侍郎晉位尚書禮部，嘗從公趨朝，

歎公之不可見而未能忘也，於是乎書。時乾隆四年夏五月。

（碑傳集）卷一七

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事狀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嚴、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歸而構精舍于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悉涉其大略。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歎曰、聖學門庭、其在是矣。盡發濂雒關閩諸大儒書、口誦手鈔、耽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舍人、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啜粥寢苫、終喪不入內。縣故有歙泉書院、爲有司所毀。公出錢購地、建屋于請見亭之西、號請見書院、延嵩陽冉先生覲祖爲之師。公往復討論、發明正學、興起者頗衆。二十八年夏、大雨、北關隄決灌城。公募民囊沙塞決口、隄完。河道總督張鵬翮過儀封、聞而異之、薦試河工。四十一年、授山東濟寧道。明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以歲饑、命漕督桑格截漕米二萬石、發兖州諸屬減價糶、並聽開倉以賑。河督命公率諸僚屬董其役、遂發倉穀三萬餘石。已而部臣以公擅發倉爲辠、牒布政司劾參、且命買粟以償。公曰、擅發倉、美名也。使吾獲美名、而同官以發倉爲戒、大害也。吾敢貪美名而釀大害。遂引
詔旨爭之、得已。兖州屬鄆城諸縣當秋灘水氾溢爲民害、公疏濬涣廣達之運河、由是十五州縣無水災。又于麋邱西五坌口築堰、引水入灘、民便之。旣去、立生祠以祀公。遷江寧按察使。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察公清廉、命巡撫福建。其年夏旱、發藩庫銀五萬糴粟江浙、平價糶。明年、臺灣復旱、請緩本年應輸額粟爲分年帶徵。令民于農隙時度地開池、池分爲甽、以達之田。爲田一邱、各鑿一井、以遂之池、爲旱備。又敎民墾荒田種桑、習蠶織、廣置社倉、飭保甲講鄉約。患閩俗奸奢、爲定昏喪品則。建鼇峯書院、以羅原學官蔡先生主之。蔡先生名璧、閩之老儒、能以躬行爲敎者也。集諸生書院中、命曰纂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貫成書、手自刪定、得八十六卷、名小學衍義、以敎于諸生。其年鄉試、請照恩科廣額十名、
報可。四十九年、
聖祖諭閣臣、江南重地、其移伯行往撫之。李公光地奏言、閩中彫敝、得伯行初有起色、更留一二年具可。張公玉書進曰、江南洊饑、非伯行民不得食。
聖祖笑曰、朕爲天下計、汝二人何爭焉。當得一如伯行者以與閩可耳。遂以陳璸代之。璸亦厲清節、
聖祖倚爲苦行頭陀者也。公自入官、悉以家私財充用、未嘗受人一錢。及至蘇、嚴飭屬吏、毋得餽獻。絕浮漕、減重耗、禁海關毋得出米。歲饑、請賑淮揚徐三府、緩諸州縣帶徵漕糧、仍糴鄰近米減價糶、俱
報可。是歲大計、盡屏諸貪殘吏。時兩江總督噶禮黷貨不訾、舉錯任意、數與公齟齬。以蘇州知府陳鵬年最公所信任、劾罷之。五十年、鄉試榜發、副主考趙晉以賄聞、所取士程光奎、

吳淞皆不通文義。眾大譁。正主考左必蕃不得已發其事。而蘇州諸生集眾數百。舁財神入學門。公以聞。于時安徽巡撫葉九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姿爲提調。皆居間得贓。事發。外人喧傳總督索銀五萬兩。許爲保全。會聖祖命戶部尚書張鵬翮同督撫卽訊揚州。當會鞫時。噶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止。有逸姿家人軒三者。敲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頭都戴不住。噶禮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而鵬翮有子懋誠知懷寧縣。爲噶禮屬官。故陰憚噶禮。不能決。公乃上疏劾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並解任聽勘。噶禮聞。亦奏公不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先是四十九年冬。以海賊屢肆劫掠。詔督臣會公出洋按賊。噶禮至上海。集海船十餘。盛設供具。由吳淞江出海。自寧波入口。滿載還江寧。而撫標故無戰船。公至上海。與提督議。酉內地分緝賊黨。具摺以聞。張元隆者。居上海。廣造海船。出入東西兩洋。蹤迹叵測。擁厚貲。結納豪貴。使其弟令濤入總督幕爲內援。而厚遺噶禮。海船供具。皆其物也。時方嚴海關出入之令。凡舟人姓名籍貫。必驗本州縣照票。乃放行。而崇明水師按捕余元亨漁船。其舟人皆閩產。而冒華亭籍。供係元隆代領照票。公飭屬吏提訊元隆。元隆係病不出。屬吏不敢逼。詣其家受詞而已。公方欲竟其獄。而元隆病死于家。故噶禮以爲公舉也。奏上。詔二臣俱解任。復命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會訊。然皆畏噶禮。謂公實不出洋。督臣所劾有據。坐公奏革職。噶禮免議。五十一年冬十月。聖祖下詔責諸臣顛倒是非。暴噶禮罪。且言張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如此等人。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遂斥噶禮。復留公巡撫任。五十二年。還原職。奉旨會察戰船。公先與總督赫壽議覆臺臣所奏編漁船商船。立澳總甲長。連環互結。至是又請每船首尾標記船戶籍貫姓名。並給腰牌。圖形貌。絕諸姦僞。海防益密。明年。奏免揚州落地稅一千二百餘兩。歸兩淮鹽運道。以經費銀抵解。裁揚州稅課司。捌紫陽書院于蘇州。立學規。集諸生肄業其中。置田爲膏火費。五十四年。上海民顧協一等告令濤黨惡貪緣。名捕急。令濤匿布政使牟元欽官舍。公因劾罷元欽。張鵬翮復奉旨來訊。釋諸舉人。以妄誕劾公。坐大辟。羈鎮江城隍廟。爲諸子弟講說書義。續諸未成書。居半歲。貌加豐。奏上。詔特原之。召入直南書房。權總督倉場侍郎。五十五年。請敕天下各立社倉。爲條例以上。明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

十九年奉
旨管理錢法旋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六十年充
會試總裁官明年
世宗卽位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雍正元年秋上書論河事請大開泗水由金口閘引入濟寧馬場河蓄之濟運臺莊以下宜建閘備蓄泄有
旨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明年奉
命祭告闕里許歸省母還
朝請以明儒羅欽順從祀孔廟尋有
旨下禮部議廣從祀諸賢羅公及
本朝平湖陸公以公言竝祀兩廡三年正月卒于官年七十五
賜諡淸恪加太子太保予祭葬公平生述作甚富嘗仿論語編濂雒關閩書進于
朝錄宋元以來諸儒文集數十家刻行之其論學持是非甚力同年友陳玉立好習靜自謂見道致書于公通所得以爲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又言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公復之曰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吾儒之道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曰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乎天下可恃以平乎且人之所以足重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年之多寡跖而壽孰若顏而夭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悵莫長生不死將何爲乎又有原元功者以爲爲學之要當因其靈以反乎虛公言義理不明則虛靈亦易爲病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逾矩發皆中節舍義理而尚虛靈則爲空寂爲狂矣其流毒無所不至故知主敬爲第一切要工夫蓋公之所得于程朱者如此方公待罪揚州時江南民皇皇唯恐失公揚州闔府諸生上書使者訟言督撫曲直且責以大義辭甚激而先曾祖南畇府君合諸鄉士大夫數十人投牒署巡撫王度昭乞以民情入告弗省府君幽憂嗟歎屢見于詩及公復官
命下而後喜可知也焚香奉
詔向北面九頓首以謝贈黃布遠近復爲長律二十韻紀之已而公歸紫陽書院欲以屬府君府君固辭而止府君平昔論學稍與公異指其以公義相取如此此可以觀公之人矣公子二師栻師軾師載官至河道總督（河南通志、蘇州府志、正誼堂文集、道古堂文集）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六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七

陳夢雷　馮景　戴名世

陳編修夢雷傳　陳壽祺

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福州閩縣人未冠登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請假歸會逆藩耿精忠叛徧羅名士幽縶夢雷及其父於僧寺
脅受僞官夢雷不得已尫瘠託疾以稽之賊平議罪有陳昉者污賊京
師譌傳夢雷也復爲逆黨徐宏弼誣告徵下詔獄幾不測
朝旨減等謫戍尚陽堡初夢雷與安溪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善及難光
地亦在假用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夢雷方干嚴讞無以自明引光地爲
助光地密疏救之語載在
國史本傳夢雷不知故怨懟憤懣牢愁哽咽往往詭激於文詞雖遇其
實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變杳窈而難窺
貞邪糺糅以任剝復兮叢預猋忽其不可思匪盥湝括索以窮化原兮
疇炳晰乎先幾信貿貿偃蹇以婞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眇余躬之再
誕兮皇降衷其猶弗慝式庭訓於髫齔兮景羲哲爲繩墨漱沆瀣以致
清兮刈幽蘭以爲襲纗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纓以綴飾戒炫靡以要姱
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值兮盟用薦于王國余既遵路以馳驅
兮端軌度以爲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可虞神惝怳於羲皇
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蕘兮匪荃蓀其弗俱信趣舍其允臧兮
不度世之委紆值皇風之清泰兮行踽踽其猶旻如體讙志以娛親兮
鮮言返於故閭就頤而致困兮蜂蠆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踖躩兮長蛇
游其肆虐童昏侈而踵步兮驅狂瞽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鷟兮畢四周
其焉薄余不難速隕以濯擨兮顧天性而爰度彼績勩於方寸兮古處
其或弗過不淟涊以劇秦兮庶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疷兮長紆鬱
其則那余衺其多汲汲兮盜旻旻於寢訛余既嫉韓盧以搏毚兮田父
猶邅迴而背步摯就首以齧齕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躓於淤泇兮驂又
淖泥而弗牖搏蕭艾爲蕙茝兮庶用適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
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達嗟鵲巢之卒痻
兮疇偃仰而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徬徨其終不
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其終晚戒糗糒以揚舲
兮戢鳴鑾而陟巘叩九關以竭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眈眈兮
九首拔木而莫綃既輪囷蟠屈之莫爲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弗閱其非辱也
侍九泉之閽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聊息驚以竢時兮忘謠諑之莫或
暴也眾口之爍金兮萋菲積而日滋余復倖倖以買殃兮曾囊括之罔
規市虎其猶傾聽兮矧往愬之侈辭震厲已及余躬兮猶惘惘其如疑
荆棘之充路兮橘踰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挺兮厥質仍夫敝亂堯
舜之聰明兮終稽皋陶以爲理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絏其焉恥撥譽
均以永言兮繹義文之所指
明聖其終莫予訧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嘗殃之叢胜兮曾余躬之弗
狀胥告夢以不祥兮陟屺望而內傷旦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濱腸
號天其莫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辟踊而就偃神漠漠
其闃滅兮息曀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規而若憮謂拘囚而
致隕兮典守嬰其罪罟矧獲盆之未剖兮躬穎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
時兮毋荼毒而就痍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汩汩其若遷
兮語刺刺其若芒目寘寘而啟矚兮膺結痛而復涕滂良朋之款款兮
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厄形兮據禮經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
鋃璫之在絆毋使慈母戚於重泉兮嚴親闇而永歎忠孝之兩訧兮孰
臧否之能判忳余思之潰潰兮耳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攣兮痛軫結
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翳翳其若曚襲季冬之長夜兮卒律颸颸
而號悲風月闇闇其入帷兮雪霰颯沓澌澌而下濛眾寐喻息以交軒
兮撼余寤而震惆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書兮文明
以自矢姬公之困鴟鴞兮嬰跋疐而几几彼上聖之偶罹離兮惟道在
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而成貝錦屈子之拳拳兮唯沈湘則何甚
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躬之坎壈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
以何窮省侍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徒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匪躬
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而融融卒冉冉以遘此殃兮痛挽寸晷而何
從悔弱齡而志俁兮神營營於天宇既漸遠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膴
局承歡以永日兮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冉不足以奉
君兮願永言乎蘅杜義若茲其爲蕎兮雖溉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
舒兮忘縲絏之爲痛長伏苫以噓涕兮血滯淫而腠膚邪攻首其如焚
兮液潛鑠而內枯日婉婉其就陰兮忽一體而神殊爭逕嗒以紛呶兮
互訴誶而攫揄胥軋軋以逢曙兮旦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舛錯
兮震余衷其足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刺既和而增劇撥靈樞以示余兮



指肌朡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槖籥。惟神明總於太淸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旣憊督以煩冤兮、厥斷失據而相薄。閔戚固亦有宜兮、繩墨因時而改作。願寧淡以澄神兮、府有督而勿薾。醫言其有自兮、感余心而怦怦。聊忍痛以尊生兮、舍古訓其何仍。哀輟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兮、重搜爻象於窈冥。泰之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弗越。惟勿憂而日中兮、固苞桑以無蹶。貞或底於厲兮、悔或免而勿罰。要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汨沒。愼斯語以祛痒兮、更探索而自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閱夏而秋在望。浮雲綫繫而莫靡兮、淫潦氾濫其湯湯。蠅營營其晝擾兮、暑蒸鬱而汗裳。喪紀其一周兮、徒囚首而懷故鄉。綢繆以興愴兮、重悲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兮、承聖訓以自強。固嘯歌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才敏通國書。問關塞外十餘年、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者踵接。

聖祖仁皇帝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蒙恩召還、教習西苑、侍誠親王

禁庭奉

命編輯圖書集成三千餘卷、

御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句賜之。雍正初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子孫遂家遼陽。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百卷、初刻者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碑傳集）卷四四

馮景傳 杭世駿

馮景、字山公、一字少渠、錢唐人、國子監生。於學無所不窺。自其年十七八、卽已學爲古文、涵濡沈浸、而說經之文尤邃。其言曰、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充實則發於文、輝光施於事。果毅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爲高、以潔爲貴。不簡不潔、則易薄弱而多蔓。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項侍郞景襄第。是年

詔徵博學鴻儒、公卿列其名將上、固辭不就。有司營宮室、梁需楠木難之、有請易大成殿梁者、景上書魏尚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京師。尚書物色之、而景旋遁、授經淮安邱洗馬家十年。己卯、商邱宋公犖鎭撫三吳、以禮聘就幕府、情好甚篤、或以重賄干景乞一言於宋公、峻卻之。獲漢延熹五年西嶽廟碑拓本、與客漢陽王戩等賦詩紀事、景詩奇警、冠儕偶。太原閻徵君若璩精於考覈、景駁其四書釋地中十事。閻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爲徵。景謂周禮五鄰爲里、五族爲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歷引家語、新序、越絕書、史記魯世家以證之。孟子止於嬴、閻引證孝子居喪不言諸義、景謂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可言也。儀禮旣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則喪事必言也。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閒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他事也。孔子在齊、閻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適齊、當補集注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蓋年近六十、云景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實字、殆未可補注。孔子爲魯司寇、閻謂魯官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景謂司空、司寇皆卿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鄉名鄉卿、甘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爲次國、子初爲卿、祇得命於其君、不得命於天子、則當曰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且魯六卿皆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爲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於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見左傳。侯國亦有大稱、胡可非也。孔子適周問禮、閻謂孔子世家在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索隱云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二十四年、宜從二十四年之說、據曾子問、孔子與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是年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景謂其說並誤。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構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訛、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

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並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别。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閻謂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謂莊子人閒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注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原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注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辨士有接子、亦可證爲陳侯周臣、固鳳司城貞子。閻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景謂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何以稱焉。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舉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閻引證縣棺而封、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景謂吳封慶封于防、非乎。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葬告同盟、其事微、惡得駁。集注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止於邸隈、閻以岑蔚之處、議朱子杜撰。景謂鄭康成大學注及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所本、非郢書燕說。魯爲宗國、集注滕與魯皆周公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閻謂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說本皇甫謐之謬。景謂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宗法、君之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郕、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固陵毛檢討奇齡長於引證、毛著古文尚書冤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毛著春秋毛氏傳、景益所未備者二事。長洲邵長蘅負盛名、景所師事。景宋犖欽公贊云、而子而孫、宜爲王官。邵卒、爾云天子之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正之云、古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此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左氏郤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叔向曰、今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下至晉書王官凡九見、石苞、曹志、成都王穎、楊駿、王濟、陶稱、戴若思、王敦、鄧攸傳皆有王官、此非朝臣乎。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甯都魏際瑞禧古文大家、嘗周茂蘭血疏後有云、嘗怪伍員報楚、不取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員不出此、不得爲孝子。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景按楚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於衆。已在吳兵入郢、伍員鞭尸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失也。無極之黨業已前誅、則無從磔其肉、戮其屍、正與烈皇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鷺已死免科同。嘗謂魏文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斡旋。又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戾叢生、與侯官高雲客光、長洲吳荊山士玉極言之、切中魏病、惜魏不及見也。其論漢注如淳解三族之繆、吳徵士農祥許以爲有益世道之言、其略云、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甯有是乎。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韋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己、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員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若如如淳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淳之罪大矣。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注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

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嫁女則曰爲本宗、于母黨、姑舅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景多讀書、能文章、師友風義、以積善爲事。仁和汪煜、湯右曾同學密友也。煜爲給事中、掌登聞鼓、景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

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轉關、職以壅閼下情。煜一拜疏而災地擇官、再拜疏而河工畢亢、三拜疏而死刑肆赦。右曾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景移書云、足下才氣踰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位、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己。時秦晉齊魯多被饑荒、流亡載道、常平積穀多爲州縣侵蝕、而右曾有積貯本計一疏。粵東所報盈千累百之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置之不問、又有特參粵東文武大僚一疏。西安開欠官生錢一百餘萬、毒流天下、州縣則燮賊網利、無辜則破家亾身、又有監守侵盜疏。二人不媿言職、激於景之言也。景遊太學、爲新城王司寇士正所賞拔。司寇初拜左都御史、景上書謂公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曾是有風人之心而不善於言者乎。書甫上而士正遷官。景所謂民欲其無貪、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惜其託之空言而其愛司寇也則至矣。商邱內擢太宰、固請偕北上、景以母老固辭歸里、食益甚、老病且劇、無子。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卒、年六十有四。學者私謚文介先生。著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然世有能傳之者。

舊史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以古文名者。距今又五十年、後年晚進不知景之文、不知景之學也。景嘗許西泠後進中有三人、將來必能爲古文、曰金繪友、曰沈超遠、曰楊恭士。繪友以詩名、與余同年友善、師沈總憲闇齋、卓能有立。超遠名顒、得父雷臣之傳、精於算學、解春集中有序列其方田粟布二章。恭士名儀、有西谿稾一冊、文氣清曠、惜其爲吏風塵、而不得竟其業。景女夫曰盧敬甫、存心工詩、有子曰文弨、穿穴史學。敬甫示予詩曰、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然敬甫不爲景傳述其事與其學、余無從徵也。楊儀撰墓表、而又不詳其所講明而切究者、景其將就湮沒乎。余讀其集、即取其集中之所言者以傳之、傳景乎、懼景之不得傳也。

（《碑傳集》卷一三一）

戴憂庵先生事略　蕭穆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二月初十日、戴憂庵先生伏法於京師。其從弟輔世扶櫬歸葬桐城南山岡硯莊之陽。當時以先生觸忌諱得罪、傳狀銘幽之文闕焉。迄今百四十餘年、墓道荒蕪、父老過客且有不識爲誰氏之冢。特其文名倘爲四方學者所稱道。然其淺者但知先生舉業之文、稍深者亦僅知先生之古文而已、至其生平留心先朝文獻、嘗以有明一代之史事爲己任、與其遺事概未嘗聞、且多有附會謬妄失實之說。予年十六七、嘗得先生四書文及古文百餘篇、時時心摹手追、稍知古文時文塗轍。稍長、乃徧搜輯先生遺書與文。今又幸逢聖天子久除文字之禁、乃據遺書及家乘、並鄉先輩遺集遺言、先生生平文字最精粹者、酌載數篇、輯爲事畧、以示鄉邦後進焉。謹案先生姓戴氏、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自號憂庵、身後鄉先輩及四方學者皆稱之曰宋潛虛先生、以宋爲戴族所自出也。先世洪武初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族始大、尤多隱德。所居地曰南潭、因以爲號。繼乃遷於縣治之城東。嘗使其長子面峯至南潭、佃夫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面峰歸請命、將取之。南居大怒曰、有毋望之福者、必有毋望之禍。女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佃夫喜、與妻子潛捆載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獄吏齕之、誣爲盜、家竟破、罹禍而死。聞者皆服南居之識。面峯之幼子曰默齋、爲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知其長者、事皆屬之治、吏恆服、不敢欺謾。一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邑俗悍難治、上官調

公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事。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夫莫不加敬、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庵、卽先生之曾祖也。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痛哭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祖古山先生、官江西回、侍養山中、後因家焉。父碩、字孔萬、邑博士弟子。爲人醇謹忠厚、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無賢愚皆服其長者。尤喜詩辭、多悲楚、凡百餘卷。先生幼聰穎、六歲從塾師受學。中閒以疾、未能專讀。凡五年而四書五經畢、自是窺探經史百家、卽善爲古文辭。年二十、授徒養親、師事里中潘蜀藻先生江、且多借其藏書觀之。是時長洲韓文懿公菼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爲天下宗仰。先生年少、好爲妙遠不測之文、頗爲鄉里姍笑。惟縣司教王先生我建及潘先生奇之、且以宗伯韓公相擬。先生大父古山先生亦勉勿怠、不以窮困爲嫌。康熙庚申、先生年二十八、入縣學爲諸生。是冬、父霜巖先生卒。先生明年乃編訂其遺詩及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又四年乙丑、以廩生得選拔貢生。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木齋、吉水李公振玉、咸以國士相目。丙寅冬入京師、明年、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放。戊辰己巳之閒、應山東學使某公之聘、自燕踰濟、游於渤海之濱、徧歷齊魯之境。己巳夏、自河濟入京師。居三年、授經於李太常愚庵家。壬申冬十月、祖古山先生卒。明年、元配李孺人卒。是年、乃客福建。明年遊淮上、又明年入京師、居二年。丁丑之春、自京師反金陵。明年秋九月、母方孺人卒。庚辰之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應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仍回金陵。明年、再赴姜公之約、往浙江、且遊覽爛柯、雁蕩、大龍湫、赤城、天台諸勝、次第爲文記之。而金陵門人尤雲鶚以平日所藏先生古文百餘首雕刻行世、名曰南山集偶鈔。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故取以名其集、志歸隱之地也。壬午之冬、乃自江寧歸里、居南山所謂硯莊者。又二年甲申、復客遊姑蘇。明年乙酉、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又明年、會試被黜、乃自京師復客吳門、操房書之選。又明年秋、乃客江都、並淮上、又客南陵。先生嘗編訂四書朱子大全、是年冬告成。明年過淮上、入京師、錢塘友人程逢儀颿來爲鋟板、以廣其傳。先生序之、略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有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祕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自朱子沒、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輒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歧趨莫辨、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抉摘其紕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撤、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子、卽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采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多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紕謬者汰而去之、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也。今夫一堂之上、衆

論喧呶、紛紜攻訐、若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自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明年己丑會試中式第一名貢士。殿試欽點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時先生春秋已五十有七矣。又二年、以南山集獲罪。獄辭具於辛卯之冬、又二年論死。蓋先生少即以明史自任、嘗徧訪遺書、網羅故老傳聞、欲以成一家之言。時鄉前輩方學士孝標、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而歸、著有鈍齋文集、滇黔紀聞等書。先生日記中頗采其語、姓而不名、且與余生書曰：前者浮屠犂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閒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犂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閒、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閒、有廑廑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①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閒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迹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犂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蓋年少氣盛、擇言不精、輕論史事、實非熙朝臣子所應出此。然至是已二十餘年矣。至康熙辛卯冬、武進趙都諫申喬據南山集題參、而同時又多忌先生名者、力擠之。故當時仁廟方拔起天下英偉之才、相國安溪李公雅重先生、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卒不可得。然尚賴仁廟寬仁、減吏議極刑、改死罪而已。牽連三百餘人、悉爲保全、而先生宗族及子弟悉蒙寬宥。方氏遣戍及隸旗籍者、雍正元年恩詔均爲宥赦焉。桐城經學文章之端緒、開自鍰先生田閒、其後望溪方侍郎昌而大之。先生亦自幼殫精經史、得禍後多所未究、其緒論惟見之於遺文。嘗曰：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

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中、而無有一息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欲攜周易一卷、隱居深山、朝夕占玩、考校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也與。又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中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託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言湮世遠、師傳歇絶、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蔓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以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先生於經持論平允多類此。而生平最精者尤在史學。嘗著論曰、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恃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矣。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釁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重矣、其事愈分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衆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親紀、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變忭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作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太過、或隱諱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顧多有所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徇其好惡、逞其私見、即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襃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或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證互參、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衆好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衆不可違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既論其人之世、又論諸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乎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遥聽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無所爲而爲

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所奪之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攄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至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曾鞏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班馬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采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偷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人之得失、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即乎其人、而可以爲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廉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某石可礎也、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閒、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illegible][illegible]、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衆而駕馭乖方、喧嘩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職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武猛、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三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衆拙工而治一器、衆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不窳、而軍安得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爲之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不可以稱其任、此亦可以見矣。夫所謂專家之學者、天下之才也。如曾鞏氏之所謂、而後可以爲良史也。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先生於文幼有天授、才氣汪洋浩瀚、縱橫飄逸、雄渾悲壯、深得左史莊騷神髓。嘗以其所得暢發之於書曰、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淩雲氣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潔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爲、隱曜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閒、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又曰、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即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𡏖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閒、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纘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閒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巓、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惝怳四顧、不復有人閒。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又嘗論曰、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眞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淸、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邪。蓋先生之論文如此。先生生於國朝昌隆之際、人才極盛之秋、所與交遊砥礪學業、四方豪俊英偉、莫不傾倒。尤留心先朝文獻、蒐求討論、自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欲入名山中、滌洗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益落、衣食於奔走、又以奇禍困躓顚倒、含恨而歿、千秋大業、卒未能顯於世、徒以區區文字爲世所稱道、豈先生之本志哉。先生堅苦力學、晚益深造自得、不肯一刻離書。在獄中、約計二載餘、以昔所編訂四書朱子大全鋟板行世。倘以爲未盡也、復取原書增損條記、簡端硃墨淋漓。蓋此書羽翼經傳、爲程朱功臣。故慇懃爲後學計尤切。其史學可見者、則孑遺錄一卷及集中紀略并忠義諸傳而已。往者、戴存莊孝廉

鈞衡嘗搜輯先生散帙之文、合偶鈔本編爲潛虛先生全集、成十四卷。予又搜求得紀略四首、又他雜文百餘首、詩三十首、俟他日訪求更有所得、乃合存壯所編本細加采擇、別分卷帙、今姑記其大略如此。先生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一。母方太孺人生二子、先生居長。元配李孺人無子。弟平世歲貢生、亦以學行見稱於世。咸豐庚申冬十月、邑後學蕭穆謹狀。

（《碑傳集補》卷八）

校記

①放：疑有脫誤。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八

竇克勤　郝林　勞史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與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菴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柘城竇遜齋其一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羸也，禁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既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悼師道廢日久，勸就教職，得泌陽。及主朱陽書院，從學者皆勸興。故河南北夏峯、嵩陽而外，惟朱陽之學者爲多。戊辰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翰林院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踰歲竟歸，蓋痛母之深，不忍久離其父，且與朱陽之學者離逖也。

聖祖仁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君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衆所苦病，每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痛，知與不知莫不惻傷。邑之頑人或傭匄赴弔，哭盡哀而去。君素無疾，方侍父食，痰氣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孺人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君諱克勤，字敏修，卒年五十有六。大父諱如珠，縣學生。父諱大任，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子三人：長容端，增廣生，前卒；次容莊，癸巳舉人；次容邃，乙酉舉人，候選知縣，志承其父學，以狀請求表。余既熟聞君之學行，且與容邃一見而志相得，乃譜焉，俾鋟諸外碑。雍正十一年正月，江左方苞撰。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竇先生克勤傳　尹會一

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饔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爲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眾。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遠大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碑傳集》卷四六

又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檢討靜庵竇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又同爲史官，其晨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辨析必求至當，不強爲附和之詞也。丁亥，予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被公指授，制行讀書咸有法度，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疇爲傷懷。蓋未嘗不欷歔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修，號靜庵，一號艮齋，又號遯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兒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鍔峯公值明季異學蠭起，仔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爲公之父，恪守家訓，竇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六日生。公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沈潛反覆，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爲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爲忘年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講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修夫子廟宮，牆爲之改觀。課士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厲。分五社，而習以仁、義、禮、智、信，擇學行足式者爲之長，糾察社眾，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孝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爲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畫壘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來學者日益眾。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游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一時朱陽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兩講房。時道康公思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暑祁寒無倦容。己卯，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簡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辜聖明委任？平日銜杯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甯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氊毯之士，舌端非不可憫，然甯蒙謗讟，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殄我子孫，永絕先祀。」作祝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撤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嘆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公者妄爲暮夜之求，危其辭，脅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頻經御試，溫語褒嘉。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公名久達宸聽，加俸金，賜御書，將駸駸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卻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啻道人過。至忠孝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嬋聯不能休。處桑梓閒，溫厚和平，鮮倨容厲辭，而心切鄉黨，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斂；柳夫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跡岩壑，自淑淑人。

所著若經書關義事親膚言諸集具能溯流窮源爲經傳羽翼公之有關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明高者淪于虛寂卑者溺于辭章公崛起中原爲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大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然爲已任予方謂君子之樂頁友可以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予俟兩河蔵事後亦得共襄盛舉孰知竟以此永訣耶公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前卒次容莊廩膳生次容遠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孫四紃緯續紓孫女三爰爲之銘曰

猗猗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瀫之濱震越鏗鍧厥聲以振卓立游夏有炳其文蔚爲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曰嚱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一經之貽以昌子孫公與道輿實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侁侁流風餘澤可采而詢銘諸幽宫俾垂不泯

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特授尚書致仕郝公林墓誌銘

晉一士

公諱林字中美一字鈞亭先世居山西之洪洞有名成甫者始遷定州今爲定州郝氏公父浴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生子五公其仲也以甲午年十二月生公於銀州戍所少讀書機警七歲能屬文長益肆力於學康熙辛酉雋鄉榜壬戌登二甲第四名進士癸亥丁外艱服除補中書科中書舍人遷吏部驗封司主事旋陞員外郎協辦考功司事隨少宰之陝勘獄同事或敗於賄以公嘗爭執獨免癸未入禮闈甲申迴避歸里丙戌補稽勳司員外郎旋陞驗封司郎中十月調文選公持己廉正練於事情姦猾吏皆屏息搖手終公任無敢以意稍有所進退時目爲鐵面選司後富公甯安爲太宰事有難決者必曰視郝選司故案見重若此丁亥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戊子典粵西試己丑轉吏科掌印預會議侃侃爭執每至再三有不得或牽率畫題公獨否遇秋審亦然九列皆相顧曰郝君平日恂恂長者今乃如是皆歎服辛卯陞光祿寺少卿壬辰轉太常冬陞右通政癸巳轉左十月陞太僕卿甲午春命爲奉天府尹奉天寄籍者衆命案滋多公面奉

聖訓宜防未然涖任令戶懸一牌大書戒酒戒鬭戒帶小刀於上出入觀之踰年命案減半禁倉穀之勒借而浮收者凡田宅之岐界者清之子女之鬻他省及典旗下者請治其罪曰吾以實陪京也乙未晉宗人府府丞旋陞左副都御史務持大體以風僚屬丙申陞工部左侍郎部事繁重且多備豫弊以叢生鋪戶例得預借錢糧數萬兩按期責程輒悞公事有某鋪欲循故例屬居閒者微言願爲公壽公正色曰此

朝廷物敢輕以絲毫假人終不許外省奏銷及解硝觔棕毛等物例有部費解銅鉛者則曰解費公一切屏絕之壬寅

聖祖仁皇帝賓天雍正元年癸卯

龍輴奉移

景陵公奉

上命祀土前丁酉冬公辦

孝惠章皇后喪事至是五月復遇

孝恭仁皇后喪凡三大喪皆倚公以辦後又恭建

聖祖聖德神功碑敬謹督率終事無悞公之勞勩居多甲辰丁內艱奏請終制

上諭回籍營葬事畢來京乙巳春

特旨補侍郎金世揚缺公入都以老病力懇解退

上溫旨勉留公感泣入署比歸寓即白衣冠以居者三年丙午調禮部左侍郎隨以目疾日甚具本乞休奉有老成謹慎之

褒特予尚書致仕

皇上之優眷老臣於是爲至也公留京就醫且以工部積逋例應分任居邸者六年壬子六月奉

旨寬免公泣下曰

皇恩如天豈獨私老臣顧老臣無以報耳九月二十一日終於邸第享年七十有九歷遇覃恩敕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誥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二級前後所奉

恩賜甚渥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誥贈光祿大夫高曾祖妣俱贈一品太夫人考巡撫公嘗按蜀時力守保甯城發吳三桂跋扈狀有大功卒爲名臣事具史傳誥封光祿大夫妣李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公王所出也繼妣蔣氏公門內之行甚謹丁巡撫公艱三年不之私室以王太夫人不逮事忌日輒思慕涕泣迎養蔣夫人於京邸有珍羞必先以進嘗之而後退弟楨困場屋公使之仕多方成就之歿復歸其喪於數千里外推廕於兄子誠燕而語其子曰汝當自奮也族人有走京師告急



者、輒傾囊以授。歲歉、輒命家中分穀貽之。元配清苑張氏、祖驃騎將軍某、父某、以名儒稱。妣高氏、婉娩聽從、能執婦道。適公十三年而卒、年三十有一、誥贈夫人。公甚悲之、待婦家有加禮。繼配張、亦清苑望族。父倓、順治戊戌進士、龍安知府。年十七歸公、儉約謙和、處妯娌無間言、未嘗以絲粟私遺母家。顧時屬公善待前夫人兄弟、撫前女如己出、人以爲賢。卒年五十有二、誥封夫人。子一、誠炳、丁未進士、後張夫人出。女一、適左副都御史劉公元慧子廩貢生宸誥、前張夫人出。孫男二、璞、垿。孫女三、長字梁某、次字高自佑、次字張某。初、公年三十未舉子、叔爲置妾。至則泣曰、人迋我、不爲妾也。公即處之別室、呼其父母還之、且給道路費。囑曰、善擇婿、毋再迋於人。公生平不喜事、不沽名。在諫垣、未嘗爲矯激。嘗請禁餽送、嚴勒索、以杜虧空之源。又請疏通教職壅滯、皆獲施行。雍正三年、特命京官俸銀米相等、如旗下例。迄公告休、上召廷臣諭曰、此郝林所奏、爾等知之。公摺奏每自削藁、雖子弟莫得聞。多此類。小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其公之謂乎。誠炳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夫人於某所、以狀來請銘。銘曰、

中山之郝、代懋潛德、耕讀是勤。維先中丞、文武忠孝、蔚爲完人。撫粵之歲、餉急民飢、發我帑銀。公歿未幾、誣以侵欺、蜚語上聞。有孤衰絰、匍匐哭泣、以叫帝閽。天子動容、詔曰廉吏、宜復其官。予之葬祭、榮始哀終、喪車是旋。卓哉孝子、昭中丞忠、忠由孝伸。孝子維何、曰維尚賚、能紹厥先。其紹維何、誠樸不二、酬國厚恩。此維尚賚之藏、既吉且安、以貽爾後昆。

（碑傳集）卷二三

餘山先生行狀　桑調元

先生姓勞、諱史、字麟書、學者稱餘山先生。餘姚人、世居海濱之勞家埭。曾祖見山公、諱伯龍、祖起虞公、諱儀鳳、父元贊公、諱弘毅、俱耕讀不仕。母陳孺人。先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伍。容貌魁碩、秀眉廣顙、光氣煜然照人。既就傅、讀經書、塾師刪其注、以己意默誦、遇難字、翻字書切究。家貧、歲儉、早出家塾、躬耕養二親、盡誠孝事、至壽終、羣稱篤行。居常夕荷鋤歸、輒展卷至夜分不倦。或誚其將應舉耶、元贊公曰、讀書窮理自正務、詎必科名。嘗就塾倚戶外竊聽聞說經義、至克治身心、敦飭倫常語、竦然動容。及參論行文佻巧法、俾曲就題目、頭履掉去、塾師偵知之、召問故、曰、文以發揮聖賢之理、此恐本意無之。且當年創始作經義、不應有此繩尺。羣瞪顧嗟異。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嘆人心之波流、傷異端之簧鼓、慨然立志爲眞儒、以斯道爲己任。一意發必勤辨公私、舉動纖悉、必求納乎禮、奮勇力行、若致命赴敵場。人有以道學目笑之者、愀然曰、顧不能力進乎、是爲深恥耳。聞有朱子近思錄往縣中坊鋪、購求不得、適有人自紹興郡城攜是書畀之。書劇讀數番、僕立起設香案、北面稽拜曰、吾師在是矣。握管斷句讀、觀其手澤、勁若鋼鐵。內求諸心、森竦自責、顧天命之性、若君之詔臣、父之付子、兢兢惟恐隕越。一廢職、即膺嚴譴不可逭。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研精大易、取啟蒙本義、參究橫圖、圓圖二圖奧旨、有疑義未晰、仰呼吾朱夫子在天之靈、啟我昏蒙。寢食魂注、不暫釋。上虞顧氏延爲蒙師、其家多藏書、悉發其架籤、日夜閱覽、自經傳及子史、悉覃研、尤聚神於易。薈萃諸儒先探賾鈎元之論、兼綜理數、參互考索、獨見朱子爲至精至密、冥契四聖人淵旨。年二十四、所學大進。名所居齋曰須友、常靜夜兀坐、玩圖精思、有所得、書之。如橫渠先生之用功刻苦、而沈潛涵泳、不敢求速化。闡先儒引端之旨、而竟其緒、亦時有己見、豁然中開、亹亹紬繹、出前賢論說之所未嘗。月白窗明、萬籟幽寂、此心澄然、抱遺經究終始、證諸目前人事物理、往往脗合。悠然自得、精神愈生、遂催讀沈吟、徹旦不寐。如是歷有年所、自言余於癸酉歲于道有所見、亦是零星、及今丁丑、細玩大易河圖、識所謂理一分殊、殊覺省力。嘗邵子所云腳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覺萬物森然具在。且覺吾心之象、五竅居中、宛一河圖也、省力甚矣。蓋癸酉、先生年三十九、至四十三而歲在丁丑、恍然有以得其要領、觀象徵事、觸處見理、左右逢原、覺全易在胸中、融釋脫落、妙悟元微、迎刃而解、

剖別艱深破碎之論，折虛憍而張者，按之無物，咀含故常，味泊泊然來，意境聿新，若初聆聖賢謦欬。發明性有先後天、體用之分，指人受胎伊始，及分脫墮地時所秉受其氣質之清濁醇駁，于此別等差。程子云「言性不言氣不備」，剖晰及此，尤無賸蘊。著格物錄，貫徹三才，羅絡萬象，于身于物，近取遠取，高深極於天地，幽隱窮乎鬼神，莫不弋鑒之九霄，鈞出之重淵，明形色天性之不離，陰陽動靜之互宅，造物行生、混闢之有常，元工變化、錯綜之無定，舉纖毫無遁情，仍一一歸諸確實，不落影響。斯誠精深曉暢，獨纖微緒而令萬人灼見者也。著邇言，就日用提揭要旨，以示門人，大小叩俱鳴，皆心得精語。教子弟，謂文可不攻，書不可一日釋。勤把耒，暇讀書，不妄言動，農而士矣。洞徹古之學者一生祗此一修己治人兩端，不論窮達，俱有當盡之心、當爲之事，俛焉日有孳孳。奉一心爲嚴師，不令一幾輕易雜出。學以剛健篤實爲本，溯曾子、子思、孟子、朱子，惟志氣剛健，特立不撓，克自樹立，計審端致力，歸根立命之地，總竭篤實，較然不欺其志，自不妄語、不妄動始，極之誠立無歇手處。天人之理，一誠盡之；聖賢之功，一敬盡之。居敬工夫，必整齊嚴肅，始有把握，而喫緊在居處恭。先生年至艾耆，腰骨挺挺，終日夜正襟危坐，無倦容，而氣體舒遲，從不形疾言遽色。款接後學，和顏悅色，委曲盡誠，開導見未達，必旁喻曲證，相說以解乃已。故進叩者望見生嚴憚，就聆談論，仍樂其藹藹可親，不忍去。在坐無入暫慢易，非僻之萌自消。雖傭工下隸，俱引之向道，以謂盡汝當爲職分，務寔做去，終身不懈，即是聖人。僕身雖賤，而道彌尊；纓佩人或操行穢瑣，即不汝若遠甚，毋自菲薄。販夫貿遷，近里居不忍著僞，鄙童牧豎折棄繒繳機穽，非食用常物不加掩取。鄉族一時風尚，婦人以艷妝炫服爲恥，即童娃出汲，亦目不斜視。近斥鹵郊坰人有相貰負債者，力不勝，拉就質先生，輒自屈服，願殺鵝置酒求免。殺鵝置酒，姚俗也。或強梁驕利辨，徑同詣先生所，一見羞赧，嚅嚅不出聲。先生因機婉導，歸諸正，輸心聽受。邑令某素敬先生，嘗就問政，對曰：「愛民。」問民何以愛，對曰：「惟利民者是務。」令亟善其言，而不能用，卒以之敗。嗚呼！先生一布衣，無絲毫勢力憑藉，以道德光明至誠感人，信從者眾。韓子所謂薰其德而善良者，目觀非虛，乃不僅如王彥方鄉人之稗莠者。畏其知而居堂皇、治民庶，顧心折蓬茅賤士，欽仰德輝，聞藹如仁義之言，悅從歎服，闇者求於明，僞者獻其誠，此豈偶然也哉。先生終老田間，無由展攄其所學，嘗論聖功在操存其心，王道在不私其利，井田不可復，在講求水利；封建不可復，在擇賢久任。學校須慎飭有德望者，隆其體，使爲之師，課實行而不徒文藝，則人才輩出。窮居殷然與天下相流通，達必民不失望，體用具備而不迂。老尤深詣聽言，遇事輒判仁與不仁，其精強有自來矣。從叔有範年小於先生，食餼邑庠，文譽騰踔，問藝多英雋，人有以外事纏牽，不能峻御。先生委婉盡規，初若視爲常談，用益肫懇，詞色殊苦，乃覺心怦怦動，久之幡然有省，詣先生講席，請以師禮事，列弟子行。先生曰：「叔父第矢心聖賢，黽勉實學，有見聞詎忍不警告，斯禮所不敢承也。」嗣後敬叔父、敬師各盡其道，乃不徒矜尚舉業，務反求諸身心，名德遂光。過先生門人，禮讓敘情款，曰：「吾同門也。」禪人樸實者，潮塘盧氏子，參于叢林，夜趺坐，遷僧過舉佛號，不應，加之竹片，自云通身汗下。往甬上來謁，別乞先生送行序。先生告之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大孝終身慕父母，非終父母之身乃終人子之身也，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終其身皆慕父母之日，即終其身皆事父母之日也。汝昧此身之所自來，而忘父母之恩勤，從事寂滅，甘心二本。吾不強責汝爲儒，盡歸而爲父母之子乎？樸實聞之泣下，拘于其教，而不能出，有所親養之官署，至病革時，痛哭云：「一無所得，徒棄父母，不事爲名教罪人，死當以四服斂，勿召僧送殯。」儒者哀其志。先生道明德立，遠近師尊之，來學者益眾，就事提撕，專務倫常日用，鞭辟近裏。時王學盛行，士憚爲居敬窮理之學，喜趨徑捷，憑倚良知，即可以至道，遂詆朱子爲支離。其立教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體若本無善，如何鑿空發得出有善有惡意之動？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爲善，惡乃陷溺其心而然，非率性者爲妄動。知善知惡是良知似矣，然安得人人如陽明子見地高，就所見行去無誤？不虛實即物窮理，則致字無著，而所知亦不精。爲善去惡是格物，謂致知在誠意，可乎？朱子在即物而窮其理，一語顛撲不破。陽明子欲徑捷知行合一，曷若朱子知先行後、知易行難二語之爲精確，得博我約我之真脈乎。且陽明子姿秉剛明，亦自由學有聞，學者姿與學俱遠，不逮而遽欲超詣，自反失所依據。陽明子忠藎國是，戡靖禍亂，炳著其平生所建之功業，而所提唱未爲平實，其門人更揚其波，龍溪、心齋竟入於禪。傳習錄已明明蹉移至王門宗旨，一編頹壞無隄防，恐亦非陽明子所忍見其流弊。朱子之學遞傳至何、王、金、許，至河東、餘干，切實無弊。楊園、稼書兩先生承一脈緒系，導學者于大中至正之歸。縱下學未能至極，亦循循



在途轍中未至流蕩而無所坊、以得文行忠信之眞傳也。陽明子越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應乎感也句上宜添其于未發也則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庶為周密。先生之意、殆為不從未發之仁義禮智說來、則遺卻性之善。而應乎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善如何鑿空發出。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謬乎。故特補之、則性之善實有根据也。毛氏矜其辨博、痛詆朱子、此多見其囂張、初何傷于日月。其敘王學流派、自有明來幾徧天下、縷觀不遺。學王者侈言其盛、此見尤固。臨濟、曹洞鐘板喧鳴、聖道自昭揭中天、曾何加損。時紹郡俞太守卿宗王學、行部至姚、見客星山王文成公祀、鞠躬稽拜、孫忠烈公祠、三長揖、呂文安公祠、眡其像而已。先生偶在城、太守素耳先生名、折簡招致、謝不往、乃就見、盛推文成公學術、先生待言畢、徐對曰、鄉先生表表千古、事功掀揭、誠勝朝之柱石、言未竟、太守遽言未可以事功概其道學。先生曰、業莫大乎忠君國、拯生民、其事功誠不可泯、且文成公與孫忠烈公同撐拄天地、扶植綱常、皆吾鄉杰出人物、明公當一體表彰、以興起懦頑、明示標準。太守意雖未合、不能不屈服、同宗副都介巖公之辨延先生至語谿講學、大約端嶄向于知行、嚴辨別于義利、導學者以切實為己、聖賢之道伊邇、祇在倫常上隨時檢勘。人曠蕩自由、輒謂己有何愆、不知自雞鳴而起、至辰刻已、不無幾多妄念、幾多妄言、幾多妄動。先儒謂檢點一日間於人倫上有多少不盡分處、此宜著猛省。聽者神竦、老成英妙爭欲式瞻儀型、親承明訓。先生晚年涵養益沖粹、色和而莊、敬語正而溫醇。人人願近有道、藹然開耳目、若坐春風中也。介巖公惜暘園稼書兩先生不接席而語、輝映德光、使吾人矜式夙知。吳興有卞君談理深微、見解明迥、往訪之、與語、殊不愜、細叩夙所論說所自來、云得之邢姓者、不肯言其名、意是隱君子、歎息而去。歸姚渡百官江、舟東下、時先君攜調元還故鄉省邸、隴舟亦遡行川涂、望見鄰舟中端坐一耆儒講論、弟子左右侍聽甚肅、心異之。至驛亭堰、待拔堰、叩知為餘山先生、率調元詣堰傍草舍敬謁、且請遣稚子過先生舟受教、許之。方論格物致知、調元謂物即明德中殽列之品類、故天下無性外之物、知即明德中遐露之靈光、故孩提有不慮之知。先生訝詰此語誰敎汝、具道素無師、昨冬有孝豐錢惕菴先生名之泌來杭、寓鄰寺、得相從講解逾月、聞此、乃領之。重為剖晰、舟抵岸、先生以調元為可敎、府君即命受業于門、進拜、留語三日夜、聞所未聞、快然開明、恍然憬悚、敎以立志大、存心細、誠聽明、愼勿誤用。調元已十五歲矣、屬寄惕菴先生書、其略曰、今之篤志為實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于人心、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辨晰亦非不精、祇以為梯榮之具、師以是敎、弟子以是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圖、沈溺于聲色貨利、拋卻聖賢懇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堪言者。一不遇、即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時文、即外為塗飾、亦不過作口頭應酬、初未嘗砥礪廉隅。某嘗目擊而深悲之。數十年來、欲求同志之友、其切劘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盡歸於正、苦寥寥不多見。比聞桑生述先生志敏而行卓、敎學者以窮研克治、始如聞空谷足音、云云。既而惕菴門人耶鎮至杭、云惕菴先生已于新歲易簀矣。奉所寄書歸焚繐帷前、約明年同至姚、從學于先生、至期詣謁相顧、語至泣下。先生謂鎮質魯、但遵所聞、充所見、一志力行、得寸則寸、終不失其軌。又明年、三謁先生、命多留數日講解疑義、訓飭諄復、臨別直送至埭口、云吾壽不過三年、汝恐不得繼相見、故為此叮嚀。調元驚訝、謂先生身極強健、調元歲當從父歸姚、何為作此言。先生曰、修短有定數、去來有常理、汝慮家事纏牽、未得脫身、然終望汝重來相晤、顧涕而別。嗣逮歲、先君客遊艱、家計且多故、侍慈闈、不忍暫離。癸巳新正、先生完長子婚、傳家事、元宵招門人汪鑒、聚處須友齋語、是月吾將去、鑒大驚、見先生體甚康、稔先生不妄語、即日自寓舍移侍函丈。汪鑒者、父薄宦滇南、卒、萬里扶柩歸、至漢川幾覆舟、號哭志與俱沈、忽飄風薄沙岸、得免、眾呼汪孝子者也。性尙氣節、返姚、從學入、先生謂英氣即客氣、必陶鎔歸寧靜、始可凝道。至是惻惻侍先生起居、先生方徧從親友家飯、與老者言、言敎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有來候者亦款洽盡歡。至二十三日、令治木、因家貧、慮倉卒可便為之、稱有無、不須過美飭。諸事從家禮行。自喪先生父母時、早不用浮屠酒肉、俗已有效法之者。二子與門人惶惑、請夜不息火、環侍、揮使去。數日來飲食眠起如平常。二十九日日高舂、趣具湯沐浴、更衣、移床至正寢、炳燭宴坐、尙神清氣定、卻飲食不進、親舊俱集中庭、二子謝乞弗援、乃泣跽請遺命、曰、吾平日敎汝諸至第、守之弗失、更何言。對鑒曰、調元何不來也、調元何不來也。吾遺稿可付之。乃就寢、齁齁熟睡、親舊俱散、獨二子與鑒侍側伺動定。至次日寅初、聞喉中痰聲起、二子與鑒急薄枕號呼、逝矣。實康熙癸巳年正月三十日也。距生於順治乙未九月初四日

午時、得壽五十有九。親舊聞故嗟異、哭聲載路、至庭不絕。含飯時顏色溫腴不改。是年、四十里內松柏俱凋瘁。娶陳孺人、幽靜居壼內、奉養祭簽豆惟謹。四方學者至、隨所有設食、不露支絀之迹。外庭徹旦談論、中夜具粉餈湯者無厭斁。調元頻年就訓誨、躬親受明恩。至漏將盡、闔隔屋機聲猶軋軋。先先生四年卒、子二、長廷栻、茶謹樸訥、娶童氏、次廷模、後先生數月卒。殯既權厝、汪鑒捧遺書至錢塘授調元、始聞赴、與同學友盧存心就書齋爲位拜哭、三人皆失聲。存心、夙慕先生之道者也。先是正月晦夕、調元夢先生自一宏邃大殿宇趨出、執調元手言、汝稚子踽踽欲適萬里程、吾何能放懷、殊撫恤形顏、調元驚寤、心動疑不祥語、存心。存心慰言先生屬念之殷云爾、乃果山頹木壞、調元自此安仰安放矣。嗚呼痛哉。後十年、調元入成均、瞻仰大成殿、宛如夢中所見規模。先生嘗言深山窮谷中、果有人篤志力學、造詣深純、必修身見于世、縱遯世不見知、以沒、其神魄必在先聖左右、第未曾奉配兩廡、不分受明禋之享耳。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何曾敢溷入櫺星門。此以知先生神魂在先聖左右審矣。遺書閒莫辨草稿字、獲所言大易橫圓二圖義、塊未能測識、不敢妄補綴。中年苦縛塵纓、心蠱眼翳、至歸老匡居、靜翫徵言、始編成卷帙。書有格物錄、有大學中庸廣義、有邇言及辨論雜文。今總標爲餘山先生遺書、刻之以傳世。行遺、先生言人心靜極、即能前知、如董五經知程先生來、消息甚大。及叩其中、寔無有。釋子禪定、能照鑑正如是。然無即物窮理工夫、一應事即昏瞀、坐空山中能知未來、及衣紫開方丈、寸心懵懂、昧然罔覺、禍患臨頭、始云孽障到、致可哀愍、故前知無足異。先生三年前即知全歸之期、至期從容飭家政、別親黨、無疾而終。平素覘幾占事、無不奇中。數根于理、非如京房、管輅、郭璞等專精數學、可倫比。蓋從源頭貫徹、故百家支流、如納音、納甲、星經、葬經、醫卜之類、一覽而曉、并識其致遠恐泥處、由流遠與源牴牾之故、故遺書中所言陰陽變化、從易圖確實指陳、無惝怳之談、無穿鑿之弊。又懇切引人向大道、繼往開來、闡明天人精奧、與談禨祥、迥別太元、參同、潛虛語多幽隱、皇極經世較醇、亦倘有觭突。先生言四時行、春夏秋冬相遞禪、是天道根乎太極、一氣循環、俱不貳實理流行。邵子以皇帝王霸分屬之、是直以霸爲功用之正。天道詎有是駁雜。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乃知先生持論醇乎其醇、誠粹然大儒之言也。先生遺命勿請祀于鄉、故後學不敢公舉。又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私謚非古、故不敢以陳文範、孟貞曜私議易名。子婦董氏、先生同志友戀文先生諱懋德之女也。年十五歸廷栻、不而月居喪、哀禮見儒門矩範。時廷栻盡卻所親賻賵之儀、與婦同心、早夜力作、營喪葬。七年而廷栻卒、無子、赤貧、誓守、哀慟不敢殉、將營舅姑與夫之葬、待立後承祧、仍不受一毫佽助、鬻而閉戶織紡。於雍正元年葬舅姑于河圈、植石楠作宰木。時族眾以地近海不半里、慮洪波衝嚙、曰此先舅所定葬地、治命不敢違也。大司空孝感存齋涂公天相知先生平生、屬縣令以潛修寔學表墓、復碑揭故里、肩販過此必駐足流連、嘆息曰、勞夫子不再見矣。明年七月十八日潮溢、蕩民人廬舍、沿海數百里水、獨不沒河圈上下、村堡賴以存。夫柩以在淺土漂去、乃號泣特祀先、訣族眾胞弟子鄉與俱行、曰若尋夫柩不得、赴海不復歸矣。眾力阻、謂故塚且多壞、塡塗白骨、矧浮厝、且歿時貧不能具好棺、茫茫野水、何處覓汝夫柩耶。曰吾夫柩自可辨識、因木不美、故歲索綯縱橫纏千百道、當不散、倘漂沒、矢死不苟活也。數十里外、因草繩絆樹枝懸著不去、哭舁歸、哀感行道。乾隆甲子始克葬、立從子汝瑩爲後、守耕讀家風。己巳年公舉得

旌表、郡杜太守甲以索綯奇節表其門、見聞者俱謂兩家儒風不墜。副都閩汀雷翠庭學使鋐與學於浙、最欽崇遺書、謂可繼宋五子、以山仰餘光顏祠楣、稱後學趣調元早撰行狀、欲作遺書序、而遽騎箕矣、惜哉。豐潤董定巖觀察榕守九江府時、剏建濂溪書院於廬山之陰、延調元爲山長、讀遺書中闡明易圖精義與周夫子圖說易通合、特建餘山先生須友堂于周夫子祠側、興起後學、調元詩所謂乾坤此舉萬萬古、須友祠楣借初終、又云餘山精靈陟丹構是也。定巖初宗王學、因興之細讀遺書、且舉睢州湯文正公答當湖陸清獻公書相證云、某少而失學、長無師承、晚乃知朱子之學切寔謹嚴、語不及孫徵君。初文正公辭官躡師孫徵君夏峯于蘇門山、著論發揮王學、解王門立教之旨、於上三語特詳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一語、懸置無所解、作徵君墓誌銘、推尊其師宗傳、溢於毫素。晚年顧心契朱子、一歸醇正、宜何所取法、乃悟遂欲效文正公之宗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爲餘山承學之人矣。仁和沈萩林司臬廷芳、續竹垞朱氏經義考、推先生邃于易學、卓爲經師人師、遂自稱私淑門人。于山東濼源書院建朱子祠、以楊園、稼書、餘山三先生從祀大昌朱子之學、以上泝先聖之傳。調元方濫廁濼源、共相鼓厲、士莫不感奮。黃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閱年久而始成、調元徧訪門人



故老遲之又久，始齋戒泚筆。其神怪事悉不錄，其質言其實。朝廷他日徵求儒林耆碩遺跡、上之史館、俾有據以傳信焉。門人桑調元謹狀。

《碑傳集》卷一二八

勞先生史傳　[illegible]韜升

勞麟書名史、浙江餘姚人、世爲農。麟書少就傅讀書、長而躬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纖悉、必依于禮。購朱子近思錄、讀數番、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恆自刻責、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卽膺嚴譴、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可不慎哉。讀易啟蒙本義及橫圖圓圖、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子其牖我乎。研慮既久、觸處洞然。其論學以爲下學之功始于不妄語、不妄動、極之至誠、無歇手處。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聖賢矣、勿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僞物。弱兒牧豎、或折桑矰繳、毀機穽。有鬭爭者、就麟書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麟書年五十九。其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已而令家人治木飭喪事、一遵朱子家禮。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牀正寢、炳燭晏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聞喉中有聲、撫之逝矣。麟書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眞儒者出、縱遯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麟書從一大殿出、執其手言曰：汝稱子踽踽、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寤。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雍正中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爲人清癯絕俗、足跡徧五岳。晚年主濼原講席、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麟書所著也。鑒亦餘姚人、嘗以父喪自雲南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鑒憑棺號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爲汪孝子。爲人矜尚志節、既從麟書學、麟書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麟書之殁、鑒實左右焉。麟書二子、長廷鉽、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後麟書七年卒。

《碑傳集》卷一二八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九

張芝玉　納蘭性德　陳汝咸　李塨

永年典史張君芝玉墓表　劉青芝

同里張漢德、彬兄弟書其父永年典史諱芝玉字蘭生之行治世次，因周生涓踵門，載幣涕泣，再拜而請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先生錫之言，以表於墓，則先人死且不朽。按狀，張君任典史在康熙癸未歲，歷七年致政歸。先是庚午，由給事縣庭爲武清楊村驛驛丞，凡十五年，乃改今官。古者館不名驛而名傳，賓至，里人授館，膳夫致餐，虞人獻饁，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皆丞所司也。典史，元制，在漢爲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今之人能舉其職，亦足多矣。而張君之在武清也，值山東大饑，流者相望境上，率寒敝監賑，躬親臨視，計口授糧，俾均霑上德。又自市棺百餘口，給死者，無使露骸骨，不足，復施席箔。永年蝗爲災，縣令俞巳請賑矣，君曰：賑令下，饑者久塡溝壑。請其割己俸施粥以待。其厚於仁以濟物，斯固職外事也，可不謂難乎？致政歸後，兩地父老朝武當者，道由襄，多致方物云。弟芝明、芝秀，自少異炊而食，各爲置田百畝，且授之劵。爲性節約，裳衣疏糲。易簀之夕，顧諸子曰：願子孫師吾儉。又曰：吾自揣生平無大過，後世或有昌者，爾輩其勉於學，以實吾言。尋卒。幼善屋家言，嘗曰：吾年六十四，其不免矣。六十二致仕，越二年卒，如其言云。君之先，山西弘農人，祖有成，遷襄，因家焉。父文斗。夫人劉氏，繼室劉氏。五男子：溥、治、中殤、博、富川典史，夫人出；漢、太學生德、彬，拔貢生，繼室出。孫六：永安、永甯、永泰、永康、永祚、永慶。曾孫三：景、晟、昊。以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卒，乾隆六年二月十九日葬於先塋之次。嗚呼！今之葬其親者，競爲非禮之易，紛華道路而已，而漢兄弟獨乞不腆之詞，以圖不朽其先人於百世，斯意不可孤也，遂次序其生平，俾揭於其墓之原。

《碑傳集》卷一一三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　徐乾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塡膺也。嗚呼！豈眞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識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强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耶？

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聞，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入侍

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竢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

殿試，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采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淸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耶？容若旣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䘏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
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
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順之懇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
勞錄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為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侍左
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傔僕護
之反必往視以為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
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為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
有選本撰詞韵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
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為詞者皆歸之嘗
請予所藏宋元明人經解鈔本捐貲授梓每集為之序他論著尚多其
書法摹褚河南臨本禊帖間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
館為容若嘆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
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
發無不中其扈蹕時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
他人鼾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
屢中不肯輕為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
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
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宏闒闒心術難問婁師德
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閒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
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
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
諸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
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
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
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為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為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
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
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
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
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
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有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儁異
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
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
坷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資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
皆出涕為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
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為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既為詩以哭
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為之銘其葬葢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
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為為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
以不死亦又奚哀

又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韓菼

維天篤我勸相之臣神靈和氣萃于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
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姬於功宗登于策書後之名公
卿子發聞能與人家國者亦往往閒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
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于有
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
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為君始祖星懇達爾
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努女為
高皇后生
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宮傅公也母覺
羅氏封一品夫人宮傅公勳高望鉅為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
前光重休襲嘉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堂構志人皆曰宮傅
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時驚歎
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還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當
是時
上方勵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

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
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
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唆龍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後唆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旣以敬愼勤密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又令賦乾淸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中之所欲施。君益自感厲、思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遘病、病七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命以其狀日再三報、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絕。
上震悼、遣使賜奠、恩卹有加、屢慰諭宮傅公毋過悲。然
上彌思之弗置云。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聞明入直、必之宮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燠寒之節、寢膳之宜、日候視以為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為孝也。侍
禁闥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澣沐。其從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無閭山、出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寬廣、資博聞。而
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性周防、不與外庭事、而于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淸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窺其志、豈無意當世者。惟其惓惓忠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日之見庸、為我有邦於萬斯年之計、而家亦與其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為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給分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為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君為歸。藉君以起者甚眾、而吳江吳孝廉兆騫以雋才久戍絕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愛重如遼海之得幼安、興根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能舉其要。書詩若干卷、有開天丰格。頗好為詞、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詩選、詞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則親臣、卽他日之世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速、與夫疏逖新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同日而語。旻天不弔、百年之喬木、其壞也忽諸。斯海內之知與不知者無不摧傷、而余獨尤為邦家致惜者也。君卒於康熙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兩廣總督尚書興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生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歿而哭之慟。既為文以誌其藏、而顧舍人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而表之矣。宮傅公以君之嘗道余、不置也、屬以文其隧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其敢以荒落辭。輒論著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以銘。銘曰、

鳳翥麟角、絕世稀渥、洼御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之基。弱年文史貫珠璣、胸羅星斗翼天垂、拜獻昌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峩峩吉士宜。
帝簡厥良汝予為、周廬陛楯中矩規、郞曹籍視足不移、手挽繁弱仰月支、錯雜帳帟書與詩、奉使絕徼窮羌氏、冰雪皸瘃不宿馳、山川阸塞抵掌知、卒降其王若鞭笞。
帝方用嘉足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戢舉靰戟亦暫期、何鴻摩天竟長辭。正人元氣身不訾、平生苑結何所思、要扶羲和浴咸池。明良長見唐虞時、千秋萬世此志齎、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毫芒一見之、琳瑯金薤散為詞、我今特書表其微、荒郊白烟冢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碑傳集）卷一三八

大理寺少卿陳公汝咸墓誌銘　蔡世遠

有學術而後有治功、學術陋則治功卑。出宰州縣則為俗吏、入為卿士則如贅疣、居位愈高、刺譏愈大。儒者之學小用大用、宰一邑與治天下、



無二道也。吾師四明陳公以康熙丙子歲由翰林出宰漳浦、調南靖、入爲刑部曹、晉臺中、游歷大理寺少卿、奉使秦中以卒。其孤本醕以書來請銘。世遠受知最深、亦知公最深者、故不敢辭。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齋。先世自青州徙家鄞、世有聞人、傳十二世至怡庭公諱錫嘏、字介眉、有學行、天下無不知有介眉先生。是時浙東多學者、萬季野以史學名、李杲堂以古文名、介眉先生則以經學名。由康熙乙卯解元中丙辰進士、歷官編修。生四子、公其次也。公自少穎異、通經史、長侍怡庭公從黃梨洲先生講經、已知其要領、嫻文采、氣岸高一世。登戊午賢書、辛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知福建漳浦縣。公憤俗吏一切補苴苟且之治、邑多詞訟、胥役攫民錢如饕取。公於小事令鄉族調處、大者用紙皂、如期至、剖斷如流。閭俗輕生、因詐語爭競、食惡草懸梁服鹵以破人家。官役因之株及鄉族。公令死者親屬收斂、餘無所問。賦役爲一縣大政、公慨然曰、吾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會時族有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强弱有後先之弊、黠者緣爲奸。公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各具親供計實產、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不擾、而國賦蚤完。又念鄉邑民居保分有大小、則奸匪易匿、公務有不均之歎。定二百家爲一保、畫一平均、至今賴之。延文醕行潔者爲義學師、月朔望課古今文詩賦、榜其高下。初三十八日、延一邑之秀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擇諸生輪講、親爲剖要難。歲丁亥、儀封張孝先先生撫閩、鼇峰書院延九郡名宿修書講學、邑士被選者九人。儀封公每嘉歎曰、漳浦多士令君之功也。公又嫉邪教之害、正拒天主教、不使入境、俗有所謂無爲教者、籍教堂四所、改爲育嬰堂、肄業舍、親毁城東洋祀像、鞭之以解眾惑。歲戊子、制撫以南靖難治、調公南靖。浦人扶老攜幼數千人泣送數十里。公揮涕遣之。治靖一年、內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逐舞文吏、晉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懲左道、捕奸匪、威明大著。上疏陳臺灣事、宜謂臺灣土廣滋奸、往臺人民宜加盤核、各縣不得輕給一照、鳳山諸羅兩縣宜歸本治、不得聚郡城。換臺兵丁宜嚴頂冒、杜日久驕橫之漸。又疏陳沿海歹船非掛號稽查所能斷絕、商船利走外洋、無礁嶼便實夜兼行、風利帆駛難攔劫。若從沿邊迂迴掛號、賊遂得截劫於必經之地。至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不得迂行分汛。又陳弭盜之策。上覽疏嘉納。至今環海商民每食必念曰、省我掛號、一節陳公力也。五十一年冬、海賊陳尚義遣周錦赴兵部投就撫狀、公在浦時知此賊係海中之魁、因摺薦孝廉阮君蔡文等同往撫。至盡山花鳥得之、並招餘黨百餘人、而海波靖。以總憲趙公申喬薦、晉通政司參議。奉

命賞賫湖廣綠旗兵丁。事竣、由鴻臚寺卿遷大理寺少卿。會陝甘荒歉、

上命同工部侍郎常公查勘、行至乾州、見途有殍、抱疾日馳百里、至平涼出所貯倉穀及鎮原倉米、如饑民口數給之。六月二十五日晨、輿呼衣被、體暝目而逝。是時

上方注意公、公感知遇、凡所經歷、留心察訪、其使於楚、則以楚撫於苗深入三箐盆口等處、窮苗窟形勢、相施州衛天樓山要地、擬當日陸梁情狀、及至秦、下車親詢疾苦、於耕種畜牧地留心劄記、將以圖久安長治之策歸報

君、而無負所學也。未竟厥用、享年五十七、以死勤事、天下聞而悲之。公之學從劉念臺人譜入、未嘗榜以道學之名、而修己行政有本末。戊子冬、世遠侍先君子主教鼇峰書院、公貽以書曰、爲學要在力行求實用、若論派別、則漳浦如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黃石齋、亦各有宗旨也。世遠心識之。孝友純篤、每念毋楊太夫人中年早逝、兄弟多夭傷、言及輒嗚咽流涕、待從兄弟如手足、培植俾各成立。歷世祭產、儉薄、廓而增之。好賢獎善、勤懇如不及、遇緩急、悉心力謀之。人見其樂善好施、不知其宦橐蕭然、至今尚未能營一椽也。公令漳浦時、世遠年方十五、試童子隊、未裁補諸生、公課時藝古文、皆第一、以國士遇我、序我詩文而刊之。己丑、余官翰林、公以次年入補刑曹、相聚都門、重請舊業、世遠隨以省覲假歸、公竟使秦以卒、與邑人哭於月湖書院。月湖者、公去任時所搆也。今置有祭田、邑人士奉公如生云。公初任漳浦、敕授文林郎、五十二年、誥授中憲大夫。娶張氏、有賢行、先公亡、累贈恭人。子一、曰本醕、邑庠生、恩蔭入監讀書、博雅敦修、能世父學。孫男三人、長雍熙、次雍綸、雍縉。孫女一人。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刀筆筐篋吏之騐、養交持祿非卿材、我公家學播九垓、宗鮮持斧有餘恢、未竟厥用心之摧、魂歸魄藏天所培。

《碑傳集》卷四一

又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悔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

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愨，於星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愼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山愼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人應拘者，即交原告人呼之，被告人問控，即具訴訴至，即訊不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倣古法，令有鬻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舁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食告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強後弱先，小頑大黠，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產，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皆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費，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須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微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即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即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擒其魁，會聽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於督撫，願身任其事。督撫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聞。於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即攜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宮有伽藍祠，大駭，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爲諸生講明經史，遡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剩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爲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贖以祭祀之田。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奚仲精於易，并梓其書。當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同之口。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於學宮。鄞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爲人所據者，繪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六年，督撫已交章薦公，輒爲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尚未調。蓋公既以講學不甚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於閩中。公爲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軸，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慍。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賂不可得，遂共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南靖。漳浦父老相率請留於憲府，不可得，乃相與運樓栅桔槔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守之。已而公東裝出，父老擁涌而前，奪輿人之槓而槓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山，紿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裒公在縣時告約諭條文，移輯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興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廳於出口一驗，更無從辨。臣在



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實亾，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頂替之習。次年，閩海賊突燒營汛船隻，疏言歹船出海，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歹民其始皆坐小船竊出，及出奪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迅帆急，歹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礁嶼之閒，而歹船乘之，是掛號反為商船之累也。又言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為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汛之南，秋冬多北，即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强，風順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既分而風或阻，雖見商船被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故其既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蹤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賊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尚義即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薦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衛鐵山之陸城島招撫。陛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謝，因為
上言陸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還。通政參議會有關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為不可。安溪雖不害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為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箄歷鳳凰營，至乾州，進山箐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覩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模山絕頂，以溯當日伏莽故址。搖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為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為學，以萬物一體為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蓯蓉、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莩，即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飢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為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為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社，至京，鄰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醕，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閒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與弟在同財之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滅，而同財之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右為援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為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醕更令予銘其麗牲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抵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而小試，東西萬里，弗辭盡瘁，其施未竟，可為長喟，但有棠陰，閩疆蔽沛。

又月湖先生傳 藍鼎元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修，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遊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漳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為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明決，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肅然。念編審為賦役大政，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戶，自封投納，除戶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稅，行滾單之法，使糧戶自相催納，不用圖差。方舉行時，豪强不便，吏胥陰撓，至上官亦為搖惑，勸以勿事紛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弊竇悉除。差役袖

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罔有絲毫逋負者濱海習俗輕生評語小故輒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諦視以手指撥雖仵作謝弗及也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爲毒矢所殪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從先生葛袍芒履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霑足人以爲精誠所感云丁亥夏霪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爲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輿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鎤黃尙柔皆輿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繭絲牛毛終日論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二詩古文各一浦人士濟濟蒸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戶豎公溪泥泊稅撥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廝寄寓漸忘其故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闢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禳病者輒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擬先生亦厲禁之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豎旗集衆謀再至浦先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林大札咲以重利誘擒巨魁曾睦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銅洋磬盃斝之類不可勝數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興六號徐容卽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船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

當宁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尙作海上遊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宰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遁去士民追思不已卽於北門攜月湖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逋寇多伏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等出沒彼皆知之將安所逃願其人長者能自詣歸誠必無患也於是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威信皆革面終不爲盜頌聲大作己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雕假印僞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字傳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閩海賊焚燒營汎舟楫因之熱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悉海上情形又以商船被劫多由沿邊掛號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劫于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稍查爲具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是始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弭盜事宜一疏

旨皆嘉納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茶慰勞之是冬海賊陳尙義遣周錦赴兵部求撫先生謂尙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賊久在海上肆劫令就其求撫請率舉人候選知縣阮蔡文千總王三駱南左其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

諭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著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雖奇爲副未幾颶風大作駱南等船飄失無蹤蔡文一船飄折大桅先生馳之天檣廠遭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倘義并其黨百餘人皆招致詣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使右參議尋遷左參議夏率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有虞氏陵及頒賞楚省綠旗兵丁先生自裹行糧不擾地方官一絲一粟入境卽頒賞賚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川險峻或請辟遠遝汎可調官代領給發先生艴然曰



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卽峭壁危崖、馬不容騎、輿不容肩者、亦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紅苗窟穴情景利弊、以籌撫乂久安之計。祭二陵、皆竭誠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圮、捐貲屬令修葺。陵逼諸猺峒、峒長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鼓、吹笙鳴鳴、舞跳而導。婦女辮髮纏三小竹于髮爲椽、繡紅絨布覆其上、連袂而歌、爲雝曼聲譯其語、乃密蜂飛來千丈高、梁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四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楚使告竣、遷鴻臚寺卿、又遷大理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

命赴甘肅勘視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餓殍縱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會同陝甘督撫發倉賑恤、徧歷窮鄉殘黎、或未遍沾實惠、徒步郊野、汗淚交并。時値癘疫炎蒸、遂一病不復起、以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彌留之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略行于世。

論曰、先生出宰十四年、入於人者最深。一生事業此爲顯著、宜漳人之尸而祝、社而稷之也。固原訃至、自士大夫以及農工販豎、莫不咨嗟太息、刑牲設醴、奔哭于月湖書院、數十日不絶。復劇[1]金置田、春秋饗祀、事之若私親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可無愧也已。立朝日淺、措施未暢、使天假歲月、其經國遠猷必更大有可傳者。惜夫。

李君塨墓誌銘　方苞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其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閒。諸王延經師、主閫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遐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甚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喩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還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疾、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口。父諱口口、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愨、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口、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曰非程朱、雖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娸。君承師學、固守獎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珠瑕瑑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李子恕谷墓志

李子、李孝慤先生之長子也、名塨。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慤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邃、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及朱註、以授李子。同時有顔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躐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欿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皆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郄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

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與出門、輒竦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吶吶然不輕賣。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年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八月十二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癰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十八日告病於州刺、詳通永道、轉守道達部。抵家歲四月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與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届雍正六年、年七十、十月朔暈倒、又中前病。病乃絮綿、饔飧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許族後學、爰述斯志。蠡縣病叟李塨拜手自識。

李塨撰 《恕谷後集》卷一三

校記

①劇：當作「醵」。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

張克嶷　張雲章　張鵬翮　顧天錫　朱書
呂謙恒　郭彭齡　汪份　黃越　宋至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潮州㧑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疾、遂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逾時、以俟余瘳。既相見、僦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子矣、始進一册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俟順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㧑齋行略也。道與之親迎也、沃絳間父老多稱㧑齋質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宜入告、事雖格、聞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以偵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竊。改知潮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即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敢逼。會夜半大風起、僞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三人、衆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徼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遲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淸致君家。君曰、吾官可能、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命以關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曰、吾性㧑毅而歸畏、遂可復郎乎。亦堪朝夕近余、凡踰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詒託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樂爲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勤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游江湘、就二三同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俟先生之閒、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嶷、字偉公。先世直隸真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良、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粵東許日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聞師門剝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聞君側室范氏少寡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昆弟之子亦安以嗣。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次。江東方苞表。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張樸村墓誌銘

君諱雲章、字漢瞻、號樸村、江南嘉定人也。曩者崑山徐司寇好文術、以得士爲名。自海內耆舊以及鄉里樸學、雍庠才俊、有不能致、則心恥之、而士亦以此附焉。余初至京師、所見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務進取者多矜文藻、馳逐聲氣、卽二三老宿亦爭立崖岸、相鎮以名。惟君處其閒、斂然靜默、體恭而氣和。余心異之、而君亦雅就余。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容司寇家、其後諸公貴人考訂文史、必以相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隘以名義自砥。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崑山相國。其後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噶禮互劾、淹久未決、君上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不與爲衆所咍。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巡撫

徵君。君既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華亭王司空承修尚書、奏君參校。書既成、而君淹留逾時、衆以爲疑。余問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功利、乃佗傺到今邪。顧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一自列之耳。既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場、留主潞河書院。又逾年、然後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既禫、子孫請少進肉、洎君固不肯。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慨然曰、吾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村集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舅殁、羣叔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縣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揆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人。孫四人。銘曰、

斂其容、志則强。居雖蔽、聞既彰。身壽耆、嗣衍昌。歸幽墟、宜樂康。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大學士謚文端張鵬翮傳

張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常、改刑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出知兗州府、有廉幹聲。以卓異擢河東鹽道、修復鹽池、鹺政大舉。內轉督捕理事、出使俄羅斯。

聖祖器其能、遂由大理少卿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建定海縣城垣、壁畫犄悉。

召為兵部侍郎、尋督學江南、清節益著。轉都御史、奏請核賞陝西籽粒、以去民害。陞刑部尚書、總督兩江、改總河。河淮為南北運道經絡、而河自汴徐趨淮、歲虞泛溢。

聖祖屢幸河隄、詳究方略。鵬翮抵任、郎條上隄工先後十六事、又請區畫木石嶽艮、嚴定屬員考課、皆

報可。躬勘隄工、恪遵

聖祖指示、一切堵塞開濬、勤中窾會。清口險要、奉

命開支河于清河東、引黃北匯于淮。其南別築挑水壩、以歸引河。鵬翮復塞洪澤六壩、挽全湖之力助淮刷黃、而浚雲梯、海口、使河身迅流無阻。至是黃淮交匯、深契

廟謨。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挑新河、淺阨不利行舟。鵬翮相度形勢、參用新舊兩河之半、合為一河、各建石閘、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從楊莊新閘出口、漕運大便。他如通射陽湖則開鬚游、瀉淮揚積水則濬涇兩河、復沐水故道則修築禹王臺隄址、咸具成績。

聖祖南巡駐蹕、慰勞良久、加宮保、仍入為刑部尚書、轉戶部吏部。山左汶水旱涸、運道中梗、鵬翮奉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于彭口築隄障沙水入微山湖、

俞允舉行。又往豫省視決河、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窪、若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且叵測。鵬翮諳練河務、諸所建白、不苟隨衆附和、

聖祖每優詔從之。

今上登極、拜內閣大學士、仍兼理吏部尚書事。以馬營決口未堵築、復銜

命至豫相視。鵬翮議并塞詹店四口。黃沁合處有沙灘、應加濬刷、繪圖以進、悉

褒納。鵬翮平生居官清儉、方整有器局、于河工最著聲績。雍行①三年卒、年七十七。

上聞軫悼、贈少保、給祭葬如禮。又加祭一次、謚文端。子懋誠、由舉人仕至通政。懋齡、淮安府山安同知。孫勤望、由廕生現任寧國府知府。

李紱撰　《穆堂別稿》卷二九

顧貞觀先生墓志銘

蘄州處士顧重光先生年七十有五，以康熙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逾年，其子景星書來，請志其墓中之石。先生諱天錫，重光其字，明福建按察司副使諱闕之孫，通判南昌諱大訓之子。其先崑山人，遠祖諱士傚，為元進士，總管蘄州路，遂家蘄。六傳至闕，與其兄問，皆嘉靖進士，官並藩臬，有顯名。先生挺特，喜壯畧，學無專家。初冠，通書、禮、春秋，著三禮、三傳集解。為文露崖嶸，光焰當世，聞人鉅公亟歎為奇。益喜自負，試有司益困，輒憤甚。嘗傅粉狂走，挽伶人拍歌嘯號，不自禁。愛茂林大水，載書孤艇，旬日不歸。病下血，輒斗許。久之，北遊，為國子生，亟賞於祭酒朱公之俊，積試有聞。太僕卿米公萬鍾館於海淀之勺園，從游以子弟。轉客天津，講禮河間、保定二郡，著戴儀四卷。是時弟子日進，而天下兵日擾，再試北闈不中，歎曰：難將作矣，盍歸隱。先生喜著書，論經史，尤涉意天文、歷算、醫卜、導引之書，試之往往驗。嘗論明大統歷刻漏之誤，與西洋歷學失得，縷分髮析，人莫能知，卒亦不用。崇禎戊寅四月，月犯熒惑，大司馬楊公嗣昌以後宮藩鎮為言。先生聞之曰：是占貴臣出，大將死也。楊卒死於寇，如其言。其後流寇渡河，蘄、黃間災異疊見，先生課家人負檐環室走，為避亂計。癸未正月，寇屠蘄，而先生家獲全。甲申，聞國變，上殉社稷，痛哭不食者二日。嘗著歷代改元考、二十一史評論、五經說等書，修蘄州志。又避兵居澱湖，為隱騷四章，詰曲鬱奧，不忍卒讀。蓋勞人義士之所為飲泣也。歲饑，嘗辟穀，嚼側柏葉，飲水，鹿裘石几，冠雞羽冠。冬以氈裘，脫錄書。養雄雞五七，皆有名目，雞亦不雌。至八九年，聲如老人欬，初鳴即起坐，服氣久之，數歲不復卧。不與人通，著素問靈樞直解。冬，病作下血，索冠襪危坐，曰：吾去矣，童子勿扶。叩齒而逝，頂蒸蒸然熱，逾時。明旦俟斂，屈信如生。遺命合以瓦缸，曰：毋棺，毋恒化，毋受弔奠，毋刑牲，毋封，毋樹。今厝於時思圃之貞節坊。子一人，即景星，博學能文辭。女二

人、適名族。孫男七人、皆幼。先生少失父母、鞠於劉氏姊、嘗以貞節被旌。終身母事之、就其喪甚哀。所著書存者二百二十三卷、藏於家。士大夫汪蔚等痛先生學行不為世用、私謚曰貞譽先生。國人以為然。銘曰、

知道之將蕪、發憤以著書。知國之將墟、卷跡以全軀。知生之必徂、守靜以致虛。是殆與造物者為徒、而吾儕之區區安知其所如。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二〇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攜持以行。儕輩閒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間、二君若爲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綠適客于皖。丁丑、戊寅、歸休于家、而字綠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綠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綠者。字綠強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爲我召朱生。字綠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酬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閒、不覺其難近也。始字綠歸自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強、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爲晚、而竟死於羇。既遘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綠諱書、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辛卯八月朔日、方苞表。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愼、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子燿曾爲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主鄉試、再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會
南郊、奏以薙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交、洞庭瀧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設棘闈。
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爲衆所推。其沒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洪源、湯司空、耿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而公兄弟則尙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尙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罷歸。次年五月、公忽搏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司農之歸也、思公爲樂府一章。時命燿曾之子肅高相和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燿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靑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窗設几、坐下二足跡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爲士大夫宗。燿曾嘗臥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蓐爲寒士所不堪。肅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余許序公靑要集、久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來、則子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諄及此。燿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旣負諾責矣、今忍不銘。公諱謙恆、字潤樵。以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孝慈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女孫。子三人、承曾、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康熙戊子舉人、陳留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爲世齋師。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郭商山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寅六月日，商山先生卒。先生嘗以先集屬同年友金壇王步青爲之序，已又出授經圖，使記之。今年，步青館於揚，知先生志行愈悉。卒之日，哭諸寢門。既殁，喪先生故以有道而文，爲四方士師表。秋八月，遠近會弔千餘人。步青褒事訖，孤子涵、泓抱其叔父引年若狀泣而言：吾父生之日曰先生知我，病且亟，猶謂好先生之文。今卜葬有日，涵等敢乞銘。嗚呼！余忍弗銘。先生諱彭齡，姓郭氏。其先太原人，自南宋始遷揚，元明代有賢達。越自瞻公諱光，以明經應康熙戊午廷試，授司訓，是爲先生父。公五子，先生其仲也。伯延齡，香山；叔鶴齡，繽山；季九齡，乾山，爲先生狀者引年名嗣齡，乃乾山之兄。然故嘗出繼，而叔季皆先先生卒，老年相依者獨有伯兄，而先生卒之前一年，則香山亦卒。先生仁孝性生，篤於友愛。幼喪母，哀毀逾節。事父能得其歡心。比侍疾，在視飲食寒煖之節，

十餘年不少懈。喪葬惟力所竭，不以貽兄弟憂。父既殁，事兄如事父，撫叔季之遺孤，俾之成立。先生制行之大節如是。初，自瞻公丁啟禎之末，文體蕪雜，公起而廓清之。先生少有遠志，稟承膝下，不事聲華，故公五子並擅文名，而先生之文正大爾雅，得於家學者尤深。歲丁巳入郡庠，試於學使者，輒撫卷曰：國士。國士。乙酉貢成均，甲午魁南省。是時先生年六十有一矣。座主宮詹梅公、今侍御湯公嘗語人曰：吾榜故多知名，然皆穀實並茂。吾爲屈指，必先郭某矣。蓋先生故久聞京國，自少爲諸生祭酒，所經口講指畫，往往掇科名如反掌，而先生顧老而後遇。今編修方君覲視學蜀中，猶稟師訓，從萬里外手書報政。先生嘗以視余，數方君之克廣其教思，自餘師資所承，標名爲證者不可勝舉也。然先生未嘗自憙，手先集一編，昔年擕之京邸，授余敘曰：此某等所幸荷先業，友教士夫者，君爲我一言。再拜，潸潸出涕。其既舉於鄉而試南宮也，三試三詘。先是，先生以明經應京兆試，歲在戊子，長子涵適以壬午副車官教習，試京兆。涵年少

有盛名、諸公貴人有欲為先生父子地、鈞致之。先生父子皆不應、皆詘。越十年、次子泓中丁酉賢書、亦偕先生試南宮。泓為高才生已久、父子名動京師尤甚。而先生年既老、門下一再傳之士已多達人、居翰苑、故所至率以先生長者自處、諸貴要亦莫敢鈞致之。既試、父子亦皆詘。論者謂先生之不遇、不獨以數奇、先生弗善也。初娶駱、繼娶王。涵駱出、泓王出也。王孺人有懿行、嘗委曲以成先生之孝友、撫涵一如泓。老而見其夫及二子之並列科名也、曰、是吾舅種德績學之報。先生曰、賢哉婦也、飲水知源。己亥二月卒。先生痛之。先生體故羸、神明絕勝。自孺人即世漸衰、然猶彊自攝。至辛丑下第南還、遭伯兄之喪、悲傷成疾、衰羸日甚矣。是年秋杪、余來揚、香山卒已三月。先生見余、猶涕泣不能出言。已又指其叔季之遺孤謂余曰、是皆十歲失所怙、余謹覆翼之。今季之子沅幸食餼、屢冠一軍、粗有立。浚猶困童子試。此與君家耘渠同選貢成均、吾弟緱山之子、幸為我教之。言已復泣。蓋是時去乾山之没已二十餘年、緱山亦歿已十年所矣。家本貧、遇周親緩急、必相事力扶之、至有賴以保全節行者。諸凡隱德、先生所不欲言、涵、泓不忍言、余亦不能言也。自世之相士者動以標榜矯飾為賢、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陋。邗江尤南北都會、士多俊偉、俗尚輕揚。先生以篤行君子、屹然當中流一柱。四方人士爭以文知先生者、余嘗謂之目皮相也。與人外和內狷、寒暄接其謦欬、如坐春風、有不可、雖貴遊輒義形於色。交朋友不為翕翕熱、然久而愈親、不以遠近異。嘗自謂吾平生交好數人、落落布天下。教弟子、必盡其誠。文有不工、必自為之式、不淹晷立就。成名高第、私為枕中秘、大小試無不售者。所著印山堂行稿、芝堂詩集、易義、環山樓選已行世。其未及行者、大易合纂、毛詩約旨、春秋四傳合編、四書人物類考、通鑑纂要、史記彙評、兩漢文集及自著傳、記、敘、論、碑銘、詩詞如千卷藏於家。先生治經尤邃於易。為古文原本史漢、而神似歐陽。詩不常為、為輒工、盖風雅其天性也。不為標榜自見、故能盡知先生之文者亦少。既屢詘春官、然志在顯揚、壯心故未已。今春病少間

猶語余曰、吾父以續學老於明經、吾兄弟亦多以明經有穀、皆賫志歿。引年成進士、則已爲伯父後。今吾病且愈甲辰吾年七十一、猶當與君等南宮一戰也。當是時、先生色飛神動。卒之前一夕、念二子百計營復藥侍眠食、日夜不得寧者數月、甚勞苦、爲擘畫身後事甚悉。顧視房中妾少無子、呼其母使歸之。古所云亂命、無有也。時余往視榻前、徐徐舉手曰、與君別矣、吾了無遺憾。吾與君好、顧時時勗二子、無忘授經志也。余對曰、兩嗣君皆公輔器、先生勿復憂。明日遂卒、享年六十九。蓋生於順治甲午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揚之水泱泱、平山之木摩青蒼。繄鴻文之矗立、維懿行之流芳。乘白雲兮遠逝、臨風怳兮回翔。樂哉斯邱兮、其歸其藏。有穀兮詒孫子、靈昭昭兮莫之敢傷。嗚呼。千秋萬世、徵余銘兮、孰諒余情之菀結而難忘。

王步青撰　《已山先生文集》卷八

汪武曹墓表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孰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孰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稍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躓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絶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伉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訌、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屺瞻爭之、强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朱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速芳

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鉉，而士鉉尋卒、卬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七。父諱元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佩，壬午舉人，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甯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即爲督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誑娸曰：「吾姻也，是窶人子，父母皆嚴急，小失意，榜笞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餒，虛名何益。」余因是心賤誑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爲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矣。」忌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閒，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稱者僅三數家，而際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遭難，出刑部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惘惘然也。際飛諸弟皆不事詩書，少時或有違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齎并微薄遺產，推予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其處，而封樹焉。雅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流已盈壙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營，風雪中并日夜而不爲疲。閒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念此生忝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遐棄，而無恨於吾身，惟子直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歿也，已勒誌銘，歷其質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白

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壙、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之可也。余既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焉。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犖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摳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攀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覲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衆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中諸君子官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留京師及家居而尚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既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卽境卽事、雖碌碌者必目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概弗敘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間。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尚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華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校記

①雍行：當作「雍正」。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一

王心敬　王沛憻　范毓䨲　邵齊燾
汪士鋐　李寅　高不騫

王徵君先生心敬傳（劉青芝 互見文學）

王徵君心敬、字爾緝、其先河南太康人。元初有仕西安者、因家高陵。至元末避寇終南、乃家於鄠。墩傳至中悅公、析、值明季流寇之亂、以護母三受賊刃、孝行最著、是爲心敬之父。母李氏、生子一、卽心敬。甫十歲而析沒、生理窘艱。李撫遺孤、午夜紡績、心敬就鐙檠讀誦、雞鳴始罷。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旋食餼、文名噪甚、科第可戾契至。李顧弗樂也、曰、人生要當頂天立地、功名過眼花、汝苟能爲聖賢一流人、吾卽死亦有顏見汝父地下。言已、淚落如注。心敬感母教、卽脫諸生籍、不應學使者試。徒步往從盩屋李二曲先生容遊、躬煮糜以食而受學焉。自六經語孟以及周程張氏之精言、朱陸王謝之異同、並經濟諸家書、靡不潛心講貫、究極根底。如是者十年、功力既專、造詣益邃。其初遊二曲也、卽知此心出入存亡之機、時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於凡前儒言主敬存誠、反觀內照之方、及二氏止觀胎息之術、無不歷試、靜坐凝神、若癡若迷。久之豁然有會、乃知吾性本來無欲之體、貫徹動靜、而喜怒哀樂未發時何處有欲。人能握其機以還本性、其又何動之非靜耶。故知性爲人心道心危微之介、卽人品事功純王雜霸之關。高言之非有識仁明善之功、盡性至命之學、未易符合。近取之、一返照卽是矣。其序二曲集云、聖學至有明、門戶弊興、重瞑悟或以力行爲徇跡、講實踐或以眞知爲溺空。東林調停其閒、而於姚江沒其探本窮源之功、亦非公是。二曲先生獨契聖眞、一洗前此門戶拘方之陋、而以兼採衆長爲歸、謂眞知實行、本體功夫、不可偏廢、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不相悖而反相爲用。聖學自是始會歸於孔孟矣。此其平生授受於師門者、亦其學術之大指也。自是聲聞茂著、四方學士爭識其面、名人巨公每數千里走書幣、欲延致之。海甯陳實齋公詵撫黔、道過襄、乙先大夫札、邀至黔主陽明龍岡書院、儀封張孝先公伯行撫閩、邀主紫陽書院、皆以母老辭。未幾、實齋公移撫湖北、將修江漢書院、復敦延之。欲備輶輿、並請太夫人觀楚中山水、而徵君得隨侍、爲久居之計。太夫人曰、古大臣好士、何以加此。寧可拒耶。乃命允其聘。至則中丞隆以賓師、登堂講說、器宇溫藹、音吐洪暢。諸生雲會、辨難互起、依方答酬、皆先儒所未發、人人厭服。今所傳江漢講義是也。談者謂中丞好善、徵君忘勢、而江漢書院一堂講授、何減鹿洞鵝湖。洵
本朝百年以來盛事也。孝先公移節撫吳、則太夫人已前沒、富平令李仲德承中丞命申前請、徵君遂赴蘇。蘇守陳迓於虎邱、中丞首言學術之壞、壞於陸王援儒入禪、當擯棄之、一歸紫陽。徵君謂全體大用、同條共貫、原無偏頗、稍執一卽害道。伊川、紫陽道問學之意重、象山、陽明尊德性之旨多。高明沈潛不同、故從入異途、要其望道而歸、視心爲主、則一也。又論高忠憲心無一事謂敬之說、中丞謂有戾主一無適之旨。徵君謂只此本無一物之心、時時提之令醒、卽謂之敬。主一無適、乃形容其功夫耳。持論迄未合、終不肯依違其篤於自信又如此。徵君志趨高邁、少慕王文中之爲人、讀其書、至行道以周公爲期、明道以孟子爲期、慨然動懷、謂吾儒立身矢志、必當如此也。雖泥跡閉關、窮探聖微、湖督額公倫特以山林隱逸薦、相國朱公軾以纂修明史薦、有
召下徵矣、皆辭不赴。然於斯世斯民、則耿耿於心、不能忘。每聞
朝廷用一賢、施一善、令輒鼓舞懽忭、爲國家慶。長子功、季勍、以薦引見、兩蒙
世宗憲皇帝垂問殷殷、徵君感激涕零、又以衰殘餘年、不獲獻太平策於
殿陛、時時自愧憤。其生平經世謀猷、略見於交際書疏筆札閒。康熙己巳、庚午、連歲旱滅、
上命兩部堂分賑山陝。徵君齋沐草救荒事宜十條、上之當事。廣甯金廷襄爲鄠令、問政徵君、陳綱疏目、皆切實用。廷襄授梓、以當書紳、曰忠告篇。甘撫岳公拜問撫甘之宜、海甯陳公世倌奉
命祭華嶽、過其廬、問陝西長運邊糧之事。盧公詢奉
詔賑陝、遣那光祿問賑荒急務、相國朱公頊奉勘事至陝、遣使商社谷水利事宜。陝撫崔公紀數數札詢水利荒政、湖督額公倫特署陝西將軍、纂恢復拉藏遣使詢萬全之策。凡國計民生、以及邊疆武備事宜、有詢輒答、娓娓數千百言、皆中肯要。所謂坐而言、起而卽可見之行者。但未以身試耳。子功任湖南、勍任粵西、徵君於臨沒之前五月、手書訓子帖一帙、及評漢循吏傳一卷、寄兩子、曰、吾家世受
國恩、兩先人俱邀
旌典、吾以布衣荷蒙
兩朝徵召、洊遇



覃恩獲封敕，高深何以報。願兒等實心實政，本勿欺以報効朝廷。此吾平生未竟志也。嗚呼，其負經濟略，惓惓不忘用世之意，於此益可見矣。越明年，乾隆戊午卒，年八十有三。徵君自遊二曲後，益大肆力於四部書，覃思研索，多所悟入。讀易有豐川易說十卷，謂六十四卦皆象以君子，三百八十四爻盡君子。君子經歷順逆吉凶之象，外君子而言易，則易爲芻狗木偶。舍易以言君子，君子亦成蘧篨戚施。蓋易之爲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神明存乎其人，默成存乎德行。神明變化之書，亦切近平實之理，不可泥於象數，亦不得泥於錯綜。王輔嗣陟於元言，不合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之旨。紫陽兼言卜筮，亦非所語於易道崇德廣業宗傳也。讀詩有豐川詩說若干卷，謂三百篇以毛詩爲長，故於三雅三頌悉本京山解；於二風則獨以己意參之。讀尚書有尚書質疑，謂若稽古帝堯一句，乃夫子刪書斷自唐虞發端本辭，以下四十八字乃夫子總括唐帝德業，攜其綱要之語。首明二帝三王之道法，次述夫子刪書本旨，次辨古今文之眞僞，其計八卷。讀禮記有禮記彙編，其上編首列夫子論禮之言，爲聖訓拾遺，而以古本大學及中庸與凡曾子之言、諸子之言並樂記附焉。中編搜括記中所載禮之大體與細節，今可行者爲諸儒紀要，而以月令、王制及記中所載嘉言善行附之。下編爲紀錄雜聞，乃一切違時乖宜者，其成八卷。讀春秋，謂文仲子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論爲是。今欲明經旨，必依孟子發明春秋大義，於是取本經原旨爲註，曰原經，其四卷。其於本經盡削事實之故，經文訛遺太甚之由，與春秋比事屬詞之教，言之鑿鑿，至於四傳，謂其附會穿鑿，殊乖經旨。大率其諸辨釋，皆窮年涵濡而獨會於心者，苟有未安，即儒先之說亦不肯苟同。恐蹈葉茂叔假器爲用之戒也。其豐川全集八十六卷，二曲先生歷年紀略附湖督額公刻於江漢書院者。又有關學彙編、文獻攬要，又纂原聖、原學、原人之說與備邊積貯，共爲三編，其雜著述未經編次，尚盈篋笥。閒徵君豐頤廣額，美鬚髯，晏居獨處，終日儼然無惰容。及與人接，則溫溫和懌，學者翕然從之，不憚百舍來受業，隨人問答訓迪，諄悉內外殫盡。少而孤，事事稟於母，母教嚴肅，嘗以張陸陳鄭十世同居訓子孫，以故服屬緦麻，尚合釜會。徵君嘗語余，吾家小大七十六口，皆以耕而食，紡而衣。吾年已五十，衣無寸帛。又述其母夫人之言曰：自吾年十四爲汝家婦，操井臼，躬蠶織，服勤習儉，乃有今日。余是以不敢侈也。而尤篤於分義，外家李氏明季爲流寇屠戮，長幼皆席斂，已六十年矣。徵君曰：我外祖父母無子嗣，獨產我母一人，至今未獲棺殮。吾母安乎。乃具三棺殮外祖之從兄弟及姪，歸葬李氏塋，而以二棺殮外祖父母，移葬北郭，曰：吾得春秋墓祭，以慰吾母也。二曲先生之喪，以義制服經紀其葬事，然後反。自是人乃知師弟子之誼云。徵君年八十，老矣，神明尚不衰，自箴有曰：守身若處子，護心如護鏡，一念不敢自卽於偏，一行不忍稍戾於正，望道而趨，慎守顏氏不違，復孟子求放心之旨，方而終於對治其病，則其所養可知矣。以鄠爲豐水所出，號豐川，學者因稱豐川先生。子三：功，常寧縣知縣，勍，潯州府知府，政俱有聲。勛，太學生，其次也。以勍貴，

誥封中憲大夫。

史官曰：乾隆己未冬，殘余聞徵君喪，爲位而哭，與家準嶽作哀詩，書幅方竟，而二子功、勍乃以奔喪過余舍。徵君爲華嶽譔古今孝友傳序，末自識乾隆三年三月三日數小字，未十日而沒，若預知斯文爲絕筆者。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非耶。徵君五過襄，皆主余家，以余先大夫與二曲先生爲昆弟交，執子弟禮甚恭。余因兄事徵君，徵君亦以弟畜余。三十年前，曾以志伊希顏愛日惜陰八字規我，伊之自任，爲蒼生也，顏之四物，檢身也，曰愛日惜，恐玩時也。其勖勉意良般。乃今巔毛種種，蹉跎歲月，愆尤叢集，於世曾無裨補，追憶昔語，余用是愧公。今歲庚申，兩子功、勍以余爲若翁老友，不遠千里，致狀及碑來乞傳，遂括其梗概，揮老淚而爲之，一以不忘吾友，一以答諸郎勤懇孝思也。

《碑傳集》卷一二九

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琅琊王公沛憻墓表 李紱

國家重熙累洽之時，必有魁艾耆德之臣，出重於朝宁，歸華於閭里，始終之節，飭哀榮之典，備穹碑廣隧，照耀燒荊，世瞻喬木，鄉崇社祀，衣纓欽歎，施倪感泐，其蘊蓄設施，具有根柢，匪倖而致也。雍正十年二月初二日，故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諸城王公卒於家。遺疏上

聞，賜祭葬如典禮，以其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所居相州鎮高直村先壠之後原，鉅公鴻生，述德揚休，銘誄相屬，諸孤按察使棠暨弟槩復屬余表。公脩伐於墓道。公諱沛憻，字汝存，名讀書之室曰念耕，因以爲號。曾王父贈貴州按察使諱允升，王父諸生諱恢基，考由進士任廣東西甯知縣，行取部主事，諱鉞。自考以上二世，並以公遇覃恩，贈通政司通政

使世有厚德人稱老實王家。公生而英偉、與伯兄中允沛思、季弟職方沛恂並以文章振聲、相繼取科第。公尤沈鷙、學務經世。出賑秦荒、乃丞漳海、屢斷疑獄、信枉鞫。晢治海舟、規小測大、棄私從公、悉滌前弊、民以和會。時海氛既靖、裁兵議起、介冑皇皇、亡伍是甚。公進說、缺勿補、罷乃汰、需以歲時、不震不駴。大吏奇之、遂兼攝興化、泉州、建甯三府事。地廣政煩、益顯厥才、益彰厥聞。興泉七州田籍迕紊、累守莫釐、乃鹵老胥治簿於獄、曰田清乃歸。又號於眾、自發者直、後至則尤。民恐獻情、胥冊亦治。尋以憂去。三年、補任雲南臨安、薦知浙江溫州府。首禁海埠、捐丈斥鹵。民困以蘇、商亦大裕。居二歲、復以薦遷四川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鹽法病民、土苗爛亂。公單騎赴部、黜商撫民、徒黨立散、若浮埃風掃、春冰日判。聲聞于天、有

詔廷見、遂遷貴州按察使。民愚拜斗、實繁有徒。仇者惡之、曰是藏袁進將為亂謀。袁進者、河南姦民在逋者也。巡撫恐、發兵往捕。公獨曰、吁、袁進就拘、邸報具存、是焉可誣。乃得釋不誅。旋遷廣西布政使、治法益修、以養以教、民莫是求。

今天子嗣統、選賢與能、公首內召、授太常寺卿。逾月、遷通政使、巡倉粵西、讞獄兩浙、並稱

詔旨。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吏部右侍郎、奉

命往稽山東司庫、許過家省視先墓、里人榮之。還朝、恩注禮遇、韓曠時年七十有二矣。嘗因啟事、

特詔與大學士陽城田公並不跪立侍、蓋異數也。履滿思謙、受寵益懼、乃引年乞歸、遲渲反棄。

九重加恩、許遂其初、晉以崇階、俾長憲府。陛辭之日、賜予便蕃、春明祖餞、都人聚觀、公卿太息、孰知公有始有卒、節全名完者乎。既歸五載、然後告終、先一月、

聖主御書詩幅及偶句以賜、公不及見。然

天章燦爛、下逮閒居、三壽知與不知、歎為希有。公天資忠實、尤敦孝友。歷官萬里、奉親遺像、未嘗少離。兄弟怡怡、既衰彌摯。仲兄上舍沛憍貧才早世、公得二品廕官、不私續似、以廕兄子。至於睦婣任恤、臧仁抱義、惠周三黨、有加無已。歲儉、輒發廩用救族戚。誨戒子弟、傳為家法、俾世濟其美。是以棄賓容之日、罷歌輟相、巷哭市慨、素衣冠相弔、殆以千計。嗚呼盛矣、豈非出則重於

朝、寧歸則華於閭里者哉。厥配既固端良淑媛、子姓並賢、惟肖善繼。既詳於年譜、系於幽誌、不復贅焉。表其大者如右、系以誄曰、

瑯琊之王、受氏有媯、丕冒寰宇、故國尤滋。五世八世、昔契元龜、繼公海表、舊德有煇。出任甸宣、入當倚毗、既榮既哀、獄峙星垂。豈伊邁跡、世德是求、保我後生、堂則有基。子子孫孫、繼茲繩茲、千秋旦暮、視此豐碑。

(《碑傳集》卷一一三)

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卿銜范府君毓馪墓表　汪由敦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諝、求効用當世。其顯焉者、訏謨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禦侮、闕一人則一職不舉。此世所共知也。其爵未班、祿未受、竭才力而深有裨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其功伐、人未之知也。輪轅輗軏、一不具則無以勝重載、帆檣棹楫、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庶事之煩、且曠其所需于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休范府君芝巖、其功尤可最也。范氏自至剛著明初、自介邑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

國朝定鼎初、

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

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為世業、歲輸皮幣入

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府君代其事。府君諱毓馪、字芝巖、德淵公第三子也。以府君弟毓䭱貴、祖考並贈封中大夫、祖妣鄧氏、牛氏、妣任氏、繼妣任氏、並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䭱貴、曾祖考諱明公暨祖考並贈驃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妣並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穎異、性篤孝。既長、卓犖瓌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暢邊地阨塞險易、兼古諸部長往往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藉府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才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匱辦、從府君口授指畫、雖身其地者弗能易。察慮貲數千里外無遁情。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樂為用、其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丁丑間、

聖祖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餉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値為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饟萬石、贍察漢叟爾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討策淩、師出西北兩路、籌饟孔亟。怡賢親王知府君前運

餉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
報可府君感
上知遇悉力自任計數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爲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叟爾官倉存賸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于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輪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靽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閒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
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既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部槩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即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餉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
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
命採蔆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敢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蔆價及所遣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船風颿出沒洪濤巇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覊不得如額指爲畏途府君曰吾受
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
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也大矣懋遷有無化居見於典訓而薰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禮冢宰九職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世之用未嘗不寓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尙稍有緩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長才無以自見事以僨敗而疲民因之益困可勝歎哉觀府君之受
厚恩有以知我
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有如此而府君之智力誠亦有過人者蓋兩得之矣府君之歿也少宗伯梁谿秦公爲之誌孤子清洪奉其文來請墓道之石予雖未識府君面而秦公端人也其言核其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餽饟有裨軍國之大者亦與史法合因爲之纂次傳揭諸阡其配祔卒葬年月子姓姻戚具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清洪戊午順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加五級
誥授中憲大夫清注丙辰
恩科順天副榜貢生候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清澳戊午順天舉人清沂丙辰
恩科順天舉人皆嚮學以文章取科目能世其家云

謹案范太僕未任實職於京外官無可類聚今據贈銜附存九卿之後不以時代爲序也

(碑傳集)卷四二

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鄭虎文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宀叔宀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爲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爲文如叔宀及見叔宀文歎爲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之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宀則竟死矣觀察嘗遺書索刻其文將序以觀示後學叔宀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曰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屬培德則又泣而請於文文與叔宀交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

君姓邵氏名齊燾字荀慈叔宀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閒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吏部侍郎說子好禮爲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歙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甯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爲昭文遂著籍爲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貢生膺齋贈儒林郎膺齋生君祖附貢生莊菴莊菴生君考候補主事味閒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閒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楨以名刺來謁闍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

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子。甫受書、輒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篤、有聞於時。其學於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己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

本朝、一人而已。乾隆壬戌第進士。其闈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得弋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爲邵體。君聞之、不以爲忤也。君既入詞館、明年、

駕幸翰林院、錫宴、仿柏梁聯句、與焉。尋獻

東巡頌、原道敷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顧君沖澹、不省揣合、相濶濶爲暱。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躭閒、喜自弛置。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鬬煽、與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愿貧者、咸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貲雄者、世故誤指君爲富人。顧獨乘羸車、攜敝衣冠、傲然出衆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自見、乃自顔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分校者再、兩遇

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夜以冀。既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述、益肆以醇。閒遇

國家慶典、皐廣禹謨、鎗洋

廟堂、假羽飾喙、頡輝鸞鳳。鄭書屬草者使塡於門、負韜蟠螭、銘宮揭阡、人交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

淸蹕南巡、有

詔徵在籍詞臣、集試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邵厚、曷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四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淸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短視。精草章。入晉人室、每據案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嚴冬喜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覯竊視匿笑、君覺之、亦自笑。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傅公旋師禮成、坐朝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曰、若何視。君微哂不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未嘗見愠色、即愠、未嘗出聲。氣性愛才、喜獎借後進。嘗主毘陵龍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爲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鰲、貢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太學生贈文林郎承恂孫附貢生鎬女、有高行。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祁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書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增、均縣學生。聖增少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鯤。孫男廣鐵、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壻也、使來速銘。銘曰、

斑斑之獸、弗擾於囿。噭噭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宀、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生不羸、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碑傳集）卷四八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鋐行狀　沈彤

先生諱士鋐、字文升、號退谷、蘇州府長洲縣人。相傳系出新安郡、爲唐越國公華之後。其家牒斷自明初諱得者爲始祖。得之八世孫廣東左布政使諱起鳳、於先生爲曾祖。布政生沂州知州諱希汲。沂州生肇昌府岷州同知諱元綱、是爲顯考。布政忤魏忠賢、罷官以氣節聞於時。沂州、肇昌並稱能吏、而肇昌尤敏辨善決疑獄。先生少穎異、好讀書、有才略。有作能下筆立成、不加點竄。與其兄武曹份、右衡鈞皆以文學知名。又喜爲四方遊、北入京、南走廣西、抵陝所至、輒爲士大夫譽歎。康熙二十六年、中順天副榜。閱三年、考授鑲黃旗教習、設法以課其子弟、多成立者。先是、祭酒釋菜先聖廟、贊禮非其人、而教習期滿赴吏部試、每十人以知縣用者八、州同用者二。州同以缺少、輒不得官。先生乃言於祭酒吳公曰、聖廟禮殿宜重贊拜之任、請以教習攝。考州同以知縣用、則官不濫而仕路通。吳公領之、後請於朝。奉

俞旨、於是贊拜得人、而教習補官無壅滯患。蓋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教習三年、當以知縣用、未及選、中丙子順天舉人。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庚辰散館、除編修、尋入直南書房。四十二年冬、扈

駕西安、聞父卒、奔喪至岷州、居年餘、扶櫬南歸。遂奉

旨在揚州校刊全唐詩。服除補官。以四十六年夏赴京、

特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起居注。未幾、轉左。自先生入翰林、及預講幄、每奏對進講、獻所爲詩若文、多有裨政治、不徒以閎博辨麗爲能。以故



上特重其才與志，頻加褒寵，賜御書、硯、筆、珍饌、瓜果、金帛甚厚，且駸駸欲大用之，以觀其效。一時知遇，莫與比倫。其有鞏昌之喪也，上賜以白金百兩，兼命官給輿馬資，俾奔喪歸櫬。先生至岷州，而鞏昌公所遺官馬六百餘匹，無接養者，先生慨然曰：是朝廷馬也，其可坐觀。遂留與其兄弟出私財牧養蕃息。及領馬官至，乃扶櫬歸。初，洮岷道黃志璋欲丈量青山加賦，鞏昌公力格其議，遂被侵冤，用是發憤卒。後志璋復慫慂臨鞏布政使，將行於所轄四府。先生聞，痛哭力陳不可狀，事竟得寢。又疊藏橋者，鞏昌公所建也，歷十年矣，會夏水暴至，橋圮，民役馬死者眾。先生即倡議捐金錢建橋如故，岷州人咸德之。四十七年，以丁繼母憂去官，遂不復補，閒居無事。卜宅於京師之日南坊，疏泉種樹，日賦詩著文，臨古書法，於其閒以自娛。其爲文喜談吏事，有所見輒反覆論議，曉告當事，冀得用其言而澤及於民。爲書有奇勢，橫縱自放，而分閒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以雍正元年某月某日卒於日南坊第，享年六十有六。先生事兄如其父，待朋友親戚如其兄弟。後進之有文行者，稱道弗倦。雖貧困，未嘗以非義干人。人以急告，必曲爲之盡。故其生也，則莫不感；既卒也，則皆惻然以傷。先生所撰書，其奉敕纂修者，全唐詩外，有皇輿全覽、陝西省志若干卷。自編進呈者，有長安宮殿考二十卷，私輯者有近光集二十八卷、四六金桴十二卷、瘞鶴銘考一卷行世。全秦藝文志若干卷、三秦紀聞若干卷、華嶽志六卷、玉堂掌故若干卷、元和郡縣志補闕六卷、近光餘集若干卷、賦體麗則若干卷，皆藏於家。其自著秋泉居士集若干卷，亦家藏未刻。配某氏，某人女。繼配某氏，某人女。子二人：連萼，山東沂州費縣知縣；連芳，國子監生。沂州公與先曾祖同舉於鄉，最相善。其後以女妻鞏昌公，未昏而歿。於兩家世好，先生固余父行也。今連萼又與余善，出其所條事件請狀於余，以丙當代大人先生之銘，余不敢辭，謹撰次如左。

（碑傳集）卷四七

李先生寅傳　張雲章

先生姓李氏，名寅，字露禎，東崖其自號也。私謚曰文孝，吳江縣人。其占博士弟子籍，則在秀水。兩邑雖分省而治，地實鄰接。先生試輒魁其曹，名籍籍兩邑間。然先生博通經傳百家言，不僅以應舉業名也。康熙三十六年，以恩貢爲歲進士。時年將晚，先生自度無所設施，杜門著書，有文集八卷。其言多往古治亂得失之鑒，有益于當世。亦善爲詩，詩有淇園集六卷。其子重華攜以見示，余愛其雋潔，留之案上，累越月而返之。尤粹於易。先生父林芳亦白首困諸生，將歿，先生捧父之手，垂涕洟跪而請曰：大人有所言乎？答以志在易而未遂。先生殫心潛思，參諸家之異同而會通出之，爲易說要旨八卷。卒業而先生病，病且亟，亦詔重華曰：吾此時心甚惺惺，平生所讀書咸在，即向所遺忘者亦記憶及之矣。獨吾易說中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之義與程子、朱子稍異者，自省其不可。子能爲我改之，則善矣。重華泣而誌之。越日而瞑，時年七十有一。兩邑之門弟子與其他自遠而至者咸集，相與議曰：不可以不易名。吾師道德博聞，可謂文矣；著成易要旨一書，以發明程朱之義蘊，自不忘遺言始，可謂孝矣。因相與謚曰文孝先生。先生又有學庸要旨六卷，今中丞儀封張公爲之序，可以知其書矣。重華今爲名諸生，詩文傳播眾口，將大有聞于時，以光顯先生者也。

楳村子曰：吾聞程子易傳之成，至寢疾而始授尹和靖。朱子卒之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先生之篤志而不自信，何其有似于此歟。即其所解用九用六，稍異于程朱者，必非陽不可無陰，陰不可無陽，以變者占之大旨也，亦如羣龍无首本義以象推之，有異于程子之不爲天下先者耳。然先生之意以爲自朱子而異於程子則可，自學者而有異則不可，故至易簣猶諄諄以命其子。今之君子好奇立異，悍然與程朱悖，何歟？此吾於東崖之詩若文而益有重于先生也。

（碑傳集）卷一三九

翰林院待詔高先生不騫墓表　沈大成

翰林院待詔小湖高先生既葬之十四年，叔子中書舍人羽翼踵門告曰：先君之沒也，予之師宮允黃公實爲之傳，而墓上之石未刻，敢以爲請。余往居東郊時，曾奉教於先生，而舍人又同志於古者也，爰不辭而爲之書曰：自俗學盛行，士皆溺於故習而不知反諸古，蓋舉世之通病矣。有好古讀書之君子出焉，或且以爲駭，久之而其說大明，其人已逝，往往有不可及之歎，恨不朝夕其側而上下其論議也。先生幼承太常公之訓，長親炙秀水朱檢討，而交吳中惠紅豆、何義門、張匠門諸名士，故嗜古最深，而痛絕乎流俗。自受

仁廟知，特奏名出身，應奉文字十一年，乞假歸，優游林泉者又二十九年。始捐館舍，齒八十有七矣。先生既紹家美，又得檢討之揚扢，故其爲學一本於經史，而尤長考訂。其說古今典禮，皆有据依。其爲詩專尚晉

賢、其商榷一集、足爲五言程、不止備郡文獻也。先生爲人守正而剛、其講學獨宗漢儒、其持論堅。其與人交不阿、故其從宦有陰掎之者。居鄉亦不滿於庸眾之口也。吾郡之文苑開於二陸、梁陳則陸佐公、顧希馮、唐則顧逋翁父子、元則陸宅之、曹貞素、明則曹時敏、袁景文、陸子淵、顧士廉其季也、幾社陳夏諸公代興、號爲極盛。入本朝、則吳日千、王玠右、王雲士三君子狎主敦槃、而金天石、田蘋淵、盧文子、三董、二周諸先生後先推激、而春藻大雅發聞於時。先生出而專以古學教人、當其時雖斷斷不能信從、既沒而異論熄、大名垂。數年以來、吾郡之好古者輩出、無不趣先生而樂推之、所爲闡風而興起也。余檮昧、近先生之居、思欲盡先生之學、頻年奔走、歸而宰木拱矣。然余幸賴先生先入之言、今日之知從事於古而不迷其所趣者、實先生有以啟之。先生諱不騫、字查客、晚自號小湖、郡之華亭人。葬於乾隆某年某月日、墓在某縣某鄉之原。其事迹具宮允師傳中、余特表其有關於吾郡之古學者以詒於後云。

（《碑傳集》卷四四）

校記

①仲：當作「中」。

②物：當作「勿」。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二

楊名時

楊凝齋先生名時傳 徐用錫

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九月朔日薨於位。遺疏上，上憫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盡之矣。夫學問之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忝逢聖祖仁皇帝修明諸經，文貞公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閩所未備。先生辛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爲依歸，不止以登第爲座主也。先生讀書之始，已屬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嚮余初從文貞公游，卽聞公言曰：賓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及詩文之華，盡歷代史書之淵博，俱不在其意，獨詩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骨胎中來者。畿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鵬翮、趙申喬，而學問過之。及莅任，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榮凝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書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輩笑其自取苦也。宵小中有善鑽營者，自擬當繼文貞公爲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爲恐己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羸貧餓者充考案，釣公清名，而撫軍偏聽其言，爲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至州縣，竭力餽遺，得利不貲，且數年老人皆物故，而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朝廷不得一用，豈特巧宦更蠹國之尤者。差竣，發河南効力。癸巳，聖祖六十萬壽，自暢春園御輦還宮，首臨江南叩祝處，問楊名時在此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召還，命入直南書房。甲午，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投牒補官。叩其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甯張公云：君與他學差不同，有財者效財力，無財者效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查料閱工事，祇路費須辦耳。此非遂甯主張，實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含斂營葬畢事無憾。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師卽補官支俸乎。閱旬日，乃有直隸巡道之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奸弊不可究詰。先生扃吏胥於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鞫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案中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逆止之曰：今不同，余非仇視錢者，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嚮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辭無從而知，卽詭言相誑，案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由是貨賂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絅齋翰林曰：過保定，聞鄉語傖音呼先生爲包公再世。聖祖一日謂大臣曰：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己亥，升貴州布政使。次年冬，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卹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皆合機宜，民無所累。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爲雲貴總督，管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貼銀數萬，擬罪卒蒙恩免。居滇六七年，爲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憂畏。皇上纘承大統，卽述世宗憲皇帝意，宣旨入朝，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南書房，課皇子講誦，甫及朞，遽一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嗚呼，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聲，可謂生也榮，死也哀者矣。先生晚著經書，言學指要，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懼，遇謗毀無所嘶沮，接物不爲苟異，持己不爲苟同。話君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其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色。其施之人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鄰於刻薄；其聽言也，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所至多有聲績，而未聞矜詡。益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也。積學養德，以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物格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兵民洶洶，數萬齊集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聽讀奏疏。是夜雪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爲疑而罷。洎

恩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面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秘負以酒食餞
者相屬於道。余問曾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
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地者悉僑居省城、用其地頭目人、歛之民。
賦稅原無多、贏取之、交其官食用饋上並交際、費以爲常、官民卒不相
識、民亦以爲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愛惜百姓、毋得侵
漁滇民、至是始知
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爲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心也固宜。先
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
途於以揚
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大其傳、不憚覼縷以
俟後之論世者攷焉。

又楊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
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
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
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
官。
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
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
假借。保定府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
劾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
撫信公言爲黜陟、故屬員競致貽遺于公。是時直隸巡撫即李文貞也、
將代、適有武生犯
蹕事、
聖祖不深譴、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即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翮
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遭丁內外艱、服除、仍
往河工效力。五十二年
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未自陳吏部補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寧夏地處邊、士
子試卷別編聿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
從之。直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尚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牘
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
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帥取道雲南、道留屯
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餽餉皆計里給直、師
還、倍加優䘏。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
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
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
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
均丁于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
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
爲畏途。公以礦有旺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絀得以相輔。
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
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
入覲。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
南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既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褻非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令摺奏如初。
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浚、并立
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率爲式焉。坐奏黔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芭通同欺

旋、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曰：士民洶洶，數萬人集門外。綱惟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核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留滇七年，惟以研經講學為事。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為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貴誠之象，坤貴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為己，以為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為至，論從政以不貪為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
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肆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雇直為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為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尚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為兒幭，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為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官兵勝則生苗乘間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慘，將何為乎？其迷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盡而地方官遂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怨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而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為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擾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寶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衂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為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即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滚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為今日計，惟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
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眾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為生苗所劫掠，為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靖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額。倣古案時部議兩江增額二十一名，陝西準丁字號增一名，順天鄉試雲貴四川廣西另撥中皿字號每十五名取中一名，自

朝陞二 徐雖作其、造辟陳奏者、尚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
上皆以命。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
充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覽公顏色顦顇、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偏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寖劇、
上遣醫視給藥。少間、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
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
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于辭說之間。故自
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即劾奏中、猶
稱公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于民。推問之下、猶稱引
詩書、無異常日。即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公于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
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尚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
爲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
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
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而不引
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
之、述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士大
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
久而殂、公登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
矣。

又附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李塨

已亥、長至後、塨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
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臬彰癉善惡、民命風俗攸
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荒
瘠、一綫邏巡轉之濵、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
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蒞任、當諮利弊而行。爲塨辭、如都、晤方子靈皋、言
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
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歲
七八月、制臺病、闔屬官及紳巾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于郡東
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演戲、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跽從臾、公
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在
南書房、
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
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
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求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塨杜
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
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
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
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
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止。
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讞決。舉向轅門叩觸、讙呼而去、吏胥雖欲乾
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褫、蠹者竄、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泣下。方
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塨曰：唯唯、否否。
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
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邱瓊山身躋宰輔、然薛于清介、邱于進
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豎。（儀吉案、此等議論、皆附主學術偏虞。用行舍藏、知人論世、不當但以事跡求之。況景濂文人之雄、瓊山亦非醇儒、不足與文清並論也。）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
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勸
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前儒一
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
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恕谷後集》卷二）

附錄十三則

父諱履泰、年十五、丁明季亂、負母行水濱蘆葦中、且起且伏、因潛涉依
空岸間、一手承母、一手攀樹根、懸其下、腰股浸深水中一日、至中夜復
負而行、得與父遇。臨財少涉非義不輕取、以此見重鄉邑。教子誠信、毋
苟言苟笑、舉止必正、勿短長人物。常曰：人必有禮法、乃能久立。及爲舉
業、教之曰：讀書求明理、非求仕也。出仕爲澤民、非營私也。（楊氏全書）
爲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求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

志聖學。（彭紹升事狀）

康熙三十年成進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同上）

蔡文勤公曰：安溪先生之門人才輩出，實用力於誠意正心之學，江陰楊公也。（雷鋐楊文定文集敍）

在巡道任，與安溪夫子書云：受事之日，其命件四百一十有七，盜案一百三十有五，其餘犯姦受賕及兩造告訐，又以百數。今謹加分別，窮日之力，以次理結，懲頑惡，杜誣陷，庶倫理可正，耕鑿可安，吏之緣而為奸者少衰息也。院署供應比之夫子在保時，兩道各約十倍有餘。際此極重難返，固宜酌所變通，事在謹始。徐觀情理之平，以期善後，不敢徇隨，亦勢不容偏執也。又與徐壇長書云：邇日習尚刁健頑惡，今且為之正名分，杜誣罔，息爭省事，使安生業。日結數事，一月來將及百件，然欲爰民卹屬，平冤除盜，皆姦胥所深不願也。必多方蒙蔽，乘官不覺，以害無罪之人，屢駁不結，揭參遲延，以陷無罪之官。舞文亂法，扶同隱庇，以陷本官於疏忽徇縱之咎。總之有事必不肯息事，無事則必欲生事，乃其積習故智。連日來，革宂役六十二人，刑訊羈禁賣逐舞玩市權者一二人，庶令警惕知變。昔覩學四年，未嘗杖一吏，今為刑官，纔月餘而頓改於前者，時勢之所遭懸絕也。火烈難犯，亦期引之於寡過之域而已。（俱見文集）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言以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濬，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為雲南鹽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為功，恃
恩使氣，凌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用是陰間公。會公奏豁免鹽課，疏叙入
密諭，有
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彭狀）

公在滇，咨申臬司大成書：滇中此番滿兵回來，及再入藏與江浙兵回，計除去開銷項外，其應捐之項不下八九萬兩，而供應藏兵及坐臺官兵等方未有艾。目下倅工已捐至七十二三，年餘將規例未盡革除者，亦盡有歸公之勢，總不派及民間一錢。又與黃崑圃叔琳書，徵糧一道，連年重累於民。今為禁撥運，禁多折，禁私買，三弊既絕，糧政庶清。鹽政之害，一在壓派竈戶，多煎先餘鹽而後正課，責比竈戶，督煎至夜不得眠。又重扣薪本，多方尅剝，幾不聊生。一在將鹽攤派煙戶，案人派與食鹽，遇一月即責比令納鹽價，至有逃亡以避之者。今正在逐一清釐，俾各安業。總之廠鹽糧三事，各官無漁利之心，則政可平，民可蘇矣。又賦役每多不均，衙蠹及頭人乘機橫派。然公事原屬民間當辦，照糧當差，與以定則，但不令姦徒中飽，官民自可兩便也。竊恐大綱粗立，以後精神之運少有不及，事無實益，難冀有功。涼德譾力，唯日夕三復於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訓，慄然增懼焉。又與陳季方書：徑竇不塞，屬員之心未得靜，尚在兩歧。藩司每以和衷相勸，夫和者參調之謂，衷者不偏之義，爲有同趨於利而謂之和，偏主於私而謂之衷者乎？時俗之見，每多類此。（俱集本）

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綱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官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紋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於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獻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彭狀）

公留滇，與劉培榮嘉本書云：滯跡滇南，歸期未定，閒居優暇，得以擘摩經義，補從前之缺。大抵身心倫理間稍不檢者，則家庭至邇言行便有媿私偏僻之病。吾儕所當常自惕勵，交相箴儆者也。宦滇士夫，近頗有向慕安溪師之學，求其遺書鈔錄尊奉者。自茲以往，其道日章矣。制府高章之先生自慨得見其書之晚，謂學者只須熟讀細解，何異親登尼山鄒嶧之堂，況在及門，敢不自力。（集本）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為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為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為

大論從政以不貪為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平生履常變、顛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爲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蕙田等七人為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業監中。狀彭

時鄂文端為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獨殺。惟君子為能改過，公其圖之。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狀彭

公請定黔省公件劄子：臣看得滇省舊例，凡地方一切應辦公事，皆取給於民間。胥役頭人因而借端科斂，指一派十。大率納糧一石，派及浮費至五六兩、三四兩不等，謂之公件。閭閻不勝其擾。臣於康熙六十年到巡撫任，訪知其弊，先將省城附近州縣核實需用之費，每糧一石只須四錢上下，即可敷用。因酌定數目，令民照此完納。凡州縣一應公事於此項銀兩備辦，不得絲毫再派於民。隨檄行各府州縣，俱令查核應用數目開報。緣諸府州縣地有大小，田糧有多寡，而公事亦有繁簡，據各屬開報，每糧一石該公件銀自三四錢、七八錢至一兩以上不等。雖屢次駁減，終未歸於畫一。嗣於雍正五年以後，將原定公件統加覆核，酌留必須之用，其餘題報歸公。有司不善奉行，於地方應辦公事不免復有派於民者。是從前所定公件轉成厲階，而公件浮多處所民益苦累。伏念我

皇上愛民如子，念切痌瘝，於各省耗羨盈餘次第禁革，丈量墾荒諸事凡不便於民者，悉行停止。況此項歸公銀兩本屬昔所未有，自應邀

恩寬免。臣又何敢不據實直陳，致滇民有莫告之隱。為此繕摺恭奏伏乞

皇上睿鑒，革除公件歸公銀兩，

敕諭地方大吏妥議畫一，將公件浮多之州縣悉予寬減，嚴禁州縣借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本集　儀吉謹案中庸九經勸民之道惟時使薄斂二事而已後世吏事日繁則征役日重其勢然也然使州縣有司仁愛而習察周地因之審思善處必躬必視必誠必信每於均平任起之中時寓撫節休養苛寬斯上下安平而民亦不至甚病其或藉墝刀罔利縱下以長姦大吏既有聞知自宜隨事怨創輕則戒論重則料勒斯時也但當在人而不可立法猥日諒其事之有因去其弊之太甚藉革不盡施鼠兩備此與藏盜之請輕闖市之征殆無以異於是昔之巧為廷取者今且取之有名矣昔之私自徵求者今且令之自上矣究之量藏之徵僅暫弊於目前耐定之徵長為屬於後日余讀文定滇南公件之奏宜立法之日慮始而不圖其終誠仁人之一失也乃其直隴流弊瀰請革除亦可爾能自訟而營補過者矣而為學之功群年益進猶可想見云於時事下滇黔督撫議奏祇於公件最輕之府州縣一仍其舊其浮多者量為撙裁而已其公件歸公銀兩訖未革除考公奏在乾隆二年是秋公卒計滇中所奏陳已不及見矣從成賚志無裨救民豈不悲哉而此奏則有克己之勇有恤民之仁懷忠敢諫不可沒也故錄而論之以質後賢

公平生不為博雜詞章之學，惟因經體道，無一言一行不出於中心之誠。雷序

又附程功錄

不論動念未動念，時時刻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未動念時，惺然提撕者，敬也。以此念檢點其身之容體而正之，義也。容體既正之後，仍一片是敬所貫徹，便是未發之中，而大本立矣。動念時，惕然知畏者，敬也。隨察其事之宜而應之，義也。使發皆中節而達道行矣。未發屬敬，已發屬義，工夫效驗俱如此。

敬義不分先後，但分表裏。如云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即表裏之謂。工夫從居敬入，方有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中庸首章是也。知行用力既徹，仍歸一敬。中庸末章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中庸首章之事。大學至善章提一敬字，正心傳註言敬以直之，此中庸末章之事。

存養致知、力行，聖賢或先言存養而後言知行，此由小學而入大學之事。或先知行而後存養，此致知誠意先正心修身之事。

窮理格物之功，先知其規模之大，反而約求之吾身，此聖人教人之道也。若略知身心性命之大概，遂馳心於名物象數之間，欲一一究其理，則鶩廣失居，散而無統。此後人日言窮理而終於一無實用也。蓋聖人自小學中已使人習禮樂方名象數之類，一入大學，即使人通其情，究其故，知其所以然，皆原於性命之不可易。故便可從此實下功夫。誠意修身、治國平天下。今人反之，所以勞而無成。

於動處克己則靜，靜則樂，樂則生生不已矣。

誠敬在中，亦須定一儀則，乃能純篤。

學問之要，曰立大舉小，制外養中而已。

勇貫智仁，敬貫知行。

元亨利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故每歲只是此四德流行。識得此意，便知尊德性之功在溫故。

天心至正，天道自然。知之不真，信之不篤，行善不卒，難矣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以生生之心，則全在於人。所以生人之心，則全在於聖賢。以聖賢能繼其志而述其事也。天地之志之事，有聖賢而闡發無餘，天地亦更無他事矣。若將天地生人看作游氣中化出，但人既



爲人、不得不爲仁義、則大本已看差、信道安能誠篤。卽欲做好人、亦勉强耳。

須識在在皆天命之流行、唯有時時欽承奉若、踴躍赴之。如顔子語之不惰、進而不止、久且安而樂矣。無息肩、無駐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晝夜。

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學人欲變化氣質、先從家庭內燕游時漸變得雍雍穆穆、則見賓承祭自然有可象之儀矣。

學貴變化氣質、學成則全於氣象觀人。

氣質要純粹、又須明決剛健。

大抵言聖人處、不得過爲推高之論。聖人之生知、只是知得那自强不息之理透、其安行、亦只是那自强不息處爲之而安。

爲學之功、盡於孟子之言集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時習之法。

人若忽然有妄念之起、不盡根除去、雖一時不卽見之於事、後必發見於事而不可制。故欲守之於爲其根、正在心上做功夫。

實有此仁謂之誠、少有些微虛假、非仁矣。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內驗其德。

立教當如剛刀利斧、學人氣質言行有偏、一見便斬削去。更如陽春雨露、令其萌芽生遂。

忠君孝親、所以事天也、故曰下學上達。忠孝之量廣大精深、各隨分以自盡、不可不勉。夫子猶以何有未能爲歉、況下學者乎。

倫宜加篤、族宜加睦。君子務正己以化之、深恩以固之、未見本根滋培而不昌者。世或不能反躬、以小忿廢懿親、葛藟不如矣。

顔曾反身修德、從師進道、終身汲汲、不暇、并悲憫之語亦不聞。

泰伯、箕子所至、風敎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

鴻漸之羽、可用爲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爲之爲也。

能大有爲者、豈獨其餘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已、乃應之耳。故禹、稷、顔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爲廢材。

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遂。

神使如鷙龍、骨使如鎭嶽、口使如緘囊、氣使如春和、量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崇德學山、藏器學海。學之而至、必能負九州之重、受衆流之歸。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間者矣。氣重則能鎭紛雜、神堅則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斐斐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敬之氣象清明堅固、可以驗其爲智德之呈露、貞德之流行處。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可修、君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勤學力行、擴之而容民蓄衆、道在虛其心、宏其量而已。非朝夕孜孜、立程自課、恐成己成物之道未至半途而廢矣。

命則順受於天、德則獨復於己。見理明、故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故體胖。昔人之高翔千仞而不受羈靮、以此也。

離幽暗而徙高明、自一簣而崇九仞、莫之禦而不爲、是無勇也。

人不知性中原有五常、將以親義序別信爲人事安排出來、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有意造作矣。

日用事物間莫不有當行之路、而統之總歸於親義序別信中。故夫子言道曰五達道。大抵聖賢所謂道者、總不離乎此。

所謂理者、泛而稱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爲氣數所囿者、所謂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於氣則不顯、而既有氣、則理反弱而不能自主。此乃陰陽迭運、勢所流極、不得不然之理。然亂無不治、天心終無改移、又可見天下古今初無二理也。

靜屬陰、然靜中全是陽剛收斂、得充滿、所以爲動根、正互藏之妙。

道之不窮、只是互藏其宅。見得此理眞、方處處有歸著、一處不凝滯。

天之神氣全收斂在地上、故能發生萬物。人之神氣全收斂在心上、故

能發出萬事。若天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生物。人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成事。

聖人之道如日，有生物之功用。釋氏之智如鏡光，雖能照而不能生也。

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人心之體唯有善無惡，故見其固有者而知其爲善，見其本無者而知其爲惡。若心體既無善無惡，又安能知善知惡耶。若心體本無善無惡，則知善知惡乃後起之知，不得謂之良知矣。且彼所謂良知者，即心體耶，抑非心體耶。既以良知爲心體，而又以無善無惡爲心體，何耶。博文講學，擇善固執，明善誠身，本孔子語，乃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即所以致良知，而覩窮理爲多事，則於孔子之教亦大懸絕矣。平時研窮討論不精，但於臨事體察良知，能無差謬乎。

陽明謂誠意在致良知，致良知在正事物，以隨事體驗良知而力行之爲致知。渠意亦將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算在體認良知中一事，看得窮理甚輕，其弊必至信心而行，失乎中正之則。彼意亦謂吾靈明所見處即是天則，然不知性善原頭，恐所謂天則者亦無根之理耳。

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其精采自足悚動觀聽之心。若言不能有物，將長僞起俊。君子是以三復白圭。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間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况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示之詳矣。

古之教民，雖一步趨、一飲食，必有禮焉。禮教成而宣暢發揚其功德於是乎樂教興焉。治道至斯爲極盛矣。

禮之文根於敬，故不厭其繁。如天之時行而物自生。

中庸言禮之書也。推本於天命之中，率性之和，而大禮之源流較然矣。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終之，而一歸於誠，而人之行禮者其功斷可知矣。此所以爲聖學之樞紐歟。後之言禮者徒謹於繁文縟節，放達者出乃從而厭棄之，而禮教廢，夫天地之大禮果可廢歟。君子本乎人性，酌乎人情，自朝廷以至閭巷，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尚有可以議復者歟。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於禦敵。上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用。若猝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爲衆信服者任之，使宣上意，達下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其志，申諭激勸以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敵以戒懼爲主，審重無輕，慎修戰守之備，先爲不可敗，以待釁而動，防姦用閒，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之。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督撫以察其吏安民爲本，訓將練兵爲要。以是以一儆百以一默民懲則威化求也遇有盤鐵，須大訪察其民情土俗，得其窾郤治之。如有事勦撫，在識得其頭目所在，以賊致賊，以賊攻賊，用鄉導以平土寇。大要使之俱爲馴民，各得其所。所治安靜地方，則舉其賢良以激勸之。治不安靜地方，則相其眼目所在，可以恩結者收令爲我用，不可以恩結者則除之。餘自服被以德威，無後患矣。

治心先力去一雜字。

能三自反曰存心。大聖皆如此，故成千古之業，不爭勝負於眉睫也。下士守謙，猶足寡過。

人之可法可傳者，無時無事無處而非精神之所貫徹。欲用之，先嗇之，安閒調攝，則悅而強矣。見不澈則雜慮擾之，勿能安也。唯知命者宅之以寬，克之以剛，貞之以久，恭儉齊莊，以事上帝。

（[illegible]集）卷二四

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楊文定公事狀

公諱名時、字賓實、其先在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動衛、家廣遂有諱元吉者、始遷江陰。是爲公五世祖。祖諱起鯤、父諱殿泰、並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爲人厚重、事親孝、呴呴若孺子。爲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灝氣流轉。桐城方靈皋在學使高公試院中、見其文大驚賞、遂心識之、知其爲篤學之士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孰、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李文貞薦其賢、

聖祖召對、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公接諸生、必開誘以立身行已之道。見官屬一依儀制。保定知府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生送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爲直隸巡撫、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委以往來稽察而已。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直內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事煩、吏因緣爲姦。公至、細大必親、釐革宿弊都盡。

聖祖聞其治蹟、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清官、且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南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雲南、留屯以待

命。公建屋百數十閒以處之、堅明約束、民用不擾。凡餽餼計里給直、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民閒輸兵糧苦遠運、奏請鹽米多兵少處、折銀徵解。滇地丁役不均、有戶絕者責人爲代、或一人兼數丁名、子孫丁又額征外加派公件銀、歲三四十萬、民苦之。至是始均丁于田、而減公件銀爲十一萬有奇、民困大蘇。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坐缺額多罷官追徵。公謂礦有衰即有旺、請以道員一人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裒益、其費多而利少者閉之。諸利民事、次弟舉行、軍民悅服。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言以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泄、著令五年一

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為雲南鹽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為功、恃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用是陰閲公。會公奏鹽課疏內敘入密諭、有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遂創籍。綱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校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于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讞上、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今上初卽位、述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命授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為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為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為大、論從政以不貪為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生平履常變、瀕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篤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蔡蕙田等七人為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及是、公上疏言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此百世不易之理也。竊見貴州境內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間、受顧直為漢人傭、相安日久。生苗所處在深山密箐中、有熟苗為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絕不敢萌窺伺心。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為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苗乘間鈔殺熟苗以泄忿、或官兵僨事、又屠戮熟苗以冒功、所以熟苗毒重冤深、怨恨日積、句結生苗、乘機作亂。至台拱地方、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賣其妻女、以飽私囊。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豕突狼吞、不可禁禦。此已事之明驗也。為今日計、唯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徹重兵還駐內地、于要害處修垣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明懸賞格、有能擒賊首惡及率眾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

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得宜、苗人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邇之善策也。時鄂文端爲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于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獨殺。唯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徹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予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喪。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又請增順天、江南、陝西解額、

上多從其請。尋

命敎習庶吉士。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無何得疾、

上遣醫視、給人蔘。疾亟、口授遺疏、以聖功聖德爲言。九月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賁、

詔偁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文定。公于諸經皆有講義、門人嘗輯易義八卷、詩義四卷、先版行。已而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公之葬也、方靈皋爲撰墓誌、其事辭頗略。近餘姚盧先生紹弓得公疏稟于其家、爲傳較完備。子因益損其辭、參稽所聞爲之狀、以次湯陸諸公之後焉。望谿文集、抱經堂稾、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七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敎

皇子、侍直

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敎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公體素强、而是秋七月上旬遘末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衆、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
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留獄，無匿情，
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己亥，遷貴州布政
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宴犒，
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傰遝，轄民無咎。七年中，凡軍民
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便，恩信浹於蠻
髳。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則
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
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即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
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
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
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飭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
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衆皆曰禍無振
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
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轂，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
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
聖心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
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
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
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
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
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
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
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
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
公試藝，闔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
往來江陰，而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
貞公所。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
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檢
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
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
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探取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
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

方奏對、天子見其徵。既疾、數使人問視。既歿、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衞十人奠餟、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賜謚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衞、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諸、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三

程巖　陳熊　王士芳　顧龍　强嶽立
向濬　陸奎勳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程公巖墓誌銘　裘日修

吾鄉鉛山，在明則費相國以文譽清節領袖一時，翕然稱人望焉。至我
朝則少宗伯海蒼程公實爲繼起。公名巖，字巨山，海蒼其別號也。生有異徵，自成童時，即知名當世。甫弱冠，中丙辰副榜，戊午登賢書，己未成進士。先是每科會試榜發，大臣舉堪入翰林者，是歲
上罷保舉法，引見時，
上親加甄拔，公名入選，習國書。壬戌散館，
御試一等，授檢討。丁卯典試陝西，次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旋督學廣東。凡奉使頻行例請
訓，公所奏對悉當。甫出都，途次擢翰林院侍讀。廣東舊爲兩學政，一爲肇高，一爲廣韶，公所隸肇高五府一州也。顧試期頗寬閒，而一省分兩學政，政教岐出。三載報滿，公奏請併一爲便，適調任廣韶，未幾即以公爲廣東全省學政。超授順天府尹，仍留學政任。嶺南人士咸慶得師，有前惠後程之謠。惠即江南紅豆先生也。任滿赴京兆視事，有異政，境無蝗災。永定河漫口溢，公聞報，即單騎馳至武清。時河官下埽輒隨水去，計無所出，公急令砍柳枝代之，遂挂於決口，旋塞。其鄰境非順天所屬，制府未即至，公輒爲之相度緩急，視河流所趨，爲預防計，隄完得無旁溢。公奔走於河干者兩旬有餘，日纔一食，夜則露處隄上，自是得寒嗽疾，久弗愈。嗣丁內艱，服闋，補光祿卿，晉太常，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歲庚辰，
殿試，充讀卷官。秋，大獮，隨
幸木蘭。辛巳，以
慈慶推恩，封贈三世如其官，曾祖母以下皆夫人。壬午，
上南巡，隨駕，即
行在授吏部右侍郎。次年癸未，
命視學直隸，凡所條教，一如粵東時。既報滿，轉禮部左侍郎，即充丙戌
會試知貢舉。既畢事，公病嗽益劇，以封翁年近八旬，陳請終養。次年春，貿舟南下，都門祖道，卿士大夫咸在，無不歎且羨者。進退以禮，始終不逾，近世九列所未有也。此乾隆丁亥年事。至戊子，仍以舊恙復發，七月十八日卒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歲五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五。嗚呼！公在閣部卿寺中，以清節著，其任京尹也，又甚耐繁劇，如老吏，人以爲莫測。至其三視學政，收得人效，文教以興，則公之緒餘及之也。余識公於諸生時，及己未爲同年，入翰林爲同直官，侍郎爲同列，公之長子爲余壻，又姻婭相友善，誌公墓，繄余之任也，曷敢以不文謝。公配潘夫人，同邑望族，以賢淑著，先公庚辰年二月二十七日歿於京師官舍，距生於康熙甲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四十七。生子一，琳，己卯舉人，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次斑，次璪，側室嚴氏生，尚幼。嗚呼！聞公捐館時，雷電晦冥，風雨大作，稍定，公啟目睙，謂左右曰：「吾將去矣，所憾者，
君恩未報，事親之事未畢耳。」無一語及他事。此非神明素定，生有自來，安能若是耶？銘曰：

山川清淑，鍾爲偉人。維贊文憲，舊有令聞。公實代起，照耀冠紳。出作師表，入爲名臣。用光前緒，垂裕後昆。青山峩峩，泉流沄沄。墓門一閟，千秋萬春。斯文不朽，典型具存。

（[illegible]）卷三

學博陳君熊墓誌銘　沈德潛

明永樂時，吾吳有怡庵陳公諱繼者，以孝德經學顯，宣德初徵至京，授翰林院檢討，天下稱陳五經先生，爲邦國光。歷十傳爲州司馬公揩先生，又一傳即司訓竹廬先生，皆不媿五經後人者也。子與陳氏稱世好，嘗誌公揩先生墓，至是司訓諸嗣前巳葬其親矣，緣誌石未立，又請誼不獲辭。陳氏世系具見公揩先生誌中。先生生四子，竹廬其長也，名熊，字渭占。少穎悟，年舞勺補郡學生。時吳中有慎交、同聲二社，竹廬以少年入慎交社，錚錚有聲。康熙已未貢成均，大司成器重之，文譽早儷羣，謂科第可戾契致，而竹廬念親老，不忍久離，再試不遇，翻然歸。既歸，會遭母喪，三年哀禮兼盡。壬午，除廣德州建平縣訓導。閱二年，丁外艱，哀毀逾節，一如喪母時。服闋，補江甯之溧水，歷十九年歸。前後司訓其二十有一年。方之建平也，建平併壞無學，人從前司教者以不足教，任其荒嬉。竹廬曰：「吾敢如崔斯立峨松廢事乎？」爲廣設科條，朔望集諸生講授諸經。自是士知碩學，登甲乙科者相望，前此未嘗有也。任溧水成就尤多。溧故中學，竹廬鼓舞振作，倍於建平時，人文日上。力請於學使者，得加額視上學。學舍將圮，又聖廟東向非制，乃規觀察故署，倡諸生重建，廟貌遹新。董學者絃誦其中，不躁不怠，士歌之曰：「前端仁，後竹廬紹

白鹿、追蘇湖。端仁、門人私謚、姓吳、名愉、吾鄉有道君子、先竹廬秉鐸於溧者也。竹廬銜齋，喜種竹，弟子取以為先生號，表其清節與鄉先哲比德云。前後居署，攜一蒼頭、二童子自隨，無事鍵戶治經，尤嗜易，嘗曰：易者，諸經總會，天時人事吉凶悔吝之幾寓焉。易理明，諸經如剖竹矣。觀躬一言一動，期於寡過，得力於易者居多。此五經先生遺範也。生平敦倫紀，慎言行。溧水歸後凡十有四年，厚德清望，人以陳仲弓目之。乾隆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終於家，年七十九。以叔子官封登仕郎。配裴孺人，閑家有則，先八年卒，合葬於穹窿山之原。子四人：秦來，太學生，祖謨，長庠生，履中，以治河績官河南蘭陽簿，今補山東單縣簿，萃正，早卒。女子四人，並適名族。孫五人：萬齡，附監生，萬選，府學生，早卒，在鏞，州吏目，崧長洲歲貢生，工詩。曾孫四人。憶予年二十時，謁公揩先生於碧鳳坊，後得交竹廬昆季。竹廬貢成均時，余為諸生，後十餘年，公揩先生卒，哭之。又三十年，為草志石，今又閱十五年，為竹廬草志，約計五十餘年，史中文獻凋落，親知徂謝，何可勝道。而於君家得交祖孫父子，且銘其再世之墓誌，獨厚焉。郎子亦忽忽其衰老矣，此其尤可感愴也夫。銘曰：

五經裔，十一世，通經學，美克濟，揭德振華，人師不媿。鍾吾高原，安魄地，山巋危，水溶濟，君子之澤永勿替也。（碑傳集）卷一二一

王先生士芳傳　沈大成

先生姓王氏，名士芳，字南亭，浙之臨海人。其生在順治十六年己亥，距今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百有二歲矣。吾聞古有兀者也，而王先生以其道也。數今之齒，無有逾先生者也，而王先生則以其年也。年在而道即在焉。先生家萬山中，父曰某，祖曰君極，世業醫，將乳，父夢有蒼顏種髮者傴而南來，已而先生生，故字之曰南亭，志瑞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反閩中，其逆黨曾養性犯台州，先生之祖奉惠獻貝子命往諭賊，被害。先生從其父奔哭，乞師，夜襲賊營，裹創苦戰，大兵繼之，賊大敗，走溫州。已而貝子薨於軍，功不及敘，遂歸家，貧，讀書賣藥以自食，為諸生，屢試不利。久之父卒，妻亦旋卒，以是益困。然一日入其郡之松山路旁，遺鏹百餘金，先生偶行見之，意必有急所墜，坐守不去。日暮，有哭而至者，詢之，則鬻產以贖父罪，金失，將死於此。先生亟出金還之，其人欲分其贏，先生笑謝而歸。是夕竟不能舉火，家人嗟怨，先生處之自若。其勇於孝義如此。乾隆十九年，先生年八十餘，始以歲貢選遂昌縣訓導。越六年辛巳，循資引見。

上以其年老，特進階六品，在京恭祝

聖母慈壽，拜表襄宴，饌之賜，與宴得贈二代。壬午、乙酉

聖駕南巡，溫旨勞問，並令朝見

皇太后，拜數珠、珍綺之賜。

皇上親灑宸翰，錫予之。丁亥，致仕家居。次年戊子，先生年百歲，得

旨建坊，優加銀幣。今年之秋，以祝

萬壽朝京師，蒙

恩召見，欽授國子監司業，在籍食俸，特旨嘉獎，依古以來，學官小臣受

恩之渥，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人，來孫八人，弟孫一人，一門之內，七葉相見，有轅固之學術，有馮唐之知遇，有召公奭之遐壽，詩所謂福祿之兼者，先生斯其人與。先生童髮鮐背，健步善飯，目光奕奕，注視人，有迎之飲者，無不赴，能作擘窠大字。所至人爭求之，問其服食導引之說，曰：吾惟知屏思慮，節饑飽，順天和而已。嗚呼，先生之於道，何如哉。或又言先生嘗見巨魚躍於陸，取而投諸水，斯須雲霧晦冥，中若蜿蜒而升者。又嘗夜行大橋，俯視有物蹶然伏其下，既過數武，虎突出，吼躍去，台人傳以為奇。然吾觀先生復讐急難，累更貧困危苦，而不改其素，其大節有過人者，彼所稱事近怪異，君子所不道，故從略焉。

贊曰：古者至治之世，物效其祥，即草木之無知，亦能蒸出芝菌以為瑞。故黃髮兒齒之老，優游康衢，歌詠太平，是豈人之為哉，皆上之德化有以致之也。蓋朝有萬壽無疆之

聖主，斯野有百歲有美之儒臣，以觀王先生之年，彼安期、偓佺之倫，何多讓焉。美哉，希世之瑞也。（碑傳集）卷一二一

顧先生蘅傳　顧棟高

先生姓顧氏，諱蘅，字雋生，晚自號恆惺，明某科給事中諱可久六世孫。少時性情偏于剛果，時宜興先生默齋（儀吉案：宜興下當有湯字，乃與下文相應，倪鄂顯培傳中宜興湯之錡也。）講學于錫。甲子，先生年二十六，與族兄俟齋遵湯先生教，舉行高子復七規，坐至三日夜，心地頓覺開明，胸中歷歷作得主宰。自此一意習靜，以為從此可造聖賢之域，程子所謂尋孔顏樂處，不外是矣。辛未，毘陵金闇齋先生來錫，與俟齋買屋錫山之麓，為讀書靜坐計，名其學

山居。錫山去城五里、而山居適當其半、面山臨溪、景絕幽雅。闢齋以明季遁老倡導其中、每春秋二大會、四方來就者不下百餘人、先生與侯齋主其事。侯齋性樂易、而先生嚴毅清苦、與人爭不合、輒面發赤、後進多望而畏之。然誠意懇款、其面刺人過、初若不堪、久而心服、曰、先生愛我。其與人同善、人意雖與先生不合者、亦深信之、曰、是實然、但不通人情、責人以太難耳。先生靜習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靜坐、嘗懸一盤香于中庭、倦極始就枕。約二更許、懸錢爲度、下以銅器承之。香到錢落、鏗然有聲、即醒起復坐、如是爲常。然緣是得心氣上升、太陽閉結之證。丙子、年三十八、致書於關中李二曲、先生備陳向時之略得力及近日病痛、併問朱陸異同、娓娓數千言。二曲手書答復、宛如一堂面質。先生嘗謂白沙易學、二曲謂不妨就資之所近學之。先生自號恆愠、取常愠愠義、大旨欲靜坐中透出而後可讀書、撥棄俗學支離及辭章口耳之習。一時從學者遂有棄去舉業之說矣。先生執友、同邑則有高先生紫超、與侯齋、武進有章我任、顧確士、宜興有尹勿偽、溧陽有史支封。歲戊寅、支封與勿偽患舉業之妨功、而授徒者率以舉業、不獲教弟子以正學也、遂欲鳩聚諸友、買田曹莊、爲力耕代館之計、致書先生、并要以三事、一罷應舉、二停處館、三早擇居。先生手書力止之、謂今日之計、必使天下之爲舉業者、皆從事於身心、而勿溺於污下、天下爲正學者、道德與文章交勉、而勿以棄舉業爲高、而後士風可振、正學得興。若立教而先欲其棄舉業、是使讀書聽雋之士皆裹足不前、而所得皆不通文理、好高立異之徒、使談王說霸、江湖無賴等輩皆得影響附和、其爲正學之病不小。且使棄處館而力耕、終日皇皇謀利、其愈于處館幾何。若欲擇居爲讀書會友計、則敝邑之山居儘可棲息、無用舍此取彼。諸子不從、拮据三年、卒至大困、而其學山遂屬於他氏。先生與侯齋主靜坐、以高子爲蹤、而張淯恪公專主當湖、撫吳時、會講東林、議論不合。辛丑、余成進士、出淯恪公之門、初謁見、首問貴鄉學術歸正否、海內指爲錫山學派云。先生長余二十歲、爲丈人行。余年十六、謬有志於學、先生大喜、引入山居、備承訓誘。人或指爲好名、先生曰、此正相反、今日與東林之學大異。東林主壇坫者皆係青雲之士、當日從遊、光揚聲之意。今之來者皆布衣畸窮、好名者必不肯來。名於何有。其任道之力、衛道之勇、出於天性。但手勢太重、不免有病。先生亦自知之、易簀時、猶延侯齋至榻前講學、蓋死而後已云。年五十有八。子二人、潛、尊德。

論曰、吾邑其學山居實延道南之一線、相繼主持者爲湯、金暨侯齋與先生。三十年來、邑中後學蒸蒸興起、四方來就者日衆、遂曹莊之事起、而山居遂廢。先生實與之相終始、此亦學脈興廢之一大機也。一時諸子好爲大言高論、慕古爲奇難之事、而先生持論獨近裏著實、令當今可行。使從先生之言、山居豈至廢墜哉。余論先生、而獨有慨於曹莊之事、因備陳其顛末、使後之志邑乘者有考焉。

通志湯之錡、字世調、宜興人。仿高忠憲復七規、春秋兩會、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延陵書院、錫山東林書院各延主講席、不就。有詢朱陸異同者、則曰、顧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正襟危坐而逝。

又、金敞、字廓明、靖江人、師事荊溪湯之錡、長之錡三歲、執禮恭謹之。錡卒、卜居無錫、遵復七規、與同志靜坐、讀書、興起者甚衆。

儀吉案、此論中湯、金偶得其事、記之。

（碑傳集）卷一二九

強君嶽立墓誌銘　張秉直

人有邀鄉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踽踽獨行、之死弗渝、足以維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恆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宜于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予與予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即有志聖賢之學、以爲諸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衆、廉隅弗立、即不能自固其藩籬、于是規行矩步、固飭膚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飲食之節、必以古人爲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爲師、親爲友、其所耳濡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幾、而予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顧意度卑靡、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于是友朋不知者皆以予之苟同爲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于鄉黨、且至于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述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灑埽之節、進退應對、拱揖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爲宜、而其目而睹之者亦無不以爲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既廢、相尚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況于今日。此予于健齋墓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爲之三歎也。健齋強氏、諱嶽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葬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遊、一時關風興起者頗衆、健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



君月三、王君巨菴、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爲友。郃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誌、健齋延其家、郎拜爲師。後又從二曲高弟澧川王先生遊、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菴皆力劃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貲、或結爲友、或延爲子師。郎以予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健齋郎待以成人之禮、非眞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亹亹如是不厭哉。健齋既以學行自勵、其動止嚬笑自不敢苟隨于俗、又得澧川門下指授、謂學莫先于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之善者、靡不竭力爲。世之君子久沈溺于魏晉遺習、視禮法之士既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于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僞學目之。夫世號爲學士大夫、言非而辨、行僻而堅、父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至掎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蓄書、自宋雒閩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搜購珍藏、予得縱觀先儒之書、頗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關中之學、有明最甚。本朝朝邑復齋王先生實宗朱子、而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停朱陸之說爲多、其徒散見于四方、而其高弟能傳其學者爲澧川徵君。澧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爲弟子、且後卒。自君卒後、後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擠似君、莫敢毅然自樹一幟。雖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疾呼、以自鳴于世、蓋自是而關學之傳遂絕矣。學者日讀聖賢之書、咿唔佔畢、若將弗及、至語其立心制行、則曰吾弗敢學聖、吾姑爲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卒于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十里外茶亭、予涕泣拜別。蓋予自睹衰憊、恐不能復奉教言、仰視健齋貧困尪羸、恐亦不能久于世也。而今竟驗矣。健齋没、予衰不能弔奠、故不俟其子之求、爲銘文以遺之。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表俗、俾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爲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之多忮。嗟吾健齋、何慕于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顚躓。道喪千載、賴一二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秉直爲文、庶慰幽穸。

向先生潛傳

彭紹升

向荆山名潛、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餘、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寧者數月。王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致良知之學、荆山往而請業、聞其言輒心開、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遂誓力于學。聚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有法度。居久之、里人皆以癡目之、荆山聞而笑曰、其然乎、其然乎。作癡人傳、辭曰、浙江之濱有人焉、問其姓氏不答、觀其行、大類癡者、人遂其以癡呼之。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趨。自手至足、繩尺是拘。當世所尙曰惟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每直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疾、迨乎既得、不勝悅懌。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旁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更何尤。及與物接、互相談論、或雄其辯、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禮、拒而弗答、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尙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悲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累、幾于下愚、人皆了了、彼則若迷。妄效聖賢、望焉以趨、堯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圖闡、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探力索。上希鄒魯、下師濂雒、言稱古昔、動法先王。惡聞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入肺腸。烏乎、天地有此癡氣、聚而成人、爲世所異、自古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無自棄。荆山服膺王學者且六七年、已讀程朱書、忽自疑、偶于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諸書、與其學者辨析異同、反覆不倦。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明其所得于程朱者。雍正九年卒。門人黃序言程爵望傳其學。序言名艮輔、爵望名登泰、與荆山同鄉里、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已卒歸于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爵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卒時年二十九。序言後荆山一年卒。

陸太史奎勳小傳　鄭方坤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即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閒。幼作中秋月夜贊懷詩、鏗訇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国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鵝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即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詠、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衿、旋遭生母憂、謝絶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胝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閶一帶宗仰虞山幾于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諸經皆有譔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弗。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貫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淺之乎爲丈夫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踏省闈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爲閣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在鎖闈、襄厥事、贈縞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碑傳集》卷四八）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四

何焯　陳景雲　李法　趙執信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沈彤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閒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遊，得成弘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學者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纂輯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昔尤粹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

授編修。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閒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稾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鋃鐺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息。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記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眞僞是非、密疏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

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眞行書，並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命即鋟板，會

上崩，未須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蹤唐之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寖多。戊午、己未閒，史館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

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

又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方楘如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祗事有年、方欲拭用之、而忽焉以歿、深可憫傷。還其前官、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郵、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既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㮣有理、偶語及故撫吳湯尚書公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即爲之氣息茀然、而他日點勘場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嗛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既倖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向以前過也。歲壬午、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既召試、遂直南書房、賜舉人、偕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命侍讀八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君、一經品題、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于先生尤臭味、然吹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冒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閉戶著書、浮沈閭巷間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庭、始授翰林院編修、是爲歲甲午。有以蜚語聞者、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即從迎鑾所收繫之、并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譏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夾中有郤吳縣令餽金一札、亦并呈之。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道內侍齎獄、呵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直武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鋃鐺纍纍在其頭、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徹戶外。承讞問、隨事自辨、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誤脫、守視吏眾觀歎息、謂漢兒乃有此人。既出獄、直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間爲手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既艱既瘁、癇疾乃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腫以卒、年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閎覽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盤脫郎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苟濫不作、亦不苟爲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用我則慎斯術以往、非肇疊開事也。書籤歷鄰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根觸語、悉付一炬、成焦土云。嘗謂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爲背面、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即以如意帖几上、不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聞、未必非此輩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胸懷待之。書法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弆以爲榮。嘗奉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句集註、鋟其板、貯禁中、俟頒也。情行孝弟、事後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清苦、已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屺瞻。先世當元統間、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先生。曾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氏、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于先生、當顯矣、既窒復亨、仍不竟其用。有子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諏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來、因敘而系之、詩曰、

于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候鑾、先生之初晉如而擢、如值啟事之山公。帝曰女俞、俾禮堂定畫、一落千丈、推墮兮涅濩。終遇雨以說弧、蘇而復上、將利有攸往、匪辰匪巳、遠呼兮起起、潤餘名于枯骨、丹旐從倚、榮光在萬里、嗚呼。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律稽諏兮、子史翔集、繭絲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解人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嗚呼先生、安此幽宅。

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全祖望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畫者、稍廓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湖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濬自歆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肚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口、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尚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尚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妄人也、公又忤之、大爲所窘。及尚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非。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場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所知、相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召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科、入翰林、兼侍直 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留、浮沈庶常間。洊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谿薦得召、授編修。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交搆、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憯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惶怖。公入獄、眠食如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觖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辭吳縣令饋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子既熟知之矣。其身後之鑒，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愼，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干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噓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値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稱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歿，又一恨也。子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爲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屺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公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之文，而公頗右之，謂自□□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厄於時。穹窿山上，帶草緜緜。

全祖望撰　《義門先生集》附錄

何義門傳

何焯字屺瞻、長洲人。爲諸生、即負盛名、所選制義行遠集爲學者所宗。康熙乙丑、拔貢入都、屢試不售。壬午冬、以李光地奏薦、 賜舉人。明年會試下第、再 賜進士、選庶吉士、入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藩邸、兼修書武英殿。丙戌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旋丁外艱歸。癸巳冬、再以光地薦、名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乙未秋、坐藩邸舊事逮問、尋奉 旨免罪、仍直武英殿。壬寅夏、以修書積勞卒、年六十二。 上下詔軫惻、 贈侍讀學士、 賜金歸葬、 命有司存恤其家。

焯頴悟強記、博覽羣籍、長於考訂、評閱古人之書、必尚論其世、疏通證明、其剖析疑難、指摘譌謬、區別奸媸、皆獨具手眼、不少假借。插架萬餘卷、悉手自點勘。見人有善本、必借歸參校。尤精小學、字畫源流、無不洞悉。書法出入晉唐、正行入能品。性狷介、不肎詭隨、見人文章好譏議、少許可、以此每掊人忌。其教人爲文、最謹法度、故游其門者多學有原本、不苟合於時。有集數卷、繫獄時、門人懼禍、投諸火。歿後、人爭購其遺書、雖殘縑斷簡、莫不珍惜焉。

王峻撰《王艮齋文集》卷三

陳先生景雲墓誌銘　王峻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厲行之碩儒。本朝百年來、位不大而名最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爲老友者、是爲少章陳先生。自何先生殁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爲中吳文獻之重輕者幾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謝、遠近爲之咨歎。卜葬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文、宜按古私謚之義、謚曰文道先生。其孤具狀徵銘於余。按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多與明季遺民故老游。父治昌慷慨尚義、拯人之急。母朱氏孺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生游、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不售而歸。再至京館、藩邸三年、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略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弗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閒、能剖決其豪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其他少時帖括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復紀也。性孝友、居父母憂、每慟輒絕、歲時祭享必涕泗沾衣。與人交有始終、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所居老屋數楹、朝虀暮鹽、人不能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踏塵市。蓋先生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不食之碩果、讀書之種子、豈與世之工聲帨、營華膴者爭一時之得失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孺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劬窮守約、奉姑至孝。雍正十年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入國子監。女一、歸國子生張爾樸。孫男四、慶曾、文雍、文寬、慶餘。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祔焉。黃中爲人耿介、博學有文、爲先生克家子。以余不能取容當世、顧獨重焉。余雖不獲親承先生、然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萬年。

又文道先生傳　沈廷芳

先生姓陳氏、諱景雲、字少章、吳縣人也。世爲常熟名族、曾祖天麟始遷郡城。祖明義、明季避寇尹山、偕里中李灌園侍御、遂甯李如石明府結蓮社之契。父治昌、慷慨尚義、並稱長者。先生自幼善讀書、就傳吳太守綺家、太守奇之。稍長屬文、宿儒器重。湯文正公斌巡撫江南、試士、置第一。繼從何學士焯講求通儒之學、學益大殖。尋補縣學生。康熙癸酉應京兆試、假館王文靖公熙第、諸公咸重其名、願與交、而先生不事投謁、不售歸。再至京館藩邸、以道自重、三載復辭歸。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某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以母老俱弗赴。侍養之餘、益窮究經史四部書、參互考訂、丹黃甲乙、寒暑罔閒、汲汲孜孜、猶水火之於人、不可一日而缺。以故皆洞悉源委、貫弗靡遺。於地理、典制尤詳晰。前明事跡、更若身列其閒、燭照而數計也。爲文精核而有體要。集凡四卷。外所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皆能發前人之覆、有何學士所不逮者。學士每以疑義問先生、曰是出某書某卷第幾葉幾行、閱之無不合、以是服其博聞強識云。性孝友、與人以誠、外和而內剛、名高而跡晦、爲江左儒林之宗。晚歲閉門足絕城市、朝野望之巋然。既卒、故人門弟子徵貞曜、文通之義、私諡曰文道先生。

贊曰、國朝通儒首稱顧徵君炎武、厥後江表文獻、獨推先生、蓋有道而能文、貫徵君之伯仲也。余少慕先生、及與其子黃中舉詞科、得聞先生論議、益欵其學之閎深。黃中學行超卓、有國士風。古稱碩儒有後、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修職佐郎狄道州儒學訓導李君法墓表　張洲

往予未第時、蒞肄業關中書院、云則制府相國尹文端公、撫軍相國陳文恭公、督學洗馬官清溪先生、皆名德碩儒、相與致敬盡禮、尊師重道、故其時主講席者、爲我武功太史孫酉峯先生。研精覃思、遂入理窟、一



時受業者計數十百人，其最著則大荔李法、雒南薛宁廷、退思、武威孫偦仲山、華陰李汝榛仲山、華州王士棻蘭圃、韓城王杰偉人、咸甯邵麟趾仁履、臨潼王巡泰岱宗、綏德張崧雄五、沔縣嚴慶雲鶴如、乾州馬友蘭素天、楊檹漢升、扶風馬用觀顒若、姪廷榴安石；後又有綏德張秉愚葆靈、秉謙益亭、榆林葉蘭湘佩、姪玉樹德潤，皆一時英儁奇傑之士，相與講明經術，攻制義、論策、詩賦、雜文，皆有可觀。先是丁卯鄉試，予與維則俱以戴記同受知同考官富平令遷興安州牧李公世垣，俱不售。至是聚首，雅相知也。自時厥後，退思由庶吉士官編修，蘭圃由庶吉士歷官刑部郎中、提學貴州，偉人由修撰累遷刑部侍郎，葆靈由庶吉士官編修，轉四川道監察御史，湘佩由中正榜為內閣中書舍人，餘皆由進士、鄉舉為州邑牧令官。獨維則僅由歲貢生選授狄道州訓導，訓導數年，年且七十，猶間關數千里赴西安，應布政司試辛卯八月。予以外艱除服北上謁銓部，晤維則西安逆旅，鬚髮皤然，然精力殊健。予曰：老當益壯，固君謂哉。維則自以不預科名，憾甚，輒太息至泣下。予期以必售，為慰藉者久之，因匄其文表先君墓道，而維則亦謂予序其所刻南槐詩集，各皆允諾，遂別去。乃無何秋闈報罷，又明年，維則卒矣。生康熙王寅某月日，卒乾隆癸巳某月日，其子某以是年月日歸葬大荔。維則文學馬遷，詩似太白，自餘不屑也。為諸生時，清溪先生於眾中獨指目為天下士，顧終老不獲一第，至齎志以歿，悲夫！所著有南槐詩集、文集及制義若干卷。其所為康對山救李空同論、擬修杜工部祠堂記等篇，激昂抗慨，意興勃發，論議層出，俯仰情深，西峯先生每歎賞不置，尤膾炙人口也。

（碑傳集）卷一二一

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先生執信墓誌銘　汪由敦

先生名執信，字仲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為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

國朝兩為山西、江南布政司參議，是為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毋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為文，輒以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為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眾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為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奉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預修

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

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麇集輦下，新城王尙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閒，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聱牙，與古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為聲韻譜以發其秘，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首肯之，不以為亢也。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視儕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益眾。朝士某梓所為詩，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為口實。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櫆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嘗曰：吾平生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昇以詩詞遊公卿閒，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流畢集，而時尙在

國卹，忌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以自任，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為有司所窘，避跡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而歸之鄉里，挾舊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為援，乃解。常熟仲生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為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創自

國朝，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為庶常，肄

國書，取檔案，傳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初，先生鄉試以第二人受知常熟翁大司寇、司寇故名宿，晚遇善持擇，所取山東鄉墨海內傳誦。追先生甲子典山西鄉試，名墨與是科埒，至今選鄉會試藝無不奉為科律。嗚呼！

國家以制藝取士，士所為文，關一代氣運，卓犖非常者必不為空疏卑亢之文，而奇詭晦塞亦無由得光明磊落之士。觀先生所為文與所得士，所係於風教豈淺尟哉。先生既坐斥，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

無恙其甘旨、承色笑、逮事封公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閶、維揚、金陵、閩、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書者坌至、流連文讌、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諧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近代士大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飴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孺人、前先生三十七年卒。壹德毋儀、詳先生所爲狀。子男六、長愚、次戇、俱縣學附生、前卒。次愻、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䜣。孫男九、須碩、頔、頗、顆、領、頵、顩、頻、碩頔、皆縣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爲由敦甲辰順天鄉試座主。而慶舉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弗可以辭。銘曰、

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行止。心無瑕疵、何恨于此。清貫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足以傳矣。吾言勿夸、欲垂信史。勖哉後嗣、尚篤爾祉。

又飴山詩鈔小傳　鄭方坤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懿、作詩尤有神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皆以續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熱內悲、噤不能發一語。秋谷以紈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爲忘年交、而企羡于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爲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咨賞。會

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掎摭入奏、咨諏譴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閱、孺人稺子、馮敬通相對霑襟。玉宇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竊楚客于離憂。蓋不勝紈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方踞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贄者稍獲獎飾片詞、卽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詞爲天上、今日方欣不路歧。初日芙蓉、更轉爲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柏獨也哉。

《碑傳集》卷四五

校記

①碩：疑誤。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五

魏方泰　劉蔭樞　吴啓昆　胡德邁
左臣黄　陳鶴齡　黄大年　董允爵
董允彝　柴梓庭　馮茗園　姚世鈺　李鍾倫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日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子舉於鄉、爲選首。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慕廬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以韓公故多乘交於余、閒與公相見稠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相親、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而公與焉。衆皆詫公文儒、沙場萬里、行宿無人煙、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恬然。及出塞、結隊安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耗、什器無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十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即
召入南書房、旋
命侍淳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故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可屬以事久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而歎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主山東鄉試、視學滇南。擢侍讀、改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壬辰科進士。士閩公誨諭、多勵學、自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劉公蔭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稱其廉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本職攝内閣學士、尋遷禮部右侍郎。嘗
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人皆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虔恭將事、終憂隕越。
温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良、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强以仕、皆可以感人心、砥維風教、使奕世聞而興起者也。公襁褓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漠、每至挈壺分舍、馬瘏僕吁、公部署既定、即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行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子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保定。其沒也、會定國以同官罣誤繫獄、尋謫黑龍江、窀穸猶未營。及今
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諭而歸、始相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詳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廣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甯都、次居株橋。公其

裔孫也、累世素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良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祖識、馳見之、紿令箭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吾家來也。此砦中皆良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强詞、色甚厲。乃括家財、持千金爲壽曰、砦中父老所有盡此矣。必破砦、勿淫勿殺。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是兵入、眾皆安堵。及公既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人皆曰此乃祖乃父積善之慶也。曾祖諱沆、國學生、鄉飲大賓。承嗣祖諱復禧、父諱萼、

誥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

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禮、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貤贈加其官階。公卒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配李氏、卒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十有九、

誥封淑人、以乾隆二年

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贈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哀、族姻皆爲感動。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南城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丙戌進士。次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支、甯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於國。眾信其誠、士罄其德。冢賢有人、忠貞世宣。是父是子、帝有明言。明之澤延、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覥。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城劉公家傳

公姓劉氏，諱蔭樞，字相斗，號喬南，晚益嗜學，更自號秉燭子。世爲韓城潭馬村人。祖天時，父聲遠，皆邑諸生。公生而廣顙豐頤，軀幹魁梧，異於常人。及長，美鬚髯，善談論，好稱古來賢豪長者事，莊容正言，或雜諧謔，意浩如也。爲文章主於發揮經義，扶進人心，不希世取合。年四十，登進士第，仕爲蘭陽令。邑有河夫之累，公至，立減之，遂條諸所當興革者，請之上官。上官初意其喜事，公反復力陳所以，上官皆感動，益以重公。居蘭陽五年，士興於庠，農安其畝，獄訟衰而盜賊息，邑用大治。以最內擢，當行，或謂公可稍取庫金自資，且公嘗數爲同官彌縫其闕矣，於義不害。公辭焉。入爲吏科給事中，尋丁母憂去。既免喪，補刑科，又改戶科，章凡數十上，皆關大計。

上每嘉納行之，詳在梧垣奏議中。公感

主知之深，言事益無所避，權貴者咸側目矣。有欲引公自助者，數使使示意，公婉拒之，卒不往。伏暑中，邸舍湫隘，退食之餘，攤書滿案，揮汗披誦，不少輟。客語公，以南城某所某所，皆某公所有也，君欲之，當爲謀得之，直反手易耳。公笑不應，名其軒曰宜夏，以見志。廷議楚省攤糧事，公抗聲執論，以爲不可，事竟罷。某布政使者九卿將舉之，度公必不可，咸目屬公。已乃令吏唱其名，遂問至公，公不應，遂無發言舉之者，由是直聲益震。居無幾何，左遷，分巡南贛道以出。贛俗喜訟，至之日，受牒百紙，一晝夜悉披決之，自是訟牒用稀。郡有門稅，蓋鎮將主之，府縣無如何。公使使市物過之，戒曰：稅汝，則留所市爲質，而以告。乃爲具，召鎮將飲，府縣皆至。市物者白於坐曰：門者質所市，故徒手來。公笑謂此事殆不可聞於言者。鎮將懼，卽去其征。又米行牙帖，公稅一，而私收不啻什伯。公計所入足以當歲額者，畱田若干，充其賦，悉除牙帖，勒諸石，民志大孚。公以忠直報國，無間外內，方思大有所設施，會撫臬冢忤制府意，因事劾去，或曰內有排者，假手於外也。公遂買舟，恣遊匡廬以歸。歲癸未，迎

駕潼關，

上熟識之，問：劉蔭樞耶？何爲不官服？以失官對。有

旨卽復其秩。及

駕還，復

召對移時，卽用爲雲南按察使。公受

命，卽日行，微服入滇，訪求利病，知屬吏坐省家人最爲民害，摭任按名擒治，遠近肅然。民有寃抑，平決如流。適

有造蜚語叛者、公執其渠論如法、餘無所問。尋擢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請留。時滇藩缺、卽以公補之。滇海源廣流狹、口如卧瓿、秋水時至、田廬多損。公力請疏之、并築六河岸閘、自是蓄洩有備、民被其利。戊子夏旱、米價忽騰。公禱於五華山、時雨立注。又請發粟平糶、民貧甚者因以賑之。尋擢貴州巡撫去、滇人德之、肖像近華浦、以時祠焉。黔地當滇蜀楚粵之交、民苗雜處、舊稱難治。公宣

上威德、以誠信馭之。三川及苗狆讎殺諸案久未結者、首爲清之、開釋其無辜。戒有司謹爲備、毋生釁端。時出近郊、勸課桑農、飭諸將備勤教練其士。又開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里、以便商旅。陽明書院爲士子所羣萃、公手爲評騭其課藝、而甲乙之、士習文事駸駸日上。蜀遵義人苦無藝之征、越疆來訴、公無所避怨、輒咨疏以聞。

上使使會川撫閱狀、府縣削職者數十人、蜀困用蘇。會烏蒙土酋與威寧土舍搆隙、川撫請發兵臨之。

上重用兵、姑命都統一人會滇蜀黔三省督撫提臣于畢節勘其事。諸公盛兵衞以來、苗民大驚、不知所爲、或挈室遠遯。公簡從疾馳至、傳諭無恐、民心頗定。公乃就蕭寺爲行館、一不以煩有司。諸公聞之皆戢其從、幸勿有所侵擾。公大會諸公、謂此小事、一介使可定、公等無憂。當是時、土舍已出、而土酋恃險且疑且懼、不肯出。公遣千總一人走土酋所、檄之來、曰、若出、質吾活汝、若抗命、卽剿滅不遺。老夫無多言。土酋相謂曰、老劉公恩信素著、今奉

命來、吾儕雖死、敢不出乎。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碁、遽召之入、卽會諸公訊之。各心服、願釋仇去。出而相謂曰、吾儕幸遇老劉公。乙未之歲、賊妄喇呵蒲坦稱兵、擾我哈密。

上察知其不可徒以德撫、乃大出兵討之。公密疏請綏師。其明年、公年八十、將告歸、再疏言之、疏入、得

旨、劉蔭樞年雖老、尙能騎馬、着馳驛赴大軍駐札所在、盡心周閱、矢公議具奏。公聞

命就道、行三月、抵巴里坤、相視軍營、上疏數千言、終以綏之一字進。尋奉

命、仍往貴州辦事。黔人悲公之去也、爲祠生祀之。及是、喜公之還也、耄耋黄小走逆境上、相慶曰、我公果來矣。有

旨解任來京、部議以阻撓軍務、發口外屯田、在屯三年、

上鑒其忠直、
特旨召還。留京又三年、壬寅首春、行燕饗國老之禮、以
壽蹟大耋、坐次最先、舉朝榮之。是年冬十有一月、還公
原官。是月、
聖祖皇帝龍馭升遐、公白髮攀髯、血淚交頤。
今上御極、篤念老成、
召見養心殿、諮詢良久、
賜白金四百、數珠一并
召見其子熾。公得請歸里、所歷城市村落聞公來、觀者
塞路、往往移時乃得行。歸里後居數月、微疾而卒、年八
十有七矣。公善讀書、繙閱經史及性理、文獻通考、大學
衍義補、多有論駁、爲前賢所未及、已行世者春秋蓄疑、
梧垣奏議、宜夏軒雜著凡如干卷。其周易蓄疑一書、則
屯田時細加删定、手自鈔録者、明白切實、人人得之足
以致用、今藏於家。平生愛士惜才、根於天性、人有一善、
樂道之如不及。其登薦於朝者、往往至卿相、而絶口不
言、惟恐其人知也。與人交務盡誠意、有所不可、即掀髯
切指之、不以疏數爲忌、人更以悦服、因自砥於成者蓋
多有爲。少不以書名、撫黔時、
上命進摺必手書、乃日摹晉唐人法書。久之、能作五尺
大字。嘗聞居京邸時、都人慕公義、謁公者無虛日。或因
乞公書者、公悉接見之、或面書箋幅與之、人各得其意
以去。公既歸、其未及見公者、未嘗不扼腕自惜、以爲不
幸也。公之撫黔也、勷適奉
命視學是邦。公一見懽甚、曰、詩稱作人、人固貴作、君必
能爲此地作人。因自言在滇時躬課諸生、并羅號舍以
廣進取事甚悉。勷三年黔學幸無大戾、公之教也。蓋心
師公者久之。及公歸、乃申前志、以弟子禮見焉。語云、士
得知己一人、可以不恨。勷於公是已、何以報公。抑公固
必傳人、勷得附公以見於後世、又厚幸也。因撮所見聞、
爲公家傳、使來者有考焉。

孫勷撰　《鶴侶齋文稿》卷三

吳宥函墓表

吳啟昆字宥函、江甯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張彝歎數君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爲諸生、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賃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營近郊高敞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罄其數十年授徒資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及改官御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墓界爲土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家。諸子因吾子弟以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宥函之學行已再見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寶應王懋竑予中之喪、其子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文余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善微而假以誌表哀辭者有之矣。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闕焉。感念平生游好乖隔凋殘、欲總而籍之、略舉行能、兼存名字州里、而自揣年力、恐終無其期、乃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余兄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眾鑒余事與心違、而非于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三人、長鏡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垗、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次某、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十八年季冬、桐城方苞表。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故徽人也，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歷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鹺，內升，超六階，已推太僕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竝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嘗梁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後，且謀害公，舉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寶賂諸無賴，欲籍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貲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忿忘，汪氏內媿而已。

及公卒，而汪氏尚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擯羣母於婢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體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相忘，而寧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歟。公之爲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留知府在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氣。時以爲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卹民，歷加矜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歛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歸戶者，刑曹朦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鹺商過殺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概若此也。

公於童時已工詩、父友李隱君杲堂器之。甫冠、卽追隨黃都御史蓀園方外廬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屋、公於其中更增廓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曰含綠窻、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逕。其巖岫曰雲壑、曰雙虬峽、曰飛鷺、曰靑芙蓉、曰與賓從唱酬其中、湖曲風流、於斯爲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程故物、舂以爲胎、故所作甲於江左。於是張大尹蕚山、杲堂之子東門、董太學可亭皆仿其法製墨。已而部檄敦促入臺副京兆、治三輔、瞻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眞率、家居靑鞵布襪、不知爲貴人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相唱和、有世德堂集。簉周氏。子四、銘彝、銘常俱貢生。銘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冢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爲之銘曰、

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緇衣、兼有文章。蔚爲淸門、世德克昌。佳城鬱鬱、表茲鄞江。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杭州府錢塘縣敎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如姜編修湛園、次之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澀如吳淵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竝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於

廟宁、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疏散、任本色、威儀率略。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鄮山未謝酬應、累譏之。一日、諧之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竝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

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答。次日、侍郎赴鎖廳、猶留闕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淚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累穫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貲甚皆、先生不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草離離。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澎、從容城孫徵君講學河灘、義俠著州部。君既冠、亦好陽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殁、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滿里巷。毋殁、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災、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災報、不爲奪。太守命督隆平、甯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嚾嚾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徇君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殁踰年、次子悳塟奉冢子悳



榮命豕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毋某氏世儒家。妻虎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惠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惠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惠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閭之尊、行無愧、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遺。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一

孝廉黃華川墓誌銘

嗚呼。士廢日力役於舉子業、亟亟趨時赴變、求合有司尺度、至於摧折踣頓、猶不肯已。其幸者偶一合有司尺度、得自鄉貢名禮部、禮部籍試之、即不幸不得、猶得注籍吏部、以縣官學博待銓選。而又疾病疫癘之無常、康強壽考之不可必、至於中道短折、展轉彌留、猶諄諄舉愛子屬人、若惟恐後來爲之者之或不工其術、以爲必師某某者即如吾、即不師某某者即不如吾。噫、其篤於文也已。黃生斂功從予講習於濂江書院、予懼末學離眞失僞、教學者以澄澈心源、解脫纏縛、思人之所以爲人、思學之所以爲學、其有主於內也、譬入海者貴得元珠、其漸融於外也、若消冰之得夏日、而文在其中矣。然不信者以予言爲迂闊也、其信之者、則又以予言爲求工文字之捷徑也。是二說者、淺深固皆無當、雖黃生亦然。然充其質勿懈、可進於道、而工於文者已。而黃生狀其父之行實、請予銘幽。其狀曰、生父性寬平、於父母無不承順、於兄弟篤好、相切劘如師友。早歲泛濫涉獵、兼工書畫、然非其好也、壹意學爲八股文、補博士弟子員、試必魁其曹。既廩於庠、名譽日起、然在舉場數戰數退。乾隆庚辰、乃以第二人舉於鄉、兩赴禮部試、又不第。丙

戌、己丑歲、疏通乙科選格、士之舉於鄉者半得官去。生父以體氣羸弱、獨杜門養疾於家、不得預。其在家、毛髮彩衆經紀秩如、遠近學子請業者俱有聞有立。既九年、竟不起、以乾隆壬辰年二月二十六日歿。畢君光祖者、生父同年友也、兩人志學甚相得。是時畢官醴陵縣教諭、又以內艱主講瀧江書院。生父命小子斂功曰、吾死、汝當學於畢。汝其以父事之。今畢補官遠去、斂功不得追從。然聲琅琅在耳、斂功猶時時泣志之不敢忘。其平生所業文字多散佚、無收拾者、敢請吾師一言圖不朽。嗟乎。士之不爲舉子業與爲其業而不精其術、精其術而不投於時、俱可以自咎。君一一反是、而其效止於此、鮮有不悔而改圖者。而君又望其子爲之、而且望其爲之之得師、以庶幾盡善。噫、若君者、其篤於文也已矣。君諱大年、字象椿、號華川、醴陵人。祖茂省、由福建省入籍醴陵。父鳳山、例贈文林郎。母某氏、例贈孺人。子四人、長斂開、次斂功、即從予於瀧江者。次斂發、早夭。次斂達。女子子三人。君生康熙壬寅年九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一。以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君於歙竹山。銘曰、孰挖之起、孰擠之止。衆萬之生、若騤若馳。叶耻 搏沙成質、解散則已。君於其間、勤而無所。叶洗 有祟者封、神還太始。抑猶有子、君其不死。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墨雲董丈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棃洲黄聘君所撰蓬廬董貽公之墓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貽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三十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爲棃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允爵、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遴之孫、蓬廬先生德巍之子。蓬廬子四、長國子學正允雯、次永昌知府雯、次膳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生。家世胄梁、甲於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寛、應事以愼、喜怒不形於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於科舉、則喟然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三兄析居、而田園賦税一切皆掌於先生之手。三兄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去、遂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遞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婉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竑先自楚歸、先生與其讀書、爲之授室於已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兄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臥牀數載、先生晝不解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

乖刺、有以前毋之子而凌其後毋者、有以後毋之子而摧挫前毋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尚遭此厄。至於嫡庶之閒、尤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於東萊也、招先生爲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山洞竹林寺、三山島、蓬萊閣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道子畫、歸而摹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之夕、諒與吾兄弟對牀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邱一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圮。先生重葺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尚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顧以享年不永、未及四十而卒、君子惜之。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予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於梅湖栗樹塘之尹奥。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於素封之家、長於貴介之地、純心篤行、舂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葱蘢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弗敝。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學正董肇雲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月替、新秦之門戶、狼犺無狀矣。其猶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所見、蓼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面、或佐成均、相繼翺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盎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鄰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擬立先廟、先生又建崇本書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祖延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甡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遇時窶甚、先

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鄒溪、溪上輿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即存之溪上、次年平糶、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略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亙鄉也、汝其能無媿乎。盜於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穹簷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鄉長者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宮室。予嘗以爲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宮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媿於宿德者老者歟。先生諱允彩、字華雲、一字蓼存、廩貢生、候補州學正。曾王父光承、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遴、諸生、以孫永昌知府旁貤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穀。李氏之簉、生子元敬、敏政。胡氏之簉、生子元敍。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文於予。惟敏也恂恂有篤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爲之銘。其詞曰、

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基田高敞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柴丈漁山墓表銘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漢時於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羣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　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先生宗獻爲古學。同時和之者、爲董先生次歐、陳先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爲文浩浩落落、不依傍人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高山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所至、歐陽兗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於是前輩鄭高州寒邨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邨之言、始稍稍收拾之、題其集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於人、而讀書略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進之功。生平嚴事惟宗獻、相見多鍼厲、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歿、而先生漸浮沈於唱酬燕集之閒。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其所至、中道而畫、亘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爲人生所不可少已。爲人伉爽負奇氣、篤於古道。撫宗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

宋魏文節公能相家居、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彝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甫者俠士也、下筆千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遂而死。漁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量、悲夫。先生諱梓庭、字上林、別署漁山、世爲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於某鄉之某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爲論定。而所謂鄖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一矣。嗚呼。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既未能盡其材、即其所小就者、亦失亡於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爲之銘。其詞曰、

挾天之才、而厲止於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馮丈南耕墓碣

棃洲黄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畱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頡行。嘗有冒棃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爲疑。鄴仙曰、太冲多學、當有所出。時人傳以爲雅語。畱仙兄弟既逝、帝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爲南耕茂才。南耕嘗聞棃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爲然。嗚呼。以歐陽兗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爲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棃洲、要其所以角逐於膏肓墨守之閒、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棃洲歿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之。南耕閒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攷據證佐、嶽嶽莫能難也。嘗謂學人言胡梅磵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南耕長於持辨、而嬾於著書、既不遇、頗快快、得酒即喜、劇飲頹然。有問所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尚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逃而之禪、蓋有所不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者、可悲也夫。予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

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顧予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若圃，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庋佛經於閣，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眞古之狂也。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姚薏田壙志銘

通經學古之士，天每以阨窮加之。或曰所以玉之於成也，其信然乎。則所謂阨窮者，不過槁項黃馘，三旬九食，以畢其生，亦已足矣。而乃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煢，如是而曰玉之于成，莫之信也。天而無意於斯人乎。何故而於孤根薄植之中，屈沆瀣之精，以篤其材。天而有意於斯人也，而所以玉之者，適足摧殘戕賊之，以至於死，則司命者之權衡，不知安在。歸安姚薏田，長與王敬所，皆今世僅有之材也。二人者爲郎舅，其讀書能冥搜神會，眞見古聖賢之心。其爲詩、古文詞，清雋高潔，平視千古，一時推爲國器。然而皆一貧如洗，不克自贍其生。薏田尤疲羸，長年委頓，藥裹不去手，寒暑風雨，時若有鬼伯抗之。敬所遭奇禍，逮繫西曹者五載。薏田以其姊故，益在多凶多懼之中，終日涕洟。敬所解網而歸，不數年而死。薏田隻輪孤翼，漠然無所向，痼疾益甚，沉綿又十年，竟死。二人者皆無子，嗚呼。其可悲也。薏田之操行，其視敬所爲更醇。敬所死，予銘其墓，不諱其生平疵纇。薏田垂涙讀之，已而相向噭然以哭，至失聲。長與令鮑辛浦在座，亦汍瀾而起。今吾銘薏田之墓，辛浦之死且三年矣，誰其讀吾文者。薏田姓姚氏，諱世鈺，字玉裁。曾祖某，江蘇按察使司。祖某，明經。父某，諸生。娶某氏。薏田之爲諸生也，王提學蘭生、唐太守紹祖皆知之，欲爲之道地，然竟不果。未幾，薏田亦病廢，更無意于人世矣。晚年益刊落枝葉，所得粹然。授徒江都，遂卒焉。吾友馬曰琯、曰璐，張四科爲之料理其身後，周恤其家，又爲之收拾其遺文，將開雕焉，可謂行古之道者也。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五。從子某爲之後，葬於某鄉之某原。所著有蓮花莊集四卷。莊故松雪王孫之居也。其銘曰，

薏田之學，私淑義門。義門之徒，莫之或先。人亦有言，蠹守太堅。薏田不信，禦侮兀然。每逢異幟，互有爭端，憔臂敝頰，各尊所聞。而今已矣，宿草陳根。悽愴哀詞，以當招魂。薏田嘗述義門之言，以爲厚齋不脫詞科中人習氣也。予譖之曰，義門不脫[illegible]尾之學習氣也。薏田大慍。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卷二〇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間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也。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即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官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留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年、子清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邪。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清藻、丁酉舉人、清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清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苞撰。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六

朱軾　俞廷棟　王符　劉青霞　王承烈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軾神道碑 袁枚

乾隆元年秋八月十五日、
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三日、公薨、
天子再奠于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
堦、次子翰林庶吉士瑸與機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
枚伏考史冊、堯學于子州父、舜學于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
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訏謨無聞、而要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臯
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歎、慶堯
舜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槪、又豈可求諸唐虞下
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黃鍾、發
數十至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
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
信、爲解于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
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莅任、必詣翰林衙
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衛徉石墩、多風魚之災。
公鍵老鹽倉、淤中小亹、潴夏蓋山。功成、垠壢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
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署諾矣、公不署
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
子不能從、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
兩淀爲咽喉、穿壞引泉、凹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督賑山西也、安流庸、
禁過糴、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
道、神識凝然、而于孜賛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
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雖斯徒跣、洵涕力請、至于批鱗叩閽、章三四上。黃門近御
皆咋舌遝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
已、則引古墨絰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袴、公呼謝者再。
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東修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
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無藉於袴、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
矣、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
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
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髩顏禿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已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蹇蹇之思、卒以
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
念
國家萬世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國儲、經費綽然、後有
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尙書
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
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銘曰、
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爲儒宗。覘躬何約、艾物何豐。孤
終既協、陰陽就宮。變醨養痺、休我王風。凡彼百工、倖倖銜銜。或才之忌、
或盛名之攻。至于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
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臯謨說命、餘音琅琅。配于
太廟、祀于太學。書于旂常、葬于磽确。松柏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
伉五嶽。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贈太傅朱文端公墓誌銘 彭廷玉

乾隆元年秋八月己卯，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
書加五級朱公薨於位。先是五日，御醫以公病勢聞。
上方有祀事齋戒，
命和親王問疾。越翼日丙子，
上親臨賜第，慰問良久。既薨，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親臨哭奠，賻以帑金，贈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謚曰文端。逾年，匶南歸，
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籍江西瑞
州之高安。十世祖丞樂，進士，官刑部郎；諱益者，治獄多隱德。曾祖諱崇
遂，祖諱朝綬，邑諸生。考諱極光，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
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孫氏，妣冷
氏，皆一品夫人。公爲人小心精敏，而優游充濬，若不見其能，事上遇人
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弼
三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始仕至極貴，其居室衣服食飲，見者不知爲
貴人。所薦達士，皆不使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
國家行政用人忠邪與壞得失之方，持之醇如也。康熙三十三年，以領
解第一人成進士，改庶吉士，又改潛江縣知縣。以斷獄不阿制府意，制
府怒，果撼公，公不爲動，且劾矣。會新撫至，詞制府如公言，朱令賢也，何劾
爲。以薦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尤盡心於獄訟。有借逋公庫，已
奉
旨寬追呼，或欲以掊克爲能，誅求甚急。公力持不可，久之，卒如公議。
聖祖因是知公名。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
命提督陝西學政。以關中先儒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爲諸生
摩刮。秦士大悅。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拒冊不收，故遲
之，爲公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詞監臨
者請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監臨者爲好言慰之，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知公操守，特命竣試事。迄歸，用九卿薦，擢光祿寺少卿，
聖祖意屢嚮用公，久之，超四級簡奉天府尹。踰年，擢通政使司通政使，
出撫浙江。三年，拜左都御史。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公具疏懇請終制，不許，則請歸葬畢，以墨縗效力軍前。又
不許。時山陝二省大饑，以公往山西視賑事。事竣，趨密雲迎
大駕。又

命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甫至，又
命往陝西讞魏二等獄。獄具，還京師，得假歸葬。
聖祖宴駕，公星馳赴哭
梓宮。
世宗即位，銳意興治，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諮謀公。雍正改元，拜吏
部尚書。四月，充
恩科京兆正主考，加太子太保，給假歸，爲母冷太夫人壽，
賜御書及尚方珍物無算。是年，復充
恩科會試正主考，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丁母憂，家計未至，巡
撫先以
聞。公時在營田水利工所，
世宗知公至孝，恐驟聞過哀毀，且召公至，慰諭，而
諭通政司及公在京家屬無先以訃告。
命江西巡撫以司庫銀二千兩，畀其家治喪。公歸，又
賜帑銀二千兩，以公貧故也。而
諭到家守孝百日，即來京辦事。公奏請解任終制，益力。是日，又
諭閣臣、大學士朱軾所奏，情詞迫切，宜允所請。但三年爲時甚久，目前
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前來京師，委任顧問。公家居喪
次一年，葬畢，抑哀復命。至則
世宗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丞福出迎，賜膳，
命以素服在內閣吏部都察院行走，不補元官，無與朝會燕享。公時內
總閣部，外兼水利營田諸務，勞憊甚，疾大劇，不入直一年，具摺懇請解
任。
世宗手詔敦諭，宜寬懷頤養，無以久未入直職務爲念。明年，解部務，尚
直內閣。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革職，
命仍視事。尋還職，兼管兵部尚書事。又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三
年，復出相度海塘，至中途，聞
世宗宴駕，公號慟趨還朝，而
今上已有旨，大學士朱軾老成望重，令同京辦事。尋
命協辦總理事務，賜世襲騎都尉。乾隆改元二月，會試，復充正主考，又
充纂修三禮館總裁官。公爲政練達有體，自爲縣及撫浙，未嘗假賓佐
摘伏多洞中，吏不能爲奸。政事之外，益著書有餘暇。浙俗競爲浮靡，民

朝不計夕、弊甚。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緋唉楓椽吏無敢
曳紈綺。凡里黨婚喪賓蜡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郡
邑長望風自飭。公察吏嚴而不苛、吏皆奉法。北新關素爲奸蠹藪、公至
乃無敢括貲。浙西自衢洋至石墩、鳳凰以迨乍浦、澉浦、梁莊數百里、海
潮汐爲害、民安危倚塘爲命、且築且圮。公因地形水勢高下緩急、爲捍
禦開淪撻石、丈尺紓縮皆有法度。惟公所築、至今無患。雍正三年、餘姚、
上虞、會稽等縣塘衝決破傷民人廬舍、
命公往勘。還、面陳形勢修治大要。
世宗大悅、悉如公議行。公之視賑山西也、先言便宜五事、皆聽用。凡銀
米贏縮、里甲戶口、遠近多寡、勸糶之方、及所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
惟受條約、全晉賴以活。公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有司任意侵那、一
遇歲祲、發賑遂以冒銷爲幸、災民轉徙溝壑無賴。乃因山西之饑、爲
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飭下督撫勸補所屬虧空、爲荒備。又請易出
陳易新、爲擇地分貯、或糶或借、一視民便、毋令吏得爲奸。事皆施行。
國家歲轉東南漕數百萬、而畿甸水穀二府之政不修、幽燕多棄壤、濆
衛、滹沱、漳、潞諸流百道、歲泛溢爲害。元脫脫營田之法、西自西山、南至
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器具工作、穀種費鈔五百萬錠、歲則
大稔、不賴於轉漕。其計夫授田、則壤定賦、水泉陂塘、門堰捍築之方、具
見於往牒。明之廷議紛紜、欲復其蹟而不能。其見於徐尙寶文定之論
尤詳。惟戚繼光稍修於薊鎭、豈後之水學無法、不能如前、謀國者亦無
爲近功尺寸之見、不爾地利於古今豈有異乎。公登政府時、與怡賢親
王籌度畿輔營田水利、合詞陳於
上。發帑金百萬兩爲經費。凡土方丈量、水線水平、散籌收籌、及溝渠圖
堰諸法、皆井井。工且大興、未幾而公奉
命出視海塘、又以母憂歸、又以疾求解職任。十三年、又自請赴浙視海
塘、惜未竟其功。公規畫大計、務詳盡、於生民利弊尤惓惓、而督撫外吏
好興利爲功、且爭言開墾、病民尤甚。當
今上卽位之初、公首疏痛陳其弊、言今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加增錢糧、
以成淸丈之名。廣西報部捐冊墾田數萬畝、其實多係虛無、因爲通行
丈量之舉、冀將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着之數。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令停止丈量、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冊、
責令輸糧、小民不免苦累。又河南報墾亦多不實、請飭下各省督撫將

報墾之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卽行題請開除、無爲民累。又言法吏以
嚴刻爲能、不問是非曲直、賍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刻意株連、惟逞鍛
鍊之長、希著明斷之號。請
敕下督撫嚴諭有司、讞獄務須虛公詳愼、原情酌理、協於中正。
上覽疏嘉歎、悉爲施行、而向之以興利爲功者稍相繼罷去。其遺疏尤
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請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言利之臣
倡說加增、仰祈
聖明乾斷、示斥浮言、實天下蒼生之福。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心跡各判、
幾微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愼之又愼、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嗚呼、公之忠誠謀國、無愧於
古大臣之誼、而
上之稽謀老成、能聽用盡言、可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宜夫殊恩異數、於公存歿之餘有加無已。公學湛
深經術、尤邃於禮。酌古今之宜、期可躬行。家居時、嘗刻三禮及前儒議
禮書爲家儀三卷。撫浙時、謂國奢示儉、儉示禮、又益以士相見、鄉飲酒
禮爲儀禮節畧共三十卷、以爲浙人程式。又增定禮記纂言、周禮註解、
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又著有大易、春秋詳解、
歷代名臣名儒循吏等傳若干卷、輶車雜錄、廣惠編、並行於世。素有人
倫鑑、所舉士多洊至大僚、以功名顯。於善類護持尤切。爲左都御史時、
世宗論六科皆屬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詞及公。公力請、乃得寬減。
又嘗疏請凡文官四品以下、皆得移封嫡母、生母、繼母皆得並封、以風
孝慈。公生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二。原配陳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毛
氏、謝氏、俱贈淑人、先公卒。陳氏封恭人。子男三人、曰必堦、以蔭官通政
使司右通政、娶張氏、卒贈淑人。曰必琪、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娶吳氏、俱
謝淑人出。曰必坦、壬子舉人、世襲騎都尉、元娶李氏、繼娶李氏、陳恭人
出。子女五人、一字建昌縣舉人李家駒、家駒未婚夭、以節自誓、餘俱適
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銘曰
人臣之位、相位而極、非位之榮、四海之責。稽古相業、祇學崇卑、虞、湯有
作、必咨咎伊。溫溫朱公、惟德之恭、輯古名臣、以程厥躬。眷求僩任、
聖祖、
世宗。公在綸閣、金鐘大鏞。
皇帝嗣服、稽謀耆碩。曰予舊學、醇修淸德。公之昌言、殷命虞謨。炯炯金



鑑、
皇帝曰俞公事
三朝爲世毗依、民有父母、國有耆龜。生也褒崇、葬也贈謚。凡百君子、敬
爾有位。

《碑傳集補》卷二二

俞學博廷棟傳　沈德潛

俞先生諱廷棟、字秉懷、號松千、崑山人。祖諱廣颺、父諱允升、砥志儒術。母王孺人生先生、四歲而沒、繼金孺人。先生少穎悟、祖授以四子書、數行並下。稍長、從婦兄遊、刻苦向學。年十八、補郡學生。既穿穴經籍、根柢深固、己卯、韓城張公景峯、保德姜公崑麗典江南試、榜稱得人。先生出潛山令張擿圜門、祖年老、尚及見之、曰：吾家代有隱德、理當興起、若登賢書、吾有孫矣。禮闈不第、歸義命自安、杜門掃軌。時韓城、保德兩公視學江浙、不通札干請、或諷奉堂上甘旨、不妨稍貶孤介。先生曰：我修南陔白華之養焉、敢違潔白之義、有點我親。且不願一己烏哺之私、爲兩師門累也。邑中諸前哲交口推重。丙申、就選得安慶桐城縣教諭、例當引
見。入都、謁今相國硯齋張公。公雅量清望、手卮酒、勖以師道自任。既之桐、進諸生講道藝、重經學、袪浮華、勵名節、養士氣、遠近翕然。每課士、鄰邑庠至學舍幾不能容。所陶鑄多成國器者。而先生峻節自矢、雖盤飧不給、於常俸外、不名一錢。邑中賢大夫交口推重、一如在崑邑時。初、先生之任、拜辭堂上、受清慎二字以行。及計典、列上考、署曰守清才裕。父聞之、喜曰：若遵吾言、吾有子矣。歲己亥、修葺學宮、身先倡率。郡守委修邑志、徵文考獻、釐綱析目、具有史裁。緣母喪去官、未及成書、抵家、復丁外艱。先生故仁孝、之官後、昕夕懸念、時遣子歸侍、代定省。至是兩遭大故、衰經中經營窀穸、不自衛生、形神並槁矣。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卒、距生康熙四年、年六十。性友愛、待兩弟瀕登瀛、公衣遜食、撫姪雲耕如己子。壬子、雲耕舉於鄉、先生教也。生平不言人過、而涇渭了然。友朋有急、多方周之、偶無以應、即蹙蹴不自安。於古文嗜左史、昌黎、制義一宗先正、嘗言吾輩須讀有用書、作有用文、乃不虛此日。綜其畢生、盍敦本篤實、君子也。雖位不副德、未究底蘊、而有行有文、如此亦可傳也已。配張孺人、事親治家、皆中禮節、以高壽邀
賜粟帛。子二人、神發、太學生、祥發、縣學生。女一人、孫男女九人。

論曰：古來廣文首稱胡安定、公以經義治事教弟子、俾出而從政、多適於世用也。今此風邈矣。然端己率物、清節自樹、若俞先生者、亦胡可少也。居家峻整、鄉國並稱、而筮仕以後、又能樂官之閒、而不忘師道之尊、行藏出處兩無負矣。嗚呼、美名尊行、果在大官厚祿中哉。

《碑傳集》卷一二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王公符別傳　陳兆崙　代作

公姓王氏、諱符、字徵遠、號渼波、山東福山人也。其先自滇宦遊於此、因家焉。世以儒業仕進、至公九赴棘闈、不一得、薦而被斥者再。於時公年四十餘矣、不得已循例注籍。康熙五十二年、授知雲龍州。州治在萬山中、蠻猺雜處、不知廉恥禮義。公至、始興教化、舊俗寖變。五十八年、課最、擢知太平府。太平古南詔極邊、領流官四土司、二十有一類、皆宋元時山洞明初始闢、其人獷悍難治、而思明州黄而芸者、在衆土司中尤號梟桀、肆虐其下人、又與各司相仇殺無已、剽劫行旅、取財內地、商賈咸被其毒、聚藪數千人、鉦鼓旂纛漫山谷、勢猖獗莫能制。公白大府、請禽治之、不許。公固請曰：極知閫下慮之深也、顧某區區惟恃
朝廷威德方隆、不當令豺虎窺伺邊徼、且流土皆赤子、忍坐視所部陷水火中乎。願假便宜、得自處置、不煩一兵、不濟、則以官銜之。督撫臣壯其言、遂許之。公返郡、密遣偵者廉得虛實、乃佯以巡邊爲名、徑赴明江、而芸初聞郡將猝至、大駭、既聞輕裝單騎、遂不爲備、而循故事來迎。入城、止廨舍。舍旁有鐘樓、鐘以發號、集兵。公即遣人斷其懸而仆之。趣召而芸執之、而芸出不意、不知所爲、其黨洶洶欲爲變。公乃出懷中大府檄、厲聲數其罪、且曰：罪止而芸、汝曹皆良民、各自安業、敢有譁者、大兵且至、汝曹無噍類矣。衆皆讋服、有頃、各散去。公以而芸歸、州人焚香羅拜道左、歡呼動天地。公復遣隸密捕其尤用事助惡者數人、具揭上大府、以聞。於是而芸等抵罪、其旁州悉讋順命者、捐袍服以示獎異。思明之改土爲流、自此始。龍英州土目趙雍城剝下無厭、按治之。雍城獻厚賂求貸、公集官民於臺、出其金爲州人償逋賦、而置雍城於法、以故諸司威悅、令行禁止、爲前此所未有。雍正元年、爲同城武弁某飛語所中、罷任。士民泣送者數萬人。六年、起知成都府。至則首開濬李冰故堰、躬自相度、督察以利農田。旋以公坐合睫被劾、
先帝以細故不足挂彈章、令來京、授順天府丞。八年、遷光祿卿、領府丞事如故。是年、山東偏災、大發帑賑救、公請捐雜糧三千石助賑。十年、兗

東旱復請往協勘、皆報可。而兗東之役、督臣田以市恩濫賑密奏、奉有
王符居心端直之
諭。見
硃批寶笈中。是年遷太常卿。十三年八月、
今上即位、恭辦
山陵大禮、皆稱
上意。先後賚文綺有差。乾隆四年罷。七年十月、無病而終、年七十有六、
誥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元配張氏。子柔辰、沅永靖道、前湖北按察使、從繩、六合參將。檢、癸丑進士、見任翰林院編修。孫顯緒、亦以丙辰進士入翰林。

（碑傳集）卷四二

文學劉青霞傳　[illegible]

劉青霞字嘯林、先世確山人。明初、始遷襄之西岡。曾祖軻、七品散官。祖漢臣、庠生。總制汪喬年督師剿流寇、劉贊畫以撫按薦權襄城令。里人德之、立廟祀。父宗洙、例貢生、以孝友著聞。青霞其仲子也。十四歲而孤、事適母張、生母畢委婉承懽、門內無閒言。從季父宗泗學、卒教惟謹。伯兄青發性嚴重、凡所命、無毫髮違。少聰警、工文、然不屑役志舉子業。每宵分伏牀榻、篝燈講古、達旦不厭。故於諸史百家稗官雜說罔不强記貫穿。尤酷愛馬遷、心摹手追。所著慎獨軒文集八卷、史論十二卷、皆卓然成家。其評騭人物、要必權時勢、徹始終、揆心迹、度義理、至成敗利鈍、則置勿論。雖古昔令主名臣、不免責備賢者。然推勘詳審、褒譏確鑿、使逝者可作、亦當類首折服。實有知人論世之識、匪徒逞其才辨而已。晚得關中李中孚二曲集、反身錄、益潛心理學、粹然爲儒者。顧知名極蚤而遇合較遲、年三十八、始補弟子員。又十年、食餼。又十年而遂卒、士論惜之。娶井氏、繼陳氏。子四、伯暘、增廣生。伯誠、出嗣青發後。伯朋、附學生。伯梁、太學生、好學嗜古、有父風。

方鴻贊曰、嘯林羣從六人、皆績學砥行、時有中州六劉之目。迺登科第者三、且兩入詞館。嘯林迄以諸生老、謂非命實不猶歟。然其人其文固足不朽矣、必以科名重哉。獨史論僅存四卷、餘悉燬於火、後世莫覩其完璧、爲可惜也。

又襄城嘯林劉子別傳　王心敬節錄

嘯林劉子、余盟弟、而襄城六劉之一也。劉於襄城爲望族、至孝友先生兄弟三人、以節義文章名其家。君羣從六人、而君於行爲次、即孝友先生仲子也。年十四而孤、鞠於季父中翰恭叔先生。先生慈護如子、而督學殊嚴。君亦念早孤而父志不竟也、即知恪遵季父教。晝讀史漢百家、以倡和羣從閒、於制業藝不屑屑也。嘗曰、士愧不學無術耳、科第視遇合何如、役役奚容。同列或竊疑之、不恤。故君嘗未籍庠校時、即獲博雅之聲、羣從亦皆於制舉外各擅其長、鄉先生籍籍推譽、而六劉遂名襄郟數百里閒矣。然以數之不偶也、羣從中連發三人、獨君年踰三十、始受知鎮江張公、補博士弟子。又十年、始食餼於江右。湯公自是僅十年而不幸以五十八歲亡。當余甲申之赴楚也、將先師二曲子李子命、道出襄城、恭叔先生時養疴家居、先生見余不啻見子李子之子弟、即余見先生與君羣從、不啻見子李子與伯敏昆仲。故承恭叔先生命、仍與君兄弟誓心而盟、以續子李子與恭叔先生舊好。蓋子李子生平不與人盟、而獨盟恭叔先生兄弟、即余年且四十六、未敢妄盟一人、而獨盟君羣從。嗚呼、是可以尋常締盟論哉。而當是時也、則君與羣從並盛年高才、曾不余迂、咸欣然視余如兄。自是余庚寅再赴湖北、甲午夏赴姑蘇返、皆道襄信宿、每相見、必劇談連宵無言不盡。至歲時音問、未有逾二歲不彼此及者。蓋君性孝、尤善處適庶母子閒、於季父事之如所生。事兄嘯廬則儼若嚴父、於羣從則昆季而朋友、切磋之誼爲篤。至於好賢樂善、則尤出自天性、故其於孫李義林之表章祭祀、先慈教子之獨行、數十年中、皆孜孜揚扢之不替。他如慎獨軒文稿中闡忠揭孝、慕義崇操、尤不一而足也。故余與君相對、則未嘗不面期以古處、書牘往返、尤未嘗不以千古相勖勉、蓋余心之望於君並諸羣從者、則自有在、又非獨文章聲氣之末契也。嗚呼、孰謂君遽止於斯耶。天可問耶。然如君孝於親、友於兄弟、善讀書、能文章、氣誼肝膈、不愧士君子之行、無論世之區區顯通者是在所難、即卿大夫好學長年、亦未必一一能至、而君無慚焉。嗚呼、君固自知遇合之有數、即壽年之短長不亦有數耶。君尚何憾。獨是君羣從六人、自甲申來二十年耳、遽已凋謝者二人、而君又溘然而逝、豈僅劉氏不幸、而余也知己零落之慟、尚可言歟。君名青霞、嘯林其表字也。所著有慎獨軒稿、史論、詩稿、藏於家。初娶井氏、繼陳氏。子三、伯暘、伯朋、俱諸生。井出。伯梁、陳出。孫男三。

（碑傳集）卷一四〇

少司寇王公承烈墓誌銘　朱軾

少司寇王公諱承烈，字遜功，號復菴，世爲陝西西安之涇陽人。曾祖徽明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落職家居。李自成入西安，徽檄召縉紳，公拒以疾。比闖都城陷，痛哭不食死。祖丕春，邑庠生，嘗陷賊中，械繫月餘不屈，賊知其意堅，釋之。父瓚，以文學知名。公天性高邁，幼嗜學，鄉人社臘報賽，同學爭往觀，公獨端誦不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乙酉，以五經領解。己丑成進士，讀中秘書。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以禮。服闋，
命授翰林院檢討。
今皇上御極之元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都城。有豪棍爲巨室僕人，姻婭素行凶惡，賈人控於公。棍知公不可干以私，乃竄身巨室。公督卒搜執，寘之法，由是不逞之徒皆悚慄畏避，輦下肅然。嘗
召對養心殿，講大學明明德章，反覆敷陳格致誠正之義。
上大喜，賞賚甚厚。明年，以諫垣督湖漕政，湖漕錮弊多端，每僉丁撥運，軍民譁然不可制。公下車數月，得其要領，逐一指揮，不動聲色，而諸弊盡除。江陵、荊門、蘄水諸邑請就便以南兌漕，公如所請，水腳運費約千金盡汰。子民黃州府屬被災，公率屬捐貲賑粥，日親按視，曰：吾不目覩，吾心未安也。押運至虎頭磯，颶風大作，舟幾覆，公拜祝曰：承烈奉職無狀，願身當天譴，勿損船沈米，致誤天庾。須臾風止，漕舟得無恙。比遷江藩，楚中兵民數千人洒淚擁送，揮之不去。江藩舊有東西通吏作奸犯科，官民並受害，公蒞任，即革除，勒石署前。郡邑攢造部籍，吏書百計苛較，公令粘簽冊首，俾照式改造，需索之弊不禁自絕。時中丞性苛急，公多方調劑，凡中丞所爲有未合，必力爭得請乃已，然終以此拂中丞意。戊申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丞亦解任來京，公與中丞質奏
上前，中丞語塞。
上嘉公嚴毅，中丞旋授工部侍郎，改刑部侍郎。自入臺府，輒病痛，時作時止，力疾視事，未嘗一刻少懈。迄己酉夏，病大作，支離數月而卒。予思關中理學，淵源于橫渠張子，先儒謂張子如伊尹，西銘言仁，發明萬物一體之義，伊尹納溝之恥，即此意也。所論井田學校，農桑禮樂，親切可見諸施行。又嘗欲以一鄉之地畫爲井制，爲天下後世法。張子之於治道，其志可謂勤矣，而卒不獲抒其所蓄，樹聲績于當時，爲蒼生利賴，良可惜也。近代若呂涇野、馮少墟，皆學張子之學者也。涇野仕終南禮部侍郎，雖立朝侃侃，而所言終不獲用。少墟以講學爲小人所阻，致仕歸恨而卒。豐於德而嗇於遇，千古同慨。說者遂謂儒術迂疏，多不用於世，卽用亦未必效。今觀於公，而知其言之大謬不然也。公自爲諸生，讀書談道，精研性命之旨，體察於身心之間，立意較然，以聖人爲必可學，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先是，李二曲講學盩厔，公族兄豐川親受業於其門，公嘗自謂平生得力於豐川之教益爲多。然二曲、豐川履辟不起，而公獨毅然以斯世斯民爲任，比之橫渠張子、涇野、少墟諸儒，其學同，其志同，而遭際之隆盛，則前賢所未有也。夫以草茅崛起之寒畯，備員史館，孤介特立，而數年之間，歷中外，功績懋著，爲世名臣，公誠上不負
君，下不負所學，而
聖主之知人善任，豈漢唐以來賢君之所能及哉。公嘗語子弟曰：我三家村一窮秀才，受
恩至此，何由仰稱，言之涕零。自五月乞假養疾，
皇上屢遣御醫調治，輒整衣冠，倚牀叩首，嗚咽不止。重九日，自爲挽歌四章，有蟣蠓何意列鵷鸞，天地恩深圖報難之句。易簀時無一語及私，惟以
君恩未報爲恨。夫以公之公忠誠懇，孜孜爲國，使得享耄耋之年，
天子且將大用公，公之所以輔佐太平，霖雨蒼赤者，不更有大焉者哉。
公生於康熙五年三月二十日申時，卒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子時，享年六十有四。原配左氏，繼李氏，俱誥封宜人。子一，穆，癸卯恩科舉人，任內閣中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先兆。孤穆乞予志其墓，予交公廿餘載，公弟孝廉錫綬又嘗遊吾門，不敢以不文辭，於是誌而爲之銘曰：
嘗登崆峒之巔，探元鶴之穴，下瞷涇原，細涓活活，東流百里，濁浪滂咽。毓秀鍾靈，實產人傑，味道沈酣，砥行孤潔，遭逢
聖主，樹立炫赫，天不慭耆，緒誕悽悲，卜佳城於何所，嶓石之南，莘野而西，千秋華表，芳草離離。

又　刑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蔡世遠

雍正七年十二月甲申，刑部右侍郎王公卒於位。
天子加恩，賜恤葬祭，諭禮部具典禮以聞。越明年二月，其孤穆將歸葬，以狀請於余曰：願有以銘其隧道之碑。余與公爲同年友，知公生平講道服義，立朝涖官，愛國撫衆諸大節，有古大臣風，其何敢辭。按公姓王，

氏諱承烈，字遜功，陝西涇陽人。曾祖諱徵，由進士授廣平府推官，魏閹搆黃山獄，抗爭之，全活數百人。擢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落職家居。闖賊陷關中，檄召搢紳，稱疾篤不赴，甲申之變，七日不食死。祖諱承春，邑諸生。闖賊之變，代僉事公繫賊所，僉事公得脫。父諱瑱，邑諸生，以任卹重州郡。祖考以公貴，贈某官，三代並崇祀鄉賢祠。曾祖妣某氏，封恭人（[illegible]）及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恭人。公天性高邁，幼嗜學，莊誦如成人。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嫺詩賦古文，敦內行，孝養無方。家極貧，授徒供甘旨。歲饑，未嘗缺。居鎮城，與鄉人按保甲法，稽察巡守，編善俗歌謠，令守城行夜者講誦，鄉人化之。肄力五經，陳篋伏誦，由心得發為文章。乙酉，以五經領解。己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內外艱，喪葬悉依家禮。五年，孺慕如一日。服闋，散館，授翰林院檢討。

今上御極，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北城。公性坦易，而涖眾方嚴峻，廉隅守法度。有巨宦僕戚羈買人米，價索欠，則假威怒罵，買人鳴於官，僕匿其戚於巨宦第中。公執而寘之法，輦下肅然。署掌山東道。時有旗人命案，兇首非其人，九門提督定案，當抵命，會審，諸公莫敢異同。公抗言其冤，往復辨爭，得免。凡公所為，不畏強禦類如此。旋補吏科掌印給事中。二年八月，

召入養心殿，講大學明明德，辨儒釋之分甚詳。

上大喜，賜性理精義、古文淵鑒及珍玩數種。即奉有督糧湖北之

命。湖北漕運頭舵水手，皆本軍僱覓，沿途苦之。時有請即用本軍子弟者。公以本軍子弟不習操舟，且縱水手數萬人失業於江湖中，為害滋大。乃依保甲法編次，恩威並用，運丁斂輯。江陵、荊門、蘄水等州縣向有以南兌漕之例，水腳運費約千金，舊歸糧道，公准其兌而卻其金。黃州府屬被災，公捐資設飯廠賑之。舊例荊南盤查各倉陋規，供應船隻，每項約費三千餘金，公皆捐俸自備，飭胥吏不得受一錢。給發南折兵餉及修船行月等銀，悉照部平，而以其餘修造救生船，興復江漢書院。

天子聞而嘉之，擢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署舊設東西通吏，作奸犯科，公涖任，即革除，勒石各州縣。凡遇造冊事件，吏胥苛駁以索厚費，公令粘簽冊首，示以攢造之法（[illegible]），需索之弊自絕。南昌、新建、吉安、九江等郡被水，公捐三千餘金賑恤。會城多圮，捐千金倡修之。又清釐白鹿洞學田，俾諸生膏火之資不絕。時布中丞性苛急，待吏民如束溼薪。公委曲調護，勁正不苟，大拂中丞意。公曰：「吾一日為藩司，一日行吾心所安，肯阿上官以上負

聖明、下負百姓耶？」人咸為公危之。

上察其忠，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召。公進見，即具劄直陳。

上召中丞面對，中丞詞塞，遂落職，授公工部右侍郎。江右數十萬生靈咸頂祝曰：

天子聖明。公有仁者之勇，偉哉！公自工部調刑部右侍郎，時方苦痿，感

上知遇，力疾辦事。至秋，遂臥牀褥。冬十二月卒，春秋六十有四。公自少勤學，博涉群書。年四十，兄事豐川王先生（[illegible]），講明心性，修己治人之學，以第一等人為可學而至。豐川先生諱心敬，陝西名儒也。及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益研究宋儒書，身體心驗，不在空言。所著日省錄，切己內考，力行可畏。毛詩解、尚書解，皆有心得。病臥時猶手自改正。公嘗語余曰：「吾自年四十，庶幾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illegible]）歷官二十餘年，清節惠心，虔恭不懈，偶有贏餘，即用以惠民濟眾，修廢興學，不為生計。沒之日，身幾無以為斂。嘗謂其子曰：「我以清白二字遺汝足矣。」初登九列，士大夫想望其丰采，施為公益奮厥思上報

聖明，竟以纏綿瘵病，未得展其志。每與親知子弟言，及未嘗不涕涔涔下也。嗚呼！觀公之忠誠，終始勿替，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原配左氏，繼娶李氏，俱贈恭人，皆先公卒。又娶裴氏，封宜人。子男一，穆，癸卯舉人，內閣中書舍人，孝謹能世其家學。女三，長適太學生李思孝，次適候選經歷蕭侯，次幼。孫女一。公之歷官行事，相國高安朱公既為之誌以納之幽，余所以銘公者，亦將以傳公於後也。銘曰：

王氏高節，世有賢哲，陰德之光，其祥長發。我公繼之，孝德作基，董帷發憤，擇友親師。年既四十，淵修益密，約己以正，居官以聿。

天子達聰，進秩登庸，其艱其瘁，一其初終。臺垣數載，寢奸宥罪，吏以從風，民以樂豈。兩湖之間，水運盤環，公施大德，墮淚峴山。江藩嗣

命，以煦以泳，棘棘不阿，彊權莫競。載道歌賡，惟

天子明，既毗邦憲，若工司刑。公曰嗚呼，身非我有，我疾不瘳，

帝恩有負，竟不少留，遂終於位。迹公生平，忠誠不二，有耀其學，有昭其繼，刻石垂休，以貽來裔。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雍正六年春、江西布政使涇陽王公以左副都御史徵。秋八月、至京師、進見、首言巡撫某治尙刻深、數語屬吏、方今時勢、譬諸醫藥、安調榮衛、古方無所用之。壹以猛毒攻、勿問何證。僚吏皆遵信、恐爲赤子憂。

天子感焉、立檄某廷訊、而擢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某至、曰、臣在江西、事從嚴、律從重、欲恩出自上耳。

天子震怒、曰、朕何自知爾用心若此、且如爾所不奏而施行者何。聞斯言、使我戰慄、汗流浹背。立落某職、而諭戒內外臣工。當是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自畿甸達山陬海隅、莫不抃蹈相慶、誦

天子聖明、公亦以此名聞天下。而自入臺府、即病痁、寖深寖劇、竟卒於逾歲之冬。公始爲庶常、貧不能舉火、閉戶誦經書、不習課試文字。用此散館、復留教習三年。衆以爲咍、而余獨意其有以爲。及雍正元年、改御史、巡城、有大豪殺人、巧脫、而以他人抵。獄成於九門提督隆科多、諸法司相視、莫敢異同。公抗言以爭、卒免之。轉吏科都給事、出爲湖北督糧道、遷江西布政使。所涖必詰姦蠹、除弊政。其在江西、大府方以威嚴率下、百城蕩恐。公獨譊譊支柱其間、吏庇而民依焉。公疾既篤、嘗語余曰、吾自計莫如死宜。吾晚而通籍、徐徐翰林中又十餘年。及出爲監司、動制於長官、齟齬掣曳。今驟叨

恩遇、列九卿、而天扤我、不能旬月供職、舉生平所學、少自達於

明天子。欲告歸、則非其時。賴寵懷祿、以負宿心、覥淸議。吾身一日而生、則吾心一日而死、不若身死爲安。惟子知我、非貌言也。公嘗與王徵君爾緝講學灃川、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癸卯以前、有日省錄。反自江西、詩說成。既遘疾、夜不能寐、輒思尙書疑義、且伏枕爲草、竟今文二十八篇。平生祿賜、必於官中盡之、以賑凶饑、修城垣、學舍、家無一椽一畝之殖、死無以歸其喪。先卒之三月、自爲挽歌、而以誌銘屬余。余爲文不可以期、恐不逮事、與其子穆議、更請於高安朱相國。既成葬、乃表於其墓之阡。公諱承烈、字異功。康熙乙酉鄉試、以五經爲舉首。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四。其葬地及先世名跡、考妣、妻子、戚屬誌具矣。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七

陳鵬年　陸師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恪勤公事狀

公諱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祖金臺、貢生、能文章、有節槩。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嗣、是爲公父、贈中憲大夫。母羅太夫人夢采雲中翔大鳥、覺而生公、因名曰鵬年。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吳三桂之亂、公全家避山中。五年、貫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于鄉、三十年成進士。居五年、授衛州西安知縣。公長七尺、美鬚髯、目光若閃電、顧盼偉然。性强直、沈毅內謀、赴義若矢。初入官、誓天以淸白自厲、忠主愛民、要歷夷險、至老不渝。西安當耿賊亂後、民多流亾、豪彊占田率數十百頃。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民之復業者數千戶。民多溺女、公嚴立禁約、俗爲一變。居四年、大吏再論薦、爲部議所格。三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請以公試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
見、改授山陽知縣。既抵官、革耗羨、汰胥吏、遠淮關蠹役重懲之、關吏遂斂手奉法。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淸民安四字于門。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
命河督𥳑道守之賢能者、賑兗州濟寧饑民、公與焉。
駕還、
召見濟寧、
御舟試詩、賜
御書一幅。旋擢知江寧府。松江捕盜卒誨盜誣富人爲黨、掠其家、逼婦女自經死。既成讞、遇赦冀得脫。公會訊、白大吏曰、誣良民盜、卽盜也、況又劫殺、無赦理。置五人于法。蘇人有鬭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死、部駁再三、不能奪。常州知府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于死。公承勘、盡出之。會有大役、總督阿山召諸屬官議增地丁耗羨。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公主辦龍潭行宮、或有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于簟席間、
聖祖不悅。至江寧、召公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及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凡良吏性行治術、或有偏至、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
駕臨金山觀水師。先期一夕、大吏檄公壘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公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徹屋材濟工。鼓四下、工竣。
聖祖臨視、益奇之。其年六月、以江南河屆事被議落職、羈江寧關帝廟。江寧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公、既掊摭無所得、

則以公嘗逐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為大不敬明年二月獄成論死
聖祖一日問大學士李文貞阿山在官何若文貞言臣嘗與
同僚廉幹果于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聖祖頷之獄上
詔從寬免死尋
召入修書武英殿天下莫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而歎李公之善進言也四十七年冬以兩江
總督邵穆布請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公徧歷所屬境入予之藥餓者
予之粟及錢所至疫立起民多書公名于門以逐疫于是議
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䢖義塾懲博塞禁婦女毋游觀
朔望講鄉約籍游食無賴者跪而聽之公決斷神速初至滯
獄三百餘案不一月發遣都盡嘗過唯亭忽水面湧漚中有
血痕撈得一死尸案問居人則其妻與人姦而遂殺之者也
實諸法其發姦摘伏多類此四十八年張清恪巡撫江寧倚
重公大小事多與公裁決明年
詔護理布政使印務時總督噶禮既與巡撫有隙忌公甚密
奏公所作虎邱詩謂為怨望復劾公承勘吳縣令張廷弼虧
帑遲延再罷職適公在鎮江即羈之城隍廟吳人號哭罷市
如江寧相率載薪米詣公餽問不絕獄成復擬大辟五十一
年冬噶禮以貪敗
聖祖在暢春園出公虎邱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
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為所動也明年
萬壽覃恩宥公舉赴熱河謝恩
召對良久旋
命為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五十六年署霸昌道事霸昌旂民
錯處號難治公一裁以法有說倚貴戚私開銀礦公收治之
豪彊屏息嘗遣奴進瓜熱河
詔云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好將瓜歸即賜汝主須之
迎
駕密雲侍行二十里
聖祖問河工事公條對利害甚析六十年遂
命公偕吏部尚書張鵬翮視南北河隄尋
詔公畱河工其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橫潰山東張秋直隸
長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
又請發帑金遣大臣督理會已有
詔如公言冬奉
命署總督河道事公在官慎宣防嚴啟閉飭材料卹徒庸覈
功辠信賞罰吏歡踊民不病役明年正月馬營再決公請
于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庶馬營隄工可成
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梗滯旂丁數千食
不給呼號載路公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聞

聖祖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八月、再至武陟。時决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十一月、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地悶絕、一晝夜、明日蘇。望闕長慟曰、恐懸孤蹤、累遭毒螫、非聖主矜全、安有今日。龍髯可攀、敢忘身殉。擗踊三日、病益劇。時秦家廠南北二壩旋塞旋決、公復爲文、誓以死、衆皆泣。歲終、工乃成。世宗即位、遣使至河南慰問公、實授河道總督、賜先帝御物、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北面口占遺表、天明、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喪聞、下詔憫悼曰、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賜白金二千兩、封其母曹氏爲一品夫人、予其子一品蔭、謚恪勤。江南人祀公名宦、以配海忠介焉。（正誼堂文集、望谿未刻藁、在存叢藁、小倉山房集、蘇州府志。）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七

陳恪勤公行狀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鄣先生。無子、子其弟德啓之子圖學。式穀爲後、即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吞月華。將娩、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鳥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螃蟹賦、即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即焚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有不若於天理、不卽於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閩藩兵燹後、兼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轉徙不遑。公親履畝丈勘、豪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復招安。烈婦徐暴棺埋兜、十年不雪。公案法收元凶、而禮褒烈婦。浙人演成鐵塔戲劇、即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公負幹濟才、宜調河工、而公名先以潔已愛民入制府薦牘中。旋移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於撫軍宋犖、其略曰、陳民所不便與已所欲爲者、願勿拘常格。犖韙其言。山陽本澤國、賦額與水爲贏縮、水徙則額減、前令率洒寄居戶、或編

寄幼丁、趨里甲代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於誅求。一日、霖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啓東岸閘洩西岸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沉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災。尋擢海州知州。

聖祖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

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萬。而寧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發鄒、滕、濟寧穀價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以寧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回

鑾、召見公於濟寧州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

命公賦詩。詩奏、明日、

賜御書一軸。未幾、以公知江寧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事、督撫務養尊收威、與府縣爲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上官意如卭山、往往骫骳遷就、而公負性忠讜、期於直已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剔蠹、棘棘不媕阿。及是赴江寧、則住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大閱民辭、立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計誘之而後至者也。至則立於庭、氣態頗驕蹇。公旋厲聲叱之、僧曰、無罪。卽出民詞詰之、僧噤不能言、命箠之、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奈何卽格於一僧。制府又謂罰鍰輸廟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下車之前一日、先冐輿徵行、其一人不善輿、而善輿者徐白其去晨就輿之故、知僧久以勢奪其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教之訟於新知府者也。龍江關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率陰藉其爪牙、漁獵以媒利。公按名鉤出、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與廷立十數人於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與始復生、易名曰復、字曰念滄。乙酉、

下

詔南巡、制府阿三議盈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得罪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抉去公矣。未幾、

車駕駐江寧、行宮規制頗草創、欲抉去之者卽藉是激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

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良久、至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

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鎮江口修築三步、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溜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有估人

子坐木筏上、見公屏營問、前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佔人子則請爲之紐筏疊石、層紐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即凳石如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

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即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遇震風淩雨、公從容行走、扈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

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扃於廟、伺防甚峻。諸生俞養直會文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清廉太守。一騎員出、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即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縣生童譁然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樂公者愈嚴、餽問公者愈急、四民狂奔大呌、闐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八旗駐防兵、亦相率醵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德於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間、見者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道、人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寧民從之、山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遝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二月、獄成。先是、公撤去江寧之南市樓、爲鄉約講堂、制府即以此劾公官、謂狹斜地不宜讀法。至是、鍛鍊者即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其後聞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

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

上以公學問甚優、命來京脩書。江寧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就道。公脩書於南薰殿、既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八字於府治之門。時饑饉薦至、又疫癘流行、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匝月、宿案塡委三百件、勾稽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滅口。公一日哭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於獄。嘗舟行至唯亭鎭、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縋石而下者、衆識爲旁村舟子。跡至其家、其妻語言不定。鞫于庭、男婦乃得伏法。博徒設鬪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闖然入、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熟遊者、博徒乃鬨風駭散。四十九年、

特旨署江寧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無罪、大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既銜公未發、中以河閘案未遂、至是又借承勒吳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會勘鎮江、即嚴扃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寧罷官時。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既進呈、禮恐

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於死。

一日、

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摭拾陳鵬年虎邱詩、又巧搆釋文一篇、證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湔濯入京。

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公署覇昌道。有盜錄鑛者、詭稱貴戚近屬、挾制官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軍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韃送熱河。

上詢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勅勿進。其年十一月、迎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中窾要。

上領其言、屢爲色動。又問而子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無一登甲乙科者。

上笑曰、女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既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

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京。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已而復召公脩書武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

上召見於澹寧居、隨命內大臣考試。俾旨、陳鵬年二子詩字俱好、可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

上諭、陳鵬年熟諳河工事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縣二、州一、府二、署藩司一、署巡道一。中間以閒秩領書局者三、官階顚滯、不驟遷。偶遷、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之死。然公則官無大小、遇無險夷、凡事皆皎然不欺其心、嶄然不滓其節。而

聖祖知人之哲、又過於神堯。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

詔留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

入海。
上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共塞之。公會議河上、久
而不決、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八九里、大溜直趨
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十之四。臣愚以爲宜於對岸廣
武山下斵引河一道、導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迤滑取
直、又斵引河一道、引溜東行三四里、仍折入正河、以殺
其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河南工程例不動帑、撫臣設
法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
不足砥溜合龍。不合龍、卽今年冬回空糧艘必阻滯。明
春桃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
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
道民生、庶俱永賴。先是、
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
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爲嘉嘆者
久之。十一月、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卽以公署總河事。
馬營口塞。十二月、公返清江、行總河事、劾去山東兗寧
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師、山盱通
判張杓補其缺。當是時、河工廢弛既久、修防搶築徒文
具、每當伏秋水漲、卽開所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
周橋大壩、高堰滾水諸壩、乃大爲淮揚田廬害。公竭其
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閘壩非異常大漲
不輕啓。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月、
馬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於沁黃交匯對岸名
王家溝者、爲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
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隄工庶資鞏固。旣而
上以南工險要、
命公速回清江防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漕
施世綸卒、公又以河攝漕。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
聚大譁。公以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運丁、漕艘得銜尾
遄進、然後入告。
上曰、陳鵬年擔當識量、誠不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
公自以受
上知獨深、居清江、每忽忽不樂、如己溺己饑。至是、復請往塞
之。乃齋沐十一日、至於滎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
尺。請從官庄峪斵引河一道、
上可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壖、蒙犯霜露、心籌口畫、而南工
飛遞又日數十至、準無鉅無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
慮、遂肌骨龐瘁、百病交作矣。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壩
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壩尾未合、而北壩尾復
潰。至十月、南壩尾合、公獨力疾合北壩尾。北壩尾幾合

復潰、公憂惶勞瘁、輾轉不支、嘆曰、力竭矣、病劇矣、可奈何。已而大集在工効力文武官弁及樁埽夫役、誓之曰、是役也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者之罪。吾生吾死、卜於今日。發聲慷慨、泣下如雨。衆亦泣、莫能仰視、皆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河。公見衆萬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聞

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書、驚悸擲筆、墮地、遂沉迷委頓、一晝夜始甦。乃伏地大哭曰、臣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臣願以身殉也。擗踊三日、淚盡見血。旣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强起合北壩尾。十二月巳合、俄而復潰、欷歔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河神、備自責曰、來此已五閲月矣。北壩尾合而復開者四矣、成功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衆哀且懼、咸誓捐軀效死、用力用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北壩尾竟合。

世宗憲皇帝新卽位、嘉其勤勞、遣官至工所獎諭。後六日、實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不起、具摺遣家人赴

闕謝恩、並以病狀聞、卽傳

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旨、此俱

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

先帝也。又以御史馬爾赤哈知醫、使柱道河南治之。元年正月初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表、家人齎捧

御物飛騎至、公謝恩啓摺、見

宸翰朱書着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曹迎養至淮、訣於見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長軀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閃閃如電、而胷有定識定力、不以富貴利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愧。其始受事淸江也、舊例總河兼攝關税、主河工捐例。公獨上章力辭曰、臣受河防重任、分宜竦心一力、實不能兼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僥倖而豁積弊。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工所、至病於工所、死於工所而不悔。其淸操亮節、勤事急民、卽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稱道、感激、樂爲之死。嘗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卯使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嘆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尙市米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值。未幾載米至門。蓋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惇門內行、無間言者。於書

無不窺、凡天官、何渠、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魯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揚抑頓挫沉鬱之故。宦蹟所至、喜崇獎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祖祔。其廢置鎮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爲之考、若忘其罷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下車弔其文章、塋其冢墓。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人亦無敢以私來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衎之暇、休休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畯、接引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虛日。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略若干卷、韵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唱月詞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六十一卒。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

詔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聞其家有老母、室如懸磬。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封典、陳鵬年給優謚、以一品廕其子、予謚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武陟扶櫬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嗚咽、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西安立祠於爛柯山、江寧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蓍、樹萊、樹蘩、樹苹、俱歷官閥。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年、公曾孫在璧與廷燦相聚京師、出宋和所爲公家傳讀之、頗詳寄有法。已而在璧以公行狀傷煩、屬廷燦剪裁成體。廷燦向交公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蓍、聞公出入中外風節頗詳。乃就原狀撮其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藏於家、傳于後焉。謹狀。

余廷燦撰《存吾文稿》

清故廣西道監察御史前江南儀眞縣知縣歸安陸公事狀

余少所見長老、往往稱道歸安故陸麟度先生所爲制舉文字、余讀之、心弗慊也。已讀其所輯儀眞志、又弗慊、妄謂此時文家耳。及余主眞州書院、往來過其先賢祠廟、甄甓黝古、危而不傾。問之、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入其學校、嚴整異他處、又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歎其城隍之陊剝、曰、自故知縣陸公以來、莫之修矣。有石狻猊埋没墟莽間、蜕松膹根負土棱棱出、曰、此故知縣陸公所嘗表著也。公去、無與爲主、後矣。凡一碑版、一橋梁、循其迹有不同于今吏者、咸曰陸公、陸公。因問陸公何人、乃麟度先生也。陸公之去此幾何年矣、曰、百年矣。然後知陸公眞循吏。烏虖、文辭之不足以概賢者如是哉。于是訪尋公後有可與言者乎、則幾微絶矣。獨遺孤孫長齡者年十五、遂錄以入書院。長齡弱未省事、叩其家有遺帙焉、試取以來、則公與公之子端、端子昌祺三世詩藁具存。其三世所爲詩、先生最勝、然猶未足以見先生也。獨其淳心實政、爲不可没、故蒐次其事行爲之狀、俾後有述。狀曰、公諱師、字麟度、一字中吉。自唐天隨子七傳至宋眞泗二州兵馬都監圭、討方臘、覆舟死錢塘、遂廟食歸安、子孫世居之。入明、累有顯人。其五世祖稔、撫南贛、平巨冦張璉、蕭晚、事載明史。祖熙運、崇禎舉人、名在復社、知青縣。父衣章、入我朝、隱居不仕。生三丈夫子、長斯邁、早卒。季廉、廩膳生。公其仲也。娠十二月而生。四五歲敏甚、青縣公每命誦唐詩以佐酒。入城歸、能背誦街衢間大吏所張告示。稍長、補諸生、餼于庠。巡撫遂寧張文端公合羣士作書院萬松嶺、公試高等、文日益有名。康熙三十五年舉于鄉、又五年成進士。自悔前此徒以文名、未嘗嚮學、乃究心先儒遺書、講求實踐。後九年、選知河南新安縣。縣承闖亂、流移未復、誦絃銷歇。公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課藝。童子有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多所興起。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公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眞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濫爲。且會典載事在令、憲司不得侵令權。時州縣有虧帑者、上官均其數責旁縣吏代償、或愆期、即以所解正供扣抵、獨不敢以其事累公縣。境響馬賊季國玉者爲患久、公廉得、斃之杖下。築萊根亭後圃、拔其蔬分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頃之、丁父憂。公故酷貧、以授徒自食。官罷、茫然無所歸。大吏將留公在任守制、公不可、乃賻以財。既成行、忽見前塗塵起、六七壯騎挾

弓刀、驅牛車、載窶男女五十餘人、自稱某將軍家買來歸德飢民。公叱送有司、津遣牛車諸男女、而收其壯騎、以畀將軍。議者咸謂公已解職、徒得罪將軍。公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此窶男女媚將軍耶。還家畢葬、仍出客授。先是、在京師、同年生董玘典試福建、陛辭、請以公俱行。其年蔡文勤公世遠鄉舉第三、世以爲知人。至是、有學使者再請入閩。居無何、以其人多累行、不受脩脯而歸。服除、補江南儀眞縣。縣彫疲、又江西、湖廣綱鹽所滙、奸民竄其中。公至、慨然曰、是邑也、貪官巧宦所相與摳之者甚矣。于是矯然一反前政、日辰升堂、平決爭訟、家視其官、子視其民、休戚與共。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索船。公曰、知府至、吾當履務引舟。若吏也、烏乎可。并其名紙抵之地。盜自引民某爲黨、公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直、因而鬭毆。公詰其人、狀與盜肖、乃不攝某、而并加盜以毀物罪。揚州五屬飢、督撫下府、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行矣、舟車往則盧而歸。公知知府意欲縣官自補所虧帑也、親往爭之强、卒得請。其後五縣官會集、咸戲告曰、君爲好官、乃累我償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戸、多爲名目、倉卒滋擾。公至、一切革去、但令鋪戸日以一錢歸驛胥、役無所藉手、不勞而辦。春徵、先勸大戸輸。既徵、即以解司。秋則減其火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移文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雨、步禱輒應。疫起、出俸錢爲醫藥以施民。始至、卻鹽商例餽。商請不已、公曰、其然、吾亦誠有用。乃立印簿、登其入、作學宮、衛垣門坊、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柳。又用其餘建倉廒、潔治囹圄、爲別屋以居女犯。新縣東門外舊所有文信國公祠、經其久遠。京口營沙虎船民修故出沿江州縣、公求紓其役不得、立自鬻五百金。縣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之息。公辭其歲餽、勸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敎女敎。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于縣、歲贏千金。公歎曰、知縣乃與稅大使分肥乎。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公爲定其程度、責里長以時察之。封表明故侍郎黃瓚墓、禁其樵采。凡所剔釐彰癉、視新安之治爲尤詳。期年、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既去、乃寫像學宮、至今尸祝焉。公去儀眞、入對、

聖祖仁皇帝賜之溫接、試制舉文一篇、取第一、授吏部驗封司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公爭

之、其長作雪中書懷詩見志。已而奉
命督視開礦山東、條上開採四無益疏、寢其役。還遷廣
西道監察御史、又
命巡河讞獄、往復山東、河南。畢使、始入臺受事、而公已
得疾。俄而長沙陳恪勤公總督河務、奏以公爲山東兗
沂曹道、有
旨趣公行。公伏枕惶急、與醫商急治之法、遂爲藥誤不
起、時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六。公性澹
泊、以儒者自命、無所珍好、獨喜讀書、造次勿離。自諸生
時、見謂工制舉業、所至輒以其術授人、人有得之者、輒
善取科第。再充鄉、會試同考官、所得多寒畯。居儀眞築
江寒草堂廨西、延邑士及過客之有文者盤礴其中。居
京師、與桐城方靈皋苞、宜興儲中子在文、長洲何義門
焯相友善、尤契儀封張淸恪公。淸恪過訪、必手自叩門、
公能辨其聲云。通籍三十年、不買宅、獨爲祖墓增祀田、
饗堂、刻行座主袁、唐二公遺稾。兄斯邁早卒、命長子端
爲之後。撫弟廉子如其子、不帥教、撻而繼之以泣。收養
同年生鄭宿來遺孤振銓、字以弟女、卒成其名。同年范
久鍈、陳嘉猷以言事謫戍、厚䘏其家。所著有巢雲書屋、
采碧山堂、玉屏山樵諸集、書、詩二經傳稾、儀眞志、陸氏
族譜凡若干卷、藏于家。入祀山東兗州、河南新安名宦
祠。公督開壙、分得青沂地、嘗留止安邱、故安邱人與儀
眞又皆私立專祠。配孫氏、後公卒、年八十九。簉李氏、苦
節五十年、年七十九卒。子二、端、乾隆己卯舉人、安徽太
平縣訓導。嶔、監生、早卒。俱李出。端生三子、昌祺、附監生。
昌明、復還爲嶔後、以續公祀。昌祚、監生。其子孫既葬公
其鄉之香復山、無一瓦自存、儀眞之民相與招之入籍、
今爲江南儀徵縣人。

王芑孫撰《惕甫未定稿》卷一五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八

錢王炯　張錫璁　王步青　梁文濂

刁顯祖　黃叔琳

先大父　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王炯、字青文、號陳人。世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生而穎敏、好讀書。年卅有三、始補學官弟子。家貧、以課徒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雖盛暑沍寒、未嘗一日少輟。又謂讀書必先識字、故於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爲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偏傍、音之平仄無少譌溷。士大夫有難字疑義、從府君取決、皆得其意以去。嘗游浙東、避雨入村塾、有童子問大學孔氏之遺書、明道語邪、伊川語邪。其師不能對。府君笑曰、此伊川先生語也、諸君未讀小學書乎。皆大歎服。或言王勃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未穩。府君曰、已矣疊韻、邱墟雙聲、何不穩之有。府君於四部書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祿命之術、輒有奇驗。雖不喜二氏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存、則吾儒何獨不然。匪獨孔孟程朱、即李杜韓蘇輩、其精神亦至今在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府君事父母至孝。兄早歿、撫孤姪使成立。刱修宗譜、斷自遷嘉定之祖爲始、而不附會貴冑。益其愼也。太倉李翁景初、府君父執也、幼時相依課誦、李翁壽之備至。翁歿無子、府君迎其配黃孺人、敬養三十餘年。歿爲制服、葬而除之、歲時必設位致祭焉。年踰六十、始得孫大昕。甫晬、即教以識字。比五歲、親授以經書。稍暇、即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府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出入不假扶掖、散步阡陌間、望之如神仙中人。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延府君爲大賓、黃髮即席、觀者聳然起敬。縣尹介公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別無他好、未嘗輕易喜怒。中年以後、從不露處耳。性和易、有犯之者置弗校、久之卒自慚謝。與人子弟言、必依於孝弟。其有蒲博廢業、訟競生事者、正色責之、往往改悔。家無儲聚、而錙銖不妄取於人。方耆艾時、恭遇

恩詔、賜老人粟帛、或請增年以覬賞。府君曰、欺天以邀榮、吾不爲也。己卯歲十月卒、年九十有二。以大昕貴、

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一級。所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穎言一卷。元和陳鶴撰誌。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張丈蘿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璁，字德符，別署蘿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於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塤始受業姚江黄先生之門，稱高弟，是爲先生之父。進士之長公漁溪錫璜亦舉於鄉，是爲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邨、范延平鑒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爲詩古文詞，温乎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閒。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於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内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惟恐不至。既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閒，淡然弗問也。蓋其兄弟閒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菀，皆能以春容之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橐於飲，其觴政亦風流緼籍，意味深長。與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蕚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爲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虚日。晚年遂成寠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逃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斯文者。先舅蓼厓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

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爲之靳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予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類如此。生於康熙壬寅月日、卒於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葬於崁南之虎狼潭。所著有韞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宗人府丞左吾王公至鄞、聞先生之懿行、表其閭云。卒之後十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始爲之表而系以銘。銘曰、

是爲有道、張公之塋。勒我斯銘、以當易名。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金壇王檢討步青墓志銘　陳祖范

歲辛未正月十有四日、金壇王罕皆先生卒於家。四方聞之、承學之士悼喪石師、氣類之交痛剝碩果、靡不屛營而心不庭。葬有日、孤士驁毀不能出其辭、孫維甸乃畤來乞志銘。予與先生數十載臭味之投、舉禮部同年同門之分、雖居遠會稀、心期猶比蹤也、曷可以不文辭。夫三不朽、立言爲其次。然孔子以言垂教、而功遠賢于堯舜、立言非卽立功乎。善言德行者、加于善爲說辭一等。維身有其德也、德與言亦立、則俱立耳。言有作述、孔氏述者也。漢以來、爲箋爲故、爲註爲疏、遞相述以闡其義者也、而大明備于朱子。自時厥後、合朱子莫宗矣。顧傳習衆、而朱子之本義有得有失、有明有晦。若稽田耰鋤相尋于其上、如魚饑終不免有一稗之倖留、一苗之誤傷。此亦有心斯道者之憂也。罕皆先生初以制義懸舉、固已志於宗經衛道、先民是程、而所言拔出乎等夷。及晚遇遴鑴、無事功可以自效、退而理故業、維風尙爲後學開路指迷、知所嚮方、以助

國家蒸髦青才之至意、以應古者仕歸而敎授于鄉之義。于是有時文諸選之刻。抑又以爲因文見道、不若直遡道源、別裁文章之僞體、尤當昭揭經傳之指歸、于是乎有朱子本義匯參之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抉經之心、擘傳之脈、咀華漱液、與道大適。蓋非徒經生講師循誦習傳之故冊、而明道解惑之要删也。旣歿而其言立、可以祀于瞽宗者、其不在是與。先生諱步青、字罕皆、家近已山、學者稱已山先生。遠祖宋龍圖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卓行潛德、以迄于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生居長、幼穎異、爲從祖明經公諱錫祉器、以嗣其早亡子贈公諱洵仁。明經公宿學也、齋文就正者接踵、命嗣孫先甲乙之、覆按輒當。嘗曰、兒異時必以文術鳴。俄而聲譽日起、衡文者爭物色之、以光其榜。先生益自韜晦、故久而後遇。康熙甲午、舉于鄉。雍正癸卯、始成進士、年逾五十矣。官檢討三年、假歸、不復出、壽八十、無疾而終。按行狀、虔奉所後、孝隆本生、篤愛諸弟、睦婣親黨。訂故友張江遺文、士林稱義焉。表高蘇生之作于塵埋蠹蝕中、士林稱仁焉。希風者遍天下、而交不稍濫也。家雖貧、而愼于取、又能與也。不與戶外事、而桑梓閒利病則言於當事助興除也。掌敎書院、一遵鹿洞遺規、訓迪子孫、大要敦本務實、勿苟得而競虛聲也。暮年勤學、顏其齋曰無逸、所、曾氏之臨履終身、死而後已、端木氏願息而不可得、蓋同此志也。嗚呼、其可敬也夫。其不速朽矣夫。銘曰、

閎閎小言，殉華絕根。纖纖媚學，蠅頭蝸角。委棄至寶，旨莫尋討。有偉一人，著述等身。譬肇告備，質我聖真。歸于其邱，永勒貞珉。

（碑傳集）卷四八

王巳山先生家傳

寧二公諱步青，字罕皆，別號巳山，高湖公後、弓銘公之嗣孫也。公本生父天斐公四子，公居長，幼端慤，從祖弓銘公鍾愛之，立爲其子修年公後。年十八，補邑諸生，旋食餼，領康熙甲午鄉薦，雍正癸卯成進士，選庶常。以覃恩贈其父暨本生父如其官。乙巳，授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告假歸。公自爲諸生，潛心經學，鑽研理奧，以己之精神會古聖賢之精神，優柔饜飫，得心應手，所爲文特拔出流俗。困於場屋三十餘年，迹釋褐時，年已逾艾，而公復窮年兀兀，手一編，雖道路車馬不輟。居京師，屏迹一室，非素心契不相往來。既歸里，鍵户課徒，執贄門下者不遠千里，隨材拂拭成就之。居鄉不輕入城市，郡縣吏罕識其面。掌教維揚書院，所造士多知名。操選政二十餘年，黜浮崇雅，以端風尚，海內之士宗之，無不願爲巳山弟子也。晚年著四書本義滙參，以註爲綱，諸書爲目，擇之精，語之詳，咀華漱液，與道大適，蓋公一生之精力萃焉。書成，海內外咸

爭購之。宅旁構別業一區、種梅數株、蘭數本、悠然有自得之趣。壽八十、無疾而終。越明年、三院具文以鄉賢題請、

特旨俞允、列之瞽宗。所著四書本義滙參外、有巳山集、維揚書院約、王氏宗規及語錄、雜著凡若干卷。公以儒宗負海内重望、而冲懷若谷、日有孳孳、至老不倦。自顏其齋曰無逸所、又書座右云、道脉端須存夜氣。老年尤務惜分陰。蓋紀實也。其虔奉所後、孝隆本生、篤愛諸弟、睦姻親、黨待故友無間死生、事詳栢太史謙行狀及沈宗伯德潛墓碑。公生康熙壬子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乾隆辛未年正月十四日。配束孺人、賢而孝、勤内治、承先啓後、有人所難能者。生康熙甲寅年三月三十日、卒乾隆庚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合葬趙巷新阡。

王廷琬撰《巳山先生文集》附錄

王檢討巳山先生傳

先生諱步青、字罕皆、金壇人、家近巳山、學者稱巳山先生。遠祖宋龍圖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長德、以迄於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生居長、性穎異、為從祖明經公錫祉所器、以嗣其早亡子洵仁。六歲誦小學、即通其義、言動端謹、及學為文、操筆立就、必以先民是程。明經公夙學也、以文就正者接踵、嘗命先生以巳意甲乙之、覆閱皆當、喜曰、兒異日必以學術聞。年十八、補弟子員、聲譽日起。益綜衆儒先、貫串經傳、於朱子全書獨得心解、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無不洞徹其源流、詳核其派別、弟子從學者日益衆。家素貧、恒籍修脯為養。嗣祖父母年高多病、而明經公性尤嚴厲。先生左右就養、得其歡心、晝夜侍湯藥、未嘗暫離。及卒、盡哀盡禮。本生父母以諸子幼弱、菽水不能給、先生竭力供饔飧、奉養無缺。至其卒也、哀毁踰節。服除、猶不赴省試。性篤友愛、同懷弟三人皆幼、先生親為授經、學皆有成、同時受知學使者、賦采芹、士林歎羨以為難。自為諸生二十餘年、試輒冠軍、文稿

傳播海內。會儀封張清恪公撫吳、集十五郡知名士講學紫陽書院、課以語錄數則、三試皆第一。清恪公謂其能窺道之本原、契聖賢之旨。歲甲午、先生魁鄉薦。雍正元年癸卯、始成進士、入詞館、年逾五十矣。日下公卿想望風儀、咸欲一見、而先生砥礪廉隅、義不苟就。院長館師皆重之。乙巳、授職檢討、充
武英殿纂修官。與方望溪先生考證經義、尚論史事、多所印可。其學養純厚、文有根柢如此。
世宗憲皇帝於班行中見其儀容端重、頒旨垂問。方欲破格用之、而先生以疾不能久留、遂乞身歸。既家居、鍵戶課子姪、而生徒聞風者仍不遠千里負笈以至。先生不能辭也。於是有制義諸選之刻、恪遵清真雅正之
聖訓、為後學開路指迷。其研窮六經、務在融會貫通。于四子書、尤朝夕體認、不肯一字放過。晚年彙訂所纂朱子本義滙參、尤一生精力所聚。論者以為薈萃羣言、而必折衷至當、標舉新蘊、而非索隱矜奇。朱子章句集註為四子之功臣、此書實有功于朱子。是書一出、學者莫不奉為指南。世之好學深思者果能深潛熟復、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固可由是以適聖賢之路、豈徒為操觚者示之準的哉。先是、相國東軒高公督兩淮鹽政、少宰健餘尹公為運使、闢書院于維揚、延先生掌院教。老生耆宿、胥慶得師。先生倣安定條教、參以朱子白鹿洞規、嚴立課程、闡明小學、近思錄、為諸生勗。士習為之振興、多所造就。先生長身三立、儀觀偉然、而卑以自牧、不以所學驕人。尤敦敬宗收族之誼。先世居後村、歷二百餘年、舊廬圮毀。既乞假歸、乃先建宗祠、儲祭具、而後即其故址構而新之。堂成、顏曰敦復、從初志也。春秋祭祀、雖老病必親奉灌獻。值生辰、念父母壽皆不及中年、含悽貫痛、力卻頌祝。叔弟早逝、則撫其遺孤、以教以養。與兩弟白首怡怡、歡若童稚。其於姻朋族黨、親疏厚薄、各稱其宜。一歸于誠信。遇死喪患難、傾囊資助不惜。有侮者、不之校、其人卒自愧悔。其居心之厚、以德感人類若此。居常簡於酬應、足跡不輕入城市。當事重先生名、欲見不可得、或造門咨詢地方事宜、則剴陳得失利

病，而不及於私。里有楊樹圩閘，灌田萬畝，歲久閘壞。先生倡議興復，經費不足，獨捐己資以底於成。又爲建橋梁，浚淤閼，至今利賴。生平慎取與，最嚴非義，而于故舊朋友之間，恩誼必篤。更喜揚人之善。同年張百川卒，先曾以四書文屬删定，尋失去。頓足曰：「何以見吾友地下？」苦索而得之，急鋟以問世。邑先輩高蘇生丁明之季，尚理學氣節，而後嗣凌替。先生於敗簏中獲其遺文二百篇，抄其尤者，爲天崇十家之殿。綜先生平生篤學，以濂洛關閩爲宗傳，以日用倫常爲實際，躬行心得，不徒爲空言。而涵養玩索之功，俛焉日有孳孳，耄猶不倦。顏其齋曰無逸，所書其座右一聯曰：「道脈端須存夜氣，老年尤務惜分陰。」每辨色而興，正容莊坐，手不停披，寒暑疾病無間。年八十，以無疾終。所著書，已行於世者，四書朱子本義滙參、已山文集。其維揚書院約、王氏宗規、祠約及語錄、雜著、詩集、鷽鳩草各若干卷，藏于家。選刻制義凡數十種。乾隆十有八年，崇祀鄉賢。子士驥，爲名諸生，以年資貢成均。孫四：維甸，廩貢生，今爲興化訓導；乃昀，庚午舉人，今任永康知縣；尚畬，爾晙，諸生。曾孫五人。

論曰：已山早歲蜚聲藝苑，操選政者數十年，文傳海内，理精法密，士林推爲文章山斗。余自幼讀其文，心切慕敬。癸卯榜後相見，論文所及，已山猶欿然不自以爲是，顧獨親愛余，謂可幾于道。僦屋同居，晚窗燈火，講求實學，不涉虛聲，不尚詭異，互相砥礪，期于有益身心，有裨民物。已山假歸廿餘年，余濫竽中外，書問往還，惟此意爲兢兢焉。竊歎近時士習浮誇，甫握筆爲文，試列前茅，輒將試作竄改刊刻，傳送親友，未幾而文稿、詩稿次第刊布，即自附于名士，不求己心之實得，亦不見所學之不足。此士習所以日靡，而實學之難其人也。今爲已山先生傳而附論之，學者可以知所尚矣。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蘇等處地方、軍功加一級，又加二級，年同學弟桂林陳弘謀撰。

陳弘謀撰　《已山先生文集》附錄

封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
吏部尚書加一級歲進士授諸暨縣儒學訓導梁
公墓志銘代

今上皇帝功恢無外、大孝格
天、廣推錫類之仁、
諭內外臣工親老者皆許乞養、以遂其烏鳥之私。於時
冢宰協辦大學士錢唐梁公有父年八十矣、首先陳請、
爲百僚倡。
上爲賦詩寵行、衮衣循陔、曲盡色養。閱六載、歲紀戊寅、
封公以疾棄養。甫屆卒哭、　詔即其喪次起公爲大司
空。時窆期未告也、闋　命屏懋、乞掩壙而後即道。旣蒙
俞可、龜筮襲吉、將以明年二月之望丙寅葬於葛嶺之
原、而以德配凌夫人祔。走使來京師乞銘。斯舉也、關公
出處之大端、而忠孝之原裕焉、不可以他故辭也。按狀、
君名文濂、字次周、一字蓮峰。五十之字爲谿父。梁系夏
陽、而新里爲望。在宋世、遠祖自汴遷杭、遂世籍錢唐。代
有隱德。至祖萬鍾、考國儀、以君次子貴、累贈如其官。君
少從凌進士紹焯學、器之、以女女焉。自其弱冠、即饒於
庠、焯厲風發。朋試於一黌、輒歷其曹偶。而屢躓省門、卒
不一遇、意欲周覽四海奇勝以自壯。凌夫人枝拄內外、
黽勉有無、不以遺君門內之憂。而君得益以縱其游展、
南浮沅湘、西極關隴、北入幽燕、所過高陵大壑、荒祠破
冢、一切可喜可愕、輪囷鬱怒、無所宣洩、一旨之於詩。詩
日益工、而境日益困。倦而歸、二嗣子皆嶄嶄露頭角、聞
詩問禮、自相師友、琢磨琮璜琥之器、爲　國寶臣。雲
雷經綸、瀰滿六合。而君爲而不有、遊塵外之煙霞、被天
邊之徽爲、德協君宗、道參蘦乞。
今上皇帝承天理物十六年中、而君三膺　錫命。司空
官學士、初以　登極恩得封朝議大夫、暨貳司農、
上念宣力年久、　特予封資政大夫。逮長天官入政府、
晉封至光祿大夫、凌夫人亦自恭人晉贈至一品夫人。
乾隆十六年春、　六飛南幸、召見行幄、賜非常之顏色、
豐貂文綺、充溢篋笥。　天章宸翰、輝映梁棟。是時適君
八十初度、　國恩家慶並集一時、邦人榮觀、傾動壥邑。
洎二十有二年、
聖主復修巡方之典、君失明、不能具朝儀。
上眷注甚深、賜司空詩、猶有依然喬梓同來覲之語。垂
詢近狀、復書萊衣耆永四大字以　賜、推恩優老、禮絕
臣僕、何其榮也。方今大化周流、海宇清謐、群子所謂千
載一時不可得之嘉會。君以一老書生婆娑娛息乎其

間、傳韋氏之一經、敦司徒之三物、遭時利見、聲滿街合、夸者詡爲福備、達者歎其性全、皆非所以測君也。君一門鼎盛、常懷盈滿之懼、 朝命及門、冰淵愈惕、飯不忘君、寢必省過、每懷矢報、逮至彌留、大司空勵匪躬之節、雖其天性、抑所以竟成君志也。嗚呼。鄖之以南陔白華之私、雖六閱歲、而不覺其淹。隆之以股肱耳目之寄、雖甫卒哭、而不可以爲逸。一張一弛、聖主之使臣以禮也如此、爲臣者宜何如欽承 休命。而猶懇懇以春秋窀穸之事爲請者、輓親之喪有限、斷報國之願無終極、生事死葬之禮畢、而後專心壹志於公家而無他顧、此純臣之心迹也。君子表微、余敢竊取斯義、以論定君父子之間、所謂志其大也、他何志哉。志官閥、則君自貢于成均、及年、嘗司訓暨陽、封大職卑、格於令、不得赴官。志生卒、則生以康熙紀號之十一年、凡八十有七而卒、爲乾隆二十三年、其月孟夏、其日庚辰。凌夫人後君一年而生、先君二十四年而卒。志子女、君丈夫子三人、長啟心、翰林院編修、以侍養不入館、後君半年亦卒、是謂死孝。次詩正、即今大司空、皆凌夫人出。箎以許孺人生、季子夢善、舉於鄉。女子子四人、國子生呂伊、廣西遷江令包楙、內閣學士張映辰其壻也。凌夫人出。箎以揚孺人生、季女、尙幼。孫男二人、同書、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敦書、貴州銅仁守。孫女三人、一適副榜貢生范同治、一字吳琰、一未字。曾孫二人、玉繩、履繩。銘曰、

孰爲延登、謀讃廟堂。宏贊大猷、勒勳太常。
帝嘉乃庸、咨汝作忠。
帝章善教、咨汝作孝。番番國老、年躋大耋。一日之養、三公不易。
皇帝曰嘻、朕不爾私。食子收子、聽爾有之。是社稷臣、倚若心膂。暫解簪紱、徒以君故。君其彊飯、宜在子舍。晨羞夕膳、侍來優暇。君今棄養、宜還
人主。俾敷經綸、爲國霖雨。今之司空、古爲三公。天成地平、匪德莫充。 璽書及門、公在衰次。如漢薛宣、詔起視事。人臣事君、召不俟駕。哀哀陳衞、心繫厚夜。
帝曰俞哉、情不汝奪。無俾後艱、無慢無渴。青山嵸嵷、元堂呀豁。清風往來、左林右萬。埋幽之石、巖谷照耀。謀德考行、具悉官號。匪以官號、奉揚 國恩、垂裕後裔、視此刻文。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四〇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刁氏，名顯祖，字紹武，保定府祁州人，故文孝先生贈通奉大夫諱包之孫，贈通奉大夫諱再濂之季子也。生有奇質，警悟絕人，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每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詩、古文辭，一時名宿以才勝者遜其淹雅，以學勝者畏其精英。遇事敢言、敢爲，不阻於難，亦不惑於衆。年逾三十，猶落落鮮知交。友于兄弟，外與王雲卿奎、劉今衡克一異姓同聲。余時方弱冠，受知於三君子最深，因得追隨切磋其間，而四友之名遂著。家貧，俱以舌耕館地相距動踰數十百里，每訂社期，雖風雨雪霜無爽約。至則握手言歡，或賦詩見志，或論古今人事得失，激昂慷慨，氣薄雲天，往往至通宵不寐。余與王、劉二子時唯唯聽受，先生則興益豪，卒無倦色。如是者十有餘年。嗣余與雲卿同年成進士，筮仕各方，今衡以孝廉應揀選出宰粵西，先生亦隨仲兄方伯公歷任吳楚，所至有聲，雖理繁治劇，多所贊勷，而種學積文不荒而殖，遂以已酉科獲儁於鄉，壬子科同考山東，得士或稱譽髦，說者謂先生懷才未試，此亦遭時報國之一端云。晚尤嗜易，沈潛反覆，獨有神契。凡有所得，即附錄於文孝先生易酌之後。余方深幸先生不以文章意氣爲可喜可恃之業，老而能慊，悔而不吝，是欲寡過以晚蓋其賦邁之才，所就固未可量也。胡乃葦編屢絕，卒比方開，遽爾易簀，長往矣，豈不悲哉。卒年六十有五，時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娶徐孺人，繼劉孺人，俱早逝，繼韓孺人。子二，長鑰，乙卯科舉人，次銓，戊午科舉人，與先生同月卒。初，先生喜詼諧，人或目爲輕世肆志，然耳其言必依於道，匪徒倣滑于方朔之滑稽者。又敦內行，篤友誼，蓋其詒謀所自深且遠矣。先生既歿之三年，將卜葬於祖塋，其子鑰泣謂余曰：先君子名彰而實隱，遯而無悶，非公孰闡其幽者。余文不足志，而義不容辭，乃爲敘結契之深情，述問學之大致，而銘之。銘曰：

才何豐，遇何嗇。老不倦，勤潛心，十翼知命，知天。聿先生之得力，有閟其宮，幽光不息。

尹會一撰《健餘先生文集》卷八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刑部右侍郎黃公叔琳墓誌銘　陳兆崙

按狀、公姓黃氏、諱叔琳、字崑圃、順天府大興縣人。王父曰爾悟、字□□、原、無爲州同知、父曰華蕃、字澗采、大城教諭。祖父皆以公貴、初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晉贈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康熙辛未、公年二十、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由編修積資洊擢卿貳、開府、晚節以詹事加侍郎銜家居。乾隆丙子正月卒于里第、年八十有五。著有養素堂詩文集行世。學者稱北平先生。公之先本徽州歙縣、姓程氏、本生王父曰伯起、字瑞芝、順治初嘗攝陝西鄠縣篆、旣罷任、流寓京師、後素遠西遊、爲盜所害。本生王母柳、先瑞芝公歿、子卽澗采公、生甫朞而家難起、養於繼母舅黃、卽無爲公、遂後黃氏。澗采念黃氏恩重、而無爲公無嗣子、終其身不忍歸宗、每於霜露節望空祀其本生父母、嗚咽涕流。及卒、公始置木主、奉安室之西偏、用成乃父之志。公生五歲、無爲公口授經書、有神童稱。閱十有一年、甲戌、公在翰林、又九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再遷侍讀、居父憂。越三年、視學山東、雍正元年、以刑部侍郎典試江南、得人之盛爲數十年來未有。平生接引後進、孜孜若不及。性好著書、隨時與所善商榷參校。藏書萬卷、或從公借看、無不應。公餘坐一室中、日事披覽、及登大耋、令子若孫口誦而聽之、有得輒筆記之、其好學如此。嗟乎。世謂少年科第一不幸、大抵以學未成而遽竊世榮、志滿氣得、則或棄其素業、若涕唾然。又得之旣易、則不知求得者之難、甚且蔑視老成、傲睨來秀、而一切不以屑意。若公則得自學富之後、旣得而學益進、又與天下有學者共樂之、至老且沒而後已。是科第不足累公、而惟公乃足以榮科第而增其重也。

世宗憲皇帝在藩邸、知公名。及卽位、數召對、稱旨、三遷至吏部左侍郎。二年、出撫兩浙。杭州旁邑多里巷、豪猾把持鄉曲、慢侮搢紳、善爲飛語巧中、官莫能制。公銳意欲除之、取其魁十許人杖而械之通衢、用示姚創。就中有病死者一人、而適與公姻眷同里、遂以疑似被劾落職、聽勘讁海塘工、次効力。閱六七年、事漸白、放歸、並豁免塘工所貸官錢。顧猶僦屋以居、母子惴惴。乾隆元年、

天子廉得公故、備吏無他、起爲山東按察使、尋遷布政使、給還向所籍產。于是遣子登賢歸、奉母夫人吳居德壽堂舊第焉。公撫浙時、值夏旱、禱于三竺之神、步行三十餘里、旋反、雨大降。校士撫署、及敷文書院、進諸生、爲講畫文義、諄諄然如家人、以故雖在任日淺、而人思之。其起任山左、墨吏帖息、苞苴不行。有東來人爲予言悉、與狀合。夫焉有吏畏民懷若此、而肯爲殺不辜、通私謁者。此所以卒見原于

先帝而再造于

聖明、優游巖泉、以榮名終、非倖致也。公之再起、年已六十有五、母夫人垂九十矣。雍正中、

先帝嘗徹御座木瓜、盛以青龍瓷盤、賚以薇露而諭曰、供母聞嘗。又御書德門壽母四大字榜以賜、所謂德壽堂者、以是得名。乾隆七年居憂、服除、改擢詹事。尋以兩司任內詿誤、追論罷職。

上亦憐公老、欲休閒之。前五六年、庚辛鄉會兩科、後輩躍門通名、公爲賦詩敘同年事、聞於

上、其冬、遂有復職加銜之命、且褒爲熙朝人瑞、天下榮之。癸卯江南之役、歸途遇一生、詆諆試官、而自矜誦其文、未終篇、公笑止之曰、秀才奈何次作云云乎。其人大慚而退。山東按察任內、有屬吏進所著扇十枚、公歎曰、民方苦潦且蝗、而足下顧暇爲此。其人亦大慚而退。蓋心乎治一事而無所苟者、其隨時發見、輒亦相應如此。祖父旣得封贈如公官、祖妣李、母吳、並累贈夫人。原配馮、繼配武、又繼配武、並累夫人、側室王封恭人。同母弟琬、琪、瓛、並貴知名。庶母弟曰瑄。子二、長卽登賢、丙辰進士、見任刑科給事中、後武夫人生、次登穀、同丙辰榜、見任山西知平陽府。王恭人生女二、長適靜海辛丑進士、前刑部侍郎、見任太常少卿厲公宗萬、次適同縣丁巳進士、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溫君葆經。孫曰端紱、秉經、符綵、曾孫曰堯闓。某月某日、其孤啟三夫人之窆而合葬于某山之原。王恭人祔焉。或曰、澗采公多男子、宜若擇一以後程而歸之江南、則應之曰、而不觀狀所稱無爲公病亟時、澗采公嘗以爲請而嘿然不應乎。吁。是可哀已。人不能無子、而有孫歸孫、殆于歸其子矣。澗采無男、氏將不得有其身、又何有于子孫。今始終後黃、而本生王父母之祀亦世守於別室、永永無祧。報恩返本、庶幾其兩得焉。禮以義起者也。銘曰、

西山蒼蒼、上都是疆。伊何降神、曰中西坊。有道而文、宮貴稱康。牙籤萬軸、珉瑂爲裝。集外所傳、尚以車量。小正夏書、六官周京、易鈔韋絕、詩統振綱。顏訓節要、史通補亡。付孫四傳、合纂是攻。備盜之璮、圖詒以金。浙昔海波、七邑漂風。大官重繭、就宿道旁。後以罪謫、亦在斯鄉。豈天相蒼、爲利浙民。魯有孝子、剸仇于登。父不受誅、脫以朝庠。後作憲司、視此勸懲。會河爲患、雨亦暴漲。展期春賑、緩責秋糧。



帝曰俞哉，維藩維城。凡茲懿軌，仕學相章。矧其家政，作則以身。閨閫刑女，昆弟田荆。當世極盛，必有老成。士仰山斗，人識景慶。其生其化，乃物之常。夫惟耆物，雖化不忘。爰表其阡，勒之幽宮。本程之裔，實育于黄。

（碑傳集）卷六九

又 黄崑圃先生傳 戈濤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菴究經史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探花及第，列館職，益自淬厲。與衞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為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春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為己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歆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儁，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敦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翦除巨惡，辯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為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榘也。張太史湄、夏太史用修、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為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畫，無少閒。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或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于經濟學術各有指歸，蘇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入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

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籍之義，酌為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恰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為貴。昔衞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

（碑傳集）卷六九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九

王懋竑

王先生懋竑傳 錢大昕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為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尚書犖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為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即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為標榜聲氣。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于經術，元元本本，有叩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為喪葬之費，諭以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翀六十四卦於附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三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節蓋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亾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亾之矣。則是所亾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為祠堂，已非人情，子為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為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為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不與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例。凡為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



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僩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止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爲遷于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强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殷氏齋見之。

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予中王公行狀　王箴聽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啚。

曾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氏。

祖諱凝鼎、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劉氏、劉氏、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竑、字予中。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累代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爲令有惠愛在民、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修公纘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禀異質、穎悟絶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爲文、已驚其長老。編修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已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修公尋即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過憂、乃强節哀遵禮、廩廩保身體、懼無以承先志。自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修公之不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歷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知於督學永平高公、拔第一、補郡附學生。先是、郡縣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甯許公、遂甯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在五名以上、而韓城張公又拔第一。府君文聲噪一時、凡歲科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爲模楷。邑前輩咸謂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洛閩之學、從闇修作工夫、絶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流。博聞强識、精思詳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蓋已早定矣。桐城望溪方公年踰冠、來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學、方公熟於唐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府君家貧、資館穀以贍養、而教督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顓顓帖括之工。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菴家。胡公武陵人、寓居梁溪、家多古書、凡八櫃。府君恭發其藏讀之、兩年、益得擷所未聞、而以違離太孺人、往來頻頻、隔閡時日、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尤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甚樂之。先是、蠶川喬公爲邑先達、操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公、燕堂朱公、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倡應切劘、寒暑

無所閒。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爲文、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選奇。府君蘊畜閎深、益自斂藏、恥爲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就試海陵、闔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尖中人士錯處其間。會宜興禮執儲公同與讌、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詔其弟子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者以爲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迍邅、無所合、守其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己卯以病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四十有一。主考孝感屠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王公俱極歎賞、寘第十。榜發、人咸爲府君賀、府君無喜意、唯博太孺人一笑、以爲歡、而追思編修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己丑赴禮部試、是科韓城張公主壇坫、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樓村公官京師、聲望藉甚、有持關節與府君者、極以家貧親老爲言、府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壬辰以病中道而返。癸巳逢

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硜硜之守、豈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云、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生平媿怍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感於中、不敢忘也。比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崛強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甯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楚中鄉公俱極歎賞、寘第十一。榜發、衆咸以爲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浩然、略無所事矣。迺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不送門籤、曰、余非以爲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奪、囑某中書於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愛、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常熟蔣公皆深加獎許、已寘進呈之列、卒抑不與、遂寘第二甲第十名。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爲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肯不送門籤矣。仁和公亦爲一笑。府君寄示箴聽等曰、余生平過誤亦多、只此一事、自謂無媿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菴先生有言、人只淡三年中之人、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

是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

暢春苑引見府君、奏會試十一名、音少低、

命再奏。掌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掌院囑府君染鬚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熟蔣公先後薦三人、俱準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一往。又值蔣公五十誕辰、或約府君往祝、府君亦謝不往。有笑府君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鬬捷、全不講此。然余正爲天地間留此一脈、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愧也。時有考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直失之、而復於此有所奔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人知其不可矣。比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趨侍太孺人爲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夕、飲食衣服調護惟謹、一切躬親之。蓋幾不復有入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忍離。值太孺人起居違和、愈憂惶不自安。適遂甯張公奉

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遂甯公曰、是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選授安慶府學教授。府君奉太孺人以壬寅八月六日涖任、已逾限例、將罰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前數日以報、府君辭云、苟盛意感甚。但初爲師長、於此而即與書役輩其爲欺蔽、犯古人追改日月塗擦文字之戒。甯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頷之。初至、凡呈稟概不收。屬邑懷甯令先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即爲移回、誓不於此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學諸生數十人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爲批駁、進見時懇懇爲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後來者亦衆、講論不少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爲職業、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細事、余敢憚勞哉。府君歎皖地士習卑亟、欲有以振起之、諭箴聽等曰、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甚於下江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云、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近日一號爲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之談、亦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眞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

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
踴躍奮起者。嘗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嘗白於太守、急加葺理、廣招學
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未周一載、而
世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
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閩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
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覲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
請於中丞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公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尚可辭。君爲官、安可以辭。
亦無人敢爲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不可止。然憫念府君依戀之意、
出盤費、備舟楫、令迂道送太孺人至家、俾箴聽等侍養。府君乃由王家
營旱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乾清門祗候。遇隆家宰、或云例當跪、府君以在宮門、不
當有私敬、不跪。引見、
天顏溫愉、褒嘉備至。奉
旨授翰林院編修、著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卑亢末秩、遽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爲難。而處至近之地、局脊朝夕、深淵薄冰、未足以喻。顧
念臣子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歸、必俟效力數月之後、或不得
請、更圖迎養。嘗在來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
過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爲家修廷獻者、不敢不竭情盡慎。蝶
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
詞也。十二月、恭遇
覃恩、大父敕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大母敕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
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月得之、府君自謂莫大之幸。蒙
賜蟒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
賜鹿一隻、羊一隻、野雞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三阿哥奉差出府、君不往
書房、不得與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
賜府君。以小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深以爲然。蓋府君之小心祗慎

如此。明年甲辰、
恩科順天鄉試、
欽點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闈。蔡公分禮記房、府君分春秋房、與昆
明王公嶠五同闈。相與搜羅盡力、所拔皆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有
忡、而月不見家問、不知太孺人安否何如。比出闈、而太孺人訃音至。府
君倉皇震悼、五內崩摧、而耳益重聽、怔忡之恙加劇、自此始矣。歸里奔
喪、蒙
恩賞銀一百兩。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
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
寵賚優渥、榮賁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感且泣。抵家、擗踊號慕、猶如嬰
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羅不測。箴聽等延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
襄葬事。適高安朱公奉
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
意。府君自營葬後、病彌增、入春萬不能上道、特遣使致書高安公、言先
母之變、遠在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奄歹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求仕、內之無以安
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怔忡舊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牀、伏乞
老先生更賜裁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大
指與前書同。并託轉致蝶園徐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共商之。遲遲至
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扶病輿送至京師、與諸公相見。諸公諒
其誠、委曲周全、俾府君養疴旅邸、不接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者半
年、展轉護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察典舉行、桐城張公適爲學院、以
府君耳聾老疾奏、得
予休致。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府君事太孺人至孝、侍食必躬
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讌會至深更、返必侍太孺人側、談
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退不退也。逮太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
君時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至八十後、迎養安慶學署、每晚
必隨寢、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
箴聽、箴傳先母成孺人早逝、養育長成、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
人側、凡扶持承候、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
詔入都、頻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兩人之責、時刻侍側、僕婢輩全不

可倚靠。我每一念及、在此如坐針氈也。府君滿擬效力數月後、即請歸、而太孺人不及待矣。自京奔喪、途中病陡發、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既歸苫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又入都告病、蒙諸大人先生之力、得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叢聽等世世子孫感戴

皇恩、永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修公、嘗以為深痛、晨起必親拂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跪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直至捐館之年、不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疏失。在京數寄書、切囑叢聽等。蓋府君之孝思纏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有如此。府君少孤、事叔樓村公如編修公、樓村公撫府君如己子。從伯岸堂公、叔抑夫公與府君相友愛、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邗上、會同年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縊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誣及公。搆造流言、幾陷大獄。中丞儀封張公清查其事、稍為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夫公青縣署中、聞之、奔赴京師、徧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為白其冤。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𠈁。儀封公於府君素有知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

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弄唇舌、儀封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在青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任有政聲、樓村公命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內規矩、畫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完欠無從考據。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為鉤剔、始得清徹。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繙閱、亦自摘出、絕不假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乃奸貪寢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未有不墮其計數中者也。刑名大案、必盡心經理。有尼僧道清投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連扳誣、至控大部、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為細加研勘、盡得其情、然後道清皎然之軀不受誣衊、而逼死者果無所逃罪。代作詳稿、一一辨晰、徑覆大部、其事遂定。府君歎曰、獄訟之事反覆萬變、但據成案、斷不可以為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為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君擘畫之力居多、而府君涖政治民之方、其謀猷亦可概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當事往來、而宗族鄉黨有關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侃言之。邑有漁戶、以漁為業、歲辦麻膠等項、後皆為編氓、而仍籍漁里。麻膠等項亦改為折色、均派口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修以羽狼𧌒蠍之貪、抱谿壑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餘倍、窮寒小民剝膚椎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毒害。府君為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櫃、編入地丁。逮令入茂修賄、茂修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為患、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閘閉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而持論鑿然可據。族人有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子為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繼嗣。於是爭較者嘵嘵不已。府君再三勸論、始有成議、而疑忌並起、謗讟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黏此辨為鈐印立案。歲丙申、值奇災、東西田禾俱淹沒。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之絕、鄉村中闔門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六行教人之目、睦婣任恤、與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勸輸、作議賑說、情詞愷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以存活者甚眾。吾邑素滄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寖非其舊、閭里閒率以詐力相陵轢、而裔宇嵬瑣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愍然憂之、嘗言為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教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恥、其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德性命之旨、一一切磋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丞張公署縣事、新修儒學告成、請府君為之記。府君盡發其義、以告一邑之學者。府君致仕後、杜門謝客、不問外事、而私居議論、嘗有畎畝不忘

君之意。書門符曰、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每聞邸報、有所感觸、輒衮衮為二三同志言之。或舉范謙益箴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疑府君為悖於所戒。府君正色曰、此為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耳。若已出仕受

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涉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未可據范語以為定也。歲丙辰、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

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行之。而草野微



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
曰：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
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
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爲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病益侵，
欣逢
盛世，盍在疲癃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
有言：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爲太平之民。敢爲吾
兄私布之。時箴傳方與薦名，赴禮部試，府君命之曰：文字要自立規模，
不必逢世。萬一有相強者，不可聽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
逆料，但自守不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則所學不足言矣。立定脚跟，放開
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巳，逢
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皐奉
命選時文，汝可爲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重。孫可之言
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間，
當一以直道，若以聲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而已也。邪說
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不可不辨。
箴傳敬聞於方公，方公以爲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某
歲以來，致書爲多。己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府君手書盈帙，
中有筆蹟糊塗不可辨，囑箴傳謄清，彙爲一冊，原稾仍珍收之。蓋雖未
盡見諸施行，而中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翼風培，爲府君甲辰
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頁子書先儒論治語及兩漢循吏傳，而
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吾輩起書生，受
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即辜負
聖恩，烏可不懼。潔清自愛，勤於職事，此吾輩本分。至於建立規模，整頓
綱紀，嚴密周防，謹察微隱，尤宜加意。語云：欲治人先自治，欲治外先治
內。要自不易之論。近百里內，鰥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爲己
責。朱子嘗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兩語，爲治者當體斯意。後劉君
蒼巖柏爲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爲一路刑名
總匯之司，而中理冤濫，防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過爲苛刻，或流於寬縱，
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
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爲最要也。他有門生涖
外任，便道來謁者，府君必謂：某受
上厚恩，無涓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葵藿寸心，不敢頃刻忘，惟冀年兄
翼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
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勳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是所深望也。府君
耿耿悃忱，願藉手以報
殿廷者，多類此。府君持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及友朋酬應
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
道語。在京師官翰林，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
節不可得，索家書暗拆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其無有，乃慚謝。
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聽等
曰：余幸獲一第，汝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
異，方不失吾家風，不爾者吾不以爲子矣。余從來不與縣中一事，今日
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救拔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
礙事相餌者，斷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
禁近，寄書家中黏壁云：某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書，未嘗受邑中
一錢，此闔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隻字，不許
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及於罪戾。某今匱乏不給，未
能少有潤澤，以濟洇𣘊，異日
朝廷或有任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各自約飭，其
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是年春鄉試，
欽命江南主考爲吳李二公，吳公璈於南書房相遇，而李公爲同年，府
君皆不往。有爲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答，寄示箴聽等曰：作文以正大
開明爲主，只盡自己力量做去，發揮透徹，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字，其遇
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嘗笑世之人所以期其
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
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爲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爲善，作一好人，顯親揚
名，莫過於是，區區功名何足道哉。故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
放爲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在己，不必以是介介也。其語學者曰：
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顧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
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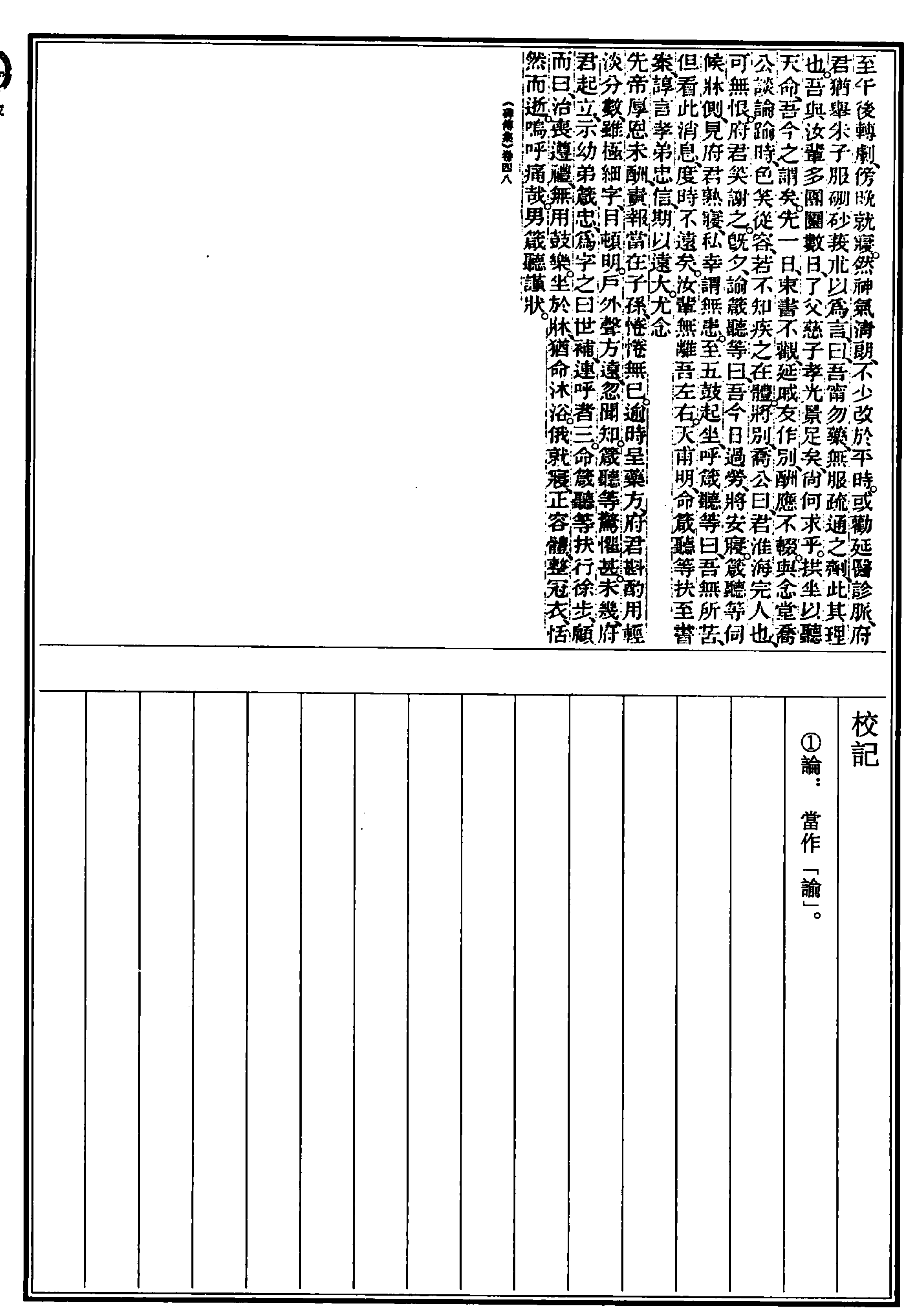
何味。爲肩諂笑、以言餂之者、謂巧言令色鮮病仁。今之爲文者莫非仁義孝弟忠信之說、而描摹彷彿、如沙彌之梵唄、梨園之揖讓、了不得其意味之所在。其庸陋卑污之私、往往雜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掩。苟其精求於聖賢深微之旨、驗之於心、體之於身、雖未能大有所得、而門庭徑路不至蹉跌、則其識見必高出於一切之上、而發之於文章、渾然天成、無有齟齬。與描摹彷彿以爲言者、相去萬萬也。朱子曰、科舉何嘗累人。人自累科舉。今欲應科舉、而就其中本末源流與古人未嘗不合、顧論者不深窺江海之觀、而猥航斷港絕潢、以爲本。如是且挾科第名聲之私、以劫持天下。吁、亦戚矣。府君嘗言朱子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藝亦然。今日所尚者時文、此中御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眞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爲己之學。若揣摩掇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已不免爲小人之歸。即此是舜與蹠之分、即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爲古文、遐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瓣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脈渾涵爲主、其細碎處則不甚著意。詩無窮苦酸辛態、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爲工。四六援據廣博、而逸氣橫流、別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吶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豪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苦不給、府君力從省約、直以古人爲法。諭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嫌、則非矣。歲值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貧娶親官歸、爲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卻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爲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貲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色。與人交、輸寫心腹、雖賢愚厭險什伯之不齊、而一以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褻嫚無所假借。爲縉紳以公事忤地方、有二三人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闈、拒請託者、其人終身懷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於禍。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大怒、出門詬詈、形於言詞、府君皆默默聽之、不與校也。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別無長物、旁有數櫃、求經史子集頗富。几案上雜置校閱者、紛紛難指數。府君觀書一目十行、下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幅、積十數寒暑、著述滿篋、黏壁上皆格言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歎羨、以爲此景象歷來所罕覯也。府君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則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愼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略如此。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交易以圖言、變易以筮言。所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公之說者、原不可合倂。即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不當牽合以爲說、而彖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啟蒙依倣爲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尚合修改。朱元諸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古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據史漢儒林傳所敘、以正書序、衛宏序所言之僞、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蔡傳爲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不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之旨、幷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心以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

改竄刪削，率以意爲之。而或者乃誤其譏於集傳，叢失之不考集傳序。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其爲舊序無疑。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詩傳閒有一二可疑處，無從考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復遺恨，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氏文獻通攷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本更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南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同處不可得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略，不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蕪雜，爲之爬梳節目，蹖剔紛亂，大要以注疏爲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衷以異同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老來偏校撫箋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蓋猶有待而未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據辨論多所發明，與公羊穀梁異同處皆爲疏證，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大凡也。於諸史攷其鈌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亂興衰之迹，皆識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奪，一本程子傳爲按經爲斷之意。適鑑綱目，朱子嘗欲重修而未及。府君略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爲多。晚年雜作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可無媿焉。而胸中所蘊蓄者，尚未盡書於冊。覽者亦可想見其志意云。府君攷論朱子爲學次第，其略曰：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卽有意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三十年以來考釋講摩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爲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

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動則必靜，靜則必動。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爲靜，猶靜之不可以爲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旣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爲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說，與湖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爲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所言尤爲直截。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蓋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曰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雜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爲證據。而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讀書

也、必使之辨其旨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讀朱子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龐雜、文集之訛誤、尙不能盡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況後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眞者、其爲患滋大。慨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兩書、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當與友朋講論及散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責曾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呂與朱子同時、已有僞者、況朱子書流傳寖久、豈無竄入其中者乎。又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刋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已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値、其訛誤自顯然、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卽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爲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詞、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閒或有爲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淸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從來所未有。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關繫。豈但攷訂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而行世者、繫明李古沖本。古沖爲王陽明後人、輒竄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會、卽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斷不可以相合、又自

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爲晚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卽所謂改頭換面、又所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者、直自誑而誑人耳。李古沖率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卽晚年定論之計而更施出焉。府君別購得洪本並新閩本、以備參校、而盡以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廣取而詳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稾而後定。力疾成稿、至易簀前數日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爲考異四卷、俱抄就。又掇論學切要語附於後、尙未盡脫稾。而府君卒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夙稱道德交。嘗與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摩辨難、必要於至當。朱公著聖學考略既成、甚不自信、諄屬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爲絕大關繫、力促速就、屬望尤至。逮朱公沒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義法嚴明、詳略悉中體裁、蓋不徒復果齋元本之舊、而攷覈精確、發宣廣遠、直擧朱子全體大用、朗然昭揭、使悖謬者無所置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亦恍乎得其指歸。府君晚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沒孜孜之意、乃若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爲足也。謹藏之篋中、已十年、箴聽等乃敢刻以問世、幷刻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輒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敗、服參藥不效、知必不起、勤於著書、功力倍厲。箴聽等請稍甯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正恐書不成耳。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曰、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廿餘日、收拾書籍有借觀者、各還請其人。每晨起、猶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先世遺範、勗以啟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愼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沒之言汝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爲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闇室、廩於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尋經訓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摸於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間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雜、援引廣而非眞。空虛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僻隙之浸淫、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幾人。守終身之一字、可或略於弗親。修身總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勤。徑路期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沈。敢言妄希賢聖、庶不媿於儒林。自抱一生之悔、可爲後學之箴。蓋絕筆也。是後羸弱甚、飮食減少、腹脹



至午後轉劇、傍晚就寢。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脈、府君猶舉朱子服硼砂丧兆以爲言、曰：吾甯勿藥、無服疏通之劑、此其理也。吾與汝輩多團圞數日、了父慈子孝光景足矣、尚何求乎。拱坐以聽天命、吾今之謂矣。先一日、束書不觀、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公談論踰時、色笑從容、若不知疾之在體。將別、喬公曰：君淮海完人也、可無恨。府君笑謝之。既夕、諭箴聽等曰：吾今日過勞、將安寢。箴聽等伺候牀側、見府君熟寢、私幸謂無恙。至五鼓起坐、呼箴聽等曰：吾無所苦、但看此消息、度時不遠矣。汝輩無離吾左右。天甫明、命箴聽等扶至書案、諄言孝弟忠信、期以遠大。尤念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惓惓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斟酌用輕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戶外聲方遠、忽聞知、箴聽等驚愕甚。未幾、府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爲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扶行徐步、顧而曰：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牀、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體、整冠衣、恬然而逝。嗚呼痛哉。男箴聽謹狀。

（《碑傳集》卷四八）

校記

①論：當作「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一十二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71
SS号=12315586
DX号=000007486194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